普鲁斯

傀儡

下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关于《傀儡》

波列斯拉夫·普魯斯(原名亚历山大·格罗瓦茨基)是十九世紀后半叶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家。他于一八四五年生在卢柏林省赫魯别紹夫城一个破产的小貴族家庭中，童年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撫养长大。他的哥哥格罗瓦茨基在爭取波兰民主独立的运动中是个热烈的拥护者，思想进步，对于年輕的普魯斯起着深远的影响。还在中学时代，普魯斯因为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而遭沙皇政府逮捕。出獄后，他念完了中学，后来由于經济困难，沒能念完大学，就被迫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当过教員，做过摄影师和机器厂工人。

普魯斯的文学活动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他最初替报紙杂志撰写小品文和幽默作品。这改善了他的經济情况，讀者也漸漸熟悉了这位初露头角的作者。八十年代写的一些短篇小說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它們反映了当时波兰社会中的尖銳的阶級矛盾，証明这位作家的艺术技巧越来越成熟了。一八八〇年普魯斯写了中篇小說《迴浪》。一八八五年发表中篇小說《前哨》，描述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間波兰农村的阶級分化和德国殖民者带給波兰农民的灾难，这部小說奠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基础。过了五年，长篇小說《傀儡》出版。一八九七年又发表了历史小說《法老》，在这部作品中，普魯斯引用古代

埃及的历史，描述了当时波兰农民的貧苦生活和僧侣的反动面目。

长篇小說《傀儡》繼上述作品之后，进一步显示了普魯斯敏銳的观察力和艺术上的造詣。它眞实地反映了沙皇統治下波兰資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側面，塑造了当时沒落的貴族阶級和新兴的資产阶級的一些典型形象。在同时代的波兰作家中，还沒有一个作家能象他那样把貴族阶級和新兴資产阶級刻划得如此深刻而全面。

在十九世紀后半叶，沙皇統治下的波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八六三年农民的大規模起义給封建制度以强烈的冲击，使它迅速瓦解，但封建制度的殘余，特别是大城市的封建貴族还保持着一部分相当大的势力。資本主义在那个时期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波兰經过三次瓜分后，整个国家分别处于沙皇俄国、普魯士、奥地利的控制底下，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是保持着頑强的势力，資本主义的基础一上来就是先天不足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波兰的漸次形成，无产阶級的队伍也同时成长起来。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矛盾逐漸成为波兰当时内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一八八二年，波兰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級政党——无产阶級党。波兰地主以及与之相勾結的畏惧革命运动的資产阶級上层，日益和奴役波兰地区的外国統治阶級密切接近起来。中小貴族和資产阶級下层出身的革命者，他們也害怕把民族独立斗爭发展为彻底的革命斗爭。貴族阶級虽然輕視資产阶級，但是鉴于本身的日趋沒落，他們已經看出应該利用資产阶級的經济力量，来挽救这个灭亡了。

普魯斯在《傀儡》中比較深刻地揭示了波兰貴族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矛盾、冲突以及相互利用的关系，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画出了一幅鮮明的风俗世态画，有助于我們認識当时波兰的历史背景、阶級斗爭和社会动态。

长篇小說中出場的人物非常多，但占据重要地位的是新兴資产阶級代表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沒落的貴族阶級典型代表托馬斯·列茨基和他的女儿依莎貝拉·列茨卡，以及老掌柜惹契茨基。小說的全部情节，圍繞着伏庫尔斯基跟以托馬斯为中心的一些貴族們相互利用、組織一家貿易公司发生的利害冲突而展开，同时又貫穿着伏庫尔斯基跟依莎貝拉之間曲折的愛情这根綫索。

从老掌柜惹契茨基的日記中，我們知道伏庫尔斯基出身于一个破产的貴族家庭中，从小就有向上爬的思想。他在霍普伐酒店当学徒的时候，就不顧別人的嘲笑，討好巴結那些来喝酒的官吏和学生，想从一个酒店的伙計一跃而为大学生。拚命爬出酒窖，可說是他一生的发迹点。后来他去参加一八六三年的起义，起义失敗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回来，他就收斂这种一生中仅有的想革命的愿望，一心一意走資产阶級个人发迹的道路了。通过惹契茨基的关系，他踏进了楊·敏舍杂貨鋪。为了利用楊·敏舍家的經济力量，他不惜和比他大几岁的新寡的女店主結婚。

楊·敏舍杂貨鋪原来开設在华沙旧城区。代表旧式資产者的敏舍家两代人經营了几十年，貨物的銷售范圍仍只局限在街坊間，可是伏庫尔斯基在跟敏舍家的寡妇結婚后，在很短时期內就把杂貨鋪发展成为一家专門經售服飾商品的大商

店，同时又組織貿易公司，变成一个买办式的資本家了。普魯斯运用这个对比，真实地描述了波兰資本主义在萌芽和发展时期的不同情况和新旧資产者的不同特征。

伏庫尔斯基把楊·敏舍杂貨鋪攫为己有，毫不費力地得到了敏舍家两代人搾得的現款三万卢布。可是他是一个冒險家，他不愿意讓“一口平平安安的飯卡住他的喉嚨”，他不愿意去討好到他店里买一把雨伞的人，他宁愿冒吃子彈、匕首，生伤寒病的危險，去参加俄土战爭搞軍需給养，照他自己的說法，这是“一場大賭博，几乎每个月都拿自己的全部財产去賭博，每一天都拿性命去冒險”。不錯，他在这場賭博中贏得了巨資，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地回来了。現在，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更暴露了。他自以为比别人胜过一筹，高过一头，耻笑别人为肚子和錢包一天天活下去，自己下决心一定要飞黃騰达起来。現在他一心一意要干的业績，就是躋入貴族阶級的行列，把貴族阶級掌握在手里。

那么，循着哪一条梯阶到达貴族阶級呢？在伏庫尔斯基心目中，名誉、地位、头衔、女人是他不可或缺的东西。他認为要征服人，就得紧紧抓住每个人和机会。在他还沒有变成百万富翁之前，他偶尔在剧院里发現貴族出身的依莎貝拉容貌惊人，就发誓要把她抓在手中，并且通过她借裙带关系躋入貴族的行列。

但是他发現，自己的熟人們中沒有一个能把他引到这位貴族小姐的家里去。他明白，只为了能够和她公开地談話，别无他求，就必須：不做商人，要做就得做个很有錢的商人；至少是貴族出身，跟貴族圈子里的人有关系。而首先要拥有大量金

錢。他发財回来之后，經过調查，他知道依莎貝拉的父亲男爵托馬斯·列茨基經济窘迫，門庭冷落，已瀕破产前夕，决定从打开这个缺口入手。他跟托馬斯賭胜牌时故意輸錢給他，好讓他不再向僕人借錢維持生活。他購买托馬斯的期票，高价收买依莎貝拉的嫁妆銀餐器。为了博得依莎貝拉的欢心，幷顯示他的乐善好施、慷慨豪爽，他給她的姑母卡罗洛娃主办的保育院捐款。他抓住托馬斯卖房子这个机会，不惜以高出六万的价格买下，自己躲在背后，而由犹太人高利貸者許朗格包姆出面。他通过无賴馬璐歇維支，从克惹楚夫斯基手里把那匹竞賽馬搶买了过来，从前他对賽馬漠不关心，現在却对它倍感兴趣，"如果跑贏的話，那么依莎貝拉小姐便会爱我了。"他不惜金錢，一再賄賂騎师，結果跑贏了，当場把那匹馬拍卖掉，所得的錢全部捐給了保育院。

伏庫尔斯基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博得依莎貝拉的欢心而出发的。他梦想跟依莎貝拉一旦結婚，就可以丢掉"商人"这个臭名称，成为貴族阶級的一員。他拚命学英語，为的是跟依莎貝拉用英語交談，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他斥資購置私人馬車，出入风馳电掣，儼若新貴派头。依莎貝拉的一顰一笑，一举一动，片言只語，都可以影响他的情緒。依莎貝拉对她鍾爱的意大利演員罗西在华沙沒有人捧場而感到遺憾，他就派惹契茨基到剧院里向他献花献礼，还雇用一帮人去喝采捧場。为了不愿离开依莎貝拉，他起初拒絕苏辛邀他上巴黎做軍火生意的請求，但等到他发現依莎貝拉跟表哥斯塔尔斯基旧情复燃，当着他的面調情时，一气之下，又突然改变决定，赶赴巴黎。他在巴黎認識了一个冒牌化学家盖斯特，想和他合

作搞发明比空气还轻的金属，目的是为了扬名全世界，从而使依莎贝拉非跟他结婚不可。

然而当时波兰的一部分贵族，一方面迫于形势，虽然不得不拉拢拉拢这些以伏库尔斯基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还没有忘记过去尊荣的地位。他们需要资产阶级在投机买卖方面做他们的"全权代表"，但决不愿意完全受这些人的摆布，在社会地位方面，对这些人也是抱着轻视的态度的。依莎贝拉和伏库尔斯基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依莎贝拉所追求的对象是一种一身兼有这三个条件的人：既有钱，又漂亮，又有不错的头衔。伏库尔斯基虽然是个"百万富翁"，但是他却出身商人，头衔是没有的，手掌发红，喜欢用刀叉一起吃梭鱼，而更重要的，他是通过用金钱偷偷收买她家的餐具，收买她家的房屋以支持他们的生活来表示爱她的，这却使她受不了。她觉得这好象把她当做买卖的对象。由于她父亲必须依靠伏库尔斯基给他利息来维持生活，她一直跟伏库尔斯基保持一定的交往关系，有几次甚至发展到他可以马上向她求婚、以决定其命运的地步，但是她对他的态度始终都是若即若离的。依莎贝拉自然是一个庸俗的女子：她一方面对伏库尔斯基保持矜持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意大利歌剧演员罗西以及小提琴家蒙利纳里之流却又表示如醉如狂的倾倒，跟她那个表亲斯塔尔斯基也一直都保持着勾勾搭搭的关系。然而伏库尔斯基对待依莎贝拉的爱情也并不见得高超到哪里去，他所以对依莎贝拉这样如醉如狂，锲而不舍，无非是因为羡慕她的那套所谓贵族的仪态。他的求爱方式，一点都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惯用的那套方式：无非是想通过疏

財仗义、揮金如土等等手法，来博取对方由敬生爱。他們的“相爱”（其实，依莎貝拉始終沒有爱上过伏庫尔斯基），一开始就是不正常的，一开始就是摻和着金錢关系的，他們的“悲剧”的結局，也是一开始就伏下綫索的。其实，問題不在于伏庫尔斯基与依莎貝拉最后有沒有結合，結合了也不一定会改变問題的实质。事实上，在暴发户伏庫尔斯基与家庭瀕于破产边緣的貴族小姐依莎貝拉之間，是不会出現眞正的爱情的，眞有的話，也只是一种假象。他們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只可能有利害关系。伏庫尔斯基曾經把法国和波兰的貴族女子作过比較，他認为，要是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宗財产，爱上了出身貴族的一个女人，人家是不会給这么許多障碍的。然而这与其說是波兰的貴族与法国的貴族有什么不同，还不如說这是因为当时两个国家的資产阶級与貴族阶級力量消长有所不同的結果。只要伏庫尔斯基再迟生若干年，则就是波兰的貴族女子，甚至就是依莎貝拉自己，也不会那样寡情了。

毫无疑問，普魯斯是把伏庫尔斯基当作比那班生活腐化的旧貴族更有能力的人来描写的。伏庫尔斯基在年輕时，白天他在卖酒柜台旁边侍候顧客，記帳，夜里就讀書，以后甚至进了大学。他为了不愿意給人家說他靠妻子的錢过日子，他就撇下店舖，闖出門去打天下。他不怕丟掉性命，也不怕冒子彈、匕首的危险；到他回国时，他带回来了二十五万卢布，“里面一大部分还是金卢布”。他协助貴族老爷們組織一家貿易公司，仅仅一年时間，就給这些股东掙到百分之十八的盈利，高兴得大家都站起了向缺席的他表示敬意。他还做了好几桩善举，他还勇敢地跟人家决斗……凡此种种都应当算是他

的"能干"、"有魄力"的表現吧。这些"优点",在当时腐化堕落的貴族身上,的确是不大容易找到的。然而伏庫尔斯基的这些"优点",充其量不过表現了資产阶級唯利是图的实質。伏庫尔斯基所追求的一切东西:金錢、貴族地位,包括依莎貝拉在內,一点高尙的东西都沒有。普魯斯幷沒有具体描写他怎样賺到二十五万卢布的,只說他出国了一趟,冒了一些險,一回国就带来这么多錢。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他发的是战爭財:他不是做軍需粮秣生意,就是做軍火买卖。普通的买卖早就不在他眼底里了。資产阶級所賺到的錢,每一文多少都带着血腥气,在他也不能例外。他曾經对那个拉攏他和貴族們合伙做生意的侯爵說:"你們都是要負責的,你們厌恶劳动和各种責任……"不錯,象依莎貝拉的父亲列茨基、斯塔尔斯基之流,他們都已經是不可救葯的人了,他們"厌恶劳动",逃避"各种責任",只图坐享其成。但是伏庫尔斯基自己干的又是什么样的"劳动"呢?他风尘僕僕地奔走于波兰与保加利亚之間,巴黎与华沙之間,追求依莎貝拉,布施一些小恩小惠……如果这些就是他所謂"劳动"的話,那么他和貴族之間的差別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比而已。

如果仅仅把《傀儡》看成一部"負心的"貴族女子玩弄"痴情的"資产阶級男子的小說,这就完全錯估了小說的意义。《傀儡》的意义是在这里:它一方面暴露了貴族社会生活的腐朽,同时也不得不揭露以伏庫尔斯基为代表的資产阶級暴发戶的空虛的精神状态,他們的貪得无饜的欲壑。伏庫尔斯基的最高理想就是发横財加依莎貝拉。依莎貝拉就是伏庫尔斯基所追求的貴族生活的象征。伏庫尔斯基由于发覺依莎貝拉幷不

忠于他而毁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下失敗对他来說，实在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曾經对那个侯爵說："对商人和实业家們，你們的門关得那么紧，要不是用几十万卢布去轟开它，就得象一只臭虫那样从縫隙中挤进去。……"这一段話就全部道出了他的心事。花了几十万卢布，而还轟不开依莎貝拉的心坎，这眞是伏庫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

《傀儡》的重要人物还有好几个，但只有很好地分析了伏庫尔斯基，这才能了解其余人物的意义。伏庫尔斯基的确比貴族們具有更多的"活动"能力，但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当时波兰的理想人物。那个曾經拉他来搞貿易公司的侯爵說："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股息，而是为了不幸的国家。我原来想把一点新鮮的血液和比較新的观点带到我們这阶层里来；可是我只得承認，我輸了，而且絕对不是由于伏庫尔斯基的过錯……可怜的国家呀！"又有一个人物說伏庫尔斯基是"天才"，是"胸怀大志"的人。"天才"也好，"新血液"也好，其实，在伏庫尔斯基的血液中除了可以分析出个人主义，追求名利等等的成分以外，其他是不可能有的。虽然，他最后，甚至抛弃了全部財产，甘愿为愛情而毁灭，但就連这种巨大的"牺牲"也不可能給他的生活添上什么"理想"的意义，"浪漫"的色彩，这不过是資产阶級与貴族阶級爭夺霸权斗爭中的一个可笑的插曲而已。

普魯斯限于他的世界观，他尽管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敗行，但是他还指不出改造它的途徑，也不可能創造出眞正的正面人物。长篇小說中对于波兰最初一些社会主义組織的活动，只是极含糊地提到一下。伙計克来因好象跟一个秘密組織有联系，閱讀非法的小册子，他認为社会主义比波納帕特·

拿破侖，比俾斯麦更有威力。长篇小說的末尾談到克来因的被捕，看来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克来因在小說里只是一个十分次要的角色。

当然，問題并不在当时書报檢查妨碍作家公开描写社会主义运动，主要的还在于，尽管一八八二年波兰出現了第一个工人阶級政党无产阶級党，工人阶級已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普魯斯的阶級局限性，使他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眞正力量，更談不到預見这股力量在将来会改造整个世界。他仅仅把社会主义者看作幻想家罢了。这一点是我們在閱讀时应該注意的。

但是尽管如此，«傀儡»仍不失为一部波兰十九世紀批判現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說在我們了解过去时代波兰社会生活风习方面，是有認識意义的。

主要人物表

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本書主角，新兴的資产阶級的代表人物。

楊·敏舍与佛兰茲·敏舍——两兄弟，敏舍商行的老板。代表旧的資产阶級。

伊克納西·惹契茨基——老掌柜，伏庫尔斯基的忠实朋友。

克来因——伙計，曾參加秘密組織。

麦拉歇夫斯基——伙計，后来跟斯塔夫斯卡結婚。

李希茨基——伙計。

齐巴——伙計。

奧古斯特·卡茲——伙計，与惹契茨基一同到匈牙利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

瑪加勒特·孚爱法——楊·敏舍的妻子，丈夫死后改嫁伏庫尔斯基，不久死去。

托馬斯·列茨基——沒落的男爵，代表当时波兰的貴族阶級。

依莎貝拉·列茨卡——列茨基的女儿，伏庫尔斯基追求的对象。

梅立數太太——媒婆。

克惹楚夫斯基——嗜賭的男爵。

克惹楚夫斯卡——性情乖戾的男爵夫人。

約翰娜·卡罗洛娃——依莎貝拉的姑母。

查斯拉夫斯卡——議长夫人。

舒曼——犹太医生，伏庫尔斯基的朋友。

維梭茨基兄弟——赶車人和扳道工。

苏辛——伏庫尔斯基在西伯利亚認識的朋友，軍火生意的合伙者。

許朋格包姆父子——犹太商人。

馬璐歇維支——克莯楚夫斯基家的朋友，騙子。

尤利安·奥霍茨基——列茨基的表亲，性情古怪。

海倫·斯塔夫斯卡——一个失踪者的妻子。

密希維佐娃——斯塔夫斯卡的母亲。

海柳涅——斯塔夫斯卡的女儿。

卡奇奥·斯塔尔斯基——游手好閑的紈袴子弟。

馬列斯基——大学生，伏庫尔斯基的房客。

帕特奇維支——大学生，伏庫尔斯基的房客。

蓋斯特——巴黎的神秘科学家。

瓦索夫斯卡——寡妇。

卫奇列克——手艺工人。

卫格罗維奇——参議員。

斯泼鲁特——代理商人。

內 容 提 要

«傀儡»是十九世紀波兰批判現实主义作家波列斯拉夫·普魯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作者以沙皇統治下波兰在資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为背景，描写了波兰貴族阶級的腐朽沒落和資产阶級的形成，揭示了它們之間的矛盾、冲突以及相互利用。小說的全部情节，圍繞着新兴資产阶級典型代表伏庫尔斯基跟以沒落封建貴族阶級代表托馬斯为中心的一些貴族相互利用、組織一家貿易公司发生的利害冲突而展开，同时又貫穿着伏庫尔斯基跟貴族小姐依莎貝拉之間的曲折爱情这根綫索。它一方面暴露了貴族社会生活的腐朽，同时也揭露了以伏庫尔斯基为代表的資产阶級暴发戶的空虛的精神状态，他們的貪得无饜的欲壑；既表現了时代的基本特征，也描繪了一幅鮮明的风俗世态画，有助于我們認識当时波兰的历史背景、阶級斗爭和社会动态。

第八章 灰色的日子和血腥的时刻

从华沙搭上到布罗姆堡❶的火車动身以后一刻鐘，伏庫尔斯基意識到自己处在两种明显的、虽然极不相同的情况中：車厢中非常凉爽，他自己却沉入一种奇怪的昏睡中。

他自由自在地活动，头脑是清醒的，思想明晰而迅速；可他对什么也不关心：既不关心誰跟他同行，也不关心他到哪里去，以及为什么去。他离开华沙越远，这种淡漠心情就越明显。到普罗兹柯夫时，从开着的窗子打进車里来的雨点还使他感到高兴；过了格洛齐斯克，那陣来势汹汹的雷雨甚至使他稍微振作了一下：他甚至希望閃电把他打死。但在雷雨过去以后，他又陷入了先前那种淡漠的情緒中，对一切又都无所謂了。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乘客靠在他肩上打起瞌睡来，对面座位上的那个旅伴脱掉了鞋子，把一双脚擱在他的膝盖上，虽然脚上穿的是干淨袜子——对这一切，他也毫不在乎。

午夜时分，他又落到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中；一会儿他感到睡意襲来，一会儿对周圍一切更漠不关心了。他用窗帘遮住灯，閉上眼睛想，这种异样的淡漠感会随着太阳出来而过去的。但它并沒有过去。相反地，一直到早晨，还在有增无已。这种情緒并沒有加深他的忧思，但也沒有給他带来輕松感。

后来,人家查看了他的护照,随后他进了早餐,重新买了一張車票,叫人把行李送到另一列火車上,又繼續前进。又一个火車站,又一次換車,又再上路……車子轟隆隆地响着,顚簸着,火車头不时拉着汽笛,然后停了。車厢里走进来两三个說德国話的人……以后說波兰話的旅客完全沒有了,車子里全是淸一色的德国人。

这时候,窗外的风景也改变了。出現了一些用圍墻圍起来的树林;树木相隔得那么均匀,象士兵站队一样。那些麦稭頂的农村小屋不見了,越来越經常地掠过两层楼的瓦頂屋,屋前有着小花园。車子又停站了,又得吃喝东西。到了一个大城市……哎啊,这好象是柏林呢!……又行进了……走进車厢来的仍然是些說德国話的人,但他們說話带着另一种土音。随后黑夜来临,睡覚了……不,那不是睡覚,依旧是那种淡漠情緒。

两个法国人走进車厢。車窗外的风景完全改变了:寬广的空間、丘岡和葡萄园。这里那里,从树木后面显現出一幢幢高高的平房,古老但很結实,爬滿常春藤。又是一次行李檢查,又是換車。两个法国人和一个法国女人走进車厢,他們引起一陣喧嘩,倒象他們有十个人似的。他們显然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們却大笑着,交換了几次座位,而且向伏庫尔斯基道歉,为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一个火車站上,伏庫尔斯基給苏辛发了个电报,地址是“巴黎,巴黎大飯店”,他把电报稿和錢一起交給了列車員,也不在乎付了多少錢,电报能不能送达。在下一个火車站上,有

---

❶ 波兰西部的一个城市。

人把一迭鈔票塞在他手里，这时候車子就开动了。伏庫尔斯基发覚，夜又降临了，他又陷入了一忽儿睡意蒙矓，一忽儿非常古怪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他的眼睛是閉着的，但他的思想在活动，而且反反复复告訴他：这会儿他在睡覚，这种古怪的漠不关心的情緒到了巴黎就会消失的。

"巴黎呀！巴黎呀！"他仍然自言自語地說。"多少年来，我就在梦想着它！但这已成为过去了……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早上十点鐘，又到了一个火車站。火車停在一个拱門下；吵鬧、尖叫、奔跑。有三个法国人同时向伏庫尔斯基跑过来，自愿替他效劳。忽然有人一把抓住他的膀子。

"喂，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幸而你来了！"

伏庫尔斯基对那个紅臉的淡黃胡須的魁梧汉子望了一会，終于說：

"啊，苏辛！"

他們互相拥抱起来。陪苏辛来的是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把伏庫尔斯基的行李票拿去了。

"幸而你来了，"苏辛說着，又再吻了他一下。"在巴黎沒有你，我已經在担心要失敗了……"

"巴黎呀……"伏庫尔斯基在想。

"这跟我的关系倒不大，"苏辛往下說。"你跟你們的那些坏透了的貴族結成一伙，变得驕傲起来，对我的事就全不过問了。但我为你可惜丢了那么多錢……你会損失近五万卢布的。"

那两个陪苏辛来的法国人又出現了，告訴他們說現在可以走了。苏辛挽着伏庫尔斯基的胳膊，領他到一个广場上，那里停着許多載客馬車，以及单馬和双馬駕駛的馬車，那些馬車夫不是坐在前头的馭手座上，就是高高地坐在客座的后面。他們走了几十步路，在一輛双馬駕駛的馬車旁边站住了，車門边有个穿制服的仆人。他們坐上去，車子就开动了。

"看呀，"苏辛說，"那是辣斐德路，这一条是馬仁街。我們車子一直沿着辣斐德路走，走到歌剧院旁边的飯店。我告訴你，这是一个奇迹，而不是城市！喂，如果你先看見了香榭丽榭大道或是塞納河跟里伏利街之間的一带地区的話……唉，我告訴你，这是一个奇迹，而不是城市！只是女人們打扮得有一些过分。但这里充滿着另一种气氛，另一种风趣……你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五万卢布，或者还更多一些，那是非同小可的……你看这是歌剧院，那里是佳栎西大街，这儿就是我們的住屋……"

伏庫尔斯基看見一幢高大的五层楼楔形建筑物，二层楼圍着一道鉄栏杆。这幢屋子坐落在一条寬闊的街道上，两边栽着还不曾长高的树木，街道上挤滿載客馬車、私人馬車、步行的以及騎馬的人們。人群是那么杂沓拥挤，好象半个华沙城的人都跑到这里来看一件什么意外的事；街道又光滑又平坦，象鑲木地板一样。他明白自己是在巴黎的中心区，但他既不兴奋，也不感到好奇，他对一切都毫不在乎。

那輛华貴馬車駛进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門，仆人开了車門，他們下了車。苏辛挽着伏庫尔斯基的胳膊，把他带进一个小房間，突然間这个小房間向上升起来了。

“这是升降梯，”苏辛說。“我在这里有两个房間。一个在一楼，每天一百法郎，另一个在二楼，十个法郎。我也給你开了一个十法郎的……毫无办法……正在开博覽会呀。”

他們走出升降梯，跨进走廊，随即来到一个陈設华丽的房間，那里摆着桃花心木的家具；一張寬闊的床，上面挂着帳子，一个框門上装着一面大鏡的柜子。

“坐下吧，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你想吃还是想喝，就在这里还是到飯厅里？好啦，五万卢布是你的了。我非常滿意。”

“告訴我，”伏庫尔斯基第一次开口，“我凭什么可以得五万呢？”

“也許更多一些。”

“好，可是凭什么？”

苏辛倒在一張靠椅上，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哦，凭你这一問，就該得錢！别的人不問凭什么捞到錢，只是說：‘拿来吧。’只有你想知道：我凭什么賺了那么一笔錢。啊，你这个老兄！”

“这不是答复。”

“我这就給你答复，”苏辛說。“首先是为了在伊尔庫茨克的那四年工夫，你教我懂了許多事情。要不是你，我就不是今天这样的苏辛了。好啦，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我不是你們这一类人，我以德报德。”

“这也不是答复，”伏庫尔斯基又說了一遍。

苏辛聳了聳肩膀。

“别再在这房間里要求我說明了，到楼底下你自己会明白

的。可能我买一点巴黎的装飾品，但也可能买十几条商船。我既不懂一句法国話，也不懂一句德国話，所以我需要一个象你这样的人……"

"我对船只不內行。"

"尽管放心。我們在这里找得到鉄路、航海和軍事方面的工程师……我的問題不在他們，而是在一个替我、代表我利益說話的人。这有什么关系，告訴你吧：到下面去的时候，眼睛耳朵要放尖些；可是一离开那里，你就得把一切都忘記，好象你的記忆力消失了似的。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这件事你是办得了的，其他的可別过間。我賺到百分之十，我把我賺的錢中分百分之十給你，事情就是这样。目的怎么样，拥护誰，反对誰——你别問。"

伏庫尔斯基一声不响。

"四点鐘，一些美国和法国的厂主来找我。你能来嗎？"苏辛問。

"好的。"

"現在你到城里去玩玩嗎？"

"不。現在我要睡覚。"

"那好吧。我們上你房間去。"

他們沿走廊走了几步，来到一个跟苏辛那个一模一样的房間；伏庫尔斯基一头倒在床上，苏辛踮着脚尖出去，小心地把門带上。

苏辛走后，伏庫尔斯基閉上眼睛想进入睡乡——正确一点說，甚至不是想睡，而是驅逐掉一个討厌的幽灵，这个思想上的幽灵就是使得他从华沙逃出来的……有一度他仿佛覚得这

个幽灵已經消失，它依旧留在华沙，正在克拉科夫郊区和烏雅茨多夫斯基路之間徘徊着，怀着不安的心情到处找他。

"他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呢？"那幽灵在低語。

"但要是它跟踪着我呢？"伏庫尔斯基問自己。"那么，在这里，在一个这么大的城市里，在一家这么大的旅館里，它一定找不到我！"

"也許它已經找着我了呢？"他脑中閃过这样一个念头。

他把眼睛閉得更紧，开始在那彈簧垫上輕輕摇着，他覺得它特别寬闊，又非常富有彈性。两种不同的嘈杂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門外，飯店的走廊里，人們在說話，在奔跑，好象剛剛发生了什么事情；窗外，从街上傳来各种各样的鬧声——車輛的轔轔声、鐘声、人声、号声、枪声，以及天曉得还有别的什么声音。这一片声音听来都是低沉的，象从远处傳来那样。

后来他覺得好象有个什么黑影从窗口往里張望，过了一会儿，又覺得好象有人在那长长的走廊上走着挨家敲門，問道：

"他不在这里嗎？"

当眞有人在那里走着，在那里敲門，甚至在他住的那間門上敲了一下；但因为沒有听到应声，就往前走了。

"他找不到我！找不到……"伏庫尔斯基想。

这时他睁开眼睛，吓得毛发悚然。他看見对面有个跟他这房間一样的房間，有一張一模一样的挂着帳子的床，床上睡的……是他自己！

他亲眼看見，在这里，在他非常寂寞、一个人在沉思的地方，一个推却不掉的見証人——他自己——在陪伴着他，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

“多么古怪的偵探活动，”他悻悻地說。“这些装着鏡子的橱柜样子多蠢笨……”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那个面貌相同的人也同样迅速地跳起来。他跑到窗口——那个人也同样跑去。他急忙地打开箱子，要換衣服，那个人也同样在換衣服，显然打算进城。

伏庫尔斯基意識到必須逃出这个房間。他所以逃出华沙，是因为有个幽灵跟随着他，現在它已經在这里了，就站在門檻边。

他洗了臉，換了一身干淨衣服。这时才剛剛十二点半。

“还有三个半鐘头！”他想。“在这个时間內必須做点什么事。”

他剛剛开門，那个老說“Monsieur?……”❶的仆人就已經站在他前面了。

伏庫尔斯基吩咐他領自己到楼梯那里，給了他一个法郎，就象一个被追捕的人那样从三层楼上跑下来。他跨出大門，在人行道上站住。街道寬闊，两旁栽着树木。有五六輛私人馬車和一輛車厢里車頂上都挤滿乘客的黃色載客馬車正打从街上駛过。右边，远远的什么地方現出一个广場，左边，在飯店附近，有一个帆布篷，底下紧靠人行道摆着一些小圓台，男男女女圍桌而坐，正在喝咖啡。男人穿着敞領上衣，鈕孔里插着花或花結，坐在那里，高高地迭起两腿，不过話得說回来，跟旁边那幢五层楼房屋相比，这种姿势倒是挺合适的；女人們嬌小柔弱，皮肤晒成了棕色，眼睛中充滿了热情，穿的衣服却淡

❶ 法語：先生。

雅朴素。

伏庫尔斯基向左边走去，轉过街角，瞧見了另一个帆布篷，在底下，人們紧挨着人行道喝着什么东西。这里至少有一百个人；男人們样子非常放肆，女人們显得活跃而亲昵，举止随随便便。街中央一輛接着一輛駛过由单馬和双馬駕駛的馬車，人行道上拥挤着匆匆忙忙的行人，那边大道上駛着黄色和綠色的載客馬車，横路上駛的是棕色載客馬車，車里塞滿了乘客，連車頂也有許多乘客呢。

伏庫尔斯基站在广場当中，这里是七条街道的交叉点。他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七条街……往哪条街走呢？……也許向那綠树成蔭的地方走去吧……瞧那边两条街十字交叉着，两旁栽滿了树木……

“我沿着飯店順路走去吧，”伏庫尔斯基打定了主意。

他向左边拐了半个弯，就惊訝地停住了脚步。在他面前聳立着一所巍峨的建筑物。

底层是一排拱廊和雕象，一层楼上有些粗大的石柱和比較細的大理石柱，上面安着鍍金的柱頂，屋頂四角装着雄鷹和鍍金的雕象，它們凌空騎在同样也鍍金的馬匹上。前面的屋頂比較平坦，后面却是个带頂子的圓屋頂，再后面是个尖屋頂，尖頂上也装着一些雕象。到处是大理石、青銅、黃金，到处是柱子、雕象和淺浮雕……

“是歌剧院嗎？”伏庫尔斯基想。“这里的大理石和青銅眞比整个华沙的还要多！”

他想起他那家鋪子，那为城市增光的商店，不禁羞慚得臉紅。他往前走去。他覺得他才跨出一步，巴黎就使他惊倒

了——他对这一点感到心满意足。

私人馬車、載客馬車和行人惊人地頻繁起来。每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阳台、小圓桌和坐在人行道旁的人們。在那輛后座坐着一个仆人的馬車后面，有一輛狗拉的車子在行駛；一輛載客馬車赶过了它，后面是两个抗东西的人，接着又是一輛双輪小車，稍后是个女人和一个騎馬的男人，紧接着又是无穷尽的車子行列。人行道旁停着两輛手推小車，上面摆滿鮮花和水果，对面是两个烤面餅的、一个报販、一个卖旧貨的、一个磨剪刀的，和一个書販。

“卖旧衣！”

“費加罗报！”

“博覽会章！”

“巴黎指南！三个法郎！……三个法郎！”

有个什么人把一本書塞在伏庫尔斯基手里，他付了三个法郎，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步行着，但依旧看見那些馬車，行人們都赶过了他。那似乎是一場激烈的竞賽；于是他加快步伐，虽然他还沒有赶上誰，但已經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报販和書販向他冲过来，女人們望着他，男人們刻薄地取笑他。他，伏庫尔斯基，在华沙是那么轟动，在这里却象个孩子那么畏葸……但这一点却使他感到高兴。啊，要是他又变成当年那样的一个孩子，他是多么高兴呀，那时他父亲还跟朋友們商量，把他送去当伙計，还是叫他进学校。

街道在这里向右弯过去。伏庫尔斯基在这里初次看見一幢三层的楼房，非常感动。全是五层的，中間却有一幢三层的楼房！多么令人愉快的意外呀。

忽然有一輛私人馬車从他身边駛过，那里面坐着两个貴妇。有一个是他完全不相識的，另一个……

“是她嗎？”伏庫尔斯基嘟噥着。“不可能！”

虽說这样，但他还是感到一下子丧失了力气。幸亏附近就是一家咖啡館。他在紧靠人行道摆着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侍者来了，問了他一句什么，接着給他送来一杯凉咖啡。同时有个卖花女把一朵玫瑰花替他插在上衣上，有个报贩把費加罗报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伏庫尔斯基扔給卖花女十个法郎，报贩一个法郎，喝一点凉咖啡，展开报紙：

“依莎貝拉女王陛下……”

他把报紙折起，塞进口袋，沒有喝完那杯凉咖啡，就付了錢，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侍者偸偸地望着他；两个在揮着細細的手杖的客人，把两腿迭得更高，其中一个无札地从单眼鏡里打量着他。

“要是我打了这个輕浮家伙一記耳光，那又怎么样呢？”伏庫尔斯基想着。“明天来一場决斗，也許他会打死我。但要是我打死他呢？”

他从那輕浮家伙身边走过，对他的眼睛望了一眼，竟使那个人的单眼鏡刹那間掉落在背心上，他臉上那譏諷的微笑就此消失了。

伏庫尔斯基往前走去，非常注意地打量着那些房子。那是些多么宏偉的商店呀！其中气派最不大的看来也比他那一爿富丽堂皇，他那爿店在华沙还是最漂亮的呢。房子都是用大方石块造成的；几乎每一层都有个大阳台，或是繞着整层楼的

鉄栏杆。

“看来好象巴黎所有的居民都感到有彼此經常保持联系的必要，即使不是在咖啡館里，也要借助于走廊。”伏庫尔斯基这样想。

那些屋頂也有点古怪：陡直笔削，上面密密地布滿了尖頂和磚砌的出烟道，中間突出着鉄皮烟囱。街上，只要走上一步路，就会碰到树木或者路灯，販卖亭或者頂上有个圓球的柱子。这里的生活节奏是那么有力，馬車和人們的急急奔赶，五层楼石砌大厦的不断建造，都还不足以表示出这种情况，不論你向哪里望去，生活的节奏洋溢在那些雕象和淺浮雕上，在屋頂的尖拱装飾物上，也洋溢在每一条横街上的无其数的販卖亭上。

伏庫尔斯基觉得，好象自己从一池死水里出来，突然掉进了沸水里，它在翻涌，在沸騰，在飞濺。在家乡时，他是个成熟的有魄力的人，在这里，他却覚得自己象个孩子，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在他看来都是新的。

这期間，他周圍始終繼續在翻涌，沸騰，澎湃和飞濺。既看不見人群的尽头，也看不見車輛、树木和那些使人眼花撩乱的橱窗的尽头，甚至也看不見街道的尽头。伏庫尔斯基漸漸陷入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去了。他不再注意行人們嘈杂的談話，接着对小販們的一片叫卖声，最后对車輪的轔轔声也都充耳不聞了。随后他仿佛覚得，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样的房子、这样的車水馬龙热鬧的情景和咖啡館；然后他得出結論，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宏偉无比的；最后，他心里产生了矛盾，自言自语地說，在巴黎，固然比在华沙更能时常听得到法国話，但是声

調比較难听，发音也稍微有点不清楚。

他这么想着，走得越来越慢了，碰到迎面来的行人也不再讓路了。当他以为法国人現在真要不禮貌地用手指指点他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出，人們对他是越来越不注意了。在街上逗留了一个鐘头以后，他变成了巴黎海洋中一滴平凡的水。

“这样也就更好！”他兀自咕嚕着。

他沿街走着，到这时为止，左右两边的房屋时常讓开一个缺口，現出一条横街来。現在缺口沒有了，綿亘不断地延伸着一片房屋的墙壁。伏庫尔斯基不安起来，他加快步子，最后終于走到了一条横街，上面写着：圣非埃克路，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記忆中閃現出保罗·柯克的一部长篇小說，不禁微笑了笑。随后又是一条横街，他念着路名：桑提亚路。

“我不熟悉，”他自言自語地說。

下一条横街是波阿松尼埃路，这使他想起了一件刑事案子，随后是一条接一条通向日姆那剧院的短巷。

他看見左边有一所龐大的建筑物，直到此刻为止他所見过的房屋中，沒有一幢是跟它相象的，他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屋呢？”这是一所巨大的长方形石砌大厦，有一对半圓形的拱式大門。是的，这分明是对大門，正对着两条街的交叉口。旁边是一所小屋，附近停着几輛載客馬車；对面是一家咖啡館和人行道，它跟街道隔着一道矮鉄栏杆。

相隔两三百步的地方，又有一对相似的大門，两对大門之間横貫一条寬闊的街道。这里的交通还非常繁忙，街上行駛着电車和三种不同顏色的載客馬車。

伏庫尔斯基向右边看，又看見两排路灯、两排販卖亭、两

排树木，和两排五层楼的房屋，它們延伸到远处，有华沙克拉科夫郊区和新世界两条街加起来那么长。看不見街道的尽头，只是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它越来越向天边升起，屋頂却貼近地面，以后就全都消失不見了。

“好吧，即使我迷了路，开会要迟到，我也要順着这条街往那里走去……”

在街角上，有个年輕女人赶过了他，她的身材和动作使伏庫尔斯基非常激动。

“她嗎？不！首先是她留在华沙，其次，我已經第二次碰見这样一个人了。是个錯覚！……”

但是，他的力气漸漸不济，甚至記忆也消失了。他站在两条栽着树木的街道的交叉口上，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在森林里迷路的人們所熟悉的那种极度的恐惧感攫住了他。幸亏来了一輛单馬駕駛的馬車，那車夫对他非常亲切地微笑着。

“大飯店，”伏庫尔斯基說着，就坐上去。

那出租馬車的車夫随便地用手举了举帽子，叫道：

“跑吧，利賽特！[1]这个高貴的外国人会因为我們辛苦了賞給我們一杯啤酒的。”

随后他側轉身来对着伏庫尔斯基說：

“公民，要不是您今天才到，就是您剛吃过一頓丰盛的早餐，我准猜对一样。”

“我是今天到的，”伏庫尔斯基回答，他看見車夫那張丰滿

---

[1] 馬名。

而紅潤的、沒有胡子的臉就放心了。

“您有点喝醉了，这是一看就看出来的，”那車夫說。“可是您知道馬車的規定价格嗎？……”

“那无所謂。”

“跑吧，利賽特！我喜欢这外国人，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該来参观我們的博覽会，才該到这里来。可是公民，您肯定上大飯店去是有事嗎？”

“对。”

“跑吧，利賽特！这个外国人使我非常尊敬他。公民，您敢情是从柏林来的吧！”

“不是。”

那車夫打量了他一会，然后說：

“这样对你就更好了。尽管普魯士人搶走了我們的亚尔薩斯州和相当大的一块洛林州，[1] 我对他們不怀恨，但无論如何不喜欢我背后坐的是个德国人。公民，那您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华沙来。”

“啊，原来如此！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个富饒的国家呀！跑吧，利賽特！那么您是波兰人啦？噢，我了解波兰人！那是歌剧院，这里就是大飯店了。”

伏庫尔斯基給了那馬車夫三个法郎，就匆忙地跑进大門，直上三楼。他刚刚站在自己的房間前，那个微笑着的仆人就出現了，他把苏辛的一張便条和一小包信件交給他。

---

[1] 这两个地区都在薩尔的西南。

"許多男客人来看你……还有許多女客人!"仆人狡黠地望着他,說。

"他們在哪里?"

"他們在会客室里,在閱覽室里,在餐厅里……犹馬尔特先生不耐煩了。"

"犹馬尔特先生是誰?"伏庫尔斯基問。

"是您和苏辛先生的管事人……一个很有能耐的人,如果他有可能撈到……那么一千法郎左右的賞金,他能够給你們許多效劳,"仆人仍然用調皮的腔調說。

"他在哪里呢?"

"在一层楼您那会客室里。犹馬尔特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不过我对閣下也可能有用处,虽然我的姓叫繆勒。[1] 实际上我是亚尔薩斯人,說老实話,如果我們严厉对付普魯士人的話,我不但不要您的一个苏,[2] 每天还付給十个法郎呢。"

伏庫尔斯基走进自己的房間。

"我的先生,首先您要当心那位男爵夫人……她已經在閱覽室里等着了,虽然說好是三点鐘来的。我敢发誓,她是个德国女人,……我到底是亚尔薩斯人呀!……"

最后几句話繆勒說得很輕,他边說边走到走廊上去。

伏庫尔斯基打开苏辛的便条,念着:"会到八点鐘才开,你有充分的时間,先对客人們应付一下吧,特别是那些婆娘。我年紀确实太大了,不能使她們全都满足。"

---

[1] 这是德国人常用的姓。

[2] 苏,法国五生丁輔币,現已停止流通。

伏庫尔斯基开始閱看那些信。它們大部分是商人、理发师、牙医的广告，有几封請求救济，另一些建議揭露某种秘密；甚至还有一份救世軍❶的文告。

在所有的信札里，下面这一封信使伏庫尔斯基感到惊异："一个年輕、时髦、美貌动人的女子希望跟您同游巴黎；費用共同負担。請将回信留交在飯店的門房处。"

"一个古怪的城市呀！"伏庫尔斯基嘟噥着。

第二封更有趣的信是那个男爵夫人来的——就是那个約好三点鐘在閱覽室里会晤的那个人。

"还有半个鐘头吧……"

他按了按鈴，叫人把早餐送到房間里来。隔了沒有几分鐘，有人給他递来了火腿、鷄蛋、煎牛排、一种不知名的魚、几瓶不同的飲料和一壶濃咖啡。他狼吞虎咽地把所有东西都吃完，連几瓶飲料都不放过，随后他吩咐繆勒把他領到上面所說的那个会客室去。那仆人跟他来到走廊上，按了按鈴鈕，在送話器里說了些什么，就把伏庫尔斯基領到了电梯里。刹那間，伏庫尔斯基已到了一层楼上；电梯的小門剛拉开，他面前就出現个留小八字胡、穿大禮服和打白領带的高貴先生。

"犹馬尔特，"那位先生自我介紹說，还鞠了一躬。

他們沿着走廊走了几步，犹馬尔特推开了那富丽堂皇的客厅的門。伏庫尔斯基一看見那些鍍金的家具、巨大的鏡子和壁上的淺浮雕，几乎被吓得倒退。客厅中間放着一張大桌

❶ 救世軍，国际反动的基督教慈善团体，一八六五年由美以美教派牧师布斯在倫敦建立。

子，鋪着一块貴重的桌布，桌上放着文件。

“我可以把那些客人領进来嗎？”犹馬尔特問。“依我看，他們似乎不是危險人物。不过我斗胆請您留意那……男爵夫人。她在閱覽室里等着。”

他鞠一个躬，庄严地走进另一个客厅，那显然是間接待室。

“見鬼，我不是走上了一条冒險的道路嗎？”伏庫尔斯基想。

伏庫尔斯基在靠椅上坐下，剛剛开始閱讀那些文件，就有一个穿着天藍色綉金礼服的仆人进来，把放在托盘里的一張名片递給他。

那名片上写着：“陆軍上校”，旁边写着的姓，对他来說，沒有說明問題。

“請他进来。”

片刻以后，进来一个体格匀称、留着花白的尖短胡子和同样的八字胡的汉子，他那上衣的襟上，綴着一条紅色的小带子。

“我知道您的时間不多，”那客人点了一下头，說道。“我的事情不需要談多少时間。在各方面，不問是关于娛乐，或是关于学問，巴黎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但是在巴黎一定要有个有經驗的向导。我熟悉所有的博物館、美术陈列館、戏院、俱乐部、古迹、政府机关和私人团体，总而言之，熟悉一切……如果您需要……”

“請您把您的地址留在这里，”伏庫尔斯基回答。

“我精通四种語言，在艺术界、文学界、科学界以及实业

界都有熟人……”

“此刻我不能給您答复，”伏庫尔斯基打断他。

“要我再来一次，还是等候您的通知？”那客人問。

“是的，我会用書面答复您。”

“我听候您差遣，”那客人回答說，他站起身来，鞠了一躬就走了。

仆人送来第二張名片，跟着就来了第二个客人。那是一个矮胖的、臉色紅潤的汉子，看来象个卖絲織品商店的老板。他从門口走到桌子的那段路上，再三地鞠着躬。

“您有什么事情？”伏庫尔斯基問。

“怎么，您看了哀司喀波这个姓，还猜不出这是誰嗎？安尼巴·哀司喀波？”进来的人感到詫异。“哀司喀波式步枪每分鐘打十七发，我荣幸地給您带来看的那枝样品，每分鐘可打三十发……”

伏庫尔斯基的神色是那么惊訝，安尼巴·哀司喀波同样也感到惊訝了。

“我想我沒有弄錯吧？”客人問。

“您弄錯了，”伏庫尔斯基回答。“我是个买卖服飾用品的商人，对枪根本不感兴趣。”

“但是有人告訴过我……非常秘密……”哀司喀波强调地說，“說先生們……”

“別人告訴您的事并不正确。”

“哦，那我請您原諒。可能是在另一个房間里，”客人边說边往后退，再三地鞠着躬。

那穿天藍色礼服、白色褲子的仆人又出現了，跟在他后

面的是另一个客人。这个人生得又矮又瘦，面孔黑黝黝的，一对小眼睛露出不安的神色。他簡直是跑到桌子跟前，坐在椅子上，向四周环視了一眼，然后凑近伏庫尔斯基，压低声音說：

"沒有疑問，这会使您感到惊奇，但是……事情非常重要……最近我在輪盘賭上有了重大的发現。只要接連不断把賭注加倍到六七次……"

"請您原諒，我并不賭博，"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

"您不信任我嗎？……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我身边正好带着一个小輪盘。我們可以試試……"

"对不起，这会儿我沒有时間。"

"只要三分鐘，先生……一分鐘。"

"半分鐘也沒有。"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呢？"客人露出垂头丧气的神情問。

"无論如何不会太快。"

"那么，您至少得借給我一百法郎，作一次公开試驗。"

"我可以帮助您五个法郎，"伏庫尔斯基回答，一面掏着口袋。

"不，先生，謝謝您……我不是个冒險家。不过，請您給我……明天我归还。也許，您在这段时間內会考慮考慮……"

下一个客人身材魁梧，上衣的折領上挂着收藏的許多小型勛章。他表示愿意給伏庫尔斯基挑选：一張哲学博士的文凭，一枚勛章或一个头銜。当他提出来的东西沒有被接受的时候，他样子看起来非常窘。他甚至不辞而别。

这个人走后，有几分鐘暂时沒有人来。后来伏庫尔斯基听到接待室里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他竪起耳朵……就在那一会，仆人来通报說男爵夫人駕到。

又歇了一段时間，一个漂亮而高貴的女人走进了客厅，伏庫尔斯基不由得在靠椅里欠了欠身子。她約莫四十岁，身材匀称，容貌長得非常端正，頗有貴夫人的风度。

他默默地向她指了指一張靠椅。她坐下了；他看出她有点激动，在拉扯那条綉花手帕。忽然間，她傲慢地向他看了一眼，問道：

"您認識我嗎？"

"不認識，夫人。"

"您連我的相片都沒有見过嗎？"

"沒有。"

"那么您从来沒有到过柏林或維也納了？"

"沒有，我沒有到过那里。"

那夫人輕松地舒了一口气。

"这样更好，"她接下去說，"那我可以說得放肆一点了。我根本不是个男爵夫人……是什么人——这幷不那么重要。目前我暂时落到了困难的处境里，我需要两万法郎。不过我不愿把我的珠宝抵押給本地的当鋪……您明白我說的話嗎？"

"不明白，夫人。"

"因此……我可以把一个重要的秘密出卖給您。"

"我沒有权利探知人家的秘密，"伏庫尔斯基回答，有点莫知所措了。

那女人在靠椅上不安地来回轉动着。

"您沒有权利？那么您到这里来是为的什么？"她冷笑着說。

"虽說来了，我还是沒有权利……"

那女人站了起来。

"这里是个地址，"她神情活跃地說，"二十四小时內可以按着它找我接洽；这里是張便条，它也許会使您稍稍考虑一下……再見。"

她走了出去，外衣窸窣有声。伏庫尔斯基打开便条，讀着有关他和苏辛的个人的詳細資料，这些資料一般都写在护照上。

"显然，繆勒看过我的护照，"他想，"他抄了下来，甚至还抄錯了……'伏克卢斯基！'[1] 見鬼，他們把我当孩子看待不成？"

不再有客人来了，因此伏庫尔斯基就喚来了犹馬尔特。

"您有什么吩咐嗎？"那高貴的管事人問。

"我想跟您談談。"

"私人談話嗎？那么請您允許我坐下。戏演完了，服装送进了庫房，演員們彼此又都是平等的了。"

他說話稍带譏諷的口吻，举止象个受过很好教养的人所应有的那样。伏庫尔斯基越来越感到奇怪了。

"您告訴我，"他說，"他們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指的是那些来拜訪您的人嗎？"犹馬尔特問。"他們是些普通人：向导、发明人、房客……他們每个人都在尽力工

[1] 繆勒把伏庫尔斯基抄錯，成了"伏克卢斯基"。

作，而且竭力想把自己的一点成就卖得好价錢。旣然他們想在应得的一份报酬上多拿一些——这分明就是法国人的特征了。”

“您不是法国人嗎？”

“我嗎？我在維也納出世，在瑞士和德国受教育，很长时間住在意大利、英国、挪威和美国……另一方面，我的姓[1]最容易讓人認出‘国籍’了：我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就是我的亲戚，跟狼在一起就是狼，跟馬在一处就是馬。我知道，我的錢是从哪里来的，也知道这些錢該花在什么上面，这一点人們也知道，此外就什么也跟我不相干了。”

伏庫尔斯基注意地望着他。

“我不懂您的意思，”他說。

“您看，”犹馬尔特說着，用手指篤篤地敲着桌子，“我見过的世面太多了，所以不关心一个人的国籍。对我来說，不問語言怎样，只有四种‘民族’。那些我知道他們从哪里得到錢，而且把錢花在哪里的人是第一种。第二种，我知道他們从哪里得到錢，却不知道他們把它花在哪方面。第三种，他們的支出是知道的，可是他們的收入却不明。第四种，我旣不知道他們收入的来源，也不知道他們的支出。我知道哀司喀波先生的收入是从一个衫袜厂里来的，他把錢花在制造某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上；因此他是一个正派人。至于那个男爵夫人……我旣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的錢，也不知道她把它花在哪方面；因此我不信任她。”

---

[1] 犹馬尔特，法文为 Jumart，有“杂种”的意思。

“我是个商人，犹馬尔特先生，”伏庫尔斯基回答道，这一大段理論触犯了他，他感到非常不快。

“这我知道。此外您还是苏宰先生的一个朋友，这也就带来一定的好处。再説，我的評論不是专門对您説的；我把它当作教訓来講解，我希望这会得到酬报。”

“您是个哲学家，”伏庫尔斯基嘟囔着説。

“甚至是两个大学的哲学博士，”犹馬尔特补了一句。

“而您却担任……”

“一个仆人的角色，您是想这么説的吧？……”犹馬尔特笑着打断他的話。“先生，我工作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到了老年能够得到一笔养老金。对头衔我是不在乎的；我已經有了多少头衔啊！……这世界象个客串的舞台，因此，搶着当主角，而拒絕当配角是要不得的。只要巧妙地去扮演，不看得太認真，毕竟哪个角色也都不錯的。”

伏庫尔斯基动了动身体。犹馬尔特站起来，文雅地鞠了一躬，説道：

“我竭誠为您服务。”

接着他走出了客厅。

“我发热，还是怎么的？”伏庫尔斯基輕輕地説，双手紧抱着头。“我知道巴黎是个奇怪的城市，但是这些……”

伏庫尔斯基看看表，才三点半鐘。

“到开会还有四个多鐘头，”他嘟囔着，一想起該怎么打发时間的时候，他就被不安籠罩住了。他看到了多少新奇的事物，跟多少生人談过話，可时間才只三点半鐘！

一种説不清的不安使他非常苦恼，覚得有些不舒服。“也

許又該吃点东西了吧？不是。看一会書吧？不是。跟誰聊聊天吧？不，不，我已經談厌了……”他覚得那些人都很討厌；最討厌的是那些害发明狂的人，还有怪物犹馬尔特和他那人种分类法。

他沒有勇气回到那个有着大鏡子的房間里去；除了去观光一下巴黎的名胜古迹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叫人把他領到大飯店的餐厅里。那里的一切都够得上富丽堂皇，从墙壁、天花板、窗子起，一直到桌子的数量和大小为止。但伏庫尔斯基幷不向四面环顧，他的眼睛盯在一个鍍金的大枝形吊灯上，心里想：“当‘她’❶到了男爵夫人年龄的时候……‘她’，每年花几万卢布已經花惯了……誰知道呢？她是不是会走上男爵夫人的老路？要知道这女人也曾經是年輕的，一个象我这样神經錯乱的人也許会瘋狂地追求她，她也不問錢是哪里来的……今天她已經知道是哪里来的了；譬如說，从出卖秘密得来的！这該死的环境，它教养出这么漂亮而又腐化墮落的女人来！”

他覚得大厅里非常气悶，就跑出飯店，投入到街上的喧鬧声里。

“先前我往左边走，”他想，“这回我要往右边走了。”唯有在这巨大的城市里乱逛，才能給他带来某种深刻的刺激。

“但愿我能消失在人群当中，”他想着。

他向右轉弯，繞过一个比較小的广場，走到了一个寬广的、密密地栽着树木的广場上。广場中間屹立着一座象希腊

---

❶ 指依莎贝拉·列茨卡。

庙宇那样的长方形建筑物，四边是柱子；一扇高大的青銅門，上面满是浮雕，在三角墙的頂端同样鐫着浮雕，描繪的大概是最后审判的情景。[1]

他繞着那建筑物走了一圈；突然間思想集中到了华沙。在那里，那些低矮的房屋建筑起来是多么艰难呀，它們既不牢固，又不高大，而在这里，人类的創造力量建造起这样的高楼大厦，仿佛是造着玩似的，而且一点也不感到精疲力尽，还給它們添了許多装飾。

他看見对面一条短街，后面是个寬敞的广場，上面竪着一根匀称的长柱子，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他越走近，那柱子就显得越高，广場也显得越寬敞。柱子的前前后后有些大噴水池在噴水；左右两边象公园一样延伸着一排叶子发黄的树木；再往后出現一条河，疾駛而过的汽船噴出的濃烟，在河面上弥漫着。

在广場上駛过的馬車比較少；不过有許多孩子跟着他們的母亲和保姆在这里玩乐。常常可以碰到不同兵种的軍人，有个乐队在附近什么地方演奏着。

伏庫尔斯基惊訝不置地在一个方尖形的石碑前站住了。石碑竪在約莫两俄里长、半俄里寬的广場当中。它后面有个公园，前面是条很长的林蔭道；两边延伸着一些小公园和住宅，远处的丘岗上屹立着一座巍峨的拱門。伏庫尔斯基覺得在这个地方，形容詞和比較格中最高級的詞儿都黯然失色了。

---

[1] 圣經中所說的"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审判。

“这是协和广場，那是卢克索❶的方尖形石碑（是真品，先生！）……我們后面是丟勒里，❷我們前面是香榭丽榭大道，那边尽头的地方是凱旋門。”❸

伏庫尔斯基回头一看；他身边站着一个先生，戴着一副墨晶眼鏡和一双破手套。

“我們可以往那里走走。非常舒适的散步呀！您看那車水馬龙的情景。……”那不相識的人說。

但他忽然住了口，很快地走开，从两輛經过的馬車中間消失了。

有个披着一件带风帽的短披肩的軍人走过来，他望了伏庫尔斯基一会，含笑地說：

“您是外国人嗎？您在巴黎跟人交往要小心呀。”

伏庫尔斯基机械地掏了一下上衣旁边的口袋，发現他那个銀质的香烟盒子不見了。他紅了臉，彬彬有礼地向那个披短披肩的軍人道謝，却一句也不提起丟失了东西。他想起了犹馬尔特所下的定义，心里想，現在他已經知道那戴破手套的先生的收入来源了，但他的錢是怎么花的，却还不知道。

“犹馬尔特說得不錯，”他想。“比起那些不知道他們从哪里获得收入的人来，小偸的危險性要小些。”

同时他想起，华沙也有許多这一类的人生活着。

他沿着香榭丽榭大道向前走去，对着那些无穷尽的长蛇

---

❶ 卢克索是上埃及的城市，那里的方尖形石碑被拿破侖一世劫运回国，竖在协和广場上。

❷ 巴黎旧日的皇宫，建造于一五六四年，焚毁于一八七一年。

❸ 原文为“星門”，因該門建筑在星盘广場上，故名。

陣似的轎式馬車和私人馬車，以及在馬車中間出現的男女騎士直看得头暈眼花。他一面走，一面驅逐那些象一群蝙蝠那样在他身边飞繞着的忧郁的思想。他向前走着，不敢往四周張望；在这条繁华欢乐的街上，他覺得自己仿佛是一条給踩伤了的虫子，拖着露出来的內脏蠕动着。

他走到凱旋門，又慢慢地从原路上走回来。当他又走近协和广場的时候，丟勒里后面升起了一个老大的黑球，它很快地上升，在高空停留沒有多久，就慢慢地下降了。

"喲，这是吉法德造的輕气球！"他想。"可惜我今天沒有时間！"

从广場出发，他轉入一条街道。右边延伸着一个公园，四周圍着鉄栅栏和頂上裝着花瓶的小柱子；左边是一排石砌的房子，有着半圓形的屋頂、林立的出烟道和沒有尽头的栏杆。……他慢慢地逛着，忐忑不安地想，他到达后仅仅过了八个鐘头，巴黎已开始使他厌煩了……

"这太过分了！还有博覽会、博物館和輕气球呢。"他說服自己。

他繼續沿着里伏利街走去，七点鐘左右走到了一个广場上，那里孤零零地屹立着一座哥特式❶的鐘楼，周圍栽着树木，圍着一道矮鉄栅栏。又有几条街在这里分叉了；但伏庫尔斯基已感到疲乏无力，叫了一輛营业馬車，半个鐘头以后，他就在飯店里了，在回去的路上，他經过了那座他已經熟悉了的圣·丹尼大門。

❶ 中古时代欧洲一种主要的建筑形式。

跟造船企业家和有关工程师們召开的那个会議，一直拖到半夜，同时喝了大量的香檳酒。在談判中，伏庫尔斯基必須同时代替苏辛說話，他做了許多笔录，不过在干这項工作时他心境非常平靜。他精神抖擻地回到自己房間里，再也不去注意那面伤脑筋的鏡子。他躺在床上，手里拿着那本城市指南，翻开了巴黎市区图。

"这难道是鬧着玩的！"他喃喃地說。"約莫一百平方公里面积，两百万居民，几千条街道和一万五千輛載客馬車。"

随后，他浏覽着那长长的巴黎最重要建筑物一覽表，不好意思地想到，在这个城市里，自己一定是永远也摸不熟的。

"博覽会……圣母院……中央市場……巴士底勒广場……瑪得兰因教堂……运河……啊，我脑袋簡直搞昏了！"

他熄了灯。街上是寂靜的；窗里照进来淡白色的路灯光，好象是从空中透出来似的。伏庫尔斯基的耳朵里还在呼呼地嗡嗡地直响，眼前一会儿掠过那光滑得象鑲木地板的街道，一会儿是那些用鉄栅栏圍着的树木，一会儿是那些用大石块砌造的高楼大厦，一会儿又是車水馬龙似的人群和馬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沉湎在那些一瞬即逝的景象里，一面漸漸睡去，一面想，巴黎的第一天景象无論如何会一輩子深鐫在脑海中的。

他做起梦来了，那茫茫一片的房屋、林立的雕象和无穷尽的一排排的街树，仿佛都倒在他身上了，他自己却睡在一个巨大的陵墓中——孤单、安靜，甚至感到幸福。他睡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人也不挂念；要不是，唉，要不是有这一点痛苦，他会长睡下去的。这一点点痛苦有时隐藏在他内心里，有时又

在他身边的什么地方，它小得肉眼看不見，但它非常毒，只要一小点就能毒害全世界的人。

从伏庫尔斯基第一天卷进巴黎的生活起，一种不平常的生活就开始了。除了他用在苏辛跟造船家們的商談上那几个鐘头以外，伏庫尔斯基是完全閑着的，他把时間消磨在观光城市上。他按照城市指南的字母次序找出某一个街区，甚至不往那幅图上看一眼，就乘着敞篷馬車前往了。他登上楼梯，走遍整个大厦，匆匆忙忙参观那些陈列厅，在那些比較有趣的展覽品前面止步，然后又乘了他整天租用的那輛营业馬車，再按着字母次序，前往另一个街区。由于他所害怕的是无所事事，他每天晚上总是研究那張市区图，把那些已經到过的地方作个記号，并且作了些笔記。

有时犹馬尔特陪他出去游覽，把他带到城市指南所沒有提到的地方：貨棧、工厂、手工业者的住宅、大学生的寓所，和开在中下等街道上的飯店和咖啡館。在这些地方，伏庫尔斯基才熟悉了眞正的巴黎生活。

在漫游中，他們登上圣·杰克、巴黎圣母院和万神庙的鐘楼，乘电梯上特洛卡兌罗，[1] 他們走下巴黎运河和那些用骷髏点綴着的地下墓穴，参观博覽会、罗浮宮、[2] 克呂尼博物館、波罗涅森林，还有公墓、罗东德咖啡館、大游廊以及噴水池、学校、医院、巴黎大学、劍术館、市場和音乐学院、屠宰場和剧院、交易所、国庆紀念柱和教堂。所有这些景象都乱七八糟地在

---

[1] 巴黎市区内的山名，建在上面的陈列館亦以此为名。

[2] 巴黎故宮，一七九三年以后改为美术館。

他眼前掠过，好象重复映現出他內心的混乱似的。

有时，当他把所見过的东西：从占地两平方公里的博覽宮起，一直到波旁皇室❶皇冠上的那粒不比豌豆大的珍珠为止，在脑子里重温一遍的时候，他就問自己："我眞正想要什么呢？"……原来他自己是一无所求。沒有什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沒有什么东西加速他的心跳，沒有什么东西促使他起来行动。如果人家把整个巴黎送給他，作为从蒙馬特公墓徒步走到蒙派拿斯墓地的代价，不过附有条件，就是这件事得使他忙碌起来，使他兴奋起来，那么他会拒絕走这五公里路的。但他天天走了十几公里，为的是使自己的思想麻痹。

有时候，他仿佛覚得自己是几天前由于偶然巧合出生在巴黎馬路上的一个人，而所有一切使他神志不安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覚，一些梦境，在现实世界中从来沒有存在过。这时候他便自言自語說，他是十分幸福的，从巴黎的这一头驅車到另一头，象狂人那样抓了滿把的法国金币乱撒。

"这全都一样！"他喃喃地說。

啊，只要沒有这么一点微小的，但又那么毒害性的痛苦就好了。

在单調灰色的日子里，仿佛所有的宮殿、噴水池、雕象、繪画和机器全都在他头頂上塌了下来，但有时也会碰到偶然的事件，使他想起自己不是一个幽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灵魂里长了个毒瘤。

有一次，他到离他住的旅館不远的蒙馬特街上那家杂耍

❶ 一五八九至一七九二与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統治法国的皇室。

戏院去。那次演出三个轻松的戏，其中有个小歌剧。他到那里去，是想从那些无意識的举动和丑角的表演中找些娱乐；可是帷幕刚刚升起，就有人在舞台上用哭丧的声音說：

“情人原諒他情妇的一切，可不原諒情敌……”

“有时还必須原諒三四个哩！”他旁边的一个法国人笑着說。

伏庫尔斯基連气都透不过来了，他觉得，土地似乎裂开了，天花板向他塌了下来。在戏院里，他再也支持不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巧座位是在正厅中間，他满身直淌冷汗，踩着邻座观众的脚，从里面逃了出来。

他朝着旅館跑，經过开在街角上的第一家咖啡館，就跑了进去。人家問他什么，他回答什么，他再也記不起来了。他只記得，人家給他送来咖啡和一个細頸瓶的上等白兰地，不用說，它装的不过是一杯的容量。

伏庫尔斯基喝着酒，在想：

“斯塔尔斯基是第二个敌手，奥霍茨基是第三个……而罗西呢？罗西，我給他捧过場，而且把礼品送到戏院里給他……他是个什么人呢？我这个傻瓜呀！要知道这个女人是麦薩林娜，❶即使肉体上不是，精神上也是。我却为她弄得神魂顛倒嗎？……”

他感到，憤慨使自己鎮靜下来了。当侍役来算帳的时候，他亲眼看見那个細頸瓶是空空的了。

---

❶ 瓦列里雅·麦薩林娜，一世紀罗馬皇帝喀劳狄之妻，以殘酷和淫乱聞名。

"白兰地总是使人镇静的，"他想。

从那次起，每逢他想起华沙，或是碰見一个在动作上、在服装上或在面貌上有点熟悉的女人的时候，他就跑进一家咖啡館，喝一瓶上等白兰地，只有那时候，他才斗胆地想起依莎貝拉小姐，而且感到奇怪，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会要上一个象她那样的婆娘。

"我可眞称得起是第一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人。"他想。

那一細頸瓶的白兰地空了，他把头擱在胳膊上，打起瞌睡来，这使得侍役和客人們感到非常有趣。

他又整天去参观博覽会、博物館、自流井、学校和剧院，不是想去熟悉什么新东西，而是想使記忆迟鈍。

漸漸地，他那抑郁而又茫然的痛苦心情减退了，他开始研究起这样的問題来：在巴黎的設計构成中是不是前后一貫，具有系統？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跟它相比，是否有一种規律，可以把它归納进去呢？

从万神庙和从特洛卡兌罗山眺望，巴黎显得非常单調：被几千条街道貫穿着的茫茫一片的房屋；高高低低的屋頂看来象波浪，烟囱象飞溅起来的泡沫，鐘楼和柱子象一个个的巨浪。

"一团混乱！"伏庫尔斯基說。"但話得說回来，在那里，几百万人的努力融合在一处，要不乱是不可能的。一个大城市象一团尘土：它具有偶然的輪廓，可它不会有邏輯。要是它有邏輯的話，城市指南的作者早已經发現它了——城市指南就是为了这点才印行的啊。"

他看着市区图，对自己想发現不存在的东西的企图感到

可笑。

“只有个别的人，而且是有天才的人才能創造一种格式，一个計划，”他想。“但是，許多世紀以来就在从事建設这个城市而又彼此互不相知的千百万人，要創造一个有邏輯性的整体，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使他很感惊异的是，他漸漸相信，虽說巴黎是千百万彼此互不相知的人，經过几世紀时間建造起来的，他們也沒有关心过什么計划，但这个城市却自有一个系統，形成一个整体，甚至是个非常具有邏輯性的整体。

首先使他吃惊的是，巴黎象一只从北到南有九公里寬，从东到西有十一公里长的大盆子。这只盆子的南面部分有个裂縫——塞納河穿过这里，它从城市的东南流来，經过城中心，弯向西南。一个八岁的孩子也画得出这張地图。

“好吧，”伏庫尔斯基并不認輸，“但是在那些著名的建筑物的安排上又是怎样呢？圣母院在一边，特洛卡兌罗宮在另一边，还有罗浮宮、交易所和巴黎大学，哪里有什么次序！……一团混乱，沒有别的！”

但是，当他更注意地看着巴黎市区图的时候，发現了新的現象，这种現象，非但巴黎的老住戶沒有发現（这件事倒并不怎么奇怪），而且連卡尔·培得凱編写的城市指南也沒有登載，人們还以为这些城市指南具有全欧洲的卓越声誉呢。

他发現，巴黎表面上似乎很混乱，但却有一定的計划和邏輯，虽然它是經过几世紀时間，由千百万彼此互不相識的、絕对沒有考虑到邏輯和格式的人建造起来的。巴黎有着我們可以称为脊梁和軸心那样的东西，城市就在它的周圍定形起来。

万生森林坐落在巴黎东南方，而波罗涅森林的边界在西北方。穿过它們中間的城市軸心象一只巨大的毛虫（差不多有六公里长），它在万生森林里感到了无聊，就向波罗涅森林那边爬了过去。

它的尾巴是巴士底勒广場，它的头靠在凱旋門旁边，身体几乎挨在塞納河边上，香榭丽榭大道是頸項，丢勒里和罗浮宫是身子，市政厅、圣母院，最后，巴士底勒广場上的那根国庆紀念柱是尾巴。

这条毛虫有許多长长短短的小足。从头部开始，它的第一对小足，左边伸到練兵場、特洛卡兌罗宮和博覽会，右边一直伸到蒙馬特公墓。第二对小足比較短，向左伸到軍官学校、荣軍堂[1]和下議院，向右伸到瑪得兰因教堂和歌剧院。以后，繼續朝着尾巴的那个方向，左边是美术学校，右边是皇宫、銀行和交易所；左边是法国国家学会和造币厂，右边是中央市場；左边是卢森堡宮、克呂尼博物館、医科学校，右边是共和国广場，尤琴亲王的兵营就曾在那里駐扎过。

除了那根中心軸和城市一般輪廓的系統性外，伏庫尔斯基还看出，——城市指南总算也談起这一点——巴黎一些地区是取决于人类的劳动而安排的。工业和手工业麕集在巴士底勒广場和共和国广場之間；对面，在塞納河的另一岸，是拉丁区——学者們和学生們的老家。在歌剧院、共和国广場和塞納河之間集中着出口貿易商和金融家；在圣母院、法国国家

[1] 一六七六年建成的建筑物，規模宏大，內藏战利品很多，拿破侖一世遺体也安放在內。

学会和蒙派拿斯公墓之間住着貴族的遺民。有錢的暴发戶的住宅区从歌剧院一直伸展到凱旋門，在它們对面，在塞納河左岸，荣軍堂和軍官学校旁边，坐落着兵营和环球博覽会。

这些观察在伏庫尔斯基心里引起新的看法，他先前根本沒有，或者只模糊地想起过它們。照这样說，大城市也象植物和动物一样，具有它特有的內部結构和生理現象。照这样說，那千百万那么响亮地呼吁要实現他們自由意志的人所創造的劳动成果，跟造出合乎規格的蜂房的蜜蜂、筑起尺寸精确的蟻塚的螞蟻，或者构成有規則的結晶体的化合物所創造的劳动成果是相同的。

这么說，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法則，它仿佛要对人类的驕傲加以嘲笑，明显地表現在最輕浮善变的民族的生活中，那就是說，在法国人的生活中！他們曾經受麦罗温王朝[1]和卡罗林王朝，受波旁皇室和波納帕特氏族的統治，出現过三次共和国和无政府状态时期，有过宗教裁判和无神論，他們的摄政者和大臣們象服装式样或天上的浮云那么变化着……但尽管有这許多变化，从表面上来看是那么深刻，巴黎却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了一只被塞納河划破的盆子的形状，那根从巴士底勒广場通向凱旋門、一切都圍繞着它而定形的軸心也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一个个的街区——教育区、工业区、貴族区、商业区、軍事区和資本家的住

[1] 五世紀至八世紀中叶法国最初的王朝，从七世紀中叶起麦罗温王朝已失去实际政权。七五一年最后的麦罗温王朝被矮子丕平推翻，建立了新的王朝——卡罗林王朝。

宅区都越来越清楚地划出了輪廓。

伏庫尔斯基从十多家巴黎最著名的家族史上，也看到了同样的非常不幸的規律性。曾祖是个儉朴的手艺工人，每天在冻不勒路干十六个鐘头的活；他的儿子在拉丁区受了教育，在圣·安东尼奥街开了一家大工場；孙子念書念得更多，成了个大商人，把家搬到了波阿松尼埃大街；曾孙成了个百万富翁，搬到离香榭丽榭大道不远的地方去住，为的是使……几个女儿可以在圣·舍曼大街保养受到損害的神經。这样一来，祖先不住手地干活，在巴士底勒附近致富的一个家族，在丢勒里旁边耗尽一切力量，而后在圣母院附近衰落了。城市的地形是跟居民的历史相称的。

当伏庫尔斯基思索着这种被認为是偶然巧合的奇异的規律性时，他体会到，唯一能根除他那淡漠心情的，也許就是这样类似的研究吧。

"我是个野蛮人，"他自言自語地說，"所以我陷入了狂想中，但是文明会把我医治好的。"

在巴黎过的每个日子，都引起他一些新的想法，揭开了他自己灵魂里的秘密。

有一次，当他坐在咖啡館里喝着凉咖啡的时候，有个街头歌手走近露台，在一架竖琴的伴奏下唱起来：

Au printemps la feuille repousse
Et la fleur embellit les près,
Mignonette, en foulant la mousse,
Suivons les papillons diaprés。

Vois, les se poser sur les roses;
Comme eux aussi je veux poser
Ma lèvre sur tes lèvres closes,
Et te ravir un doux baiser![1]

当場有几个客人重复唱了最后的一节：

Vois, les se poser sur les roses;
Comme eux aussi je veux poser
Ma lèvre sur tes lèvres closes,
Et te ravir un doux baiser!

“这些笨蛋！”伏庫尔斯基咕噜着。“除了这无聊的东西，他們找不到別的可以唱嗎？”

他心头隐隐作痛，阴郁地混在人群中。他周圍的人們忙乱着，有的大声呼叫，有的談着話，唱着歌，好象是一群从学校中散出来的小学生。

“这些傻瓜！傻瓜！”他反复地說。

他心里突然想起：或者他自己是傻瓜也說不定吧？

他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所有的人都象我一样，那么巴黎

---

[1] 法文：春天里，嫩叶又长出来了，花儿装飾着草茵。亲爱的，讓我們跑过草地，追逐那些彩色的蝴蝶吧。看呀，它們怎样依偎着玫瑰花；我要象它們一样，也将我的嘴唇貼在你的嘴唇上，偷偷地接一个甜蜜的吻。——德譯者

看来就象一个收容神經錯乱病人的瘋人院了。每个人都会害上某种幻想病，街道会成为水洼，房屋成为廢墟。可是他們实事求是地生活着，追求着切合实际的目标，他們創造着卓越的物品，而且感到幸福。

"我追求过什么东西呢？起初想发明一个永动机，接着是个可以操縱的輕气球，后来我企图爭取一个我自己的朋友都不讓我去接手的职位，最后我追求一个我几乎不敢接近的女人。可是我总是牺牲自己，或者被一个想使我成为他們的仆人和奴隶的阶級所想出来的主意所击敗。"

于是他假想，如果他不是在华沙，而是在巴黎出世的話，那会怎么样呢？首先，由于有大量的学校，他小时候就可以多念些書。后来学了生意，他会少碰到一些麻煩，在学习上会得到更多的帮助。他未必会去制造一个永动机，因为他会亲眼看見，此地的博物館里有不少那样的机器閑着，从来也沒有发揮过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他着手要操縱輕气球的話，那么他找得到現成的模型，和一群跟他志同道合的理想家，如果他的理想被証实为有价値的話，他甚至会得到帮助。

最后，如果他由于拥有一宗財产，爱上了出身貴族的一个女人，人家是不会給他这么許多阻碍的。他可以很快了解她，不是自己对她冷淡，就是会获得她那方面的爱。但无論如何，她不至于象美国人对待黑人那样地对待他。

話又得說回来，难道在巴黎，人們象他这样一直热恋到发狂嗎？

在这里，情人們不会感到失望，他們跳舞，唱歌，总之，他們的生活过得挺愉快。如果正式結婚得不到戶籍登記局批准

的話，他們就自由同居；如果他們不能亲自撫养他們的孩子，他們就把孩子交給社会撫养。在这里，愛情决不会把一个有理性的人弄成瘋狂的。

伏庫尔斯基想："我一生中最后的这两年，是在追求一个女人中过去的。如果我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她，也許我会把她放弃的。我的全部精力、知識、能力和那一笔財产在热愛中消耗掉，只因为我是个商人，她却是个貴族女人……这样的交往不是会給自己带来損失嗎？"

想到这里，伏庫尔斯基到达了自我分析的高峰；他看淸自己处在荒唐的境地中，下决心要摆脫它。

"怎么办？怎么办？"他考慮着。"好啦，別人怎样做，我也怎样做！"

可是他們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他們絕大多数人每天干十六个鐘头的活，不顧星期天或是假日。由于这个情况，自然选擇这条法則就在这里实現了，按照这条法則，只有最坚强的人才有活下去的权利。在这里，病人过不到一年，无能的人过不了几年就毁了，只有那些最坚强的人和最有能力的人才能生存下去。而这些人，由于世世代代都象他們那样的劳动，他們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滿足。

巨大的下水道主管为他們防止疾病，寬闊的街道保証給他們的住屋送来新鮮的空气，中央市場供应他們粮食，千百个工厂供应他們衣服和家具。如果一个巴黎人愿意看看大自然，那他就乘車出城，或者到森林❶中去；如果他愿意欣賞艺术，那可以到罗浮宮的美术陈列室；如果他怀着求知的愿望，那么有博物館和陈列室为他效劳。

为了获得高度的幸福而工作——这就是巴黎生活的內容。在这里，人們拥有数千輛車子来减輕疲劳，在这里，人們造起数百个戏院和娛乐場所来打发寂寞无聊，数百个博物館、图書館和講座来消灭愚昧无知。在这里，人們关心的不仅仅是人，連馬也非常关心，給它們造了平坦的街道；在这里，人們甚至关心着树木，用特造的大車把它們运到新地方，四面圍上鉄柵栏，免得受到侵害，并且保証有充足的水分；害病的时候，給它們治疗。

由于这样的照顧，巴黎的每样东西都起了多方面的作用。房屋、家具、器皿不仅有用，而且美观，不仅为了舒适，而且賞心悅目。反过来說，艺术品不仅美观，而且还能实际应用。凱旋門和教堂的鐘楼上装置扶梯，便于登高鳥瞰城市。雕象和繪画不只是爱好者可以享受；每一个艺术家和欣賞家都可以在博物館里临摹复制品。

当法国人創造一件东西的时候，他首先关心的是那件成品要适合于本身的用途，同时也关心它的美观。他并沒有就此满足，还要关心成品的耐久性和是否整洁。伏庫尔斯基漸漸发現这个眞相，他在每件东西上获得了証实，从把垃圾运走的車子起，一直到那用来圍着米罗爱神雕象❷的柵栏为止。他懂得了由于工作有系統性，人类的劳动不会白白落空：每一代人把前人最輝煌的业績交給下一代，同时通过自己的劳动使

---

❶ 巴黎市郊有森林地带。如西郊的波罗涅森林、东南郊的万生森林，都是巴黎人的游憩之所。

❷ 米罗是希腊的一个小島。一八二〇年島上农民发現維納斯雕象，卖給法国，陈列在博物館中，一般都称为米罗爱神。

它們更趋完善。

这样，巴黎好象是个柜子，里面保存着即使不是几千年，也是几百年的文明的珍宝。里面什么都有，从可憎的亚述的雕象、埃及的木乃伊起，一直到力学和电工学的最新成就；从四百年前埃及人盛水的瓦坛起，一直到圣·摩耳[1]的龐大的水力齒輪机。

“創造这些奇迹，或是把它們收集在一个地方的那些人，都不是象我这样神經错乱的懶汉。”伏庫尔斯基想。

当他承認这一点的时候，他慚愧得臉都紅了。

他在几个鐘头內办完了苏辛的业务，又在巴黎市区閑逛了。他在那些不認識的街道上徘徊着，隐没在那数以千計的人群中，他对事物和事件的外表上的混乱感到厌煩，但进一步却找出事物內在的秩序和規律。于是为了調剂起見，他又喝白兰地、玩紙牌和賭輪盘賭，或是沉湎在放蕩的生活里。

他一直期待着在这文明的策源地上，他会发生一些不平常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会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发現，他那一向分散的知識和見解凑成了一个整体，一个确定的哲学体系，給他解釋世界上的和他自己一生中的許多秘密。

“我是什么人呢？”他时常問着自己，而且逐步形成这个答案：

“我是个倒霉人。我有巨大的能力和魄力，但是，我沒有为文明尽絲毫力量。我在这里碰到的优秀人物，他們的力量不及我的一半，但他們却留下了机器、建筑物、艺术作品和新

[1] 塞因省里的一个区。

的見解。而我留下什么呢?……至多是我那个鋪子,要不是惹契茨基在維持的話,今天它会瀕于破产的……但是我也沒有偸懶呀:我曾經拚命工作,一个人抵得过三个人,要不是偶然事件帮助了我,我連現在的这点財产都会沒有!”

接着他考慮起这个問題来:他的力量和生命浪費在哪里呢?浪費在跟一个他怎么也住不慣的环境的斗爭中。当他想念書的时候,人們不准他,因为在他家乡,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当跑腿的小伙子和伙計。当他想为社会服务,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的时候,人家悄悄塞給他的不是眞正的方案,而是一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后来就把他忘掉了。当他找工作的时候,人家不給他,迫使他走上一条大家走慣了的道路,跟一个有錢的寡妇結婚。最后,当他爱上了她,想成为合法的一家之主,成为一个到处受人称頌的献身家庭的人的时候,人家却使他弄得走投无路。这样一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她而憔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愚蠢的风騷女人,或者,象他一样,是个迷了路,找不到自己生活道路的人。从她的行为看来,她是一个年已及笄的姑娘,在寻觅最合适的对象;要是望着她的眼睛,那她似乎是一个富有热情的天使,人情习俗不能使她远走高飞。

“如果每年有两万卢布左右的收入,还有一身全套头衣服可以穿出去打牌能使我滿足的話,那我是华沙最幸福的人了,”他自言自語地說。“但由于我除了胃以外,还有一个渴望知識和爱情的灵魂,那我就只好在那里毁灭了,在那个緯度地带上,某种植物和某一类人是不能成长的。”

这个緯度地带呀!……有一次,他在天文台上,向欧洲气

象图看了一眼，发现巴黎的平均气温比华沙的高五度。那就是說，巴黎每年比华沙多了两千度的温度。但因为温度是一种力量，甚至是一种强大的、也許是唯一具有創造力的力量，于是……謎底揭曉了。

“北方天气比較冷，”他想，“植物和动物都比較缺少，因此人的衣食也比較困难。还不只这样，一个人在那里还得付出大量的劳动来建造暖和的住房和制备暖和的衣服。跟北方的居民比較起来，法国人有比較多的空閑力量和时間，他沒有把它們完全消耗在滿足物质的需要上，所以就把它們运用在艺术的創造上了。

“如果在困难的天气条件以外，再加上貴族阶級搶夺老百姓积聚起来的財富，把它們毫无意义地任意揮霍掉，那事情就很清楚，为什么那些非常能干的人在那里不但毫无发展可能，而且注定非灭亡不可了。”

“我未必会毁灭吧！”他憤恨地咕嚕着。

这时，他心里第一次出現了不回家乡的計划。

“我要把店卖掉，”他想，“把我的資本抽回来，在巴黎住下。我再不去打扰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将在这里参观博物館，也許还开始鉆研一門科学，那样我这輩子即使不是在幸福中，至少也会是无忧无愁地过去的……”

只有一件事，一个人，能够使他回心轉意，还到家乡，而且把他留在那里……但这件事沒有发生，不但如此，这期間还发生了另一些事情，使他跟华沙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有力地吸引他住在巴黎了。

第九章 現　　象

有一天，伏庫尔斯基照常在会客室里接見客人。他已經摆脫了一个甘愿替他决斗的先生，另一个先生想作为一个腹語家❶在外交上露一手，第三个先生答应給他指出拿破侖一世的司令部埋在別列津納河❷河畔的金銀財宝。这时穿天藍色禮服的仆人又来通报了：

"盖斯特教授。"

"盖斯特？"伏庫尔斯基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重复說了一声。他心里想，这种心情有点象把鉄移近磁鉄所发生的作用。

"請他进来……"

过了一会，进来一个又矮又瘦、面色蜡黄的汉子，他头上一根头发也看不見。

"他大約有多大年紀？"伏庫尔斯基想。

这时候，客人聚精会神地端詳着他；他們就这样坐了一两分鐘，互相打量着。伏庫尔斯基想要猜出客人的年紀；盖斯特看来在考察主人的神情。

"有什么吩咐嗎？"伏庫尔斯基終于問了。

客人不安起来。

"我哪能有什么吩咐！"他聳聳肩，回答說。"我是来求乞的，不是来吩咐的。"

“那我能帮您什么忙呢?”伏庫尔斯基問，他仿佛覺得客人的臉色非常惹人好感。

盖斯特用手摸一下头。

“我来有一件事，”他說，“但是我先談一些別的。我想卖給您一种新的炸葯……”

“我不买，”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

“不买?”客人問。“不过确实有人告訴过我，說先生在替海軍張罗这类东西。但是，这毕竟不怎么重要……我有另一样东西是适合于您的。”

“适合于我?”伏庫尔斯基問，盖斯特的目光比这几句話更使他感到惊异。

“不久以前您乘一个系留气球上过天，”客人說。

“是的。”

“您是一个有錢人，而且懂得一点物理学。”

“是的，”伏庫尔斯基回答。

“但当时有一刹那，您想从那吊籃里跳出来，是嗎?”盖斯特問。

伏庫尔斯基吃惊得連人带椅子往后移了移。

“这不該使您感到奇怪，”客人說。“我有生以来見过上千个物理学家，在我那实驗室里又发生过四起自杀，因此我对这一門有点熟悉。您看那气压計次数太多了，因此我发現您是

---

❶ 能腹語术的人，发出的声音好象不是出自自己的发音器官，而是从别处傳来似的。

❷ 第聶伯河的支流。

个物理学家。而一个想自杀的人，是連一个女学生都看得出来的。”

“我能帮您什么忙呢?”伏庫尔斯基擦着脸上的汗，又問了一声。

“我談話的时間不会太久，”盖斯特說。“您知道什么叫有机化学嗎?”

“它是碳化物的化学。”

“可您对氫化物的化学有什么看法呢?……”

“沒有那种东西。”

“剛剛相反，那是有的，”盖斯特回答道。“它們不产生醚、脂肪和芳香物質，而产生新的化合物。苏辛先生，产生一些性質非常有趣的新化合物。”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伏庫尔斯基瓮声瓮气地說，“我是个商人。”

“您不是个商人，而是个失意者，”盖斯特回答。“商人們不会想到从輕气球上往外跳。我一看見，心里馬上就想:这个人是我的伙伴。不过您离开了那吊籃以后，就从我眼前消失了。今天偶然事件又使我們再一次碰在一起，苏辛先生，我們必須談談氫化物，假使您有錢的話……”

“首先我不是苏辛。”

“这在我倒无所謂，我只需要一个有錢的失意者，”盖斯特回答。

伏庫尔斯基几乎恐怖地望着盖斯特。他脑子里掠过几个問題:这是个騙子，还是个密使?是个狂人，还是眞的是个精灵?❶……有誰知道，魔鬼不是一种虛构的东西，有时候确实

是人呢？无論如何，这个年龄无从确定的老头猜透了伏庫尔斯基內心深处的秘密。当时他确实想到自杀，但还是那么胆怯，竟致自己都不能表达这个念头。

客人的眼睛始終盯着他，亲切地同时又是譏諷地微笑了一下。但当伏庫尔斯基正想張嘴向他提个問題的时候，客人却搶先說：

“您不用費心了……我曾經跟那么許多人談过他們的性格，也談过我的发明，所以我預先回答了您想問的問題。我是盖斯特教授，照人們在大学和工业专科学校附近的所有咖啡館里的說法，是个老瘋子。人們一度称我为偉大的化学家，一直到我……越出了当前化学界公認的观点为止。我写論文，我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借我那些合作者的名义从事发明，不过那些合作者把我的收入分享了去。可是从我发現了学院年刊里所沒有登載过的那些現象的时候起，人們不但說我是个狂人，而且还說我是个异教徒和叛徒。”

“在巴黎嗎？”伏庫尔斯基奇怪起来。

“啊哈！”盖斯特大笑起来，“正是在巴黎。在任何一个德国的三家村里，那种不相信牧师、俾斯麦、圣經十誡和普魯士宪法的人才算异教徒和叛徒。在这里，人們可以嘲笑俾斯麦和宪法，可是要不算叛徒，就必須相信乘法表、波动学說、比重的恒定性和类似的等等东西。請您給我指出一个城市，在那里人們的脑子沒有被某种教条約束着——我要把它尊为世界的首都，未来人类的搖籃！”

---

[1] 盖斯特，德文为 Geist，有精灵的意思。

伏庫尔斯基稍稍放心了；他深信，自己是在跟一个瘋子談話。

盖斯特望着他，一直微笑着。

“我快說完了，苏辛先生，”他往下說。“我在化学的領域里有过重大的发現，創造了一个新的学說，发明了到現在还沒有人知道的工业材料，在这以前，人們几乎不敢梦想这些东西。但是……我还缺少一些非常重要的資料，而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我曾經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投下了四笔財产，还使用了十五个人；今天我又需要一笔財产和另一些人了。”

“您怎么对我这样信任呢？”伏庫尔斯基問，已經比較平心静气了。

“这倒容易理解，”盖斯特回答。“想到自杀的人不是瘋子、便是无賴，或是一个非常有能耐的、覚得这世界过于苦悶的人。”

“您怎么知道我不是个无賴呢？”

“您又怎么知道馬不是牛呢？”盖斯特回答說。“在我那不幸拖延了几年的强迫休假期間里，我研究过动物学，而且特别研究了人的种类。在这长着两手两足的动物种类上，我发現了十多种动物，从牡蠣和蚯蚓起，到猫头鷹和老虎为止。我再告訴您一些，我发現这些种类的杂种：长着翅膀的老虎、长着狗头的蛇、背着烏龟壳的鷹隼。这一些在天才詩人的幻想中老早就出現了。

“在这一大群动物或怪物里，我才偶尔发現一个眞正的人，一个有理性、感情和魄力的生物。您，苏辛先生，沒有疑問是具有人的特性的，所以我跟您这么坦白地談話。您是一万

人或者十万人中間的一个。”伏庫尔斯基皺起眉头，这时盖斯特冒起火来：“怎么？也許您以为我为了騙几个法郎在拍您的馬屁？明天我还要到您这里来一趟，向您証明，您的猜疑是多么无理，多么愚蠢。”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但是伏庫尔斯基把他按了回去：

“您别生气，教授！”他說，“我不想得罪您。但是差不多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騙子手找上我的門来……”

“明天我向您証明，我旣不是个騙子手，也不是个瘋子，”盖斯特打断他的話。“我要給您看那些仅仅有六七个人看見过的东西，而且他們……已經死了。啊，如果他們活着的話！……”他叹了口气。

“为什么要到明天呢？”

“因为我住得离这里很远，又雇不起一輛馬車。”

伏庫尔斯基紧握着他的手。

“您别生气，教授……如果……”

“如果您把雇馬車的錢給我？……不。要知道我一开始就說我是个乞丐。我也許是巴黎最穷的人了。”

伏庫尔斯基給了他一百法郎。

“得啦吧，”盖斯特冷笑一下，“十个够了。誰知道，明天您或者会給我十万法郎的。您有一笔大財产嗎？”

“将近一百万法郎。”

“一百万！”盖斯特抱着头，重复說了一声。“我在两个鐘头內再到这里来。但愿我对于您，就象您对我那样不可缺少……”

“教授，如果您再来，請您到三楼我的房間里，好吧？这里是会客室……”

“是呀，是呀，最好到房間里……我过两个鐘头再来，”盖斯特回答，連忙离开了会客室。

过了一会，犹馬尔特来了。

“那老头折磨了您，是嗎？”他問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伏庫尔斯基漫不經心地問。

犹馬尔特撅起了下唇。

“他大約是个瘋子，”他回答，“但是我在当大学生时候，他还是个偉大的化学家。他发明过一些东西；据說他甚至有几件稀罕的样品，不过……”

他用手指敲着自己的額头。

“您为什么叫他瘋子呢？”

“一个人認为他有办法减輕物体的比重，人家可就无法不叫他瘋子了。至于他想减輕的是所有物体的比重，还是单指金属，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伏庫尔斯基跟他分了手，回到自己的房間里。

“多么离奇的城市呀，”他想，“这里有找寻財宝的人、为自己名誉而辯护的人、买卖秘密的高貴女人、推論化学的仆人，还有想要减輕物体比重的化学家。”

快到五点鐘，盖斯特来了；他显得非常激动，把門随手带上了。

“苏辛先生，”他叫着，“我們互相諒解，这在我是很重要的。告訴我，您有沒有家庭負担：妻子，孩子們……虽然看来，好象……”

“我沒有任何人。”

“您有一百万法郎嗎？”

“差不多。”

“那么請您告訴我，”盖斯特問，“为什么你想自杀？”

伏庫尔斯基吓了一跳。.

“这不过是我一时的情况，”他回答。“当时我在輕气球里感到头暈……”

盖斯特摇摇头。

“您有一笔財产，”他喃喃地說，“您不爭取名誉，至少眼前是这样……那么，背后一定有个女人！”他叫道。

“也許有，”伏庫尔斯基十分狼狽地回答道。

“一个女人！”盖斯特說。“那就坏了。我們永远也不能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干什么，以及她把人引到哪里去。您千万听我說，”他望着他的眼睛往下說，“如果您再一次心血来潮，想要……您明白嗎？……您别自杀，到我这里来好了。”

“也許我馬上来，”伏庫尔斯基說，眼睛望着地下。

“别馬上来！”盖斯特兴冲冲地回答。“女人們从来不一下子毁灭一个人的。您已經跟那女人沒有来往了嗎？”

“我看是这样。”

“啊哈，只能是这样吧！这就坏了。无論如何請您記住我的劝告：在我的实驗室里，要丧命是非常容易的，容易透啦！……”

“您带来什么东西，教授？”伏庫尔斯基問他。

“糟糕！糟糕！”盖斯特咕噜着。“我必須为我的炸葯找一个买主，我已經想过，我們来合作……”

“您首先給我看看您带来了什么东西，”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

“您說得不錯，”盖斯特回答，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盒子。“您看，”他說，“就是为这个，人們叫我是瘋子……”

那盒子是白鉄皮做的，装着一把很灵巧的鎖。盖斯特一个接一个地撳着装在盒子上不同地方的按鈕，不安而猜疑地望着伏庫尔斯基。有一度他甚至犹豫不决，做了一个动作，好象想把那个盒子放回口袋里去，可是他又沉住气，再撳了几个按鈕——那盖子彈开了。

就在那一会，猜忌又重新攫住了他。那老头赶快坐在长沙发上，把盒子藏在身后，不安地向房間四周張望了一下，接着又同样不安地望着伏庫尔斯基。

“我在干一件蠢事！”他嘟噥着。“偶然碰到第一个最适当的人，就把所有的东西押在賭注上，这是多么胡鬧呀。”

“您不信任我嗎？”伏庫尔斯基同样激动地問。

“我不信任任何人，”盖斯特刻薄地回答。“誰能給我保証呢？发誓或是賭咒？我年紀太大了，不再相信誓言了。只有共同的利益还多少可以避免发生最卑鄙的背信行为，就这样也不是靠得住的……”

伏庫尔斯基聳聳肩，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我不强迫您把您的忧虑分給我，”他說，“我自己有够多的忧虑了。”

盖斯特的目光一直沒有离开他，不过他漸漸平靜了下来。末了他說：

“您向桌子靠攏一些……您瞧，这是什么？”

他給他看一个黑黑的金属球。

“我看是鑄鉛字的合金，是一种鉛合金。”

“您把它拿在手里。”

伏庫尔斯基抓起那个圓球，他感到惊奇，多么沉呀。

“这是白金，”他說。

“白金嗎？”盖斯特讥刺地微笑一下，重复着說。“您看，这就是白金。”

他递給他一个同样大小的白金球。伏庫尔斯基几次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掂着两个球的重量；他更加惊奇了。

“这个球有白金的两倍重！”他說。

“是……是呀！”盖斯特大笑起来。“我的一个朋友，科学院院士，把它称为‘压縮了的白金’，表明一种比重达三〇·七的金属，这个名称不坏吧？他們总是那样的！他們只要給一件新的东西想出一个名称，立刻就証明，仿佛他們是根据已知的自然法則去解釋的。这些出色的蠢才是蠢才中間最聪明的，在所謂人类的中間非常多……这个您知道是什么嗎？”

“哦，这是根玻璃棒，”伏庫尔斯基回答。

“哈哈！”盖斯特大笑起来。“您把它拿在手里，細細瞧瞧……一种有趣的玻璃，对嗎？比鉄还重，上面有顆粒状的碎屑，对热和电是优良的导体，还可以加工改造……这玻璃很可以当金属用，不是嗎？也許您想拿它加加热，或是用錘子錘打一番嗎？”

伏庫尔斯基擦擦眼睛。毫无疑問，世界上还沒有見过这样的玻璃。

“这个呢？”盖斯特問，一面給他看另一块金属。

“这一定是鋼……”

“既不是鈉，也不是鉀嗎？”盖斯特問。

“不是。”

“那請您把鋼拿在手里吧。”

伏庫尔斯基的惊奇立刻变成了不安：那所謂鋼的竟象一張蜡紙那么輕。

“它一定是空心的吧？”

“那您把那块东西切断来看看，如果您沒有可以用来切它的工具，那您来找我。在我那里，您会看見許許多多这一类希奇的东西，您可以拿任何一件您有兴趣的东西試一試。”

伏庫尔斯基依次細看着每一件金属，这一件比白金还重，那一件象玻璃那样透明，第三件比絨毛还輕。他把它們拿在手里的时候，在他看来，它們似乎是天下最自然的东西：难道有什么东西比一件官能所覺察出来的东西更自然嗎？但是他在把那几样东西还給盖斯特以后，他又感到吃惊和猜疑，詫异和恐惧了。他重新細看着它們，搖搖头，忽而相信，忽而怀疑。

“喂，您对它們是怎么个看法？”盖斯特問。

“您給化学家們看过沒有？”

“看过。”

“他們怎样看法？”

“他們看过，搖搖头，說那只是胡說和招搖撞騙，严格的科学不能对它們进行研究。”

“怎么，他們連一点点試驗也沒有做嗎？”伏庫尔斯基問。

“沒有。他們中間有几个很坦率地說：不是否定‘自然法則’，就是自己的感覺受了欺騙，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他們宁可怀疑自己的感覺。他們还补充說，对这种类似招搖撞騙的东西进行严格的試驗，連常識也会丟掉，因此，他們斬釘截鉄地

拒絕了試驗。”

“您沒有发表过这些东西嗎?”

“我根本沒有想起。相反地,这不济事的脑筋倒給了我最好的保証,免得泄露我那发明的秘密。否則,人家迟早会領会它們,找出一种改造的方法,而且把我不愿意給他們的东西发明出来。”

“那是什么东西?”伏庫尔斯基問他。

“一种比空气还輕的金屬,”盖斯特很平靜地說。

伏庫尔斯基在椅子上不安地轉着身;两人一时都默默不語。

“您为什么不对人公开那优越的金屬呢?”伏庫尔斯基終于問了。

“由于許多理由,”盖斯特回答。“首先,我要这种金屬出自我的实驗室,哪怕不是我亲自发現也沒关系;第二,不能讓这样一种改变世界面貌的物質,成为現代人类的所有物。由于一些不謹愼的发明,这世界上引起的灾难已經太多了。”

“这一点我不明白。”

“那么我告訴您,”盖斯特說,“在所謂人类里面,大約一万条具有人形的牛、羊、老虎、爬虫中間,仅仅有唯一一个眞正的人活着。石器时代就已經是这样了。在几世紀的过程中,人类有了极其不同的一些发明。銅、鉄、火葯、磁針、印刷术、蒸汽机和电报机沒有选擇地落到了天才和呆子、高尙的人們和罪犯們的手中。而結果呢?……愚蠢行为和犯罪在增加,因为他們得到了越多越有力的工具;他們不是漸漸地消灭,而是强大起来。我,”盖斯特往下說,“不愿重犯这种錯誤,如果我最

后发現一种比空气还輕的金属，我只会把它交給眞正的人們。愿他們終于有一天获得可以随意支配的武器，愿他們的种族繁盛，他們的势力发展。具有人形的动物和怪物却应該慢慢地死光。如果英国人有权利从他們島屿上把狼赶走的話，那么眞正的人至少也有权利把跟人相象的老虎从地球上驅逐出去……”

“他还是有点神經錯乱，”伏庫尔斯基想，接着大声地說：

“这么說，有什么东西妨碍您实現这个意图呢？”

“缺乏金錢和助手。为了发明最后的一部分，还必須进行将近八千次的試驗，粗略地估計，需要一个人干二十年之久。要是四个人，也許能在五六年中完成。”

伏庫尔斯基站起来，开始在房間里走来走去。盖斯特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我們假定，”伏庫尔斯基說，“我可以給您錢和一个，甚至……两个助手。可有什么証明，証明您的金属不是一种騙局，您的希望不是自騙自呢？”

“您到我那里去，亲眼看看那些东西，亲自做几次試驗，就会相信了。我看沒有别的办法。”盖斯特回答。

“我可以在什么时候来呢？”

“随您高兴什么时候。不过請您給我几十法郎，否則我就沒有錢买一些必需的仪器。这里是我的地址，”盖斯特把話說完，遞給他一張骯脏的紙条。

伏庫尔斯基交給他三百法郎。老头把那些样品放到了盒子里，上了鎖，临別时說：

“您来的前一天給我写封信。我几乎是經常待在家里給

那些曲頸瓶抹灰的!”

盖斯特走后，伏庫尔斯基好象有点儿昏昏迷迷。他忽而望着化学家走出去的那扇門，忽而望着那張桌子，剛才人家还在那桌上給他看了那些最神妙的东西，忽而又抱着自己的头，搓着双手，在房間里走来走去，鞋跟响亮地踩着地板，为的使自己相信，自己不是在作梦，而是醒着。他想，这个人給我看了两种物質：一种比白金还重，另一种比鈉輕得多，这总是事实。他甚至告訴过我，他在找一种比空气还輕的金属!

“如果这一切里面，不存在一种无法理解的欺騙的話，”他大声地說，“那这就是值得把苦役般的劳动岁月貢献給它的理想。那样我不但会有工作，会实現我少年时代那些最大胆的梦想，而且眼前还有个目标，它比任何时候一个人爭取过的目标更美滿。那样，飞行的問題就解决了，人有了翅膀。”但他接着又聳聳肩膀，垂下胳膊，嘟噥地說：“不，这一切全都不可能!”

新的事实或者說新的幻想的負担使他非常苦悶。他感到有必要至少就这方面的事情跟一个人傾談一下。于是他走到一层楼那个富丽的会客室，請犹馬尔特来。他正在考虑应該以哪种方式来开始这場特別的談話时，犹馬尔特却自动为他减輕了这个困难。他才跨进客厅，就露出矜持的微笑問道：

“那老盖斯特从您这里离开时显得非常活跃，他把您說服了呢，还是您把他压倒了?”

“算啦，光靠嘴是一定說服不了人的，最好是通过事实，”伏庫尔斯基回答。

“那么其中也有事实嗎?”

“暂时先来个預告……可是請您告訴我，”伏庫尔斯基往下說，“如果盖斯特給您看一种在各方面都叫人想起是鋼，但却比水輕两三倍的金属，您是怎么个看法呢？……如果您亲眼看見，而且亲手摸到那样的材料，又怎样呢？”

犹馬尔特微笑的脸变成了一副諷刺的怪相。

“老天呀，我还能說些什么？巴尔米厘教授为了向每人收取五个法郎，还会給你看更奇妙的东西呢……”

“巴尔米厘是什么人？”伏庫尔斯基吃惊地追問着。

“催眠术教授，”犹馬尔特回答說，“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他住在这飯店里，每天在一个勉强够容納六十人左右的客厅里表演三次催眠术。現在剛好八点鐘，夜場正在开始。如果您愿意的話，我們可以到那里去；我有免費入場劵。”

伏庫尔斯基的脸色蒼白得那么厉害，連額头和脖子也蒼白了。

“我們去，”他說，“我們到巴尔米厘教授那里去。”但是他却对自己說：“偉大的思想家盖斯特原来是个騙子，我却是个大傻瓜，为一場值五个法郎的表演花了三百法郎。我怎么上了他的圈套呀！”

他們上了二楼，到了那間巴尔米厘举行表演的客厅里。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胜过整个飯店，衣冠楚楚的观众挤满了那里。观众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全都非常注意地听着巴尔米厘教授講話，这时他正在結束他那有关催眠术的簡短开場白。这是个中年男子，头发黑褐色，皮肤打皺，胡子散乱，有着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几个肥胖的女人，和几个面孔一无表情而又可怜相的年輕汉子圍在他身边。

“那些人是通灵者，”犹马尔特轻轻地说。“巴尔米厘在他们身上表演他的技巧。”

那持续两个钟头左右的表演是这样进行的：巴尔米厘利用自己的眼色使通灵者们入睡，但他们能走路，能回答问题，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此外，那些被催眠的人按照他的命令，一会儿显出异常的肌肉力量，一会儿显出更加反常的感觉失灵，或者相反，感觉特别灵敏。

由于伏库尔斯基初次看见这种表演，不可能掩饰自己的怀疑，巴尔米厘就请他坐在第一排椅子上。在那里，经过了几次表演，伏库尔斯基亲眼看见，那场表演不是诈骗，而是根据神经系统的某种不明的特性的事实。

但是，有两个跟他个人生活有着某种关系的试验最引起他深思，甚至使他吃了一惊。表演的内容是教授使通灵者相信那些不存在的东西。

巴尔米厘把一个软木塞递给一个被催眠的人，对他说这是一朵玫瑰花。那通灵者立刻闻起软木塞来，显出非常满意的神气。

“您在干什么？”巴尔米厘对那个通灵者叫道，“那不是阿魏[1]吗！”

那通灵者厌恶地把那软木塞扔开，擦擦手，抱怨那双手发臭。

他给另一个人一条手帕。当他告诉他说，那条手帕有一百磅重的时候，那被催眠的人在那重负之下弯着腰，打着抖

[1] 属于伞形科的植物，有奇臭。

索，还出了汗。

伏庫尔斯基看見这个情景，自己也出了汗。

“現在我弄清盖斯特的秘密了，”他想。“他在把我催眠。”

但是，巴尔米厘在把一个瘦长的青年催眠以后，用一块手巾包着一把煤鏟，使他的通灵者相信，那是个他爱着的年輕而漂亮的女人时，伏庫尔斯基受到了最沉痛的打击。那被催眠的人抱着，吻着那把鏟子，在它前面跪下，臉上露出寵爱的神情。人家把鏟子放在长沙发底下，他在推开了四个强壮的、想拦阻他的汉子以后，象一条狗那样匍匐着向它爬过去。当巴尔米厘最后把鏟子拿走，說那女人死了的时候，那年輕人陷入那样的絕望中，竟至倒在地上，打着滚，用头撞着墙壁。

这时，巴尔米厘对他臉上呵一口气，那青年满面泪痕，在观众的鼓掌和哄堂大笑声中醒了过来。

伏庫尔斯基非常憤怒地跑出了那个大厅。

“这么說，一切都是騙人的了！盖斯特的所謂发明、他的聪明、我的瘋狂的爱、甚至她也是騙人的！她也只是我那模模糊糊意識的产物……也許，不使人失望，不欺騙人，唯一的眞实是死。”

他从旅館里跑到街上，冲进一家咖啡館，要了白兰地。这一次他喝了一瓶半。在喝酒的时候，他想，他在巴黎发現了最丰富的知識、最成功的騙术和最大的失望，这巴黎一定会是他的坟墓了。

“我还要等待什么呢？我还要知道什么呢？如果盖斯特是个卑鄙的騙子，如果人們能象我爱上她那样地爱上一把煤鏟子，那我还有什么可說的呢？”

他喝了白兰地，迷迷糊糊地回到旅館里，和衣睡着了。他在早上八点鐘左右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

"盖斯特通过催眠术，用他的金属欺騙了我，这是毫无問題的。但是，当我开始瘋狂地追求那女人的时候，是誰把我催眠了呢？"

他忽然想起去問問巴尔米厘。他換了衣服，赶忙来到二楼。

那神秘的魔术大师已經在等候客人了；但現在一个人也沒有，所以他在預收了二十法郎的咨詢手續費以后，立刻接見了伏庫尔斯基。

"您能够使每个人相信一把煤鏟是个女人，一条手帕有一百磅重嗎？"伏庫尔斯基問。

"对每一个可以被催眠的人都能使他相信。"

"那么我請求您替我催眠，在我身上再变一次手帕的戏法。"

巴尔米厘开始銳利地望着伏庫尔斯基的眼睛，碰碰他的額头，撫摸他的膀子，从肩膀一直摸到手上……最后，他不快地引退了。

"您不适合做个通灵者，"他說。

"如果我說，那个年靑人跟手帕的事我也經受过，那又怎么样呢？"伏庫尔斯基問。

"那不可能，您是不可以催眠的。再說，醒来以后，您也記不起您曾經被催眠，以及那条手巾曾經有一百磅重。"

"您也不相信一个有技巧的人能使我催眠嗎？"

巴尔米厘生气了。

"比我更高明的催眠术家是沒有的，"他叫着。"我也可以把您催眠，但那样做，需要几个月之久的时間，費用是两千法郎。我不打算白白地牺牲自己的精力。"

伏庫尔斯基非常不滿意地离开了那催眠术家。对于依莎貝拉小姐把他迷惑住的可能性，他倒还不感到怀疑：她有充分的时間。但盖斯特可不能在三几分鐘內把他催眠。再說，巴尔米厘曾經断言，被催眠的人都記不起自己的幻覺；相反地，他却記起那老化学家来訪的每个細节。

这么，如果盖斯特不能把他催眠，他就不是騙子。那么說，他那些金属是确实存在的，发現一种比空气还輕的金属是可能的！

"好一个城市！"他想，"在这里，我在一个鐘头中的經历超过一輩子在华沙的經历。好一个城市！"

伏庫尔斯基有几天非常忙。

首先是苏辛在买了十二条船以后，动身走了。那笔交易的完全合法的利潤很可观——可观到了分給伏庫尔斯基的部分，足够抵償他最后几个月中在华沙的一切开支。

离别前的几个鐘头，苏辛和伏庫尔斯基在他們那华丽的房間里进早餐，当然是在談利潤。

"你交了不可思議的好运，"伏庫尔斯基說。

苏辛呷了一口香檳酒，把戴着宝石戒指的手指交叉在一处，擱在肚皮上，回答說：

"这不是好运，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而是百万錢財。你用刀子割柳树枝，但砍橡树却要用斧头。誰有戈比，❶誰做戈比的生意；可誰掌握了百万錢財，賺的也一定是

百万錢財。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卢布象一匹干累了的老馬，在它給你生出一个新卢布以前，你必須等待几年；可是一百万却象一条母猪那么多产，它一年生几次小猪。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在两三年內，你也会积上百把万块錢，那时你就会相信，錢怎么跟在后面滚滚而来。虽然对你……”

苏辛叹一口气，皺起眉头，又呷了一口香檳酒。

“我怎么样呢？”伏庫尔斯基追問着。

“好吧，我告訴你，”苏辛回答。“你不趁机会替你自己和你的鋪子做做生意，而是什么也不干。你到处游蕩，一会儿盯着地上，一会儿又抬头望天，——对事业連脑筋都不动……还乘輕气球飞上天去。这是一种耻辱，对一个基督教徒必須这么說。你心里究竟怎么想，也許你想做一个走繩索的人，对嗎？末了，我必須告訴你，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你把一个很有名的女人惹生气了，就是那个男爵夫人。你不是可以在她那里玩紙牌，看到一些漂亮婆娘，和打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嗎？我劝你，在你动身以前，給她一点什么好处：你要是不付給律师一个卢布，他是不会替你弄来一百卢布的。啊，我的老天呀……”伏庫尔斯基注意地听着，苏辛又叹了口气，接下去說：“你还跟那帮魔法师搞在一块儿（他們这些魔鬼眞該死），那一来，我告訴你，你連一文錢也賺不到，只会触犯上帝。这可不妙！但最糟的是：你以为，沒有人知道你坐立不安，你精神上有缺陷，大家还是知道的，只是这个人認为你想在这里

---

❶ 俄国輔币。

收买假鈔票，而另一个人却認为你馬上就要破产，如果你还沒有破产的話。”

“你相信这些嗎？”伏庫尔斯基問。

“嘿，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把我当作一个笨伯看待，在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的，在你却說不过去。你以为，我沒有料到，事情是跟女人有关的嗎？当然，女人是誘惑人的东西，她們甚至会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弄得暈头轉向，如果你有錢，你也会去玩上一陣的。不过，我想对你說几句話，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你愿意嗎？”

“請說吧。”

“不过，把胡子剃掉了，可不能迁怒剃刀呀。你注意听着，我亲爱的，我要給你講一个寓言。在法国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能治百病的泉水——它的名字我記不起了。你听着：有些人跪着向那里爬去，几乎不敢抬起头看它一眼；另一些人却毫不拘礼地喝着泉水，甚至用它刷牙——啊，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你不知道，那些喝泉水的人怎样嘲笑那些跪着爬的人啊……你得当心并且想想，自己是不是跪着爬的人？如果是这样一个人，那說实話，你对一切别在意了！你怎么啦？有点难过？……来，喝酒吧！”

“你听人說起过她嗎？”伏庫尔斯基苦悶地問。

“我賭咒，我沒有听到过特别的消息，”苏辛拍拍胸脯，回答道。“商人需要伙計，女人却需要崇拜她的男人，而且要多几个，目的是不讓其中一个非但不对她奉承，而且还要对她使性子。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你，斯丹尼斯拉夫·别特洛夫維奇，别混到那班下賤坯中間去；如果你已經混在他們中間了，

那你得高明一点。五十万卢布作为資金，眞是非同小可。这样的一个商人，沒有人敢取笑。”

伏庫尔斯基站起来，伸伸腰，象一个被人家用燒紅的鉄燙了一下的人。

“也許他的話不对，但也許他說得有道理！”他这样考虑着。“要是說得有道理的話，我要把我財产的一部分給那个幸运的情敌，感謝他医好了我的病！”

他回到自己房間里，第一次十分平心靜气地想起依莎貝拉小姐的崇拜者，那些他看見过跟她在一起的，或是那些他只听說过的人。他回忆着他們那些意味深长的談話、温情的眼色、特殊的暗示、梅立敦太太的一切报导、以及在崇拜她的人們中間流傳着的关于依莎貝拉小姐的一切意見。他終于深深地舒一口气，仿佛找到了一条能够引导他走出迷宮的路綫。

“我一定走得出去，而且到得了盖斯特的实驗室。”他想，因为他觉得，藐視的种子已經在自己的心里萌芽了。

“她可以随自己的心愿去做，她完全可以听便！”他含笑地嘟噥着說。“不过，这个被看中的人，也許，甚至一些被看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嘿，我眞是个多么卑鄙的畜生；而盖斯特却把我当人看待。”

苏辛动身以后，伏庫尔斯基又把那封在同一天收到的惹契茨基的信念了一遍。老掌柜信里不大談起业务，談到斯塔夫斯卡太太的事却非常多，那是个不幸但却漂亮的女人，丈夫在什么地方失踪了。

“如果你想点法子，終于把路易士·斯塔夫斯基的生死弄清楚的話，我会終身感激你。”惹契茨基写着。

后面附有一份日期表，还列出那失踪者离开华沙以后所到过的一些市鎮。

"斯塔夫斯卡?……斯塔夫斯卡?"伏庫尔斯基思索着。"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带着小女儿,住在我那房子里的漂亮女人。这些情况同时发生,多么怪呀! 也許,我买了列茨基家的房子,只是为了認識这个女人嗎? 如果我留在这里,她固然跟我毫不相干,可是,惹契茨基信中这样請求,我为什么不帮帮她忙呢? 哈,妙得很! 这样我就有个理由,給那男爵夫人送礼了。苏辛曾經那么尽力地把她推荐給我。"

他拿出男爵夫人的地址,坐車到圣·舍曼区去。

在她住的那幢房子入口处，有一个旧書攤。伏庫尔斯基在跟門房說話的时候，无意地向那些書瞟了一眼。他又惊又喜地看見了一本密茨凱維支詩集，那还是他在霍普伐店里当伙計时讀过的。一看見那撕破了的封面和发黃了的紙張，他的整个少年时代又出現在自己眼前了。

他馬上买了那本書，而且差一点就象吻一件珍貴的紀念品那样地吻了它。

一个法郎使那門房更溫順了，他把他領到男爵夫人的房門口,到了那里，他微笑一下，祝他有一次愉快的談話。伏庫尔斯基揿了鈴,一进門就看見一个穿紫色礼服的仆人。

"啊哈!"他嘟囔了一声。

不用說,客厅里摆着鍍金的家具、画象、地毯和花。过了一陣,男爵夫人出来了,臉上露出受了委屈、但却准备饒恕人的表情。

她当眞饒恕了他。伏庫尔斯基在短短的談話中說明自己

的来意，記下了斯塔夫斯基的名字和那些他住过的地点，还恳切地要求她，請她通过她那許多关系去收集关于失踪者的詳尽的消息。

“这可能办到，”那高貴的妇人回答，“但是……您不怕花錢嗎？我們必須找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警察厅。……”

“費用要多少？”

“您花三千法郎怎样？”

“好，这里是四千，”伏庫尔斯基說着把一張支票递給了她。“我可以在什么时候等待答复呢？”

“我不能准确地告訴您，”男爵夫人說，“也許一个月內，也許要一年內才有。不过我希望，”她一本正經地往下說，“您对将要采取的各种可靠的寻找措施不要怀疑。”

“我倒并不怀疑，所以我在洛特希尔德銀行里存了另外两千法郎，在我得到了关于这个人的消息以后，那些錢就可以支付。”

“您不久就动身嗎？”

“不。我还待一些时候。”

“啊，您已經看中巴黎啦！”男爵夫人含笑地說。“从我这客厅的窗子往外望，您还会更喜欢它的。我每晚上都接待客人。”

他們两人非常滿意地分了手：男爵夫人对她主顧的錢感到滿意，伏庫尔斯基却是为了一举两得，旣执行了苏辛的忠告，又实現了惹契茨基的請求。

伏庫尔斯基十分寂寞地留在巴黎，什么可干的事也沒有。他又去参观博覽会，进戏院，在不認識的街道上漫游，以及参观还沒有去过的博物館。他重新惊叹着法国的偉大力量、城

市設計，和两百万居民生活的規律性，惊叹着温和气候对文明的加速发展的影响。他又喝白兰地，吃山珍海味，或者在男爵夫人的客厅里玩紙牌，他在那里經常輸錢。

这样消磨时間使他感到非常疲倦，却沒有給他絲毫快乐。他覺得鐘点象日子那样慢慢地过去，日子好象永无尽头似的，夜晚也沒有給他带来安稳的睡眠。誠然，他睡得很熟，沒有愉快的或痛苦的梦境来侵扰他，但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中，还是不能摆脫那一点模模糊糊的悲哀，他的心灵浸沉在里面，找不到底，也找不到边。

"給我一个什么目标……不然就死吧！"有时，当他仰望着天空的时候，他叫着。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笑了起来，而且想："我在跟誰說話呢？在这个胡乱瞎攪的花花世界里我已經变成任人摆布的东西了，誰来理睬我呢？毫无約束，一无所求，但却懂得那么多，这是多么殘酷的命运呀！"

他仿佛看見一架龐大的机器，它制造出一些新的太阳、新的行星、新的动物种类、新的种族，以及被希望、爱情和痛苦这三个潑妇蹂躏着的人和心。它們中間誰最狠心呢？不是痛苦，因为它至少不欺騙人。說起希望，它把人抬得越高，就抛得越深……至于爱情那只蝴蝶呢，它的一只翅膀叫做犹豫，另一只翅膀叫做欺騙……

"全都一样，"他咕噜着。"如果我們的命运注定要用什么来麻醉自己——那就随便用什么来麻醉吧。但到底用什么东西呢？"

这时候，从被称为大自然的黑暗的深处有两顆明亮的星，出現在他眼前：一顆顏色慘淡，但却坚定不变，那是盖斯特和

他那些金属；第二顆象太阳那么光芒四射，突然間又熄灭了，那是“她”。

“如果这一个可疑，那一个难以接近而又不可靠的話，”他想，“那該选擇哪一个呢？是的，这中間有点靠不住，因为即使我把她弄到手的話，难道我能相信她嗎？就說我能相信她，那又怎么样？”

这时候，他体会到理智和感情之間的斗爭的决定性时刻是临近了。理智把他拉向盖斯特，感情却把他拉向华沙。他感到迟早必須从两者之間选擇一个：要不选擇艰巨的、使人取得最高荣誉的劳动，就是选擇火热的爱情，那只会把他燒成灰烬。

“但如果这一个和那一个都象那把錘子或那块一百磅重的手帕一样，是错覺呢？……”

他又到催眠术家巴尔米厘那里去了一趟，在照例繳过了二十法郎的接談費以后，他向他提出了下面的問題：

“您肯定說人家不能够把我催眠嗎？”

“就是不能催眠！”巴尔米厘生气了。“不能够馬上催眠，因为您不是个通灵者。不过可以使您成为一个通灵者，就說几个月內不行，几年內也能办到。”

“这么說，盖斯特沒有欺騙过我，”伏庫尔斯基想。但他大声地往下說：“巴尔米厘先生，可是一个女人能把一个人催眠嗎？”

“不但是一个女人，就連木头、門把手、水也都行，总而言之，各式各样的事物，催眠术家都可以通过它們把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我甚至能靠一枚針給我的通灵者催眠。我告訴他

們：'我把我的精力貫注在那枚針里，你們望着它的时候，就能入睡。'把我的力量傳給任何一个女人，那就更容易了。当然，先决条件是，那个被催眠的女人是个通灵者。"

"那时，我对提到的那个女人，就会象您的通灵者对那把煤鏟那么順从嗎？"伏庫尔斯基追問着。

"当然啦，"巴尔米厘回答，同时看了看表。

伏庫尔斯基从他那里出来，在街上閑逛着，心里想：

"就盖斯特来說，我几乎深信，他沒有用催眠术来欺騙我；要那样做，他沒有充分时間。但是提到依莎貝拉小姐，我就不敢說，她沒有以这个方式来迷惑我。她有充分的时間；不过……誰使我成了她的通灵者呢？"

当他把自己对依莎貝拉小姐的爱去跟一般男人对女人的爱作比較的时候，他覚得自己的感情愈加不自然了。一見生情就热恋起来，这是可能的嗎？对一个在几个月中只見一次、而且时常要想法証实她是不是傾心自己的女人想念得发瘋，这是可能的嗎？

"这样也好！"他喃喃地說。"正是由于偶然的相会，她在我心目中似乎是个理想人物。如果我有机会进一步認識她，也許，我早就失望了吧？"

他沒有得到盖斯特的任何消息，这使他感到奇怪。

"难道那渊博的化学家拿了我三百法郎，就此避不見面了嗎？"他想。

可是他立刻对自己的猜疑感到慚愧。

"也許他病了？"他嘟噥着說。

他雇了一輛出租馬車，按照盖斯特指定的地址向远处什

么地方駛去，出了城市，进入哈倫頓区。最后，出租馬車在一堵石砌圍墙前面停住了；圍墙后面露出屋頂和窗戶的上半部分。伏庫尔斯基下了車，找到了一扇包鉄皮的便門，門旁边挂着一个錘子。他敲了几下，便門突然敞开了，伏庫尔斯基走进了院子。

房子是幢一层楼房，很旧；那些霉漬斑斑的墻壁和尘封的窗戶和有几处破碎了的窗玻璃証明了这一点。在房子正面当中有个門，跨上几級坍塌了的石阶就到了門口。

便門砰地一声关上了，但那个开門的門房却沒有踪影。伏庫尔斯基站在院子当中，感到困惑莫解，心慌意乱。忽然有个戴紅色便帽的脑袋从楼上的窗子里探出来，同时傳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您嗎，苏辛先生？日安！"

那个脑袋不見了，可是那敞开的通风小窗証明那不是错覚。几分鐘以后，門終于咿呀一声开了，盖斯特站在門檻上。他穿着破烂的淡藍色褲子，和一件肮脏的法兰絨短上衣，脚上穿着平底鞋。

"您要向我道賀，苏辛先生！"盖斯特叫道。"我把我的炸葯卖給了一家英美公司，看来是做了一笔不坏的生意。我預收十五万法郎現款，每卖掉一公斤又得二十五生丁。"[1]

"嗯，在这种情况下，您一定把那些金属扔到角落里去了，"伏庫尔斯基微笑着說。

盖斯特用寬容的但却輕蔑的目光扫了他一下。

---

[1] 法国辅币，一百生丁合一法郎。

“这些条件改变了我的处境，”他回答說，“我在今后几年不必为了找一个有錢的伙伴而操心。至于那些金属，我正在对它們下功夫。您看……”

他推开走廊左边的門。伏庫尔斯基走进一个寬大的正方形的大厅，那里面很冷。房間当中放着一个巨大的、象大桶那样的汽缸，它的鋼壁約有半公尺厚，一些地方紧勒着坚固的軸环。汽缸盖上装着一些器械：有一种象个安全閥，里面不时地冒出一小股蒸汽来，迅速地消散在空气中，另一个那顫动着的指針使人想起是个压力計。

“是个鍋爐嗎？”伏庫尔斯基問。“为什么鋼壁要这么厚呢？”

“您摸它一下吧，”盖斯特回答說。

伏庫尔斯基摸了它一下，痛得大叫起来。他手指上起了个水泡，但不是燙伤的，而是冻伤的水泡。那大桶非常冷，屋子里的温度也說明这一点。

“里面是六百大气压力，”盖斯特对伏庫尔斯基遭到意外毫不在意，管自往下說；后者听見这个数字，甚至战栗了一下。

“一个火山，”他嘟囔着。

“所以我曾經設法說服您，到我这里来工作，”盖斯特回答。“您亲眼看見，这里是很容易出事的。我們上楼去吧。”

“您把这鍋爐留在这里，不用照应嗎？”伏庫尔斯基問。

“啊，这东西用不着保姆来照应，全都会自己轉动，不会发生意外。”

到了楼上，他們走进一个四面窗子的大房間。主要的家具是几張桌子，桌上簡直摆满了玻璃的、磁的、甚至鉛的和銅

的曲頸瓶、坩堝和試管。桌子底下和角落里的地板上放着十几顆炮彈，其中有几顆已經有了裂縫。窗子底下放着几只石盆和銅盆，装满有色的液体；靠着一面墙壁，放着一条长凳，也許是炕榻，上面摆着一个巨大的蓄电池。

伏庫尔斯基轉过身来，才看見在紧靠門的地方有个砌在墙壁里的鉄柜和一張床，床上有条破烂的棉被，肮脏的棉絮从里面綻了出来；靠窗有一張小桌，上面放着几張紙，桌旁是一張满是裂縫的磨光了的皮靠椅。

伏庫尔斯基望着那个穿平底鞋、象最可怜的短工的老头，又望着那些寒酸的家具，想道，"就这个人的发明来說，他可以拥有几百万家私。可是为了未来人类的福利，他放弃了它們。"这时他覺得盖斯特好象是那个要把还沒有出世的后代領进圣地的摩西。[1]

这一次，老化学家沒有猜透伏庫尔斯基的思想。他发愁地望着他說：

"嗯，苏辛先生，怎么样，一点也不开心的地方，一点也不开心的工作，是嗎？四十年来我就这么生活着。在这些器械上，已經投进了几百万块錢，也許它們的所有者就因为这样无法作乐，沒有仆人，有时連吃的东西也沒有……这是您干不来的职业，"他又补上一句，向他搖了搖手。

"您弄錯了，教授，"伏庫尔斯基回答說。"其实，在坟墓里也不开心的啊……"

---

[1] 相傳是犹太教的鼻祖，希伯来的大先知及訂律者，約生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

"什么叫坟墓！胡話……多愁善感的胡話！"盖斯特咕嚕着。"自然界里既沒有坟墓，也沒有死亡；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一些方式使我們成为化学家，另一些方式只能使我們成为化学制剂师。这中間全部的聪明在于利用偶然出現的机会，不把时間浪費在愚蠢行为上，而是有所作为。"

"我了解您，"伏庫尔斯基回答說，"但是……請您原諒，您的发現是那样新奇……"

"我也了解您，"盖斯特打断他的話，"我的发現是那样新奇，所以……您把它們当作欺騙看待！在这方面，科学院的成員显得不比您聪明，因此你們都是上等社会里的人。哈哈！……您想要再看看我那些金属，檢查檢查它們嗎？好，好极了。"

他連忙跑到鉄柜那里，用非常复杂的手法把它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块比白金还重的金属，再拿出一块比水还輕的和一块透明的。伏庫尔斯基打量着它們，称称它們的重量，加热，鍛打，讓电流通过，用剪刀剪着。做这些試驗，几个鐘头过去了；末了他不得不相信，至少在物理观点上，这是眞正的金属。

伏庫尔斯基在檢查完毕以后，精疲力尽地倒在那張靠椅上；盖斯特藏好那些样品，关上了柜子，笑哈哈地問：

"怎么，是事实还是欺騙？"

"我莫名其妙，"双手捺着太阳穴的伏庫尔斯基嘟噥着說，"我的脑袋要炸了！比水輕三倍的金属……不可理解！"

"不然就是比空气約略輕百分之十的金属？"盖斯特大笑起来。"比重被推翻了，自然法則被埋葬了，是嗎？……哈哈！……全是胡說八道。就我們所知道的来說，甚至在我那些金属里，自然法則也还是存在的。只是我們对物体性質和它們內部构

造的概念有了扩充罢了，这样一来，人类技术的境界当然也大大地扩充。”

“但是比重呢？”伏庫尔斯基問。

“您好好听着，”盖斯特打断他的話，“您很快就会明白，我的发現的实质是以什么为依据的；虽然我得附带說明，这些东西您是不会重造的。这里既沒有奇迹也沒有騙局；这些事物是这么簡单，一个小学生都能理解它們。”他从桌上拿了一块六面体的东西，递給伏庫尔斯基，又接下去說：“这是一块体积一立方公寸的六面体，用鋼鑄出来的；您把它拿在手里，有多少重呢？”

“約莫八公斤。”

盖斯特递給他另一块同样大小的六面体，也是鋼制成的，問他：“这顆又是多少重呢？”

“唔，这顆約有半公斤重……但它是空心的，”伏庫尔斯基回答。

“好极了！还有这只鋼絲編成的六面籠子多重呢？”盖斯特把它递給伏庫尔斯基，問他。

“大概有五十克……”

“你瞧，”盖斯特插嘴說。“我們这里有三个同样大小，用同样材料做成的六面体，但它們的重量却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实心的六面体里含有最多的鋼粒子，空心的比較少，那鋼絲編成的最少。現在，您設想一下，我創造了物体的‘方形粒子’来代替‘密实的粒子’，这样，您就弄清楚这发明的秘密了。它是以物质內部构造的变化为依据的，甚至就現代化学来說，这也完全不是什么新鮮事。現在，您有什么意見嗎？……”

"我要看見試験才相信，"伏庫尔斯基回答，"我听您說的时候，我懂得，可是我一离开这里……"他失望地垂下了双手。

盖斯特又打开柜子，在里面找了一遍，拿出一小块金属，它的颜色叫人想起黄銅。他把它递給伏庫尔斯基，說：

"您把它当作护身符收下，免得怀疑我的正确的論断或我对眞理的爱。这块金属比水輕了五成左右，它会使您清楚地記起我們的相識。此外，"他笑着往下說，"它具有很大的优点：不怕任何一种化学試剂。它倒容易化为灰尘，却不会泄露我的秘密……現在您走吧，苏辛先生，回家好好休息休息，考虑一下自己怎么办。"

"我要到这里来的，"伏庫尔斯基用勉强听得見的声音說。

"不，别馬上来！"盖斯特回答。"您跟人們的关系还沒有搞清楚；再說我还有几年的經費，所以我不勉强您。当您以前的幻想全部消失时，您再来吧。"

他不耐煩地跟他握手，把他推到門口。他在台阶上又跟他握了一次手，就急匆匆地到实驗室里去了。伏庫尔斯基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便門已經开了；他一跨出門，門就自动地关上了。

伏庫尔斯基回到城里，首先买了一个金制的頸飾盒，把那块新金属嵌在上面，将頸飾象神圣不可侵犯的护身符似地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他本想再散一会步，但他覺得拥挤杂沓的街景使他感到非常疲倦，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为什么我回去，为什么不到盖斯特那里去工作呢？"他嘟嚷着对自己說。

他在一張靠椅上坐下，沉湎在回忆里。他看見霍普伐的

鋪子、餐室和那些嘲笑他的食客；看見自己那个“永动机”，还有他試图操縱的那个輕气球模型。他又看見卡西亚·霍普伐，她曾經因为爱他而憔悴过……

“动手干！为什么我不动手干呢？”

他茫然地望着那張桌子，那上面摆着最近买来的密茨凱維支的詩集。

“我讀过它多少次呀！”他拿起那本書，叹了一口气。

伏庫尔斯基随便翻开書本，念道：

我一跃而起，匆匆忙忙，在脑际推敲着自己的言語，
要詛咒你的殘暴；
那些話呀，考虑一千遍，然而又忘了！
但使我不解的是，在你面前，任何激昂都消失了。
象一块不能移动的岩石，
我显得冷淡，只是暗中象着魔那样滿腔热情。

“現在我才知道，我被誰迷住了……”

他眼睛中滚动着泪珠，但他强自抑制着，不讓泪水淌下来。

“你們毁了我这一生……你們害了两代人！”他嘟噥着。“这就是你們多愁善感的恋爱观的結果。”

他合起那本書，用力把它扔到房間的角落里，竟使書頁都散乱了。書从墻壁上蹦回，落到洗臉盆上，又发出一片沉痛的沙沙声滑落到地板上。

“你活該这样！那里是你的去处！”伏庫尔斯基想。“誰为

我把爱情描写成神圣的秘密呢？誰教我輕視普通的女人，而去寻找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的人呢？爱情是世上的乐事、光輝的生命、沙漠中愉快的旋律，可是你呢，你把它当作什么了？……当作哀伤的祭坛，坛前有人为被蹂躪的人类的心唱起哀歌！”

这时，有个問題涌上他的心头：

“如果詩歌糟蹋了你的生命，那么誰糟蹋了詩歌呢？为什么密茨凱維支不能象法国的抒情詩人那么大笑，那么豪放，只会忧思和絕望呢？

“因为他也象我一样，爱上一个貴族出身的小姐，他无法用智慧、劳动和牺牲，甚至也无法用天才去贏得她，要贏得她，只有……用金錢和头銜……”

“可怜的受难者呀！”伏庫尔斯基輕輕說。“你把你最好的东西献給人民；当你在他們面前傾吐积愫的时候，你也把自身遭到的痛苦轉注到人民的心坎里，这难道是你的不是？你和我們共同的不幸，都是他們的过失……”

他站起来，虔敬地收拾起那些散乱的書頁。

“你受他們折磨还不够，还要为他們的罪行負責嗎？你的心不会歌唱，却象一个破鐘在呻吟，这也是他們的过失……”

他倒在沙发上，繼續思索：

“一个奇怪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从古以来就有两种彼此完全不同的人毗邻而居：貴族阶級和平民。第一种人断言自己是高貴的子弟，他們有权利剝夺别人肥沃的土地，第二种人不是同意那狂妄的霸占，就是沒有力量去抗議那种侵害。

“漸漸形成了这样的情勢：永远保存一个阶級的特权，而

輕視另一个阶級。人們神圣地相信高貴出身的价值，連手艺工人和商人的子弟也購买紋章，或者借口說是破落貴族人家出身。

“誰也沒有勇气承認自己原来的阶級出身，就連我这个蠢人也花了几百卢布买了一份貴族出身証書。

“我应該回到那里去嗎？为什么？在这里，平民至少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現一切天賦的才能。在这里，担任最高职位的并不是衰朽的人；而是真正的力量在充当領导：劳动、智慧、意志、創造力、知識，甚至美、技能和真誠的感情。而在那里，劳动公开受到污辱，荒淫却在欢呼！誰胼手胝足积攒了錢財就被称为吝啬鬼、守財奴、暴发戶；誰揮霍了金錢，就会获得慷慨、大公无私、寬宏大量等美名。……在那里，朴素被認为是乖僻，节儉是耻辱的行为，学問渊博跟丧失理智等量齐观，有窟窿的衣袖被認为是天才的象征……

“在那里，如果你想別人認为你是一个人，必須要有金錢和銜头，要不你得学会闖入高貴人家門房的本領。我应該回到那里去嗎？……”

他站了起来，在房間里大步走着，一面計算：

“盖斯特是一个，我是第二个，奥霍茨基是第三个……再找两个人，在四五年內，我們就会做完那八千个試驗，为了发現一种比空气还輕的金属，这是必需做的。嗯，那以后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看見了第一具沒有翅膀和复杂的机械、坚固得象装甲艦的飞行机器，会怎么想法呢？”

他仿佛覺得，窗外嘈杂的街声似乎在扩大增强，波及到整个巴黎、法国和欧洲。人类所有的声音都融合在一个强大的

呼声中：

"名誉！名誉！名誉！"

"我发狂了嗎？"他自言自語地說。

他連忙解开背心扣子，把衬衫底下的那个金項飾掏出来，打开它。那一小块黃銅似的、象羽毛那么輕的金属还在原来的地方。盖斯特并沒有欺騙他：那条通向偉大发明的道路是在他面前敞开着。

"留下来！"他嘟噥着說。"如果我对这样的事情不在乎，把它錯过了，上帝和人們都不会饒恕我的。"

暮色已經降临。伏庫尔斯基点亮了桌子上面的煤气灯，拿出紙和鋼笔，写着：

"我亲爱的伊克納西！我想跟你談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我不再回华沙，因此請求你尽快地……"

他忽然把鋼笔扔开，一看見白紙上写下的黑字："不再回华沙……"不安的情緒攫住了他。

"为什么我不該回去呢？"他发生疑問。"但是回去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再去跟依莎貝拉小姐相会，再去浪費我的力量嗎？……是到了把这些愚蠢行为最后作个結束的时候了。"他来回地踱着，心里轉着念头："有两条路，一条能使世界获得巨大的改善，另一条使一个女人称心滿意，甚至能把她搞到手。我該选擇哪一条路呢？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种新的重要物質，任何一股新的力量，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文明的阶段。銅器創造了古希腊的文

明，鉄器創造了中古时代，火葯結束了中古时代，而煤却为十九世紀开了端。毫无疑問，盖斯特的那些金属会带来一种大家从未梦想过的文明，誰知道，它或者会眞正提高人类的品质也說不定。

"嗯，另一方面是怎样的呢？……一个女人，一个在象我这样的平民面前洗澡也不会害羞的女人。在她眼睛里，跟那些紈袴子弟比較起来，我算得了什么呢？对那些紈袴子弟来說，廢話空談、刻薄詞儿、虛伪客套是他們的主要生活內容。这一帮人，包括她在內，看見了穿得破破烂烂的盖斯特以及他那偉大的发明，会怎么想法呢？他們无知无識，甚至不会感到惊异。

"最后，假定我跟她結了婚；那怎么样呢？……所有公开地和秘密地拜倒在她裙下的人、远亲和近亲的表兄弟以及天知道的那些什么人，都会馬上涌到暴发戶的客厅里来了！我不得不去注意他們的眼色，不得不听他們的恭維話，碰到他們在亲密地談話时悄悄避开，—— 他們在談什么呢？談我的丑事和愚蠢嗎？这样生活了一年，我会貶低自己，說不定甚至会去嫉妒同一类人呢……

"啊，我与其把心献給那样一个女人，还不如把它扔給一条餓狗好些，她甚至不会料到，在我跟这批人之間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想得够啦！"

他又在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給盖斯特写信。但立刻又把信紙擱到一边。

"我太好啦！"他大声地說，"不安排好自己的业务，却准

备簽訂契約。”

“时代已經改变了！”他想。“要是从前，盖斯特就是个魔鬼的象征了，一个具有女人形态的天使在跟它搶夺我的灵魂。可是今天呢……今天誰是魔鬼，誰是天使呢？”

这时有人敲門。侍者进来，递給伏庫尔斯基一封厚厚的信。

“华沙来的，”伏庫尔斯基輕輕地說。“惹契茨基来的嗎？他給我寄来第二封信……啊，是議长夫人来的！也許她把依莎貝拉小姐的結婚消息通知我嗎？”

他撕开信封，但有一会儿他决不定是不是念它。他的心急剧地跳着。

“反正一样！”他咕嚕了一声，开始念着：

我亲爱的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您在巴黎显然玩得很开心，甚至把朋友們都忘掉了。您那可怜的亡叔的坟墓上仍然在等待那块答应給他竖立的石碑；为了造个制糖厂，我也乐于听听您的忠告；因为有人劝我在晚年造个制糖厂。您沒有看見貝拉脸上的紅暈，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您会感到慚愧，甚至会感到惋惜吧。目前她逗留在我这里，由于听見我給您写信，她的脸紅得象一朵玫瑰花。是个可爱的姑娘呢！她住在附近她姑母家里，而且时常来看我。我看出您在什么事情上使她非常伤心；您得赶快道歉，而且尽可能快地回到我这里来。貝拉还要在这里逗留几天，我也許有办法使你們恢复关系……

伏庫尔斯基跳起来，推开窗子，站在窗前，又把議长夫人的信讀了一遍；他的眼睛发出光芒，腮帮上泛出了紅暈。

他按着鈴，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跑到走廊上叫道：

“侍者！喂，侍者！”

“先生要什么？”

“帳单。”

“哪种帳单？”

“最近五天的全部帳单。全部的，你明白嗎？”

“馬上要嗎？”那侍者詫异起来。

“立刻要！还要……租一輛到北火車站的馬車。立刻就办！”

第十章　一个幸运的情人

伏庫尔斯基从巴黎回到华沙，在家里，发現了議长夫人的第二封信。

那老妇人敦促他馬上去，在她那里逗留几个星期。

信尾这样写着："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您别以为我邀請您是因为您有了新的成就，要想在人們前面夸耀跟您相識。这情况也許有时会有，但我的性格却不是这样。我只希望您在劳累以后到这里来休息休息。也許在我家里散散心，在这里，除了我这个单調无聊的老人以外，您还能跟年輕漂亮的女人交往呢。"

"我不在乎年輕漂亮的女人！"伏庫尔斯基咕噜着。但他立刻想到：議长夫人信里写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成就呢？虽然他沒有向人提起过他的盈利，也許省城里的人已經知道了吧？

但是，当他在鋪子里很快地到处望了一下的时候，議长夫人的話就不再使他感到詫异了。自从他动身到巴黎去了以后，他那鋪子的营业額每天都在上升。五十个以上的商人跟他建立了关系，老往来戶中仅仅有一个不再发生交易。那个商人写了一封严肃的信，說他沒有一个兵工厂，只有一家普通的紡織品商店，因此他沒有兴趣跟非常可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的商行保持着联系，他打算到新年跟商行結清一切帳目。貨物

的銷路大为增加，伊克納西先生自己作主，租了一个新的堆棧，雇了第八个伙計和两个进貨工人。

当伏庫尔斯基查完帳簿的时候（根据惹契茨基的迫切悬求，他把从火車站回来以后的几个鐘头都花在这上面了），伊克納西先生打开那只防火保險箱，一本正經地从里面拿出苏辛的一封信。

“这么郑重其事算什么意思？”伏庫尔斯基笑着問。

“对苏辛的信件必須特別重視，”惹契茨基意味深长地回答。

伏庫尔斯基聳一聳肩，念着那封信。苏辛向他建議，到十一二月再做一笔生意，規模跟巴黎的那一笔差不多一样大小。

“你以为这个建議怎样？”他向伊克納西先生解釋建議的实情后，这样問他。

“我亲爱的斯达史，”那老伙計垂下头，回答說，“我很信任你，你如果在城里放火，我也仍旧相信，你那样做是存着好心的。”

“你是个无可救药的梦想家，老朋友！”伏庫尔斯基叹了口气，把談話結束了。很明显，伊克納西先生又在怀疑他在从事一个政治阴謀。

不过这样想的不单是惹契茨基一个人。伏庫尔斯基走进自己房間，发現一大堆名片和信。光是他不在的那段时期，就大約有一百个有势力的、有头銜而又有錢的人来拜訪过他，那些人至少有半数是他不認識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信。那是些請求信，有的請求救济，有的請求协助各个民間团体和軍事机关；其中也有些匿名信，那里面絕大部分是責难他。这

封信称他为一个叛徒，那封信称他为一个奴才，說他在霍普伐店里卑躬屈节惯了，現在自动去为貴族效劳，甚至不是貴族，而是說不上来的那些人。另一封匿名信譴責他，說他照顧了一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第四封信告訴他，說斯塔夫斯卡太太是个风騷女人，是个女冒險家，惹契茨基却是个騙子，他盜窃伏庫尔斯基新近到手的那幢房子的房租，把錢跟管理人，一个叫做微尔斯基的人瓜分了。

当他望着那迭信的时候，他想，“看来，关于我的流言蜚語可說应有尽有！”

在街上，只要他有时間注意的話，他也看出自己是大家感到兴趣的对象。許多人都向他問候。

有时，他从街上走过，那些完全不相識的人便指着他。但也有这样的人，带着明显的鄙視把头掉开了。在他們中間，他发覺有两个来自伊尔庫茨克的熟人，这使他感到非常痛苦。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嘟噥着，“他們发瘋了嗎？”

他回到华沙第二天，就給苏辛写了封回信，說他接受那个建議，十月中到莫斯科去。傍晚他乘車到議长夫人那里去，她的庄园距离不久前鋪筑的鉄路有几英里。

在火車站上，他看出自己在这里也引起人家注意。站长向他作自我介紹，还吩咐給他一个单独的車厢小間；那列車員在領他到車厢去的时候，又告訴他，說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他坐一个舒适的座位，他可以在那里睡覺、工作或者毫无顧慮地談話。

停留了較长时間以后，火車慢慢地开动了。那时已經是沒有月亮的深夜，但在一片皎洁的天空里却有着比往常更多

的星星。伏庫尔斯基推开窗子，望着那些星斗。他回忆起西伯利亚的夜，在那里，有时天空几乎是黑的，密布着閃爍的星星，好象天上下了雪似的；在那里，小熊座几乎就悬在头頂上，武仙座和正方形的飞馬座以及双子座，却低低地在地平綫上閃爍，不象我們这里那样悬得高高的。

"我这个霍普伐店里的伙計，如果不是到那里去过，今天能懂得一点天文学嗎？"他痛苦地想。"要是苏辛不硬把我拖到巴黎去的話，难道我能知道盖斯特的发現嗎？"

他眼前看見自己那开闊而又不平凡的生活，它似乎从世界的一端扩展到了另一端。"我学到的一切、我所有的財产和我还有能力去完成的一切，都不是从这里得到的。在这里，我只能受到輕視，或是憎恨，在我过得順利的时候，还有令人怀疑的喝彩；要是碰到了逆境，就在今天向我問候的这些人也就用脚来踐踏我了。"

"我要离开这里，"他嘟囔着，"我要离开！……除非她挽留我……如果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利用我的財产，那它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在俱乐部、鋪子和客厅里游手好閑，在那里，人們不是說人家坏話，就是玩胜牌，不是玩胜牌，就是議論人家长短，——难道这算生活嗎？……"

"不过，这倒是有趣的，"他心境平靜了一点，想道，"議长夫人这么意味深长地邀請我去作客有什么目的呢？說不定，这是依莎貝拉小姐？……"

他感到一陣燥热，心境也似乎漸漸开朗起来。他想起父亲、叔父，想起那么爱过他的卡西亚·霍普伐，也想起惹契茨基、利昂、舒曼、侯爵和許許多多别的曾經向他表示过好意的

人。他身边要不是这些充滿友誼的关怀，他的知識和他的財产算得了什么呢？盖斯特那些偉大的发明，如果不是保証那些高尚的比較优秀的人的最后胜利，那有什么益处呢？……

“我們这里也有不少可做的事情，”他嘟嚷着。“我們这里也有一些人，是应該擢升和支持的……我年紀太大，不能有划时代的发明，奥霍茨基尽可以从事这項工作……我宁愿使别人感到幸福，自己也感到幸福……”

他閉上眼睛，仿佛看見依莎貝拉小姐站在他面前：她用一种奇怪的她所特有的眼光在望着他，以温柔的微笑在鼓励他的計划。

有人敲着車厢小間的門，过了一会，那列車員推开門問道：

“达尔斯基男爵先生叫我問一声，他是不是可以来看你。他也乘这輛車子。”

“男爵先生？”伏庫尔斯基詫异地重复一遍。“請他来吧。”

列車員退了出去，把門关上了，伏庫尔斯基想起，这男爵是东方貿易公司里的股东，是为数不多的依莎貝拉小姐的求婚者之一。

“他对我有什么要求？”伏庫尔斯基在想。“或許他也是到議长夫人那里去，好在新鮮的空气里最后一次向依莎貝拉小姐求婚？……只要是斯塔尔斯基沒有赶过他……”

在車厢的过道里傳来了脚步声和談話声；車厢小間的門开了，列車員引来了一个身体孱弱的先生，他留着一小簇灰白的八字胡和一綹更小的、更灰白的尖下須，头发完全灰白了。

“这不会是他，”伏庫尔斯基想。“他的須发是烏黑的呀。”

“我打扰您，非常对不起！”男爵說，随着車子顛簸，他的身

子来回地晃动着。"非常对不起。我想問您是不是到我們那可敬的議长夫人那里去，要不是这个情况，我也就不敢打扰您了。她已經等了您一个星期啦。"

"我是到她那里去。晚安，男爵先生，請坐吧。"

"啊，那好极了，"男爵大声說，"我也到那里去。差不多这两个月来，我都住在那里。那是說……先生……我实际上不住在那里，而是不断地到那里去。从家里去，我家里的房子在修理，就是說，是从华沙去的……現在我从維也納回来，到那里买了家具。我只在議长夫人那里逗留几天，因为您知道，我那大厦里所有墙上的壁布不过是两个星期以前才装上去的，現在又得更换了。可那有什么办法呢……它們不討人喜欢，我把它們完全拉下来了，毫无办法！"

他笑着，眨着眼睛，伏庫尔斯基却覺得一陣冷。"家具是为誰买的呢？……誰不喜欢那些壁布呢？"他不安地問着自己。

"您，可敬的先生，"男爵往下說，"已經完成了您的使命。我祝賀您！"說着他紧握住伏庫尔斯基的手。"我第一次看見您的时候，对您已經感到敬重和好感，現在变得对您无上尊敬了……是的，我的先生，跟政治生活的隔离使我們上了許多当。您首先打破了这不合情理的原則，为了这一点，我的先生，您应当受到尊重……我們眞該关心国家的事业，我們的財产和我們的未来都是在这个国家里啊……"

"我不懂得您的意思，男爵先生，"伏庫尔斯基突然打断他的話。

男爵变得那么狼狽，一时坐在那里哑口无言，一动也不动。末了他結結巴巴地說：

“請原諒!……我眞的沒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以为，我跟可敬的議长夫人的之間的友誼，您知道，它是那样……”

“先生，我們把这些解释結束了吧，”伏庫尔斯基紧握着他的手，带笑地說。“您到維也納买东西买得满意嗎?”

“很滿意，我的先生，很滿意……虽然，您可以相信我，我的先生，曾經有个时候，我有意思按照那可敬的議长夫人的劝告，麻煩您在巴黎……”

“那我倒乐于为您效劳。是哪方面的事呢?”

“我很想在那里买一件金剛鉆的首飾，”男爵說。“但由于我在維也納找到了华丽的藍宝石……我身边正好带着它，如果您允許的話……您是宝石的行家嗎?”

“宝石是給誰买的呢?”伏庫尔斯基想。他想移坐到别的位子上，但他覺得旣抬不起膀子，也不能伸腿。

这时候，男爵已經从各个口袋里掏出四个小盒子，把它們放在沙发上，挨个儿把它們打开了。

“这是臂鐲，”他說，“不是嗎，多么朴素呀；总共才一粒宝石……胸針和耳环比較講究一些；我甚至叫人做了新式的边框……这是項圈……朴素而又雅致，也許美就在这里……光澤倒是有的，不是嗎，我的先生?”

他这么說着，就凑着閃爍不定的蜡烛光，讓那些藍宝石在伏庫尔斯基的眼前熠熠发光。

“它們不合您的意嗎?”男爵看出他旅伴沒有回答，突然問道。

“为什么不喜欢，它們很美呢。男爵先生究竟要把这些礼品送給誰呢?”

"給我的未婚妻,"男爵带着惊异的神情回答。"我相信,議长夫人已經把我們的家庭幸福告訴您了。"

"完全沒有。"

"从我求婚和得到允諾以来,今天正好是五个星期。"

"您向誰求婚? 向議長夫人嗎?"伏庫尔斯基用一种奇怪的声調問。

"沒有的事!"男爵叫着,向后退去。"我向埃弗林·楊諾茨卡小姐求婚,議长夫人的孙女儿……您不記得她了嗎? 今年复活节,她到过伯爵夫人家里,您沒有看見嗎?"

很久以后,伏庫尔斯基才理会到埃弗林·楊諾茨卡小姐不是依莎貝拉·列茨卡小姐,理会到男爵沒有向依莎貝拉小姐求过婚,这些藍宝石不是带給她的。

"請您原諒,"他对那不安的男爵說,"我有点心不在焉,簡直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

男爵迅速地站起来,連忙把那些小盒塞回口袋里。"我多么不講礼貌呀!"他叫道。"我虽說看見您非常疲乏,却还是打扰您,不讓您睡覺。"

"不,我的先生,我不打算睡覺。在您的陪伴下,消磨掉余下的路程,在我是愉快的。那是一时的衰弱,已經过去了。"

男爵起先装腔作势地說想走,但当他看見伏庫尔斯基的神色确实好轉过来,他又坐下来,还說,只需要再逗留几分鐘。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幸福告訴一个人。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呀!"男爵說着,越来越起劲地做着手势。"我認識她的时候,覺得她象大理石那么冰冷,而且头脑非常空虛,一心只想到服装。今天我才看出,她的感情是多么

丰富呀……当然，她象任何一个女人那样喜欢打扮。可她又多么聪明呀！我告訴您的話，我是不会告訴别人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您知道，我老早头发就白了，当然，我必須常常用染发葯水把头发染黑，您明白嗎？誰会想到：她一看見用染发葯水，就断然禁止我再用，說是她非常喜欢白发，照她的看法，白发蒼蒼的人才是眞正的漂亮。‘一个男人，头发全花白了，您看怎么样？’我問她。‘那有什么，非常漂亮呢。’她回答。而且她是怎么說的啊！我一定使您疲倦了吧，伏庫尔斯基先生？”

“不，我的先生！……碰到一个幸运的人，我感到非常愉快。”

“我确实幸运，而且是以一种出乎自己意外的方式去获得的，”男爵往下說。“我老是想結婚；几年以前，大夫們就劝我結婚。嗯，我却想娶一个女人，先生，娶个漂亮的、受过良好教育、有名望，而且懂得交际的女人，我絕不会向她要求浪漫式的愛情。但是您看：愛情自己来拦住了我，而且轉瞬間把我的心燃着了……眞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我在恋愛了……不，我愛得瘋狂了。我不会把这些話告訴别人，只告訴您，从最初一刻起，我对您就有了象亲兄弟那样的好感……我瘋狂啦！我心里想的就是她，一睡着——就梦見她；当跟她分离的时候——簡直生病了，我的先生。我食欲不振，情緒抑郁寡欢，感到一种恐惧……

“我懇求您，伏庫尔斯基先生，千万别把我現在告訴您的話告訴别人。我想要試試她，——这是卑鄙的，不是嗎，我的先生？可是您有什么办法！一个人是不会輕易相信自己的幸福的。对呀，我想要試試她（您可一句也别談起呀，先生），便

叫人拟了一份婚約草稿，根据那草約，如果婚姻不能成立的話，不問是由于誰的过錯(您明白嗎?)，我得付給那小姐五万卢布，作为对她爽約的賠償費。我的心恐惧得揪紧了……万一她眞的丢弃了我呢？可是，您以为出了什么事嗎？議长夫人向她談起这草約的时候，她掉下眼泪来了。'怎么，他認为我会为了五万卢布而丢弃他嗎？可是，如果他怀疑我貪財，而且不承認女人心里有任何一种高尙的动机，那他应当明白，我宁愿要一百万，而不要他这五万卢布的。'

"当議长夫人把这些話講給我听的时候，我跑到埃弗林小姐的房間里，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跪在她面前。現在，我在华沙立了个遺囑，在那上面指定她是唯一的、完全有权的繼承人，即使我还沒有結婚就死去，那也有效。我的亲属在我一生中給我的幸福也沒有这个姑娘在几星期中所給我的那么多。往后会是怎样?……往后会是怎样呢，伏庫尔斯基先生？我不会向别人提出这类問題的，"男爵把話說完，使劲地跟他握握手。"好啦，晚安。"

"一个有趣的故事！"男爵走了以后，伏庫尔斯基嘟噥着。"这龙鍾的老头完全蒙在鼓里了……"

他已經摆脫不掉男爵的形象，这个形象象个影子一样，一再出現在紅色絲絨的座位上。他看見那張泛着土紅色紅暈的瘦臉，那一头象撒了面粉的头发，那双深深地陷在眼眶里的大眼睛，里面隱隱現出不健康的微光。这个人的热情的发泄給人留下滑稽的、同时又是伤感的印象。他不断地把圍巾圍上脖子，还檢查窗子是不是关得很紧，他害怕穿堂风，时常掉換着座位。

“他落到圈套里去啦!”伏庫尔斯基想。“一个妙龄女郎能爱上这么一个木乃伊,是可能的嗎?他肯定比我大十岁,而且多么罗嗦,多么天眞呀!但如果那位小姐眞正爱上他呢?毕竟难以認为她欺騙了他。一般說来,女人要比男人高尙一些;她們不但比較少犯道德上的錯誤,而且也比我們更富于牺牲精神。如果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个从早到晚为了金錢而撒謊的卑鄙的男人,那么,我們对一个女人、对一个在規規矩矩的家庭中教养大的妙龄女郎,难道可以存着怀疑嗎?当然,有点什么使她昏了头脑,再說看来她也有点醉心,不是醉心他的魅力,就是醉心他的地位。要不然,她一定会露出馬脚来,男爵也一定会注意到,因为情人們看东西,象用显微鏡那么仔細。如果說,一个妙龄女郎能够爱上那样一个老古董,那为什么另一个女人不能爱我呢?”

“我一再回到那个問題上!”他生气了。“这是一种多么固执的念头啊!”

他把男爵拉上的窗子放下来,为了驅掉那些糾纏不已的回忆,他又望着天空。那正方形的飞馬座已經偏西了,东边升起了金牛座、猎戶座、小犬座和双子座。他細瞧着密布天空的繁星,思想轉到了那奇异的、肉眼瞧不見的引力上,它比任何材料做的鎖鏈更牢固,把遙远的世界連接成一个整体。

“引力,依附力,实际上是一种东西,就是一种强大得能把什么都吸引住,效果大到能产生一切生命的力量。要是我們取消太阳对地球的引力,地球就会被拋到太空的什么地方,經过几年便会变成冰块。要是把一顆星扔到太阳系的領域里,誰知道那星上是否会长出生物来?引力的定律貫穿着整个自然

界，为什么男爵要它突破呢？难道他跟埃弗林小姐之間存在的鴻沟，比地球跟太阳之間的更寬闊嗎？如果宇宙間各个星球瘋狂地互相吸引的話，那对人們的瘋狂行为有什么惊异呢？

火車仍然向前行駛着，靠站的时間很长，显得并不匆忙。夜漸漸凉了，东边的星光暗淡了。伏庫尔斯基拉上窗子，在那搖晃的軟垫上躺下。

“如果有个年輕女人会爱上男爵的話，那为什么我……她可沒有欺騙他呀！……一般地說，女人們比我們高尙些……她們比較少撒謊……”

“先生，您得在这里下車了，男爵先生早在喝茶了。”

伏庫尔斯基張开眼。列車員正湊俯在他身上，委婉地想把他叫醒。

“天已經亮了嗎？”他惊异地問。

“噢，已經九点鐘了，我們在車站上停了半个鐘头了。我沒有把您叫醒，因为男爵先生不允許，可現在火車馬上就要开了……”

伏庫尔斯基連忙下車。火車站是新建的，还沒有全部完工。不过，人家还是端了洗臉水給他洗臉，并且替他拭干淨衣服。現在他的睡意完全消失了，徑向小食堂走去，容光煥发的男爵在那里已經喝完了第二杯茶。

“早安！”男爵叫道，带着亲昵神情紧握着伏庫尔斯基的手。“老板，給这位先生来杯茶！天气很好，不是嗎，乘車出游是挺适宜的。不过人家給我們开了个玩笑！”

“出了什么事嗎？”

“我們必須等馬，”男爵搭訕着說。“不过还算运气，我在

夜里两点鐘发了个电报，說您快到了。前天我在华沙也給議长夫人发了个电报，但是車站站长告訴我，說我弄錯了，約定他們昨天派馬車来接。幸亏我在半路上打了电报。三点鐘这里派出一个专差，六点鐘議长夫人收到了电报，最迟八点鐘馬車就可派出……我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鐘头，但是这样您倒也可以更熟悉一下四郊的景色。这里的风景非常优美，先生……”

早餐以后，他們走到外面的月台上。从这里看来，那一带地势平坦，光秃秃的，只偶尔有几处露出树冠，中間現出几所石砌的房屋。

“这是庄地嗎?”伏庫尔斯基問。

“是的……这一带住着許多貴族。土地特别肥沃：那是羽扇豆，这是苜蓿……”

“看不到村庄，”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因为这是貴族的田地。您大概知道这句成語吧：‘地主的田地上尽是禾垛，农民的田地上全是庄稼佬。’”

“我听說，議长夫人家里有許多客人。”伏庫尔斯基忽然說。

“啊，我的先生!”男爵叫道，“那里每逢星期天，碰到好天气，完全象俱乐部里那样开跳舞会，总有那么四十个人去，有时还要多些。今天我們也一定会在那里碰到那些常客的。唔，首先是我的未婚妻。此外是瓦索夫斯卡太太，一个很可爱的寡妇，三十岁，有一笔巨大的財产。照我看，斯塔尔斯基好象在巴結她。您認識斯塔尔斯基嗎? 一个非常討厌的人：待人粗暴，厚顏无耻。我眞奇怪，一个象瓦索夫斯卡太太那样有智

慧和鉴賞力的女人，怎么会对那样一个輕率的人感到津津有味。”

“此外还有誰呢？”伏庫尔斯基問。

“还有費拉·楊諾茨卡，我未婚妻的堂姊妹；一个可爱的姑娘，十八岁了。唔，还有奥霍茨基……”

“奥霍茨基嗎？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离开的时候，他天天釣魚。但是他的癖好时常变換，我說不准，他現在是不是成了个猎人了。但他是个多么高尚的年輕人，多么有学問呀！……而且已經有了一些成績：他有过几次发明了。”

“是的，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伏庫尔斯基說。“还有誰在議长夫人那里呢？”

“常客沒有了，不过列茨基先生同他女儿有时去几天，有时去一个星期。他女儿是个嫻靜的小姐，”男爵往下說，“性格温柔得少見！您大約認識她吧？她嫁給誰，誰就是幸福的人！多么嫵媚，多么聰明呀！一点不假，人們可以象崇拜女神那样地崇拜她……您不覺得这样嗎？”

伏庫尔斯基眺望着四郊风景，找不出回答他的話。幸亏車站上的侍役就在这时候来了，他通知男爵，說馬車已經駛到了門前。

“好极啦！”男爵叫着，賞了他几个茲罗提。“把我們的东西送来！走吧，我的先生。再过两个鐘头，您就会認識我的未婚妻了。”

第十一章　乡間乐趣

把东西装上馬車，約莫費了一刻鐘时間。最后，伏庫尔斯基和男爵坐了上去，那个穿沙土色制服的馬車夫揮了揮鞭子，一对灰色的快馬就小步跑起来了。

“哦，我特别給您介紹瓦索夫斯卡太太，”男爵說。“她是一粒宝石，不是一个女人，可又多么古怪呀！她不想再一次結婚，虽然非常喜欢人家追求她。先生，不崇拜她是困难的，可是崇拜她却又危险。斯塔尔斯基对她献殷勤，一下子就受到了她的报复。您認得斯塔尔斯基嗎？”

“我見过他一次。”

“一个文雅的人，可是惹人厌，”男爵說，“我未婚妻对他非常反感。他那样地影响她的神經，使那个可怜女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垂头丧气。我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們的性格簡直相反：她严肃，他却是个輕佻的人；她心腸軟，甚至多愁善感，他却厚顏无耻。”

伏庫尔斯基一面听着男爵的那套廢話，一面眺望着逐漸在变換的郊外景色。經过半个鐘头的行程，地平綫上出現了树林，很快就遮蔽了那些小山；道路有时傍着山脚蜿蜒，有时向上升去，有时又傾斜到凹地里。

到了一个山头上，馬車夫向他們轉过身来，用鞭子指着前

面說：

“喲，先生們乘着四輪馬車从那里来啦。”

“哪里？誰呀？”男爵叫着，差一点爬上了馭手座。“果然不錯，是他們……那輛黃色的四輪馬車，四匹棕色馬拉着……我倒想知道誰坐在那車上呢。您看一看吧，先生。”

“我好象看見一件紅衣服，”伏庫尔斯基回答。

“哎，那是瓦索夫斯卡太太。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跟我的未婚妻在一起，”他悄悄地补上一句。

“有几个女人，”伏庫尔斯基說着，想起了依莎貝拉小姐。“如果她也來的話，那是一个好兆头，”他想。

两輛馬車很快地靠近了。四輪馬車上馭手把鞭子揮得劈啪直响，有人在叫喊，揮着手巾；而男爵呢，不断从載客馬車里往外探出身子，激动得发抖。

最后，載客馬車停住了，但那輛疾駛的四輪馬車却載着笑声和欢呼声滑过去約莫有四十步远才停住。毫无疑义，車上的人在爭吵着什么，最后，显然作出了决定，因为客人都下了車，那四輪馬車却往前駛去了。

“您好，伏庫尔斯基先生！”馭手座上有人揮着长长的鞭子，叫着。伏庫尔斯基認出他是奥霍茨基。

男爵向那伙人跑过去。一个披着白披肩，張着一把綴着花边的白色阳伞的女人从那群人里跑出来；她伸开膀子向男爵迎上去，那寬闊的衣袖似乎要从她膀子上滑下。

男爵老远就把帽子脱下，跑到他未婚妻跟前，連忙湊着吻她的手，几乎把头埋在那寬闊的衣袖里了。男爵經过了那陣自己覺得历时很短、旁观者們却認为历时很久的温情的发泄，

突然清醒了过来，說：

“請您允許我把伏庫尔斯基先生，我最好的朋友介紹給您……他要在这里作客，所以我請他，在我不在的时候，代替我陪伴您。”

从那衣袖的寬大的折縫里又发出几声接吻声，然后一只很美的手从衣袖里向伏庫尔斯基伸出来了。

伏庫尔斯基握住它，感到一陣冰冷；他对那个披着披肩的小姐瞥了一眼，看見一張蒼白的臉和一双不安和忧愁的大眼睛。

“一个与众不同的未婚妻！”他想。

“伏庫尔斯基先生！……”男爵轉身向着朝他們走来的两个貴妇人和一个紳士大声喊道。“斯塔尔斯基先生……”他添上一句。

“我已經有过一面之緣，”斯塔尔斯基說着揪一揪帽子。

“我也一样，”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現在我們怎么坐法呢？”男爵看見那輛四輪馬車回来了，問道。

“我們大家坐在一輛車上！”那金黄色头发的年輕女人叫道，伏庫尔斯基猜她是費利茲婭·楊諾茨卡小姐。

“我們車子里就有两个座位空着，”男爵装腔作勢地說。

“我明白，可那絕对不行，”那个穿紅衣服的貴妇人用悅耳的低音說。“未婚夫妇跟我們同車，奧霍茨基先生和斯塔尔斯基先生要是愿意，倒可以上那輛載客馬車。”

“为什么要我去呢？”奧霍茨基从馭手座上喊道。

“还有我呢？”斯塔尔斯基补上一句。

“因为奥霍茨基先生赶馬車赶得不好，斯塔尔斯基先生一举一动惹人討厌，”那果断的寡妇回答說。

現在伏庫尔斯基看見这位貴妇人有着美丽的栗褐色头发和黑色的眼睛，她的臉色又愉快又精神奕奕。

“这么說，您把我开除了！”斯塔尔斯基带着滑稽的伤心样子叹了口气。

“您知道，我是常常开除那些叫我厌煩的崇拜者的。我們还是坐下吧，先生們。未婚夫妇坐在前面，費拉，你坐在埃弗林旁边。”

“不！”那金黄色头发的姑娘提出抗議。“我坐边上的位子，奶奶不許我坐在未婚夫妇旁边。”

男爵殷勤地、但却相当笨拙地把未婚妻扶上了車，自己就在她对面坐下。接着那寡妇挨着男爵坐下，斯塔尔斯基坐在未婚妻旁边，費利兹娅小姐又坐在斯塔尔斯基旁边。

“請坐吧！”那寡妇从座位上拿开了那件寬寬摊开的紅外衣，对伏庫尔斯基說。

伏庫尔斯基在費利兹娅小姐的对面坐下，他看出那姑娘十分热情而又惊异地望着他，她臉上常常泛起紅暈。

“我們不能請奥霍茨基先生把繮繩交給馬車夫嗎？”那寡妇說。

“我的太太，您怎么老是責难我呀！”奥霍茨基不服气。“現在我偏偏要赶馬車。”

“这样，我們一言为定：如果您給我們翻了車，我就揍您一頓。”

“我們回头瞧吧，”奥霍茨基表示不服气。

“先生們，你們听見了嗎，这个人在怎样威胁我呀！”那寡妇叫道。“这里难道沒有人保护我嗎？”

“我来給您报复，”斯塔尔斯基用蹩脚的波兰話叫道。“我們两人换坐到那輛載客馬車上去。”

那漂亮的寡妇聳了聳肩；男爵又吻了吻他未婚妻的手，她微微地笑着，跟他低声地談着話，但她那悲伤的不安的表情却始終沒有消失。

当斯塔尔斯基在跟那寡妇互相挖苦，費利茲婭小姐在臉紅的时候，伏庫尔斯基望着那未婚妻。她覺察了这一点，傲慢地回看他一眼，突然变得欢乐起来。她自己把手递給男爵再吻一下，甚至好象无意似地用脚碰了碰他。对那个情人来說，这是多么撩人，他臉色蒼白，嘴唇变成了灰色。

“您对赶馬車可眞是一窍不通！”那寡妇叫着，試着用她的阳伞柄去戳奥霍茨基。

就在这时，伏庫尔斯基跳下了車子。前面那两匹馬向路当中拐去，駕在車轅旁边的两匹馬跟着拐去，那四輪馬車就拚命向左边傾斜了。伏庫尔斯基撑住了它，馬車夫拉紧了繮繩，那几匹馬停住了。

“我不是說过嗎，这个怪物会把我們翻倒的！”那寡妇叫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斯塔尔斯基先生？”

伏庫尔斯基向那四輪馬車瞥了一眼，他看見了下面这一幕：費利茲婭笑得腰都弯了，斯塔尔斯基把臉埋在那漂亮寡妇的膝盖上，男爵搖着那馬車夫的脖子，他的未婚妻却吓得臉色蒼白，用一只手抓住馭手座的靠背，另一只手抓住斯塔尔斯基的肩膀。

一剎那間，那四輪馬車恢复了平衡，一切又照常进行了。只有費利茲婭小姐还在咯咯地笑着。

“我不明白，費拉，在这样一个时候，怎么会发笑，”那未婚妻說。

“为什么不要我笑呢？……会出什么岔子嗎？……伏庫尔斯基先生跟我們同車呀，”那小姐回答說。但她立刻发覺自己說錯了話，臉漲得更紅了，双手掩着臉，随后对伏庫尔斯基瞟了一眼，她的目光表示她大大地受到了委屈。

“至于我，倒准备預定几次这样的事故，”斯塔尔斯基一面說，一面富于表情地望着那寡妇。

“但要提个条件，您别向我表示温柔才行。費拉，你坐到我位子上来，”那寡妇皺着眉头回答，自己坐到伏庫尔斯基对面去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您不是自己說过，什么事寡妇們都允許干的嗎？”

“但是寡妇們幷不答应什么事都可以干。不，斯塔尔斯基先生，您必須放弃您那些日本习气。”

“这是全世界流行的习气，”斯塔尔斯基回答說。

“說什么也不是我所习慣的习气，”那寡妇皺着臉，望着路上說。

四輪馬車里靜了下来。男爵满意地触动着灰色的八字胡梢，可他的未婚妻却越来越忧郁了。費利茲婭小姐坐到了寡妇在伏庫尔斯基旁边的那个位子上，她几乎拿背脊朝着他，但又不时地回过头去，向他投擲鄙視而又悶悶不乐的目光。

但他却不知道那是什么緣故。

“您大概很会骑马吧？”瓦索夫斯卡太太問伏庫尔斯基。

“为什么您有这样的看法？”

“哎哟，我的天啊。待会儿您再問为什么吧！請先回答我的問題。”

“我会騎馬，但騎得不特別好。”

“您一定是个好騎手，因为您馬上就料到，在一个象尤利安先生这样的能手駕馭下馬会出什么乱子。我們要一同出去騎騎馬。奥霍茨基先生，从今天起，騎馬出去的时候，准您請假了。”

“对这一点我高兴透了。”奥霍茨基回答。

“这样回答女人們，多么妙啊！”費利茲娅小姐嚷道。

“我宁愿这样回答，却不愿跟她們去騎馬。我最后一次跟瓦索夫斯卡太太騎馬出去的时候，两个鐘头內下了六次馬，沒有五分鐘是安靜的。現在讓伏庫尔斯基先生来尝試一下吧。”

“費拉，告訴那个人，說我不跟他說話，”那寡妇指着奥霍茨基說。

“喂，朋友，朋友！”費拉叫着。“夫人不跟您說話啦。夫人說，你是卑鄙的。”

“啊，您已經在向往那些有教养的人了嗎？”斯塔尔斯基幸灾乐禍地說。“您試試看吧，也許我会同意跟您和好的。”

“您离开巴黎已經很久了嗎？”那寡妇問伏庫尔斯基。

“到明天将是一个星期了。”

“我已經有四个月不曾到那里了。眞是个奇妙的城市……”

“查斯拉維克村！”奥霍茨基大叫一声，高高地揮起鞭子，

想抽下去，但是沒有抽成，因为他鞭子揮得不太得法，鞭子上的皮带纏在夫人們的阳伞和先生們的帽子上了。

“不，我的先生們，”那寡妇叫着，“如果你們想跟我一块儿乘車的話，那就把这个人捆起来吧。他簡直是危害公共安全。”

四輪馬車里又吵鬧起来了，因为奥霍茨基得到了一个拥护的人——費利茲婭小姐。她断言，就一个初学者来說，他赶車是赶得挺好的，本来嘛，就連那些最有經驗的馬車夫也不是沒有出过事。

“我亲爱的費拉，”那寡妇回答說，“在你这种年紀，对你来說，每一个有漂亮眼睛的人都是个好馬車夫。”

“只有現在我的胃口才好啦……”男爵轉过臉去对他那未婚妻說，但当他覺察自己說得太响的时候，他又压低了声音。

这时候，他們已經到了属于議长夫人所有的地区，伏庫尔斯基滿怀兴趣地望着那座宅第。在一个相当高的，但坡度不太陡直的山岡上，矗立着一座两側带有平房的两层楼房。后面，古老的公园里綠树成蔭，公园前面，展开着一片广闊的、有一些小徑穿过的草地，到处点綴着花坛、雕象，或是亭子。山脚边有一大片水在閃光，显然是个池塘，小艇和天鵝在那上面蕩漾着。

那座漆成淡黄色的大楼連同它那些白色的柱子，衬着綠色的背景，看来又华貴又明朗。在它的左右两边，树木之間，聳立着一些筑有圍墻的农庄建筑物。

在馬鞭响亮的抽击声下（这一次奥霍茨基把鞭子揮好了），那四輪馬車沿着大理石的进口道駛到大楼前面，一路上

只有一只輪子碾坏了一些草地。車上的人下了車，但奥霍茨基还不愿交出馬繮繩，他亲自把馬車一直駕到了馬厩里。

“您别忘記，一点鐘有第二次早餐吃！”❶ 費利兹婭小姐在他后面叫道。

一个穿黑礼服的老仆人向男爵走过来。

“太太現在在儲藏室里。”他說，“也許，我可以把先生們領到房間去吧？”

他把他們送到右边的側屋，給伏庫尔斯基指定了一个寬敞的房間，敞开的窗戶面对着花园。隔了一会儿，有个穿制服的年輕小伙子跑了进来，他送来了水，还动手把行李打开。

伏庫尔斯基从窗口往外望。他前面是一片草地，这里那里都長着古老的落叶松、樅树和菩提树；在远处什么地方，綿延着一条多森林的小山岡。窗子底下，長着紫丁香丛，上面有个鳥窠，麻雀在周圍飞来飞去。一陣九月的和风吹进房間，送来了令人陶醉的香味。

伏庫尔斯基望着几乎触到树梢的云朵，望着透过密密的樅树枝丫射进来的阳光，感到心曠神怡。他不想念伊莎貝拉小姐。她那烙在他心上的印象，面对着大自然的朴質的美，就黯然失色了；受了創伤的心緘默无言，長时間以来，他第一次感到慰藉和宁靜。

但当他想起自己是来这里作客的时候，他連忙穿起衣服来了。他才剛剛穿好，就有人輕輕地敲着門，进来的是那个老仆人。

---

❶ 早餐与午餐之間的点心。

"太太請您进餐。"

伏庫尔斯基跟在他后面走去。他們沿着走廊，不久到了一个寬敞的餐厅，墙上装了半截深色的护壁板。費利茲婭小姐在窗口那儿跟奧霍茨基談着話。瓦索夫斯卡太太跟男爵已經入座，他們中間的一張高背靠椅上坐着議长夫人。

她一看見客人，就站起来，向他迎上几步。

"您好，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她說，"謝謝您接受了我的邀請。"当伏庫尔斯基低下头吻她的手的时候，她却在他的額头上吻了一下，这給在座的人們留下了某种印象。"您在卡奇亚旁边坐下吧。我可要請你照应他了。"

"伏庫尔斯基先生应当受到照应，"那寡妇回答說。"要是他不鎮定应付的話，奧霍茨基早把我們的骨头折断了。"

"出了什么事情？"

"他連两匹馬也不曉得駕馭，却硬要赶四匹馬的馬車。他还是整天去釣魚的好。"

"天呀，我沒有跟这个女人結婚，多么僥幸呀！"奧霍茨基叹了口气，一边热情地問候伏庫尔斯基。

"哦，我的先生！……您还是去做馬車夫的好，别打算做我的丈夫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叫着。

"他們老是爭吵不休，"議长夫人带笑地說。

埃弗林·楊諾茨卡小姐走进了餐厅，几分鐘以后，斯塔尔斯基从另一个門进来。他們向議长夫人請安，她也慈爱地、但却严肃地給他們还了禮。

点心端上来了。

"斯丹尼斯拉夫先生，"議长夫人說，"我們这里一向有个

习慣，就是大家只在吃飯时候才碰头。其余时間每个人可以随意消遣。我劝您，如果您怕无聊的話，那您不要离开卡奇亚·瓦索夫斯卡。”

“我馬上要把伏庫尔斯基先生俘虏过来，”那寡妇回答說。

“啊喲!”議长夫人悄悄地对客人瞧了一眼，叹了口气。

費利茲娅小姐臉刷地紅起来了，很难說，今天她已經是第几次臉紅了，她吩咐奥霍茨基替她斟酒。

“不，不……請給我一点水，”她糾正着自己。

奥霍茨基摇摇头，同时絕望地垂下了双手，但他还是执行了她的吩咐。

吃点心时，埃弗林小姐只跟男爵談話，斯塔尔斯基頻頻向那黑眼睛的寡妇献殷勤，吃过点心，客人們都散了。奥霍茨基回到頂間去，他在一間为了观測气象而修建的小室里布置了一个气象观測所。

男爵和未婚妻到公园里去散步；議长夫人却把伏庫尔斯基先生留在自己身边了。

“請您告訴我，”她說，“您喜欢瓦索夫斯卡太太嗎？因为最初印象是最可靠的。”

“她看来象一个又能干又快活的女人。”

“您說得不錯。男爵呢？”

“我不大認識他。他是个老人。”

“对呀，老了，很老了，”議长夫人叹了口气，“尽管这样，他却想結婚。可您对他的未婚妻有什么意見呢？”

“我完全不認識她；不过她看中了男爵，这使我非常奇怪，虽然他大概是个最正直的人。”

“不錯，她是个古怪的姑娘，”議长夫人回答說，“我告訴您，我漸漸地对她失去好感了。我不干預她的婚姻，因为妒忌她的不仅仅是姑娘們，大家都在說，她找到一个了不起的对象。但是在我死后，应該由她繼承的东西，将来却会轉給别人。誰获得了男爵的一份財产，就不需要我这两万了。”

听这老女人的声音，显然是在生气。不久她讓伏庫尔斯基出去，还劝他到公园里散一会步。

伏庫尔斯基走进院子，繞过做厨房的側屋，拐到公园里去。

后来，他常常回忆起他在查斯拉維克村最先注意到的那两件事。

首先，他看見在离厨房不远的地方有个狗窩，那前面有一条用鏈子拴着的狗，一看見生人，便开始狂吠、号叫，好象发狂似的。伏庫尔斯基看見那条狗尽管在吠叫，眼睛却透露出愉快的神情，而且在搖着尾巴，他摸摸它；这使那凶猛的家畜感到非常高兴，它再不愿讓客人走开了。它哀号着，抓住他的衣襟，在地上打滚，好象要求再給一些溫情，或者至少再跟它待一会儿。

“瞧这条奇怪的看門狗，”伏庫尔斯基想。

这时候，厨房里出現了一个新的奇迹：一个非常肥胖的老长工。伏庫尔斯基一生中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肥胖的长工，他跟他交談起来了。

“你們干嗎把这条狗拴在鏈子上？”

“讓它凶狠一点，不讓小偷进家，”那长工微笑着回答。

“为什么你們不干脆养一条凶狗呢？”

"女主人不愿养一条凶狗。在我們这里,連狗也得是温柔的。"

"你們在这里干些什么活?"

"我是养蜂的。以前是种地的长工,只是那条公牛把我的肋骨撞断了,夫人才派我养蜂。"

"你們在这里过得舒服嗎?"

"起初沒有活干,我覚得苦悶,但后来我习慣了,不再感到什么了。"

伏庫尔斯基跟那个长工分了手,拐进花园里,在那条两旁栽着菩提树的路上久久地徘徊着,什么也不想。他感到使他苦恼和伤脑筋的一切——巴黎的喧嚣、华沙的鬧声、車輪的轟隆声——所有的紛扰不安,所有經受过的忧愁,現在仿佛都消失了。如果有人問他:"乡村是什么?"他会回答說:"宁静。"

这时他听見背后有匆促的脚步声。肩上扛着两根釣竿的奥霍茨基赶上了他。

"費利玆婭小姐不在这里嗎?"他問。"我們講好两点半鐘一块儿去釣魚……可是沒有办法,这就是女人的遵守时間!您跟我們一同去好嗎?不,看出来您沒有兴头。也許您宁愿跟斯塔尔斯基玩三十二張的紙牌[1]吧?玩这种牌,他总是乐意的,除非找到足够的人玩胜牌。"

"斯塔尔斯基先生究竟在这里干什么?"

"难道您不知道?他住在查斯拉夫斯卡議长夫人这里,这

[1] 一种两人玩的紙牌戏。

是他的堂祖母，同时又是他的教母，現在他正在发愁繼承不到她的財产。很可观的一笔錢呐，将近三十万卢布！……但是議长夫人宁愿用它去救济孤儿們，却不愿把它送到摩納哥[1]的賭場里。可怜的年輕人呀！”

“他这个人这么糟糕嗎？”

“嗯，可不是！跟老女人事情垮了，跟卡奇亚之間的关系也吹了——糟得簡直要向自己額角上开一枪！应該告訴您，”奥霍茨基一边整着釣竿，一边往下說，“以前的閨閣小姐瓦索夫斯卡早对斯塔尔斯基鍾情了。卡奇奥和卡奇亚——多么合适的一对啊！看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卡奇亚夫人在三星期前到这里来的（她的亡夫也給她留下一笔錢，也許不比議长夫人的少！）。有几天他們好象相处得很融洽，卡奇奥考虑到未来的嫁妆，甚至还拿出一張新的期票向高利貸者兌了現款，但事情却突然……吹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干脆挖苦他，他却装得一切都順順当当的样子。总之，事情糟了！他不得不打消旅行，在这寒酸的田庄里住下，一直等到他那早就害着胆結石症的叔父最后死去。”

“斯塔尔斯基先生一向干些什么呢？”

“嗯，首先是欠債。有时候稍微賭賭錢，有时候到外面跑跑（照我看来，多半是在巴黎和倫敦的酒館里，他說到中国去过，我是不相信的）；但最主要的是引誘年輕的有夫之妇。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个能手，名气很响，那些有夫之妇在他的引誘下，簡直坚持不下去，而那些小姐相信，只要斯塔尔斯基追求

[1] 地中海边上的一个国家，面积仅一·五平方公里。

一个姑娘，她会立刻出嫁的。这个职业有什么坏的？并不比許多別的职业坏……”

“当然，”伏庫尔斯基証实說，他对这个劲敌已經比較放心了。“这个人不会引誘依莎貝拉小姐的。”他想。

他們一路閑聊，走到了花园的尽头；花园的圍籬后面出現一排磚砌的建筑物。

“哦，您看，議长夫人是个多么古怪的女人呀！”奥霍茨基說。“您看見那些大房子嗎？都是仆役們的房子。那边一幢是长工們的儿童之家，那里有三十来个孩子，他們全都干干淨淨，穿得象貴公子一样。那边一幢是养老院，目前有四个老头住在里面，他們替客房里的床墊清理馬鬃来消磨閑暇的时間。我走遍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到处看見过长工們象住在猪圈里一样，他們的孩子象小猪一样地在泥地里打滚……当我初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覚得我来到了烏托邦島上，[1] 或者是在翻閱一本描写善行的小說，作者在小說里描写高貴的人們原来应該怎样处世，但他們从来也沒有采取这样的处世方法。这老女人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您要是再看看她有一个什么样的图書館，她讀些什么書就好了……有一次，她要求我，要我給她解釋进化論里的某些論点，当时我吃惊得发了呆，她之所以輕視进化論，只是因为这个理論被看作是一条生存竞爭的基本的自然法則。”

費利茲婭小姐出現在那条路的尽头。

---

[1] 英国作家潘麦斯·摩尔（1478—1535）在小說中描写的理想国家。

“怎么样，我們走吧，尤利安先生？”她問奧霍茨基。

“走吧，伏庫尔斯基先生也跟我們一道走。”

“唔？”那姑娘感到非常惊异。

“这使您感到不快嗎？”伏庫尔斯基問。

“恰巧相反，不过……我想，瓦索夫斯卡太太陪您是会更愉快的。”

“我亲爱的費利茲婭小姐！”奧霍茨基叫道，“請您别来那一套尖酸刻薄了；反正这对您一点也沒有用处。”

那姑娘受了委屈，搶先向池塘的方向走去；先生們在她后面跟着。他們在下午的烈日下釣魚，一直釣到五点鐘。奧霍茨基釣到一尾两吋长的梭子魚，費利茲婭小姐衣袖上的花边却撕破了。这么一来，他們之間又起了一陣爭执，爭的是年輕女人們不会拿釣鈎，以及年輕人不能安靜地坐一会，这两者之間誰不好。

到了听見催吃飯的鐘声，他們才又和好。

飯后，男爵回到自己房間里去（在这个时候，他往往害偏头痛），其余的人都得到花园里碰头，他們通常在亭子里吃水果。

半个鐘头以后，伏庫尔斯基也到那里去。他以为自己是最先到达的一个人，沒有想到所有的女人都已經在那里了，斯塔尔斯基正在給她們講解一些什么。这个人懶散地坐在一張樺树木的靠椅上，露出漫不經心的神情，一面說話，一面用馬鞭敲着靴尖。

“在历史上曾經起重大作用的婚姻，絕不是由爱情締結的婚姻，而是看对自己有沒有好处。雅特薇加❶或是瑪丽·列

希董斯卡这些女人，如果不是經过慎重的选擇，今天我們会知道她們嗎？史悌方·巴多利[2]或拿破侖一世，要不是跟有势力的女人結婚，会是什么样呢？婚姻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只随着心意去解决。它不是两个人的抽象的結合，对許多人和許多事来說，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假定我今天跟一个侍女或者甚至跟一个家庭女教师結婚，明天我就会在自己的阶层里失去地位。沒有人会問我，我的爱情的热度怎样，而是問我有什么样的收入可以維持生活，以及把誰带进了我的家庭里。”

“具有政治意义的婚姻同为了金錢而跟自己不喜爱的人結婚是不同的，”議长夫人回答說，眼睛往地上看，用手指敲着桌子。“那是糟蹋最神圣的感情。”

“啊，亲爱的奶奶，”斯塔尔斯基叹着气回答說，“如果每一年有两万卢布的話，那談爱情的自由是很容易获得的。大家都在喊：‘卑鄙的金錢！丑恶的金錢！’但是，所有的人，从长工起到大臣为止，为什么都用职責来束縛自己的自由呢？矿工和水手拿他們的生命去冒險，为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卑鄙的金錢，因为卑鄙的金錢給人以自由，哪怕只是一天中的几个鐘头，哪怕只是一年中的几个月，或者只是一生中的几年。我們大家都虛伪地輕視金錢，但我們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个基础，个人的自由、科学和艺术，甚至理想的爱情都在那上面得到发展。其实，騎士們和抒情詩人們的爱情究竟在哪里产生呢？无

---

[1] 雅特薇加（1371—1399），波兰女王。

[2] 史悌方·巴多利（1532—1586），波兰国王。

論如何不是在鞋匠們和鉄匠們中間，甚至也不是在医生們和律师們中間产生的。是有錢阶級把它怀抱大的；这些阶級創造了肤色細嫩、双手白皙的女人們，而且創造了那些有充分时間去崇拜女人的男人。末了，我們中間有个有代表性的活动家，伏庫尔斯基先生，象奶奶所說的那样，他不止一次地表現了英雄的本色。是什么东西推他向危險的路上走去呢？……当然是金錢，今天金錢在他手里已經成为一种威力了……”

一片寂靜，所有的女人都望着伏庫尔斯基。他在片刻的沉默以后回答說：

“是的，您說得不错，我曾經在困难的遭遇下掙到了我的財产。可您知道，我是怎么掙到的？……”

“对不起，”斯塔尔斯基打断他的話，“我不是指責您，相反地，我認为您是一个值得贊揚的給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您怎么知道，一个人为了金錢結婚（或者出嫁），就不該怀着高尚的目的呢？据說我的父母是經过恋爱而結婚的；但他們却一輩子都得不到幸福，至于我，他們爱情的果实，就根本不值得一談了……另一方面，我这位可敬的奶奶，違背自己的心意出嫁了，現在成了周圍地区最有福的人。不但如此，”他吻着議长夫人的手，补充着說，“她还糾正了我父母的錯誤，他們曾經那么专心于自己的爱情，完全沒有想到替我弄一笔財产……最后，我們还可以在这位非常漂亮的瓦索夫斯卡太太身上找到另一个例証……”

“啊，我的先生，”那寡妇紅着臉，打断他的話。“您說起話来，好象您就是末日审判时的檢察官。我也要象伏庫尔斯基先生那样回答：您知道为什么我那样做嗎？……”

“可是您那样做了，奶奶那样做了，我們大家也在那样做，”斯塔尔斯基带着冷冷的諷刺神情說道。“当然，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例外，他有足够的錢，可以自由自在地談情說爱……”

“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伏庫尔斯基咕咕哽哽地說。

“您曾經为了財产而結婚嗎?”那寡妇問道，眼睛睁得老大。

“不是为了財产，而是因为我想找个工作，不愿餓死。斯塔尔斯基先生所談的原則，我清楚得很……”

“怎么样?”斯塔尔斯基向奶奶瞧一眼，插嘴說。

“……因为我知道那条原則，所以我怜惜那些只好向它屈服的人，”伏庫尔斯基把話說完。“那确实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您說得不錯，”議长夫人說。

“您开始使我感到兴趣了，伏庫尔斯基先生，”瓦索夫斯卡太太添上一句，向他伸过手去。

在整个談話期間，埃弗林小姐埋着头在刺綉。突然間，她抬起头来，带着一种絕望神情对斯塔尔斯基望了一眼，竟使伏庫尔斯基大吃一惊。但斯塔尔斯基仍然用那条馬鞭敲着靴尖，咬着雪茄，半讥誚半悲伤地微笑着。

亭子后面傳来奥霍茨基的声音。

“你看，我告訴过你，夫人是在这里……”

“可她是在亭子里，不是在树丛里呀，”一个手里挽着籃子的年輕农家姑娘回答說。

“啊，你真傻!”奥霍茨基咕嚕着，从树丛里走出来，不安地望着那些女人。

“哎唷，尤利安先生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現啦!”那寡妇叫着。

“不过說实話，我从花坛上翻过来，只是为了抄近路。”奥

霍茨基在声辯。

“您离开了正路，就象早晨給我們赶馬車时那样……”

“我保証……”

“还是領我走好些，别再声辯了，”議长夫人打断他的話。

奥霍茨基把胳膊交給她挽着，領她走出亭子，不过他臉上的神情是这样狼狽，那頂帽子那样地滑到了一边，瓦索夫斯卡太太再也无法抑制，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使費利茲婭小姐的臉上重新飞上了紅暈，而且惹得奥霍茨基狠狠地向那寡妇扫了几眼。

一行人都向左边拐，穿过一条横路，向那些宅院旁的建筑物走去：議长夫人跟奥霍茨基走在前头，提籃子的姑娘跟着他們，随后是寡妇和費利茲婭小姐，然后是伏庫尔斯基，在他后面是埃弗林小姐和斯塔尔斯基。前面那两个人正巧走到便門口，从那里傳来了越来越响的喧嘩声；就在那时候，伏庫尔斯基听見了背后的輕輕談話声。

“有时候我感到多么难过，还是躺在坟墓里好些……”埃弗林小姐輕輕地說。

“坚强些，坚强些！”斯塔尔斯基用同样的声調回答她。

現在，当一行人来到一个院落里，議长夫人把籃子里的谷粒撒給一大群母鷄，它們向她飞扑过来的时候，伏庫尔斯基才明白这一趟出来的目的。

那管鷄的女人瑪吐埃楚娃老大娘，跟在母鷄后面出来了，她向太太报告說，一切都很好，只是早上有只老鷹在院落上空盘旋了一会，下午有一只母鷄差点儿被一块碎石子哽死，但是謝天謝地，一切都对付过去了。

从家禽場出来，議长夫人又巡視了畜栏和馬厩，这些地方，多半是中年的长工向她报告情况。在这里，差一点出了一件事故。因为有一匹相当高大的小馬突然从馬厩里跑了出来，它象一条狗那样，用后腿站着，用前腿向議长夫人身上扑来。幸亏奥霍茨基把那大胆的畜牲勒住，議长夫人才象平常那样給了它一些糖吃。

“它会再伤害奶奶的，”那不满意的斯塔尔斯基說。“使一匹以后要长大起来的馬駒子习惯于这样的温存，誰曾經見过呢？”

“你往往說得很有道理，”議长夫人一面回答，一面撫摸着那匹小馬；它把头擱在她肩膀上，后来又跟着她跑，使长工們不得不把它牵回馬厩里去。

連几头母牛也認得自己的女主人，它們用低低的温柔的哞叫声欢迎她。

“一个奇怪的女人，”伏庫尔斯基想。他望着那老女人，她不但懂得在动物的心里喚起爱情，而且也懂得在人們的心里喚起爱情。

晚飯后，議长夫人休息去了，瓦索夫斯卡太太提議到花园里散一会步。

男爵虽說情緒不佳，倒也贊成这个計划。他穿上一件厚大衣，在脖子上圍了一条圍巾，他把膀子交給他未婚妻挽着，跟她走在前头。他們在談什么話，沒有人知道。人們看見的只是她臉色蒼白，他呢，腮帮上泛出了痨病征候的紅暈。

夜里十一点鐘左右，大家都散了，男爵咳嗽着把伏庫尔斯基送到他房間里。

“这么，您見过我的未婚妻了？……她是多么美呀！一幅貞女象，不是嗎，我的先生？特别是当她那張小臉上显出那种忧郁的表情时，——您注意到了沒有？她是多么迷人，为她犧牲性命我也愿意。除您以外，我不会把这些話告訴誰的，但是您知道，她給我留下一个那么高尙的印象，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胆量輕輕触她一下……我只想向她恳求！……我的先生，我簡直会在她的脚跟前跪下，望着她的眼睛，如果她允許我吻她的衣服，我就感到幸福了……可是，对不起，也許我使您感到厌煩了？”他开始剧烈地咳嗽，眼睛都充血了。稍微休息了一会，他又往下說。“我不时常咳嗽，可是今天稍微受了点凉。我不是一向容易受凉的，除了在秋天和早春时候。嗯，沒有关系，一下就好了，前天我剛好請加路敏斯基和巴兰諾夫斯基給我会診，他們告訴我，只要我注意保养，我会一直健康的……我也問过他們(这句話我只对您說！)，問他們对我的婚姻怎么个看法。但是他們說，婚姻是个人的事情……我提醒他們，說柏林的医生們老早就劝我結婚了。于是他們考虑了一下，末了有个医生表示：‘唉，您沒有立刻听从他們的劝告，这太可惜了……’因此，現在我下了决心，要在耶穌降临节以前办好这件大事……”他又咳嗽了一陣，歇了一口气，突然問道，声調显然改变了：“您对未来的生活有信心嗎？”

“为什么您提出这个問題？”

“您瞧，不論怎么說，信心会使人从絕望中解救出来。譬如說，我現在明白，我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幸福，也不可能給她充分的幸福。唯一安慰我的是，当我想到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会再碰到她，在那里，我們倆又年輕起来了。要知道

她，”他深思熟虑地往下說，“在那里会属于我的，因为圣經上写着：‘你們在世上締結的姻緣，到了天国也会結成……’您，也許象奥霍茨基先生一样不相信这一点，但必須承認，有时……您还是相信的，您能发誓說不是那样的吗？”

隔壁的鐘打了十二下；男爵吃惊地跳了起来，向伏庫尔斯基告别。过了几分鐘，可以听見他那剧烈的咳嗽声在側屋的另一头响起来了。

伏庫尔斯基推开窗子。厨房附近吐綬鷄在响亮地啼叫，花园里有一只梟鳥在哀訴；一顆星脫离了天空，隕落在树木背后的什么地方。男爵仍然在咳嗽。

“是不是所有的恋人都象他这样盲目呢？”伏庫尔斯基想。“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也一定象我这样清楚，那姑娘是絕对不喜欢他的。她甚至爱着斯塔尔斯基也說不定……我还弄不清楚这情况，最大的可能是，那姑娘为了金錢才結婚，斯塔尔斯基却用理論去支持她的意图。也許他也爱上了她吧？……不，那是不可能的。正确一点說，他对她已經厌煩了，而他硬要她出嫁，不过……不，这是多么可怕啊……只有妓女才有一些跟她們談买卖的情人。多么愚蠢的假定！……也許，斯塔尔斯基眞的是她的朋友，他劝她去作他自己認为正确的事。他不是很坦白地說，他只会跟一个有錢的女人結婚嗎。这个原則有什么不好？它并不比象奥霍茨基所說的那些原則坏到那里。議长夫人有一次說得有道理，今天的这一代人具有坚强的理智和冷酷的心。我們的例子使她的多情主义变得不討好了，所以她相信金錢的权力，这毕竟証明她是聰明的。至于这个斯塔尔斯基，說实話不是一个笨人；也許他是个不干正經事的小

伙子，是个懒汉，但絕对不是笨人。我覺得好奇，为什么瓦索夫斯卡太太那么喜欢他？她对他一定有着偏爱，又因为她有錢，到头来他們总会配成一对的。不过，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也覺得好奇，今天为什么議长夫人一点也沒有提起依涉貝拉小姐？嗯，要我問却不愿意……不然人家馬上会誹謗我們……”

他睡着了，梦見自己是那个男爵，在热恋，在生病，而斯塔尔斯基却充当他家庭中熟朋友的角色。

他醒过来，高声笑着。

“这会立刻把我的病医好的！”他嘟噥着說。

早晨他又跟費利玆婭小姐和奥霍茨基在一起釣魚。后来在一点鐘左右，大家在一起吃飯的时候，瓦索夫斯卡太太对女主人說：

“奶奶答应給我和伏庫尔斯基先生的两匹馬套上鞍子，不是嗎？”接着她轉向伏庫尔斯基，往下說：“我們在半个鐘头后去騎馬。从現在起，您要开始为我服务了。”

“你們只是两个人去騎馬嗎？”費利玆婭小姐問，她臉紅了。

“难道你也有兴致跟尤利安先生去騎馬嗎？”

“对不起……請您別搞到我头上来，”奥霍茨基提出抗議。

“費利玆婭留在我这里，”議长夫人插嘴說。

費利玆婭小姐的血全涌到臉上来了，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起先她气憤憤地、后来又是高傲地打量着伏庫尔斯基，最后她跑出房間，好象是去拿手帕。

她回来的时候，小鼻子紅紅的，对在場的人瞥了一眼，样

子象那个饒恕了劊子手的瑪丽·斯图亚特。[1]

两点整，两匹漂亮的鞍子馬被牽来了。伏庫尔斯基走到他那一匹的旁边，隔了几分鐘，瓦索夫斯卡太太也来了。她穿着一身貼身的女騎装，身材匀称得象朱諾[2]一样；她那头栗褐色的头发盘成一个大发髻。她用脚尖踩在馬夫的手上，象一根羽毛那么輕盈地跃上了馬鞍。馬鞭在她手里发顫。

这时候，伏庫尔斯基从容不迫地在檢查着馬鐙。

"快些，我的先生，快些！"她叫着，勒住馬；那匹馬提起前腿豎立着，在原地打着轉。"我們出大門就急跑……Avanti, Savoya!"[3]

伏庫尔斯基終于跨上了馬鞍，瓦索夫斯卡太太不耐煩地用鞭子抽着她的馬，他們騎着馬出了农庄。

那条路两旁栽着菩提树，大約有一公里长。两边是灰禿禿的田地，田間到处堆着一堆堆象茅屋那么高的小麦。天空是明朗的，太阳明亮地照着，远处傳来打禾机的隆隆响声。

馬小跑了几分鐘。跟着瓦索夫斯卡太太把馬鞭的柄放到嘴边，身子向前弯着，瘋狂地疾馳起来。她帽子上的紗带象灰色的翅膀那样拖在后面飄着。

"Avanti! Avanti!"

他們又疾馳了几分鐘。突然間那貴妇勒住了馬；她臉孔发紅，呼吸急促。

"够啦，"她說，"現在我們走得慢些。"

---

[1] 瑪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死在断头台上。

[2] 古罗馬神話中司婚姻与生产的女神。

[3] 意大利文：向前跑，上薩伏依去！（薩伏依，法国东南部的一省）

她在馬鞍上挺直身子，注意地向东面远方那历历在目的青灰的树林眺望着。道路已經到了尽头，他們騎馬走过田野；四周是灰色的禾垛和翠綠的梨树。

“告訴我，”她問道，“发一笔財是一件快事嗎？”

“不是，”伏庫尔斯基略略考虑一下以后，回答說。

“把錢花掉痛快嗎？”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但是人家却在談論关于您那笔財产的奇迹。大家在說，您每年有将近六万的收入……”

“今天我的錢更多了，可我花得非常少。”

“究竟多少呢？”

“一万左右。”

“抱歉。去年我下过决心，要花掉許多錢。我的管理人和出納員对我說，好象我花掉了二万七千卢布……当时我作了許多瘋狂的事，但还是沒有把无聊赶走……所以我今天心里想：要問問您，如果人們在一年当中花掉了六万卢布，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覚呢？但是您沒有花那么多。抱歉。您知道为什么嗎？……如果您有一次在一年中揮霍了六万，不……十万，那就請您告訴我：是不是眞的产生了强烈的感覚，好嗎？”

“我可以預先告訴您，不会产生什么感覚。”

“不会嗎？那么錢有什么用呢？如果每年十万卢布不使人感到幸福，那到什么地方去找幸福呢？”

“一个人也可以花一千卢布找到幸福。每个人本身都带着幸福。”

“但幸福必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不，我的太太。”

“您，一个这么不平凡的人說这样的話嗎?”

“如果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那只是痛苦，而不是幸福造成的。当然更不是花錢造成的了。”

树林边緣上現出一片尘烟。瓦索夫斯卡太太向那里瞧了一会，接着突然对馬抽了一鞭，向左掉头，不擇道路地向那片尘烟馳去。

“Avanti! Avanti!”

他們疾馳了十分鐘左右；这一次伏庫尔斯基先勒住了他的馬。他站在一个山头上，山底下展开着一片綠油油的美丽得象幻梦的草地。它的美究竟在什么地方，是綠油油的嫩草，蜿蜒曲折的小溪，倒垂在小溪上的树木，还是那晴朗的天空?伏庫尔斯基不知道。

但是，瓦索夫斯卡太太并不欣賞风景。她縱着馬，瘋狂地疾馳下山，仿佛想用她的驍勇使她的同伴佩服似的。

当伏庫尔斯基緩慢地騎馬下山的时候，她把馬調轉过去，不耐煩地叫着：

“唉，我的先生，难道您老是这么毫无兴趣的嗎? 我带您出来騎馬，可不是为了来打呵欠呀。請您跟我談談，并且馬上……”

“馬上? 好的。您以为斯塔尔斯基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嗎?”

她在馬鞍上向后仰去，好象要栽倒似的，随后久久地望着伏庫尔斯基。

“哎!”她大笑地叫着，“我沒有想到，您会說一句这么庸俗的話……斯塔尔斯基先生有趣……对誰有趣呢? 肯定是对那

种……那种……象埃弗林小姐那样的黄毛丫头，比方对我来説，他已經不是个有趣的男人了。”

“但是……”

“沒有什么但是！有一度，当我有意要作婚姻的殉难者的时候，他曾經是个有趣的男人。幸亏我丈夫是那么識相，他很快就死了，可斯塔尔斯基先生却是那么簡单，甚至以我那么一点点生活經驗，我在一个星期中也就把他看透了。他始終留着魯道夫大公爵式的胡子，采取同样的迷惑方法。我熟悉他的眼色、半吞半吐的話和鬼鬼祟祟的行为，象熟悉他那件上衣的式样那么清楚。他依旧老远就規避沒有嫁妆的妙龄女郎，恬不知耻地跟已婚的女人鬼混，在那些有錢的年輕女人身边輕輕叹气。我的天呀，这种方式我一生中碰到过不知多少次了……今天我需要新的方式了。”

“那么，奧霍茨基先生……”

“是呀，奧霍茨基是有趣的，甚至可能变成危險人物，但是跟这个人来往我必須再投一次胎才行。这个人并不是我的精神和肉体所能寄托的世界……啊，他是多么天眞，多么可爱呀！他相信理想的爱，要把所爱的人和自己关在他的实驗室里，他确信她絕不会欺騙他……不，他不是我的对象……怎么，馬鞍有什么不对头了！”她突然喊了起来。“先生，馬肚带松了……請您檢查一下……”

伏庫尔斯基跳下馬来。

“您下馬嗎？”他問。

“我不想下馬。您就这么檢查一下吧。”

他从右边走过去——馬肚带扣得紧紧的。

“不是那里呀……哦，在这里……这里有点什么毛病，在馬鐙上。”

他犹豫不决，但还是把她的騎装撩开，用手插到馬鞍底下去。突然間，血涌到了他的臉上：那寡妇动了一下腿，她的膝盖触到了他的面頰上。

“喂，怎样啦？……喂，您发現什么沒有？”她不耐煩地問。

“沒有什么，”他回答，“馬肚带扣得紧紧的。”

“您吻了我的膝盖嗎？”她尖叫着。

“沒有。”

她对馬抽了一鞭，疾馳起来，一面嘟噥着：

“一个呆子，不然是块石头！”

伏庫尔斯基慢慢地跨上馬。

“依莎貝拉小姐也騎馬嗎？……誰給她扶正馬鞍呢？”

当他这么想着的时候，一种說不出的悲痛嚙着他的心。

他赶上了瓦索夫斯卡太太。迎接他的是一陣大笑：

“哈哈！您好得无可比拟！”接着她用低低的清脆的声音說：“在我的一生中写下了美好的一頁：我扮演波提乏[1]的妻子，找到了英俊的約瑟……哈哈！……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忧伤：您不会估計我怎样懂得把别人搞得神魂顛倒。遇到这种情形，一百个别的人也会說，沒有我就活不下去，我夺去了他們的宁靜，等等……您却簡簡单单地回答我一声：‘沒有！’……为了这声‘沒有’，您倒有資格在天国里那些純洁的小天使当

[1] 典出圣經旧約創世記第三十七章，波提乏是法老的內臣，他的妻子看中了仆人約瑟，但为約瑟所拒。

中得到一个額外的座位。那么一張高高的靠椅，前面装着一块擋板……哈哈哈！”

她在馬鞍上笑得弯了腰。

“我要是象其他的人那样回答了，您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就又得了一次胜利。”

“胜利了，您有什么好处呢？”

“那样我就弥补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缺憾。我从十个向我求婚的男人当中挑选一个我認为最有趣的，我逗着他玩，想望着他……”

“那以后呢？”

“我察看下次的十个，再从中挑选一个。”

“常常这样嗎？”

“至少每个月有一次。您要怎么样呢？”她聳聳肩，补了一句，“这是蒸气和电气的世紀里的恋愛呀。”

“是呀。它甚至叫人想起火車。”

“因为它象一陣勁风那样刮过，而且噴射火花嗎？”

“不是。它很快地駛过，而且尽它所有的座位携带乘客。”

“啊，伏庫尔斯基先生！……”

“我不想侮辱您；我不过把我听到的話闡明一下罢了。”

瓦索夫斯卡太太咬着自己的嘴唇。他們默默地騎馬走了一些时候。

歇了一会，她又說起来了：

“我已經把您編了类：您是个古板人。每个晚上（我不知道是几点鐘，但肯定是在十点鐘以前），您結帳，以后上床睡觉，入睡以前，您高声地反复念着祈禱文：‘不应当覬覦邻家的

女人’……是这样嗎?”

“您往下說吧。”

“我不会再說什么，跟您談話使我感到无聊。唉，这世界光給我們带来失望!……当我們穿第一件长下襬的衣服，第一次参加跳舞会，初恋的时候——一切对我們来說似乎是件新鮮事……但是过了一会，我們就只好使自己相信，要不是一切都有过，就是毫无价值……我記得去年在克里米亚，❶ 我們一小群人在一条非常荒凉的、从前有盜賊出沒的道路上旅行。正当我們談起这回事的时候，有两个韃靼人从乱山中走了出来……謝天謝地! 我想，他們要把我們杀了，因为，虽說他們仪表堂堂，但他們的臉却非常可怕。您知道，他們要我們什么呢?……要我們买他們的葡萄! 天呀! 他們想把葡萄卖給我們，我却想到强盜! 眞的，我气得几乎揍他們一頓。您看，今天您叫我想起那些韃靼人来了……几星期以来，議长夫人就对我說，您是个怪人，跟其他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可我却看出您是个最普通的古板人。不是这样嗎?”

“是的。”

“您看，我对人研究得多到家! 我們騎馬再飞跑一陣，好嗎? 或者不跑也好，我不想跑了，我感到疲乏。唉……但愿我这輩子至少会碰見一个眞正不同寻常的人……”

“嗯，那时候怎么样呢?”

“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有一种新鮮的感覺，他会告訴我一些新人新事。有时他会惹我气得流眼泪，随后他会难过得要

---

❶ 在苏联南部，濒黑海和亚速夫海。

命，最后他自然会在我面前討饒。啊，他会爱我到发狂的程度！我深深地銘刻在他的心版上和記忆中，即使他进了坟墓也忘不了我……这就是配我胃口的爱！”

“您会給他什么报酬呢？”伏庫尔斯基問，心里越来越感到沉重了。

“我哪知道？也許我也会下决心去干一件瘋狂的事……”

“現在我来告訴您，这个不平常的人会从您这里得到什么，”伏庫尔斯基怀着又痛苦又狂怒的心情說。“首先他会得到以前那些情人的一大張名单，以后是那些跟在他后面来的情人的第二張名单，在这两幕之間，他有机会去檢查馬肚带是不是扣紧了。”

“您說的是下流話！”瓦索夫斯卡太太大叫着，把馬鞭在空中甩得呼呼地响。

“我不过把从您嘴里听到的話重复一遍罢了。不过，要是在我們这么短暂的認識时間中，我的話說得太唐突……”

“沒有关系，往下說吧……也許您这些魯莽話，会比那些我很久以来就背熟了的、沒有感情的恭維話有趣些。当然，一个象您这样的人会瞧不起象我这样的女人的……嗯，大胆一些……”

“对不起。首先我們別使用过于厉害的措辞，它們跟我們騎馬出游的情况是絕不相称的。我們之間談的不是感情，而是見解。这么說，照我看来，您对于恋爱的見解存在着不可統一的矛盾。”

“难道是这样嗎？”那寡妇感到詫异。“您称作矛盾的东西，我会在生活中非常出色地去調和。”

“一方面，您談到时常掉换情人……”

“如果您不反对的話，我們把他們称为崇拜者吧。”

“另一方面，您又想找一个不平常的、杰出的人，即使进了坟墓也不会把您忘記。就我所了解的人的性格来說，那是个达不到的目标。您一向对人广賜恩惠，不会就此稍加約束，而一个杰出的人也不愿跟平凡的人在一处……”

“他可用不着知道这一些呀，”寡妇打断他的話。

“啊，那我們在欺騙人了；当然，只有在您的主人翁是又盲目又愚蠢的时候，才能騙得成功。但即便您选中的人是那样的話，您有决心欺騙一个那么爱着您的人嗎？”

“好，那么我会把一切都告訴他，而且用这样的話煞尾：‘別忘記，耶穌寬恕了瑪格黛林娜；我跟她比起来，罪过到底輕一些，我至少有着跟她一样漂亮的头发……’”

“这就会使他滿足嗎？”

“我相信沒有問題。”

“但要是不能使他滿足呢？”

“那我会不理睬他。”

“不錯，可是开始时候，您在他心版上和記忆里烙上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坟墓里也忘不了您！”伏庫尔斯基突然生起气来。“哼，你們的世界眞不錯！女人們也眞了不起，在她們身边，那些全心全意爱上她們的人不得不时常看表，免得碰到自己的前輩，阻擋那些后繼人！我的太太，就是生面团发酵，也需要一定时間；在那样的匆忙中，在拥挤杂沓的交际場中，深厚的感情怎么能增长起来？……别再对深厚的感情有什么期待：它会使人失眠，敗坏人的胃口。干嗎您要糟蹋一个到現在

您甚至还不認識的人的生活呢？干嗎您要破坏自己愉快的情緒呢？您最好依旧循着那条輕松的和时常获胜的路走去，这样不会給别人带来危害，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充实一点。”

“您說完了嗎，伏庫尔斯基先生？”

“好象已經說完了……”

“那我要对您講几句話。你們都是卑鄙的……”

“又是一句厉害的話。”

“您的話更厉害了。你們凈是无耻之徒。一个女人在她青春时期梦想着理想的爱，你們就嘲笑她幼稚，要求她卖弄风情，在你們看来，一个女孩不卖弄风情，是枯燥乏味的，如果是一个已婚的女人，那便是愚蠢的了。直到她被你們的共同努力弄馴服了，容許你們向她来那老一套的表白，甜蜜地望着她的眼睛，柔情地握着她的小手，那时候才有个戴着彼得·阿姆英斯基[1]的风帽的怪人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一本正經地咒罵着这个根据亚当[2]后裔的模样被創造出来的女人。‘你不可以再恋爱，永远不会再有人眞正地爱你，因为你曾經不幸落入拥挤杂沓的交际場中，你已經失去你的幻想了！’要不是你們这些公子哥儿，还有誰剝夺了她的幻想呢？……首先使一个人心灵空虛，然后又来責难这个空虛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

瓦索夫斯卡太太从口袋里掏出小手帕，紧紧地咬住它。眼泪在她的睫毛上閃着光，随后滚落在馬的鬃毛上。

---

[1] 彼得·阿姆英斯基（約1050—1115），法国修道士，傳教师。

[2] 根据圣經的神話傳說，亚当为人类的始祖。

"您走吧，"她叫着，"您那肤淺的解释把我气死了！您走吧，叫斯塔尔斯基到我这里来：他的厚顏无耻比您那牧师般的尊严要有趣些。"伏庫尔斯基鞠个躬，騎馬走了。他垂头丧气。

"您哪里去？……别往那里走……您免不了又要迷路，等到吃飯时却会对大家說我引誘您走了邪路。跟我走……"

伏庫尔斯基騎馬跟在瓦索夫斯卡太太后面走了几步路，一面在思索：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女人呀！一些人差点儿把自己出卖給木乃伊，另一些人对待人的心却象对待一块牛腰肉那样。她倒眞是个怪女人！也許，甚至不是个坏女人，无論如何，善于发泄高尚的感情……"

半个鐘头以后，他們又騎馬上了山头，从那里可以看見議长夫人的农庄。瓦索夫斯卡太太突然撥轉馬，銳利地望着伏庫尔斯基的眼睛，問他：

"您要吵架还是和好？"

"我可以坦白說嗎？"

"可以。"

"我深深地感謝您。在一个鐘头內，我从您这里得到的知識比我在一輩子里得到的更多。"

"从我这里得到的？这些都是空話，别認为有什么意义……我一跨上馬，我头脑就不能自主，淨說胡話。但是，我不是收回我說过的話，如果您認为您对我已經有了認識，那您就錯了。現在請您吻一下我的手；您是个眞正有趣的人。"

她伸过手去；伏庫尔斯基在手上吻了吻，惊訝得眼睛睜得老大。

第十二章　在一个屋頂底下

就在伏庫尔斯基跟瓦索夫斯卡太太在草地上疾馳、互相頂嘴的时候，依莎貝拉小姐乘車从伯爵夫人的田庄到查斯拉維克村来了。她在前一天收到了議長夫人的一封由专差送交的信，今天她虽說不乐意，还是遵照她姑母的坚决要求来了。她确信在查斯拉維克要碰到那个很受議長夫人賞識的伏庫尔斯基；因此她覺得那么匆匆地来是不恰当的。

“就說有一天我非跟他結婚不可吧，我也还沒有理由赶去欢迎他。”她自言自語地說。

但是，东西已經收拾好，車子駛到了門口，她的侍女也已經坐在馬車的前座上等着了，就这样依莎貝拉小姐决定动身了。

她跟家人的告别是意味深长的。經常悶悶不乐的列茨基先生揉着眼睛，而那个把一只装着錢的天鹅絨小錢袋塞到她手里的伯爵夫人，却吻着她的額头說：

“我既不贊成也不反对。你明白道理，知道自己的处境，是自己采取决定作出結論的时候了。”

决定什么呢？作出哪种結論呢？伯爵夫人沒有提起。

今年夏天在乡下逗留期間，依莎貝拉小姐对許多事情的看法有了深刻的改变；不过这并不由于新鮮的空气，或美丽的风景，而是由于一些事件和平心静气地对事件思索的結果。

她是遵照她姑母的坚决要求为了斯塔尔斯基而来的，因为大家都在說，他将要繼承議长夫人的田庄。但是議长夫人在对她侄孙的行为观察了若干时候以后，宣布至多給他每年一千卢布的生活費用，到他年老的时候，这笔錢一定够他用的。另一方面，她决定把她的全部財产轉贈給遺弃的孤儿和那些不幸的母亲。

从那时起，斯塔尔斯基在伯爵夫人的眼睛里就一文不值了。有一天，他宣布說，决不跟一个沒有陪嫁的姑娘結婚，宁可跟一个只要每年有几万卢布收入的日本女人結婚，他在依莎貝拉小姐的眼睛里也同样一文不值了。

“为了那一点点收入，犯不着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險，”他說。

从那以后，依莎貝拉小姐不再把他看作是認眞的求婚者了。但因为他說这句話的时候，輕輕地叹了口气，偷偷地望她一眼，所以依莎貝拉小姐想，这英俊的卡奇奥想必內心有痛苦，在寻找一个有錢的女人时，他是在牺牲自己。找誰呢？……也許是找她……可怜的小伙子，——但有什么办法呢？也許有一天还有可能使他的痛苦变成快乐，但今天却必須远离着他。当斯塔尔斯基突然上劲追求那有錢的瓦索夫斯卡太太，而且不动声色地纏住埃弗林·楊諾茨卡小姐的时候，要远离他是不难的。也許，他那样做，是要消除他曾經爱过依莎貝拉小姐所殘存的一点痕迹。

“可怜的小伙子，——但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使人承担义务，即使艰难，也必須履行它們。”

就这样，也許是依莎貝拉小姐最合适的情侶的斯塔尔斯

基从她那求婚者的名单上被勾掉了。他不能跟一个穷姑娘結婚，必須找一个有錢的女人，这就在他們之間划下一条不可填平的鴻沟。

她的另一个求婚者，那个男爵，是当他跟埃弗林小姐訂婚的时候，自己把名字删掉的。在男爵向依莎貝拉小姐百般奉承的时候，她討厌他；但当他突然离开了她的时候，她却吓了一跳。

怎么？世界上竟有这么一些女人，为了她們可以把她遺弃？怎么？居然会有这样的时候，一个年紀那么大的崇拜者甚至会把她扔掉？

依莎貝拉小姐覚得，她脚底下似乎在地震，而且，在当时侵襲她的一种模糊的不安的影响下，她当着議长夫人对伏庫尔斯基表示了相当的好感。可能，她甚至确定說出了下面的話：

“伏庫尔斯基先生近来怎么样啦？他也許在怨恨我，这使我非常抱歉。我不止一次地責备自己，因为我亏待了他，他是不应当受亏待的。”

她低下眼睛，臉漲得那么紅，使議长夫人覚得有必要邀請伏庫尔斯基下乡到她这里来。

“愿他們两人自由自在地互相仔細地了解一下吧，以后怎样，只好听从上帝的意志了。”那老女人想。“在男人們中間，他眞正是一粒鉆石，她也是个好姑娘，这样他們也許会和好的。我几乎可以打賭，他对她并不冷淡。”

几天以后，当依莎貝拉小姐那不愉快的印象开始冲淡的时候，她后悔自己在議长夫人面前提起伏庫尔斯基了。

"說不定他还以为我会跟他結婚哩,"她想。

这时候，議长夫人私下告訴了在她家作客的瓦索夫斯卡太太,說伏庫尔斯基要到查斯拉維克村来,他是个很有錢的鰥夫,是个各方面都不平凡的男人，她会乐于跟他結婚的，但誰知道呢,也許他在热恋着依莎貝拉小姐。

瓦索夫斯卡太太漠不关心地听着有关伏庫尔斯基的财产、鰥夫身份和結婚意图的叙述。但当議长夫人称他为一个不平凡的人的时候,她凝神注意起来;一听到他仿佛爱上了依莎貝拉小姐的話，她象一匹人們不小心給它尝了馬刺滋味的良种馬那样地暴躁起来。

瓦索夫斯卡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女人,她沒有想到再嫁,更沒有想到搶夺小姐們的未婚夫。但当她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她不会讓一个男人不来爱她,而去爱上另一个女人。为了金錢而結婚,——請便吧,瓦索夫斯卡太太甚至愿意在这方面帮忙;但只允許对她崇拜。这絲毫不是因为她認为自己是最漂亮的女人,而是因为……她向来就有着这么一个缺点。

她一知道依莎貝拉小姐在当天到达的消息，就把伏庫尔斯基拖去騎馬。等到看見树林边那条道路上她那情敌的車子卷起的灰尘后,她便拐进草地,还在那里用馬鞍演了那出沒有得手的好戏。

这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到了田庄上。一伙人都在走廊上迎接她,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話問候她。

"你知道嗎……"議长夫人对她輕輕說,"伏庫尔斯基已經来啦……"

"要使查斯拉維克成为一个乐园,我們就缺您一个人。"男

爵叫着。“我們这里已經来了个非常相投的和出色的客人了。”

費利茲婭·楊諾茨卡小姐把依莎貝拉小姐拖到旁边，开始用哽咽的声音告訴她：

“你知道，伏庫尔斯基先生已經到这里来啦。啊，要是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就好啦！……但我宁可什么也不告訴你，你也許还認为我在打他的主意哩。嗯，你只要想一想，瓦索夫斯卡太太逼他跟她一块儿出去騎馬……你要是看見他那个可怜人怎么臉紅就好了！……我却替她臉紅。固然，我也跟他釣过魚，就在这里，在池塘边，再說还有尤利安先生跟我們在一起。但我会跟他一块儿出去騎馬嗎？……无論如何不干！我宁愿死！……”

依莎貝拉小姐匆忙地跟其余的人招呼了一下，就向那个为她指定的房間走去。

“这伏庫尔斯基叫我不痛快，”她想。

老实說，那不是不痛快，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依莎貝拉小姐到这里来的时候，她对議长夫人确实生气，为的是她那强迫的邀請，对姑母也生气——因为姑母催她立刻动身，但她特别对伏庫尔斯基生气。

“这么說，她們真的要把我嫁給这个暴发戶了？”她自言自語地說。“好吧，你等着吧！”

她确信第一个迎接她的人会是伏庫尔斯基，她还拿定主意，要高傲地对待他。現在，伏庫尔斯基不但沒有迎着她跑来，甚至还跟瓦索夫斯卡太太出去騎馬了。

这个情况引起依莎貝拉小姐不愉快的感触。她想：

“这个风騷女人，虽說她已經三十岁了！”

当男爵把伏庫尔斯基称为一个重要客人的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好象有点驕傲，但那是一瞬即逝的感覺。另一方面，当費利兹婭小姐无意地透露出对伏庫尔斯基嫉妒的时候，依莎貝拉小姐感到不安了，但那也只有一会儿工夫。

“費利兹婭是一个天眞的姑娘，”她自言自語地說。

总之，在憤慨、滿足和不安那种复杂感情的影响下，她一路上想好的蔑視伏庫尔斯基的計划完全无踪无影了。現在伏庫尔斯基在依莎貝拉小姐的心目中，完全不同了。他已經不再是个什么服飾用品商人，而是一个从巴黎回来的人，他拥有一笔巨大的財产和一些使男爵感到兴奋的人情关系，是瓦索夫斯卡太太追求的对象。

依莎貝拉小姐剛剛換好衣服，議长夫人就走进房間里来了。

“我亲爱的貝拉，”那老女人說着，又吻了她一次，“为什么約翰娜不愿到我这里来呢？”

“爸爸身体不很好，她不愿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請求你……是的，我請你別說这一些！她不来，因为她不愿碰到伏庫尔斯基，这是全部的秘密，”議长夫人激动了。“如果他为她那保育院花錢，那么对她来說，他是好的。我告訴你，貝拉，你姑母是永远不会聪明一点的……”

依莎貝拉小姐压抑着的憤怒突然发作了。

“也許姑母認为对一个商人表示那么太多的好感是不需要的？”她紅着臉說。

“一个商人！……一个商人！”議长夫人生气了。“伏庫尔斯基的家世不比斯塔尔斯基，甚至不比查斯拉夫斯基坏，至于

說到他的职业……我亲爱的貝拉，伏庫尔斯基沒有买卖过象你姑母的祖父买卖过的那种东西。有机会你可以把这番話告訴她。在我看来，一个規規矩矩的商人胜过十个奥国伯爵。他們的头銜有什么价值，我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您会承認，出身……”

議长夫人譏諷地笑着。

“請相信我，貝拉，出身对来到这世上的人們来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提到血統的純洁……天呀！我們沒有上勁去研究这样的东西，还算是运气呢。我告訴你，跟象我这么老的人談起一个人的出身，是用不着的。我們有时会記起祖父和父亲那一代，时常感到惊异：为什么儿子长得不象父亲，倒象男仆？眞的，母亲当时对誰着迷，在这里有很大的关系。”

“您大約非常喜欢伏庫尔斯基先生吧。”依莎貝拉小姐悄悄地說。

“是的，非常喜欢！”那老女人坚定地回答說。“我爱过他的叔父，我感到終身不幸，因为人家把我們拆开了，而且根据的理由就是今天你姑母为了冷淡伏庫尔斯基而引用的理由。但他不容許人家用脚去踐踏他，不容許！”議长夫人叫着。“誰有办法象他那样摆脫了困境，誰象他那样地挣得了財产，鍛炼了自己，他就沒有必要注意社会上的意見。你一定知道，今天他有什么样的地位，也知道他为什么到巴黎去。請相信我說的話，不是他到名流們那里去，而是名流們会来找他，这是肯定的；第一个找他的就是你的姑母，如果那里有笔生意可做的話。对那些名流，我認識得比你清楚，我的孩子，你相信我，他們很快会出現在伏庫尔斯基的門房里的。他不象斯塔尔斯基

那样是一个懒汉，不象侯爵那样是个梦想家，也不象克惹楚夫斯基那样是个瘋子。他是个有作为的男人，被他挑作妻子的女人是幸福的。不幸的是，我們的年輕姑娘們提出的要求比較高，她們的經驗和热情却是不足的。即使不是所有的人……嗯，請别見怪，也許我說得过分严厉了。待会儿就要吃飯了。”

議长夫人說过了这些話以后就走了，留下依莎貝拉小姐沉湎在深深的遐思里。

“他可以代替男爵是毫无問題的，”依莎貝拉小姐自言自語地說。“男爵是个迂腐可笑的人，伏庫尔斯基却是人們所尊重的。卡奇亚·瓦索夫斯卡很懂得男人的心理，她带着他出去騎馬不是沒有目的的。讓我們来看看吧，伏庫尔斯基可不可能是忠实的。跟另一个女人出去騎馬，多么妙的忠实呀！眞的有騎士风度！”

差不多就在同时，伏庫尔斯基跟瓦索夫斯基太太游罢回来了，他看見院子里那輛剛剛卸套的馬車，脑际突然掠过一个模糊的預感，可是他不敢打听；他甚至假装好象沒有望見那馬車。

他走近台阶，馬繮繩交給一个仆人，吩咐另一个仆人把水替他送到房間里。他正想問問是誰来到了的时候，覚得喉嚨哽住，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多么愚蠢呀！”他想。“就說是她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她是一个象瓦索夫斯卡太太、費利兹婭小姐、埃弗林小姐那样的女人……我却不象男爵……”

但这时他却体会到，对他来說，她跟别的女人是不同的，如果她要求的話，他会把自己的財产，甚至自己的生命扔在她

脚跟前的。

“愚蠢！愚蠢！”他在房間里来回地走着，嘟囔着說。“斯塔尔斯基先生，她的情人，不是也在这里嗎。她曾經跟他約好，要愉快地度过假期。我沒有忘記那些眼色，唉……”

他气瘋了。

“瞧着吧，依莎貝拉小姐，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价值？現在我要做你的审判員了，”他想。

有人敲門，那老仆人走了进来。他在房間里四下張望一下，压低声音說：

“太太叫我通知您，列茨卡小姐来了，如果先生准备好了，那么請您去吃飯。”

“告訴她，我馬上就来。”

仆人走了以后，他在窗口停留一会，望着被斜阳照亮了的花园，和那丛丁香花，鳥儿在花丛里快活地啁啾着。当他想到跟依莎貝拉小姐見面那件事的时候，他內心的不安增加了。

“我对她說些什么話呢？对她表示怎样态度呢？”

他仿佛覺得，所有的眼睛都会盯着他俩，这时候他一定会做出一个不合适的举动而陷入窘境。

“我不是告訴过她，我愿意做她的忠实的仆人……象一条狗那么忠实嗎！可是我現在得走了……”

他走出房間，又轉了回来，然后再走出去。他勉强移动脚步，慢慢地沿着走廊走去，他感到渾身无力、畏縮不前，象个要晋謁国王的牧童一样。

他伸手去抓門把手，怔怔地站在那里……餐厅里傳来女人們的笑声。他感到眼前发黑，想离开这里走，讓仆人去告訴

她們，說他生病了，这时候听見背后有脚步声，他就把門推开了。

在聚集在餐厅里的所有的人中間，他一眼就瞧見了依莎貝拉小姐，她在跟斯塔尔斯基談話，象那次在华沙那样地望着斯塔尔斯基，他臉上也堆着同样譏諷的微笑。

剎那間，伏庫尔斯基失去的力量又回到了身上，一陣憤怒涌上心头。他昂着头走进去，向議长夫人請安，对依莎貝拉小姐鞠躬；她紅着臉，向他伸过手来。

“您好。列茨基先生好嗎？”

“爸爸近来稍好一些……他讓我向您問好。”

“对这好意的惦記，我十分感激他。还有伯爵夫人呢？”

“姑母很好。”

議长夫人在她那張靠椅上坐下；所有的客人都圍着桌子坐下了。

“伏庫尔斯基先生，您坐到我旁边来，”瓦索夫斯卡太太說。

“非常高兴，倘使一个士兵被准許在他的司令官面前坐下的話。”

“她已經把您置于她的指揮下了嗎，斯丹尼斯拉夫先生？”議长夫人微笑着問。

“可不是！这种訓練是不常碰到的……”

“他在报复，因为我們出去騎馬的时候，我讓他迷了路。”瓦索夫斯卡太太插嘴說。

“迷路是最惬意不过的，”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我預見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沒有料到来得这么快……”

男爵說着，露出他两排装得很好的假牙齿。

“劳駕，表哥，把盐递給我，”依莎貝拉小姐对斯塔尔斯基說。

“好吧……哎喲，盐撒散了！……这下我們一定要争吵了。”

“爭吵对我們不是什么威胁了，”依莎貝拉小姐特别認眞地回答道。

“你們約好从来不爭吵的嗎？”瓦索夫斯卡太太問。

“不，我們准备从不和好，”依莎貝拉小姐回答。

“妙呀！”瓦索夫斯卡太太高声說。“如果是我，卡奇米尔兹先生，現在我会失掉最后一点希望的。”

“难道我敢存过什么希望嗎？”斯塔尔斯基叹了口气。

“对我們两人来說，眞是幸运！”依莎貝拉小姐輕輕說。

伏庫尔斯基一面傾听，一面察看着。依莎貝拉小姐神色自若地談着，而且非常鎮靜地譏笑斯塔尔斯基，看来他对这些一点也不在乎。但却不时偸偸地看着埃弗林·楊諾茨卡小姐，她正在跟男爵交头接耳，臉上一陣紅又一陣白。

伏庫尔斯基覺得心上卸除了一个沉重的負担。

他想，如果这一伙人里面，斯塔尔斯基对誰感到兴趣的話，那就只有埃弗林小姐了，她也只有对他感到兴趣，这是很明白的。

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陣开心，对那受欺騙的男爵却又非常同情起来。

“嗯，我无論如何不会警告他！”他心里下了决定。“虽然对别人的不幸怀着幸灾乐禍的心情是卑鄙的。”

吃完飯，依莎貝拉小姐走到了伏庫尔斯基跟前。

“我看見您的时候有什么感覚，您知道嗎？”她說，“我覺得遺憾！記得当初您、父亲和我三个人想到巴黎去，可是在我們三个人中，只有您，命运是寵爱的，至少您在那里代我們三个人玩得非常愉快吧？……現在您得把得到的三分之一印象告訴我。”

“但如果这些印象不是愉快的呢？”

“为什么？”

“也許只是因为您不在那里，我們原来是要一起去的。”

“就我所知，我不在，您也懂得尽情地玩乐，”依莎貝拉小姐說完就走。

“伏庫尔斯基先生！”瓦索夫斯卡太太叫着。但对他和依莎貝拉小姐瞧了一眼，就不滿意地接着說：“不，沒有关系……今天我准您的假。先生們，上花园去吧。奥霍茨基先生……”

“今天奥霍茨基先生要給我講气象学，”費利玆婭小姐代他回答。

“气象学？”瓦索夫斯卡太太反問了一声。

“是呀……我們这就到楼上观測台去。”

“先生，您教的就是这門气象学嗎？”瓦索夫斯卡太太問。“无論如何我倒要問問奶奶，看她对这門气象学是怎样个看法。”

“您总是跟我过不去！”奥霍茨基不服气。“您可以跟我騎馬在荒山上跑，可是費利玆婭小姐連到观測台里瞧瞧都不作兴。”

“你們还是瞧去吧！只是現在讓我們上花园去。男爵……

貝拉……"

大伙儿都向花园走去。第一对是瓦索夫斯卡太太和依莎貝拉小姐，伏庫尔斯基跟在她們后面，接着是男爵同他的未婚妻，最后是費利茲婭小姐和奧霍茨基，他揮着手，神情非常激动：

"您永远不会学会什么，除非是戴一頂怪模怪样的帽子，或者跳四組舞里的第八节，如果有哪个蠢才把它設計出来的話。永远也不会学会什么，"他用伤感的声調又說了一遍，"因为老是有那么一个婆娘……"

"呸，尤利安先生，誰敢这样說話呢？"

"是呀，一个討厌的女人，如果您一块儿跟我到观測台去，她就認为不成体統……"

"也許，这样确实不好……"

"当然，不好！……穿着領口一直袒露到腰部的上衣是好的，到一个来历不明、留着肮脏指甲的意大利人那里学唱歌是好的……"

"可是，您知道……如果讓年輕的姑娘經常跟年輕的男人們单独在一起，那他們会彼此相爱……"

"相爱就怎么样？就讓他們相爱好了！如果他們不相爱，而是愚蠢得象木头一样，难道更好嗎？您的思想眞古怪，費利茲婭小姐。"

"哦，先生！……"

"好啦，别再号叫了！如果您愿意听講气象学，那我們就上去。"

"只有跟埃弗林或是跟瓦索夫斯卡太太同去才行。"

“得啦，得啦，……我們別再談这一些了，”奥霍茨基說，双手向口袋里一插，表示憤怒。

这一对年輕人頂撞得那么响，整个花园里的人都能听見，这使瓦索夫斯卡太太感到非常满意，她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当他們沉默下来的时候，男爵和埃弗林小姐的絮語声傳到了伏庫尔斯基的耳朵里。

“那斯塔尔斯基吃了敗仗，不是嗎？”男爵說，“那位先生天天在吃敗仗。瓦索夫斯卡太太嘲笑他，依莎貝拉小姐极端冷淡地对待他，連費利茲婭小姐对他也不感兴趣了。您看出来了嗎？”

“看出来了，”那未婚妻悄声地回答。

“有一些年輕人，他們唯一的長处在于指望得到一大笔遗产，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我說得对嗎？”

“說得对。”

“但是，当繼承議長夫人的遺产的希望消失了的时候，斯塔尔斯基就不再令人感到兴趣了。說得对吧？”

“对，”埃弗林小姐深深地叹了口气，回答說。“我在这里坐一会儿，”她高声往下說，“也許您可以替我把房間里的圍巾拿来……对不起。”

伏庫尔斯基回过头看。埃弗林小姐坐在長椅上，臉色蒼白，神情疲乏，男爵正在她旁边献殷勤。

“我这就去，”他說。“伏庫尔斯基先生……”他看見伏庫尔斯基的时候，又补上一句，“您能不能代替我一下……我这就去，馬上回来……”

他吻了未婚妻的手，就向住宅走去。

到現在，伏庫尔斯基才看出男爵有一双很瘦长的腿，他走起路来步子有点搖搖晃晃的。

“您認識男爵已經很久了嗎？”埃弗林小姐問伏庫尔斯基。“我們上亭子那里去，好吧？……”

“我正好这几天才荣幸地进一步認識他。”

“他非常尊敬您。他不止一次說他第一次碰到了一个談話时气味相投的人……”

伏庫尔斯基微微一笑。

“那当然是因为他老是对我談起您的緣故吧。”

埃弗林小姐的脸漲得通紅。

“是的，他是个挺規矩的男人，他非常爱我……固然，我們之間年齡相差很大，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有經驗的女人都肯定地說，男人年紀越大，就越忠实，对女人来說，丈夫的忠誠倒是最要紧的，不是嗎，先生？我們中間每个人都在人生中寻找爱情，可有誰給我担保，我又会遇到一次跟这相似的爱情呢？……比男爵年輕一些，英俊一些，甚至聰明一些的男人有的是，但他們中沒有人对我这样热情地說过，他們一生中最后几年的幸福都在我手里。即使这样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牺牲，你能堅持不答应嗎？嗯，您倒自己說說看！”

她在林蔭路上停下脚步，望着他的眼睛，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答复。

“我不知道。这純粹是个人的事，”他回答。

“您这样回答我是不好的。奶奶說，您是个个性堅强的人；我到今天还从沒有碰到过个性堅强的人，我自己的个性非常軟弱。我沒有能力反抗，我害怕拒絕人家的要求……也許我

跟男爵結婚是件蠢事——无論如何，有些人暗示我，說我这件事作得笨透。您也以为这样嗎？如果有人告訴您，他爱您超过爱他自己的生命，要是得不到您的爱，他那有限的生命会在寂寞和絕望中度过，那您会忍心离开他嗎？如果当着您的面，有人掉下深渊，而且在呼救，您不会把手伸給他，把他拉住，等到援救到来嗎？”

“我不是女人，从来也沒有人懇求我，为別人牺牲我的自由；所以碰到类似情形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伏庫尔斯基激动地回答。“我只知道，作为男子汉，我根本不会向人懇求，哪怕是为了爱情。”

她微微地張着嘴，呆望着他。

“我再告訴您一点，”他往下說，“我不但不懇求，而且也不接受因为怜憫而扔給我的施舍物。这样的东西差不多总是殘缺不全的……”

从一条側路上，斯塔尔斯基带着一本正經的神情急急地向他們走来，忙乱地說：

“伏庫尔斯基先生，太太們在那条菩提树林蔭道上等您……我奶奶在那里，瓦索夫斯卡太太……”

伏庫尔斯基犹豫不决，不知道該怎么办。

“啊，您別顧虑我，”埃弗林小姐說着，臉紅得比平常更厉害了。“男爵立刻回来了，我們三个人跟在您后面来。”

伏庫尔斯基鞠了一躬，就走了。

“妙事！”他想。“埃弗林小姐跟男爵結婚是出于同情，跟斯塔尔斯基調情也是出于同情……我还懂得，一个为金錢而結婚的女人的心理，虽然那笔錢是用愚蠢的方式賺来的。我甚

至懂得，一个已婚女人的心理，在过了一段幸福的共同生活以后，忽然爱上了人，还欺骗了她的丈夫。对流言蜚語的畏惧、孩子們以及千百种的束縛，时常逼使一个人去那样做。但是一个欺騙她未婚夫的年輕姑娘，却完全是件新鮮事！"

"埃弗林小姐！埃弗林小姐！"他突然听到附近什么地方男爵的喊声。

伏庫尔斯基突然拐个弯，在小树丛里消失不見了。

"我感到好奇，他要是碰到了我，我对他說什么呢？"他嘟噥着。"見鬼，我干嗎要陷进这个泥坑呢？"

"埃弗林小姐！埃弗林小姐！"男爵已經在相当远的地方叫喊了。

"雄鳥在逗引雌鳥，"伏庫尔斯基想。"不过，說实話，可以断然責难这个姑娘嗎？她自己承認，她个性軟弱，还悄悄地表示，她需要錢。她沒有錢，沒有錢就象魚沒有水那样不能生活。那她怎么办呢？这个可怜的人找上了一个有錢的老头儿，但她的心到底不是石头，她的情人又劝她出嫁，两个人都認为，这个老头儿的温情不会破坏他們的美满良緣，——就这样他們发明了一种新产品，結婚前就不忠貞，甚至連新产品的专利証書也不想去爭取。不过，話說回来，也許他們非常具有美德，决定在結婚后才給那老头戴上綠头巾……好搭配！社会上往往会出現有趣的現象……只要你想想，我們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的小禮品！說眞的，那些詩人老是歌頌爱情，把它說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得少信任他們一点才对……"

"埃弗林小姐！埃弗林小姐！"男爵用凄凉的声音喚着。

"多么卑賤的角色呀，"伏庫尔斯基嘟噥着。"做一个那样

的傻瓜，我宁愿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

他在离畜栏不远的側路上找到了那些太太；議长夫人由手拿籃子的侍女陪伴着。

“啊，您在这里！”那老女人对伏庫尔斯基說，“那好极了。您在这里等候埃弗林和男爵；也許他終究会找到她的，”她稍微皺着眉头，往下說，“我跟卡奇亚去看馬。”

“伏庫尔斯基先生也不妨拿点糖喂他的馬吃，今天它跑得好极了，”瓦索夫斯卡太太稍稍撅着嘴說。

“还是别打扰他吧，”議长夫人打断她的話。“男人們只喜欢騎馬，可不喜欢撫爱它們。”

“这些忘恩負义的人！”瓦索夫斯卡太太輕輕地說，搀着議长夫人的胳膊，領她向便門走去。

瓦索夫斯卡太太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看見伏庫尔斯基在目送她，就連忙把头掉开。

“我們是不是去找那对未婚夫妇呢？”依莎貝拉小姐問。

“听您吩咐，”伏庫尔斯基回答道。

“那我們宁可不去打扰他們。据說幸福的人們不喜欢有見証人。”

“您从来沒有过幸福嗎？”

“唔，我呀……当然有过……可不是象埃弗林和男爵那样的幸福。”

伏庫尔斯基凝神望着她。

她若有所思，神态安詳，象一尊希腊女神的塑象。

“不，她不会欺騙人，”伏庫尔斯基想。

他們默默地向着花园最荒凉的部分走了一会。不时有一

扇映着落日余輝的窗戶在古老的树木間閃現出来。

“您是第一次到巴黎的嗎?”依莎貝拉小姐問。

“第一次。”

“那是一个奇异的都市,不是嗎?”她神情活跃起来,望着他的眼睛。“不管人們怎么說,巴黎,即使是被征服的巴黎,仍然是世界的首都。它也給您留下这个印象嗎?”

“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在逗留几星期以后,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和勇气。眞的,到那里我才学会了为我的工作感到驕傲。”

“請您給我解釋一下。”

“很簡单。在我們这里,人們的劳动获得非常有限的收获:我們是穷困的,落后的。可是在那里,劳动象太阳那么灿烂!那是些什么样的建筑物呀,从屋頂一直到人行道,都象珍貴的珠宝箱那样,滿布着装飾品!还有那許多繪画和雕象,无数的机器,以及大量的工厂产品和手工业工艺品!我到巴黎才体会到,人只有表面上是渺小的、脆弱的,实际上人却是天才的不朽的巨匠,他能輕而易举地移山倒海,还能在石上鐫刻非常精致的花紋。”

“是的,”依莎貝拉小姐回答。“法国的貴族阶級有足够的时間和金錢去創造艺术品。”

“貴族阶級嗎?”伏庫尔斯基問。

依莎貝拉小姐在路上站住了。

“您当然不愿主張,說罗浮的画廊是国民公会,[1]或者巴

[1] 国民公会,法国的代表会議,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时期,从一七九二年九月到一七九五年十月存在的最高立法机关。

黎的日用品厂商創造出来的吧?”

“当然不是,不过也不是大貴族。那是法国建筑师、泥水工、木工、最后还有全世界的画家和雕刻家的集体創作,他們跟貴族阶級幷无共同之处。这倒是巧妙的方法,把有天才和有創造性的人們的功績和貢献說成是那些懶汉的!”

“懶汉和貴族阶級!”依莎貝拉小姐叫起来。“我覚得,您这些話与其說是正确,还不如說有力。”

“您允許我向您提个問題嗎?”伏庫尔斯基問道。

“提吧。”

“如果懶汉这个字眼对您有妨碍的話,我首先收回它,其次……我請求您,从我們談的这个上流社会里給我指出一个有作为的人来。这些先生我認識二十多位,他們也是您的熟人。他們都在干些什么呢?从侯爵——这世界上最可尊敬的人算起,他因为年紀大,不干什么倒也說得过去,一直到……我們就說斯塔尔斯基先生吧,就說他有那样的財产,他那无休止的休假也是說不过去的……”

“喲,我的表兄嗎?他确实从来也沒有存心要在任何一方面当个榜样。再說,我們不是談我們的貴族阶級,而是談法国的。”

“他們干些什么呢?”

“哦,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們干了很多事情。首先他們建立了法国,他們是法国的騎士、将帅、大臣和教士。随后他們搜集那些艺术珍品,您自己对它們也非常贊賞。”

“您宁可說,他們发了許多号令,花了許多錢,而法国和艺术却是另一些人創造出来的,就是那些拿了少数錢被遣散的

士兵和水手、那些被賦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和手艺工人，末了还有学者和艺术家。我是个有經驗的人，我向您保証，制訂規划比执行容易，花錢也比挣錢容易。”

“您是貴族阶級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

“不，我的小姐，我不能跟那些于我无害的人为敌。我的意思只是說，貴族們不該占据特别优待的地位，为了盘踞在那些地位上，他們在社会上宣傳鄙視劳动、尊敬奢侈和无所事事。”

“您对貴族阶級有偏見，就是象您說的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您所謂的奢侈，实际上是舒适、娛乐，某一种风度，就連下等阶层的人都在向貴族們学习这些，而且这样一来，对文明也开始研究起来了。我曾經听那些毫无成見的人說过，在社会中必須有一个阶級来扶植科学、艺术和文雅的风俗，一方面使其他的阶級获得生动的榜样，另一方面鼓励他們去做高尚的事情。因此在英国和法国，有一些普通出身的人，只要发了一笔財，便首先为自己造一幢大房子，在里面接待上等社会的人，随后一举一动他都极力模仿，使自己能被接納到上等社会里去。”伏庫尔斯基的腮帮上泛起一陣鮮明的紅暈。依莎貝拉小姐沒有看他，发觉了这点，就往下說：“最后，您所謂的那个貴族阶級，我却想称它为高等阶級，——一些出身上等家族的人。其中一些人太懶散是可能的；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开始干一点什么的話，那他立刻以他的魄力、智慧或至少以他的高尚显出长处来。請原諒我在这里引用侯爵时常在談到您时重复說的話：‘伏庫尔斯基要不是个眞正的貴族，他就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了。’”

“侯爵弄錯了，”伏庫尔斯基淡淡地回答道。“我的財产和

我的能力，不是貴族身份而是艰巨的劳动給我的。我比别人工作得多，所以我比别人多一点錢。"

"可是，如果您出生在另一个阶层里，您有这样的作为嗎？"依莎貝拉小姐問。"我的表兄奧霍茨基象您一样，是个物理学家和民主派，虽說如此，他却象侯爵那样，相信有优秀的出身。他同样把您作为例子来說明遺傳，他說，'命运使伏庫尔斯基成功，但是种族却給他智力。'"

"我非常感激那所有把我列入特权阶級的人，"伏庫尔斯基說。"虽說这样，我从来也不相信一个人无所事事却享有特权，我始終把出身微賤的人的业績看得比貴族的自命不凡更有价值。"

"那么，按照您的意見，培养高尚的感情和习俗就不是功劳了？"

"自然这是功劳，不过在社会上，只有女人担当着这个任务。大自然給了她們以比較柔軟的心腸、生动的幻想和細致的感覚，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风俗的高尚和柔和的、能够引起我們最崇高的感情的，也是她們，而不是貴族阶級。女人是灯光，它的光輝照耀在文明的道路上。女人也可能是推动事业的看不見的动力……"

現在依莎貝拉小姐脸紅了。他們默默地向前走了一些时候。太阳已經在地平綫上落下，在西边，新月从花园的丛树間慢慢地升了上来。

伏庫尔斯基深思熟虑地拿今天的两次談話作着比較，一次是跟瓦索夫斯卡太太，另一次是跟依莎貝拉小姐。

"女人們是多么不同呀！我竭力追求的恰恰是这个女人，

难道我做得不对嗎？”

“我可以向您提个棘手的問題嗎？”依莎貝拉小姐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問。

“随便多少都行。”

“您到巴黎去的时候，对我非常生气，是眞的嗎？”

他很想回答，当时疑心她在欺騙，这比生气更糟糕，但他沒有吭声。

“我在您面前感到有过失。我怀疑您……”

“大約有欺詐的嫌疑吧？因为我用旁人出面买了您父亲的房子。”伏庫尔斯基微笑着問。

“不是！”她神情活跃地回答。“相反，当时我怀疑您采取一种眞正的基督的行为，可是任何人采取这种行为，我都不能饒恕。我曾經有一时認为，您买我們的房子……付的价錢太高。”

“今天您一定是放心了？”

“是的。我已經知道，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愿意花九万买它。”

“眞的嗎？她还沒有跟我談起过这回事，虽說我預料迟早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您一无損失，而且……現在我才能誠心誠意地感謝您，”依莎貝拉小姐說着，向他伸过手去。“我了解您对我們的帮助。我父亲險些儿被男爵夫人欺負，甚至被她搶劫，您使他免去了破产，甚至还保了命……这样的事是忘記不了的。”伏庫尔斯基吻着她的手。“天已經黑啦，”她惊惶地說，“讓我們回去吧……其他的人一定已

经离开花园了。”

“两者必居其一：要末她不是天使，要末我是畜生！”伏库尔斯基想。

所有的人都已经聚集在餐厅里了，过了一会儿，大家就吃晚饭。那晚上过得很愉快。十一点钟左右，奥霍茨基陪伏库尔斯基到了房间里。

“怎么样？”奥霍茨基问，“我听说您跟依莎贝拉表妹谈论过贵族阶级？这是一群没有用处的家伙，您说服她相信了没有？”

“不！依莎贝拉小姐替自己的地位辩护得太好了。她说得多么堂皇呀！……”伏库尔斯基回答，竭力掩饰自己的狼狈。

“当然，她一定告诉过您，说贵族阶级能够繁荣科学和艺术，他们是优良风俗的倡导者，他们的崇高的地位是民主派所争取的目标，这样一来，民主派本身就高尚起来了……我一直听到这些论调，它们已经使我厌透了。”

“但是您自己却相信高尚的血统，”伏库尔斯基说，起了不快的感觉。

“当然，不过高尚的血统也还得经常地新陈代谢，不然很快就腐败了，”奥霍茨基回答。“好吧，晚安。我还要去看看气压计的变化，男爵的关节疼起来了，也许明天要下雨。”

奥霍茨基刚离开房间，男爵就来了；他咳呛着，又在发热，但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唉，唉……您呀！”他叫道，神经质地眨着眼皮，“唉，您怎么欺骗了我？……您把我的未婚妻一个人扔在花园里……我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他紧握着伏库尔斯基的手，急忙地补充说，“但是……要不是我及早回去，而且……碰到了正好从

另一条林蔭路尽头向我們这边走来的斯塔尔斯基先生，我眞的会責怪您……”

伏庫尔斯基这晚上第二次象小孩那样漲紅了臉。“为什么我偏偏投进这阴謀和欺騙的罗网里呢，”他想，奥霍茨基的話仍然在使他憤怒。

男爵咳嗽了一陣，稍微喘过一口气，压低声音往下說：

“您可别以为我在吃醋……这在我是非常卑鄙的……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个天使，我随时会把我的財产和生命貢献給她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就是在我死后到了另一世界上，我也相信她，而且我深信我的灵魂一定会超脫罪恶，就象相信明天太阳会出来一样……太阳我也許会看不見——天啊，要知道我們每个人都会死的！——可是她不会使我感到任何忧慮，永远也不会使我感到任何忧慮，我敢发誓，伏庫尔斯基先生！我連亲眼目睹的事都不相信，何况别人的疑慮和暗示呢……”他高声地把話說完。

“可是，您瞧，”歇了一会儿他又繼續說，“那个斯塔尔斯基是个討厌的家伙。我这些話是不会告訴任何人的，但是……您知道他怎样跟女人們打交道嗎？您以为他在唉声叹气，在諂媚奉承，在央求甜言蜜語，握一下手吧？不，他用最粗俗的方式对待她們，象对待雌性动物那样，他用談話和眼色去影响她們的神經。”

男爵說不下去了，他的眼睛充血。默默地听着他說的伏庫尔斯基突然用激烈的声調說：

“我亲爱的男爵，誰知道，斯塔尔斯基也許做得不錯。人家教导我們，把女人們当作天使，我們也就那样地对待她們。但

如果她們只是一种雌性动物，那么在她們眼睛里，我們也就显得沒有我們原来那么聪明和能干了，斯塔尔斯基就自然而然获得胜利了。誰掌握一把合适的鑰匙，誰就会得到那銀箱。就是这样，男爵先生！”他笑着把話說完。

“这是您說的嗎，伏庫尔斯基先生？”

“是的，我的先生，有时候我也怀疑：我們是不是过分地尊敬女人了，我們是不是把她們看得太認真了，比看我們自己更認真，更重要。”

“埃弗林小姐却是个例外！”男爵叫起来。

“我不否認常常有例外，但是，說不定也許象斯塔尔斯基那样的人已經发現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标准？”

“那可能，”男爵生气地回答，“可是这个标准跟埃弗林小姐无关。如果我保护她……說得正确点，不讓她跟斯塔尔斯基更接近（虽然她自己也保护得很好），那只要以后不讓那种人沾污她的純洁的思想……但是，您显然疲倦了。請原諒我这不适时的拜訪。”

男爵走了，輕輕地把門带上。留下伏庫尔斯基一个人，沉湎在抑郁的思虑里。

“那奥霍茨基究竟怎么說的，依莎貝拉小姐的論調好象使他厌恶透了？这么說，她今天对我說的那番話，不是受了伤害的感情的发泄，而是很久以来就背熟了的說教？这么說，她的論証、她的激动，甚至她的憤怒都不过是些手段，那些受过良好教养的年輕女人是靠它們来迷惑象我这样的笨人嗎？……也許，他不过愛上了她，想在我的心目中敗坏她？但是，如果他愛她，为什么要敗坏她呢？只要說出来，她就可以选擇……当

然，奥霍茨基比我更有机会；我还沒有丧失掉理智到不明白这一点。他年輕，英俊，多才……好吧！讓他决定：要名誉还是要依莎貝拉小姐。不过，依莎貝拉小姐在辯論中采用新鮮的論調，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她既不是圣灵，不能每次都想出新的論調，我也不是个那么了不起的人，一定要求新奇。她高兴怎么說就怎么說吧……重要的是，对女人們普遍适用的标准在她是用不上的。瓦索夫斯卡太太首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依莎貝拉小姐是另一回事，男爵不也就是这样談起他的埃弗林小姐嗎？"

灯快熄了。伏庫尔斯基把它吹熄，就倒在床上。

以后的两天下着雨，查斯拉維克村的客人們无法离开那所住宅。奥霍茨基埋头讀書，几乎不露面，埃弗林小姐害着偏头痛，依莎貝拉小姐和費利茲婭在讀法国插图杂志，其余的人在議长夫人的領头下坐下来打英国式的紙牌。

伏庫尔斯基注意到瓦索夫斯卡太太出乎意料之外，不再向他献媚，虽然机会有的是，但她一直保持非常冷淡的态度。更使他惊异的是，有一次斯塔尔斯基想吻她的手，她憤怒地把手抽了回去，而且她以后一直禁止他作这样的尝試。她的憤怒是那样認真，就連斯塔尔斯基也張惶失措起来，男爵虽然沒有拿到好牌，情緒却好透了。

"您也会不准我吻您的手嗎？"在这意外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男爵問。

"您当然可以吻，"她回答，向他伸过手去。

男爵象吻着珍貴的紀念品那样地吻着她的手，同时得意洋洋地望着伏庫尔斯基；伏庫尔斯基想，这位尊貴的朋友，也

許沒有过分高兴的理由。斯塔尔斯基那么专注地对付着紙牌，仿佛什么也沒有注意到。

第三天，天放晴了，第四天阳光普照，天气干燥，費利茲婭小姐提議到树林里去采蕈。这一天，議长夫人吩咐把第二次早餐提早一些，午餐晚一点吃。十二点半左右，有一輛四輪馬車駛到了住宅前，瓦索夫斯卡太太邀請大家上車。

"我們赶快一点，时間糟蹋掉可惜……你的圍巾在哪里，埃弗林？……女仆們带着籃子，都上那輛小馬車。現在，"她向伏庫尔斯基很快地瞟了一眼，就接着說，"每个先生都可以挑选他的女伴了。"

費利茲婭小姐正想反对，但，男爵立刻跳到了埃弗林小姐身边，斯塔尔斯基也連忙挨近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她咬着嘴唇，怒冲冲地說：

"我以为您沒有兴趣再来邀請我了。"

她向伏庫尔斯基投了不屑的一瞥。

"那么我們就在一起吧，表妹，"奥霍茨基对依莎貝拉小姐說。"但您必須坐在馭手座上，因为我要赶馬車。"

"瓦索夫斯卡太太不允許，因为您会翻車！"費利茲婭小姐叫着，命运使她跟伏庫尔斯基在一起了。

"为什么，讓他赶馬車，讓他翻車……"瓦索夫斯卡太太說。"今天我的心情很好，就是摔断腿也沒关系。落到我手里来的蕈，我并不羡慕！"

"我准备做第一棵蕈，"斯塔尔斯基說，"如果您能很快把它吃掉的話。"

"欢迎，如果您同意先讓我把您的头砍断的話，"瓦索夫斯

卡太太回答說。

“我早就沒有头了。”

“我也老早就注意到了……現在讓我們上車，动身吧！”

第十三章　树林廢墟和魔幻

他們終于动身了。

男爵照常跟他的未婚妻喁喁細語。斯塔尔斯基在拚命奉承瓦索夫斯卡太太，使伏庫尔斯基惊异的是，她相当和藹地接受着他的献媚。奥霍茨基在赶車，可是这一次，由于依莎貝拉小姐坐在旁边，他赶馬車的兴头减低了，他随时轉过头去看她。

“奥霍茨基这个好家伙！”伏庫尔斯基想。“他对我抱怨，說他对依莎貝拉小姐的論調厌恶透了，现在他自己却尽跟她聊天……当然，他要使我对她产生恶感……”

伏庫尔斯基的心情阴郁起来，象烏云籠罩着似的；他突然相信，奥霍茨基爱上了依莎貝拉小姐，跟这样的情敌斗爭差不多毫无希望。

“他年輕，英俊而又多才……如果在我們两人中間挑选，对他不偏重一点的話，那一定是瞎子或者沒有头脑的人。但即使这样，在这种場合下我必須承認，她的品质是高尙的，因为她中意的是奥霍茨基，而不是斯塔尔斯基。男爵是不幸的，他的未婚妻比他更不幸——她显然被斯塔尔斯基吸引住了！她的头脑空虛，心也是这样……”

他望着秋天的太阳、灰禿禿的庄稼收割过了的田地和慢

慢地把土翻轉的犁头，有一会儿，他怀着深切的忧愁心情想象着自己完全失去了希望，不得不把位置讓給奥霍茨基的情景。

“怎么办？如果她看中了他，怎么办……我認識她，那是我倒霉。……”

这时候，他們駛上了一个山头，从那里可以远远地向四周眺望：村庄、树林、小河和一个有教堂的小城市。

那四輪馬車左右顛簸着。

“优美的景色呀！”瓦索夫斯卡太太叫着。

“象从奥霍茨基先生駕駛的气球上看見的景色，”斯塔尔斯基抓住座位的扶手，补上一句。

“您乘过气球嗎？”費利茲娅小姐問。

“乘奥霍茨基先生的气球？”

“不，眞正的气球。”

“可惜我还沒有乘过，”斯塔尔斯基叹了口气，“不过这会儿我仿佛覚得，在我心中有个非常不舒服的气球。”

“伏庫尔斯基先生一定飞行过，”費利茲娅小姐用很自信的口吻叫道。

“眞的，費拉，你又莫名其妙地把伏庫尔斯基当成什么人了！”瓦索夫斯卡太太駁斥她。

“我当眞乘过，”伏庫尔斯基惊异地回答。

“您乘过？……啊，那好极了！”費利茲娅小姐叫着。“您講給我們听听。”

“您乘过？”奥霍茨基在馭手座上問。“喂！……您等会講，我馬上坐到您那里来……”

他把馬韁扔給馬車夫，虽然車子在下坡，他还是从馭手座

上跳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已經坐在伏庫尔斯基对面了。

“您乘过嗎？”他又問了一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在巴黎，不过只乘过系留气球。上升半俄里，这不能算作一次旅行，”伏庫尔斯基有点难为情地回答。

“您講吧。那一定是动人的景色！您有过什么样的感觉呢？”奥霍茨基不放松。

他的面貌完全改变了，眼睛睜大，腮帮上透出紅暈。人們望着他的时候，很难不怀疑他这时候連依莎贝拉小姐也忘掉了。

“那一定是件叫人发狂的快事。您講吧……”他急切地要求着，他的手抓住伏庫尔斯基的膝盖。

“那景色当眞很美，”伏庫尔斯基回答說，“視界的半徑有几十英里，整个巴黎和它的四郊看来象一幅立体地图。但是那次旅行并不舒服；也許第一次才是这样……”

“感觉是怎样的呢？”

“异样的感觉。当时想是在往上飞；但却突然看見，不是人在往上飞，而是脚底下的土地在迅速地往下沉。有一种那样意外和不快的失望，以至……想从籃子里往外跳。”

“以后怎样呢？”奥霍茨基仍不放松。

“第二个异样的感觉是地平綫，它始終停留在看得見的高度上，因此地面仿佛是凹了进去，象一只老大的湯盆一样。”

“还有人和房屋呢？……”

“房屋看来象盒子，街車象大蒼蠅，人却象黑点子，匆忙地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奔走，背后拖着长长的影子。总之，那次旅

行充满了意外性。”

奥霍茨基沉思起来，凝視着前面的荒野……有几次，他仿佛想从那四輪馬車里跳出去：看来，旅伴們觸怒了他，他們同样也一声不响。

最后，他們到了树林里，乘着一輛小馬車的女仆也跟在他們后面来了。女士們把籃子拿在手里。

“現在每个女士带着她的男伴各自分散吧！”瓦索夫斯卡太太发布了命令。“斯塔尔斯基先生，我警告您，今天我的心情特别好。这是什么意思，伏庫尔斯基先生是很熟悉的，”她神經质地笑着补充說。“奥霍茨基先生，貝拉，請你們到林子里去，在你們沒有拣满一籃子蕈以前，你們别出来，……費拉！”

“我要跟米恰林和約翰娜去！”費利茲婭小姐連忙說，她恐惧地望着伏庫尔斯基，好象他是个敌人，必须带两个女仆去防他才行。

“現在我們走吧，表哥，”依莎貝拉小姐看見大伙儿已經走进树林，就向奥霍茨基喊了一声。“只是你把我的籃子拿去，自己去采蕈吧，至于我，坦白地說，对采蕈一点不感兴趣。”

奥霍茨基拿起籃子，扔到那輛小馬車上去。

“你們的蕈跟我有什么相干！”他怏怏不乐地回答。“我已經在釣魚、采蕈，服侍照料和这一类的蠢事上花費了两个月……别人却在那时候乘气球飞上天去……我也想动身去巴黎，議长夫人却劝我到她这里来休息……我就这样休息了！完全变笨了！我再要理智地思考思考也不行了……我神智糊涂了。唉，别用你們的蕈来打扰我！天啊，我多么气憤啊！”

他轉过身去，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嘟噥着走进了

树林。

"一个意气相投的同伴!"依莎贝拉小姐微笑着对伏庫尔斯基說。"他到假期結束会一直是这样的。斯塔尔斯基一談到气球,我早知道,奥霍茨基的心情就要变坏。"

"祝福呀,气球!"伏庫尔斯基想。"这样的情敌对我来說是不危險的。"这时候,他覺得他非常喜欢奥霍茨基了。

"我深信您的表哥会有一个偉大的发明。"他对依莎貝拉小姐說,"誰知道,他或者会在人类历史上开創一个新紀元……"他想起了盖斯特的計划,补充說。

"您这么想嗎?"依莎貝拉小姐相当不感兴趣地回答說。"可能会这样……可現在他要么非常鲁莽,有时候鲁莽得相当可爱,要么异常苦悶,那样子簡直对一个发明家都不能原諒。我望着他的时候,就想起一个关于牛頓的小故事。他是个偉大的人物,不是嗎?虽說这样,不管您相信不相信……有一天,他在一个年輕女人旁边坐着,他突然抓起她的手,用她的小指头去剔他的烟斗!哎,如果天才到了那个地步,上帝千万不要把我嫁給这样的丈夫吧!我們到树林里散一会步,好嗎?"

依莎貝拉小姐的每一句話都象一滴甜蜜的酒,滴在伏庫尔斯基心里。

"这么說,她尽管喜欢奥霍茨基(有誰不喜欢他呢?),但不至于跟他結婚!"

他們順着那条把两个树林分隔开的小徑走去:右边长着橡树和山毛櫸,左边长着松树。

在松树中間一忽儿閃現出瓦索夫斯卡太太那件紅色的紧身背心,一忽儿又是埃弗林小姐那件白色的披肩不时地透过

松树树干，閃映出来。

伏庫尔斯基走到一条十字路口，正想拐弯过去，可是依莎貝拉小姐拦住了他。

"不，不，"她說，"别往那里走，我們会看不見大伙儿的，对我来說，只有在我看見树林里有人的时候，树林才是美的。比方說，这会儿我就懂得它的美……您看看吧……这一部分象个大教堂，不是嗎？一排排的松树干是柱子，那里是教堂的側堂，这里是主祭坛……您看，您看！現在太阳正透过树梢照耀着，象从哥特式的窗子照进来似的。这些景象变幻得多么离奇呀！現在在我們面前展开了一間閨房，那些矮矮的灌木丛是小靠椅。連鏡子也不缺少，那是不久以前雨水留下的……这是一条街，不是嗎？有点弯弯曲曲，可确是一条街……那里是市場，一个广場……您都看見嗎？"

"您指給我看了，我都看見，"伏庫尔斯基微笑着回答說。"不过，要分辨出相似的地方，还得具有詩意的想象力。"

"眞的嗎？我却始終以为我是散文的化身。"

"那是可能的，您还沒有机会发現您所有的优点，"伏庫尔斯基回答，一看到費利茲娅小姐在向他們走来，他不滿意地皺起眉头。

"怎么，你們不在采蕈？"費利茲娅小姐感到惊异。"好得很的蕈，多得籃子也装不下；我們只好把它們倒在小馬車里。要我給你一只籃子嗎，貝拉？"

"不，謝謝您。"

"先生，您呢？"

"我能不能区别普通的蕈跟毒蕈，还沒有把握呢，"伏庫尔

斯基回答說。

“妙透了!”費利茲婭小姐叫起来。“我沒有料到您給我这样的回答……我要把这句話告訴奶奶，請她禁止我們的先生吃蕈，或者至少不吃我采的蕈。”

她对他們点点头，走了。

“您把費利茲婭小姐得罪了，”依莎貝拉小姐說。“那不象話……她对您一片好意。”

“費利茲婭小姐对采蕈感到津津有味，我却宁愿細細地听您談树林。”

“这使我很开心，”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臉微微地紅了，“但是我相信，我說的話很快就会使您感到无聊。照我看来，树林不是始終美丽的，有时它叫人可怕。如果我单独在这里的話，我一定不会看見街道、教堂和閨房。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树林叫我害怕。它不再是装飾品，变成了不可理解的和严厉的东西了。鳥声听起来很粗野，好象突然有人痛得大声喊叫，或者在嘲笑我落到了这怪物的手中。在我看来，每棵树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想用它的丫枝纏住我，把我勒死；每株野草都偷偷地絆住我的脚，决不放走……这一切都要怪奥霍茨基表哥不好：他对我解释，說大自然不是为人而創造的。根据他的理論，一切生物活着都是为了自己。”

“他說得不错。”伏庫尔斯基輕輕說。

“怎么，您也那样相信嗎？这么說，照您的看法，树林不是拿来給人类利用，它自己有着某种的目的，正象我們有自己的目的那样嗎？”

“我知道有些密林，在許多年中才有人进去一次，但它們

却长得比我們这里的森林更茂密。”

“啊，請您别这么說！这是貶低人的价値，甚至是跟圣經不調和的。上帝明明把土地送給人們，好讓他們住在上面，把植物和动物送給人們利用。”

“簡单地說，根据您的理解，大自然应該为人們服务，人們应該为那些享有特权的貴族阶級服务？不是的，我的小姐。大自然和人都同样是为自己而存在，只有那些比較强的、劳动得比較多的人才有权利支配它們。力量和劳动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特权。那些千年古树有时会在拓殖者的斧头砍击下倒下，虽說这样，大自然却并沒有瓦解。是力量和劳动，我的小姐，不是头銜和出身。”

依莎貝拉小姐生气了。

“在这里，您可以把您所想的一切告訴我，”她說，“在这里，我一切都相信，因为周圍我只看見跟您一鼻孔出气的人。”

“他們永远也不会跟您一鼻孔出气嗎？”

“我不知道……可能……現在我时常听見这些論調，說不定我也会在什么时候相信他們的权力。”

他們来到一处被丘岡环抱着的林中空地，丘岡上长滿了松树。依莎貝拉小姐在一段树桩上坐下，伏庫尔斯基緊靠着坐在旁边的草地上。这时，瓦索夫斯卡太太和斯塔尔斯基出現在林中草地的边緣上。

“貝拉，你想不想要这个男伴？”那寡妇叫道。

“我抗議！”斯塔尔斯基表示反对。“依莎貝拉小姐对她的同伴十分滿意，我对我的女伴也滿意。”

“是这样嗎，貝拉？”

"是的，是的!" 斯塔尔斯基叫着。

"可以这么說，"依莎貝拉小姐玩弄着那把伞，眼睛望着地下，証实說。

瓦索夫斯卡太太和斯塔尔斯基登上了丘岡，接着就消失不見了，依莎貝拉小姐神經越来越紧張地玩弄着那把伞，血液在伏庫尔斯基的太阳穴上冲击，象鐘声那样轟轟地响着。緘默持續得太久，依莎貝拉認为有必要打破这个局面:

"差不多一年以前，在九月里，我們曾經在这个地方作过一次野餐……一共約莫三十个邻居……那边就是点燃篝火的地方……"

"那一次您玩得比今天快活嗎?"

"不。那次我就坐在这段树桩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忧愁起来。我有点不舒服……我想，一年后会是怎么样呢?我是很难得这么想的。"

"眞奇怪!" 伏庫尔斯基輕輕地說。"約莫一年以前，我在保加利亚也住在树林中的帳篷里……当时我想：一年后我是不是还活着，而且……"

"而且怎样呢?"

"而且想您。"

依莎貝拉小姐不安地顫动起来，臉色变得蒼白了。

"想我嗎?" 她問。"难道那时您就認識我了嗎?"

"是的。我認識您已經几年了，有时候我仿佛覚得很久以来就認識了您。如果我們在清醒时和在梦中經常想着一个人，时間就变得非常漫长……"她从树桩上站起来，好象想逃走似的。伏庫尔斯基也站起来。"如果我无意中委屈了您，請您原

諒。說不定您認为象我这样的人沒有权利想您？在您的世界里会有这样的禁忌。但是我属于另一个世界。在我那个世界里，羊齿植物和苔藓象松树或蕈一样，都同样有被太阳照射的权利。因此請您十分坦白地告訴我，我可以想您，还是不可以？現在我沒有更多的要求了。”

“我几乎不了解您，”依莎貝拉小姐惘然若失地輕輕說。

“因此現在我也沒有什么更多的要求。我只問，您是否把我想您这回事看作是侮辱您，——沒有別的，光只是想。我知道，在你們这些人中間是怎样对待象我这样的人的，也知道我說的这些話会被認为毫无礼貌。因此請您坦白告訴我，如果您認为我們之間存在着的鴻沟是不可逾越的，那我就不再設法博得您的欢心。今天或明天我就动身，而且非但不責难您的自命不凡，相反，我的毛病倒立刻給治好了。”

“每个人都有想的权利。……”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她越来越狼狽了。

“我感謝您。您这句短短的話使我懂得，在您的眼睛里，我并不在斯塔尔斯基先生、元帅們和那一类人之下……我明白，就是这样，我也还不能贏得您的好感。到那一步还差得很远。可我至少知道，我已經有了人的权利，知道从現在起，从我的行为来鉴定我的为人，而不是从我所不具备的头銜来鉴定了。”

“您还是个貴族呀，議长夫人說，不比斯塔尔斯基家坏，甚至比得上查斯拉夫斯基家。”

“如果您愿意这样說的話，我确实是个貴族，甚至比我在客厅里碰到的那些人要更高貴些。使我不快的是，在他們的

眼睛里，我还是个商人。”

“嗯，也可以不做商人，那完全看您自己了……”依莎貝拉小姐已經比較勇敢地回答道。

伏庫尔斯基沉思起来。

就在这时候，树林里傳来了互相呼寻的声音，几分鐘以后，大伙儿带着女仆、籃子和蕈到林中空地上来了。

“我們回家吧，”瓦索夫斯卡太太叫着，“我已經討厌这些蕈了，而且也到了吃飯的时間。”

以后的几天在伏庫尔斯基是过得不平常的。如果有人問他，这几天对他有什么意义，他一定会回答，这是幸福的梦，誰知道呢，大自然創造人，也許是为了这一段生活。

一个无所謂的旁观者，也許会把这样的日子称为单調，甚至称为无聊的吧。奥霍茨基老是愁眉不展，从大清早到深夜，不是糊奇形怪状的风箏，就是放风箏。瓦索夫斯卡太太和費利兹婭小姐在讀报，不然就忙着替当地的敎士綉一件法衣。斯塔尔斯基跟議长夫人和男爵在玩牌。

这样一来，伏庫尔斯基和依莎貝拉小姐就能安排自己的时間，一直待在一起了。

他們在花园里散步，有时候到田野里去，坐在院子里那株古老的菩提树底下，但最喜欢在池塘里划船。他划着船，她不时地把面包屑扔給那些跟在他們后面悄悄游来的天鵝。行人常常在池塘边停下了脚步，惊异地望着那不平常的景色：白色的小艇和坐在里面的一对男女，后面跟着两只天鵝，它們那舒展着的翅膀看来象船帆一样。

过后伏庫尔斯基甚至想不起那时他們談了一些什么。他

們多半是默默不語。有一次她問过他：为什么蝸牛生活在水底下？另一次問：为什么云有各种各样色調？他給她解釋，当时他仿佛覺得，一把抱住整个大自然界，把它放在她的脚跟前似的。

有一次他心里想，如果她命令他投到水里去，要他去死的話，他会为她去死，并且为她祝福的。

当他們在水上划船，在花园里漫步，每一次两个人在一处的时候，他心里都感到无限的安靜，好象他的整个心灵，整个世界，都籠罩着一片寂靜。在那寂靜里，甚至車子的轔轔声，狗的吠叫，或者树枝的沙沙声，听来都是非常优美的曲調。他似乎不再是在迈步走着，而是在一个神秘的陶醉的海洋里載浮載沉，既不想念和憧憬，也不感到飢餓和口渴，洋溢着的只是爱情。时間象远处地平綫上时而閃亮时而熄灭的閃电那样地消逝。天才剛剛亮，就已經是中午、晚上了，夜晚却在清醒和长叹中过去。有时他想，二十四小时被分成两段，白天比一瞬还短，夜里却象囚犯的痛苦那么漫长，这多么不公平啊。

有一天，議长夫人喚他到自己的房里来。

“您坐下吧，斯丹尼斯拉夫先生，”她說，“过得怎么样，您在我这里玩得好嗎？”

他吓了一跳，好象从睡梦中醒来似的。

“我嗎？……”他問。

“难道感到无聊了嗎？”

“为了一年中能这样无聊地过去，我愿献出整个生命。”

那老女人搖搖头。

“有时好象是这样，”她指出說。“我現在記不起是誰写的

了：‘当一个人看到他自己最爱好的事物时，他是最幸福的。’可我認为：‘一个人为什么幸福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人好！’我这样的提醒，您不会生气嗎？”

“請您說吧，”他回答着，臉色不由得蒼白了。

議长夫人凝神望着他，还搖着头。

“别害怕，我不会用坏消息来激动您，我只是問您一个最普通的問題。您曾經劝我在这里造一家制糖厂，您考虑过嗎？”

“还沒有。”

“那倒不用着急。可您已經把您叔父忘得干干淨淨了。他那个可怜人，埋在离这里沒有多远的地方，大約是三英里，在查斯拉夫……也許，您明天到那里去一趟。那附近风景非常优美，有城堡的遺址……你們可以愉快地消磨时間，同时商量一下墓碑的事。您知道，”老女人叹口气，接下去說，“事情我考虑过了。沒有必要把城堡附近的那块石头弄碎。讓它放在那里，只要命人把这几行字刻上去就行：‘到所有的地方，进入所有的时代……’您知道嗎？”

“是的，我知道。”

“到城堡那里去的人比到墓园去的人更多，他們更容易讀到它們，也許有人会考虑到整个世界結局，甚至是愛情的結局……”

伏庫尔斯基极端激动地离开了議长夫人。“为什么她要来这次談話呢？”他想。

幸亏他碰見向池塘走去的依莎貝拉小姐，就把一切都忘了。

第二天，大伙儿当眞到查斯拉夫去了。他們的車子掠过树

林、綠油油的丘岡、土黃色的陡沙岸。周圍风景秀丽，天气晴朗，但伏庫尔斯基悶悶不乐，对什么也不注意。他不象昨天那样跟依莎貝拉小姐单独在一起了；在四輪馬車上，甚至也沒有挨着她坐，而是坐在費利茲婭小姐对面；主要的是……不，这只是他的幻覚，他自己嘲笑起这种幻覚来。不过他覚得斯塔尔斯基好象异样地望着依莎貝拉小姐，她臉紅了。

"簡直胡鬧，"他安慰自己，"她干嗎要欺騙我？我連她的未婚夫都不是啊！"

他多少摆脫了一点恐惧，不过斯塔尔斯基坐在依莎貝拉小姐旁边，使他稍微有点不快。但也只是一点点……

"那么，"他想，"她愿意坐在誰旁边，我不会去禁止她，我也不至于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妒嫉人，妒嫉終究是一种卑鄙的感情，多半是在猜疑上引起的。如果她想跟斯塔尔斯基眉目傳情的話，他們究竟不会做得那么公开。我是个瘋子！"

几个鐘头以后，他們到达了目的地。

查斯拉夫从前是个小城市，現在却不过是个寒傖的村鎮。它坐落在一块被潮湿的草地包圍着的洼地上。除了教堂和从前的市政厅以外，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木头造的平房，年代也相当久了。在广場当中，說得正确点，在一片滿是杂草和水洼的荒地上，堆着一个高高的垃圾堆；同样情形，那口水井上面盖着一个百孔千疮、用四根腐朽木柱撑着的棚子。今天是安息日，广場上沒有人，杂貨店也都关了門。

出了城大約一两俄里，一脉丘岡向南方伸展。其中一个山头上屹立着城堡的遺迹，看起来象两座六角形的塔楼，屋脊上

和窗洞里到处长着密密的青草；在另一个山头上长着古老的橡树。

旅人們在广場上停了車。伏庫尔斯基下車去找教士，斯塔尔斯基就接手担任指揮。

“我們走吧，”他說，“乘車到那些老橡树那里去，我們要在那里吃上帝賜予的和厨师調配的东西。然后四輪馬車回头来接伏庫尔斯基先生。”

“謝謝，”伏庫尔斯基回答。“但我不知道我要逗留多久，我宁愿步行。再說，我还得到城堡那里去弯一下……”

“我跟您一起去，”依莎貝拉小姐打断他的話。“我想看看議长夫人喜欢的那块石头，”她小声补上一句。“您到那里的时候，請通知我一声。”

那四輪馬車走了。伏庫尔斯基到牧师的住宅去。在一刻鐘內他們就商量好了。教士对他解釋說，如果在城堡附近的那块石头上刻上碑文，只要不是猥亵的，或是邪恶的，城里未必有人会反对。当教士知道，那是要紀念他本人曾經認得的已故的伏庫尔斯基上尉的时候，他答应帮忙促使这件事快些完成。

“这里有个叫做卫奇列克的人，”他說，“他游手好閑，可是会各种手艺：又是鉄匠又是細木工，也許能在石上刻題詞。我馬上派人找他来。”

过了一刻鐘，卫奇列克就来了，他是个二十开外的小伙子，有着一張快活的聪明臉。当他听教士的侍女說可以賺点錢的时候，他穿上了那件长襟的灰色礼服，而且慷慨地在头发上擦了脂油。

伏庫尔斯基不再拖延；他跟教士告别，跟卫奇列克到城堡遺址那里去了。

他們走出了那座不再有人看守的城門的时候，伏庫尔斯基問那小伙子：

“你写字写得很工整嗎，老弟？”

“可不是！虽然我的手艺不高，但还是时常从法院里弄到一点东西来抄写。奥特洛兹家的管家先生写給林务官的女儿的那些詩，全是我的手笔。他仅仅买了一些紙，直到現在还欠我四十分尼的润笔。此外，他还一个劲儿逼我非写那种花体字不可……”

“你也懂得在石头上刻字嗎？”

“是阴文，不是阳文嗎？……我当然会。我甚至会在鉄皮上面写字，就是在玻璃上也行，需要什么字母就写什么字母：書法体的、印刷体的、德国字体以及犹太字体。不是我夸口，这里所有的招牌总算都是我的手笔。”

“挂在酒店門上的那个有趣的克拉科夫人也是你画的嗎？”

“可不是。”

“可你究竟在哪里見过一个那样的克拉科夫人呢？”

“茨伏尔斯基先生家里有个馬車夫，穿着克拉科夫人的服装，我就是照着他繪下来的。”

“他的两只脚难道是一顺儿向左的嗎？”

“先生，內地人是不瞧脚，只瞧酒瓶的。一个內地人看見一个酒瓶和一只小酒杯的时候，就笔直走到 szmul❶ 那里喝酒去了。”

那剛毅的小伙子越来越叫伏庫尔斯基喜欢了。

“你还沒有結婚嗎?”他問道。

“沒有。我不愿跟一个戴头巾的女人結婚,一个戴帽子的女人却不会喜欢我。”

“如果沒有招牌可画,你在这里干些什么呢?”

“唔,先生,干一点这个,干一点那个,活計不多。从前我干过細木工,当时定貨多得使我的活計赶不上。在几年內,我积了将近一千卢布。可是去年我遭了一次火灾,从此就一蹶不振了。木材,还有作場,全化成一团灰,我告訴您,先生,那是一場大火,最硬的鋸子都象柏油那样地熔化了。当时我向那火燒場瞧了一眼,我气得直吐唾沫,可是后来,我甚至覚得吐唾沫都太可惜了。”

“你又造房子了嗎?你又有个作坊嗎?”

“怎么能行!……我在花园里盖了一个木棚,使母亲能有个地方燒飯,至于作坊……要重建,五百卢布現款可是少不了的,先生,无論如何要这么一笔錢。我那死去的父亲在沒有造起房子,沒有凑起工具以前,曾經干了多少年苦工呀。”

他們走近廢墟。伏庫尔斯基陷在沉思中。

“我告訴你,卫奇列克,”他突然說,“你倒挺合我的意。我要在这个地方,”他叹口气,低声往下說,“再逗留一个星期……如果你好好地替我刻那碑文的話,我可以带你到华沙去一些时候。到那里,我要試試看你有什么能耐,而且……說不定你能再开一个作坊。”

---

❶ 波兰小城市里大部分的犹太酒店老板通常称为 szmul。——德譯者

那小伙子望着伏庫尔斯基，一会儿向左面低头，一会儿又向右面低头。

他心里突然想，这位先生想必是个非常有錢的人吧，也許是上帝偶尔派来帮助可怜人的一位先生……他脫下便帽。

“你为什么站住不走啦？把便帽戴上，”伏庫尔斯基說。

“請您原諒，先生……也許我說过不好听的话吧？在我們这里，这样的先生是少有的……据說在古时候有过。我那死去的父亲也講过，他見过一个那样的先生，从查斯拉夫把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带走，使她成为一个高貴的夫人；他还給教区留下許多錢，后来就用这笔錢造了一座新的鐘楼。”

伏庫尔斯基笑了笑，当他看見小伙子那副狼狽相的时候，他想，自己每年的收入可以給一百多个象站在他面前的这样的人带来幸福吧。

“金錢眞正是个偉大的力量，不过必須知道怎样去使用它。”

他們到了那座位置着城堡的山边；从毗邻的一座小山上傳来了費利玆婭小姐的声音：

“伏庫尔斯基先生，我們在这里呀！”

伏庫尔斯基抬起头，看見橡树中間熊熊地燃着一堆篝火，查斯拉維克来的那伙人圍火而坐。約莫在十步以外的地方，仆人和侍女在安排茶炊。

“您等一下，我馬上到您那里来！”依莎貝拉小姐喊了一声，从毯子上站起来。

斯塔尔斯基跳到她身边。

“我陪您去，”他說。

“謝謝，我自己会下山，”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说，想摆脱他的糾纏。接着她沿着那陡峭的山坡下去，姿势从容而又优美，倒象这是花园里的一条林蔭道。

“我那些猜疑是卑鄙的！”伏庫尔斯基輕輕說。

突然間他仿佛覺得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嘱咐他，要他在一千个象卫奇列克那样需要他援助的人和一个正在下山来的女人之間选擇一下。

“我已經选擇好了！”伏庫尔斯基想。

“可是我一个人登不上城堡，您得搀着我走，”依莎貝拉小姐在伏庫尔斯基面前站住，这样說。

“也許我可以送您走一条比較好走的路吧？”卫奇列克問道。

“你带路吧！”

他們繞山走了一圈，順着一条干涸了的山澗的河床爬上山頂。

“这些石头的顏色多么怪呀，”依莎貝拉小姐望着那些带褐色斑点的石灰石說。

“是鉄矿石，”伏庫尔斯基回答。

“不是，”卫奇列克插嘴說，“那不是矿石，是血。”

依莎貝拉小姐退了一步。

“血？”她重复着說。

他們爬上了山頂，一堵倒坍一半的墻壁擋着，其余的游伴看不見他們。从这里可以看見城堡的院子，長滿了刺花李和伏牛花。在一个塔楼的脚边躺着一块巨大的花崗石。

“就是这块石头。”伏庫尔斯基說。

"啊，是它……我倒很想知道，人們怎样把它弄到这上面来的？伙計，你刚才談到血是什么意思？"依莎貝拉小姐接着問卫奇列克。

"那是个古老的故事，"卫奇列克回答說，"还是爷爷講給我听的……再說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回事……"

"講給我們听吧，"依莎貝拉小姐催促道，"我喜欢在廢墟中間听別人講傳說。萊茵河畔就有許多傳說。"她走进院子，一路小心地繞过荆棘丛，随后在那块石头上坐下。"講給我們听听那个血的故事吧。"

这个請求并沒有使卫奇列克发窘。他臉上堆满笑容，开始說：

"很久以前，当我爷爷还在橡树間赶捉鳥儿的时候，剛才我們走过的那条滿是砾石的小路原来是条小河。現在只有在春天或者下了一場大雨后，小河中才漲水，可在我爷爷小时候，它是終年不干涸的。这里，就在这个地方，却是条山溪。

"在我爷爷小时候，小河底躺着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好象人們把它用来填洞似的。那里确实也有个洞——不是洞，是地窖的一个窗戶，里面藏着大量財宝，全世界也找不到那么多。在那些財宝中間，摆着一張赤金做成的床，床上睡着个小姐，說不定她甚至是个侯爵夫人或伯爵夫人呢，她非常美丽，穿戴得很华貴。相傳用她头上的一件首飾就可以买下从查斯拉夫到奥斯特洛兹間所有的田地。

"那小姐所以老是睡着，原因是有人在她头上插进了一枚金針——也許是恶作剧，也許是因为憎恨，誰知道呢。她那么睡着，要到有人把她头上的針拔掉才醒来；拔掉那枚針的人，

就可以娶她。不过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而且相当危險，因为地窖里住着各式各样的鬼怪，看守着小姐和財宝。那是些什么样的鬼怪，这我是知道的：在我那所房子沒有燒毁以前，我一直在箱子里藏着一顆牙齿……有拳头那么大，这顆牙齿是我爷爷在这里找到的（这完全是事实，我一句話也不撒謊！）。如果一顆牙齿象一个拳头那么大（我确实亲眼見过，还拿过好几次），那么，脑袋想必象个火爐，整个身子当然象个谷仓那么大了。要降伏这样的鬼怪是不容易的，如果鬼怪不是一个，而是許多个，那更难了。最勇敢不过的人，即使看了那年輕小姐，特别是看中了她的財富，也害怕闖到那地窖里去，怕在那里被吞吃掉。”

“很久以来，人們就知道那个小姐和那笔財富了，”卫奇列克往下講，“因为每年有两次，在复活节和夏至节前夜，那块躺在小河底的石头会自动地移开，如果那时有人站在河边，他就可以往那深坑里瞧上一眼，看看里面的奇迹。

“有一次复活节（当时我爷爷还沒有出世），查斯拉夫有个年輕的鉄匠来到城堡。他在小河边站住，心里想：‘小姐的財宝在我眼前出現时，我怎么办？……哪怕是通过最狹窄的洞口，我也会馬上下去，我要把我的口袋塞滿，以后用不着再拉风箱了。’他剛剛这样想，那块石块突然移开了，那鉄匠看見一些装滿錢的麻袋、赤金的鉢子，还有象市場上那么多的貴重衣服。

“可是他首先注意的是那个睡着的小姐。我爷爷說她是那么美丽，鉄匠一看見就呆得象一根木头，一步也不能移动了。她睡着，却不断地在淌眼泪，不管眼泪掉在衬衣上、床上，

或者地板上，立刻变成一顆顆的珍珠。那枚針在使她痛苦，她在睡梦中呻吟着；她每呻吟一声，小河边树上的叶子就发出一陣簌簌声，为她的忧愁哀訴。

“鉄匠正要走下地窖，可是时間到了，那块石头又把洞口封好，只有小河的水在潺潺地流着。

“从那天起，那鉄匠就坐立不安了。他扔下活計不干了。不管他往哪里看，只看見玻璃似的一片河水，后面映出那个小姐，泪水順着她的面頰淌下来。他甚至消瘦了；他的心絞紧似的发痛，好象有人用燒紅的鉗子鉗住它似的。

“他忍着忍着，最后忍不住了，就去找一个卖草药的女巫，給她一个銀卢布，請她帮忙。

“‘你瞧，’那老太婆說，‘这儿一点也沒有帮忙的办法，你必須等到夏至节，那块石头自动移开的时候，你就爬进深坑去。只要你拔掉那小姐头上的針，她醒过来，你跟她結婚，你就可以成为世界上到現在还沒有見过的大人物。不过你别忘記，我給你出过好主意。你还得記住：如果鬼怪向你扑来，你害怕起来，就得在胸前划个十字，祈求上帝救你……問題在不要胆小，因为一个大胆的人，鬼怪是不敢釘住他的。’

“‘可是告訴我，老婆婆，’那鉄匠問，‘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在恐惧呢？’

“‘你竟这么大胆？’老婆婆說，‘嗯，你爬到深坑里去吧，回来时可别把我忘記。’

“有两个月，鉄匠天天到小河那里去，到夏至节前的一个星期，更是一步也不离开岸边，就在那里等待着。他終于等到了。正午时候，那块石头自动移开了，鉄匠手执斧子，跳进了

那个地窖。

“我爷爷說，在那里，他四周发生的事情，簡直使人毛发都竪起来了！

“那么可怕的怪物包圍着他，換了別人，一看見就会吓死。又是可怕的蝙蝠（我爷爷說的）象狗那么大，在他头上拍着翅膀；又是一只癞虾蟆向他走来，大得象那块石头；又是一条盘繞着的蛇，他用斧子砍了一下，它便嚎叫起来，声音完全象人；几条狼向他扑来，它們是那么凶狠和狂暴，口中的泡沫濺到哪里，哪里便是一根根的火柱，把石头都燒穿了。

“那些怪物都爬到他背上，揪住他的衣襟和袖口，但沒有一个敢伤害他。它們看見，鉄匠一点不怕，誰不害怕，鬼怪在他面前就会躲避，就象影子在人面前那样。‘鉄匠，你要在这里丧命了！’那些鬼怪吆喝着，可他把那斧子握得更紧一些，而且……請您原諒，在先生面前，我不便把他答复它們的話說出来。

“鉄匠好容易走到了那張金床旁边，那里連怪物也不准进去，它們只得在四周站着，牙齿磨得吱吱直响。他瞧見小姐头上那支金針，拔了一下，只拔出一半……

“血不住地流出来……这时小姐用手抓住了他的衣襟，一面哭一面叫道：

“‘亲爱的，你干嗎弄得我这样痛啊？’

“鉄匠大吃一惊。他全身战栗，双手垂了下去。鬼怪們就只等这一着。那个嘴巴最大的鬼怪向鉄匠猛扑过去，毒打他，血涌到了洞口，濺滿了石头，就是你們亲眼見过的那块。不过，这时那个鬼怪落掉了一顆牙齿，至少也有拳头那么大，就

是我爷爷后来在小河里找到的那顆。

“从那时起，石头就堵住了洞口，沒法再找到它。小河干涸了，那小姐留在深坑里，既不能睡去，也不能醒来。她一直哭着，而且哭得那么响，有时連牧場上的牧人也听到了，她会永远哭下去的。”

卫奇列克講完了。依莎貝拉小姐低着头，用伞柄的一头在地上画着花紋。伏庫尔斯基不敢望她。

在长久的沉默以后，他对卫奇列克說：

“你的故事倒有趣……可是告訴我：你将怎样把碑文刻上去？”

“如果我还不知道內容，叫我刻些什么上去呢？”

“对。”

伏庫尔斯基掏出了記事本和鉛笔，写好了詩句，把那張紙交給小伙子。

“只有四行！”卫奇列克說。“三天以內就刻好，先生。在这块石头上甚至可以刻上一吋大小的字母。啊喲，我忘了带量尺寸的繩子。我去找找馬車夫，也許他們会給我一根的。我立刻回来。”

卫奇列克跑下山去。依莎貝拉小姐望着伏庫尔斯基。她臉色蒼白，情緒激动。

“是什么样的詩句呀？”她問着，向他伸过手去。

伏庫尔斯基把紙条递給她，她低声地念着：

“我的思想将始終伴随着你，

到所有的地方，进入所有的时代，

我曾經在那里跟你一起哭，一起笑，

因为我曾經到处流浪。”

末一句她念得非常輕。她的嘴唇在顫动，泪水在眼睛里閃光。她用手指把那紙条揉縐，接着慢慢地轉过头去，那張紙就掉到了地上……

伏庫尔斯基跪下去要拣那張紙。这时候他碰到了依莎貝拉小姐的衣服，他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手。

“你会醒来嗎，我的公主？”他說。

“我不知道……也許，”她回答。

“快下来！快下来！”斯塔尔斯基在山底下大叫。“来呀，先生們，飯要凉了。”

依莎貝拉小姐擦干了眼睛，連忙离开那廢墟。伏庫尔斯基跟在她后面。

“你們在那里那么久，究竟在干些什么？”斯塔尔斯基带笑地問，他向她伸过手去，她立刻挽住了它。

“我們听了一个不平常的故事，”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真的，我从沒有想到，在我們乡間有这样的傳說，也沒有想到，朴实的人会这样有声有色地講述……你請我們吃些什么呢，表哥？啊，那个年輕人是沒有人比得上的！……請他給你們再講一遍吧。”

依莎貝拉小姐跟斯塔尔斯基挽着胳臂走着，她并且对他嬌媚地望着，伏庫尔斯基看了却不再恼火。她不久以前的激动和那一句毫无意义的話，驅走了他所有的不安。他沉入了安閑的筹思中，不但斯塔尔斯基，而且連大伙儿都从他眼睛里

消失了。

他記得自己下了山，到了橡树底下，非常愉快地吃了一些东西，还記得自己又快乐、又健談，甚至向費利茲婭小姐大献殷勤。但他們談了些什么，他自己又講了些什么，他却再也記不得了。

当斯塔尔斯基吩咐仆人們收拾餐具、籃子和毯子，向女人們建議回家的时候，太阳下山了，天上出現了云霞。

他們登上那輛四輪馬車，坐的位子跟先前一样。男爵把头巾圍上了埃弗林小姐，朝伏庫尔斯基探过身子去，微笑着对他輕輕說：

“如果您的心情再有一天象今天这么好，您会把所有的女人都搞得暈头轉向的。”

“哪里話！”伏庫尔斯基聳聳肩回答說。

他坐在馬車靠边的位子上，在費利茲婭小姐的对面。奥霍茨基在馬車夫旁边坐下，他們就动身了。

天空阴云密布，暮色很快地越来越濃了，尽管景色是这样，由于瓦索夫斯卡太太和那忘掉了紙鳶的奥霍茨基起了爭执，四輪馬車里还是很热鬧。奥霍茨基将腿挂在馭手座的扶手上，轉过臉去向着大伙儿。他想起要抽烟；他突然划了根火柴，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四輪馬車，尤其是把坐在他对面的斯塔尔斯基照亮了。

伏庫尔斯基猛然退縮了一下；他眼前閃过了什么东西……

“愚蠢！”他想，“我喝得太多啦……”

瓦索夫斯卡太太突然高声大笑，可她赶快抑制着自己，迅速地說：

"您坐得多么沒有礼貌，奧霍茨基先生！还，明天您非得跪着不可了！啊，这流氓很快还要把他那双脚擱在别人膝上呢！您这就把身子轉过去吧，不然我告訴馬車夫，叫他把您弄下車。"

伏庫尔斯基的額上冒出冷汗；可是他聳聳肩膀想："幻覚……幻想！多么荒謬呀！"他終于以非常坚定的意志把幻象驅逐掉了。他恢复了原有的心情，开始非常活跃地跟瓦索夫斯卡太太聊天。

后来他們在深夜里回到查斯拉維克村的时候，他睡得象死去那样，甚至还梦見一些非常有趣的事。

第二天，伏庫尔斯基象平常一样在早飯前出去散步；在天井里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依莎貝拉小姐的侍女：她捧着一堆衣服，背后有个仆人扛着一口箱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今天是星期天，她不至于动身吧。不，她不可能在星期天动身。如果今天要走的話，那昨天她或者議长夫人一定会提起这件事的……"

他向池塘走去，繞了整个花园一圈，想在路上摆脱掉那不吉的預感。但是沒有用。依莎貝拉小姐可能动身的念头牢牢地跟随着他。他竭力把它压下去，但只能达到使它不再清楚地呈現在他眼前，然而在心坎深处却依旧在輕輕地煩扰着他。

早餐时，他覚得議长夫人比平时更温柔地向他問候，大家的态度更庄严，費利茲娅小姐似乎相当异样地、近乎譴責地望着他。早餐以后，他又覚得好象議长夫人給瓦索夫斯卡太太打了一个什么暗号。

"我显然病了，"他想。

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健康，因为依莎貝拉小姐宣布要到花园里散步。

“哪一位想跟我一同去散步？”她問。

伏庫尔斯基迅速站起来，其他的人却都坐着不动。于是他又单独跟依莎貝拉小姐到了花园里，他心中又充满了安宁，当着她的面，他往往有这样的感覺。

他們走了一半路，依莎貝拉小姐說：

“我离开查斯拉維克覚得很可惜……”

“可惜？”伏庫尔斯基想，她却很快地接下去說：

“我这就得动身了。姑母在星期三已經来信要我回去，可是議長夫人沒有給我看信，把我留下来了。昨天有个专人来，才知道……”

“您明天走嗎？”伏庫尔斯基問。

“今天，在第二次早餐以后，”她回答着，低下头去。

“今天？”他重复一声。

他們正好在那条通向院子的小徑上走着；那輛馬車就停在篱笆外面的院子里，也就是依莎貝拉小姐乘来的那一輛。馬車夫甚至已經把馬套在車上了。但这一次，动身的通知和准备都同样沒有給伏庫尔斯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好啦，当然要走，”他想，“人来人往……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他对自己的鎮靜感到惊异。

他們在低低地垂着的枝丫底下又走了几十步路，这时候可怕的失望攫住了他。他覚得，如果这时馬車来接依莎貝拉小姐的話，他会倒在車輪前面，不許她动身。宁愿讓那些車輪从

他身上輾过，但愿痛苦永远不再折磨他！

但是，随着他又鎮靜起来，他又感到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昏头昏脑的想法！依莎貝拉小姐什么时候走，到哪里去，跟哪一个她喜欢的人同行，她可以随自己的便。

“您还要在乡間住很久嗎？”他問。

“至多一个月。”

“一个月，”他重复着說。“等到您回去，我可以去拜訪您嗎？”

“当然，那还用說，”她回答。“我父亲是您的好朋友。”

“您呢？”

她臉紅了，一声不响。

“您不回答，”伏庫尔斯基說。“您完全想象不到，您的每一句話在我是多么宝貴，可我却只能听到那么少的几句……今天您就要动身了，連一綫希望也沒有給我留下。”

“也許时間会給您留下希望的，”她輕輕地說。

“啊，但愿如此！可无論如何，我要对您說几句話。您明白，在生活中您可以遇到一些比我更有趣的人，一些更高尙的，有头銜，也更富有的人……但是您一定找不到比我更忠誠的人。因为，要是以痛苦的輕重去衡量爱的話，那么世界上就沒有象我这样的爱。但是我却連对一个人傾訴的权利都沒有。这是命运造成的。它曾經通过多么奇怪的途徑，把我带到了您的身边！在我这个可怜人还沒有能够取得今天允許我跟您談話的那种教养以前，我必須熬过多少苦难呀。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进了剧院，我在那里初次看見了您。它还使我获得了我現在所有的这笔財产。促成这一些的，不是一系

列的奇迹嗎？今天，我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仿佛覺得我生下来以前就注定要跟您相逢似的。如果我那可怜的叔父不是在青年时代談过恋爱，而又寂寞地死去的話，那今天我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嗎，我自己并不象許多人那样对女人鍾情，而且向来都規避她們，却有意識地等待唯一的一个女人，等待您……”依莎貝拉小姐偷偷地擦干了眼泪。伏庫尔斯基沒有望着她，往下說：“不久以前，我到巴黎去的时候，才有两条路摆在我的面前。有一条通向偉大的发明，那发明也許能够改变世界的历史，另一条通向您。我放弃了第一条路，因为有一条无形的鏈子把我跟您拴在一起：希望您会爱我。如果这是可能的話，我宁愿要跟您在一起的幸福，而不愿要沒有您的最高的声誉；因为声誉是个賭注，为了它，我們为别人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但我要是沉湎在愚蠢的希望中，那就只有您能够解除我的灾禍。您要是对我說您对我毫无感情，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感情……那我就回到那里去，也許干脆就会在那里留下。是这样嗎？……”他握住她的手問。她沒有回答。

“这么說，我留下……”歇了一会，他說。“我会耐心地等待着，如果我的希望实現了，您亲自通知我吧。”

他們回到住宅里。依莎貝拉小姐臉色有点儿蒼白，可她快活地跟大家談着話。

伏庫尔斯基又恢复了原来的安靜。他不再因为依莎貝拉小姐动身而感到失望，他对自己說，一个月后会看到她，这在目前使他感到了滿足。

早餐以后，馬車駛到了門口；大家开始在互相告別。依莎

貝拉小姐在台阶上对瓦索夫斯卡太太輕輕說：

“卡奇亚，你也別再折磨那个可怜人了。”

“誰呀？”

“跟你同名的人。”

“啊，是斯塔尔斯基……我們等着瞧吧。”

依莎貝拉小姐向伏庫尔斯基伸过手去。

“再見，”她意味深长地說。

馬車行駛起来。大伙儿都站在台阶上目送着那輛馬車，它先是笔直駛着，到池塘那里向旁边拐了个弯，就消失在小山后面了，随后在远处又出現了一次，最后完全消失了，路上只留下一团黄色的灰尘。

“天气好极了，”伏庫尔斯基說。

“哦，好极了，”斯塔尔斯基回答。

瓦索夫斯卡太太从垂下的睫毛中望着伏庫尔斯基。

大家漸次分散了，只有伏庫尔斯基一个人留下。他走进自己的房間，不过在他看来，房間空洞而又不舒服；接着他想到花园里去，可是又有点什么留住他……他仿佛覚得，依莎貝拉小姐好象还在这里，說什么也不能理解她是走了，已經离开了查斯拉維克村儿俄里，而且每一分鐘都在使她更远离着他。

“她終究走了！”他輕輕地說。“她走了，那怎么样呢？”

他走到池塘那里，望着那艘白色的小艇，它周圍的河水在閃閃发光，刺痛人的眼睛。对面岸边一只在嬉水的天鵝突然瞧見他，就張开了翅膀，啪啪地飞到了小艇旁边。这时候伏庫尔斯基才感到一陣悲痛，一陣那么綿綿不尽的、深沉的悲痛，好象他跟生命告别的时候已經到来了……

伏庫尔斯基浸沉在自己的痛苦中，沒有覺察周圍在发生什么事情。虽說这样，他在傍晚时分，还是看出那大伙儿从花园回来以后，心情都不愉快。費利茲婭小姐跟埃弗林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間里，男爵神經不安，斯塔尔斯基却老是譏刺人，講話毫无禮貌。

飯后，議長夫人把伏庫尔斯基請了去。从那老女人臉上也可以看出同样在生气，但她竭力克制着。

“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您已經考虑过制糖厂的事了嗎?”她問道，同时嗅着那只小瓶子，这往往是她激动的表示。“請您考虑考虑，跟我詳細談談，因为我对那些閑話已經感到厌恶了。”

“您对什么事感到煩恼嗎?”伏庫尔斯基問道。

她搖搖手。

“算不上什么煩恼……只是感到討厌:要不是埃弗林和男爵之間的婚姻快些成功，就是他們分开！要不然讓他們走路——不是他們，就是斯塔尔斯基……两者必居其一。”伏庫尔斯基低着头，緘默着。他猜出，斯塔尔斯基对男爵的未婚妻献殷勤一定是采用了非常明显的方式。可那跟他有什么相干呢?

“年輕姑娘們眞傻，”歇了一会，議长夫人說。“她們認为，只要抓住一个有錢的丈夫，外加一个外表漂亮的情人，一生再不需要别的了……眞是些傻了头……她們不知道，她們不久都会对年老的丈夫，同样也会对那脑子空空的情人感到厌煩，而且每个人迟早有一天会盼望遇到一个眞实的人。万一碰上了这样的一个，她可自己惹禍啦，那时她給他些什么呢?……是她先前出卖过的美色，还是被斯塔尔斯基那类男人玷污了

的爱情呢？……您想一想，差不多她們中間的每个人在沒有学会了解人以前，都必須經历那样的生活經驗！在这以前，就是她遇到了一个最高尙的男人，她也不会尊重他。她宁愿选擇一个有錢的老头，或是一个最无耻的流氓，为了他們糟蹋了自己的一生，到那时她才想再到这世界上来投一次胎。但已經迟了！……

“但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情况，”她往下說，“男人們看不透这一类的傻女人。埃弗林到現在为止，理智和情感都还沒有覺醒过来，她身上的一切还陷在深沉的梦境中，这对哪一个女人，从瓦索夫斯卡起，到我的侍女为止，都不是一件秘密……男爵沒有看出这一点，把她当作一个女神，幻想着她在爱他呢！”

“为什么您不警告他呢？”伏庫尔斯基用压低了的声音問。

“别說啦！那是沒有用的……我多少次暗示他，今天埃弗林还只是个慣坏了的孩子，一个洋娃娃，也許有一天她还会成器，但是目前……恰巧有个斯塔尔斯基很合她的意，怎么样？”歇了一会，她接下去說。“您对制糖厂怎么看法？明天您叫人备一匹馬，您一个人到田野上去走走瞧瞧，或者，跟瓦索夫斯卡一道去就更好了……我告訴您，那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伏庫尔斯基困惑地离开了議长夫人。

“她干嗎談到男爵和埃弗林？”他考虑着。“这不是明明在警告我嗎？斯塔尔斯基显然不仅仅向埃弗林小姐献殷勤。当时那四輪馬車上是什么情形呢？唉，我宁愿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但他很快又控制了自己，想道，“在那四輪馬車里，

要不是幻觉，就是事实。要是幻覺的話，那我冤屈一个无辜的姑娘，但要是事实呢……嗯，我倒可以不再跟滑稽歌剧中的那种勾引良家妇女的人竞爭了，也不至于为一个假仁假义的女人牺牲自己的一生。她愿意跟誰談恋爱，可以听便，可是她沒有权利欺騙一个男人，那男人唯一的罪过就只是爱她。是我离开这个卡普亚城，[1] 开始工作的时候了。在盖斯特的实驗室里，我的生活会过得比在客厅里更充实些。”

晚上十点鐘左右，男爵走进伏庫尔斯基的房間。他的臉色大变。起初他笑着說了几句俏皮話，但突然間呼吸急促起来，倒在一張椅子上，歇了一会，他說：

“您知道，可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有时候我認为，——不是凭自己的經驗，因为我的未婚妻是个最高尚的女人——不过有时候我認为，女人們有时候在欺騙我們。”

“是的，有时候她們在欺騙我們。”

“也許，这不怪她們，”男爵說，“但是必須承認，她們有时給那些老練的騙子手誘惑上了。”

“是呀，她們有时給他們誘惑上了。”

男爵抖得那么厉害，有时他的牙齿都打起架来。

“那么，您認为必須用哪种方式去防止呢？”經过了考虑，他問。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比如說，隔絕女人跟那些狡猾的騙子手接近。”

伏庫尔斯基大声地笑起来。

---

[1] 意大利南部的城市，在古代由于出产奢侈品而著称。

"可以防止一个女人不受騙子手的欺騙，但难道可以使她摆脱她自己的本能嗎？如果那个坏蛋在您眼睛里只是个放蕩的人或是个阴謀家，在她看来却是最合适的对象，您能怎么反对呢？"他漸漸狂怒起来，在房間里大踏步走着，气忿忿地說："根据自然規律，就連最良种的母狗也不去追求獅子，而去追求公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跟自然規律展开斗爭呢？如果把整个最珍貴的兽类的动物园交給一条母狗，它也会为了几条公狗而放弃它的。这一点也不惊异：公狗跟母狗毕竟是同种呀。"

"这么說，根据您的意見，是无法可想了？"男爵問。

"今天还沒有，将来会有办法，但只有一个：人与人之間的眞誠的关系和自由的选擇。如果女人不必要假充恋爱，不必要跟所有的人卖弄风情，那么她一开始就不会跟她所討厌的那些人接近，而且会选擇她所喜欢的人。那时就沒有受騙的人，也沒有欺騙者了，人的关系便会自然地得到調整。"

男爵走后，伏庫尔斯基就躺下睡觉。他整夜沒有睡去，可是却恢复了原有的安宁。

"我对依莎貝拉小姐能有什么責难呢？"他考虑着。"她从沒有对我說过，她愛我；她几乎沒有給我絲毫的希望，暗示有一天她也許会愛我。这是对的，因为她几乎根本不認識我。而我脑子里却充滿着什么样的想法呀！斯塔尔斯基呢？……她不是愿意替他跟瓦索夫斯卡太太撮合嗎，因此她自己未必有意思跟他談恋愛。議长夫人呢？……議长夫人喜欢依莎貝拉小姐，这是她亲自告訴我的，她最后还讓我到这里来……时間还来得及。我要更进一步地跟她認識，她要是愛我，我会感

到幸福，而且可以保持安静。要是不爱我，那我回盖斯特那里去。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把房子和鋪子卖掉，保留着那家跟俄国做交易的貿易公司。过了几年，每年我会賺进十万卢布左右，她也不会被人家称为一个服飾用品商人的妻子了。”

第二天，吃过了早餐以后，他叫人备馬，借口要熟悉周圍环境，騎馬出去了。他不加考虑地拐进了前一天載着依莎貝拉小姐的馬車所走过的那条路，他相信在那条路上还看得見車轍……随后他又同样机械地拐进了那个树林，不久以前他們曾經到那里采过蕈。她曾經在这里笑过，跟他談过話，跟他一起观賞过风景……

他心里的怀疑、憤怒全都消失了。代替这些感情涌进他心里的是悲痛，象眼泪那样地汇成一条細流，而又象地狱火焰那样地熾烈。

他到了树林里，就跳下馬来，牵着它。

这是一条他們一同走过的小路；不过現在看来似乎变成另一条了。她說过树林的这一部分象一座教堂，此刻却絲毫沒有相象的地方了。周圍的一切灰秃秃，静悄悄。只有在树林上空飞过的烏鸦在聒噪，还有畏怯的松鼠的叫声，它攀上树干，象小狗那样尖叫着。

伏庫尔斯基走到林中草地上；那一天他曾經在这里跟依莎貝拉小姐談过話；他甚至找到了她坐过的那段树桩。一切都象从前那样，只是她不在了……榛树的叶子已經变黄，松树的枝叶低垂着，籠罩着一片忧愁，忧愁是那么輕微，那么不可捉摸，但它又是怎样牢牢地纏住伏庫尔斯基啊！

他想，“一个人依賴别人，这是多么愚蠢呀！我为了她而

工作，我想念她，为她而生活。更糟的是，为了她，我把盖斯特放弃了。嗯，要是在盖斯特那里，我有什么好处呢？我会象今天这样，同样不能自立，不过我的主人不是个漂亮女人，而是个德国老头罢了。我同样也要操劳，甚至操劳得更厉害，不同的只是，今天我为自己的幸福而工作，在那里却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就在那时候，他們靠犧牲我的利益来尽情享受，談情說爱。

“說眞的，我沒有什么可訴苦的。一年前，我几乎不敢梦想依涉貝拉小姐。今天我却已經認識了她，甚至在爭取她那方面的爱了……得了，我眞正認識她嗎？她是个无可救药的貴族女人，这不錯，但她实在还沒有見过許多世面。她具有詩意的灵魂，或者，只是表面上那样也說不定。她是风流的，但要是她爱上我的話，那就会改变。总而言之，情况不坏，再过一年……”

就在这时，他的馬仰起头嘶鳴起来；从树林深处也同样傳来馬嘶声和馬蹄声。不久在林中空地的边緣上出現一个女騎师，伏庫尔斯基認出她是瓦索夫斯卡太太。

“啊嗚，啊嗚！”她带笑地叫着，跳下馬来，把馬繮抛給伏庫尔斯基。

“您把它拴上，”她吩咐他。“啊，我已經熟悉您了！一个鐘头以前我問議长夫人：‘伏庫尔斯基在哪里？’‘他騎馬到田野中替制糖厂看地址去了。’我听了就想：‘哪有的事！他騎馬到树林里重温旧梦去了。’我叫人給我一匹馬，在这里找到了您：坐在树桩上在胡思乱想。哈哈！”

“我样子是那么可笑嗎？”

“不，在我眼睛里，您样子并不可笑，不过……我該怎么說呢……出乎我的意料，您在我的想象中是完全不同的。当人

家告訴我說您是个商人，而且会很快攢积起一笔財产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一个商人嗎？……他到乡下来，要不是为了找一个有許多嫁妆的年輕姑娘，就是騙議长夫人的錢去办企业。’无論如何我認为您是个冷淡的、善于算計的人，如果您在树林里走走，那也只是为了給树木定价，您从来不抬头望天空，因为天上生不出利息。然而我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梦想家，一个中古时代的抒情詩人，溜进树林来偸偸叹息，寻找她的足印！一个忠实的騎士，不顧死活地热爱着一个女人，而对别的女人却魯莽无礼。啊，伏庫尔斯基先生，这多么可笑呀……完全不是現代的！”

“您講完了嗎？”伏庫尔斯基冷淡地問。

“是的。現在您打算发言了嗎？”

“不，太太。我提議，我們回家吧。”

瓦索夫斯卡太太滿臉漲得通紅。

“对不起，”她抓住馬籠头說。“您也許認为，我这样談論您的恋爱，是为了自己要跟您結婚吧？……您不說話。那我們来認眞談談吧。曾經有个时期，我看中了您；有过——但已經过去了。就說还沒有过去，就說我爱您爱得要命，我也不至于委身于您，因为我既不害失眠症，也沒有丧失食欲，您听着，即使您爬在我的脚跟前，我也不同意嫁給您。我不能跟一个象您那样爱过另一个女人的人在一起生活。我是非常自傲的。您相信我的話嗎？”

“相信。”

“我希望这样。今天我說的戏言触犯了您，只是因为我对您一片好心。您的瘋狂行为使我五体投地，我希望您幸福，因

此我对您說：您去掉那中古时代的抒情詩人的派头吧，因为我們已經生活在十九世紀了，現在的女人跟您想象的完全不同。这連每一个十二岁的儿童都知道。”

“那她們是怎样的呢？”

“她們漂亮，可爱，喜欢欺騙你們，只有在恋爱使她們快乐的时候，她們才恋爱。沒有一个女人贊成悲剧式的恋爱，至少不是每个女人……首先必須是迷恋使她感到厌恶了，以后她才会搞悲剧式的恋爱。”

“一句話，您認为依莎貝拉小姐就是这样的人……”

“哦，我絲毫不認为依莎貝拉小姐是这样的人，”瓦索夫斯卡太太热烈地提出抗議。“她具有一个能干女人的才能，她爱上的人将会是幸福的。但她还沒有爱上誰！……您扶我上馬吧。”

伏庫尔斯基扶她上了馬，自己也跳上馬背。瓦索夫斯卡太太生气了。她在前面默默地走了一会，突然轉过头来說：

“最后一句話。我对人認識得很清楚，是您意想不到的，我是……担心您会感到失望。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天您感到失望时，請您記住我的忠告：您别一时急躁，在最初的激动下就行动起来，而是要等待。許多事情看来似乎比它們的实际情况更糟。”

“魔鬼！”伏庫尔斯基咕嚕着。四周的一切在他前面旋轉起来，陷入了血腥的黑暗中。

他們騎着馬走，沒有再說一句話。伏庫尔斯基回到查斯拉維克村，就去找議长夫人。

“我明天动身，”他說。“至于那制糖厂，您最好别造。”

"明天嗎?"老女人反問了一声。"那块石碑怎么样了?"

"就是这回事;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到查斯拉夫去一趟。我去看看那块石碑,再說我在那里还有一些事情。"

"好,那您去吧……您在这里沒有事情可干了。到华沙您千万来看我。我要跟伯爵夫人和列茨基一家人同时回华沙。"

那晚上,奥霍茨基来看他。

"見鬼!"他叫道。"我跟您有那么許多事情要談……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您一直跟婆娘們打交道,現在却要动身了。"

"您不喜欢女人嗎?"伏庫尔斯基冷笑了笑。"也許您是对的!"

"不是我不喜欢她們。不过当我知道高貴的夫人跟侍女沒有区別的时候,我宁可喜欢丫头們了。这些女人,"他往下說,"都蠢得象鵝,連最聪明的也在內。比方說,昨天我对瓦索夫斯卡解釋了半个鐘头,为什么我們需要可以操縱的輕气球。我对她詳細地講了界限的消失、民族間的亲密友誼,和文化的巨大的发展。她那样望着我的眼睛,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她沒有听懂我的話! 可是我一說完,她就問道:'奥霍茨基先生,您为什么不結婚呢?'您听說过这样的事嗎? 当然,我又对她解釋了半个鐘头,說我不想結婚,既不跟費利玆娅小姐,也不跟依莎貝拉小姐結婚,甚至也不会跟她結婚。見鬼,一个女人,穿着长襬的衣服在我的实驗室里晃来晃去,拉我出去散步、拜客和看戏,我要她干什么呢……說眞的,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在她的陪伴下,你在半年內不会变成白痴。"

他住了口,想走。

"等我說一句,"伏庫尔斯基留住他。"您回到华沙常来看

我吧。也許我告訴您关于一件发明的事，它固然要浪費半輩子光阴，可是……它会使您滿意。”

“輕气球嗎?”奥霍茨基目光炯炯地問。

“比那更好的。晚安!”

第二天晌午，伏庫尔斯基离开了議长夫人和她的客人。几个鐘头以后他到了查斯拉夫。他拜訪了教士，又吩咐卫奇列克准备行装上华沙。他办完这些事以后，到城堡遺址那里去了一趟。

那块石头上已經刻上了四行詩。伏庫尔斯基把它念了几遍，他的目光盯住这几个字：

我的思想将始終伴随着你……

“要不是那样呢?”他悄声地說。

想到这里，他感到大失所望。这时他只怀着一个愿望：他脚底下的土地裂开，把他連同廢墟、那块石头和碑文吞下去。

他回到查斯拉夫时，馬已經喂过了；卫奇列克带着一只綠色的小箱站在車子旁边。

“你知道你几时能回到这里来嗎?”伏庫尔斯基問他。

“听上帝安排，先生。”卫奇列克回答道。

“好，上車吧。”

他一坐到馬車的坐垫上，馬車就行駛起来了。老远的地方有个老女人在胸前画着十字，祝福他們一路平安。卫奇列克瞧了她一眼，就脫下便帽。

“大家平安，老媽媽!”他从馭手座位上喊了一声。



第　三　部



第一章　老掌柜日記摘录

今年是一八七九年了。

我要是迷信，对否极泰来又不能領会的話，那我会害怕一八七九年这一年的。如果去年过得不吉利，那么今年一开头就会更不吉利。

例如，去年年底，英国跟阿富汗打起仗来，❶ 到十二月份，处境甚至相当恶劣。奥国在波希尼亚出了許多麻煩事件，而馬其頓却爆发了一次起义。十月和十一月，有人行刺了西班牙国王阿丰索和意大利国王罕柏特。两人都安然无恙。同样也在十月份，斯达史的要好朋友約瑟夫·查摩依斯基伯爵去世。我甚至認为，他的死在許多方面破坏了伏庫尔斯基的計划。

一八七九年才剛剛开始，可就有什么样的序幕呀！……英国人还沒有从阿富汗的事件里抽出身来，又在非洲好望角的什么地方跟苏路人❷ 打了起来。在我們这儿，在欧洲，情况也不妙：在阿斯特拉罕❸ 一带突然发生了鼠疫，眼見就要蔓延到我們这里来。

鼠疫眞該死！不管碰到誰，人人都說："你們从莫斯科运入細布，干得好！瞧吧，你們将連同細布把鼠疫运了进来。"还有多少匿名信寄来給我們，肆无忌憚地痛駡我們！但在我看

来，那些写信的人主要是我們的竞争者——商人或者是罗兹[4]的細布厂厂主。

就說一点沒有鼠疫的踪影吧，这些人也恨不得把我們淹死在一湯匙水里。当然，我沒有把这些誹謗轉达給伏庫尔斯基听，連百分之一也沒有；不过我想，他会亲耳听見，匿名信也会讀得比我多。

說实話，我本来想在这里写一段令人难以相信的情节，是有关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提出的刑事訴訟案件。她控告誰呢？……誰也猜不透！……說了吧，控告的不是别人，而是那美丽大方的、可爱的海倫·斯塔夫斯卡太太。这一点使我气得无法把思想集中起来。就这样，为了稍微分散点注意力，我决定写点别的东西。

男爵夫人对斯塔夫斯卡太太起訴的理由是她偷窃了东西！控告她偷窃！当然，我們胜利地搞清楚了这件肮脏事情。可是它使我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我确确实实有整两个月夜夜失眠。我从来不上酒店，如果現在我时常去，甚至有时在那里坐到半夜，那当然純粹是为了消愁。哼，控告这个安琪儿偷窃！下这一手，一定是个象男爵夫人那样半瘋半癲的女人，上帝会給我作証的。

另一方面，那瘋女人却付給我們一万卢布。哼，要是由我作主的話，我会敲她十万的。讓她痛哭流涕，讓她歇斯底里似

[1] 一八七八至一八八一年，阿富汗发动爭取独立的战爭，抗击英国。

[2] 南非联邦的民族，曾經英勇抵抗英国人的侵略。

[3] 苏联伏尔加河上的最大港口，距伏尔加河入里海处一百公里。

[4] 波兰的一个紡織工业城市。

地乱叫乱鬧，甚至会活不了！……这个死不要脸的婆娘！

可是，我們想一些别的吧，别念念不忘人类的卑鄙行为。

說实話，也許好心的斯达史无意中給斯塔夫斯卡太太惹出了这件禍事；甚至可以說不是他，而是我……我曾經硬把他拖到她家里去，我劝过斯达史，要他不去拜訪男爵夫人那个怪物，末了，当伏庫尔斯基在巴黎的时候，我还給他写过信，請他在那里搜集关于路易士·斯塔夫斯基的消息。总之，是我而不是别人，把克慈楚夫斯卡那个潑妇惹恼了。两个月工夫，我自食了恶果。有什么办法呢？“主呀，如果你存在，而又假定我有灵魂的話，救救它吧！”法国革命时一个士兵曾这样說过。

（啊，我变得多么老了呀，我变老了呀！我不是一来就言归正傳，而是在信口雌黄，胡乱扯淡，来这一套无聊的长篇大論……虽然我要是一来就得写出这場可怕而又丢人的官司，天曉得，我是会气炸的。）

我只想馬上把我的思想集中起来。

整个九月斯达史都是在乡下，在查斯拉夫議长夫人那里度过的。他干么到那里去？他在那里干什么？我无法知道。可是我从他寄給我的几封信里看出，他在那里并沒有过得特别愉快。誰知道哪个魔鬼把依莎貝拉·列茨基小姐領到那里去了？哼，要他对她发生兴趣，这是不可能的。我要是不能把他跟斯塔夫斯卡太太撮合在一起，我情愿讓别人叫我空談家。我要把他們拉在一起，陪他們到教堂去行結婚礼，而且注意地听他正式起了誓，然后……說不定我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

（老傻瓜！你怎么可以自不量力地梦想那样一个天使呢？

話得說回来，我一点也沒有想她，特別是从我相信她爱上了伏庫尔斯基那时候起。只要他們两人感到幸福的話，就由她去爱他吧。我呢？……啊，卡茲，我的老朋友，难道是我的勇气不够嗎？）

十一月，正巧在佛斯波尔納街上那幢房子倒塌的那一天，伏庫尔斯基从莫斯科回来了。这次我又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只知道他賺了将近七万卢布……这样的盈利使我不能理解，但是我敢发誓，斯达史干的那笔生意一定是非常公道的。

他回来后几天，有个誠实的商人来找我，他說：

"亲爱的惹契茨基先生，我向来不管别人家的事情，可是，請您警告伏庫尔斯基先生（不过不要用我出面，要說成是您听到的），他那合伙人苏辛，是个大无賴，不久一定要破产……您警告他——要知道人家在惋惜他呢。尽管伏庫尔斯基走上了邪路，但总还是值得同情的。"

"您說走了邪路是指哪件事？"我問。

"您看，惹契茨基先生，"他說，"如果一个人到巴黎去，利用跟英国的紧張局势去購买船只等等，这个人的德行就不見得很好了，惹契茨基先生。"

"尊貴的先生，"我說，"購买船只比購买忽布[1]有什么坏呢？难道只是因为利潤比較大嗎？"

"喂，惹契茨基先生，"他回答說，"我們不要談这一些。要是另一个人那么干的話，我毫不反对，可这是伏庫尔斯基！……

[1] 酿啤酒用的香料。

我們两人不都知道他的过去嗎，我也許比您知道得更清楚些，因为那去世的霍普伐时常叫我通过他訂貨。”

“您怀疑伏庫尔斯基嗎？”我对那商人說。

“不，我的先生，”他回答說，“我只是把全城的議論重复說一遍罢了。我絲毫不想損害伏庫尔斯基，特别在您面前，您还是他的朋友呀（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当他的地位还不象今天这样的时候，您对他就已經很重視了），可是……这个人損害我們的工业，您还是承認的……我同样也不是在批判他的爱国心，惹契茨基先生，可是我坦白地告訴您（在您面前我不愿昧着良心說話），莫斯科細布……您明白嗎？”

我生气了。因为，即使我一度当过匈牙利步兵的少尉，我也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細布要比俄国細布好一些？但是跟商人却不可以爭論这一点。那畜生竪起眉毛，聳着肩膀，举起双手，使我終于深信他是个偉大的爱国主义者，而我是个游手好閑的人，虽然，当他在用卢布和金币把自己的口袋塞滿的时候，那时我耳朵边有几百顆子彈在飞嘯。

当然，我把这件事告訴了斯达史。他傾听了以后，回答我說：

“你放心吧，我亲爱的朋友。就是那些警告我、說苏辛是个坏蛋的人，在一个月前給苏辛去过信，說我是个破产者、騙子、从前的叛乱分子。”

在跟这个正直的、我連他名字也不想提出来的商人談过話之后，在讀过所有我收到的匿名信之后，我决意把这些好心人对伏庫尔斯基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意見記录下来。

瞧这是第一份意見：斯达史是个不爱国的人，因为他用廉

价的細布，破坏了罗兹厂主們的营业。Bene！[1] 讓我們瞧瞧有什么下文吧。

在十月份，大約在馬特科[2]画完那幅格呂沃尔德大战役的时候（那是一幅偉大的动人的画，不过不可以給那些参加过战役的士兵看），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的朋友馬璐歇維支跑到我們店里来了。我看他是个完全名副其实的貴人！在肚子上，更正确些說，在人們的肚皮的那个地方挂着一条金鏈子，有半个手指头那么粗，而且长得可以用它牵一条狗。領带上别着一枚鑲鉆石的别針，手上戴着一副新手套，脚上是新皮鞋，身上（那是一个发育不良的身体，眞正可怜！）穿着一套新衣服。同时臉上露出煞有介事的神情，好象他連一根綫也不賒欠，要全都付現似的。（后来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克来因告訴我說，馬璐歇維支常玩紙牌，很久以来都贏錢。）

就这样，这位花花公子头上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根烏木的小手杖，闖进店里来了，他慌張地向四下里望着（他的目光老是那么斜来斜去的），一面問道：

“伏庫尔斯基先生在嗎？啊，惹契茨基先生！請允許我說一句話。”

我們走到了柜子后面。

“我带来一个好消息，”他温情地紧握着我的手，說。“你們可以把列茨基的那幢房子卖掉……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要买。她打官司已經胜訴，把她的财产从她丈夫那里搞回来

[1] 拉丁語：好！

[2] 揚·馬特科（1838—1893），波兰杰出的現实主义画家。

了，如果你們懂得做生意的話，她会給九万卢布，甚至再給一笔小小的賠償费也說不定……”

他想必在我臉上看出滿意的样子（这幢买来的房子从来就不合我的胃口），更使勁地紧握着我的手——到了一般痨病鬼能使劲干点什么的程度——一面做作地微笑着（对这做作，我簡直感到恶心），輕輕地說：

“我可以为你們效劳……一个重要的效劳。男爵夫人非常重視我的意見，如果我……”

說到这里，他咳嗽起来。

“我明白，”我理会到我是在跟誰打交道，就这样說。“至于佣金，伏庫尔斯基先生当然会分給您的。”

“您怎么啦，先生！”他叫道，“何必花錢……不过男爵夫人的律师会来找你們，提出坚决的建議，事情完全跟我无关……您明白，我所有的錢完全足够我花！可是我認識一个可怜的家庭，由于我的介紹，先生們也許給一点……”

“对不起，”我打断他的話，“我們宁愿把一笔款子直接交在您手里，当然，那只是在交易做成的时候。”

“做得成，交易做得成，我向您保証！”馬璐歇維支断言說。

但是，由于我沒有为上面提到的那笔款子給他提出保証，他还在鋪子里随便逛了一会，后来才吹着口哨，离开了鋪子。

傍晚时分，我告訴斯达史这回事，可他一声不响，这使我大惑不解起来。第二天我跑去找我們的律师（他同时是侯爵的律师），把馬璐歇維支对我說过的話告訴他。

“她給九万卢布！”律师感到惊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是，尊貴的惹契茨基先生，現在房子漲价啦，为了这个原

因，明年有两百幢左右新房子要造起来……在这情况下，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房子以十万卢布卖給他們，那我們还是便宜他們的……既然男爵夫人覺得非买那幢房子不可（如果对那样高貴的女人可以这样形容的話），我們可以敲她一笔更大得多的錢，尊貴的惹契茨基先生。”

我从那个名律师那里回来，坚决打定主意不再干預卖房子的事情了。这时我忽然想起，馬璐歇維支是个很会吹牛的人，不消說，这样想并不是第一次。

現在我已經安靜到了能够集中自己的思想来叙述男爵夫人对那个天使，那个十全十美的女人，斯塔夫斯卡太太所提出的可恶的控告了。要是我現在不叙述它，那么在一年或两年后，我就不会相信自己的記忆，不相信竟会有这样駭人听聞的事情发生。

亲爱的伊克納西，你得好好地記住，第一，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很久以来就恨斯塔夫斯卡太太了，因为她認为所有的男人都爱上了她，第二，也就是这个男爵夫人想尽可能便宜一点向伏庫尔斯基买那幢房子。这是两个重要的事实，我到今天才了解它們的意义。（我变得多么老了，仁慈的上帝，我变得多么老了呀！……）

自从我認識斯塔夫斯卡太太以来，我經常到她家里去。我不是說，我天天到她那里去。有时候我几天去一趟，但有时候却也一天去两趟。我究竟是房子的保护人，这是一。其次我必須通知斯塔夫斯卡太太，說我已經把寻找她丈夫的事情給伏庫尔斯基写了信。接着还应当去告訴她，說伏庫尔斯基还没有打听到确定的消息。除了这些原因，我去拜訪她，是为了

要从她房間的窗子里去观察馬璐歇維支的行动，他就住在她对面的側屋里。最后，我又必須去了解男爵夫人，和她跟那些住在她楼上的大学生的关系，她經常因为他們而訴苦。

一个局外人会認为，我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的次数太多了。可是經过深思熟虑，我却認为到她那里去得太少了。我在她房間里不是有个观察整幢房子的出色的据点嗎，再說，我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款待。我每次去，密希維佐娃太太（海倫夫人的可敬的母亲），都非常热烈地欢迎我，小海柳涅爬到我的膝头上，就連斯塔夫斯卡太太看見我也活跃起来，她說，我在她家里的时候，她把忧虑都忘掉了！

嗯，我受了那样的款待，难道不該时常到那里去嗎？确确实实，我認为我到那里去得太少了，我要是个眞正的騎士，那就非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不可。斯塔夫斯卡太太甚至可以当着我的面穿衣服。当然，我对这一点也沒有妨碍！

在訪問的时候，我作了若干重要的观察。

首先，前面三层楼上的那些大学生眞的是些相当不安靜的人。他們唱歌，叫喊，一直鬧到早上两点鐘，有时甚至号叫，而且总是想尽办法发出尽量多的野蛮的喧鬧声。白天，他們中間总有一个人整天在家，只要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把头从那个所謂风窗的小窗子里伸出去（她一天要那么做十几次），立刻有人把水从楼上澆到她头上来。

我甚至可以說，这件事已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运动：她尽可能敏捷地把头縮进风窗里，大学生澆她水的次数也尽可能多，而且把水大量地澆下来。

晚上，那些年輕人利用上面沒有人住，誰也不会用水澆他

們的便利，把洗衣妇和各个人家的女仆都喚到他們那里去。于是，男爵夫人的屋子里就傳出叫声和歇斯底里的哭声。

我的第二个发現是跟馬璐歇維支有关的，他房間里的窗戶几乎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的遙遙相对。这个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奇怪，以异常的有規律性而出名。他有規律地不付房租。每隔二三星期有規律地把許多破烂东西从屋子里搬出去：什么雕象啦、鏡子啦、地毯啦、壁鐘啦……但更有趣的是，同样有規律地把新的鏡子、地毯、壁鐘和雕象搬进自己的屋里。

每一次，在东西被搬走以后，馬璐歇維支一連有好几天都出現在一个窗口里。他刮胡子，梳头发，在头发上擦油，甚至在那里穿衣服，同时向斯塔夫斯卡太太的窗子投送非常暧昧的目光。但在馬璐歇維支先生的房間里重新摆满了舒适而講究的东西时，他就好几天用窗帘把窗子遮了起来。那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他日以繼夜地点着蜡烛，房間里可以听見許多男人的声音，有时候甚至还有女人的声音。

不过别人家的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干！

十一月初的一天，斯达史对我說：

“我听說你常常去看斯塔夫斯卡太太？”

我甚至冒火了。

“对不起，”我叫道，“这叫我怎么理解呢？”

“得啦，很簡单，”他回答。“我沒有說你去拜訪她是从窗子进去，而不是从門走进去。其实，你什么时候高兴，你就可以去拜訪她們，不过，你一有机会就得告訴她們，說我收到了巴黎来的一封信……”

“关于路易士·斯塔夫斯基的嗎？”我打断他的話。

"是的。"

"終于把他找到了?"

"还沒有,可是他們已經发現了他的踪迹,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間內能查明他的居留地点。"

"那可怜人也許已經死啦!"我叫着,拥抱着伏庫尔斯基。"我請求你,斯达史,"我稍微抑制着激动,往下說,"劳駕你自己去拜訪她們一次,亲自把消息通知她們。"

"难道我是什么送訃文的?"伏庫尔斯基生气了。"何必一定要我給她們带去这一份高兴?"

但我开始給他叙述她們是非常規矩的女人,几次問过我,他是否会在什么时候去拜訪她們,同时我暗示他不妨去看看那幢房子,这时候,他开始讓步了。

"那幢房子不大使我感到兴趣,"他聳聳肩膀說,"我不久就要把它卖掉。"

他終于給我說服了,我們在中午一点鐘左右到那里去。經过天井时,我看見馬璐歇維支房間里的窗帘都仔細地放了下来。显然,他又有一套新家具了。

斯达史匆忙中看了一眼窗子,毫不注意地听着我那关于修理的报告:在門廊里换了新地板,修理了屋頂,新刷了墻壁,每星期都叫人擦洗楼梯。总而言之,这所无人管理的房子变得非常体面了。一切都井井有条,包括天井和水管子,——一切都好,只有房租搞不好。

"不过,关于收房租的詳細情形,"我接着說,"你的房屋管理人微尔斯基先生会告訴你的,我这就派扫院子人去找他来。"

“唉，請别拿房租和管理人来打扰我了，”斯达史咕噜着。“我們还是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去，快一点回店里吧。”

我們走到一层楼的左边侧屋，那里冲来一股燒卷心菜的气味；斯达史皺起眉头。我敲着厨房的門。

“太太們在家嗎？”我問那个胖女厨子。

“要是您光临的話，她們怎么会不在家？”她眨着眼睛，回答說。

“你看，她們怎样接待我們呀，”我用德語对斯达史輕輕說。

他点点头，把下唇撅出来，作为答复。

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母亲照常在小小的客厅里織袜子；她看見我們的时候，稍微从那張靠椅上欠起身子，而且惊訝地望着伏庫尔斯基。

海柳湼从隔壁房間瞧着。

“媽媽，”她用那么响的声音喚了一声，她在天井里想必也听見了，“惹契茨基先生来啦，还带来一个先生。”

斯塔夫斯卡太太立刻走了进来。

当我看見那两位太太的时候，就說：

“我們的房东，伏庫尔斯基先生来拜訪你們，而且来通知你們……”

“关于路易士的消息？”密希維佐娃太太接上来說。“他活着嗎？”

斯塔夫斯卡太太臉色蒼白了，随后又滿面緋紅。这时她是那么漂亮，就連伏庫尔斯基即使不是滿腔热情，也是一片好意地望着她了。我深信，要不是那股从厨房里冲来的討厌的

卷心菜气味，他会当場爱上她的。

我們坐下了。伏庫尔斯基問她們对房子是否滿意，接着告訴她們，說路易士·斯塔夫斯基在两年前到过紐約，以后化名到了倫敦。他小心翼翼地提起，說斯塔夫斯基当时生病，再过两星期左右就会得到有关他的比較詳尽的消息。

密希維佐娃太太听着这番話，有好几次不得不利用她那块手帕……斯塔夫斯卡太太比較鎮靜，只有几滴眼泪从她臉上滚下来。为了掩飾激动，她微笑着，轉向她的小女儿輕声說：

“海柳涅，向这位先生道謝，謝謝他給我們带来了爸爸的消息。”

她眼睛里又閃爍着泪花，可是她克制着自己。这时候，海柳涅向伏庫尔斯基行了一个屈膝礼，她睜大眼睛注視了他一下，突然扑过去抱着他的头頸，就在他的嘴唇上吻了吻。

遇到这出乎意料的温柔举动，斯达史面部表情上所起的变化，我是不会很快忘掉的。就我所知，从来还沒有哪个孩子吻过他，所以他在最初的一刹那吃惊地往后退了一下；接着他把海柳涅抱在怀里，感动地望着她，吻着她的头頂。我倒眞想发誓，他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对斯塔夫斯卡太太說：

“請您允許我来代替做这个可爱的女孩的爸爸吧……”

但是他沒有这么說；他低垂着头，陷入了平常那样的沉思中。我要是能够知道当时他在想些什么，我愿意拿出我一年收入的半数来。也許他在想列茨卡小姐？……唉！从这一点又看出我是上了年紀了！……列茨卡小姐算得了什么呢？她根本比不上斯塔夫斯卡！

沉默了几分鐘以后，伏庫尔斯基問：

“你們滿意你們的邻居嗎？”

“那要看是哪种邻居，”密希維佐娃太太回答道。

“当然，非常滿意，”斯塔夫斯卡太太急急說，同时望了伏庫尔斯基一眼，臉又紅了。

“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是个談得来的邻居嗎？”伏庫尔斯基繼續問。

“啊喲，先生！”密希維佐娃太太叫道，把食指举了起来。

“那是个不幸的女人，”斯塔夫斯卡太太插嘴說。“她失去了女儿……”

她一面說話，一面用手指扯着手帕边，她那美丽的睫毛輕輕顫动着，仿佛想瞧……当然絕对不是我。可是她的眼皮想必象鉛那么沉重，臉色越来越紅，神情越来越严肃，好象我們中間有誰委屈了她。

“那个馬璐歇維支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伏庫尔斯基往下說，好象沒注意到在場的两个女人。

“是个輕浮人，花花公子，”密希維佐娃太太連忙回答。

“可是媽媽，他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女儿糾正她。这时，她睜大眼睛，瞳孔也扩大了，这样的神情我从来不曾見过。

“那些大学生，据說是非常粗魯，”伏庫尔斯基說，向那架鋼琴望了一下。

“年輕人都是那样的！”密希維佐娃太太回答道，响亮地擤着鼻涕。

“你看，海柳涅，你的蝴蝶結又松掉了，”斯塔夫斯卡太太說着，向小女儿弯下身去，那样也許是为了掩飾她的窘态，提

起大学生們的粗野行为，她覺得非常窘。

这样的談話使我生气了。实际上，向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查問邻居們的事，这个人要不是白痴，就一定是沒有受过教育！我不再去听，不自然地望着天井。

我在那里看見什么呢？……馬璐歇維支家的一个窗戶上的窗帘揪开了一点，从那条縫里可以看出，有人在向我們这边瞧。

“那个家伙在偵察我們！”我想。

我抬头向二层楼看。眞是出人意外的事！在男爵夫人那个靠边房間里，两个小风窗都敞开着，房間深处站着她本人，在用望远鏡向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房間望着。

“上帝怎么不懲罰这个潑妇！”我想。我相信，用望远鏡偵察，有一天会引起一場风波的。

我沒有白白地祈求上帝。上帝的懲罰已經以鯡魚的姿态出現，在那狡猾女人的头頂盘旋着了。一只神秘的、从带着銀色硬袖的深藍色衣袖里伸出来的手，提着那条鯡魚，从三层楼上的风窗里伸出来，而每隔几秒鐘，风窗里就出現一張蒼白的、恶意地微笑着的臉。

甚至不需要我那么的机灵，就可以猜出，那个人是那些欠房租的大学生之一，他专在等待男爵夫人从风窗里探出头来，讓那条鯡魚掉在她头上。不过男爵夫人非常謹愼，那个瘦弱的大学生无聊得苦恼极了。他把那条天老爷保佑的鯡魚换了另一只手拿着，而且，那一定是为了消磨时間，他对巴黎洗衣店里的姑娘們扮着非常不雅观的鬼臉。

正当我認为那大学生为男爵夫人准备的“鯡魚式的行凶”

或許不会成功的时候，伏庫尔斯基站了起来，开始向太太們告別。

“先生們这就要走了！”斯塔夫斯卡太太悄悄地說，同时不好意思起来。

“請先生們賞光，时常……”密希維佐娃太太补充說。

但是斯达史这个笨伯，并沒有請求太太們允許他天天来，或者甚至允許他搭伙食（我要是他的話，会毫不犹豫这样做的），相反却問，是不是需要把房子修理一下。

“哦，凡是需要的，这位好心的惹契茨基先生已都給办好了，”密希維佐娃太太臉上露出亲切的微笑轉向我回答說。（坦白地說，我根本不喜欢一个上了年紀的女人对我这样微笑。）

斯达史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显然卷心菜的气味使他恼火，他轉过身来对我說：

“这里得装个通风設备，或者装个别的什么……”

走到楼梯上，我再也耐不住了，我叫道：

“如果你时常到这里来，你自己就会看出，这幢房子必須进行哪些修理。可是房子，或者就連那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跟你又有什么相干！”

伏庫尔斯基站在門廊里，望着街上，咕噜着：

“嚇！……我們要是早一些見面，也許我会跟她結婚了！”

我一听見这話，就有个古怪的感覚：我感到高兴，同时却又好象有人将一支匕首刺进了我的心里。

“啊，原来如此，这么說你現在不想結婚了？”我問。

“誰知道呢？”他回答。“也許我要結婚……可不是跟

她。”

听見这番話，我更感奇怪了，斯塔夫斯卡太太不能嫁給斯达史，我感到可惜，但我同时又覺得，好象有人卸掉了我肩头上一个沉重的負担。

我們剛剛走到天井里，我就看見男爵夫人从风窗里探出身来，显然在对我們嚷道：

“先生！等一等！”在这一瞬間她凄慘地号叫起来：“啊喲，这些虛无主义者！”就退进房間里不見了。

同时，那条鯡魚掉在离我們几步路的地上，那扫院子人貪婪地向它冲了过去，竟連站在旁边的我也沒有看見。

“你不愿去訪問一下男爵夫人嗎？”我問斯达史。“她好象对你有什么要求呢。”

“不要她来打扰我！”他做了个不耐煩的手势，回答說。

他在街上喊了一輛出租馬車，我們回到了店里，路上一句話也沒有交談。不过我确实相信，他在想斯塔夫斯卡太太，要不是那討厌的卷心菜的話……

我感到那么不舒服，那么忧愁，在鋪子打烊后，我就去喝一杯啤酒。我在飯店里碰到卫格罗維奇参議員，他对伏庫尔斯基仍然百般非难，但他却具有非常明智的政治理想……嗯，我們一直爭执到半夜。卫格罗維奇說得不錯：从报紙上看来，欧洲确实有点什么事情在醞釀着。誰知道，那年青的拿破侖（他們管他叫露露，[1] 他总还会使他們大吃一惊的！）說不定会在新年以后从英国迁居到法国……麦克馬洪总統是他的后盾，

---

[1] 露露是女人的名字。

布洛叶[1]侯爵和大多数人民也是他的后盾。我們可以打賭，他是会被立为皇帝，号称拿破侖第四，在春天眞的会跟德国人較量一下的。現在德国人不再往巴黎去了。同一套把戏第二次就玩不成。这样一来，那就是說……我到底要說什么来着？……啊哈！

我們訪問斯塔夫斯卡太太以后的三天，也許是四天，斯达史到鋪子里来，交給我别人写給他的一封信。

“念一念吧，”他說着笑了起来。

我拆开信念着：

伏庫尔斯基先生！我沒有称呼您“尊敬的先生”，請勿見怪，但要这样称呼一个大家都討厌得避开的人，却是不容易的。卑鄙的人！您过去行为卑鄙，还沒有清洗掉，現在又加上了新的污点。今天全城的人都在談論您去拜訪那些象斯塔夫斯卡那样品行不端的女人。您不仅在城里时常跟她碰头，夜里偷偷地溜到她家里去（这还能証明，您沒有完全丧失羞耻心），您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仆役們、年輕人和这幢受連累的房子里的正派房客們的众目睽睽之下去拜訪她。

但是您这个不幸的人可别認为，爱她的只有您一个人。在这方面，还有您的管理人，那可怜的微尔斯基，和您那个腐化墮落至死不改的全权代表惹契茨基在帮您的

---

[1] 一八七三年在麦克馬洪当选法国总統时，布洛叶組織內閣，一八七七年再度組閣。

忙哩。

我还必須补充一点，惹契茨基不但誘騙了您的情妇，而且还窃取了您这幢房子里的收入，因为他减低了几个房客的租金，首先是斯塔夫斯卡的租金。因此您的房子現在已經不值什么錢了，您自己却站在深渊的边緣上，那个不想給您造成大損失，而买下您从列茨基家接手过来的这座古老廢墟的高尚慈善家，眞的会賜給您大恩惠。

这么，如果有这样一个慈善家的話，您就卸掉重担，感激地接受您能得到的代价，在人类的公正裁判沒有用鏈子把您鎖住，把您扔进牢獄以前，逃到国外去吧。您考虑考虑，現在时間还不晚！您得小心……听从一个对您一片好心的朋友的忠告。

“一个失望的婆娘，是嗎？”伏庫尔斯基看見我念到結尾的时候問道。

“去她媽的！”我猜到他說的是那个写信的女人，就叫起来。“照她的說法，我是个至死不改的淫蕩人？是个小偷？我在談恋爱？該死的潑妇！”

“喂，喂，你安靜一点，你瞧她的律师光临到我們这里来啦。”斯达史說。

眞的有一个穿着旧皮大衣，戴着一頂破大礼帽，穿着一双大套鞋的人走进店来。他走进来，象密探那样地东張西望，問克来因，伏庫尔斯基先生什么时候在家；之后他突然装作好象到現在才看見我們似的，走近斯达史，声音不高地說：

“您想必是伏庫尔斯基先生吧？我可以单独跟您談几分

鐘話嗎？”

斯达史对我眨眨眼睛，我們三个人就向我的房間走去。

客人脱下大衣，我发現他的褲子比那件皮大衣破得更厉害，他的胡子，比那个皮衣領更蓬乱。

“請允許我自我介紹一下，”他說着，向伏庫尔斯基伸出右手，向我伸出左手，“我是律师……”

說到这里，他提出自己的名字，——他那双手却悬空在那里。一个奇怪的巧合，斯达史和我都不愿跟他握手。

他看出这一点，可并不感到狼狈。相反地，臉上露出非常愉快的神情，擦了擦手，咧开嘴笑着說：

“先生，你們甚至不想問問我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嗎？”

“我們猜想，您自己会告訴我們的，”伏庫尔斯基回答。

“对！”客人叫道。“这么，我簡单地說一說。有个有錢的，但却非常吝嗇的立陶宛人，他請我替他介紹一幢值得买的房子。我手边有五十来幢房子，可是由于尊重您伏庫尔斯基先生（因为我知道，您对我們国家的貢献是那么多），我劝他买您的房子，就是以前列茨基家的房子；經过两个星期的努力，我終于达到了目的……現在你們猜猜看，我的先生，他出了多少价錢……八万卢布！不是嗎，这是一笔很可观的交易！您認为怎样？”

伏庫尔斯基气得滿臉通紅，我想，他会把客人攆出門的。可他克制住了，用那种我所熟悉的辛辣而不愉快的声調回答：

“我認識这个立陶宛人，他名叫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

“怎么？”那律师感到惊异。

“这个吝嗇的立陶宛人不是出八万，而是出九万买我的房

子。您却告訴我一个比較低的价錢，好自己多賺一点。”

“哈哈！”律师大笑起来。“誰在我的地位上会不是这么个做法呢，尊敬的伏庫尔斯基先生？”

“好吧，請您告訴您那个立陶宛人，”斯达史打斷他的話，“說我同意卖房子，但要卖十万卢布。而且只限新年以前。过了新年我要漲价。”

“得啦吧，太不近人情了！”客人大发脾气。“您想要拿走那苦命女人口袋里的最后一文錢！請您考虑一下，人們对这一点会有什么意見！”

“人們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見，跟我不相干，”伏庫尔斯基反駁。“如果有人想教訓我，那我就叫他滚出門去。对不起，門在那里，您看見嗎，律师先生？”

“我給您出价九万二千卢布，一文也不加啦。”那律师回答。

“您把您的皮衣服穿起来，不然到外面会受凉的。”

“九万五，”律师叫道，急急忙忙地穿衣服。

“好啦，再会……”伏庫尔斯基說着，推开了門。

律师深深地一鞠躬，走了；但是到了門檻外边，他还打着做作的腔調說：

“我过几天再来。說不定那时候您先生情緒好一些……”

斯达史当着他的面把門砰地关上。

那討厌的律师来过以后，我对这回事已經一目了然了。男爵夫人一定要买斯达史的房子，但是她首先用尽各种手段，想把价錢减低一些。我知道那些手段：有一种就是写匿名信，她在信里駡斯塔夫斯卡太太，还說我腐化墮落，至死不改。

但是，如果她眞把房子买了，那她首先就是把那些大学生攆出去，以后再把那可怜的海倫夫人攆掉。就是做到这一点，她的狠毒也不錯啦！……

現在，我可以一口气把后来的那些事情講出来了。

是这样的，在律师来过以后，我突然有个不祥的預感。我决定就在当天去看斯塔夫斯卡太太，警告她，要她提防男爵夫人。但首先是要她尽量不要坐在窗口。

必須說，这些女人除了許多美德以外，还有一个討厌的习慣，就是經常坐在窗口——密希維佐娃太太坐，斯塔夫斯卡太太也坐，海柳涅，甚至連女厨子瑪丽安也都坐在窗口。不但是白天，她們在夜晚也湊着灯光坐在那里，連窗帘也不放下，除非是在她們就寢的时候。这样一来，她們房間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象映在幻灯上那样淸晰可辨了。

对規規矩矩的邻居們来說，这种消遣时間的方式最足以証明她們是正派的：你要瞧，你就随便瞧吧，我們是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但是，当我記起馬璐歇維支和男爵夫人經常在偵察她們，当我想起男爵夫人怎样憎恨斯塔夫斯卡的时候，我便被一个最恶劣的預感攫住了。

当天晚上，我本想跑去找我那些高貴的女友，請求她們看在上帝面上别再經常坐在窗口，讓男爵夫人观察她們。但是在八点半那个时候，我感到非常口渴，于是我沒有到太太們那里去，却上飯店去了。

我在那里碰到卫格罗維奇参議員和代理商斯潑魯特。他們正在談論佛斯波尔納街上那幢坍塌的房子；卫格罗維奇突然跟我碰杯，并且說：

"新年以前还会有許多房子倒塌的!"

这时斯潑魯特却对我眨眼睛……

我不喜欢他使眼色，而且我也不习惯跟第一次碰到的一个傻瓜互使眼色。于是我問道:

"对不起,您这哑巴戏是什么意思呢?"

他那么愚蠢地笑着說:

"是什么意思,您可知道得比我更清楚。伏庫尔斯基要卖掉他的鋪子,就是这回事。"

哎唷,天呀! 沒有拿啤酒杯子砸他的脑袋,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幸亏我忍住了最初那陣憤怒,接連地喝了两杯啤酒,用勉强鎮靜下来的声音問他:

"伏庫尔斯基干嗎要卖鋪子,卖給誰呢?"

"卖給誰?"卫格罗維奇插嘴說。"华沙的犹太人不有的是嗎? 他們三个人或者十个人合起伙来，使克拉科夫郊区弄得面目全非,完全是为了那尊貴的伏庫尔斯基先生,他备有私人馬車,坐車到貴族的别墅去。我的天呀!不久前他这个寒酸的孩子还在霍普伐店里給我端过炙肉哩……說到上战場去摸土耳其人的袋袋,那也是最卑微的事!"

"可是他干嗎要把鋪子卖掉呢?"我在大腿上擰了一下,免得向这些流氓扑过去,然后問道。

"如果他把鋪子卖掉，那倒是好事!" 卫格罗維奇一面回答，一面喝干啤酒，我不知道那是第几大杯了。"这么一位紳士,这么一位……外交家,这么一位……从国外輸入新貨色的新事物的爱好者,难道能厠身商人中間嗎?"

"我看那是另有原因的,"斯潑魯特插嘴說。"伏庫尔斯基

想跟列茨卡小姐結婚。虽說起初碰了釘子，可是他今天又在跟他們交往了，看来还有点希望。但列茨卡小姐不会嫁給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哪怕他是个外交家，是个革新者……”

小小的火星开始在我的眼前飞舞。我拿我的杯子砸在桌子上，大声地叫：

“您撒謊！全是撒謊，斯潑魯特先生！这里是我的地址！”我把我的名片扔給他。

“您干嗎把您的名片給我？”斯潑魯特惊异起来。“要我給您送上一批呢絨嗎，不然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求决斗！”我叫着，仍然用力捶着桌子。

“荒唐！”斯潑魯特說着，用手指在空中指来划去。“要求决斗，您看来容易：大家知道您是个匈牙利的軍官。杀害一个或甚至两个人，或者給自己額骨上砍上一刀，这在您說来，不过等于在一块面包上涂涂牛油罢了……先生，我可是一个代理商，我有妻子、孩子們和紧急的事情。”

“我要您跟我决斗！”

“要我决斗，这是什么意思？您想押解我去，是不是？……您要是在清醒状态下对我說这些話，那我一定上警察局，到那时給您看看决斗的顏色！……”

“您是个可耻的人！”我叫道。

現在他开始捶桌子了。

“誰可耻？您这是对誰說的？怎么，我不支付我的期票，我出售劣貨，还是我破产了？我們要到法庭上看看，誰是正直，誰是可耻！”

“够啦！”卫格罗維奇参議員恳求着。“决斗是以前的风

气，現在已經过时了。你們握握手吧。”

我从那張濺滿啤酒的桌子旁边站起来，到柜上付了帳，就走了。我的脚再也不跨进这下等小酒店的門檻！

生了这么一場气以后，我自然不能再去拜訪斯塔夫斯卡太太了。起初我甚至担心我会整夜睡不着覺；可是我居然睡着了。第二天斯达史到店里来的时候，我問起他这件事。

“你知道人家說什么話嗎？說你要把鋪子卖掉！”

“如果我把它卖了，那有什么坏处呢？”

眞的！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么一个簡单的想法我竟沒有想到。)

“可是你看，”我輕輕地往下說，“他們还說，你要跟列茨卡小姐結婚。”

“要是結婚的話……那怎么样呢？”他回答說。

(他又說得不錯！难道他不能跟他喜欢的人結婚嗎，哪怕是跟斯塔夫斯卡太太？……我居然沒有想到这一点，徒劳无益地跟可怜的斯潑魯特鬧了一場。)

这天晚上我又非进那家酒店不可了——当然，不是去喝啤酒，而是为了去跟那个被冤枉地得罪了的斯潑魯特言归于好，因此，我又沒有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去，又沒有警告她别坐在窗口。

这么一来，我不无忧伤地知道了，在商人們中間，对伏庫尔斯基的反感在增加；我們的鋪子要卖掉，而且斯达史要跟列茨卡小姐結婚。我說“結婚”，是因为，如果他沒有十分把握的話，他不会那么坚决表示的。

今天我已經准确地知道，他在保加利亚时惦念着誰，他为

誰拚死命地掙得了他的財产……这大約是上帝的意志吧!

对不起，我怎么又离开本題了。不过現在我得好好地談談斯塔夫斯卡太太的那場风波了，我要用飞快的速度叙述。

第二章　老掌柜日記摘录

有天晚上，剛过八点鐘，我到太太們那里去。斯塔夫斯卡太太照常在最后面的那个房間里給誰家的年輕姑娘們上課，密希維佐娃太太跟海柳涅又照常坐在窗口。我不明白，在黑暗中她們能够看見什么，但是大家能看見她們，那是毫无疑問的。我甚至可以发誓，男爵夫人拿着双眼望远鏡坐在一个沒有灯光的窗戶边，注視着一楼的每一个动作，好在窗帘照常沒有放下。

我躲在窗帘后面，教那个怪物至少看不見我。我直截了当地問密希維佐娃太太：

“对不起，太太，别見怪……为什么你們經常坐在窗口呢？那是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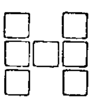
“我不怕穿堂风，”那尊敬的女人回答說。“这甚至使我感到很愉快。您只要想想，海柳涅发現了什么！有时候那些窗子里的灯光亮了，好象构成了字母表……海柳涅！”她轉向孩子說，“那里不是有个什么字母嗎？”

“是呀，奶奶，甚至有两个：那是个H，还有个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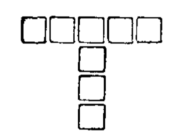
“对！”老妇人証实說。那是一个H，还有一个T。您看一看吧，先生……”

对面三层楼上当眞有两个窗子，二层楼上有三个，一层楼

上也有两个窗子透出灯光，构成了如下的記号：



后进側屋三层楼有五个窗子，二层楼有一个，一层楼又有一个，底层还有一个，里面点着灯，构成了这样的記号：



“虽說这些窗子难得凑成字母，”老奶奶解釋說，“但海柳涅对字表却有了兴趣，我的先生，就是現在，她要是能够把那些有灯光的窗子拚成某一个字母，她会感到满心喜欢的。所以，有时候我們甚至在晚上也不放下窗帘。”

我只好聳聳肩。我怎能够禁止这女孩，不讓她往窗外看呢，如果她在这上面想出了有趣的游戏的話。

“为什么不往窗外看呢，”密希維佐娃太太叹了口气，“这可是我們唯一的娛乐呀。我們能到什么地方去？誰上我們家里来？……自从路易士走掉的那一天起，我們跟人們的来往断絕了。对这些人来說，我們太穷了，对那些人来說，我們是有嫌疑的。”

她用手帕擦干了眼睛，往下說：

“啊，路易士不該走掉！即使他們把他关了起来……那又怎么样？查明了他无罪，我們又会在一起了。可現在，天曉得他到哪里去了，我的女儿呢……您說，最好别往外看！可她这个可怜人，只知道不断地等待，一直在傾听，在端詳，是不是路易士回来了，或者至少有沒有他的一封信寄到。只要有人加

快一点脚步跑过天井，她就会赶到窗口：是不是送信人来了。后来当那送信人走进我們家的时候(我們是很少收到信的，惹契茨基先生)，您要是看見她就好了！她完全变了样子，脸色蒼白，抖索着……"

我不敢开口，那老妇人稍微喘了口气，繼續往下說：

"我自己也喜欢坐在窗口，特别是当天气晴和，天空明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那死去的丈夫就又象他生前那样，站在我的眼前了。"

"我明白，天空使您想起他目前住的地方，"我輕輕地說。

"不，不是那样，惹契茨基先生，"她插嘴說。"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一个那么好心腸的人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嗎？不过当我这么望着天空，望着这幢房子的墙壁的时候，我馬上回忆起我們結婚时的那些幸福日子……我死去的克雷門斯当年穿着藍宝石色的大禮服和黃色的土布褲子，那顏色跟我們这幢房子的顏色完全一样……啊，惹契茨基先生，"老妇人哽咽着說，"請您相信我，对我們这种人来說，窗子跟戏院、音乐会和熟人們有同样的意义。除此以外，我們还看些什么呢？"

当我为了往窗外探望这件蠢事而听見这一番話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描写我是多么悲哀了……突然，从另一个房間里傳来嘁嘁喳喳的声音。斯塔夫斯卡太太的女学生上完了課，正在收拾东西，打算回家，我看見她們那非常美丽的女教师，感到非常欣幸。

当我向她問候的时候，我发覺她的手冰冷，她那雍容华貴的脸上显出疲乏和悲伤的神色。她一看見我，还是微笑了笑。可爱的天使呀！她好象猜透她那甜蜜的微笑会整个星期把我

生命中的阴暗处照得通亮。

“媽媽告訴过您了嗎，我們今天是多么的荣幸?”斯塔夫斯卡太太說。

“哎啊，对的，我忘了……”密希維佐娃太太突然記起来了。

这时候，女孩子行了屈膝礼，出去了，我們就象一家人那样地单独留了下来。

“您想想看，”斯塔夫斯卡太太說，“今天男爵夫人来拜訪我們。在最初一刹那，我几乎吃了一惊，因为那可怜女人的面色不好看，那么蒼白，穿着那件黑衣服，眼色又是那样……可是轉眼之間，她征服了我；当她看見海柳涅的时候，她哭着，在她跟前跪下，还叫道：‘我那可怜的小女儿就象这样，可她已經死啦!’”

我听見这些話的时候，打了一个寒噤。但我不愿使斯塔夫斯卡太太受虛惊，不敢把我的預感告訴她，只是問道：

“她对您有什么要求嗎?”

“她請我帮她干点活計，要我給她整理整理床单、衣服、花边，总之，是整个衣柜里的东西。她猜想她丈夫不久会回来，打算修补和添置一些东西。但因为，象她所說的，她沒有这个兴致，所以她請我帮忙，每天干三个鐘头，她答应給我两个卢布……”

“您怎么回答她呢?”

“我的天呀，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我感激地接受了。那固然只是个临时的工作，可它却来得很巧，因为就在最近(我甚至不明白是什么緣故)，我走掉了一个学音乐的女学生，

每点鐘五个兹罗提。”

我叹了口气，猜想这件事大概跟一封匿名信是分不开的，写这种匿名信，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倒是个老手，可是我沒有說什么。难道我会劝斯塔夫斯卡太太拒絕那每天的两个卢布的活計嗎？

啊，斯达史，斯达史呀！……为什么你就不愿跟她結婚呢？列茨卡小姐把你脑袋冲昏啦！你以后千万不要懊悔！

从那时起，每当我到尊敬的女友家去的时候，斯塔夫斯卡太太都十分詳細地把她跟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相互間的一些事情講給我听，她每天待在她家里，当然不是干三个鐘头，而是干五个到六个鐘头，代价却始終是那两个卢布。

斯塔夫斯卡太太待人非常寬容，虽說这样，就我能够从她謹愼的談話中推想到的来說，她对男爵夫人的住处和那整个环境却感到惊异，这二者又使她感到苦悶。

首先男爵夫人根本不使用她那些寬敞的房間。客厅、主妇客室、卧室、餐厅、男爵的房間，全都空着。家具和鏡子都蒙上布套；放在那里的盆景只剩下一些枯萎的梗子，花盆里不是泥土，而是一些腐朽的东西，那值錢的壁布上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她固然吃东西，但是怎么吃，只有天曉得。有时她整天不吃一点热的东西，她有那么偌大的房間，却只用一个女仆，还时常罵她为小偷和淫蕩坯。

有一次，斯塔夫斯卡太太問她，一个人住着是不是寂寞，她回答說：

“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几乎是个寡妇的苦命人有什么办法呢？除非是亲爱的上帝启发了我那个邪恶的丈夫，使他痛悔

自己的罪行，回到我这里来，說不定那时候我这隐居的生活会有点什么改变。在我热烈地禱告的时候，上帝賜給我預感和梦境，就我从这里面推想到的来說，我丈夫一定会很快弃邪归正，因为这不幸的、着了迷的人既沒有錢，也失了信用……”

斯塔夫斯卡太太听見这些話的时候，禁不住想，就是男爵在弃邪归正以后，他的命运未必会令人羡慕吧。

到男爵夫人家作客的那些人，同样也不能够取得斯塔夫斯卡太太的信任。时常到那里串門的是一些外表不討人喜欢的老太婆，男爵夫人在前室里跟她們低声地談着她的丈夫。有时候来了馬璐歇維支，或是一个穿破皮大衣的律师。男爵夫人把这些先生带进餐厅，但是当她跟他們談話的时候，她就哭哭啼啼，还响亮地罵着，整幢房子里的人都能听得見。

斯塔夫斯卡太太曾不好意思地提出一个問題，那就是为什么她不跟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对这一点男爵夫人作了如下的答复：

“跟什么样的亲戚，亲爱的太太？我已經沒有什么人了，就說我有个什么人的話，我也不能在我家里接待那种貪婪而卑鄙的人。另一方面，我丈夫的亲戚不認我，因为我不是貴族出身，当然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們从我口袋里騙走将近二十万卢布。在我借錢給他們永不見还的时候，他們对我还比較客气；但当我看出他們耍了什么花样的时候，他們却跟我断絕了关系，还說服了我那不幸的丈夫，把我的財产給冻結起来。啊喲，这些人，給我吃过多少苦头呀！”她哭着把話說完。

男爵夫人整天在里面消磨的那个唯一的房間（斯塔夫斯卡太太說），是她那死去的小女儿生前住的地方。这是个非常

凄凉奇怪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孩子在世时的样子。那里摆着一張小床，上面的被单每隔几天更换一次。有个放衣服的小衣橱，衣服同样也时常拿出去晾晒，拿到客厅里去洗刷，因为男爵夫人不允許把那些神圣的紀念物送到天井里。房間里还摆着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書和本子，正好翻在那可怜的小孩最后一次写上“圣母……”的那一頁上。最后那里还有个木架子，放滿了大大小小的洋娃娃，和它們的小床、小衣服。

斯塔夫斯卡太太就在那个房間里修补花边和綢衣服，这类东西男爵夫人非常多。男爵夫人会不会有一天穿它們，斯塔夫斯卡太太猜不透。

有一天，男爵夫人問斯塔夫斯卡太太，是否認識伏庫尔斯基。虽然后者回答說她几乎不認識他，她却又說了下面一段話：

“亲爱的，如果您愿意在一件重要事情上替我向这位先生說情，那您賜了我恩惠，还对我行了一件善事。我想向他买下这幢房子，已經給他出九万五千卢布的价錢。可是他由于固执（別的原因是沒有的！），要价十万。这个人想毁灭我！您告訴他，他是在杀人不用刀……上帝因为他利欲熏心会懲罰他的！”男爵夫人哭着叫道。

斯塔夫斯卡太太感到十分狼狽，她回答男爵夫人說，她說什么也不能跟伏庫尔斯基談起这一点。

“我不認識他。他仅仅到我們家里来过一次。再說，我干預这一类事情怕也不合适。”

“啊，您对他是样样事情可以办到的！”男爵夫人回答。

"不过，您要是不愿意把我从死里救出来——好吧，这是上帝的意旨……請您至少履行您的基督教徒的义务，告訴那个人，說我对您是一片好心。"

斯塔夫斯卡太太一听見这些話，站起来就想走。但是男爵夫人扑过去摟住了她的脖子，又罵自己不好，又恳求她原諒，使得軟心腸的海倫夫人眼睛里冒出眼泪，她留下了。

斯塔夫斯卡太太把話講完了以后，她用听起来带着畏畏怯怯的請求口吻問道：

"这么說，伏庫尔斯基先生不愿卖房子了？"

"恰巧相反，"我生气地回答，"他要卖房子，卖鋪子……出卖一切。"

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臉脹得緋紅；她把椅子掉过来讓椅背对着灯光，悄悄地問：

"为什么呢？"

"我哪能知道！？"我一面說，一面对折磨最亲爱的人感到非常高兴。"我哪能知道！据說，他要結婚啦……"

"对，对，"密希維佐娃太太証实說。"人家說是列茨卡小姐。"

"是眞的嗎？"斯塔夫斯卡太太輕輕說。

她一只手突然紧貼在胸脯上，好象透不过气来似的，走到隔壁房間去了。

"一件妙事！"我不由得想。"她見过他一次，就已經暈头轉向了。"

"我不知道，他干嗎要結婚，"我对密希維佐娃太太說。"他不見得会受女人的欢迎。"

“哎，您这是什么話呀，惹契茨基先生！”那老妇人双手一拍叫道。“他怎么会不受女人的欢迎？”

“唉，他毕竟长得不漂亮……”

“他嗎？他是个十足漂亮的男人！那身材、那高貴的风度，还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呀！您对这一些肯定全不明白，惹契茨基先生。可是我对您直說（象我这样年紀的人，可以这样說），我見过許多漂亮的男人（就是路易士也长得很漂亮），但象伏庫尔斯基那样的男人还是第一次看見。在一千个人中間，他也会引起人家注意的。”

我对这贊揚感到惊异。固然我知道斯达史的仪表很不錯，但是好到那样程度……哈，我剛巧不是个女人！

晚上十点鐘左右，我离开她們的时候，斯塔夫斯卡太太臉色非常难看，她說覺得头痛。啊，斯达史这个蠢才！这样的一个女人一見面就爱上了他，而他这个瘋子却去追求列茨卡小姐。这世界当眞安排得不錯！

我要眞是上帝的話……可是不值得一談，談了也沒有用。

有許多人在談华沙开凿运河的事。甚至侯爵也到我們这里来过，还为这件事請斯达史去开会。在他們結束了关于开凿运河的談話以后，侯爵問起房子的事。当时我在場，我清楚地記得一切。

“是眞的嗎（我問起这件事，請您原諒），伏庫尔斯基先生，您向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开价十二万，是眞的嗎？”

“撒謊，”斯达史回答。“我开价十万，一文錢不能再讓。”

“男爵夫人是个怪物，她害歇斯底里症……是个不幸的女

人，"侯爵説。"她想买那幢房子，一方面是因为她那可爱的小女儿死在里面，另一方面是为了不教她丈夫揮霍她剩下的那点財产，他丈夫是个爱花錢的人。您也許可以讓她一点价吧？給苦命人行点好事是多么高尚呀！"侯爵叹了口气，把話說完了。

我只不过是个伙計，但是老实說，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善举也使我感到詫异。斯达史更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粗声粗气地回答說：

"这么說，因为男爵揮金如土，他的妻子有意要我的房子，那我就应該損失几千个卢布？这是什么道理？"

"好啦，您别生气，尊貴的先生，"侯爵紧握着伏庫尔斯基的手說。"我們到底还是生活在人們中間：人家帮助我們，我們也就应該給他們干一些什么……"

"帮助我的人未必有，可是阻碍我的却非常多。"斯达史打断他的話。

他們非常冷淡地互相告别。我甚至看出，侯爵是不痛快的。

奇怪的人呀！伏庫尔斯基創立了一家跟俄国貿易的公司，使他們有机会拿他們的資本去賺百分之十五的利潤，这还不够，他們还要他根据他們的一句話，給男爵夫人送几千个卢布哩。

但是那个女人多么狡猾呀，她什么地方都要鉆进去！甚至有个教士来找过斯达史了，要他看在基督面上把房子以九万五千卖給男爵夫人。但斯达史拒絕了，这是可以預料的，不久我們一定能听見别人說他是个不信任上帝的人。

現在应該談主要的事件了，我要很快地叙述它。

有天晚上（就是威廉皇帝在諾比林遭到行刺以后，接收政权的那一天），我又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去。那天我的女神，那个无可比拟的女人，心情好极了，对男爵夫人不能不吹嘘一番。

“您想想看，”她說，“克惹楚夫斯卡太太虽說有怪癖，却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呀。她看出，海柳涅不在，我就愁眉不展，她就向我建議，在我到她家里去的那几个鐘头中，把海柳涅带去……”

“就是說那代价两个卢布的六个鐘头嗎？”我插嘴問。

“不，不到六个鐘头，至多是四个……海柳涅在那里感到好极了，即使不准她动手拿什么，她也可以望着那死去的孩子的玩具。”

“那些眞的是这样好玩嗎？”我一面問，一面在心里准备一个計划。

“好玩极啦！”斯塔夫斯卡太太神情活跃地回答。“特别是那个黑头发的大洋娃娃，如果在它这里……这里，腰底下按一下，……”說到这里她臉紅了。

“那不是在小肚子上嗎？……对不起，我的太太，”我問。

“是的，”她赶忙說。“如果按一下，那洋娃娃就眨着眼睛，喊声：‘媽媽！’啊，多好玩呀，我自己也很想有一个。它叫咪咪。海柳涅第一次看見它的时候，就拍着小手，呆在那里不动了。可是，当克惹楚夫斯卡撳一撳洋娃娃，开始說話时，海柳涅就叫起来了：‘啊，媽媽，它多漂亮，多聪明呀！我可以吻它的腮帮嗎？’她就在那双漆皮鞋的鞋尖上吻了吻。从那时起，

就連在梦中她也胡乱地說着洋娃娃。她剛一醒来，就想馬上到男爵夫人家去，她在那里站在洋娃娃面前，双手合起来，象做禱告似的怎么看也看不够……說眞的，"斯塔夫斯卡太太压低声音最后說（海柳涅就在隔壁房間里玩），"我要是能給她买一个那样的洋娃娃，我会感到多么幸福啊……"

"那当然是一件很貴的玩具了，"密希維佐娃太太插嘴說。

"得啦，媽媽，就算貴吧，"斯塔夫斯卡太太說，"誰知道，我还有哪一天能象現在这个洋娃娃那样使她高兴。"

"好象我們那里正好有一个那样的洋娃娃，"我說，"如果您賞光到我們店里去的話……"

我不敢給她送禮，因为我明白，做母亲的使自己的孩子高兴会更感到愉快的。

虽然我們压低声音談話，海柳涅大概听見了我們在談什么，她跑进房間，眼睛閃着光。为了把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方面，我問：

"怎么样，海柳涅，你喜欢男爵夫人嗎？"

"是呀，"孩子靠在我膝头上，向她母亲瞧了一眼，回答說。（天呀，为什么我不是她的父亲呢？）

"她跟你談話嗎？"

"談得不多。她只問过我一次，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不是时常逗我玩。"

"唔？你回答了些什么呢？"

"我說，我不知道伏庫尔斯基先生是誰。后来男爵夫人說……啊，您的表走得多么响呀。您拿出来看看吧……"

我把表掏出来，交給海柳涅。

“男爵夫人說些什么呢?”我提醒她。

“男爵夫人說:‘你怎么不知道伏庫尔斯基先生?就是跟那个……跟那个色鬼惹契茨基到你們家去的那个……’哈哈!您是扯閑談的人,对嗎? 您还是給我看看表里面的东西吧……”

我向斯塔夫斯卡夫人望了一眼。她是那么吃惊,甚至忘了責备海柳湼。

在喝过茶,吃过沒有涂牛油的小面包以后(据女仆說,今天买不到牛油),我向可敬的女人們告别了,我心里发誓,我要是斯达史的話,少了十二万卢布一定不把房子卖給男爵夫人。

这期間,那潑妇耍尽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并且害怕伏庫尔斯基会漲价,甚至把房子卖給另一个人,最后下了决心出十万卢布。据說有几天她象鬼魂附体一样;她得了歇斯底里症,打过女仆,在公証人的事务所里罵了她的律师,但最后还是簽了买契。

卖了房子以后的那最初几天,平靜无事。平靜无事,那是根据我們不再从男爵夫人那里听到什么話而說的;另一方面,房客們却跑到我們这里来訴苦了。

最先来的是后进側屋三层楼上的那个鞋匠,他叹苦說,新女房东每年要加他三十卢布的房租。我对他解釋了半个鐘头,說事情跟我們毫无关系,他才擦擦眼睛,愁眉苦臉地嘀咕着向我告别:

“如果伏庫尔斯基先生把房子卖給那样一个待人不公平的女人,那他心里就分明沒有上帝!”

先生們,你們曾經听說过这样的話嗎?

第二天，巴黎洗衣店的女老板来了。她穿着一件天鹅絨大衣，举动尊严，臉色果断。到了店里，她在一張靠椅上坐下，东張西望一番，好象有意要买几个日本花瓶似的，可是接着她却开火了：

“啊，我非常感激你們，先生！你們干了什么好事呀，是嗎？……七月份买进房子，到十二月又卖掉，随随便便作出那样的事，也不通知誰一声……”她紅着臉，繼續說道：“今天那个坏蛋派了一个什么家伙来找我的麻煩，来回我的房子了。她脑袋里在打什么坏主意，我簡直莫名其妙，难道我沒有按时交房租嗎……可是那婆娘却回了我的房子，还污辱我的企业。她說我那些女工常跟大学生們来往。那是撒謊。大約她滿以为我会在十二月中找到另一个店址……难道我会从顧客已經走熟了的房子里搬出去嗎？……要知道这样我……要損失几千卢布，誰来賠償我的損失？……”

当我只好当着所有顧客的面，傾听她那有力而又低沉的声音时，我感到身上一陣冷一陣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那女人拉到了我房間里，我告訴她，說她可以为賠償損失对我們提出訴訟。

那婆娘走后几个鐘头，那个原則上从来不繳房租、留胡子的大学生一下子闖进来了。

“啊，您好嗎？”他問。“克惹楚夫斯卡那个潑妇买了你們的房子，可是眞的？”

“不錯，”我說。我心里暗自想：这家伙会揮舞拳头向我扑过来的。

“哎，見鬼！”那个大胡子把手指头彈得直响，說。“伏庫尔

斯基倒是个挺好的房东(注意:斯达史租給他們房間,也从来沒有看見他們付过一文錢),該死,他把房子卖了……这么說,現在克惹楚夫斯卡可以把我們攆出去了?"

"唔! 唔!"我回答道。

"她会把我們攆出去的,"他叹了口气,往下說。"已經有那么一个人到过我們那里,要我們滚走……可是我敢打賭,不打官司,她沒有办法把我們弄走,要是她試一試……那我們給她顏色瞧,鬧得整幢房子鷄犬不宁! 再会!"

我心里想:也罢,至少他沒有責备我們。也許,他們眞的要跟男爵夫人开一次玩笑……

最后,微尔斯基在第二天跑了来。

"您知道嗎,朋友,"他激动地說,"那个婆娘把我这管理人的职位給辞掉了,还吩咐我到新年搬走。"

"伏庫尔斯基已經想起过您。"我回答。"給您在那家跟俄国貿易的公司里安插个位置。"

就这样我傾听着一些人的話,安撫着另一些人,又寬慰着别的人——总之,我好容易經受住双重夹击。我明白,男爵夫人跟房客們住在一起,儼然象帖木儿,❶ 我本能地为那美丽的善良的海倫夫人不安起来。

这时已到了十二月下半月,有一天門开了,我往門口一瞧,看見斯塔夫斯卡太太在走进来,她比平时更加漂亮(她向来是漂亮的,不論是开心的时候,还是忧愁的时候),她那双迷人的眼睛望着我,悄声地說:

❶ 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創立者。

“您可以把洋娃娃給我看看嗎?”

洋娃娃(甚至整整有三个),老早就准备好了,但是我急忙中竟不能立刻找到。克来因含有深意地望着我,——样子确实可笑:还以为我爱上了斯塔夫斯卡太太呢。

我終于把那个盒子拿出来了——里面有三个大洋娃娃:一个褐色头发的,一个金黃色头发的,一个黑头发的。个个都是眞头发,要是在它肚子上按一下,便轉动眼睛,发出一种尖叫声,在斯塔夫斯卡太太听来,象“媽媽”,在克来因听来象“爸爸”,在我听来却象“嗚嗚”。

“好玩极了!”斯塔夫斯卡說,“不过一定是很貴的。”

“您知道,”我回答,“这是我們早想脫手的貨色,所以我們卖得便宜一点。我这就找老板去。”

斯达史在柜子后面工作,但当我告訴他,說斯塔夫斯卡太太来了,以及她为什么来的时候,他把帳目扔下,兴高采烈地赶到店堂去了。我甚至看出,他非常亲切地望着斯塔夫斯卡夫人,好象她曾經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的。好啦,現在終于……謝天謝地!

我們向她詳細解釋,到后来肯定地对她說,洋娃娃是次品,不容易銷出去了,只要卖三个卢布,金黃色头发还是褐色头发的,任凭挑选。

“我要这个,”她拿了那个褐色头发的,回答道,“因为这跟男爵夫人的那个很相象。海柳逞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到了付錢的时候,斯塔夫斯卡又感到犹豫了:在她看来,那种洋娃娃一定值十五个卢布左右;后来經我、伏庫尔斯基和克来因共同努力,才算使她相信,我們要是卖三个卢布,也还

是賺了錢。

伏庫尔斯基回去搞他的工作，我却問海倫夫人，家里有什么新聞，以及男爵夫人的情况怎样。

“什么新聞也沒有，”她紅着臉回答。“克惹楚夫斯卡太太跟我吵了一場，說我不給她情面到伏庫尔斯基先生那里去，她买房子只好付出十万卢布，等等……总之我的活不干了，也不再到她那里去了。当然，从新年起，她回掉了我的房子。”

“她把您分內的錢付給了您沒有？”

“唉！”斯塔夫斯卡太太叹了口气，她那暖手筒掉了，克来因立刻把它拣起来。

“唔，沒有付嗎？”

“沒有……男爵夫人說，現在她沒有錢，主要的是不相信我开的帳单。”

我們两人取笑着男爵夫人的古怪行动，互相告别时心情异常愉快。后来当她出去的时候，克来因那么姿势优雅地替她开門，使人認为两者之間必居其一：要么他已經把她当作我們的老板娘，要么他自己爱上了她。傻瓜！……他也住在男爵夫人那幢房子里，而且时常去拜訪斯塔夫斯卡太太；可是，他去拜訪的时候，是那么忧愁地坐在那里，有一次，海柳湼問她的奶奶，克来因先生今天是不是吃了蓖麻油……梦想家！他怎么可以想一个这样的女人！

現在我来叙述这个悲剧吧，想起来我就会憤怒得透不过气来。

一八七八年圣誕节前夕下午，我在鋪子里收到斯塔夫斯卡太太的一封信，要我晚上去。那封信使我吃了一惊：显然她

极度激动；我断定她得到了她丈夫的消息。

“他一定是回来了，”我想。“那些失踪了几年才突然覺悟过来的男人，去他們的！”

黃昏时分，微尔斯基匆匆地跑了进来，喘着气，神色慌慌張張；他把我拉到我房間里，关上門，沒有脫下皮大衣，就在一張靠椅上坐下，說道：

“您知道，昨天克惹楚夫斯卡为什么在馬璐歇維支屋子里一直坐到半夜？”

“在馬璐歇維支那里坐到半夜？”

“是呀，还跟她的律师，那个无賴在一起。馬璐歇維支那个流氓从窗子里偵察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在給一个洋娃娃穿衣服，男爵夫人带了她的望远鏡到他那里去，就是为了証明这一点。”

“那么怎样呢？”我問。

“事情是这样的，男爵夫人几天前遺失了她死去的女儿的那个洋娃娃，現在这瘋女人怀疑到斯塔夫斯卡太太……”

“怀疑什么？”

“怀疑她偸那洋娃娃！”

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您别看得那么严重！”我說，“那洋娃娃是在我們这里买的。”

“我知道，”他回答說。“尽管这样，今天九点鐘男爵夫人带了派出所的警察闖进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叫人把那洋娃娃带走，还录了口供。已經上法院控告去了。”

“您发瘋啦，微尔斯基先生！那洋娃娃确是在我們这

里……”

“我知道，我知道，但事情已經鬧到这个地步，这有什么意义？”微尔斯基說。“最糟糕的是（我从派出所警察那里打听到），斯塔夫斯卡太太起先不愿把洋娃娃拿出来，因为她不愿海柳涅知道洋娃娃的事，她要求低声說話，甚至哭了起来……那警察說，他自己都弄得很窘，因为他并不知道，男爵夫人为什么把他拖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去。可当时那潑妇开始咆哮了：‘她偷了我的东西！……洋娃娃就是斯塔夫斯卡最后一次到我家里的那一天丢失的。把她抓起来，这控訴是眞实的，我用我的全部財产担保！’于是警察把那洋娃娃带到派出所，还請斯塔夫斯卡太太一同去。一場风波，哼，一場可怕的风波！”

“那你們怎么一声不响呢？”我气得大叫起来。

“我已經不在那里住了。斯塔夫斯卡太太的女仆把事情弄得更糟，因为她当众罵了警察，这一来她甚至会去坐牢。这时那个巴黎洗衣店的女店主为了討好男爵夫人，又大肆攻击斯塔夫斯卡太太……唯一使人高兴的是，那些好心的大学生把令人恶心的什么水澆在男爵夫人头上，她怎么也洗不干凈。”

“不錯，但法院会……主持公道的！”我叫道。

“法院会宣告斯塔夫斯卡太太无罪，那是明摆着的。”他說，“虽說这样，那还是个耻辱。那可怜女人的名誉完了；今天她甚至辞退了她那些女学生，自己也不去上課了。她跟母亲两人坐在家里整天哭着。”

当然，我沒有等到店打烊（現在我越来越这样了），就跑到斯塔夫斯卡太太那里去，我甚至还租了一輛馬車。

我在路上想起一个最得手的主意，那就是說，把这件事通知伏庫尔斯基；我当眞到他那里去了，虽然沒有把握，能不能碰到他，因为最近他越来越經常待在列茨卡小姐家里，热心侍候她。

伏庫尔斯基在家，可不知怎样有些不痛快；显然，献殷勤对他沒有什么好处。但当我把斯塔夫斯卡太太和洋娃娃的事件講給他听的时候，他活跃起来了，抬起头，眼睛里閃射出光芒。（我已經不止一次地发現，别人的灾禍是解除自己忧愁的良葯。）

他注意地听着我說（抑郁的思想象烟消云散了），然后說道：

“男爵夫人是个下流女人！……不过斯塔夫斯卡太太可以高枕无忧：她的事情淸白得象鏡子一样。难道受人类的卑鄙行为折磨的就是她一个人嗎？……”

“你說得倒好听，”我回答說，“你是个男人，尤其是你有錢。可那个可怜女人为了这場风波，在今天丧失了所有敎課的收入，或者說得正确些，是她自己放弃的。如今她靠什么活下去呢？”

“唉！”伏庫尔斯基拍着自己的額头，叫道。“我沒有想到这一点……”

他在房間里来回地走了几趟（他的眉头紧皺着），把一張椅子推开，敲敲窗上的玻璃，突然在我的前面站住。

“好的！”他說，“你到她們那里去，我隔一个鐘头也来。我看，我們可以跟米勒太太打一次交道。”

我兴奋地望着他。米勒太太不久前死了丈夫，她丈夫也

是一个服飾用品商人；她的整个鋪子、她的财产和她的信用却是依賴伏庫尔斯基支持的。我已經猜到，斯达史要替斯塔夫斯卡太太想的是什么办法。

于是我跑上街，赶快跳上一輛出租馬車，象三个火車头拉着的一节火車，风馳电掣般地赶到那美丽而又高貴的、被大家遺弃的不幸的海倫夫人家里去。我的心洋溢着幸福，当我推开門的时候，我眞想欢呼一句："你們对所有的人都别理睬！"可是我一进去，——滿怀的愉快心情却仿佛留在門檻外面了。

請您想象一下我看到的情景吧。瑪丽安在厨房里，头上扎了块手帕，臉肿得很厉害：这是她到过警察局的明显的証明。爐子沒有生火，午飯的餐具沒有洗，茶炊也沒有摆起来，圍着那可怜的女人，坐着扫院子女人、两个女仆，和那个卖牛奶的女人，大家都哭丧着臉。

我周身打了个寒噤，但我还是走进了客厅。

差不多是同样的情景。密希維佐娃太太坐在客厅当中那張靠椅上，头上同样扎了块手帕，她旁边坐着微尔斯基先生、微尔斯卡太太、那个又跟男爵夫人吵了嘴的巴黎洗衣店的女老板，还有几个女人；她們低声地談着，但擤鼻涕的声音倒比平常时候高出整整的八度音。此外我看見斯塔夫斯卡太太坐在爐子前面的一張凳上，臉色煞白。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送葬的情調，面孔不是蒼白就是发黃，眼睛上泪痕未干，鼻子都是紅通通的。只有海柳遲举止还比較正常：她带着她那个旧洋娃娃坐在鋼琴旁边，不时地拿洋娃娃的小手去按琴鍵，一面說：

"别响，索非亚，别响……不要彈啦，奶奶在头痛呢。"

此外再加上那盞被烟熏黑了的灯发出的幽暗的光綫，还有那拉起的窗帘，你就会明白，我当时有怎样的感覚。

密希維佐娃太太一看見我，眼泪就簌簌地掉下来，大概这是她最后的眼泪了。

"啊，尊貴的惹契茨基先生，您来啦？您沒有鄙弃受了侮辱的可怜女人！哦，請您别吻我的手！我們是多么不幸的家庭呀！先是路易士受了嫌疑，現在却輪到我們了。我們必須离开这里，哪怕是到天边去。我有个姊妹在捷因斯多豪附近，我們只好到那里去結束我們这被摧殘的一生了。"

我对微尔斯基輕輕說了几句話，要他客气地把客人們带出去，然后向斯塔夫斯卡太太走去。

"我再也不想活了，"她沒有对我問候，只說了这句話。

我承認，經过了这几分鐘，我完全被搞昏了。我可以賭咒，斯塔夫斯卡太太、她的母亲，甚至她們那些在座的熟人都当眞受了誹謗和侮辱，而且所有的人除了死以外，再沒有其他办法了。但是那种死的愿望并沒有阻止我去把那盞冒着油烟的灯捻小一点，整个房間里已經弥漫着細細的、但却很黑的烟炱了。

"好啦，我的太太們，"微尔斯基突如其来地說，"我們走吧，惹契茨基先生得跟斯塔夫斯卡太太談談。"

那些客人尽管表示同情，但好奇心絲毫沒有减少，她們說可以跟我們在一起談談，可是微尔斯基那么大模大样地把大衣交給她們，这些可怜人張皇失措起来，她們吻了吻斯塔夫斯卡太太、密希維佐娃太太、海梛烟和微尔斯卡太太（我已經在担心，她們最后还要吻那些椅子），終于預备走了，自己走了还

不算，还逼着微尔斯基夫妇跟她們一同走。

“果眞是个秘密，那么在所有的人来說也都是个秘密，”她們中間最堅决的一个人說。“你們两夫妇在这里也同样是多余的。”

跟着又重新来了一陣告别、接吻、安慰，最后那一群人走了，但她們并沒有忘記在門口和楼梯上又謙讓了一番。啊，这些婆娘呀！有时候我想，上帝創造了夏娃，是为了使亚当討厌在天堂里流連。[1]

最后就只有我們一家人了，但是客厅里弥漫着那么多的煤烟和哀愁，我連一点点精神都沒有了。我用抱怨的声調請求斯塔夫斯卡太太允許我打开风窗，而且不由得带一点責备的口吻劝告她，至少現在得把窗帘放下。

“您还記得，”我轉向密希維佐娃太太說，“我向您提起窗帘的事，算来有多久了？如果放下的話，那克萘楚夫斯卡太太也就观察不到你們家里的事情了。”

“不錯，可誰能料到这一点呢？”密希維佐娃太太叹口气回答說。

“我們的命运看来注定了，”斯塔夫斯卡太太輕輕地說。

我在靠椅上坐下，把手骨节捏得軋軋地响，怀着失去一切希望的人的安靜心情，听着密希維佐娃太太哭哭啼啼地叙述，她談起又找上她家来的耻辱，談起那会把人类痛苦告个結束的死，談起已故的密希維支先生的那条土布裤子，和許多类似的事情。

---

[1] 圣經載，上帝創造了亚当和夏娃，認为是人类的祖先。

不到一个鐘头，我已經相信，这洋娃娃的案子会以一般的自杀而結束，那时候，我即使在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脚跟前死去，我还是决定最后向她傾訴我的愛情。

这时突然有人在厨房的門上使劲地按鈴。

“警察！”密希維佐娃太太尖叫起来。

“太太們在家嗎？”客人用那么坚定的声音問瑪丽安，使我頓时又有了勇气。

“伏庫尔斯基来啦，”我捻着八字胡对斯塔夫斯卡太太說。

海倫夫人那張美丽的臉飞上了紅暈，看起来象落在雪中的淡色玫瑰花的花瓣。一个絕代的佳人呀！哦，我为什么不是伏庫尔斯基呀！我要是他……

斯达史进来了。海倫夫人向他迎上去。

“您沒有瞧不起我們嗎？”她用哽咽的声調問。

伏庫尔斯基惊异地望着她的眼睛，望了两下——先望了一下，接着又望了一下——我敢断言，他也在她手上吻了两下。吻的时候听不見平常那种声音，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他吻她的手是多么温柔了。

“啊，尊貴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您来啦？您沒有鄙弃受了侮辱的可怜女人！”密希維佐娃太太开始念她的欢迎詞，我不知道那已經是第几遍了。

“請原諒，”伏庫尔斯基打断她的話，“毫无疑問，你們的处境是不愉快的，可是我看不出有灰心失望的理由。事情将在几个星期內弄清楚，到那时才眞会有人灰心失望，可不是你們，而是那个热昏了的男爵夫人。你好嗎，海柳浧？”他补上一

句，吻了吻那小女孩。

他的声音是那么安詳、堅定，他的举止是那么自然，密希維佐娃太太不再繼續叹苦了，斯塔夫斯卡太太也比較愉快地望着我了。

“我們該怎么办呢，尊貴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您沒有鄙弃……”密希維佐娃太太說。

“有必要等到打官司，”伏庫尔斯基打断她的話，“到法庭上証明男爵夫人撒謊，然后控告她誹謗罪，如果她进了监牢的話，那就讓她坐到最后一个鐘点。在监牢里过上一个月，对她是很有好处的。我已經找律师談过，明天他会来找你們的。”

“上帝把您派来啦，伏庫尔斯基先生！”密希維佐娃太太用平常一般的声調叫道，她把头巾拉掉了。

“我到这里来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斯达史轉向着斯塔夫斯卡太太說（他这个蠢才，显然是耐不住把她丟在一边！）“您把教課放弃了？”

“是的。”

“这一次您就把它永远放弃了吧。那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再說收入也少。您最好从事商业吧。”

“我嗎？”

“对，是您。您会算帳嗎？”

“我学过簿記，”斯塔夫斯卡太太低声說。她激动得非坐下不可。

“好极啦。事情是这样的，我还負着另一家鋪子的責任，那店主是个寡妇。由于差不多全部資金都是我的，因此我必

须有个人在那店里才行；考虑到那店里是个女店主，我想用一个女人。您愿意接受女出納員的职位嗎？薪水……暫时每月是七十五卢布。”

“你听見嗎，海倫？”密希維佐娃太太脸上露出非常惊异的神情，向着女儿轉过身去。

“这么說，您要把您的現金交給我，交給我这个被控告的人……”斯塔夫斯卡太太低声說，眼泪滚了下来。

但那两个女人很快就平静下来，半个鐘头以后，我們喝着茶，不但在一起閑聊，甚至在开玩笑了。

这是伏庫尔斯基的杰作！这样的人世界上是找不出第二个的！怎么教人能不爱他呢？

这当然不錯……也許我也会有同样的一副好心腸，只是要那样做，我还差一点点东西……那就是亲爱的斯达史所有的那五十万卢布。

圣誕节一过，我就把斯塔夫斯卡太太带到了米勒太太的店里，那女人非常誠意地接待了新来的女出納員，还和我談了半个鐘头，說伏庫尔斯基为人多么高尙、聪明、英俊……說他怎样使她的鋪子免于破产，使她和她的孩子們不至于陷入貧困的境地中，还說要是嫁給这么一个男人的話，那多好呀。

一个輕佻的女人，尽管她三十五岁了！……她剛剛把一个丈夫送到了波瓦茲基中央公墓，就已經(要不是这样，把我的手砍掉)想再一次抓一个丈夫了，当然是抓伏庫尔斯基！有多少女人在追求伏庫尔斯基（或者只是在追求他那数十万卢布吧？)我統計不起来。

在斯塔夫斯卡太太那方面，她对一切都感到喜悅：对那个

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大的薪水的职位，以及对微尔斯基替她找到的新房子。

房子真不坏：有前室、一間有泄水盆和自来水的厨房、三間相当舒适的小房間，此外还有个小花园。那花园里暂时只有三株枯掉了的小树和一堆磚瓦；但是斯塔夫斯卡太太下了决心，要在夏天使它变成一个乐园。一个可以用一方手帕就把它盖住的小乐园！

一八七九年是以英国人在阿富汗的胜利开始的：他們在罗勃兹将軍❶的指揮下开进了喀布尔。❷ 如今"喀布尔酱油"一定会比較貴了！那罗勃兹眞行，虽說少了一条膀子，却把阿富汗人打敗了……当然，打那种人并不难；可是罗勃兹先生，你如果能跟匈牙利步兵較量一下，那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作为！

对伏庫尔斯基来說，新年也是在跟俄国貿易公司交战中开始的。我想，再开一次会，他就会把他的股东們赶得紛紛四散。虽然股东們都是知識分子：实业家、商人、貴族和伯爵，但他們却是多么奇怪的人呀！他替他們創立了一家公司，他們却把他当作公司的一个敌人看待，还把功劳統統归在自己身上。他付給他們年息七厘，作为半年的紅利，他們却还不滿意，想降低职工們的薪水。

啊，那些可爱的职工呀，伏庫尔斯基老是跟他們爭吵！……他們对他什么样的誹謗都說得出口，他們称他为剝削者（注

---

❶ 英国陆軍元帅（1832—1914）。

❷ 阿富汗首都。

意：我們店里付的是最高的薪水和奖金），暗中找缺点中伤。

我伤心地看到，若干时候以来，先前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习俗在我們这些人中間风行起来：活儿少干，高声抱怨，偷偷地策划阴謀，散布謠言。可我干嗎去干涉别人家的事情呢……

現在我要尽可能迅速地結束这个悲剧，它一定会震撼每一顆高尙的心的。

我甚至把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对无辜而又純洁的、非常美丽的斯塔夫斯卡太太所提出的卑鄙的訴訟忘記了，正月底有一天，突然我們遭到了两个沉重的打击：一件是有关維特兰卡发生鼠疫的消息，另一件是法院对伏庫尔斯基同我的傳訊，要我們第二天出庭。我的脚麻木了，这种感覚从脚跟傳到了膝盖上，之后升到了胃里，接着又升到了心里。我想：“是鼠疫还是中风？”但因为伏庫尔斯基满不在乎地接受了那傳訊，我胆量也大了一点。

到晚上我仍然精神抖擻地到太太們那里去，她們已經住在新房子里了。我突然在街中心听見：“喀啷——喀啷！……喀啷——喀啷！”哎喲，老天爷呀，人家不是在押解囚犯嗎？多么不祥的預兆呀！

唉，多么忧郁的思想籠罩着我：“如果法院不相信我們（錯誤毕竟是可能的），把那个最高貴的女人投进了监獄，哪怕只是一个星期，或者只是一天，——那怎么样呢？她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要是我活下去，那也只是为了照顾可怜的海柳涅。

对！我必須活下去。但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我走进她們的家……又是同样的情景！斯塔夫斯卡太太

脸色蒼白，坐在一張凳上，密希維佐娃太太用一条浸了鎮靜剂的头巾包着头。老妇人身上散发出樟脑气味，高声哭訴着：

"咳，尊貴的惹契茨基先生，您沒有鄙弃受了侮辱的可怜女人！您想象这場灾难吧：明天法院要审訊海倫案件。請您想一想，如果法院弄错了，把我苦命的女儿判处徒刑的話，那会是怎样呢？……不过你放心吧，海倫，要勇敢，上帝也許会发慈悲心的……虽然昨夜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她做了一个梦，我碰到了些囚犯……这可糟啦！）

"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說。"我們这場官司是眞金不怕火，打得贏的……再說这么一件案子算得了什么；更糟的是鼠疫……"为了把密希維佐娃太太的注意力轉移到別的方面，我补上一句。

啊，一点也沒有效果！……老妇人突然大叫了起来：

"鼠疫？在这里嗎？在华沙？啊，我的好海倫，我不是才說过嗎？啊——啊！……我們全都完啦！大家知道，要是鼠疫来了，就得把自己关在家里。吃的东西用竹竿隔窗遞过去……死尸是用鈎子拖到土坑里去的……"

哎唷，我看見这位老妇人劲头大起来了；为了使她在鼠疫这一点上打住，我又提起那場官司，于是这可爱的女人就长篇大論地对我談起那迫害她家庭的卑鄙行为，談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可能被捕，还談到她們家的茶炊焊接的地方已經化开了……

簡单地說，在开审前的最后一晚，正当最需要集中精力的时候，恰恰这晚上却在談鼠疫和死亡、耻辱和坐牢中过去了。我脑子里是那么混乱，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竟不知道往哪里

走:向左还是向右。

第二天(規定九点鐘开庭),我八点鐘就到太太們那里去了,但沒有碰到人。母亲、女儿、孙女和女厨子都去忏悔了,她們跟上帝談到八点半鐘才完毕。我这个倒霉人却在寒冷中(毕竟还是正月天呀),在大門外来回地散着步,一面想:"最糟糕的要算这件事了!她們不及时出庭,也許,已經迟到了,法院作了缺席判决,当然,不但对斯塔夫斯卡太太判了罪,而且还認为她逃避,会頒布逮捕状……女人家总是这样的!"

最后,四个人跟微尔斯基一同来了(难道今天这虔誠的人也去忏悔了嗎?)我們雇了两輛出租馬車上法庭去:斯塔夫斯卡太太、海柳涅和我;微尔斯基跟密希維佐娃太太和女厨子。她們沒有把蒸鍋、茶炊和煤油爐都带了去,真可惜!……伏庫尔斯基的私人馬車已經停在法院前面,他和律师就是乘那輛馬車来的。他們在楼梯边等着我們,那里脏得好象有一营步兵从那上面經过似的。他們的臉十分安詳。我甚至可以打賭,他們是在談不相干的事情,不是在談斯塔夫斯卡太太。

"哦,尊貴的伏庫尔斯基先生,您沒有鄙弃受了侮辱的可怜女人……"密希維佐娃太太开始說。

但斯达史伸过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律师挽住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胳膊,微尔斯基牵着海柳涅,我却跟瑪丽安走在一起。我們就那样走进神圣的法庭。

法庭使我想起学校:法官坐在一个高高的地方,就象教授坐在講坛上一样,被告們和証人們就坐在他对面的两排长凳上。这时,我的童年那么生动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不由得朝火爐那边望了一下,我看見了拿鞭子的学监,以及那条我們

在那上面挨打的长板凳。我心神不定，甚至想叫喊：“我再也不这样了，教师先生！”但是我及时清醒了过来。

我們讓女人們坐在长凳上；这样做少不了跟那些犹太人吵了一頓，据后来人家向我說，他們是法庭审案时的最耐心的听众，特别是在审理关于偸窃和欺詐的案件时。我們甚至替那天眞的瑪丽安找到了一个座位，她坐下的时候，臉上露出那样的表情，好象她立刻要在胸前画个十字，念念祈禱文似的。

伏庫尔斯基、我們的律师和我坐在靠边的第一排长凳上，旁边是个穿破大衣、一只眼睛被打伤了的汉子，在場的一个警察仇視地望着他。

“一定又是跟警察爭吵了，”我不由得想。

我突然惊訝得嘴巴自然而然地張开了：我看見那法官前的公案前面有許多熟人：桌子左边是克萶楚夫斯卡太太、她那象可怜虫样子的律师，和馬璐歇維支那个坏蛋，右边是两个大学生。他們中的一个是以一件很破的制服和那异常流利的口才显得与众不同。另一个穿着一件更破的制服，脖子上圍着一条花圍巾，那張臉看来好象是从陈尸所里逃出来的。

我更仔細地打量着他。是的，这就是他，那个在伏庫尔斯基第一次去拜訪斯塔夫斯卡太太时，拿一条鲱魚扔在男爵夫人头上的瘦弱的年輕人。可爱的年輕人！……可是我有生以来，却还从来沒看見过象这样又瘦又黄的人。……

开始我以为这些可爱的青年人和男爵夫人正在为那条鲱魚打官司。但是我很快就相信，那完全是为别的事情，因为在克萶楚夫斯卡太太成为房子的女业主以后，想把她那些最执

拗的敌手，同时房租欠得最多的人撵出去。

当我們进去的时候，男爵夫人和那些年輕人之間的爭执达到了頂点。

第一个大学生，那个留小八字胡和絡腮胡的英俊的小伙子，在向法官講着什么話，他一忽儿踮起了脚尖，一忽儿又重新讓脚跟落地；同时他匀調地揮着右手，用左手样子非常风雅地捻着那小八字胡，一面捻着，一面把小手指翹得开开的，戴在手指上的一只沒鑲宝石的戒指十分惹人注目。

另一个青年悶悶不乐地沉默着，躲在他同学的背后。我发現他的姿势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特点：他双手合十紧貼在胸脯上，好象抱着一幅圣象或是一本書。

“嗳，先生們叫什么名字？”法官問。

“馬列斯基，”那个留絡腮胡的人鞠一个躬回答說，“和帕特奇維支……”他用瀟洒的手势指着那悶悶不乐的同伴，补上一句。

“另一个被告在哪里？”

“他生病了，”馬列斯基装模装样地回答。“他跟我們住在一处，但难得上我們这里来。”

“那为什么？他难得来嗎？那他整天待在哪里？”

“在大学里，在解剖室里，随便什么地方都待。”

“嗯，夜里呢？”

“这一点，我只能单独向法官先生报告。”

“他的戶口报在哪里？”

“哦，报在我們那里，因为他不愿給政府机关增添麻煩，”馬列斯基先生装出一副英国爵士的神情解释說。

法官轉向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問道：

“怎么，您依旧不愿留这些先生在自己屋子里嗎？”

“說什么也不留！”男爵夫人大吃一惊說。“他們整夜号叫、頓脚、尖叫、吹口哨……整幢房子里沒有一个侍女不被他們引誘到自己房間里……啊，天呀！”她轉过身去，突然叫了起来。

法官被那声叫喊弄得非常惊异，可是我一点沒受它的影响……我看見，帕特奇維支先生那双手沒有离开胸脯，他突然翻动眼睛，垂下下巴，样子象个站着的僵尸。事实上，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看見他那張臉和那个举动也会吓一跳的。

“最可怕的事是这些先生常从窗子里倒出什么水来……”

“难道倒在您身上了？”馬列斯基先生大胆地問。

男爵夫人气得臉发青，可她一声不响：她不好意思承認。

“还有什么？”法官問。

“最糟糕的是，这些先生一天有几趟用骷髏头敲我的窗子，那样一来我甚至得了神經病。”

“你們这样做了沒有？”法官轉向大学生問道。

“法官先生，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可以馬上把事实解釋清楚，”馬列斯基一边說，一边站起来，那副样子好象准备跳三拍子舞。“我們叫扫院子人給我們做一些杂务，他就住在楼下；是这样的，为了免得上上下下走三层楼梯麻煩，我們挂了条长繩，碰到手边有什么东西，就系在繩上放下去或挂上来（說不定也挂过骷髏头），这样……就敲了她家的窗戶，”他用那么柔和的声調把話說完，使人很难認为这样一种并无恶意的警告方法是不道德的。

“天呀！”男爵夫人又尖叫起来，她感到暈眩了。

“她正好是个有病的女人。”馬列斯基嘟囔着說。

“不，我沒有病！”男爵夫人叫着。“請您听我說吧，法官先生！我不能看那个人；他老是扮鬼臉……象个死人……我不久以前才死了女儿！”她流着泪說完了話。

“我发誓，这女人有錯覚病！”馬列斯基說。“这里有誰象个死人呢？是帕特奇維支嗎？这么一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他补充說，一面把同伴向前推着，那一个这时候又扮了个鬼臉，这已經是第五次了。

法庭里所有的人都笑了；法官为了維持庄严，把头埋在文件上，歇了比較长的一段时間，他才严厉地宣布不許笑，每个破坏安靜的人都要被判罰款。

帕特奇維支趁着这陣混乱，拉拉他同学的袖子，阴郁地輕輕說：

“馬列斯基，你这个猪玀，你怎么在大庭广众間挖苦我？”

“要知道你是眞正漂亮的，帕特奇維支。女人們都在发瘋地追求你呀。”

“那倒不是为着……”帕特奇維支安靜得多了，咕嚕着說。

“先生們究竟什么时候付給应該付的一月份房租十二卢布和五十戈比？”法官問。

这一次帕特奇維支先生装作一个左眼患了白內障，左半边臉痳痹了的人的样子；而馬列斯基却陷在沉思里。

“如果我們可以住到放假的話，那么……好吧！讓男爵夫人把我們的家具搬走好了。”他歇了一会回答說。

“哦，我再也不要什么了，什么也不要……只要你們搬出

去！我甚至連房租也不想再要了！"男爵夫人叫道。

"那个婆娘使自己的名誉遭到了那么大的損失，"我們的律师輕輕說。"在法院里兜圈子，却要了一个那样的流氓当顧問。"

"不过我們要求賠償損失！"馬列斯基說。"在这个时候，把規規矩矩的房客的房子回掉，誰曾經听說过！就說我們找得到一間屋子，它一定是那么簡陋，住在那里我們中間至少有两人会得痨病死去。"

一定是为了使那雄辯家的說話更有分量，帕特奇維支的耳朵搧动起来，头皮也跳动着，这又使法庭里响起一陣哄堂大笑。

"这一套我是第一次看見！"我們的律师說。

"你說的是指法院审理案件嗎？"伏庫尔斯基問。

"不，是說一个人那么搧着耳朵。簡直巧妙极了！"

这期間，法官写下并且宣讀了判决，根据判决，馬列斯基先生和帕特奇維支先生得付出十二卢布又五十戈比的房租，同时在二月八日以前出屋。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帕特奇維支一听見判决，精神上受到那么激烈的震动，甚至脸色发青，昏了过去。幸亏他倒在馬列斯基先生的怀里，不然的話，那可怜人会受重伤的。

当然，法庭里发出一片同情的声音，斯塔夫斯卡太太的女厨子哭了，那些犹太人用手指指着男爵夫人，还不时咳嗽几声。法官狠狽地中止了审訊，他向伏庫尔斯基点点头（他們是怎么認識的呢？），就走进另外一間房間。两个警察差不多是

把那不幸的青年人抬出去的，这一次他真正象一具僵尸了。

在前室里，人們把他放在一条长板凳上，有一个人嚷着应該給他澆澆水，这时候，病人猛然跳起来，威吓地說道：

“喂，喂！别开无謂的玩笑啦。”

接着他很快地自己穿上大衣，使劲地把双脚塞进那双相当破旧的套鞋，而且步伐輕捷地离开了法院，使警察們、被告們和証人們都惊异不止。

这时有一个法院职員走到我們坐的板凳跟前，对伏庫尔斯基輕輕說，法官請他去进早餐。斯达史出去了，密希維佐娃太太却开始对我作着万分失望的暗号。

“我的老天呀！”她唉声叹气，“法官干嗎把这最高貴的人喊了去，您不知道嗎？他一定是要告訴他，說海倫官司打輸了！唉，这个卑鄙的男爵夫人想必有很好的人事关系……她已經打贏了一場官司，当然，跟海倫打的这場也会是这样的。啊，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呀！您有什么鎮靜剂嗎，惹契茨基先生？”

“您不好受嗎？”

“还可以，虽說这里非常气悶……不过我为海倫提心吊胆。法官宣告判决的时候，她会昏倒的，如果我們不赶紧把她救醒的話，她就可能丧命。亲爱的先生，如果我向法官下跪，恳求恳求他，您以为怎样……”

“哎唷，我的太太，那完全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律师剛才說过，男爵夫人說不定想撤回她的控告，不过已經迟了。”

“为什么，我們就同意吧！”那老妇人叫道。

“这一点怎么也办不到，可敬的太太，”我甚至有点生气地

回答說。“要末我們理直气壮地从这里走出去，要末……”

“您是想說我們死去嗎?”那老妇人打断我的話头。“哎啊，您别那么說。您不知道在我这般年紀，听人家說起死是多么不快呀。”

我离开那完全丧失信心的老妇人，走到斯塔夫斯卡太太身边。

“您覺得怎样?”

“很好!”她意志坚决地回答。“昨天我还非常害怕，但是忏悔以后，我已經輕松了些，現在我的心境完全平靜了。”

我久久地……久久地握着她的手，只有眞正的情侶才会那样做，我赶快回到我的板凳上，因为伏庫尔斯基和法官走进大厅来了。

我的心跳得要裂开了。我向四下望了望。密希維佐娃太太显然閉着眼睛在禱告；斯塔夫斯卡太太臉色非常蒼白，但显得相当鎮靜；男爵夫人在神經质地扯着大衣，我們的律师望着天花板，忍住不打呵欠。

这时候，伏庫尔斯基在向斯塔夫斯卡太太那边望着，我要是沒有看出他眼睛里有一种少見的感动的表情，那我眞是該死!

这种官司再打几場，我深信他会永远爱上她。

那法官写了几分鐘，写完以后，他向在座的人們宣布，現在审理克莐楚夫斯卡对斯塔夫斯卡的控訴案，案由是偸窃洋娃娃。

随后，他把当事人和証人叫到前面去。

我站在旁听席旁边，因此听得見两个长舌妇的談話；那个

年紀較輕、臉蛋儿紅噴噴的，向那个年紀較大的解釋說：

“您看，那漂亮女人偸了另一个女人的一个洋娃娃。”

“她对这样的东西也眼紅起来了！”

“那有什么办法！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办法偸到熨衣輥的……”

“你們自己偸了熨衣輥，”一个低哑的声音在两个长舌妇背后悻悻地說。“收回自己所有物的人不是賊，那个付了十五个卢布定錢，就以为已經用錢买了的人才是賊。”

法官仍然在写，我很想回忆一下，昨天我为了替斯塔夫斯卡太太辯护和为了侮辱男爵夫人事先想好的那一番話。但是那些字眼和句子在我脑子里乱成一团，因此我又开始在大厅里到处張望起来。

密希維佐娃太太仍然在那条板凳上輕輕地禱告，瑪丽安在她背后哭着。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臉色发灰，嘴唇撅起，眼睛往下看，可是她衣服的每条折縫都流露出恶狠狠的神情……馬璐歇維支站在她旁边，眼睛盯着地板，他背后是男爵夫人的女仆，显得那么畏縮，好象人家就要把她送往断头台似的。

我們的律师还是在打呵欠。伏庫尔斯基捏着拳头，斯塔夫斯卡太太用那么溫柔鎭靜的目光望着我們，我要是个雕刻家的話，我会把她当模特儿，雕刻一个被侮辱的貞女的雕象。

这时海柳涅不听瑪丽安的劝說，突然跑到前面去，抓住了母亲的手，低声問她：

“媽媽，为什么这位伯伯把你叫到这里来了？来，我悄悄地告訴你：你一定調皮搗蛋，現在他罰你站壁角。”

“你瞧，这是故意教她这么說的，”那个紅臉的长舌妇对那个年紀較大的說。

“你說有人故意教她这么說，你会害一場重病，”她后面有个低音罵道。

“你这样委屈我，你才会害一場重病……”那个长舌妇憤怒地反駁。

“您会害抽搐症死去的，到地狱里，魔鬼还要把您放在我那熨衣輥下輾一下，”她的对头回答說。

“安靜些！”法官叫着。“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意見？”

“請您听我說，法官先生！”男爵夫人伸出一只脚，伤心地說。“那洋娃娃是我最珍貴的紀念品，是我那死去的孩子留下来的。这个女人非常喜爱洋娃娃，”她指着斯塔夫斯卡說，“还有她的女儿……”

“被告到过您家里嗎？”

“是的，我曾經雇她做針綫。”

“可是她沒有付給她一文錢！”微尔斯基从法庭的另一头发出洪亮的声音。

“安靜些！”法官斥責他。“那么，以后怎样呢？”

“在我辞退这个女人的那一天，”男爵夫人往下說，“洋娃娃不見了。当时我想，我会伤心得死去，馬上对她起了怀疑……我的猜想并沒有錯，因为过了几天，我的要好朋友馬璐歇維支先生从窗子里看見这个女人（她住在他对面）拿着我的洋娃娃，而且，为了使人家認不出它，她給它穿上另一件小衣服。于是我跟我的法律顧問到他那間屋子里去，在那里用

望远鏡看見我的洋娃娃当眞在这个女人家里。第二天，我到了她家里，把現在放在这里桌子上的洋娃娃拿走，并且递了訴状。”

“馬璐歇維支先生，您断定这个洋娃娃就是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所有的那一个嗎？”法官問。

“那是……說实在……我沒有絕对把握。”

“那么，您为什么对克惹楚夫斯卡太太那样說呢？”

“說实在……我沒有这个意思……”馬璐歇維支結結巴巴說。

“您别撒謊！”男爵夫人叫道。“您跑去找我，有說有笑，您說斯塔夫斯卡偷了那洋娃娃，跟那个很相象。”

馬璐歇維支脹紅了脸，随后脸色蒼白，过了一会又是滿脸通紅，渾身出汗，左右脚交替着站，显然，这表示他内心非常痛苦。

“下流坯！”伏庫尔斯基相当响亮地說。

我发現这句話完全沒有給馬璐歇維支壮胆。相反地，他似乎更显得狼狈了。

法官轉向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女仆。

“你們家里有过这一个洋娃娃嗎？”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女仆回答說，声音輕得勉强能听見。

法官把她拉到洋娃娃那里，但那女仆一声不响，只是眯着眼睛，擰着双手。

“啊，那是咪咪呀！”海柳涅叫起来。

“哦，法官先生！”男爵夫人大声地叫道。“女儿給她母亲作

了反面的見証。”

“你認得这个洋娃娃嗎?”法官問海柳涅。

“当然,我認得它!在男爵夫人的房間里有一个完全一样的洋娃娃。”

“就是这个嗎?”

“呀,不是,不是这个……那一个穿着一件灰色的小衣裳,黑色的小皮鞋,这一个却穿褐色的小皮鞋!”

“好啦,”法官喃喃地說,把那洋娃娃放在桌子上。“斯塔夫斯卡太太对这有什么說的嗎?”他补上一句。

“这洋娃娃是我在伏庫尔斯基先生的店里买的。”

“您付了多少錢?”男爵夫人低声狠毒地說。

“三个卢布。”

“哈哈!”男爵夫人笑了。“这洋娃娃值十五卢布。”

“洋娃娃是誰卖給您的?”法官問斯塔夫斯卡。

“惹契茨基先生。”她紅着臉回答說。

“惹契茨基先生对这有什么說的嗎?”法官問。

現在是該由我发表演說了,我开始說:

“可敬的法官先生!使我感到又痛心又惊异的是……那就是……那就是說……我看見在我眼前出現一种得意揚揚的狠毒和那个……被欺侮的……”

不知为什么我喉嚨里突然变得干巴巴的,再也說不出一句話来。幸亏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当顧客要买洋娃娃的时候,惹契茨基只是在場罢了,它是我經手卖的。”

“卖三个卢布嗎?”男爵夫人問,她那双阴險的眼睛閃

着光。

“是的，卖三个卢布。那是我們要想早点脫手的次貨。”

“您也会以三个卢布代价卖給我那样一个洋娃娃嗎?”男爵夫人繼續发問。

“不！我店里根本不会再卖东西給您了。”

“您有哪种証据，說明这个洋娃娃是您店里卖出去的?”法官問。

“对呀!”男爵夫人叫着。“有哪种証据呢?”

“安靜些!”法官警告她。

“您的洋娃娃在哪里买的?”伏庫尔斯基問男爵夫人。

“在萊薩店里。”

“那我們有証据了，”伏庫尔斯基說。“这些洋娃娃是我向国外訂購，拆开后进口的:头管头，身子管身子。法官先生，請您把它的头切下来，就可以在里面看到我那家鋪子的商标。”

男爵夫人开始感到不安了。

法官把那个引起那么多麻煩的洋娃娃拿在手里，首先用法院削鵝毛笔的小刀把它的紧身衣服割开，接着小心翼翼地把它的头从身子上切下来。海柳涅起先詫异地望着这个手术，跟着轉过身去向着母亲輕輕地問道:

“媽媽，那位先生为什么剝掉咪咪的衣服？它可要感到难为情的……”

当她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她突然掉下眼泪，把臉埋在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衣服里，叫喊着:

“喲，媽媽，他为什么切它呀？那不是很痛嗎！哎喲，媽媽，媽媽，我不要人家把咪咪切开……”

"不要哭，海柳涅，咪咪会复原，会变得更漂亮的，"伏庫尔斯基安慰着海柳涅，他的激动不亚于她。

这时候，咪咪的头掉在案卷上。法官向里面仔細看了一下，他把那个头遞給男爵夫人，說：

"好啦，您讀讀这上面写着什么吧！"

男爵夫人紧閉着嘴唇，一声不吭。

"現在由馬璐歇維支先生把上面写的字大声念出来。"

"楊·敏舍和斯丹尼斯拉夫·伏庫尔斯基，"馬璐歇維支畏怯地嘟嘟囔囔說。

"这么說，不是萊薩店鋪里的貨色了？"

"不是。"

在整个审訊的时間里，男爵夫人的女仆举动非常古怪：她臉色一陣紅，一陣白，躲在长凳后面。

法官在偸偸地观察她；他忽然大声地說：

"現在請这位小姐告訴我們，那个洋娃娃是怎么一回事。可您必須說眞話，因此您必須宣誓。"

那女仆大为吃惊，她抱着头，跑到了法官的桌子旁边，很快地說：

"那洋娃娃破啦，先生……"

"啊，你們的洋娃娃，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那个嗎？"

"是的！"

"那好吧，要是只有头破了，那身子在哪里呢？"

"放在擱楼上，先生……哎喲，我会出什么事情吧！"

"您什么事情也不会出；如果您不說眞話，那就更糟了。原告听見了这些話沒有，事情怎么样？……"

男爵夫人眼睛往地下看，她象个殉道的女人那样，把胳臂交叉在胸脯上。

法官开始写起来。那个坐在第二排长凳上的男人（显然是个买卖熨衣輥的），对那个紅臉的女人发表意見：

“怎么样，她偷了沒有？瞧，現在您可認輸啦？嗨？”

“一个女人要是漂亮，那她进了监獄也还是溜得出来的，”那紅臉的女人对她旁边的女人說。

“可是您却溜不出来，”那买卖熨衣輥的商人埋怨說。

“傻瓜！”

“您才是傻瓜……”

“安靜点！”法官叫道。

法官吩咐我們站起来，他宣讀了斯塔夫斯卡太太无罪的判决。

“現在，”法官宣讀过判决以后，接着說，“您可以呈递控訴誹謗罪的訴状了。”他走下来，紧握着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手，补充說：“我不得不对您进行审判，感到非常抱歉，現在我向您祝賀，却又感到非常愉快。”

克惹楚夫斯卡太太歇斯底里地叫起来，那个紅臉的女人轉过去向旁边的女人說：

“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連法官也会象蒼蝇碰着蜜糖一样……可是到最后审判时，[1]就不至于这样了！”她叹口气。

“討厌鬼！瀆神的女人！”那买卖熨衣輥的商人嘟噥了一句。

---

[1] 最后审判即圣經中所說的“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审判。

我們准备走了。伏庫尔斯基挽着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胳膊，跟她走在前头，我却小心地領着密希維佐娃太太走下那肮脏的楼梯。

“我不是說过，結果是这样的嗎，”那老女人对我有把握地說，“可是您不相信我。”

“誰，我不相信？”

“是呀，您一天到晚露出悲伤的样子到处乱跑……天呀！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这句話是对那个可怜相的大学生說的，他显然跟他的同学在大門外等待克惹楚夫斯卡太太，認为出来的就是她，連忙对着密希維佐娃太太做了个鬼臉。

他立刻发現自己弄錯了，难为情地向前跑去。

“帕特奇維支！等一等！……她来了！……”馬列斯基追上去喊道。

“去你的吧！”帕特奇維支冒起火来。“你总是損害我的名誉。”

但是，他一听見大門里有喧鬧声，就轉过身又做了一次鬼臉，这一次出来的是微尔斯基！

这使那些年輕人狼狽不堪，他們爭吵了一会就各自回家——馬列斯基沿着一边街道，帕特奇維支沿着另一边走去。

但是，当我們的出租馬車赶上他們的时候，他們已經走在一起了，并且毕恭毕敬地向我們問候。

第三章　老掌柜日記摘录

現在我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詳詳細細地写了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这場官司。就是因为……

世界上有許多信心不强的人，有时候我自己也缺少信心，对天意存着怀疑。有时，当政治局面趋向恶化，或者当我看見人們的卑鄙无耻勾当和流氓們的胜利的时候（如果可以这么說的話），我心里就时常想：

“你这个把自己叫做伊克納西·惹契茨基的老傻瓜呀！你自以为拿破侖的子孙会复辟，伏庫尔斯基会有特殊的作为，因为他有能耐，会感到幸福，因为他为人正派？！你这个傻瓜認为，虽然开头无賴們得心应手，正派人都不如意，但到头来坏人总要受到咒駡，好人却会受人贊揚嗎？……你这样想的嗎？这都是你的幻想！世界上是一团糟，沒有公道，只有斗爭。如果好人在这斗爭中胜利了，那是好的，如果坏人胜利了，那就不妙。但是，你不要妄想有某一种单单庇护好人的勢力存在。人好象树叶子，风把它們刮走，落在草地上——它們就留在草里，如果刮到糞土里——它們就留在糞土里……”

心里有怀疑的时候，我时常这么想；不过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这場官司使我得了完全相反的結論，使我相信，公道迟早是在善良的人这边的。

那么，我們来判断一下吧……斯塔夫斯卡太太是个很可敬的女人，她必然走好运；斯达史是个很杰出的男人，他也必然走好运。但事实上斯达史却經常生气，发愁(有时我望着他的时候，眞想哭一場)，而斯塔夫斯卡太太却被控告偸窃。

哪里还有报答好人的公道存在呢?

你这个缺少信心的人，馬上就要看見公道了！但为了使你更确实地相信这世界并不乱七八糟，我在这里記下底下这些預言：

第一点，斯塔夫斯卡太太将嫁給伏庫尔斯基，会跟他过幸福的生活。

第二点，伏庫尔斯基放弃了列茨卡小姐，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跟她过幸福的生活。

第三点，就在今年，那小露露[1]会做法国的皇帝，称号拿破侖第四，他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在全世界树立正义，我那死去的父亲就曾經对我作过这样的預言。

对伏庫尔斯基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而且将有特殊的作为这一点，今天我已經不存絲毫的怀疑了。固然，他还沒有跟她訂过婚，連向她求婚也还沒有求过，此外……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办。可是我已經看見……我清楚地看見，事情会怎么发展，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事情会成功的……我的嗅覺特别灵敏！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事情的发展吧。

打过官司以后的第二天晚上，伏庫尔斯基到了斯塔夫斯

---

[1] 指小拿破侖。

卡太太家里，在那里坐到夜里十一点鐘。第三天他到米勒太太店里去，檢查了帳簿，还大大地称贊了斯塔夫斯卡太太一番，这甚至使米勒感到有点伤心。可是第四天却……嗯，第四天既不到米勒太太那里去，也不上斯塔夫斯卡太太那里，相反，我却发生了一件奇事。

上午（店里偶然沒有顧客），有人无緣无故地来找我啦，是誰？……原来是那年輕的許朗格包姆，那个在織品部工作的犹太人。

我瞧見我那許朗格包姆搓着双手，翹着胡子尖，趾高气揚。我心里想："这个人是不是发瘋啦？"他問我好，但头是昂着的，他說了底下这句話：

"我希望，蕉契茨基先生，不論发生什么事情，我們始終是好朋友……"

我心里想："这个人莫非有什么毛病，見鬼，也許斯达史把他辞退了？"于是我回答說：

"您可以相信我这一片好心，許朗格包姆先生，不論发生什么事情都一样，只要您不侵吞款子就行……"

我特別强調地說了最后这句話，因为从許朗格包姆先生的表情看来，好象他存心想頂下我們的店（未必会这样），或者想把現款搶光……虽然他是个規規矩矩的犹太教徒，我却認为搶錢幷不是不可能。

他显然理解到了这一点，因为他隐隐約約地微笑了一下，就回到織品部去了。一刻鐘以后，我装得好象无意中到那里去，不过发現他照常在工作。我甚至可以說，他干得比平常更卖力：他爬上梯子，把一捆捆的方格布和天鵝絨拿出来，又把

它們放回柜子里，总之，他忙得团团轉。

“不，这个人一定不会偷我們东西的。”我想。

我同时惊异地发現，齐巴先生对許朗格包姆百般順从，毕恭毕敬，对我却有点蔑視，即使不太露骨。

“好啦，这个人从前冤屈了許朗格包姆，現在要想弥补前愆了，而在我这个老伙計跟前，却保持个人的尊严。他这样做很得体；在上司跟前稍微昂着头，跟手下人却客气一点……”

傍晚时分，我到一家飯店里去喝杯啤酒。我瞧見斯澄魯特先生和卫格罗維奇参議員坐在那里。自从我講过的那場风波发生以来，我对斯澄魯特非常冷淡，但是我很有礼貌地向那参議員問候。他却对我說：

“怎么，时机成熟了嗎？”

“对不起，”我說，“我不明白（我以为他是指斯塔夫斯卡太太的那場官司）。参議員先生，我不明白您的話。”

“难道店被卖掉，您不明白嗎？”他說。

“您在胸前画个十字，参議員先生，”我說，“是哪一爿店？”

那善良的参議員已經喝过了第六大杯啤酒，哈哈大笑着說：

“哈—哈！我可以在胸前画个十字，可人家不讓您在胸前画十字，因为您将不吃基督教徒的面包，而改吃犹太人的硬薄餅：大家都說，犹太人把你們的店买去了。”

我想我要中风了。

“参議員先生，”我說，“您是个很誠恳的人，一定会告訴我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全城的人都在談这件事，”参議員回答說，“也許在座的

斯潑魯特先生可以給您説明説明。"

"斯潑魯特先生，"我向他請个安，說，"我不想得罪您，特別在我要求您决斗，您却象个无賴那样地拒絕了我以后，我更不打算得罪您了。象个无賴，斯潑魯特先生！虽說这样，我却必須向您說明，您要不是在散布謠言，就是自己在制造謠言……"

"这是什么意思？"斯潑魯特咆哮着，象以前那样用拳头捶着桌子。"我拒絕了，因为我活着不是为了跟您或者跟别人决斗。我現在当众重复說：犹太人买了你們的店。"

"哪几个犹太人？"

"魔鬼才知道：是許朗格包姆，还是狗包姆。我哪能認得他們？"

我大发脾气，叫了啤酒，可是卫格罗維奇参議員說：

"跟犹太人还会再来一場大风波的。他們排斥我們，到处傾軋和收購我們的企业，这方面很难对付他們。欺騙他們不会再获得成功，他們在这件事儿上比我們强，但一旦事情弄到用拳头相見——那瞧着吧，到底誰胜利。"

"参議員先生說得不錯！"斯潑魯特接嘴說。"这些犹太人把一切都抓到手里，为了保持均势，最后只得用暴力从他們那里把一切夺回来。先生們，你們只要看看，在买卖呢絨这件事上搞成了什么样子……"

"喂，"我說，"如果犹太人买下我們的店，那我跟你們联合在一起；我的拳头还有点分量……不过在还沒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看在老天面上，就别散布关于伏庫尔斯基的謠言，别唆使人家去反对犹太人，他們心里的怨恨情緒，本来就在增长

了。”

我对全世界感到憤怒，忍着头痛回到家里。夜里我常常醒来，每次在我睡着了以后，就梦見犹太人眞的买了我們的店，而我为了不餓死，带着手搖风琴挨家挨戶走去，手风琴上面写着：請怜憫一个可怜的匈牙利老軍官吧。

快天亮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唯一可行的、聪明的主意：下决心跟斯达史談談，如果他眞的把店卖掉，那就設法替我另找一个位置。

經过了这許多年的服务，这眞是个美妙的結局！对一条狗，人們至少在它老了时还会开枪打它的脑袋……可我生来是个人，就必須受人奚落，注定要倒斃在圍墙边。

伏庫尔斯基上午沒有到鋪子里来，所以我在两点鐘左右上他那里去。也許他生病了？

我在他家的大門口碰到舒曼医生。当我告訴他，我想去看斯达史的时候，他皺起了眉头。

“別去找他。他心緒不佳，別打扰他。您最好还是跟我去喝一杯茶吧……順便說，我那里到底有沒有您的头发？”

“再也不要多久，我可以把我的头发連带这張皮都送給您。”我回答說。

“为了做标本嗎？”

“不妨做标本，因为人們还沒有見过一个这样的傻瓜。”

“您放心吧，”舒曼回答說，“更傻的人有的是。可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发生事情，这无关紧要，不过我听說，好象斯达史把他的店卖給犹太人了。嗯，我不愿在犹太人手下干活。”

"怎么，您也相信反犹太人主义了嗎?"

"沒有；可是不排斥犹太人是一回事，替犹太人做事又是一回事。"

"这么說，誰替他們做事呢?……譬如說，虽然我自己是个犹太人，我却不愿替那些討厌家伙当差。可是您說，您怎么想起这种念头呢?"他补充說，"如果鋪子被卖掉，您会在那家跟俄国貿易的公司里得到一个美缺的……"

"那家公司是靠不住的，"我插嘴說。

"非常靠不住，"舒曼回答說，"因为那里面犹太人太少，大貴族太多。但是您也用不着特别担心……只是您得好好地帮我一下忙……您对鋪子和公司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伏庫尔斯基会留給您两万卢布……"

"給我?……留給我嗎?……这是什么意思?"我惊訝得叫起来。

我們正好走进舒曼的屋子，医生叫人把茶炊送来。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留給我?"我問道，甚至有几分不安。

"为什么，为什么!……"舒曼在房間里来回地踱着，擦着后脑勺，喃喃地說。"为什么——我不知道，但伏庫尔斯基已經这么做了。显然，他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所准备，象一个能干而謹愼的商人那样!……"

"大約又是一場决斗?"

"咳，什么决斗!……伏庫尔斯基非常聪明，怎么会再干一次那样的蠢事呢？不过，我亲爱的惹契茨基先生，誰跟那样的一个女人有了关系，对一切就得先有准备……"

“跟哪种女人呢？……跟斯塔夫斯卡太太嗎？”我問。

“哪里是斯塔夫斯卡太太！”医生說。“这里是指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物，列茨卡小姐，这个瘋子已經瘋狂地爱上她了。他已經認識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痛苦，他感到难受，可是无法摆脱她。晚年恋爱是最糟糕的事，特别是当它控制了一个象伏庫尔斯基那样的魔王的时候。”

“难道又出了什么事了？昨天他不是到市政厅去跳舞的嗎？”

“不錯，他到那里去，因为她在那里，我也去，因为他們俩都在那里。一个有趣的故事呀！”医生咕噜着說。

“您不能講得清楚一些嗎？”我耐不住地問道。

“那还用說，特别是这件事大家都亲眼目睹。伏庫尔斯基瘋狂地追求她，她对他温柔地卖弄风情，而她的情人們……却在等待。”

“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舒曼在房間里踱来踱去，擦着后脑勺，一面往下說，“当依莎貝拉小姐一文不名，也沒有人向她求婚的时候，就沒有一条狗抛头露面地跟着她。可是伏庫尔斯基一出現（他有錢，名声响亮，交游广闊，甚至被人家过高估計了），依莎貝拉小姐立刻就被一群多少是愚蠢的、破落的、但却生得漂亮的公子哥儿包圍住了，他們多得現在几乎挤不进去。每个人都在叹息，翻白眼，輕輕地說着柔情蜜意的話，在跳舞时懶洋洋地握着小手……”

“那她怎么样呢？”

“一个坏女人！”医生回答，摆了摆手。“她倒并不瞧不起那一群几次把她擯弃了的廢物，却陶醉在他們的陪伴中。大家

都看出这一点，而且，最糟的是——伏庫尔斯基也看出这一点。”

“見鬼，为什么他不抛弃她呢？别的人可以讓人家嘲笑自己，可他是不会讓别人嘲笑的。”

茶炊送来了；舒曼把仆人打发走，自己倒了茶。

“您看，”他說，“如果他能够理智地看事物，那他会毫无疑問地抛弃她的。昨天在舞会上，有一瞬間，我們的斯达史起了獅子那样的雄心，当他向列茨卡小姐走过去，要跟她談几句話的时候，我愿发誓，他是会这样对她說的：‘晚安，我的小姐，我已經看出了您的意图，我不容許您这样来赢得我的一切！’他向她走过去的时候，臉上露出这样的表情。可是事情的結局是怎样呢？她对他的眼睛望了一下，跟他交头接耳地談了些什么，紧握着他的手，我那斯达史就整夜感到那么幸福，那么幸福，以至……要不是在等待再来一个眼色，在等待再一次的耳語和握手的話，今天他就会朝自己脑袋开一枪的。那个蠢才沒有看見她也把同样的温情送給其他的人，而且在分量上要重得多。”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一个象千百个其他女人一样的女人！漂亮、嬌生慣养，但却沒有灵魂。只有在伏庫尔斯基有錢和声望的时候，他才配做她的丈夫，——自然，因为沒有更好的人——但要当作情人，她一定会挑选那种更合她口味的人。”

“可是他，”舒曼繼續往下說，“不論是在霍普伐的飯店里，或是在西伯利亚草原上，都深深地受着阿尔多娜、格拉席娜、瑪丽拉❶和其他幽灵們的影响，因此把列茨卡小姐看作是个

女神。他不仅爱她，而且崇拜她，尊敬她，对她准备頂礼膜拜……总有一天他清醒过来会感到痛苦的！斯达史固然是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但他不会步密茨凱維支的后尘，这个詩人不但原諒那个嘲笑他的女人，而且在她忘恩負义之后，还是念念不忘，甚至还要使她的名字永垂不朽……对我們的女人們来說，这是一个出色的經驗教訓：如果你想声誉鵲起，那就背弃自己的最热情的崇拜者吧！我們波兰人注定是傻瓜，就連在爱情这么簡单的事上，也是傻瓜！”

“医生，您以为伏庫尔斯基也在装傻嗎？”我問。我覚得我的血在沸騰，就象到了維拉哥什❷一样。

舒曼从椅子上跳起来。

“見鬼，不是的！現在，讓他发瘋去吧，因为他还能自言自語地說：‘也許她会爱我，也許她是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吧？’但要是他发現了她在嘲笑他，还不醒悟过来……那时候……那时候……如果我不当面啐他的臉，我才不是犹太人！象他这样一个人也許是不幸的，但不会忍受侮辱！”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过舒曼这么激动了。

“喂，”我說，“您放心吧，医生；我有葯可以治斯达史的毛病。”

于是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斯塔夫斯卡太太的一切事情都

---

❶ 阿尔多娜、格拉席娜——密茨凱維支长詩康拉德·华倫洛特和格拉席娜中的女主人公。瑪丽拉是密茨凱維支的情人，他在許多詩歌中歌頌过她。瑪丽拉跟一个富有的大地主結了婚，这亲密的关系因阶級限制而破裂。——德譯者

❷ 著名的白兰地酒厂。

告訴他，最后說：

“我就是死，您听着，我就是死……也要使斯达史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这是个头脑清晰、感情丰富的女人，她会用爱情报答爱情，他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舒曼点点头，揚起了眉毛。

“好吧，您試試看……要医治对一个女人的相思病，只有唯一的一服葯——另一个女人。虽然我在担心，要把他的病治好已經太晚了。”

“他是个象鋼鉄那样坚强的男子汉，”我說。

“所以是危險的，”医生回答說。“一度烙在那么一个男子汉心中的印象，不容易磨灭，破碎了的东西，不容易弥补。”

“斯塔夫斯卡太太会弥补它的。”

“但愿如此！”

“斯达史也会感到幸福的！”

“哦！……”

我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医生。我明明爱上海倫夫人，可是为了斯达史，我愿意放弃她。

只要不太晚就行！

可是不……

第二天中午时分，舒曼跑到店里来；从他的微笑和他咬着嘴唇的那个样子，我看出有点什么事情在使他苦悶，使他好挖苦人。

“您找过斯达史嗎，医生？”我問。“今天他好不好？”

他把我拉到柜子后面，就气呼呼地說：

“您看，女人竟把伏庫尔斯基那样的人引誘到哪里去了！

您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嗎?”

“因为他相信,列茨卡小姐有了个情人。”

“他那样相信倒就好了!……也許这样会彻底治好他的毛病。但是,她太狡猾了,这样一个天眞的崇拜者是看不出幕后发生的事的。再說,現在是完全另一回事了。講出来眞可笑,眞丢人!……”

医生訥訥地說不出来了。随后他拍拍自己的脑門,輕輕地說:

“明天侯爵家开跳舞会,列茨卡小姐不消說会去的。但是您想象一下,侯爵直到这时候还沒有邀請伏庫尔斯基,别的人却都在两星期前邀請了。您信不信,斯达史因为这个原因生起病来了!”

医生尖声地笑起来,露出了他那些坏牙齿,我却羞得滿臉通紅。

“一个人会搞到什么地步,現在您明白了吧?”他問道。“侯爵沒有邀請他参加舞会,他已苦恼了一天多!……这就是他,我們那可爱的,我們那了不起的斯达史!……”

“这是他亲自告訴您的嗎?”

“哪有的事!”医生咕嚕着,“他才不說哩。如果他有力量把它講出来,那他也就能够拒絕一次迟迟的邀請了。”

“您想,他們会邀請他嗎?”

“哼,不邀請他,侯爵在公司里的那笔資金就会每年牺牲年息一分五厘。他会邀請他的,眞会邀請他的,因为謝天謝地,伏庫尔斯基还是个眞正的权威。但侯爵知道他对列茨卡小姐有着偏爱,所以他先寻寻他开心,象逗一条狗那样地逗着

他玩，把一块肉递在它跟前，又把它拿走，为的是訓練它用后脚走路。您别害怕，他們太聪明了，当然不至于放走他；可是他們想要訓練他，使他能前脚离地站立起来，使他为他們服务，寻找猎获物，而只咬那些跟他們合不来的人。”

他拿起那頂海狸皮帽子，点了点头，向我告别。他是个怪人，一点不差！

整整一天我象着了魔一样：我甚至有几次把帳目算錯了。

后来，在我想要打烊的时候，斯达史来了。我仿佛覺得他在几天之中消瘦了。他冷淡地向伙計們問好，就开始在写字台里乱找一陣。

“你找什么东西嗎？”我問。

“侯爵有沒有来信？”他沒有对我望一眼，反問了我一声。

“我把所有的信都給你送到家里去了。”

“我知道，可是說不定偶然有一封信留在这里，錯放在什么地方……”

听到这种問話，我倒宁愿讓人家拔掉我的一个牙齿。这么說，舒曼說得不錯：侯爵沒有邀請斯达史参加舞会，使他难受！

店打了烊，伙計們走了后，伏庫尔斯基問：

“今天你干些什么？你不請我喝喝茶嗎？”

当然，我高高兴兴地請他喝茶，而且回忆起斯达史差不多个个晚上都在我那里消磨的那些黄金时代。那些时日隔得多么久远了呀！今天他愁眉不展，我却非常担心，虽然我們两人都有許多話要說，但誰也沒有对誰的眼睛望一下。我們甚至开始談起天气来，直到喝下一杯眞正摻了半杯亚力酒❶的茶，我的舌头才稍微灵活一些。

“人家說，你要把鋪子卖掉。”我說。

“我差不多已經把它卖掉了。”伏庫尔斯基回答。

“卖給犹太人嗎？”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在房間里走来走去。

“那我应該把它卖給誰呢？”他問。“难道卖給那些因为有錢而不买鋪子的人，不然就卖給那些要想买，但沒有錢的人嗎？这鋪子值十二万卢布左右，难道要我把它扔在粪土里嗎？”

“犹太人把我們往外排挤，这是多么可怕呀。”

“从哪里把我們排挤出去？……从我們沒有占据的陣地，或者从那些我們自己把他們挤逼过去，悬求他們占据的陣地上排挤出去。沒有一个貴族会买我的鋪子，可是每个人把錢交給犹太人，好讓他买下，而且……对他借来的資金付給优厚的利息。”

“是这样嗎？……”

“当然是这样，而且我知道，是誰借錢給許朗格包姆的。”

“这么說，是許朗格包姆买了？”

“不然是誰呢？是克来因、李希茨基或齐巴嗎？他們借不到錢的，如果借到了，說不定就会揮霍掉。”

“跟那些犹太人还会再有一場大吵鬧的，”我咕嚕着。

“吵鬧不知有几次了，从十八世紀起就一直在吵鬧，結果怎么样呢？那些最高貴的人物在殘杀中毀灭了，只有那些懂得挽救自己，免于毀灭的人留下来。你瞧，今天我們有一些什

---

❶ 用椰子或米酿造的一种燒酒。

么样的犹太人呀，是一些固执的、耐心的、狡猾的、团結一致的犹太人，他們老練地使用他們所保留的唯一武器——金錢。我們把所有比較优秀的人鏟除掉，經过人为的选擇，把那些最恶劣的人培养起来了。”

“可是你想到沒有，如果你的鋪子落到他們手里，那就有十几个犹太人得到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我們的人却有十几个丢了工作？”

“那不是我的过錯，”伏庫尔斯基痛苦地回答說。“所有跟我有点关系的人都要求我把鋪子卖掉，那不是我的过錯。不錯，大家有損失，但是大家也都愿意那样。”

“責任呢？”

“哪种責任？”他冒起火来。“你意思是說，对那些管我叫剝削者，或那些盗窃我东西的人所負的責任嗎？一个人履行了責任，通常总会得到一点好处，要不然那不是責任，而是牺牲，誰也沒有权利要求一个人去牺牲。可是我从中得了什么样的好处？一方面是憎恨和中伤，另一方面是蔑視。你自己說吧，有哪一种罪行人家不写在我的帳上，那是为什么？……因为我挣得了一笔財产，保障了几百个人的生活。”

“中伤者到处都有。”

“不过象我們这里那种中伤者，什么地方也沒有。在国外，象我这样規規矩矩的后起之秀可能会有敌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一定会得到推崇，受委屈还有个补偿。可是这里……”

他摆摆手不說了。

为了給自己打气，我又一口气喝了半杯摻茶的亚力酒。斯达史听見走廊里有脚步声，就在門边站住了。我猜到他还在

等待侯爵的請柬!

我脑子里已經在嗡嗡地响了,我下决心問道:

“难道那些你为了他們而卖掉鋪子的人会把你估計得更高一点嗎?”

“要是他們把我估計得高一点呢?……”他深思熟慮地問道。

“他們会比你抛开的那些人更爱你嗎?”

他一个箭步跑到我跟前,探究地盯着我的眼睛。

“如果他們更爱我呢?”

“你相信这一点嗎?”

他坐落在一張靠椅上。

“誰知道?”他輕輕說。“有誰知道! 这世界上到底什么事情是有把握的呢?”

“难道你从来沒有想过,”我越来越大胆地說,“你不但会被利用,被欺騙,而且还会被取笑,被蔑視? 說吧,你从来沒有考慮过这一点嗎? 在这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必須采取措施,即便避免不了受人欺騙,至少也可免得叫人笑話。見鬼!”我用杯子狠狠地敲着桌子,把話說完,“如果你有錢,你可以牺牲,但是你却不可讓人家压制你。”

“誰压制我?”他一跃而起,大声地叫着。

“就是那些沒有按照你的身份尊重你的人。”

我对自己的大胆吃了一惊,不过伏庫尔斯基沒有回答什么。他躺在躺椅上,手交叉着放在脑后,这在他往往是异常激动的表示。之后他开始談店里的业务,声調十分平靜。

九点鐘左右,門开了,伏庫尔斯基的仆人走进来。

“这是侯爵来的一封信！”他通报說。

斯达史咬着嘴唇，沒有站起来，把手伸过去拿信。

“給我，”他說，“你去睡吧。”

仆人走了。斯达史謹愼地拆开信封，念了一遍，然后把那封信撕成碎片，扔在爐子里。

“那是什么？”我問。

“明天舞会的請柬，”他干巴巴地回答。

“你不去嗎？”

“我不想去。”

我呆住了……突然間我想起了一个最巧妙的主意。

“你知道嗎？”我說，“明天晚上我們或者可以到斯塔夫斯卡太太那里去走走。”

他从那躺椅上站起来，含笑地回答說：

“好吧，这不坏……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我也已經很久沒有到那里去了。得趁这个机会給那个小女孩送一点玩具。”

在我們之間的那堵墙坍倒了。我們又回复到了我們从前彼此間的眞摯感情，我們縱談过去的日子，一直談到了半夜。斯达史在分手时对我說：

“有时候人会变得很蠢，但有时候也会重新发現他的理性。上帝保佑你，我的老朋友！”

純洁的、可愛的斯达史呀！

我情愿粉身碎骨給他效劳，使他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

侯爵家开跳舞会的那天，斯达史和許朗格包姆都不在店里。我猜测，他們大約在礎商出卖我們鋪子的事情。

在任何别的情况下，这会把我整天的心情都破坏的。但是今天，我根本沒有想起，我們的鋪子就要关門，換上犹太人的招牌。鋪子跟我有什么相干！只要斯达史感到幸福，或者至少摆脫煩恼和忧虑就好了。哪怕世界颠倒过来，我也要使他結婚！

早晨，我給斯塔夫斯卡太太送去一封短簡，通知她說，今天我們两人，伏庫尔斯基和我，要去喝茶。我大胆地随信附去一小盒玩具給海柳涅。盒子里装着一个带动物的小树林、洋娃娃用的全套的房間設备、一套小餐具和一只黃銅的小茶炊。全部东西連包装在一起，共值十三卢布六十戈比。

我还得替密希維佐娃太太想出一点什么礼物。我用这个办法使老奶奶和孙女成为一把鉗子，鉗住那漂亮媽媽的心，使她到不了夏至节就得投降。

（唉，去你的！还有那个在国外的丈夫呢？……哼，丈夫算得了什么……讓他尽量耍手段吧……再說，以一万卢布左右的代价，着实可以跟一个并不在場的人——其实他一定已經死了——把婚离掉。）

打烊以后，我到斯达史那里去。仆人給我开門，他手里拿着一件浆过的衬衫。我通过臥室的时候，看見在一張椅子上摆着大礼服、背心……啊喲，糟糕，难道我們的訪問一点也不起作用嗎？

斯达史在小房間里念英文。（魔鬼知道，英文对他可有什么用場？連个聾哑的人也都可以結婚！）他亲切地跟我招呼，但总有点躊躇的样子。“必須先下手为强！”我想，沒有把便帽放在桌子上，我就說：

“好啦，我們不要再等了。我們动身吧，不然她們要睡覺了。”

伏庫尔斯基把書啪的一声合上，寻思起来。

“討厌的夜晚，”他說，“暴风雪……”

“暴风雪不妨碍别人去参加跳舞会，为什么它一定要破坏我們的夜晚呢，”我装得满不在乎地回答。

我仿佛戳了斯达史一下。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叫人給他拿皮大衣。仆人在帮着他穿上的时候，說：

“可是請您很快就回来，已經到了換衣服的时候，理发师也馬上就来。”

“那不必要，”斯达史回答。

“沒有把头发梳理好，您可不能去跳舞。”

“我不是去参加舞会。”

仆人惊訝得垂下膀子，叉开两腿。

“今天您怎么啦？”他叫着。“您这个做法就好象精神錯乱了。列茨基先生那么恳請……”

伏庫尔斯基很快地走出房間，当着那冒昧的仆人把門猛地关上。

“啊哈！”我想，“这么說，侯爵已經注意到，斯达史是不会去的，所以指定未来的岳父給他道歉！……舒曼說得对，他們不愿放掉他，那我們无疑也要把他从他們手中爭取过来！”

一刻鐘以后，我們到了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我們受到那样的招待，眞快活极了！……瑪丽安在厨房里地板上撒了沙子，密希維佐娃太太穿了一件烟褐色的綢衣服，而斯塔夫斯卡太太今晚上的眼睛、腮帮和嘴唇是那么嫵媚动人，碰到这个

漂亮的女人，誰都会死命地吻她的。

我不愿使自己相信，可是天曉得，整个晚上，斯达史都津津有味地望着她。他甚至沒有发現海柳涅扎了一个新蝴蝶結。

那眞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呀！……斯塔夫斯卡太太为玩具向我們道謝，給伏庫尔斯基的茶加糖，还用衣袖碰了他几次……今天我已經十分相信，斯达史以后会时常到这里来，起初是跟我同来，以后却把我撇开了。

我們正在进丰盛的晚餐时，密希維佐娃太太却在驛报上发現了一个恶魔，也許說不定是个圣灵。

“你瞧，海倫，”她对她女儿說，“今天侯爵家里举行跳舞会。”

伏庫尔斯基变得愁眉苦脸了，他把視綫从斯塔夫斯卡太太的脸蛋，移到了碟子上。我鼓起勇气，带着諷刺的口气說：

“在那么一个侯爵家里，那一定是个盛会了。华丽的衣服，高貴的派头……”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盛会，”那老女人打断我的話。“那些衣服时常是借来的，至于高貴的派头……自然，在伯爵和侯爵們約会的客厅里，气派跟在貧穷的女手艺人家里是不同的。”

（这老女人多么及时地用她的批評来援助我呀！）“請你听听吧，斯达史！”我一面想，一面又問道：

“难道那些貴夫人跟女手艺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怎么和气嗎？”

“对不起！”密希維佐娃太太搖了搖手回答說。“我認識一个女裁縫师，她是替貴夫人們定做衣服的，因为她手艺高，取

費又公道。可是从貴夫人們那里回来的时候，却时常流眼泪。量尺寸、試样和修改时，她必須等得很久，可到了算帳时，……又是什么样的語气，什么样的态度呀……那个女裁縫师說，她宁愿跟四个犹太女人，却不愿跟一个貴夫人打交道。”

我本来想問：列茨卡小姐是不是也在那个女裁縫师那里做衣服？可是我怜惜斯达史起来了。就是不問，他的臉色也已經大变了，这个可怜人！

喝过茶以后，海柳涅开始把她今天得到的玩具陈列在地毯上，她一面陈列，一面乐得随时叫起来；密希維佐娃太太和我在窗口坐下（这老妇人无法戒掉坐在窗口的习慣！），伏庫尔斯基和斯塔夫斯卡太太坐在那張双人沙发上，她在編結什么东西，他在抽烟。

那善良的老妇人那么热情地談着她那去世了的丈夫曾經是个多么优秀的县长，我差不多沒有听清斯塔夫斯卡太太和伏庫尔斯基在談些什么。但談話看来很有趣，因为他們声音非常低：

“我去年曾經在卡美里教堂里看見您，是在耶穌墓旁边。”

“您夏天上我們以前住的那所屋子去，一切情景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彷彿覚得，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些护照搞得多么乱七八糟呀！……”密希維佐娃太太往下說，“誰收到了，发給誰，写上誰的名字，这些都不知道……”

“当然，只要您方便的話，随时都可以来，”斯塔夫斯卡太太紅着臉說。

“……我不至于唐突吧？”

"美妙的一对!"我对密希維佐娃太太輕輕說。

她对他們瞧了一眼,叹口气回答道:

"那有什么用呢? 即便那不幸的路易士已經死了都沒用。"

"我們信賴上帝,不要丧失希望吧。"

"希望他活着嗎? ……"那老女人問,一点也不显出兴奋的样子。

"不,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

"媽媽,我要睡了,"海柳湼叫着。

伏庫尔斯基站起来,我們向太太們告別。

"誰知道,"我想,"这条魚是否已經上鈎了呢?"

外面仍然在下雪。斯达史用雪橇送我回家, 而且一直在雪橇上等到我走进大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我走进大門, 但却在門廊里停下脚步。到了扫院子人鎖上大門的时候,我才听見街上那輛駛走的雪橇的鈴声。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嗎?"我心里想。"瞧着吧, 現在你往哪里去……"

我走进房間,把那件旧大衣穿上, 戴上大禮帽, 我这样化了装,半个鐘头以后又回到了街上。

斯达史的屋子里是黑的,这么說, 他不在家, 可他到哪里去了呢? ……

我向一輛經过的雪橇招招手,几分鐘以后,我在离侯爵家不远的地方下了車。

大門口停着几輛貴宾車,另外几輛剛剛駛到門口;不过一层楼已經灯火輝煌,乐队在演奏,舞侶們的身影不时地从窗口

掠过。

"列茨卡小姐在那里，"我想。我的心不知为什么抽紧了。

我向四周望了望。嗨，雪大片地紛紛落下来！……那些在风中閃爍不定的路灯光几乎看不清楚。是睡覚的时候了。

我想坐上一輛沒有人雇的雪橇，就走到对街的人行道上，在那里，几乎跟伏庫尔斯基撞个滿怀。他披着一身雪，站在一棵树底下，抬头在凝視那些窗子。

"唔，原来如此！……亲爱的，你就是死，也得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

面临着这个危險，我决定采取断然行动。第二天我到舒曼那里去，告訴他：

"大夫，您知道斯达史发生什么事了嗎？"

"怎么，他折断了一条腿？"

"比这还要糟。虽然他不顧两次邀請，沒有去参加舞会，可他还是在深更半夜到侯爵公館附近蹓躂，站在暴风雪中，抬头盯着那些窗子。您明白嗎？"

"我明白。了解这一点不一定要是个精神病医生。"

"因此我坚定不移地下了决心，"我往下說，"就在今年，甚至在夏至节以前，使斯达史結婚。"

"跟列茨卡小姐嗎？"医生打断我的話。"我劝您别管这閑事。"

"不，不是跟列茨卡小姐，而是跟斯塔夫斯卡太太。"

舒曼在自己的額头上拍了好几下。

"一个瘋人院！"他嘟噥着說。"全都是瘋子……您，惹契茨基先生，您一定害了脑水肿病。"

"您侮辱我!"我耐不住,叫了起来。

他在我前面站住,抓住我上衣的領子,激动地說:

"您听我說……我打个譬喻,您就一定明白。比方說,您要是在一个抽屜里摆滿錢包,那您能够在同一个抽屜里放进領带嗎?……放不进去。如果伏庫尔斯基心里老是想念列茨卡小姐,那您能把斯塔夫斯卡太太送到他心里去嗎?……"

我把他那只手从衣領上拿下来,回答說:

"我把錢包拿出来,再把領带放进去!您懂得嗎,学者先生?"

我說完就走,因为他的傲慢已經把我惹火了。他大約以为自己是聪明透頂的。

我从医生家到了密希維佐娃太太那里。斯塔夫斯卡上鋪子里工作去了,我把海柳果打发到隔壁房間里去玩玩具,自己就湊在那老女人身边坐下,开門見山地說:

"太太!您認为伏庫尔斯基是个值得尊敬的男人嗎?"

"唉,亲爱的惹契茨基先生,您怎么可以打听这一点呢?我們住在他那幢房子里,他曾經給我們减过房租,他帮助我家海倫保全了面子,給了她一个薪水七十五卢布的职位,又送給海柳果这么許多玩具……"

"对不起,"我插嘴說。"如果您的意見跟我一致,認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那么讓我告訴您(这是絕对的秘密),他是非常不幸的。"

"看在上帝、基督和圣灵的分上吧!"那老女人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不幸嗎,他,这个拥有一家鋪子、一家公司,和一笔那么大的財产的人?因为不久以前卖掉了房子,他就算不

幸的人了？除非是他負了我所不知道的債。”

“一戈比的債也沒有，”我說，“在那家鋪子盘掉以后，他会有将近六十万卢布，虽說两年前他只有三万卢布，当然那家鋪子不算在內……可是，太太呀！金錢不等于一切，因为人除了口袋以外，也还有一顆心。”

“我不是听說他要結婚，甚至是跟一个漂亮的女人，跟列茨卡小姐結婚嗎？”

“不幸就在这里；伏庫尔斯基不能，也沒有权利結婚……”

“他有病嗎？……那么一个健康的汉子。”

“他沒有权利跟列茨卡小姐結婚，那不是他的对象。他需要的女人是象……”

“是象我家海倫那样的……”密希維佐娃太太連忙接嘴說。

“正是这样！”我叫了起来。“不但是象她那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恰恰是她！只有她，海倫·斯塔夫斯卡才是他的对象。”

那老女人流下了眼泪。

“您知道嗎，亲爱的惹契茨基先生，”她哽咽着說，“这就是我朝夕思慕的理想……我那善良的路易士肯定是死了，对这一点我用我的脑袋担保……我时常梦見他，他往往要不是光着身子，就是变成别的样子，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好，”我說，“就說他沒有死吧，我們也离得了婚。”

“当然。金錢是万能的。”

“正是这样！……整个事情要看斯塔夫斯卡太太是不是反对了……”

"可敬的惹契茨基先生!"那老女人叫道。"我敢向您发誓,她,这个可怜女人,已經爱上了伏庫尔斯基啦……她煩悶起来,夜里失眠,光只叹气,这可怜的少妇憔悴了;昨天你們在这里的时候,她起了些什么变化呀。我这做母亲的,倒認不出她来了。"

"这么說,一言为定!"我打断她的話。"讓我来設法使伏庫尔斯基尽可能时常到这里来,而您……您使海倫夫人快活起来。我們把斯达史从列茨卡小姐手里夺过来……謝天謝地,在夏至节以前就結婚。"

"天呀,可是那么一来路易士怎么样呢?"

"他沒有活着,他死了,"我說。"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他已經死了!"

"如果是这样,那是上帝的意志。"

"不过……我請求您严格保守秘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您究竟把我看作什么人呀,惹契茨基先生?"那老女人委屈地叫道。"这里……这里……"她往下說着,拍拍自己的胸脯,"每桩秘密藏在这里就象保存在坟墓里一样。我的女儿和那个高貴的人的秘密就更是这样了。"

我們两人都深深地激动起来。

"不过,"我打算走了,然而又說道,"有人会不会認为,使他們两人过幸福生活的是象洋娃娃那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

"洋娃娃?"

"正是!……要不是斯塔夫斯卡太太在我們店里买了个

洋娃娃，就不至于打那場官司，斯达史不会这样关心海倫夫人的命运，海倫夫人也不会爱上了他，他們也就不会結婚……严格地說，假使斯达史对斯塔夫斯卡太太发生了眞正的感情，那也是从打官司开始的。”

“您說发生了感情？”

“当然！难道您沒有看見，昨天他們两人在那張双人沙发上怎么交头接耳的嗎？伏庫尔斯基已經很久沒有象昨天那么活跃，那么表示感动了。”

“上帝派了您来，亲爱的惹契茨基先生！”那老女人叫了一声，临别时吻了吻我的額头。

今天我对自己感到滿意，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只得承認我有梅特涅那样的头脑。讓別人来試一試使斯达史去爱上海倫夫人，把一切安排得使他們不受打扰吧！……

应該說，今天我对斯塔夫斯卡太太和伏庫尔斯基陷入了为他們布下的陷阱这回事，已不再存有絲毫的怀疑了。她在几星期之中瘦了一些（可是这样一来，她看来更加漂亮了，这个小女滑头！），而他簡直昏了头脑。如果有那个晚上他不到列茨基家去（順便說說，他并不常常去，因为那位小姐經常去参加舞会），那一定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去，在那里一直坐到半夜。当他給她講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巴黎的时候，他神情变得多么活跃呀！虽然我为了不打扰他們，晚上并不到那里去，但一切事情我全知道，因为第二天密希維佐娃太太也就把一切告訴了我，当然是极端秘密的。

可是有一件事叫我不喜欢。

当我知道，微尔斯基偶尔也到我們的太太們家里去，当

然会妨碍那相爱的两口子的时候，我拔腿就走，要去找他談談。

我正要出門，却突然在門廊里碰到了他本人。不用說我又回到家里，把蜡烛点起来。我們稍稍談了談政治……之后我换了个話題，毫不客气地說：

“我想非常信任地告訴您……”

“我已經知道啦，我知道啦！”他說，而且笑了。

“您知道什么？”

“还不是伏庫尔斯基爱上了斯塔夫斯卡太太。”

“天啊！”我叫道。“究竟是誰告訴您的？”

“那么，首先您别害怕我会泄露秘密，”他严肃地說。“我們家里人对秘密是守口如瓶的。”

“可是誰把話告訴了您呢？”

“您看，是我妻子告訴我的，而她是从科列罗娃太太那里听来的。”

“她又是怎么知道呢？”

“是拉特辛斯卡太太告訴科列罗娃太太的，邓諾娃太太把秘密偷偷地告訴了拉特辛斯卡太太，她发誓不把事情講出来，您知道，邓諾娃太太是密希維佐娃太太的好朋友。”

“密希維佐娃太太是多么粗心呀！”

“这算什么！”微尔斯基說，“当邓諾娃当面告訴她，說伏庫尔斯基在她們家里一直待到天亮，这可是件不干不淨的事情的时候，这可怜女人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老女人害怕了，告訴她說，他們不是勾勾搭搭，而是正当婚姻，还說他們也許会在夏至节結婚。”

这些話开始使我暈头轉向了，可是該怎么办呢？唉，这些女人，这些女人呀！……

“城里有什么消息嗎？”为了結束这場使我很担心的談話，我問微尔斯基。

“丑聞，”他說，“男爵夫人的丑聞！請您給我一支雪茄，因为这两件事說来話长。”

我递給他一支雪茄，他告訴我的一些事情，終于使我相信，坏人迟早必受懲罰，好人得到报酬，最狠的鉄石心腸也还有一点点良心出现。

“您到我們的太太們家里，是很久的事嗎？”微尔斯基問。

“約莫有四五天了，”我回答。“您明白，我不愿妨碍伏庫尔斯基……我同样也劝您别妨碍他。比起我們老头儿来，年輕人互相間融洽得快一些。”

“对不起！”微尔斯基插嘴說。“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并不老，正当精强力壮的时期……”

“象快要掉的苹果一样。”

“您說得不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是很容易堕落的，要不是有妻子和小孩的話，伊克納西先生！……惹契茨基先生！……我要是不能跟青年人竟爭的話，那我眞的完蛋啦！可是一个結了婚的男人，是个殘廢的人：女人們連望都不愿望他，虽然……伊克納西先生……”

說到这里，他的眼睛开始冒出火花，臉上露出那样的表情，如果他是个篤信上帝的人，明天就非去忏悔不行了。

一般地說，我認为这是貴族的情形：他們既沒有学問，也不懂得做生意，可是对酗酒、打架和猥褻言行却是头等老手，

就是到了身上已經发出棺材气味的时候，也还是这样……这些淫棍！

“这一切都很好，微尔斯基先生，”我說，“可是您准备告訴我的是什么事情呢？”

“对！我剛剛在想这一点，”他一面說，一面吸着雪茄，噴出的烟霧，就象柏油鍋里冒烟那样。“您記得当时我們那幢房子里那些住在男爵夫人楼上的大学生嗎？……”

“馬列斯基、帕特奇維支和另一个家伙嗎？我当然記得那些搗蛋鬼。那些开开心心的小伙子！”

“太开心啦，太开心啦，”微尔斯基証实說。“要是有人能够使一个年輕的厨娘在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里干到八个月的話，那我情愿受上帝的懲罰。我告訴您，惹契茨基先生！他們三个人可以使所有的养育院弄得滿坑滿谷……显然，他們在大学里只学这門課程。在我年輕时候，常有这样的事，如果地主生了个不明不白的儿子，每年得拿出三四头乳牛来贖罪……呸—呸！甚至教士也生气了，因为糟蹋了他那么多姑娘。可是这些家伙啊，我的先生！……”

“您要談的是关于男爵夫人的事啊，”我提醒他，因为我不喜欢一个头发灰白的人滿脑子淨是胡言乱語。

“不錯……是的……他們中那个最大胆的帕特奇維支，就是那个装鬼臉的家伙。天一暗下来，这个痨病鬼就沿着楼梯爬上来了，我告訴您，那一陣吱吱的尖叫声，就象老鼠成群結队地在跑着。”

“可您原来是要談男爵夫人……”

“不錯……是的，尊敬的……不过，那馬列斯基倒沒有丟

臉！……是这样的，象您知道的那样，法院判决那些年輕人在八日那一天搬出去。可是他們不想搬！八日、九日、十日也到了……他們按兵不动，男爵夫人气得肚子发脹了。最后，她在跟她那个所謂的律师以及馬璐歇維支商量过以后，在二月十五日唆使法院执行吏带着警察去找他們的麻煩。

“于是法院执行吏带着警察爬到了三层楼上，嘭——嘭！房門鎖着，不过有人在里面問：‘是誰？’‘有公事，开門！’法院执行吏說。‘公事就算是公事，’里面的人說，‘可我們沒有鑰匙，有人把我們鎖在里面了，那当然是男爵夫人鎖的。’‘你們在嘲笑法庭，’法院执行吏說，‘你們明知道是应該搬走的。’‘当然，’里面的人說，‘可是我們不能从鑰匙孔里爬出去呀，除非……’

“不用說，法院执行吏派那个扫院人去找銅匠，他带着警察在楼梯上等候。过了半个鐘头，銅匠来了。要是簡单的鎖，他用撬鎖的工具就能撬开，可是对保險鎖，他就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了。他轉着身子，鉆着，旋着——白費力气……于是他又跑回去找工具，这样又过了半个鐘头；这时候，院子里挤滿了人，吵着鬧着，而在二层楼上，男爵夫人得了最可怕的抽搐症。

“法院执行吏仍然在楼梯上等候，突然馬璐歇維支朝他跑了过来。‘先生！’他叫着，‘您看一看吧，他們在那里干些什么……’法院执行吏跑到院子里，看見底下这一幕：

“三层楼的窗子开着（請您注意，先生，是二月天呀！）褥垫、被子、書本、骷髏头等等，从窗子里飞到了院子里。隔不了多久，就有一只箱子用繩子拴着，颼颼地挂了下来，跟着是一張床。

“‘喂，您怎么一声不响啊？’馬璐歇維支叫道。

“‘那必須写个調查記录，’法院执行吏說。‘可是他們眞的搬走了，也許根本就不值得阻止他們了吧？’

“突然——来了一个新表演。三层楼上开着的窗子里出現了一張椅子，椅子上坐着帕特奇維支，那两个同伴把他一推，那个坐在用繩子拴着的椅子上的帕特奇維支就往下墜了！……就連法院执行吏看了也非常害怕，有一个警察甚至在胸前画了十字。

“‘他会把脖子扭断的，’女人們哭叫起来。‘圣母瑪丽亚呀，拯救他的灵魂吧！’神經衰弱的馬璐歇維支逃到克惹楚夫斯卡太太那里去了。这时候，那張載着帕特奇維支的椅子却在二层楼停住了，正好是在男爵夫人的窗前。

“‘請你們别再开这些玩笑了，我的先生們！’法院执行吏对那两个把帕特奇維支往下放的同伴喊道。

“‘你倒說得輕松，可我們的繩子断啦，’他們回答說。

“‘你逃命吧，帕特奇維支！’馬列斯基从楼上叫着。

“院子里一片混乱，女人們（她們中間有許多人对帕特奇維支的安全非常关心），开始号叫，警察們呆住了，那法院执行吏張惶失措起来。

“‘您站到檐板上去！敲敲窗子！’他对帕特奇維支叫喊。

“这句話跟帕特奇維支說一遍就够了。他开始捶着男爵夫人的窗子，捶得那么厉害，馬璐歇維支不但亲自来开窗子，而且还亲手把那年輕人拖进房間去。

“連男爵夫人也惶惶不安起来，对帕特奇維支說：

“‘仁慈的上帝呀！您不要这么个鬼把戏不行嗎？’

"'不然我就沒有这个荣幸向尊貴的夫人告别了。'帕特奇維支回答說，他对她扮了一張死人的怪臉，那个婆娘看了身子一仰倒在地上，叫喊起来：

"'沒有人保护我！沒有男人！男人！男人！'

"她叫得那么响亮，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听得見；法院执行吏甚至把她的叫喊完全曲解了，他对警察們說：

"'我們弄清那可怜女人害的是什么毛病了！是呀，她跟她丈夫分居已經超过两年，这是不容易的。'

"帕特奇維支是个医科学生，他在給男爵夫人摸过脉以后，給她服了纈草酊，❶就从从容容地走出房間。这时候，銅匠已經把那保險鎖撬开了。当他干完活，把門破坏得相当厉害的时候，馬列斯基突然記起，那两把鑰匙——一把普通的和一把开保險鎖的——都放在他口袋里。

"男爵夫人才剛剛苏醒过来，律师就慫恿她对帕特奇維支和馬列斯基提起訴訟。但那婆娘对訴訟已經感到非常厌恶，她把那个忠告者駡了一頓，还发誓說，从今以后，再也不把房間租給大学生了，哪怕是房間永远空着。

"据人家告訴我，后来她开始大哭大叫地請求馬璐歇維支，要他劝男爵在她面前悔过，回到她这里来。

"'我知道，'她哽咽着說，'他身边一文錢也沒有了，房租沒有付，甚至还跟他的仆人賒帳吃飯。虽說这样，我还是会把他的一切都忘掉，替他还帳的，只要他弃邪归正，回家来。沒有丈夫，我无法管理一幢这样的房子……在这里，我活不到一

❶ 一种鎮靜剂。

年。'"

"我看这里面有上帝的懲罰,"微尔斯基說完了,把雪茄的烟灰吹掉。"男爵却是懲罰的工具。"

"第二个故事呢?"我問。

"第二个故事固然短一些,但却更有趣。您想想看,那男爵夫人,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本人昨天到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作了拜訪……"

"哎,見他媽的鬼! 事情坏啦……"我吓了一跳。

"絕对不是,"微尔斯基說。"男爵夫人到斯塔夫斯卡太太那里去,痛哭流涕,大发歇斯底里症,几乎跪了下来,請她們忘掉她那場洋娃娃的官司,要不然,她会到死都感到不安的。"

"她們答应她把事情忘掉嗎?"

"她們不但答应,而且还吻了她,她們还答应在男爵夫人談起来贊許备至的那个伏庫尔斯基面前,替她說說好話。"

"哎,見他媽的鬼!"我叫了起来。"她們为什么跟她談起伏庫尔斯基呢? 这样倒霉定了!"

"您說什么!"微尔斯基斥責我。"那含羞忍辱的婆娘痛悔自己的罪行,沒有疑問,她是会改正的。"

时間已經过了半夜,微尔斯基走了。我沒有留他,因为他相信男爵夫人的悔过,使我有点恼火。不过,話得說回来,誰知道,也許她眞的讓人家感化了呢?

附言:我原来深信,麦克-馬洪来一次有利于小拿破侖的政变是会成功的。现在,据我今天得知,麦克-馬洪是失败了,一个平民格雷維❶做了共和国的总統,那小拿破侖到非洲納塔尔❷的什么地方去参加战爭了。

那就毫无办法了，就讓那小子学习学习战略吧。要不了半年，他載誉归来，法国人会自动把他接回去的，我們呢，在这个期間內使斯达史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

应該說，如果我坚持要做某一件事情，那一定按照梅特涅的方法去做，而且别人都不明白事物的自然結局，只有我才明白。

法国和它的拿破侖子孙們万岁，伏庫尔斯基和斯塔夫斯卡太太万岁！

---

❶ 格雷維(1807—1891)，法国資产阶級国务人員。一八七九年被选为法国总統。

❷ 南非联邦的一个省分。

第四章　夫人們和女人們

在过去了的狂欢节和目前的四旬斋期中，幸福女神用仁慈的眼睛三番五次地望着列茨基先生的家。

他的客厅里宾客满座，而在門房里，名片象雪花那样飞来。托馬斯先生又处在幸福的环境中了；他不但可以接待某一个人，甚至还可以在客人們中間挑选挑选。

“沒有疑問，我是活不久的，”有时候他对女儿說。“但是在我死去以前，只要人們还知道尊敬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依莎貝拉小姐含笑地听着。她不愿破坏父亲的幻想，但是她深信，那許許多多客人是来向她，而不是来向她父亲表示敬意的。

尼敏斯基先生，那举止瀟洒的舞伴，更乐意只跟她，而不是跟她父亲跳舞。馬卜尔格先生，风度翩翩的标准人物和时装的倡导者，只跟她，而不是跟她父亲談話。薩斯塔尔斯基先生，是上述两人的朋友，感到自己非常不幸，又是为了她，而不是为了她父亲的緣故。薩斯塔尔斯基先生清楚地向她解釋过这一点，就說他既不是一个象尼敏斯基先生那么优秀的舞伴，也不是一个象馬卜尔格先生那样的时装倡导者，但他終究是尼敏斯基先生和馬卜尔格先生的朋友。他住在他們附近，跟他們在一起吃飯，跟他們一起定做英国式的和法国式的服装；

那些上了年紀的女人，在他身上找不到其他的优点，就說他具有詩人的性格。

但是，一件偶然的小事或者片言只語，却使得依莎貝拉小姐从另一个方向去探寻自己胜利的秘密。

有一次，她在舞会上对潘达奇維佐夫娜小姐說：

“我在华沙从来沒有玩得象今年这么高兴。”

“因为你是迷人的，”潘达奇維佐夫娜小姐一面簡短地回答，一面打开扇子，好象想遮住无意中打的呵欠。

“姑娘們到了‘一定年紀’便懂得使人家感到兴趣。”娘家姓特·金斯的烏帕答尔斯卡太太响亮地对韦伏洛尼茨卡太太說，这女人的娘家姓斐塔尔斯卡。

潘达奇維佐夫娜小姐打开扇子的动作和娘家姓特·金斯的烏帕答尔斯卡太太的話使依莎貝拉小姐吃了一惊。她非常聰明，不至于摸不清这个处境，况且这处境显得那么明白。

“年紀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她想。“二十五岁可还不曾到‘一定年紀’呀。她們到底在談什么呢？”

她回头一望，瞧見伏庫尔斯基在凝視她。她对自己获得胜利的原因犹豫不决起来：到底是“一定年紀”，还是伏庫尔斯基，她……比較一下，認为是伏庫尔斯基。

人們从各方面向她表示崇敬；誰知道，他表示崇敬的动机是否出于自愿呢？

她开始思索。

首先是尼敏斯基先生的父亲在伏庫尔斯基創立的那家公司里投下了資本，获得了巨大的利潤（这是連依莎貝拉小姐都知道的）。接着是那个在工学院毕业的馬卜尔格先生（碰到

这件事他总是避而不談），想設法在鉄路上弄个职位，通过伏庫尔斯基的推荐（他把这件事看作最大的秘密），馬卜尔格眞的获得了职位。这个职位有很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工作，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每年薪水不到三千卢布。馬卜尔格因此甚至埋怨伏庫尔斯基；但他考虑到跟有声望的商人之間的关系，就只有在說到伏庫尔斯基的名字时露出譏刺的冷笑。

薩斯塔尔斯基先生在公司里既沒有資本，在鉄路上也沒有职位。但因为他的两个朋友，尼敏斯基先生和馬卜尔格先生，对伏庫尔斯基有所不满，因此他对他也就不满起来，他在依莎貝拉小姐身边叹着气說：

"有一些走运的人，他們……"

这些"走运的人……"是誰，依莎貝拉小姐从来也无法得知。但每次听到"走运的人"这几个字，她就想起了伏庫尔斯基。于是她捏紧拳头，自言自語地說："专制君主……暴君！……"虽然伏庫尔斯基絲毫沒有显出想做专制君主或暴君的样子。他只不过望着她，心里想：

"难道你是这样一个人嗎？或者……不是你……"

有时候，那些年輕的和年老的紳士在依莎貝拉身边糾纏不休，她的眸子却象宝石或星星那样閃爍着光芒，伏庫尔斯基那兴高采烈的情緒就籠罩了一块烏云，他的心头投下了一抹怀疑的阴影。但是，伏庫尔斯基閉上了眼睛，他不愿看見这抹阴影。依莎貝拉小姐是他的生命，他的幸福，他的太阳，一片瞬息飄过的烏云是不能遮住太阳的，何况这多半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呢。

他偶尔也想起盖斯特，那个不修边幅的学者，他那偉大的

理想給他指出跟列茨卡小姐的爱不同的目标。不过，伏庫尔斯基只要一接触到依莎貝拉小姐的目光，这些念头就象梦境一样烟消云散了。

“人类在我算得了什么呢！”他聳聳肩，自言自語地說。“我不愿为全人类，为世界的整个未来，为我自己不朽的声誉而放弃她的一吻。”

想到这一吻的时候，他內心就会发生奇特的变化。他的意志松弛了，差不多失去了知觉，只有在瞧見依莎貝拉小姐跟那些花花公子交际时，他才清醒过来。一听見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和从容的談吐，看到她对尼敏斯基、馬卜尔格或者薩斯塔尔斯基先生投送热情的目光，刹那間他会突然感到，眼前掉下了一块遮盖物，使他看見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依莎貝拉小姐。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在他眼前出現了自己充满宏偉气概的青年时代的形象。他瞧見自己怎样从困苦中掙扎出来，听見以前在脑袋旁边飞嘯过的子彈，随后又看見了盖斯特的实驗室，那里产生出非常重要的东西；当他望着尼敏斯基、馬卜尔格和薩斯塔尔斯基先生的时候，他就不由得想：

“我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跟他們在同一个祭坛前面禱告呢？”

他想大笑，但理智又模糊起来了。他重又觉得，把生命放在一个象依莎貝拉小姐那样的女人的脚跟前，似乎是值得的。

在烏帕答尔斯卡太太，那个娘家姓特·金斯的女人的輕率表示的影响下，依莎貝拉小姐开始漸漸轉变到对伏庫尔斯基有利的方面。她留心听着她父亲的客人們的談話，結果她发現，他們中間的每个人要不是想把一笔小小的資金投在伏

庫尔斯基手里，“哪怕只有年息一分五厘也好”，就是想設法替自己的表兄弟弄个职位，或者，为了某一个别的目的，希望跟伏庫尔斯基認識。至于那些女人，她們要不是同样也想給人搞个差使，就是她們有年已及笄的女儿，她們甚至并不掩飾，想从依莎貝拉小姐手里把伏庫尔斯基搶走，如果年龄許可的話，她們甚至准备自己享受幸福。

“哦，要是能做这么一个男人的妻子，該多好呀！”娘家姓斐塔尔斯卡的韦伏洛尼茨卡太太說。

“为什么就做妻子呢！”封·普雷斯男爵夫人微笑着說，她的丈夫瘫痪在床上已經有五年了。

“暴君！专制君主！”当依莎貝拉小姐看出那被她瞧不起的商人引起許多人注目，怀着希望和妒嫉对待他的时候，她这样反复地說。

尽管藐視和厌恶的情緒还在她心里发生作用，她还是不得不承認，这个生硬的、阴沉沉的男人比起那元帅、达尔斯基男爵、尼敏斯基先生、馬卜尔格先生和薩斯塔尔斯基先生来，在社交界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仪表也好一些。

但对她的决定起了最大影响的却是侯爵。

去年十二月伏庫尔斯基不顧侯爵的求情，拒絕把一万卢布白送給克惹楚夫斯卡太太，今年一二月間，也沒有为那些由侯爵推荐的穷人捐过一文錢，他就时常給伏庫尔斯基澆冷水了。他感到非常失望。他認为而且相信自己有权利假定，就是当一个象伏庫尔斯基那样的男人，一旦受到他寵愛的时候，不但必須放弃他的愛好和业务，还甚至必須放弃他的財产和个人。他必須喜欢侯爵所喜欢的东西，憎恨侯爵所憎恨的东

西，他必須只为侯爵的目标服务，而且光只滿足侯爵的爱好。可是这个暴发戶并不这样（就說他无疑是个好的貴族吧），他不但絲毫不想做侯爵的仆人，而且甚至胆敢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甚至时常跟侯爵起爭执，而更恶劣的是，他不加思索地拒絕了侯爵的要求。

“一个生硬的人……貪財的人……自私自利者！”侯爵这样想，他对这个暴发戶的胆大妄为越来越感到惊异了。

事情有凑巧，因为列茨基先生已經遮盖不住伏庫尔斯基在追求他的女儿，所以他請侯爵說說对伏庫尔斯基的意見，而且請求他指教。

尽管侯爵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却委实是个規矩人。他在判断人的时候，不信任自己的感覚，还要請教別人。因此他請求列茨基先生等待二三个星期，以便“能够确定一个自己的意見”，由于他有許多連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他自己的爪牙，所以他能够打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首先发现，那些貴族尽管看不起伏庫尔斯基，称他为暴发戶和民主派，他們还是在暗地里夸奖他：

“这不是一眼就看得出嗎，他跟我們是一样的出身，虽說他向商人那边倒！”

每逢要把某一个人提出来跟犹太人的銀行家对抗的时候，那些最狠心的貴族就把伏庫尔斯基提出来作代表。

商人們，尤其是厂主們，都憎恨伏庫尔斯基，但他們对他提出的最难堪的責难却是：他是个貴族……一个大人物……一个政治家！当然，这是侯爵无論如何也不能怪他的。

把最有趣的消息供給侯爵的却是那些女修道士。在华沙

有一个赶車人，还有他的兄弟，在华沙—維也納鉄路綫上干活的一个鉄路工人，他們常常为伏庫尔斯基祝福；也有一些大学生公开説，伏庫尔斯基給了他們助学金；有些手艺工人把安排好自己的作坊归功于他，伏庫尔斯基还帮助杂貨商人开設小鋪子。

最后，甚至还发現了这样一件事情（女修道士談起时带着又虔誠又惊异的神情，臉都紅了），伏庫尔斯基把一个墮入火坑中的女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把她安頓在修道院里，終于使她成为一个規規矩矩的女人，这些女修道士还附带説明，据她們所知，这样的女人一般能变得規規矩矩的。

这些事实不但使侯爵詫异，而且簡直使他吃了一惊。

在他的目光中，伏庫尔斯基突然嶄露了头角。他可是个有自己的方針的人，甚至运用独立自主的政策，在平民中間享有盛誉。

因此，当侯爵在約定的时間到了列茨基先生家里的时候，他并沒有錯过机会同时向依莎貝拉小姐道賀。他意味深长地拥抱着她，説了这些謎一样的話：

“尊貴的好表妹，你手里抓住一只不平常的鳥……紧紧地抓住它，保护它，使它长大起来对不幸的祖国有好处。”

依莎貝拉小姐的臉紅得非常厉害；她猜到那不平常的鳥是伏庫尔斯基。

“暴君！专制君主！”她想。

但在伏庫尔斯基跟依莎貝拉小姐的关系上，第一道障碍总算粉碎了。她已經下了决心，要跟他結婚。

有一天，列茨基先生感到有点不舒服，依莎貝拉小姐在自

己房間里讀报的时候，仆人来向她通报，說瓦索夫斯卡太太在客厅里等着。依莎貝拉小姐馬上赶到那里，发現除了瓦索夫斯卡太太以外，表兄奧霍茨基也来了，他的情緒非常阴郁。

两个女朋友非常溫存地接着吻，但奧霍茨基沒有更仔細地望望她們，就看出她們彼此間怀着某种怨恨，当然不是什么大怨恨。

“难道跟我有关嗎？”他想。“我得更加謹愼一点。”

“啊，表哥也在这里！”依莎貝拉小姐叫着，把手伸給他。“为什么这么懊丧？”

“他是应該开心的，”瓦索夫斯卡太太插嘴說，“因为从銀行到你們这里来，一路上他都纏着我，而且得了圓滿的結果。在林蔭道的轉角上，我答应他解开手套上的两粒鈕扣，吻我的手。貝拉，你要是知道他对接吻是多么外行，那就……”

“难道是这样？”奧霍茨基叫着，脸一直紅到耳根。“好！从今以后，我永远也不再吻您的手了。我发誓……”

“今天傍晚以前您还会吻我的手的，”瓦索夫斯卡太太断然回答說。

“我可以拜候列茨基先生嗎？”奧霍茨基客气地說，沒有等依莎貝拉小姐答复，就离开了客厅。

“你把他弄得难为情了，”依莎貝拉小姐說。

“他要是不內行，那就不該献殷勤。在这种場合，笨拙是深重的罪孽。难道不是这样嗎？”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早上，”瓦索夫斯卡太太回答。“可是我必須两次去銀行，还得上鋪子买东西，整理整理家务。此刻，在我沒有找

到一个更有意思的人前，奥霍茨基暂时留在我身边。您能不能将您那些形影不离的人讓給我一个……”她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

“你哪里来的这些消息！”依莎貝拉小姐紅着臉說。

“我在乡下也听見說了。斯塔尔斯基嫉妒地告訴我，說今年你仍旧是女王。据說薩斯塔尔斯基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了。”

“还有他那两个同样无聊的朋友，”依莎貝拉小姐微笑地插嘴說。“那三个人每晚上都来向我表示爱慕，个个認为在沒有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向我求婚，那以后三个人都偷偷地互相訴說自己內心的秘密。这些先生干什么事都在一起。”

“你对这抱什么态度呢？”

依莎貝拉小姐聳聳肩膀。

“这还有什么問的，”她說。

“我同样也听說，伏庫尔斯基求过婚……”瓦索夫斯卡太太說。

依莎貝拉小姐开始扯弄着她衣服上的花結。

“事情并不象你說的那么簡单……当他望着我和沒有望着我的时候，不管他是在跟我談話还是一声不响，他都一直在向我求婚……象他們平常所做的那样。”

“你呢？”

“我在这时候执行我自己的方針。”

“可以告訴我是哪种方針嗎？”

“当然可以，我甚至不愿把它当作秘密。可首先談談議長夫人吧……她身体覺得怎样？”

“很坏，”瓦索夫斯卡太太回答道。“斯塔尔斯基几乎不再

离开她的房間，公証人也天天来，可是看来，似乎白跑了……这么，現在談談你的方針吧……"

"在查斯拉維克村的时候，"依莎貝拉小姐往下說，"我就暗示过他把那家店鋪卖掉（她臉色更加紅了），他至迟在六月分就会卖掉它。"

"好极啦。下文怎样？"

"我不知道对貿易公司怎么办。不用說，他准备馬上放弃它，可是我还在犹豫不决。在公司里一年大約有九万卢布的收入，沒有这笔錢就只有三万了；你自己也明白，这里是有一些問題要考虑的。"

"我看，你对数目字开始精通了。"

依莎貝拉小姐鄙视地搖了搖手。

"唉，我大約永远不会熟悉这一套的。可是他对我稍稍談了談，父亲也談了一些……还有姑母。"

"你这么直截了当地跟他談嗎？"

"不，不……不过要是在談話中不該問起什么事情，那可以作到不提問題就能使別人把話講出来，难道你不明白嗎？"

"明白啦。以后怎样呢？"瓦索夫斯卡太太声調里带着一点不耐煩的意味追問道。

"最后的一个条件是純粹属于道义方面的。我知道他沒有家庭，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我可預先說明，要跟我以前認識的熟人仍旧来往……"

"他不吭声就同意了嗎？"

依莎貝拉小姐有点輕视地望着她的女朋友。

"你怀疑嗎？"她說。

“一点也不怀疑。那就是說，斯塔尔斯基、薩斯塔尔斯基……”

“是呀，斯塔尔斯基、薩斯塔尔斯基、侯爵、馬卜尔格……一句話，所有我今天和将来高兴挑选的人，都可以留在我家里。不这样行嗎？”

“很对。你不怕爭风吃醋嗎？”

依莎貝拉小姐笑了。

“我爭风！……伏庫尔斯基吃醋！……哈哈！全世界可沒有一个男人敢对我吃醋，他更不用談了。你眞料不到他是多么尊敬我，多么顺从……但是他那无限的信賴，甚至他个人对每一点見解的放弃簡直是把我繳了械。誰知道，也許就是他那无限的信賴使我对他非常眷恋吧……”

瓦索夫斯卡太太偸偸地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你們将会感到很幸福，或者至少……是你，”她說着，把叹息忍了下去。“虽然……”

“你看出有什么‘虽然’嗎？”依莎貝拉小姐露出眞正惊异的神情問道。

“我要告訴你几句話，”瓦索夫斯卡太太用一种对她来說异常沉着的声調回答說。“議长夫人非常喜欢伏庫尔斯基，依我看，她跟他似乎很熟，虽說我不知道是怎么熟起来的；她还时常跟我談起他。有一次她告訴我什么話，你知道嗎？……”

“我很想知道，”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越来越惊訝了。

“她告訴我：‘我担心貝拉根本不了解伏庫尔斯基。照我看，她似乎在逗着他玩，不过跟他是玩不得的。此外我还以为，到她知道尊重他会已經太晚了。’”

“議长夫人这么說嗎？”依莎貝拉小姐冷冷地問。

“是的！我要把話都告訴你。她最后說了一番特别感动我的話：‘等到这些話应驗时，你会想起的，卡奇亚，因为快死的人看得清楚些。’”

“議长夫人的情况这么坏嗎？”

“无論如何是不好的，”瓦索夫斯卡太太冷淡地把話說完，因为她覺得談話再不能順利进行下去了。

接着来了时間比較长的沉默，幸亏奥霍茨基进来，打破了沉默。

瓦索夫斯卡太太非常亲热地向依莎貝拉小姐告辞，她对自己的男友投了俏皮的一瞥，說道：

“这么，現在到我家里去吃飯吧。”

奥霍茨基露出不愿追随别人的神色，意思是說，他不跟瓦索夫斯卡太太一同走。不过他还是拿起帽子跟在她后面走了出去，显得更愁眉苦臉了。

他一上車，就把臉背着瓦索夫斯卡太太，一面望着街景，一面說：

“最好貝拉能快一点决定跟伏庫尔斯基的那件事情：要末出嫁，要末把他抛开。”

“当然，您是宁愿她嫁給他的，这样一来，您就可以成为她的一个老相好了。可这是白費心思一場空。”瓦索夫斯卡太太回答說。

“对不起，我不同意，太太，”奥霍茨基生气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宁愿讓給斯塔尔斯基，和跟他类似的那些人。”

“那么貝拉快一点决定，跟您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我可以用脑袋担保，伏庫尔斯基知道科学上一項重要的秘密，但我深信，在他陷入恋爱狂的时候，是不会把它泄露給我的……唉，女人們和她們那討厌的卖弄风情啊……"

"你們的就不討厌嗎？"瓦索夫斯卡太太問。

"我們是可以卖弄的。"

"你們是可以的……說得倒好听！"她激动起来。"在妇女解放的世紀里，一个进步人士这么說！"

"妇女解放，見他的鬼！"奥霍茨基气忿忿地說。"美妙的解放呀！你們打算享有一切的特权，男人們的和女人們的，却不愿負責任……給她們开門，把你买的座位讓給她們，爱上她們，而她們……"

"但是你們的幸福在我們手里。"瓦索夫斯卡太太刻薄地說。

"什么样的幸福！一百五十个女人想配一百个男人，这里有什么抬高身价的？"

"那您那些情妇，那些小侍女大約也不抬高身价嗎？"

"当然！不过最叫人受不了的是那些貴夫人和飯店里的女仆。那样的装腔作势，那样的好耍脾气！……"

"您說得忘形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傲慢地說。

"好啦，現在讓我吻吻您的小手吧，"他回答，馬上要实現他的意图。

"不許吻这只手……"

"那就吻另一只……"

"呃，您看，我不是說过，在傍晚以前您还会吻我的双手

的?”

“啊,确实是这样! ……我不愿到您那里吃飯了……我在这里下車。”

“叫車子停下来嗎?”

“干么?”

“您自己說要在这里下車……”

“現在我不在这里下車了……哦,我这个不幸的人呀,眞想不到我生来竟这样愚蠢!……”

伏庫尔斯基每隔几天到列茨基家去一趟,他多半只碰到托馬斯先生。这位先生象父亲那样慈爱地招呼他,接着跟他談起自己的病或者事业来,一談就是一两个鐘点,并且在談話中暗示,他已經把他当作家庭的成員看待了。

依莎貝拉小姐一般都不在家:她有时到伯爵夫人姑母家里去了,有时上朋友家或者鋪子去了。伏庫尔斯基偶尔僥幸碰到了她,两人就隨便交談几句不相干的話,因为依莎貝拉小姐不是准备要到什么地方去作客,就是家里有客人要接待。

在瓦索夫斯卡太太来訪后几天,伏庫尔斯基碰到依莎貝拉小姐。在家里她把手伸給他,他象往常一样虔誠而敬畏地吻了吻,随后她說道:

“您知道嗎,議长夫人的情况很坏?”

伏庫尔斯基吃了一惊。

“可怜而可爱的老妇人呀……要是我有把握知道,我到她跟前去不会使她激动,那我一定跑上一趟……有沒有人很好照顧她?”

"啊，有的，"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达尔斯基男爵先生和他的妻子在她身边，"她微笑着說，"因为埃弗林已經跟男爵結婚了。另外那里还有費拉·楊諾茨卡和……斯塔尔斯基。"

一片薄薄的紅暈从她臉上掠过，她住了口。

"这就是我不懂人情世故的結果，"伏庫尔斯基不由得想。"她覺察我討厌这个斯塔尔斯基，每次提起他名字，她就感到狼狽。我眞是多么卑鄙呀！"

他原想說几句关于斯塔尔斯基的好話，但話到喉嚨口就哽住了。为了打破那窘迫的沉默，他問道：

"今年夏天，您打算跟家里人到哪里去旅行嗎？"

"我还不知道。霍尔甸西姑母身体有点不适，說不定我們到克拉科夫她那里去。可是我必須承認，如果事情可以由我决定的話，那我就更想到瑞士去旅行。"

"可是除了您，还有誰决定呢？"伏庫尔斯基問。

"爸爸……不过，我还不知道事情怎样安排呢？……"她紅着臉回答，同时用她独有的那种目光对伏庫尔斯基望了望。

"假定一切都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他回答，"那时候您允許我当个旅伴吧？"

"如果您愿意的話……"

她用一种使伏庫尔斯基飄飄然的声調說；誰也說不出这在今年是第几次了。

"我可以用什么办法博得您的欢心呢？"他抓住她的手問。"也許是同情……不，不是同情。对給予者和接受者来說，那是种同样不愜意的感情。我不喜欢同情。不过請您想一想吧，我在长久看不見您的时候，該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現在我們

也很少見面,您甚至还不知道,对那些在等待的人来說,时間是怎样折磨人啊……不过只要您在华沙,我就对自已說:‘后天我就要看見她了……明天……’如果我愿意,那随时都行,就是看不見您,那至少也看見您的父亲、米柯来,不然也会看見这幢房子。唉,您可以行一件好事,可以說一句話就使我的痛苦——我不知道,或者是我的幻想,告一結束。您大概知道这句成語吧,就是說,最坏的决定比悬而未决好些。”

“如果决定不是个最坏的呢?”依莎貝拉小姐沒有望着他,問道。

門房里有人按鈴,过了一会,米柯来送来律契夫斯基先生和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的名片。

“請。”依莎貝拉小姐說。

两个非常时髦的年輕人走进客厅,其中一个細脖子,秃頂相当厉害,另一个目光懶洋洋,声調却非常委婉。他們并排地走进来,帽子拿得一样高低。他們同时鞠躬,同时坐下,同时把一条腿擱在另一条腿上;接着律契夫斯基先生尽力把自己的脖子伸得笔直,而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却开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来。

他詳細地叙述,目前信奉基督教的人們在开招待会庆祝四旬斋期;在四旬斋期以前有个狂欢节,过得特别愉快,过了四旬斋期,才是最煞风景的日子,在那段时間里,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之后他通知依莎貝拉小姐說,在四旬斋期間,除招待会以外,还要举行講演会,在那些会上,要是能坐在聞名的貴妇們旁边,就可以把时間消磨得非常愉快 他还說,在这四旬斋期里,若楚霍夫斯基家里举行的招待会特别講究。

"我告訴您，那是迷人的玩意，簡直是別出心裁的玩意！当然，晚餐照常是：牡蠣、龙虾、魚、野味；但是那道甜菜，对那些美食家来說，您知道是什么？……麦糊！眞正的麦糊！它叫什么啊？……"

"希腊麦糊，"律契夫斯基先生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地插嘴說。

"不是希腊麦糊，而是蕎麦麦糊。不可思議的东西，神仙世界中的东西呀！每一小粒看来都好象是一粒粒分开煮的。我、基比克侯爵、斯列泰斯基伯爵，都吃了一个飽。它簡直使人难以相信。它盛在銀碗里，被端上桌来。"

依莎貝拉小姐兴奋地望着說話的人，她那样用一个动作、一个微笑、一个眼色生动地回答他的每一句話，伏庫尔斯基的眼前开始发黑了。他站起来，向那伙人告别以后，就跑到了街上。

"我不了解这个女人！"他心里想。"她什么时候显露本来面目，对誰显露本来面目呢？"

不过，在寒冷中走了几百步以后，他比較冷靜了。

他想："这里面毕竟有点什么特殊情况吧？她必須跟她所习慣的人們生活在一起；如果她跟他們生活在一起，那就必須傾听他們那愚蠢的談話。她象一个女神那么美，个个人都爱慕她，这难道是她的过錯嗎？……不过終究……給自己选擇了这一班人……唉，我眞是那么卑鄙，总是那么卑鄙呀！"

每次去拜訪过依莎貝拉小姐，怀疑象糾纏的蒼蝇在他身边嗡嗡响着的时候，他就赶快工作来解脫。他核算，学英語单字，閱讀新書。如果这样还不济事，他就去找斯塔夫斯卡太

太，在她那里消磨整个晚上，奇怪的是，在她的陪伴下，即使得不到絕对的宁靜，至少也得到了慰藉。

他們談些最最平常的事情。她时常告訴他，米勒店里的銷售額越来越增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家鋪子絕大部分是属于伏庫尔斯基先生的。接着她講，海柳涅越来越听話了，要是有时候她淘气起来，祖母就吓唬她，說要告訴伏庫尔斯基先生，孩子立刻就安靜下来。接着她还提起惹契茨基先生，他有时也来，祖母和她本人很喜欢他，因为他把伏庫尔斯基先生生活中的許多細小事情告訴了她們。还說祖母同样也很喜欢微尔斯基先生，伏庫尔斯基先生对他是十分热情的。

伏庫尔斯基惊訝地望着她。最初他仿佛覚得这些話是在奉承他，他听了不舒服。不过斯塔夫斯卡太太說的时候是那么懇切，他漸漸認为她是个最好的女朋友，虽說她把他估計过高，但言語間却一点也沒有虛伪。

他同样也看出，斯塔夫斯卡太太从来不只顧自己一个人。她一下班就給海柳涅張罗，服侍母亲，帮助女仆和許多陌生的、大都是可怜的女人，她們是不可能用什么报答她的。但如果偶尔沒有这些操心的事情，她就打开金絲雀的籠子，給它换水，或倒一些飼料。

"天使般的心腸呀！"伏庫尔斯基想。于是，有个晚上，他对她說：

"您知道嗎，我望着您的时候，往往不由得想些什么？"

她畏怯地望着他。

"我往往想，如果您撫摸了一个受重伤的人，那么，不但痛苦离开了他，而且他的創伤也給治好了。"

“您以为我是个女巫嗎?”她十分狠狽地問。

“不,我覺得您象个圣女。”

“伏庫尔斯基先生說得对。”密希維佐娃太太証实說。

斯塔夫斯卡太太大笑起来。

“我是个圣女!”她說。“如果有人能够窺探我的心,他会看到,我是常常要遭受譴責的。唉,可是現在对我什么都是一样了!”她說到末了,声音里带着失望。

密希維佐娃太太偸偸地在胸前画个十字,伏庫尔斯基沒有注意到。

他在想另一个女人。

斯塔夫斯卡太太无法确定自己对伏庫尔斯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几年来,她就認識了他的外表,甚至認为他是非常惹人爱的,可是她对他十分冷淡。后来伏庫尔斯基离开了华沙,人家謠傳說他到保加利亚去了,并且发了一笔大財。人家談他談得很多,斯塔夫斯卡太太也开始对他感到兴趣了。有一次,她的一个熟人談起伏庫尔斯基,說他是一个“恶魔样坚强的人”的时候,斯塔夫斯卡太太喜欢“恶魔样坚强”这个詞儿,她拿定主意,要更仔細地端詳一下伏庫尔斯基。

她几次怀着这个意图走进他那家鋪子。第一次她根本沒有碰見伏庫尔斯基,第二次远远地看見了他,另外有一次她跟他談了几句話,就給她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句“恶魔样坚强”的話和他的举止之間的对照使她楞住了。他看来絕不象恶魔那样,相反,安詳而又忧愁。末了她还看出了一点:他有一双充滿梦幻的大眼睛。

“一个漂亮的男人!”她不由得想。

夏季的一天，她在她家附近碰見了他。伏庫尔斯基好奇地望着她，她感到非常害臊，臉一直紅到发梢上。为了害臊和臉紅，她迁怒自己，她还久久地暗自責备伏庫尔斯基，怪他那么好奇地注視着她。

从那时起，每逢人家当着她的面提到他名字的时候，她就无法掩飾自己的窘态。她感到某一种不滿，可不知道，是对他呢，还是对自己。但宁可說，还是对自己，因为斯塔夫斯卡太太从来也沒有对誰怪罪过；末了，她的举动那么可笑，而且沒来由地感到害臊，这怎么能怪他呢？

当伏庫尔斯基买了她住的那幢房子，惹契茨基在他的同意下减低她們房租的时候，斯塔夫斯卡太太对伏庫尔斯基感到感激（尽管大家对她解釋，說那有錢的房东不但能够，而且甚至是有責任减租）。感激漸漸地变为景仰，特别是在惹契茨基开始来拜訪她們，在談話中泄漏斯达史的生活中的許多細小事情以后。

"他是个非凡的人，"密希維佐娃太太也不只一次地对她說。

斯塔夫斯卡太太默默地听着，但她漸漸确信，伏庫尔斯基是这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

伏庫尔斯基从巴黎回来以后，那老掌柜更时常去看斯塔夫斯卡太太了，他們的談話越来越誠恳和坦率了。他說（当然是极其秘密的），伏庫尔斯基爱上了列茨卡小姐，他，惹契茨基，却絕对不贊成。

斯塔夫斯卡太太开始对列茨卡小姐起反感，对伏庫尔斯基却表示同情心。

当时她就已經想到，伏庫尔斯基一定是非常不幸，把他从风流女人的罗网里搶救出来，也一定是很有价値的。但这样想只是刹那間的事。

稍后，斯塔夫斯卡太太两次遭到了大祸：被誣偸窃和失去了收入。但是伏庫尔斯基并不跟她断絕往来，象許多人在他的地位所做的那样，而且还在法庭上替她証明无罪，給她在商店里安排个适当的职位。

当时斯塔夫斯卡太太承認，这个男人在关心她，她覚得他象海柳洱和母亲那么亲爱。

从那时起，对她来說，奇怪的生活开始了。不管誰到她們家来，要不是很坦率地談到伏庫尔斯基，就是隐隐約約地談他。邓諾娃太太、科列罗娃太太和拉特辛斯卡太太都对她說，伏庫尔斯基是华沙最好的对象了；母亲也曾經暗示她，說路易士不再活着了，就說他还活着，也已經不应得到她的爱了。末了，惹契茨基每次来都提起，說他的斯达史是不幸的，必須救他，而且只有她能够救他。

“可是用哪种方式呢？”她問，压根儿就不明白自己在說些什么。

“您爱他就行了，”惹契茨基回答說。

她一句也沒回答，但暗地里却在痛苦地譴責自己不能够爱伏庫尔斯基，就說她愿意爱他也办不到。她的心已經枯萎了；而且她究竟有沒有一顆心，自己也都弄不清楚。固然，她經常在想伏庫尔斯基，不論是在店里，还是在家里；她等着他来拜訪，如果他沒有来，她常常会生气和忧愁。她时常梦見他，但那毕竟不是爱！她已經不能够爱他了。說实話，就連她

对她丈夫的爱也已經消失了。她仿佛覺得，丈夫在她記忆中好象是秋天的一棵树，所有的叶子都掉了，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黑色树干。

“我心里怎么还会有爱呢！”她想。“我心里的每点热情都消逝了。”

但是，惹契茨基不断在执行他那狡猾的計划。起初他对她說，列茨卡小姐在毁灭伏庫尔斯基，稍后他說只有另一个女人能够使他清醒过来，再往后，他說在她陪伴下，伏庫尔斯基是平静得多了。最后他提起，說伏庫尔斯基开始爱她了，固然他提起这一点时只把它当作揣测罢了。

在这些談話的影响下，斯塔夫斯卡太太漸漸消瘦了，臉色蒼白起来，开始感到不安了。而她脑际老是縈回着这个念头：如果伏庫尔斯基向她承認他爱她，那她回答些什么呢？固然，她的心很久以来就已經麻木了，但她有沒有足够的勇气来疏远他，而且对他說，她对他非常冷淡呢？难道她对这样一个人——不是因为她非常感激他，而是因为他不幸，而且爱上了她，——能这样冷淡嗎？“每一个女人，”她想，“能忍心望着一顆受尽創伤、默默受着痛苦的心而无动于衷嗎！？”

沉湎在甚至不能告人的那种內心斗爭和怀疑之中，斯塔夫斯卡太太沒有注意到米勒太太举动上的变化，她既沒有看見她的微笑，也沒有听見她那半吞半吐的話。

“伏庫尔斯基先生过得好嗎？”有时那商人的妻子問她。“哦，今天您的样子可不好看啦……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不会答应您这么卖力干活的。”

大約在三月下半月，有一天，斯塔夫斯卡太太回家的时

候，发現她母亲哭肿了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媽媽？出了什么事嗎？”她問。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要用閑話来破坏你的生活呢……仁慈的上帝呀，人們是多么卑鄙呀。”

“媽媽，你一定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我每隔几天都收到一些信，在那些信里，人家甚至管我叫伏庫尔斯基的情妇；那算得了什么？……我猜这是克惹楚夫斯卡太太的阴謀，我把那些信塞进了爐子里。”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我的孩子……要是些匿名信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那尊敬的邓諾娃同拉特辛斯卡到我这里来过……干么要我破坏你的生活呢！……她們說（据說全城都傳遍了这样的謠言），你不是到鋪子里工作，而是到伏庫尔斯基那里去。”

斯塔夫斯卡太太有生以来第一次起了勃勃的雄心。她驕傲地抬起头，眼睛閃閃发光，坚决地說：

“如果眞是那样，那又有什么关系？”

“天呀，你在說什么？”母亲两手一拍，叹口气說。

“嗯，如果眞是那样，那又有什么关系？”斯塔夫斯卡太太又說了一遍。

“你的丈夫呢？”

“他到底在哪里？再說，他把我打死好了！”

“你的女儿呢？海柳涅？”那老女人兀自嘟噥着。

“我們不要談海柳涅，只要談我。”

“海倫，我亲爱的孩子呀……你毕竟不是他的……”

“他的情妇嗎？不，我不是，因为他还沒有要求我做他的

情妇。邓諾娃、拉特辛斯卡，或者我那个把我遺弃了的丈夫，跟我什么相干呀！我不知道自己碰到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男人夺去了我的心。”

“至少要有理性呀。毕竟……”

“在我能够控制的时候，我是有理性的……可是我不在乎这样的社会，它使两个人遭受莫大的痛苦，只因为他們相爱。人們可以互相憎恨，”她苦笑着往下說，“可以偷窃、杀人……样样都可以干，只是不准相爱……啊，亲爱的媽媽，如果我說錯了，那为什么耶穌基督曾經对人們說‘彼此相爱’呢？”

密希維佐娃太太被这陣出其不意的发泄吓住了，一声不响。当这番話从这可爱的女人的嘴里滔滔說出来的时候，她覺得仿佛天塌了下来，这些話她向来沒有听見过，沒有在書里讀过，自己心里也从来沒有想起过，連她害伤寒病臥床的时候，也不曾想到。

第二天，惹契茨基到她家里来；他来的时候神情忧郁，当她把这一切告訴了他的时候，他完全灰心丧气了。

正巧在今天早晨，他碰到了以下的事情：

馬璐歇維支到店里找許朗格包姆，跟他談了将近一个鐘头。其他的伙計們，自从知道許朗格包姆要买鋪子的那一天起，对他就都服服貼貼了。不过伊克納西先生心里老大不服气，馬璐歇維支一走，他就問：

“您跟这个无賴打什么交道，亨利克先生？”

可是，如今許朗格包姆也变得难办了，他撅出了下唇，回答說：

“馬璐歇維支想替男爵借錢，还打算替他自己弄个什么职

位，因为城里已經有人在說，伏庫尔斯基要把他的貿易公司轉讓給我了。作为报答，馬璐歇維支答应我，說男爵跟男爵夫人愿到我家里訪問。”

“您愿意接待那么一个女妖嗎？”惹契茨基問。

“为什么不？男爵会拜訪我，男爵夫人会拜訪我太太的。我是个全心全意的民主派，但是，如果在蠢人們的眼睛里，有了男爵和伯爵的客厅比沒有他們的客厅更有价值的話，那我也沒有办法了。为了联絡起見，要多下点功夫呀，惹契茨基先生。”

“我恭喜您！”

“可是，可是……”許朗格包姆往下說。“馬璐歇維支还对我說，城里有人在散布謠言，說斯达史把那个……那个斯塔夫斯卡当作情妇接到家里去了。这是眞的嗎，惹契茨基先生？”

那老掌柜把一口唾沫吐到了他的脚跟前，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傍晚，为了跟密希維佐娃太太商量商量，他到她家里去，在那里，他从那母亲的嘴里得知，斯塔夫斯卡太太所以不是伏庫尔斯基的情妇，只是因为他沒有提出要求罢了。

他悶悶不乐地离开了密希維佐娃太太。

“讓她当他的情妇好了，”他暗中自言自語地說。“哎啊！……多少更有名的貴妇当了微不足道的人的情妇呀。但更糟的是，伏庫尔斯基根本不想她。障碍就在这里。哈，得想点办法才行。”

他因为自己想不出办法，就去找舒曼大夫。

第五章 眼睛是怎么开始睜开的

医生坐在那盞綠色罩子的灯下，正聚精会神地細瞧着一迭文件。

"怎么，"惹契茨基問，"大夫又在写关于头发的文章了嗎？唔，那么多的数目字！象商店的帳目一样。"

"这倒不假，是你們店里和你們貿易公司里的帳目，"舒曼回答說。

"这件事跟您有什么相干？"

"甚至非常合我的心意。許朗格包姆劝我，要我把我的資金委托給他投放。因为我每年宁愿要有六千卢布的收入，而不是四千，所以我同意接受他的建議。不过，由于我不愿瞎做买卖，因此要了証明材料来。現在我从材料中看出，这件事我会跟他談妥当的。"

惹契茨基感到詫异。

"我从来沒有想到您能研究这一类的問题。"他說。

"我可不傻呀，"大夫聳聳肩，回答道。"在我的眼睛里，伏庫尔斯基发过一笔財，許朗格包姆現在也在发財，而我守着几文錢不动，就象一块石头摆在一个地方那样。不进則退啊！"

"可是賺錢总不是您的专长！"

"为什么不是？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詩人或英雄的，可錢却是誰也用得着，"舒曼說。"金錢是人类最高貴的力量，也就是人类劳动的儲藏室。金錢是句咒語，一說所有的門都自动开了，是个魔桌，在它上面經常可以吃到东西，是阿拉庭的神灯，[1] 摩擦它的时候，就能从它得到我們想要的一切东西。仙境般的花园、华貴的宮殿、美丽的公主、忠实的仆人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朋友，这一切都可以用金錢去換取。"

惹契茨基咬着自己的嘴唇。

"可平常您的意見不是这样的。"他說。

"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2] 大夫平心靜气地回答說。"我在头发的研究上花掉了十年工夫，我印那些每本一百多頁的小册子花了一千卢布，但是沒有一个家伙提起过我的貢献，或是提起过我。我将試試看，在今后的十年中从事买卖，我一开始就深信，人家会爱戴我，欽佩我的。只要我布置一个客厅，买一輛华貴的馬車……"

有一会工夫，他們一声不响，也不互相望一下。舒曼板着臉，惹契茨基却簡直感到慚愧。

"我想跟您談談斯达史……"他終于表示了意見。

医生不耐煩地推开了那些紙。

"我能帮他什么忙呢，"他发着牢騷。"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梦想家，永远不会覚悟过来。他不可避免地在逐漸接近物质和精神上的灭亡，就象你們大家及你們的整个体系那样。"

---

[1] 阿拉庭是天方夜譚中的一个青年，曾得神灯。

[2] 拉丁語：时間不同了，我們也跟着它轉变。——德譯者

“什么样的体系呢?”

“你們波兰人的体系。”

“可是您拿什么去代替它呢,大夫?”

“我們犹太人的体系。”

惹契茨基象触了电似地一跃而起。

“一个月以前,您还管犹太人叫财迷!”

“他們眞的是財迷。但他們的体系是了不起的:当你們的体系在破产的时候,它却在胜利。”

“您从哪里看出这个新的体系呢?”

“在那种来自全体犹太人中的、在文化領域中登峰造极的气魄上。”

惹契茨基擦擦眼睛;他已經不知道自己是醒着呢,还是在做梦。歇了一会,他終于說:

“請您原諒,大夫,可是……您不是在嘲笑我嗎?半年以前,我听您說过完全不同的話。”

“半年以前,”舒曼生气地回答,“您听見的是对旧秩序的抗議,可今天您听見的是一个新的綱領。人不是牡蠣,那么牢牢地生长在岩石上,教人只好用刀子把它撬下来。人能看見周圍发生的事件,能思索、判断,最后,在他深信那些旧的幻想只不过是些幻想以后,他就把它們抛弃了。不过您和伏庫尔斯基都体会不了这一点。你們全都要破产,全都……新生的力量代替了你們,眞是万幸。”

“我完全不懂您的意思。”

“您就会懂我的意思的,”医生越来越激动地說。“就拿列茨基一家人来說吧,他們干了些什么呢?揮霍自己的财产:祖

父、父亲和儿子都揮霍，最后儿子終算剩下靠伏庫尔斯基挽回的那三万卢布，以及一个漂亮女儿，那样好抵償亏空。可是这期間，許朗格包姆一家人干了些什么呢？攢錢。祖父和父亲都象儿子今天这样地攢錢——不久以前，他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伙計，过一年就要成为商业場中掌实权的人。他們是懂得这一套的，老許朗格包姆就在正月里写过一則字謎：‘头一部分是蝮蛇，第二部分是植物，两者加起来，飞速上升。’他馬上向我解释它的意思：許朗格包姆。❶一則蹩脚字謎，但他們干得却眞不錯！”医生笑着补充說。

惹契茨基低着头，舒曼繼續往下說：

“拿侯爵来說吧，他干什么呢？他为‘不幸的祖国’唉声叹气，只此而已。还有克惹楚夫斯基男爵先生呢？他考虑怎样从他妻子那里搞錢。达尔斯基男爵呢？怕他妻子对他变节，怕得憔悴了。馬璐歇維支先生到处奔走借錢，他在哪里借不到，就在那里詐騙；斯塔尔斯基先生守在他那临終的祖母那里，以便把一分草拟好的对他有利的遺囑塞給她签字。其他那些更高貴和比較不高貴的先生們，因为料到伏庫尔斯基的那爿店要落到許朗格包姆的手里，已經在拜訪他了。那些可怜虫不知道，他至少会减去他們收入的百分之五。另一方面，他們中間最聰明的人，奥霍茨基，不去利用他所发明的电灯，却想要造飞行机器。哑……我看这几天他似乎已經在跟伏庫尔斯基討論它了。梦想家跟梦想家，往往是意气相投的。”

---

❶ 許朗格包姆是 Schlangbaum 的音譯。Schlange 意思是蛇，Baum 意思是树，正是組成字謎的两个部分。

“好啦，您对斯达史一定不会有什么指責的。”惹契茨基不耐煩地插嘴說。

“沒有什么，除了他从来不把一桩事业坚持到底，一生只追求幻想这两个缺点以外。他当伙計的时候，想成为学者，当他开始讀書的时候，却又决意进一步成为英雄。他发那笔財并不因为他是商人，而是因为他爱上了列茨卡小姐；就說現在吧，他接近了她（当然这是非常靠不住的事），他却在跟奥霍茨基进行談判了。我确确实实不明白，一个金融界的人能跟奥霍茨基那样的人談些什么！……那些梦游症患者！”

惹契茨基在自己大腿上擰了一把，方才按捺住不对医生說无礼的話。

“您知道，”歇了一会，他說，“我是为一件事情来的，它已經不但跟伏庫尔斯基有关，而且跟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有关了，舒曼先生，对这一点您当然不至于反对的。”

“你們的婆娘跟男人可說是半斤八两。伏庫尔斯基原来可以在十年內成为百万富翁，在这个国家里成为权威，但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跟列茨卡小姐拴在一起，所以他卖掉他那家生意兴隆的鋪子，放弃那家絕对不比鋪子差一些的公司，将来还会揮霍掉所有的財产。或者說奥霍茨基吧……换另外一个人的話，既然有了发明，老早就会制造电灯設备了。可是他却跟那漂亮的瓦索夫斯卡太太在华沙玩乐。对她来說，一个高明的舞伴比最偉大的发明家更有兴趣。要是个犹太人就不会这么做了。如果是个电气工程师，那他就討一个老婆，她要不是跟他一起坐在实験室里，便是买卖电气器材。如果是个象伏庫尔斯基那样的金融家，那他不至于盲目地热恋，而是找个有

錢的妻子。万一不幸他娶了个穷苦的漂亮女人，他也会使她的美丽带来好处的。她会安排高尚的招待会，吸引住一些客人，对那些有錢人脉脉含笑，跟那些最显赫的巨头卖弄风情，总而言之，她将以各种方式照顾到商行的利益，而不是損坏它。”

“唉，对这一点，您在半年前不是这个意見，”惹契茨基指出說。

“不是半年前，而是十年前。那时候我的未婚妻死了，我甚至服毒自杀过，可是这就又多了一个論点来反对你們的体系。現在，当我想起当时我会毫无意义地死去，或者会跟一个把我的財产花光的女人結婚时，我全身就起鷄皮疙瘩。”

惹契茨基从容不迫地站起来。

“这么說，現在許朗格包姆是您的模范了？”他問道。

“不是模范，但他是个能干的人。”

“因为他带給您商店的帳目……”

“他有权利这样做。不管怎样，从六月份起他就要当老板了。”

“难道他現在就要把他未来手下的伙計教坏嗎？……”

“他将把他們攆走！”

“当您这个模范要求斯达史安插工作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經想要霸占我們的商店了嗎？”

“他沒有霸占它，而是买它！”医生叫起来。“也許您倒宁愿店垮掉，找不到一个买主吧？……你們当中是誰聰明：是您这个搞了几十年还一无所有的人，还是他呢？他在一年中占領了那么一个据点，其实他幷沒有亏待誰，还給伏庫尔斯基付了

現款。”

“也許您說得不錯，可我不喜欢这种說法。”惹契茨基咕噜着，摇了摇头。

“您不喜欢，因为您是属于这么一类人，他們認为人必須象石头那样长上苔蘚，一步也不移动。照您的看法，許朗格包姆們只好一輩子当伙計，伏庫尔斯基們始終当老板，而列茨基們一直是老爷，大人……不，先生！社会象是沸騰的水：昨天在底下的，今天翻到上面来了……”

“明天它又会沉下去的，”惹契茨基替他把話說完。“晚安，大夫。”

舒曼紧握着他的手。

“您生气了嗎？”

“不……但我不同意这种对金錢的崇拜。”

“那是暂时的現象。”

“可您又哪里知道，类似伏庫尔斯基或奥霍茨基的幻想不是暂时的情况呢？从表面上看来，飞行机器是可笑的东西，但只是从表面上看来这样；我多少知道它有什么价値，因为多年来斯达史就对我詳細談过这种机器了。万一奥霍茨基把它造成功的話，那您考虑一下，对世界来說，是許朗格包姆們的狡猾比較有价值，还是伏庫尔斯基和奥霍茨基的幻想？”

“这是一片空話！”医生打断他的話。“他結婚，我是肯定不去参加的。”

“但您要是到場的話，您一定又会改变您的方針。”

医生感到狼狽。

“我們且不談这个……您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情？”他說。

"为了那可怜的斯塔夫斯卡…… 她眞正爱上了伏庫尔斯基啦。"

"呸!…… 拿这种事情来打扰我!"医生揮着手說。"这时候,一些人发財,勢力也越来越大,另一些人却在破产,你却拿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恋爱事件来跟我糾纏不清。您其实就不該当媒人。"

惹契茨基那么悶悶不乐地离开医生,連他最后这几句蛮横无礼的話也不在意。只是到了街上他才突然意識到,他感到十分伤心。

大斋期并不象上流社会里的人所担忧的那么无聊。

首先,老天使維斯图拉河泛濫,这就使举行一次公开的慈善音乐会和若干次有音乐以及朗誦的晚会募捐来救济遭水灾的人有了借口。后来,有个克拉科夫人,貴族党的一个前途很有希望的成員,在农业移民协会举行的一系列講演中作报告,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涌去听他講演。以后塞革特[1]受洪水侵襲,募捐的成績固然并不太好,但在上流社会里倒也带来了大大的轟动。伯爵夫人家里甚至举行了一次客串演出,其中有两出戏是用法語,一出戏是用英語演出的。

依莎貝拉小姐积极地参加所有的慈善活动,她参加音乐会,給那个渊博的克拉科夫人献花,她形象生动地扮演了仁慈的天使的角色,而且在繆塞[2]的戏剧勿以爱情为戏里参加演出。

---

[1] 匈牙利南部的大城市,一八七九年几乎为洪水所淹沒。

[2] 繆塞(1810—1857),法国浪漫派詩人,剧作家。

尼敏斯基、馬卜尔格、律契夫斯基和彼察尔柯夫斯基等先生簡直用花把她盖了起来，但薩斯塔尔斯基先生却偷偷地告訴几个女人，說他也許就会在今年結束自己的生命。

这意图自杀的消息一傳出去，薩斯塔尔斯基先生就成了舞会上的主角，依莎貝拉小姐却得到了殘酷女人的称号。当紳士們出去玩紙牌的时候，一些无法确定年紀的女人竭力想用机智的策略把依莎貝拉小姐和薩斯塔尔斯基撮合在一起，她們在这上面感到了最大的乐趣。她們怀着无法形容的同情心，从长柄眼鏡中观察着那年輕人的煩恼；这在她們簡直抵得上一次音乐会。但是当她們看出依莎貝拉小姐体会到自己的特权地位，而且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眼色似乎都在表明："看吧，他怎么爱我呀，为了我，他多么不幸呀！"这时候，她們就对她生起气来。

伏庫尔斯基也偶尔流連在那些集会上，他看見那些女人拿着长柄单眼鏡对准了薩斯塔尔斯基和依莎貝拉小姐看，甚至还听見那些象黃蜂般在他耳朵边嗡嗡响着的評論，但他什么也沒有听懂。自从大家知道他是个眞摯的求婚者以来，就再也沒有人跟他周旋了。

"不幸的爱情最使人感到激动。"有一次若楚霍夫斯卡小姐对瓦索夫斯卡太太輕輕說。

"誰知道，什么样的爱情才算眞正是不幸的，甚至是悲慘的爱情！"瓦索夫斯卡太太望了伏庫尔斯基一眼，回答說。

一刻鐘以后，若楚霍夫斯卡小姐請求人家替她介紹跟伏庫尔斯基認識，再过一刻鐘，她告訴他說（当时她垂下眼睛），根据她的意見，女人最高尚的任务在于照顧那些受了創伤的、

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心。

三月底有一天，伏庫尔斯基到依莎貝拉小姐家去，他发現她心情特别好。

“一个精采的消息！”她非常亲切地向他問候，一面叫道。“杰出的小提琴家蒙利納里到了，您知道嗎？”

“蒙利納里？”伏庫尔斯基跟着說了一遍。“唔，是的，我在巴黎听过他演奏。”

“您为什么談起他非常冷淡？”依莎貝拉小姐感到奇怪。“难道您不喜欢他的演奏嗎？”

“我向您說实話，我甚至还沒有仔細地听过……”

“不可能……这么說，您一定沒有听过他演奏……薩斯塔尔斯基先生說过（就說他喜欢夸大吧），只要听見蒙利納里的演奏，他死而无怨。韦伏洛尼茨卡太太狂热地喜爱他，若楚霍夫斯卡太太特地要为他举行舞会。”

“就我在这方面所了解的来說，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小提琴家。”

“得啦，您怎么这样！……律契夫斯基先生和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曾經有机会看过他的紀念册，上面淨是一些贊揚的評語。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說，紀念册是蒙利納里的崇拜者送給他的。欧洲的所有評論家都称他为天才。”

伏庫尔斯基搖搖头。

“我曾經在一个音乐厅里听过他演奏，那里最貴的座位卖两个法郎。”

“不可能，那一定不是他。他获得了敎皇和波斯国王的勛章，他是有头銜的。普通的小提琴家得不到这一类的光荣。”

伏庫尔斯基詫异地望着依莎貝拉小姐那泛紅的腮帮和閃亮的眼睛。这些都是很有力的凭証，使他不由得怀疑自己的記忆，他回答說：

“那也可能……”

可是，他对艺术的冷淡态度使依莎貝拉小姐起了不快的感覺。她变得阴沉沉的，整个晚上，她对伏庫尔斯基相当冷淡。

“我是个傻瓜！”他走的时候，这么想。“我总是无意中漏出一些使她苦恼的話。如果她是个音乐爱好者的話，那她一定覚得我对蒙利納里的意見是瘋話了。”

第二天，他整天責备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和粗魯行为，甚至还責备自己对依莎貝拉小姐不够尊敬。

“毫无疑問，”他心里想，“她欣賞的那个小提琴家，他的天賦的才能一定比我中意的那个高。这样过于自信地把自己的意見告訴她，再說我多半也不善于重視他的演奏，那我眞成了一个妄自尊大的人了……”

他感到非常羞慚。

第三天，他收到依莎貝拉小姐的一封短簡，上面这样写着：

我的先生！您必須介紹我跟蒙利納里認識，一定得介紹……我答应过姑母，要設法使他为她举办的孤儿院演出一次；这样，您就会明白，我对这回事是多么重視了。

最初一刻，在伏庫尔斯基看来，要跟那天才的小提琴家接近，似乎是那些交給他解决的任务中最困难的一个。幸亏他想起，他認識一个音乐家，那人不但設法接近了蒙利納里，而且已經象影子那样跟在他身边了。

他把自己的心事公开告訴了那音乐家，那人首先眼睛睜得老大，接着皺起眉头，但是經过久久的考慮以后，終于回答說：

“哦，那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事，但是为了您，我将极力办到。我一定事先跟他說好，使他同意那样办……您知道我們怎么办嗎？明天您下午一点鐘到旅館里去；我将在他那里吃早飯。[1]那时您不露声色地叫侍役来喊我，那我就会介紹您謁見他。”

音乐家的这种預防措施和說話的口吻使伏庫尔斯基感到不快。虽說这样，他还是在規定的时間到旅館里去。

“蒙利納里先生在家嗎？”他問門房。

那門房認識伏庫尔斯基，他打发他的助手上楼，自己却跟他攀談起来：

“是呀，老爷，我們这里这样热鬧，完全是因为这个意大利人的緣故！……大人先生們跑来找他，象来找創造奇迹的人物似的，而且最多的是女人們……”

“是这样嗎？”

“是的，老爷。首先她給他寄来一封信，接着送来一束花，

[1] 波兰一般习慣，早晨八时吃早茶，中午吃早餐，午飯一般在下午三四点鐘。

最后就亲自出馬了，罩着面紗，以为这样就沒有人認得她……先生，全体职工都覺得好笑！他幷不接見每个女人，即便有好些人給了他仆人三个卢布。但是偶尔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那小家伙却另外再开了两个房間，走廊两头一头一个，在每个房間里接待一个女人。多么卖力啊，这个恶鬼！”

伏庫尔斯基看了看表：已經过了十分鐘。他向門房告别，走上楼梯，心里感到非常憤怒。“一个眞正大言不慚的人！”他想。“可那些婆娘也干得不錯！……”

走到半路上，他碰到那个跑得气喘吁吁的門房的助手。

“蒙利納里先生，”他說，“請老爷稍等一会。”

伏庫尔斯基心里眞想扭住那听差的衣領，但是他克制着自己，又走下了楼梯。

“老爷要走嗎？要我怎么对蒙利納里先生說呢？”

“你告訴他，滚他……你自己懂得这句話的！”

“老爷，我会告訴他的，只是他听不懂这句話，”那滿心欢喜的侍役回答說，随后他跑到門房那里，对他說：

“終究有个老爷認清楚了这个外貌丑陋的意大利人了。这个騙子手！他神气十足，可是在給小費时，却把一个十戈比銀币翻来复去看上三遍……这个狗养的丑八怪。无賴……流氓……騙子手！”

有一会工夫，伏庫尔斯基对依莎貝拉小姐一肚子气憤。怎么可以羡慕一个連旅館侍役都加以嘲笑的人！怎么可以把自己列入他那长长的女崇拜者的名单里！……最后，又死吃白賴地逼着他、伏庫尔斯基，一定要設法跟这个流氓結識！……

不过，他的憤怒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腦子里出現了一个

非常合理的想法：依莎貝拉不認識蒙利納里，可能給他的名声迷惑住了。

"她結識他，漸漸会冷淡下去，"他想。"不过我无論如何不充当他們的介紹人。"

伏庫尔斯基回到家里，碰見卫奇列克在家，他已經等了一个鐘头。

小伙子看来完全是华沙人的派头了，但臉稍稍瘦了一点。

"你瘦了，臉色蒼白了。"伏庫尔斯基細瞧了他一会，說道。"你大概閑着，是嗎？"

"不，先生，不过我病了十天。我脖子上长了一个討厌的东西，医生替我把它割掉了。但从昨天起，我又在干活了。"

"你需要錢嗎？"

"不，先生。我只想告訴您，我又要回查斯拉夫去了。"

"你已經耐不下去了！你学会了什么沒有？"

"是呀！学会了銅匠的手艺，还有一点木工的手艺。我也学会了編打好看的籃子，学会了繪图。如果需要，我还能繪彩色画……"

他說話的时候，臉紅了，把手里的便帽揉得縐縐的。

"好的，"歇了一会，伏庫尔斯基說。"給你六百卢布买工具。够嗎？……但是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呢？"

那小伙子的臉紅得更厉害了，他吻了吻伏庫尔斯基的手。

"就是說，我还想征求老爷的同意，結个婚……只是我不知道……"

他搔着自己的脑袋。

"跟誰呢？"伏庫尔斯基問。

"跟那个住在馬車夫維梭茨基家里的瑪丽安小姐。我也住在那所房子里，住在楼上……"

"他要跟我那个瑪格黛林娜結婚嗎？"伏庫尔斯基想。他在房間里来回走了几趟，然后說：

"你对瑪丽安小姐很熟悉嗎？"

"我对她怎么不熟悉？我們每天要見三次面，碰到星期天，要不是我待在她那里，就是我們两人都待在維梭茨基家里。"

"原来这样。可你知道在一年前她是什么人嗎？"

"我知道的，先生。我承您关照，剛到这里来的时候，維梭茨基太太就馬上告訴我：'当心哪，年輕人，她是个卖淫妇。'这样我从第一天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她可一点也沒有瞞过我。"

"那你怎么打定主意跟她結婚呢？"

"天曉得，先生，这是說不清的。起初我甚至嘲笑过她，有人从窗前經过时，我就說：'这又是瑪丽安小姐的一个熟人：我們这个小姐曾經靠过許多人吃飯呀。'可她一言不发，只低着头，踏着她那架縫級机，軋軋地直响，臉却漲得象血那么紅。后来我注意到，有人替我补了衣服；于是我在圣誕节送給她一把十个玆罗提的伞，她送給我六条綉着我的名字的印花手帕。但維梭茨基太太却对我說：'您别叫人給迷住了，年輕人，她見过很多世面呢！'于是我放了手，不去染指她，說眞的，要不是她当过妓女的話，我就在忏悔节跟她結婚了。剛好維梭茨基在圣灰祀仪日[1]那天告訴我，說她，就是說瑪丽安小姐是怎么

[1] 四旬斋的第一日，它的前夕是忏悔节。天主教徒在这一天用灰撒在忏悔者的头上，故名。

样落到那个地步的。他說有一个穿天鵝絨的貴妇雇用她来侍候；可那是什么样的侍候——簡直糟透啦！她老是想逃跑，可每一次都被他們捉住，并且吓唬她：'你最好还是老实点待在这里，不然我們把你送进监狱，告你偷东西！''我究竟偷了什么？'她問。'偷了我的利潤，你这个臭婊子！'貴妇嚷道。維梭茨基說：'如果伏庫尔斯基先生不在教堂里看見她，那她会留在那里一直到最后审判。他为她贖了身，救她出了困境。'"

"說吧，說下去吧，"伏庫尔斯基发現卫奇列克嗫嚅起来，就鼓励他。

"当时我就明白，这根本不是淫蕩，而是她的不幸。我問維梭茨基：'要是您，会跟瑪丽安結婚嗎？''跟一个婆娘已經麻煩透啦，'他回答說。'譬如說，如果您还是一个独身汉，那怎么样呢？''唉，我对女人已經不感兴趣了。'我发現老头儿不愿談这件事儿，就一直纏住他，直到他說：'不，我不会娶她，我不相信她对过去的情形不再想念。一个女人当她保持貞洁，不受誘惑时，那是好的，但她肆无忌憚起来，便是个道地的魔鬼。'到了大斋期头几天，仁慈的上帝罰我生了个疮瘤，我就躺倒在床上，医生还給我开了一刀。瑪丽安赶快来看我，給我鋪床，还替我在伤口換綳带……医生說过，如果沒有她的照料，我就得多躺一个星期。有时我甚至发起脾气来，特别是在发燒的时候。有一次，我对她說：'瑪丽安小姐，您为什么忙忙碌碌为我張罗？敢情是想跟我結婚嗎？我还沒有发瘋到这个地步，会跟一个有过几十个男人的女人結婚……'她什么也不說，只是低垂着头，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我自己也明白，您怎么能跟我結婚呢？'我听了，說句不中听的話，对她怜惜得心口都痛起来。

我立刻告訴了維梭茨卡太太:‘維梭茨卡太太,您知道,我也許会跟瑪丽安結婚的……’可她对我說:‘您别傻啦,小心点……’”

“不,先生,我不敢把这件事講給您听,”卫奇列克突然高声說,又吻了吻伏庫尔斯基的手。

“大胆地說下去吧!”

“‘小心点,’維梭茨卡太太对我說,‘别因为这桩婚事,得罪了我們的好心人伏庫尔斯基先生……誰知道,瑪丽安上他那里去过……’”

伏庫尔斯基在他跟前站住了。

“因此你害怕了?”他問。“我对你发誓,她从沒有到我这里来过。”

卫奇列克舒了一口气。

“那就好办了。一方面,为了您的一片好心,我毕竟不敢妨碍您,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怎么样?”

“另一方面,如果她被坏人逼迫,由于不幸失了身,那就不能怪她。但要是她在我生病时对我淌眼泪,同时又跑到您先生这里来,——那簡直是个坏蛋,应該象杀死一条瘋狗那样把她杀死,免得扑到人們身上来。”

“現在怎么样呢?”伏庫尔斯基問。

“現在怎么样?过了节就結婚,”卫奇列克回答道。“她毕竟不該为别人的过失而受罪。她的本意不会干那一行。”

“你还有其他的要求嗎?”

“再沒有了。”

“那再会吧,結婚以前再到我这里来一下。我給她五百卢

布的嫁妆，还有需要的衣服和家用东西。”

卫奇列克十分感动地离开了他。

“这里我們看出朴实人的邏輯了！”伏庫尔斯基思索着。“以蔑視对待罪行，以仁慈对待不幸。”

在他眼睛里，这朴实的平民变成高度正义的化身，他把安宁和寬恕带給了那被蹂躪的女人。

三月底，若楚霍夫斯基家里为蒙利納里举行一次大宴会；伏庫尔斯基也接到了請柬，那上面的姓名地址是若楚霍夫斯卡小姐用秀丽的笔迹写的。

他到那里相当晚，正是在那个艺术大师被人家說动了，要演奏自己的乐曲給听众們欣賞的时候。一个本地音乐家坐下来，給他鋼琴伴奏，另一个給他送来了小提琴，第三个替那伴奏者翻五綫譜，第四个站在那艺术大师的背后，他的用意是以面部表情和手势提醒人家注意他的乐曲中那些比較优美的或是比較困难的地方。

有人要求在座的人安靜下来，女人們坐成一个半圓形，先生們聚集在她們的椅子背后，音乐会开始了。

伏庫尔斯基对那小提琴家望了望，立刻发現他跟斯塔尔斯基之間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蒙利納里留着同样的絡腮胡和一撮八字胡，有着同样玩膩了的面部表情，那是一切在漂亮女人身上走了好运的人的特征。他演奏得相当精采，仪表堂堂，不过从他外表就可以看出，他扮那个对崇拜他的人施以寬恕的半神半人的角色[1]已經扮熟了。

---

[1] 古希腊及罗馬神話中受崇拜的英雄人物。

小提琴时时发出比較响亮的声音，那时，站在艺术大师背后的那个音乐家兴高采烈得臉都仿佛变胖了，一陣輕輕的、立刻就靜息下去的低語声就傳遍了大厅。在那些一本正經的先生們中間，在那些在傾听的、沉思的、神情恍惚的或昏昏欲睡的女人們中間，伏庫尔斯基注意到一些女人的臉，上面的表情非常奇突：她們嬌慵地仰起头，两頰緋紅，眼睛射出光芒，嘴唇微微牵动，好象她們在施行麻醉术。

"可怕呀！"伏庫尔斯基不由得想。"多么不健康的一些人給套在这位先生的凱旋車上了。"

这时他回顧了一下，身子冷了半截……他发現列茨卡小姐，比别人更陶醉，更热情。他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艺术大师表演了将近一刻鐘，但伏庫尔斯基一点也沒有听进去。只有当大厅中响起一片鼓掌声时，他才清醒过来。以后他又忘記自己是在哪里，虽然他倒也看得很清楚，蒙利納里怎样对若楚霍夫斯基先生耳語了什么，若楚霍夫斯基怎样搀着他的膀子，給他介紹了依莎貝拉小姐。

她紅着腮帮，以无法形容的热情的眼色向他問好。正好这时候主人邀請入席，那艺术大师就挽着她的胳臂，領着她到餐厅里去。

他們紧挨着伏庫尔斯基身边經过，蒙利納里甚至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但是两口子是那么专心一意，依莎貝拉小姐竟連伏庫尔斯基也沒有看見。后来他們四个人——薩斯塔尔斯基先生跟若楚霍夫斯卡小姐，蒙利納里跟依莎貝拉小姐——在一張小桌边坐下，看来，他們感到非常舒适。

伏庫尔斯基又覚得，似乎他眼前的一張面紗掉下了，現在

他看見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另一个依莎貝拉小姐。不过就在那一瞬間，他感到脑子里非常混乱，胸口剧烈疼痛，神經都极度紧張起来。他害怕自己会失去理智，就急急地走到了門房里，再从那里到了街上。

“仁慈的上帝呀！”他低語着。“把这詛咒的东西从我身上除掉吧。”

瓦索夫斯卡太太和奥霍茨基坐在一張小小的桌旁，距离蒙利納里只几步路。

“我越来越不喜欢我的表妹了，”奥霍茨基望着依莎貝拉小姐說。“您看見她嗎，太太？”

“我注意她已經有一个鐘头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回答說。“但是我看，伏庫尔斯基似乎也注意到了一点什么，因为他脸色完全变了。我为他感到抱憾。”

“哦，对伏庫尔斯基您尽可放心。不錯，今天他是失敗了，不过他一旦恢复过来……象他那样的男子汉是不会輕易被捉弄的。”

“那可能会发生悲剧……”

“不可能，”奥霍茨基說。“感情专注的人只有在他沒有退步余地的时候，才是危險的。”

“您指的是那个太太…… 她叫什么名字呀…… 斯塔……斯塔尔……”

“完全不是，不是那回事。对热恋的男人来說，别的女人也不是他的退步余地。”

“这又怎么說的？”

“伏庫尔斯基有充沛的智力，他知道一种杰出的发明，如

果实現的話，能够翻天复地。”

“您也知道嗎？”

“我知道这个发明的实质，看見过实現它的論証；只是不知道詳細的情形。我敢发誓，”奥霍茨基兴高采烈地說，“人們为那么一件东西，甚至可以放弃十个情妇！”

“这么說，您这个忘恩負义的人也会放弃我嗎？”

“难道您是我的情妇嗎？我可沒有患夜游症呀。”

“可是您爱上了我。”

“也許就象伏庫尔斯基爱上依莎貝拉那样嗎？……我沒有那么想。虽然我时时刻刻准备着……”

“您时时刻刻准备暴露您的粗魯无礼。不过……要是您不爱我，那就更好了。”

“我甚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您对伏庫尔斯基有好感。”

瓦索夫斯卡太太脸刷地紅了；她窘得連扇子都掉在鑲木地板上。奥霍茨基把它撿了起来。

“我不愿在您面前演喜剧，您这个討厌的怪物！”歇了一会，她回答說。“他关心我，就只有在我……尽所有的能力去使他得到貝拉的时候，因为……那瘋子爱上了她。”

“我敢发誓，在我所熟悉的女人們中間，您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一个。但是这就够啦。自从我看出伏庫尔斯基爱上貝拉（他是怎样爱着她呀！）的时候起，我那表妹就給我留下一个奇怪的印象。从前我認为她非常动人心目，今天在我看来，她是庸俗的了。从前她是突出的，現在却是平淡的了……不过我只是偶尔这样覚得，而且还想說明一下，我可能弄錯了。”

瓦索夫斯卡微笑了一下。

“据說，每逢男人望着一个女人的时候，魔鬼就給他戴上一副淡紅色的眼鏡。”

“但有时他也把它摘下来。”

“这常常是相当痛苦的。您知道，”她补充說，“我跟您差不多是亲戚，讓我們用‘你’称呼吧……”

“我不想这样称呼。”

“为什么？”

“我无意做您的崇拜者。”

“我向您建議我們交朋友。”

“正因为这个我不想这样称呼。交朋友是一座桥，跨过它……”

就在这时候，依莎貝拉小姐陡地站起来，离开桌子，向他們走过来；她神情激动而气憤。

“你扔下了那个艺术大师嗎？”瓦索夫斯卡太太問她。

“簡直是个鲁莽的人！”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从她声調里可以听出她的憤怒。

“表妹，你这么快就認出了那个丑角的眞面目，我感到非常滿意，”奥霍茨基說。“你坐下好嗎？”

可是依莎貝拉小姐向他投了不屑一顧的眼色，开始跟那个正好向她走近的馬卜尔格攀談起来，而且走到大厅里去了。

在門口，她用扇子半遮着臉，朝蒙利納里那边瞧了一眼，那人正在跟若楚霍夫斯卡小姐很快活地談着話。

“在我看来，奥霍茨基先生，”瓦索夫斯卡太太說，“您与其想成为我們的哥白尼，还不如学会謹愼小心的好。您怎么可以当着依莎貝拉小姐的面，把那位先生称为丑角呢？”

“她不是管他叫鲁莽的人嗎。”

“虽說那样，她对他还是感兴趣的。”

“喂，請您别开我的玩笑。如果她对一个崇拜她的人都不感兴趣的話……”

“那么她偏偏就会对一个藐視她的人感兴趣。”

“嗜好辣酱油是健康不良好的特征。”奥霍茨基說。

“我們女人中間有哪一个是健康的呀！”瓦索夫斯卡太太說着，鄙視地对整个大厅扫視了一眼。“您挽着我，我們到大厅里去吧。”

他們站起来的时候，侯爵向他們迎了过来，非常亲切地向瓦索夫斯卡太太問好。

“侯爵，您对蒙利納里怎样看法？”她問。

“他演奏得非常优美……非常……”

“我們将在家里款待他嗎？”

“是呀……在門房里……”

侯爵的俏皮話几分鐘就傳遍了所有的房間……若楚霍夫斯卡太太因为突然发了一陣偏头痛，只好离开了客人們。瓦索夫斯卡太太一路上跟熟人們談着話，跟奥霍茨基走进了大厅，她看見依莎貝拉小姐又坐在蒙利納里身边了。

“我們哪一个說得不錯？”她用扇子碰碰奥霍茨基，問他。“可怜的伏庫尔斯基呀！……”

“我向您保証，不能說他比依莎貝拉小姐更可怜。”

“为什么？”

“如果女人們只爱那些瞧不起她們的人，那么我表妹很快就会为伏庫尔斯基而发狂。”

"您要把这句話告訴他嗎?"瓦索夫斯卡憤怒起来。

"絕对不告訴他! 我是他的朋友,因此我的責任就是不警告他提防危險。但我也是个男人,我确实覺得,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間发生了这种斗爭……"

"那么男人就輸了。"

"不, 太太,您錯了。是女人輸, 而且会徹底崩潰。女人們因为追求那些瞧不起她們的人, 所以常常处在奴婢的地位。"

"您别罵人!"

瓦索夫斯卡太太利用蒙利納里开始跟韦伏洛尼茨卡太太交談起来的机会,向依莎貝拉小姐走过去, 挽住她的膀子, 跟她在大厅里漫步。

"你又跟那个魯莽人言归于好了嗎?" 瓦索夫斯卡太太問。

"他向我道过歉。"依莎貝拉小姐回答。

"这么快? 他至少答应改正了嗎?"

"我担心他沒什么改正呢。"

"伏庫尔斯基到过这里,"瓦索夫斯卡太太說, "他不知为什么突然走了。"

"已經走很久了嗎?"

"是你們坐下来吃飯的时候走的;他就站在那个門口。"

依莎貝拉小姐皺起了眉头。

"我亲爱的卡奇亚,"她說,"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好吧,我最后向你說一次,我根本不准备为了伏庫尔斯基放弃自己的愛好和兴趣。婚姻不是监牢, 而且比起任何别的女人

来，我是更不适于拘禁的。”

“你說得不錯。但为了一时的任性伤了那种感情，到底好不好呢？”

依莎貝拉小姐感到狼狽了。

“那照你意思，我該怎么办呢？”

“那完全凭你自己了。你还沒有跟他拴在一起呀……”

“啊，不錯！我明白啦，”依莎貝拉小姐冷笑了笑。

馬卜尔格先生和尼敏斯基先生站在窗口，在长柄眼鏡里打量着这两个女人。

“漂亮的女人！”馬卜尔格先生叹了口气。

“各有各的不同风度。”尼敏斯基先生补充說。

“你比較喜欢哪一个呢？”

“两个都喜欢。”

“我喜欢依莎貝拉，此外还喜欢……瓦索夫斯卡。”

“她們怎么挨在一起……她們怎么在微笑呀！无非是为了逗引我們。狡猾的婆娘就在这上面打算盘！”

“实际上，她們都想把对方吞吃掉。”

“唔，无論如何不是在目前。”尼敏斯基先生結束了談話。

奧霍茨基向那两个在漫步的女人走过去。

“表哥，你也串同一气在反对我嗎？”依莎貝拉小姐問。

“我串同一气？从来沒有过！我跟你只会作公开的战斗。”

“跟一个女人？来一場公开的战斗！……这是什么意思？人們宣战的目的是要达到有益的和議！”

“那不是我的方法。”

“眞的嗎?”依莎貝拉小姐冷笑了笑。“我敢打賭,表哥,你会放下武器投降的:我認为这一仗已經开始了。”

“輸的是你,表妹,就連在你滿以为获得全胜的时候,也会輸的,”奧霍茨基一本正經地回答。

依莎貝拉小姐臉色变得不好看了。

“貝拉,”伯爵夫人在走过的时候对她輕輕說,“我們走吧。”

“怎么,蒙利納里答应了嗎?”莎依貝拉小姐同样輕輕地問道。

“我根本沒有想到要喚他,”伯爵夫人驕傲地回答道。

“为什么呢,姑母?”

“他給人一个不良的印象。”

如果有人通知依莎貝拉小姐,說伏庫尔斯基因为蒙利納里的关系自杀了,那偉大的小提琴家在她眼睛里也不会打什么折扣。但說他給人一个坏印象,却引起了她不快的感覚。

她冷淡地、几乎是傲慢地向那个艺术家告别。

尽管認識才两三个鐘头,蒙利納里引起了她濃厚的兴趣。

回到家里已不早了,她望着那个阿坡罗雕象,在她看来,那大理石的神象在风姿和面貌上似乎跟小提琴家有共通的地方。她臉紅了,因为她不由得想起,那雕象时常变換它的面貌;有一个时期它甚至象伏庫尔斯基。但沒有多久她就安定下来,因为她在心里打定主意,今天的变化是最后一次的变化,自己一向的迷恋是錯誤的,而且,果眞阿坡罗的模样能够象誰的話,那就只能象蒙利納里了。

她不能入睡,矛盾的感情:憤怒、不安、好奇和某一种溫

情，在她心里展开了斗爭。当她回忆起那小提琴家最大胆的举动的时候，甚至感到惊訝。在最初几句話里他就告訴她，說她是他認得的最漂亮的女人；当他們去吃飯的时候，他热情地将她的臂肘紧貼在自己身上，还說他爱她。在进晚餐时，他不顧薩斯塔尔斯基和若楚霍夫斯卡太太在場，在桌子底下那么坚决地寻找她的手，使……她还有什么办法呢？

到目前为止，她还从沒有碰到过这么强烈的感情。看来他眞的是乍一見面就爱上她的，瘋狂地永远地爱上了她。他甚至还对她輕輕說(这甚至使她站了起来)，为了能跟她在一起消磨几天，他会不加考虑牺牲自己的性命。

"他說这些話的时候，是冒了什么样的危險呀！"依莎貝拉小姐想。她沒有想到，对他来說，最大的危險在于不得不中途退席。'

"什么样的感情呀！多么热情呀！"她在心里反复地說。

依莎貝拉小姐有两天时間沒有出門，也沒有接見誰。到第三天，在她看来，虽然阿坡罗还象蒙利納里，但却偶尔使她想起斯塔尔斯基来了。就在那一天下午，她接見前来拜訪的律契夫斯基先生和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他們告訴她，說蒙利納里已經离开了华沙，他在上流社会中引起了反感，还說他那本写着評語的紀念册是騙人的，因为里面沒有不利的批評。最后他們又补充說，一个那么普普通通的小提琴家，那么平凡的人只有在华沙才能引起那样的轟动。

依莎貝拉小姐生气了，她提醒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說，不是别人，正是他在捧那个艺术家。彼察尔柯夫斯基先生装得很惊异，要求在場的律契夫斯基先生和沒有在場的薩斯塔尔斯

基先生作見証，并且說，蒙利納里从最初一刻起就沒有引起他的信任。

在以后的那两天中，依莎貝拉小姐認为那偉大的艺术家是嫉妒下的牺牲品。她再三对自己說，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是値得她同情的，她永远也不会忘記他。

在这同时，薩斯塔尔斯基先生給她送来一束紫罗兰花，依莎貝拉小姐不无受到良心譴責地发現，阿坡罗开始变得跟薩斯塔尔斯基相象了，而蒙利納里的形象很快从她的記忆里消失了。

音乐会过后差不多已經有一星期了。依莎貝拉小姐坐在自己的房間里，沒有点灯；突然她眼前出現一幅久已忘記了的景象。她仿佛在父亲的陪同下，趁着馬車从山头上向弥漫着一团团烟雾和蒸气的山谷駛下去。从烟雾里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拿着一張紙牌，托馬斯先生不安而好奇地望着它。"父亲在跟誰玩牌呢？"她想。就在这一刹那刮来了一陣风，烟雾消散了，出現了伏庫尔斯基那張同样是非常龐大的臉。

"一年前我見过同样的幻景，"依莎貝拉小姐想。"这是什么意思呢？"

到現在她才想起，伏庫尔斯基不到他們家来已經有一个星期了。

在若楚霍夫斯基家参加过宴会以后，伏庫尔斯基怀着异样的心情回了家。狂乱的心境平复下去，变得冷漠寡情了。他整夜沒有睡，但失眠在他似乎是惬意的。他安靜地躺着，什么也不想，只好奇地諦听着时鐘报时。一点……两点……三点……

第二天他起身得晚，一面喝着茶，一面又諦听着鐘响。十一点……十二点……一点……这是多么无聊呀！

他原想看看書，可他沒有兴致到图書館里去借書；他躺在躺椅上，开始思索着达尔文的理論。

“自然淘汰是什么？那是生存竞爭的結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具备一定能力的生物被淘汰了，那些更有生活能力的胜利了。哪种性能最重要呢，是性的本能嗎？不，是貪生怕死。那些不怕死的生物首先会遭到灭亡。如果一个人不怕死的話，那么这个最有智慧的动物不会痛苦地活下去，而会立刻去死的。在古代印度的詩中还保存着某些迹象，說有过一个古代的种族，他們不象我們那么怕死。瞧，这个种族漸漸灭种了，留下来的少数后代不是奴隶，就是苦行者。

“但什么是怕死呢？无疑地，这是从誤解而来的一种本能。有些人对老鼠非常害怕，其实这是一种毫无恶意的生物，或者甚至有人对草莓感到憎恶，那是一种多么好吃的浆果。（我在什么时候吃过草莓呢？……啊，对了，去年九月底在查斯拉維克村……那查斯拉維克村眞是个有趣的地方；我眞想知道，議长夫人是否还活着，她是不是感到怕死？……）

“那么死亡的恐惧又是什么呢？……这是錯覚！一个人死了，那就是說无影无踪，一无感覚，什么也不想。此刻我有那么多地方沒有去：旣沒有去美国、巴黎，也沒有去月球，甚至連自己的鋪子也沒有去，但这絲毫不使我激动。片刻以前，我有那么多的事情沒有想起过，此刻又有多少事情沒有想到呢？我想到的只是一件事情，却沒有想到千百万件其他的事，甚至也不知道它們是否发生，我对这一点完全无所謂。

“这么說，如果此刻我一百万个地方沒有去，只待在一个地方，我沒有想到千百万件事情，而只想到一件事情，那么，我不再待在这一个地方，不再想着这一件事情，又有什么不愉快的呢？事实上，对死亡感到恐惧是最荒謬的誤解，多少世紀来人类受着它的支配。野蛮人害怕雷响，枪炮的轟隆声，甚至还害怕鏡子，可是我們这些看来好象是文明的人却怕死……”

他站起来，探首到窗外去，微笑着細瞧那些过路人，他們在急匆匆地到什么地方去，跟熟人点头行礼，作着手势，神情活跃地談着什么。他注視着男人机械地大献殷勤，女人习慣地卖弄风情，注視着馬車夫冷淡的脸，他們駕駛的那几匹疲乏的馬，心里禁不住想，这就是充滿不安和痛苦、其实是最最愚蠢的生活。

就这样他一直坐到了深夜。第二天惹契茨基来了，提醒他今天是四月一日，必須付給列茨基先生两千五百卢布的利息。

“啊，不錯，”伏庫尔斯基說，“給他把錢送去吧……”

“我想还是你亲自送去吧……”

“我不想干这件事……”

惹契茨基滿房間轉了一会，扫了一下喉嚨，終于說道：

“斯塔夫斯卡太太情緒有点不好……你去看看她吧？”

“真的，我好久不到她那里去了。我晚上就去。”

惹契茨基得到这个答复，就不再停留。他非常温存地向伏庫尔斯基告别，跑到店里去拿錢，坐上一輛出租馬車，吩咐上密希維佐娃太太家去。

“我只是来弯一下，因为我有一件急事要办，”他兴高采烈

地高声說。“您知道，斯达史今天要上你們这里来。在我看来（可我告訴您的話是絕对秘密的），伏庫尔斯基已經坚决跟列茨基家断絕关系了。”

“眞的嗎？”密希維佐娃太太叫着，双手拍了一下。

“我是坚信不疑的，不过……再会吧，我的太太。斯达史今晚上会来。”

晚上，伏庫尔斯基当眞去了，但更重要的是，以后他每晚上都到那里去消磨。他去得相当晚，海柳涅已經睡覚，密希維佐娃太太已到了自己的房間里，几个鐘头都是跟斯塔夫斯卡太太在一起消磨的。通常他都不說話，靜听着她講米勒太太那家店，或者街上发生的意外事件。他自己难得开口，或者只說一些格言，甚至跟当前进行的談話毫无关系。

有一次他毫沒来由地說：

“人就象灯蛾一样：尽管灯火燒得它发痛，尽管会葬身在火焰中，他还是盲目地向它飞扑。不过，”他考虑了一下，接下去說，“通常只有在沒有好好考慮前，它們才这样做。人跟灯蛾的区别就在这里。”

“他是在談列茨卡小姐！”斯塔夫斯卡太太想，她的心跳得更快了。

另一次，他給她講一个希奇古怪的故事。

“我听說有两个朋友，他們有一个住在奧德薩，[1] 另一个住在托波尔斯克；[2] 他們許多年沒有見过面，彼此非常惦念。

---

[1] 苏联黑海上的大港口。

[2] 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秋明州的城市。

到后来，托波尔斯克的那个人因为再也坚持不了，决意要讓奥德薩的那个朋友大吃一惊，事先沒有通知他，就到奥德薩去了。可他并沒有碰到他的朋友，因为那个人，也想念得非常苦悶，到托波尔斯克去了……事情使他們沒有机会在归途上相逢。只有在隔了好些年以后他們才見面，您知道，是怎么見面的嗎？……”

斯塔夫斯卡太太望着他。

“原来他們两人在互相寻找，他們在同一天到达莫斯科，在同一个旅館里开了相邻的两个房間。有时候命运会恶意地跟人們开玩笑的！”

“在生活中，这样的事大概不常碰到。”斯塔夫斯卡太太輕輕說。

“誰知道？誰知道呢？”伏庫尔斯基回答。

他吻了吻她的手，若有所思地走了。

“我們是不至于这样的！”她不由得深深激动地想。

在斯塔夫斯卡太太家里度过的那些晚上，伏庫尔斯基比較活跃，他稍微吃点东西，也談談話。但在其他时間，他却一直显得很冷淡。他几乎什么也不吃，只大量地喝茶，他不关心营业，三个月一次的公司会議也不参加，他不看报，甚至連思索都不思索。他仿佛覚得，有一种他甚至叫不出的力量，把他抛擲到了一切日常事务、希望和意愿的范圍外面，他的生活好象一个沒有生命的軀体在奔赴空虛的境界中。

“虽說这样，我还不至于朝自己的脑袋打一枪，”他心里想。“假設是为了破产，那倒……如果是为了一个女人使我到那个世界中去，那我会瞧不起自己……当时待在巴黎就好了

……誰知道，也許我現在手里握着那种武器，它迟早会把人面兽心的妖魔徹底消灭。”

惹契茨基猜透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白天任何时候都去找他，設法引他談話。但伏庫尔斯基既不关心天气，也不关心买卖和政治。只有一次，在伊克納西先生提起米勒太太排斥斯塔夫斯卡太太的时候，他神情比較高兴起来。

“她为什么要排挤她？”

“也許是因为你去看斯塔夫斯卡太太，給了她优厚的薪水，她嫉妒了。”

“我要是把鋪子交給斯塔夫斯卡，而叫米勒太太当出納員，她就会平心靜气了。”伏庫尔斯基說。

“你怎么啦，千万別做这个！”惹契茨基吃惊地叫道。“这样你会葬送斯塔夫斯卡太太的。”

伏庫尔斯基开始在房間里走起来。

“你說得不錯。无論如何，我們应該把起爭执的女人們分开。劝斯塔夫斯卡自己开一爿店吧，我們可以給她开店的資金。我一开头就注意到这一点，可現在我看，不能把这件事再拖下去了。”

当然，伊克納西先生馬上跑到自己的太太們那里去，把这条重要新聞告訴她們。

“我不知道，对我們来說，接受这样的禮物是不是合适。”密希維佐娃太太窘迫地說。

“这算什么样的禮物？”惹契茨基叫起来。“我的夫人，您在几年中給我們还清，不就完了嗎！您对这有什么意見？”他接着問斯塔夫斯卡太太。

“伏庫尔斯基先生希望怎样，我就怎样做。他要是希望我开一爿店，我就开；他要是希望我留在米勒太太那里，我就留下。”

“得啦，海倫！”母亲責备她。“你想想，你自己是在什么地位上，可不可以这样說！幸亏沒有外人听見我們說話。”

使密希維佐娃太太感到非常发愁的是，斯塔夫斯卡太太一句話也不回答，女儿的果决使她吃了一惊。以前她一向是温柔和順从的。

有一天，伏庫尔斯基在穿过街道时，看見了瓦索夫斯卡太太的那輛华貴馬車。他向她致意，就又毫无目的地往前走去；沒有多久仆人追上了他。

“太太有請……”

“您碰到什么事情啦？”伏庫尔斯基走近那輛馬車时，那漂亮的寡妇叫了起来。“您上車来，我們到林蔭道上去玩玩。”

他坐上車，馬車又駛动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瓦索夫斯卡太太往下說。“您的样子很可怕，您几乎已經有十天沒有到貝拉那里去了。喂，您說話呀！……”

“我沒有什么可說的。我沒有生病，我也不相信依莎貝拉小姐看不見我会感到惆悵。”

“如果她真是那样呢？”

“对这一点我从来沒有存过幻想；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不存幻想了。”

“唔，唔……我的先生……我們把話說清楚。您在妒忌，

妒忌贬低了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尊严。您为了蒙利納里在生气。”

“您弄錯了，我的太太。我絕不妒忌，甚至沒有意思阻碍依莎貝拉小姐在我和蒙利納里先生之間作选擇。我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我們两人有着同等的权利。”

“哦，先生，这話可說得太过分啦！”瓦索夫斯卡太太責备他。“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可怜的女人，如果承蒙你們中間哪一个崇拜她，就不可以跟别人談話了嗎？我絕不会相信，一个象您这样的男人会象看待帝王后宮中的婢妾那样看待一个女人的。再說，您这是指哪回事呢？就說貝拉跟蒙利納里眉来眼去吧，那又怎么样？那总共只有一个晚上，后来貝拉就那么鄙視地跟他分手，我們看了簡直怪不舒服。”

伏庫尔斯基心里輕松了。

“亲爱的瓦索夫斯卡太太，我們不要装得好象互不了解似的。您知道，对男人来說，一个喜爱的女人象祭坛。对不对我不知道，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当第一个出現的冒險家象走近一張椅子那样走近那張祭坛，而且象对付一張椅子那样对付它时，那張祭坛却簡直陶醉于那样的待遇，那时候……您明白嗎？人們会开始怀疑，原来那張祭坛实际上不过是一張椅子罢了。我的話說得清楚嗎？”

瓦索夫斯卡太太往后一仰靠在座背上。

“啊，我的先生，倒是太清楚了！但如果貝拉的眉来眼去只是一种无辜的报复，或者說得更恰当些，是个警告，您会有什么意見呢？”

“对誰的警告？”

"对您；您可是一直在追求斯塔夫斯卡太太呀！"

"我？是誰說的？"

"就假定是那些亲眼看見的証人吧：克惹楚夫斯卡太太、馬璐歇維支先生……"

伏庫尔斯基抱着自己的头。

"您就相信嗎？"

"我不相信，因为奧霍茨基向我保証說，那全是胡說八道；但一个人对貝拉的看法有沒有改变，以及貝拉对这一点是不是滿意，那就不知道了。"

伏庫尔斯基抓住她的手。

"我亲爱的太太，"他輕輕地說，"我收回我对蒙利納里的所有的意見。我向您发誓，我崇拜依莎貝拉小姐，我說了这些輕率的話，非常悲痛，認为这是极大的不幸……到現在我才明白我干下了什么事……"

他激动得使瓦索夫斯卡太太感到不安。

"喂，喂，"她說，"您放心吧，别过火了。我用人格担保（虽然据說女人們是沒有人格的），我們談的这些話，要保守秘密。而且我深信，貝拉也会原諒您的这陣发泄。这是輕举妄动，不过……人們会原諒恋人們比这更糟的举动。"

伏庫尔斯基吻着她的双手，但她立刻抽了回去。

"請您别来这一套了，因为，对女人来說，在热恋中的男人是个祭坛……現在您下車，到貝拉那里去吧，而且……"

"而且怎么样，我的太太？"

"而且肯定我能够信守諾言。"

她的声音在发顫，可是伏庫尔斯基沒有注意到。他跳出

那輛馬車，跑向列茨基先生住的那幢房子，他們剛剛在那前面駛过。

米柯来給他开了門。他吩咐他向列茨卡小姐通报。依莎貝拉小姐一个人在家，馬上接見了他，她紅着臉，感到迷惑不解。

“您这么久沒到我們家来，”她說。“您生过病嗎？”

“比生病更坏，我的小姐，”他沒有坐下就回答。“我沒有理由地大大侮辱了您。”

“您侮辱我？”

“是的，我的小姐，我由于猜疑侮辱了您。我曾經，”他用窒息的声音往下說，“我曾經参加过若楚霍夫斯基家的音乐会，甚至沒有向您告别就走了。以后的事不值得再談了……不过我覺得，您有权利不接見我，象不接見一个得罪了您的人一样，他竟敢認为……”

依莎貝拉小姐凝視着他的眼睛，她向他伸过手去，說：

“我原諒您……坐下吧。”

“請您别忙着原諒，因为这样会鼓舞起我的希望。”

她沉思起来……

“天啊，我怎么办呢？……如果您那么郑重其事地怀着希望，那您尽管希望吧。”

“这是您說的嗎，依莎貝拉小姐？”

“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她含笑地回答說。

他热情地吻着她的手，她也沒有把手抽走。之后他走到窗边，从脖子上解下一件东西。

“請您收下我这件东西。”他說着，递給她一个带一根細鏈子的頸飾。

依莎貝拉小姐好奇地打量着它。

“一件希奇的礼物，不是嗎？”伏庫尔斯基一面說，一面打开那个頸飾。“您瞧見这一片象蜘蛛网那样輕的东西嗎？……但它却是世界上哪个宝庫里也沒有的一件珍宝，是一件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偉大发明的胚胎。誰知道呢，用这一片东西或者就能造出飞艇来。但是事情跟这个无关。我把它交給您，就是把我的未来……”

“这么說，这是个护身符？”

“差不离。这是一件可能使我离开家乡，使我的全部財产和我的下半輩子献給一种新工作的东西。說不定那是浪費时間，是一个幻想，可无論如何，想到这个发明的是您唯一的敌手。唯一的……”他加强語气重复了一遍。

“您准备离开我們嗎？”

“甚至就在今天早上还想过。因此我把这护身符交給您。从現在起，除了您，我在世上沒有别的幸福了；我剩下的只有您，要不就是死亡！”

“要是这样，那我完全为您所陶醉了。”依莎貝拉小姐說着，把那頸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当她把它塞进內衣的时候，她垂下眼睛，臉刷地一下紅了。

“我是多么卑鄙呀，”伏庫尔斯基想。“这样一个女人我也敢猜疑……唉，我这个下流坯！”

在回家的路上他順便到鋪子去弯了弯。他显得那么滿面春风，甚至使伊克納西先生吃了一惊。

“你怎么啦？”他問道。

“祝賀我吧。我是列茨卡小姐的未婚夫啦。”

但惹契茨基沒有向他祝賀，臉色变得蒼白了。

“我收到麦拉歇夫斯基的一封信，”歇了一会他說。“象你知道的那样，苏辛在二月里把他派到法国去了……”

“事情怎么样？”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

“是呀，現在他从里昂❶給我来信，說路易士·斯塔夫斯基还活着，住在阿尔及利亚，化名叫做恩斯特·瓦尔忒。据說他在做酒生意。一年前有人見过他。”

“我們要調查一下。”伏庫尔斯基一面回答，一面平心靜气地把地址抄录在姓名地址一覽表里。

从那一天起，他每天下午都是在列茨基家里打发过去的，甚至还接受邀請在他家吃飯。

隔了几天，惹契茨基来找他了。

“怎么样，我的老朋友！”伏庫尔斯基快活地叫道。“露露侯爵过得怎样？你还因为許朗格包姆敢于买下这家鋪子而恨他嗎？”

那老掌柜阴郁地搖搖头。

“斯塔夫斯卡太太已經不到米勒店里了，”他說。“她有点小病。她談起要离开华沙。也許你可以到她那里去一趟吧？……”

“对，我必須去一趟，”他擦着脑門回答說，“你跟她談过开店的事情沒有？”

“当然談过了；我甚至借給她一千两百卢布。”

“把你那可怜的儲蓄借給她嗎？为什么她不向我借呢？”

惹契茨基沒有回答。

---

❶ 法国中南部的城市。

两点鐘左右，伏庫尔斯基坐車上斯塔夫斯卡太太家。她消瘦得多了，那双温柔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大，更忧愁了。

“这是什么意思？”伏庫尔斯基問。“我听說您想要离开华沙，是嗎？”

“是的，我的先生。也許我的丈夫要回来了。”她用窒息的声音回答說。

“惹契茨基对我談起过这回事，請您允許我尽力把这个消息調查一下。”

斯塔夫斯卡太太掉下了眼泪。

“您对我們太好了，”她輕輕地說。“愿您幸福……”

就在同时，瓦索夫斯卡太太在依莎貝拉小姐那里作客，而且从她那里知道，伏庫尔斯基得到了她的同意。

“終于成功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叫道。“我倒認为，你是永远也拿不定主意的。”

“这么說，我使你感到又惊又喜了。”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无論如何，他是个理想的男人：有錢，不俗气，但首先是非常温柔。他不但毫无妒忌心，而且甚至为猜疑而道歉。那样終于把我繳了械。对眞正的爱情，眼睛是看不清的……你怎么不說話呢？”

“我在想。”

“想什么？”

“如果他象你認識他那样地認識你，那么你們两个人彼此压根儿就沒有認識。”

“那我們的蜜月就会过得更愉快了。”

“但愿如此……”

第六章 和好如初的夫妻

从四月中起，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突然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

以前她是这样打发日子的：駡瑪丽安，因为楼梯肮脏；給房客們写信；盘問扫院子人，是否有人把她貼出去的召租条子撕掉了，巴黎洗衣店的洗衣女工是否在家里睡，区警察有沒有什么事情找她。她吩咐他，要他好好注意那些来接洽租三层楼房間的人，特别是年輕人，要是碰到大学生的話，那就說房間已經租掉了。

“留心我对你說的这些話，加斯柏，”她最后說，“如果有哪个大学生混进这里来，那你就丢差事了。我对那些虛无主义者、放蕩者，和那些把骷髏头弄来的无神論者已經厌倦了……”

每一次談話后，扫院子人回到自己的小室中，总是把便帽往桌上一丢，高声叫道：

“老天爷在上，我不是上吊，就是离开这个他媽的女东家！做个扫院子人，可每星期五要到市場上去，一天跑两趟葯房，还得把衣服送去洗，狗才知道，她到底想差我上什么地方去！她已經許下了愿，要我跟她上公墓去，把坟墓整理整理……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我一定在夏至节离开这里，一定得走，哪怕要出賠償費二十卢布也要走……”

但是从四月中起，男爵夫人温和起来了。

这是跟各种各样情况分不开的。首先，有一天，有个不認識的律师来看她，秘密地問她，对男爵先生的錢財是否清楚？如果有錢放在什么地方的話（对这一点，律师毕竟也在怀疑），那么应該把它交出来，免得男爵先生受窘，因为他的那些债权人已經下决心要采用最后手段了。

男爵夫人郑重地向那律师保証，說她那个丈夫脾气古怪，冷酷无情，从来不处理什么銀錢进出的事。說到这里，她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这使得律师連忙告退。但是，律师剛离开，男爵夫人就很快鎮靜下来，她把瑪丽安喚来，用异常沉着的口吻对她說：

“瑪丽霞，应該把洗干净的窗帘挂起来了；我覚得我們家那不幸的老爷很快就要回头了。”

几天以后，侯爵亲自来到男爵夫人家里。两个人关在最偏僻的房間里，作了一次长时間的談判，在談話中，男爵夫人号啕大哭了三次，而且昏过去一次。可是他們談些什么呢？連瑪丽安也不知道。不过在侯爵走后，男爵夫人馬上差她去喊馬璐歇維支先生，他来的时候，她一会儿非常温柔地說，一会儿又唉声叹气：

“我彷彿覚得，馬璐歇維支先生，我那走上迷路的丈夫終于覚悟了……請您費心去买一件男人的睡衣和几双拖鞋……就照您的尺寸买，因为你們这两个可怜人长得一样瘦。”

馬璐歇維支先生揚起了眉毛，但他还是拿了錢，把事情办了。在男爵夫人看来，睡衣四十卢布，拖鞋六个卢布，价錢似乎稍高了些，不过馬璐歇維支回答，說他对价錢并沒有考慮，东

西倒是在一家高級商店里买的；以后也就不再談这一件事了。

又隔了几天，有两个犹太人来到克惹楚夫斯卡太太家里，問男爵先生在不在家。男爵夫人不象平常那么迎头給他們一陣叫駡，而是非常沉着地吩咐他們出去。接着她喚来了加斯柏，对他說：

“照我看，亲爱的加斯柏，我們家那可怜的老爷今天或明天要回到我們这里来了。应該在楼梯上鋪一条地毯，从二层楼鋪起……可要留心，老伙計，别叫人偸了我們的嵌条……那条地毯每隔几天就得拍拍灰。”

从那时起，她不再駡瑪丽安，不再給房客写信，也不再折磨扫院子人了……如今，她把膀子交迭在胸口，終日在那寬敞的房間里踱来踱去，她脸色蒼白，沉默寡言，神情非常激动。

听見一輛在房子前面停下的出租馬車的轆轆声，她就跑到窗口；鈴声响的时候，她就跑到客厅里，在掩上的門背后傾听是誰在跟瑪丽安講話。

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她的脸色更加蒼白，更加容易激动了。她越来越快地在房間里走着，时常由于心剧烈跳动倒在椅子上或靠椅上，最后就睡到床上去。

“叫人把楼梯上的地毯拿掉吧，”她用沙哑的声音对瑪丽安說。“想必哪一个下流坯又把錢借給老爷了。”

她还沒来得及把話講完，門鈴就一个劲儿响了起来。男爵夫人差瑪丽安去开門，自己突然被預感所攫住，顧不得头痛，开始穿起衣服来了。她手里的东西紛紛掉落在地上。

这时候，瑪丽安沒有解下鏈子，只把門虛开了一点，她瞧見門台上有个手拿一把綢伞，提着一只小手提箱的非常文雅

的先生。那先生虽然留着細心修剪的八字胡和一蓬茂密的絡腮胡，但看来还是有点象个侍仆，他背后站着搬箱子和鋪盖的脚伕們。

"您有什么事情?"那女仆不由自主地問。

"把門打开，两扇!"那个提小箱子的先生命令似地說。"这是男爵先生的和我的行李。"

門敞开了，那先生吩咐脚伕們把箱子和鋪盖放在外房里，然后問道:

"老爷的房間在哪里?"

就在这时候，男爵夫人穿着沒有扣好的睡衣，头发也沒有梳，跑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她激动地叫道。"啊，是你，利昂……老爷在哪里?"

"老爷也許在斯达姆貝克家里。我想把行李放下，可老爷的房間在哪里，我的房間在哪里呢?"

"稍等一下，"男爵夫人忙乱起来。"瑪丽安馬上就搬出厨房，你就住在那里……"

"我住在厨房里?"利昂先生問。"太太一定是在开玩笑。我跟老爷講妥了，我得有一間单独的房間。"

男爵夫人窘起来了。

"我說什么来着，眞是的!"她馬上改正說。"那就这样吧，利昂，你就暫时搬到三层楼大学生們从前住的那个房間。"

"好，那就象話了，"利昂回答說。"如果那里有几个房間的話，那我甚至可以跟厨师住在一起。"

"跟哪个厨师住在一起?"

“太太，沒有厨师你們是对付不了的。把行李送上楼吧。”他对那些脚伕說。

“这是什么意思？”当男爵夫人看見脚伕們抗起所有的箱子和鋪盖的时候，她尖叫了起来。

“这都是我的行李。走吧！”利昂发了命令。

“那么男爵先生的行李呢？”

“哦，对不起。”那仆人回答說，把那只小手提箱和那把伞交給了瑪丽安。

“还有床呢？被褥呢？家具呢？”男爵夫人叫着，擰着双手。

“太太，請您别在仆人們面前吵吵鬧鬧！”利昂責备她。“这一切，老爷到家就都有了。”

“对，对！”受了侮辱的男爵夫人輕輕說。

利昂先生在楼上布置房間，人家还得給他送去一張床、一張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洗面盆，还有一罐水，布置好了以后，他穿上一套礼服，和一件稍微小了一点的洁淨的衬衫，打一条白領带，回到男爵夫人那里去，威风凜凜地在外房里坐下。

“再过半个鐘头，老爷一定来了，”他一面看了看那只金表，一面对瑪丽安說，“因为他每天从四点鐘睡到五点鐘。怎么，您在这里感到无聊嗎？”他接下去說。“不要紧，我会使您快活起来……”

“瑪丽安！……瑪丽安，到这里来！”男爵夫人在她房間里叫喊。

“为什么您馬上就跑去呢？”利昂詫异起来。“那老太婆在

房間里是不是要死了?……她可以等一会儿啊……”

“我可多么害怕呀,因为她是穷凶极恶的。”瑪丽安輕輕地說,掙脫了他的手。

“穷凶极恶……您自己把她縱容慣了,才穷凶极恶起来。他們这輩人只要放任一点,就会把各种事情往你身上推……在老爷身边您会輕松一点,因为他懂得怎样眞正的对待您。不过您必須穿得时髦一点,别穿得象一个要进修道院的女人那样……我們是不喜欢修道女的。”

“瑪丽霞!……瑪丽霞!”

“那么,您这就去吧,不过别急急忙忙。”利昂对她作了临别贈言。

男爵沒有象利昂宣布的那样在四点鐘来到他妻子家里,而是快五点鐘才来。

他穿着一件新的大礼服,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根上端有个馬蹄形銀鑲头的手杖。他看来很鎮靜,但那忠实的仆人却在那虛伪的外表下看出他很激动。

走到外房,男爵的夹鼻眼鏡就已經掉下来两次,他那左眼皮跳得比决斗以前,或者甚至比打扑克时候快得多。

“給我向男爵夫人通报一下,”克惹楚夫斯基先生压低声調說。

利昂推开客厅的門,郑重宣布:

“老爷到!”

男爵进去后,利昂在他后面把門关上,他把从厨房里跑来的瑪丽安婉言請出,开始偸听起来。

男爵夫人拿着一本書坐在双人沙发上,一看見她丈夫,就

站起来。当男爵向她深深地鞠躬的时候，她原想还礼，但却又跌坐在那張長沙发上。

“我的丈夫呀，”她吐出一口气，用双手掩着脸。“啊！你干什么呀！”

“在这种情况下向您問候，我感到非常抱歉。”男爵說着，又行了一个礼。

“我准备原諒一切，假如……”

“这对我們两人来說，都是值得贊許的，”男爵打断她的話。“因为我也准备忘掉您跟我个人有关的一切。但不幸的是，您濫用了我的名字，尽管在世界史上，这名字并沒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終究还是应当爱惜的。”

“名字？”男爵夫人問。

“是的，我的太太，”男爵回答說，他手里仍然拿着帽子，第三次鞠了一躬。“請您原諒，我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可是……一些时候以来，我的名字在所有的法庭里常常被提到……比方說目前，您喜欢同时打三場官司：两場跟房客，一場跟您从前的律师，那个人，說句不委屈他的話，是个道地的流氓。”

“对不起！”男爵夫人从双人沙发上跳起来，叫道。“你不是同时为三万卢布的債务打十一場官司嗎！”

“請原諒！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是为三万九千卢布的債务打了十七場官司。可那些是債务的官司。那里面并沒有一場是我控告一个規規矩矩的女人，說她偷了一个洋娃娃的。在我犯的罪孽里面，我也沒有写过一封咒罵一个无辜女人的匿名信，而我的那些債权人里面，也沒有一个为了别人誹謗、只得逃出华沙的人，就象有个叫斯塔夫斯卡太太的女人，由于

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的照顧所遭遇的那样。”

“斯塔夫斯卡曾經是你的情妇！”

“請原諒！我不否認我博得了她的欢心，可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她是我有生以来所碰到过的最高貴的女人。把这个贊美的形容詞用在一个不相干的女人身上，希望沒有得罪您，而且請您相信我的話，斯塔夫斯卡太太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甚至对我追求她也瞧不起，可是，男爵夫人，我因为荣幸地認識一些普通女人……我的意見还是有些道理的。”

“这么說，你想干什么？”男爵夫人用坚决的声調問。

“我要……保护我們两人共有的名字。我要……在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的这幢房子里赢得人家的尊敬。我要結束那些訴訟，而且要作您的依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不得不請您殷勤招待。等到我一切就緒，我会……”

“你又要离开我嗎？”

“大概是这样。”

“你的債务呢？”

男爵站起来。

“您用不着对我的債务感到不安，”他用十分自信的口吻回答。“如果伏庫尔斯基先生，那个普普通通的貴族，能够在几年积攒起几百万，那么克惹楚夫斯基男爵也就能还清，还清四万卢布的債款，我要証明自己是能够干活的。”

“你是有病的，我的丈夫。”男爵夫人回答說。“你不是不知道，我出身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因此我告訴你，你甚至无法賺錢来維持你自己的生活……哪里有这样的事！你，甚至无法供养一个最可怜的女人！”

“看来，您拒絕我作您的依靠了？在侯爵的請求下，我作了讓步，而且想挽回您的声誉，因此我才愿意作您的依靠。”

“恰巧相反！你就开始照顧我吧，因为到現在为止……”

“就我来說，”男爵打断她的話，又是一鞠躬，“我要尽力把过去的事忘掉……”

“你老早就把它忘掉了。連我們女儿的坟上你也沒有到过……”

就这样，男爵又搬进了他妻子的家里。他結束了跟房客們的訴訟。他向男爵夫人以前的那个律师宣布，如果他对自己的女当事人发表意見，沒有具备必要的恭敬的話，他要叫人揍他。他給斯塔夫斯卡太太写了一封道歉信，还給她送去（送到捷因斯多豪）一大束花。最后他雇用一个厨师，跟他妻子一同去拜訪上流社会中的所有人物，他事先告訴馬璐歇維支，要他在城里到处揚言，如果女人們中間有哪一个不来回拜他們，男爵就要和她的丈夫进行决斗。

在上流社会里，人們对男爵这种蛮不講理的要求感到憤慨，但大家却都到克若楚夫斯基家里去回拜，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跟他們更熟悉了。

男爵夫人倒也还清了她丈夫的債，她对誰也沒有談起这回事，这証明她做人是非常委婉的。

她罵了其中的几个債权人，对另外几个却流眼泪，差不多个个債权人的高利貸利息都被她扣減了一点。她怒气冲冲，大发脾气，可是債照还不誤。

在写字台的一只派特别用場的抽屜里，已經放着她丈夫的几十張期票了，这时候却发生了底下这回事。

亨利克·許朗格包姆定在六月份接收伏庫尔斯基的鋪子；但因为这个新老板不愿受理旧商号的人欠欠人的帳目，所以惹契茨基先生极力在清理帳款。

在債务人的名单中，也有克惹楚夫斯卡男爵，惹契茨基給他写去一封信，提醒这笔欠款，同时請他迅速偿还。

这封信，象所有这一类的文件一样，落到了男爵夫人的手里；她不还帳，只是給惹契茨基写去一封无礼的信，信里直截了当地指責他的詐騙行为，以及收买那匹牝馬时的狡猾手段等等。

正好在那封信寄出后隔了二十四小时，惹契茨基来到克惹楚夫斯基夫妇的寓所里，要求跟男爵先生談話。

男爵一看見上次决斗时对方的副手怒气冲冲，心里不免惊异，但他还是非常亲热地接見他。

“我到您这里来有个要求，”老掌柜开口說。“前天我給您寄来了一份帳单……”

“是呀……我欠你們鋪子一点錢……总計多少呢？”

“二百三十六卢布十三戈比。”

“明天我会尽力满足你們的要求。”

“事情倒不在这里，”惹契茨基打断他的話。“昨天我收到尊夫人这封信……”

男爵念完那封递过来的信，沉吟了一会，回答說：

“男爵夫人用了这种不愼重的措詞，我感到非常抱歉，不过……关于那匹牝馬的事，她倒說得不错。事实上伏庫尔斯基先生給了我（不过我并不怪他）六百卢布买那匹牝馬，却拿到了一張八百卢布的收据。”

惹契茨基气得脸发青。

"男爵先生，我为这件事感到惋惜，不过……我們两人中总有一个做了欺騙的牺牲品……是一个大欺騙，先生！証明就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張收据，递了一張給克惹楚夫斯基。男爵看了一眼收据，叫道：

"这么說，馬璐歇維支是个无賴了？不过我用我的名誉担保，当时他只給了我六百卢布，还談了許多关于伏庫尔斯基先生貪財的話。"

"还有这張呢？"惹契茨基一面往下說，一面递給他另一張收据。

男爵細看着那張收据。他的嘴唇发白了。

"现在我全明白了，"他說。"这張收据是伪造的，是馬璐歇維支伪造的。我沒有向伏庫尔斯基先生借过錢！"

"虽說这样，男爵夫人却称我們为詐騙錢財的人。"

男爵站了起来。

"請您原諒，"他說。"我代表我的妻子郑重地道歉，除了准备满足你們任何的要求外，我会采取各項措施，改善給伏庫尔斯基造成的恶感……是的，先生……我要去拜訪我所有的朋友，向他們說明，伏庫尔斯基先生是个君子，他为那匹牝馬付出过八百卢布，我們两人都成了那个无賴馬璐歇維支阴謀鬼計的牺牲品。克惹楚夫斯基一家人，……先生……先生。"

"我叫惹契茨基。"

"……可敬的惹契茨基先生，克惹楚夫斯基一家人是从来

不誹謗人的。他們可能有錯誤，但他們并沒有恶意……先生。”

“惹契茨基。”

“……可敬的惹契茨基先生呀。”

談話就此結束；因为那老掌柜不顧男爵的慫恿，不愿見男爵夫人，听什么辯白。

男爵把惹契茨基送到門口，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对利昂說：

“商人們究竟是君子。”

“他們有現款，还能信用貸款，老爷。”利昂回答說。

“笨蛋！因为我們沒有錢，我們就不体面了嗎？”

“我們有，老爷，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当然，不是商人的那种方式！”男爵驕傲地回答說，并且吩咐把他那套作客时穿的礼服拿来。

惹契茨基从男爵那里出来，徑直到了伏庫尔斯基家里，詳細地把馬璐歇維支侵吞款項、男爵表示道歉的事告訴了他，最后把那張伪造的字据交給了他，劝他起訴。

伏庫尔斯基严肃地听着他說，甚至贊許地点点头，但他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心里在想另一件事。

那老掌柜明白了自己在这里已沒有事情好做，便向他的斯达史告别，临走的时候他說：

“我看，你忙得不可开交；最好你馬上把事情交給律师去办。”

“好的，好的。”伏庫尔斯基回答說，但并沒有弄清楚伊克納西先生对自己說了些什么。他正在想查斯拉夫的那座城堡的遺址，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見依莎貝拉小姐眼睛里涌現出

泪水。

“她是多么高貴呀！感情是多么无微不至呀！我还要經过一个长时間，才能发現这美丽的灵魂里的一切財宝。”他在这样想。

他每天到列茨基先生家里两趟，要是不到他家去，那至少到依莎貝拉小姐經常去的人家，在那里他可以望着她，跟她交談几句。在目前，这就使他滿足，但是对未来，他却不敢想。

他自言自語地說：“我相信，我会死在她的脚跟前。那又怎么样呢？……我在望着她的时候死去，那也許我将永远看見她。誰知道，未來的生活是否包含在人們临終时的感覺里呢？”他又引証了密茨凱維支的詩句：

有一天，当漫长的岁月过去了，
有人叫我从坟墓里复活，
那时你想到这睡意蒙矓的同伴，
决不定，是否唤醒他，催他离开天堂。
我又安息在你那洁白的胸脯上，
你拥抱着我，象平常那样——
我在想，我在睡——眼皮却睁开着，
因为我在吻你，望着你的眼睛。

几天以后，克慈楚夫斯基男爵到他家里来看他。

“我已經到您这里来过两趟了！”他一面叫着，一面又在張罗自己的那副夹鼻眼鏡，看来这似乎是他生活中最关心的事。

"您嗎?"伏庫尔斯基惊异起来。他忽然記起惹契茨基告訴他的話,又想到昨天在桌子上发現了男爵的两張名片。

"您能想象我是为什么来的嗎?"男爵問。"伏庫尔斯基先生,您能寬恕我对您无意中犯的过失嗎?"

"别再提它了,男爵!"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拥抱着他。"那是不足挂齿的。再說,即便我在您那匹牝馬上賺了两百卢布,我何必隐瞞这件事呢?"

"那是眞的!"男爵回答着,拍拍自己的脑門。"我怎么不早想到这一点。順便談談賺錢,您可以給我开一張捷徑致富的葯方嗎?我在一年以內无論如何需要十万卢布。"

伏庫尔斯基微笑了笑。

"您在嘲笑,表兄弟(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称呼您?)。您在嘲笑,可您自己在两年內用正当的方式賺了百万卢布……"

"甚至还不到两年,"伏庫尔斯基指出。"但这笔錢不是賺来的,而是赢来的。我象个賭棍一样,一連几次在賭注上加碼,赢了錢,可我的整个成績是,我打的是沒有加上暗記的牌。"

"这么說,又是运气啦!"男爵一面嚷道,一面把夹鼻眼鏡摘下来。"哎喲,亲爱的表兄弟,我連赢一文錢的运气也沒有。一半財产給我賭輸了,其余的給女人們吞掉了,現在最好朝自己脑門开一枪!不,我肯定是不会走运的!……譬如現在,我心里在轉念头:那个蠢东西馬璐歇維支会勾搭上男爵夫人……那我的家才眞是个天堂呐!果眞这样,她会寬容我所犯的过失……可是哪里会这样呢!男爵夫人根本沒有想到要对我变心,监獄的大門却在等待那个胡鬧的小丑进去。对不起,請您

无論如何把他送到监獄里去，因为他的卑鄙无耻甚至使我討厌了。”

“那样一来，”他結尾說，“我們之間才会相安无事。我还想說一句，我拜訪了所有可能听到我关于买馬那种不謹愼說法的熟人，詳細地向他們說清楚事情的眞相……但愿馬璐歇維支进监獄——那里对他是个合适的地方，而我却能每年賺两千卢布……我也到过托馬斯先生和依莎貝拉小姐那里，同样把我們的誤会对他們解释清楚……那个无賴懂得怎样勒索我的錢，多么可怕呀！虽說这一年来我已經一个錢也沒有了，他却还老是向我借錢。一个有天才的无賴！我覚得，要是不送他去服苦役，我就无法摆脫他。再見，表兄弟。”

男爵走后还不到十分鐘，伏庫尔斯基的仆人就通报說有个先生无論如何要見他，但却絕不愿說出自己的名字。

“难道是馬璐歇維支嗎？”伏庫尔斯基想。

馬璐歇維支当眞进来了，他臉色蒼白，眼睛血紅。

“先生！”他一面把房間的門带上，一面阴郁地說。“您眼前的这个人决心要……”

“您下了什么决心？”

“我决心要結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个痛苦的决定，但沒有別的出路。名誉……”

他透了口气，又激动地往下說。

“其实我可以首先把您打死，您給我招来了不幸……”

“唔，别客气了，打吧，”伏庫尔斯基說。

“您在开玩笑，我身边却当眞带着武器，而且准备……”

“請您試試您准备好的家伙吧。”

“先生！别跟一个站在坟墓边上的人来这一套。我来，那只是为了向您証明，我虽說犯了各种錯誤，心地却是純洁的。”

“那您为什么要站在坟墓的边上呢？”伏庫尔斯基問。

“是为了挽救您想要从我这里夺去的名誉。”

“哦！……您还是保存着那无价的宝貝吧，”伏庫尔斯基回答着，从写字台里拿出那些致命伤的收据。“您是为了这些票据嗎？”

“您还要这么問？我陷入了絕望，您却譏諷我！”

“听着，馬璐歇維支先生，”伏庫尔斯基細看着那些收据說，“現在我可以給您教訓，或者干脆不讓您知道而感到痛苦。但我們两人都已經是成年人，所以……”

他撕碎那些票据，把碎紙片交給馬璐歇維支。

“請您把它保存起来，作为紀念吧。”

馬璐歇維支在他跟前跪下。

“先生呀！”他叫起来，“您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感激……”

“别装腔作势了，”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对您的生命我非常放心，就象我現在深信您迟早会进监獄一样。只是我不愿制止您走上这条路。”

“哎，您是殘忍的！”馬璐歇維支回答着，机械地撣着褲子上的灰尘。“一句比較和善的話，一次比較热情的握手是可以把我引到一条新道路上去的。可是您不会那么做……”

“好啦，再会，馬璐歇維支先生。不过您别想在什么时候用我的名字簽字，否則……您明白嗎？”

馬璐歇維支委屈地退了出去。

"亲爱的，为了你，"伏庫尔斯基想。"为了你，今天我使一个人免去了坐监狱。把人送进监狱，哪怕是个贼，或者是个誣告者，都是可怕的事！"

在他内心中，还斗爭了一会。他一会儿譴責自己沒有給社会上除掉一个流氓，一会儿又沉思起来：如果人家把他自己关起来了，把他跟依莎貝拉小姐分开了几个月，也許分开了几年，他会怎么样呢？

"永远不看見她，那是多么可怕呀。再說誰知道，仁慈是不是最高尚的正义感？……我变得多么重感情呀！"

第七章 Tempus fugit, aeternitas manet[1]

虽說馬璐歇維支的事件是两个人私下处理了的，但人家却知道了这件事。

伏庫尔斯基把事情告訴了惹契茨基，还叫他把男爵那笔所謂的欠款从帳簿上勾掉。另一方面，馬璐歇維支也向男爵認了錯，还补充說，既然那笔欠款被勾銷，而且他，馬璐歇維支，也存心要改正，那現在就沒有再生气的道理。

“我覺得，”他叹着气說，“我要是每年有那么三千卢布，我会改变成为另一个人的。这世界是卑鄙齷齪的，在这世界上，象我这样的人只好完蛋！”

“好啦，别再說了，馬璐歇維支，”男爵安慰他。“我喜欢你，可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流氓。”

“您了解我的心地沒有，男爵？您知道，我心里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嗎？啊，要是有个能够洞察人心的法庭，那么我們就会看出，在我和那些判我有罪，以及咒詛我的人之間，誰是最好的人了！”

总之，不論是惹契茨基、男爵、侯爵，还是两三个知道馬璐歇維支“新把戏”的伯爵，全都表示，伏庫尔斯基固然是高尚的，但这个做法可沒有大丈夫气派。

“这是很高尚的行为，”侯爵說，“不过……不象是伏庫尔斯基的气派。我把他看成是这样一种男人，他們在社会上具有一种懲恶揚善的力量。象伏庫尔斯基对待馬璐歇維支那样的行为，随便哪个牧师都做得出来……我担心他会丧失自己的魄力。”

事实上，伏庫尔斯基并沒有丧失魄力，但許多方面的确有了改变。比方說，他不再过問那家鋪子，对它甚至感到厌恶，因为在依莎貝拉小姐的眼睛里，这个服飾用品商人的称号使他的尊严大受影响。不过另一方面，他对那家跟俄国貿易的公司却显得非常热心，因为它給他带来巨大的利潤，增加了他想拿去献給依莎貝拉小姐的那笔財产。

几乎从他向她求婚而且得到了应允的那个时候起，就有一种特别的柔軟心腸和同情心支配着他。他仿佛覚得，他不但不会委屈人，而且連保卫自己的能力也消失了，除非是事情牵涉到了依莎貝拉小姐身上。

另一方面，他感到迫切需要对别人做一点好事。除了給惹契茨基的一笔款子以外，他还給了他以前的伙計李希茨基和克来因每人四百卢布，作为他把鋪子卖給許朗格包姆而給他們带来的損失的补償。此外他划出大約一万二千卢布，賞給出納員、听差、送信人和馬車夫。

他不但替卫奇列克举行一次盛大的婚禮，而且还在答应过的那笔款項以外，再給那对年輕夫妻几百卢布。正好这个时候赶車人維梭茨基生了一个女儿，他做了那女孩的教父，当

---

❶ 拉丁文：光阴似箭，永恒不灭。——德譯者

那机灵的父亲給孩子起了依莎貝拉这个名字时，伏庫尔斯基又給自己的教女儲蓄了五百卢布，給她将来做嫁妆。

这个名字在他是非常珍貴的。在他一个人单独坐着的时候，他时常拿了紙和鉛笔，沒完沒結地写着："依莎貝拉……依莎……貝拉……"随后他就把那几張紙燒掉，免得那情人的名字落在别人手里。他准备在华沙附近买一小块地，造一所别墅，把它命名为依莎貝林娜。有一次，他回忆起自己在烏拉尔流浪时，有个他認識的学者发現了一种新的金属，那学者曾經請教过他，应該怎么样給它命名。他責备自己，虽說当年他还不認識依莎貝拉小姐，但他竟沒有想到建議用依莎貝立特的名字。末了，他从报紙上看到发現一顆新行星的消息，发現那顆星的天文学家不知道給它取个什么名字，他讀了这段消息，就准备給那个发現一顆新行星、而又把它命名为"依莎貝拉"的人一笔巨大奖金。

但是，对依莎貝拉小姐的这种无限的忠誠，并沒有使他不同时去想另一个女人。有时他記起斯塔夫斯卡太太，他知道她准备为他牺牲一切，感到良心有愧。

"那么，我該怎么办呢？"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愛上了别一个女人，这不是我的过失……最好她快一点把我忘掉，她是会幸福的……"

他下决心无論如何保障她的未来生活，还徹底弄清楚她丈夫的下落。

"至少叫她不必为未来而发愁，并且不該讓她时常想到女儿的嫁妆……"

他常常看見依莎貝拉小姐在宴会上被年輕的和年老的人

們包圍着。不过那些男人的殷勤奉承和她的眼色、微笑都不再使他嫉妒了。

“这是她的本性，”他想，“她只能这样笑，也只能使这样的眼色。她象一朵花，或者象太阳，不知不覺地給所有的人带来了幸福，以自己的美色使人傾倒。”

有一天，他收到查斯拉維克来的电报，請他去参加議长夫人的葬礼。

“她死了，”他輕輕說。“这可敬的女人是多么可惜呀！为什么我沒有在她死前赶到呢？”

他忧愁伤心，但也沒有去参加那生前对他非常关爱的老妇人的葬礼。他沒有勇气离开依莎貝拉小姐，哪怕只是离开几天。

他已經体会到自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体会到自己所有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所有的意图和希望都跟这一个女人系在一起了。假如她死去的話，那他甚至也不一定要自杀：他的灵魂会象一只在一条树枝上只栖息片刻的鳥儿那样，跟着她飞走。他甚至沒有向她表白过自己的愛，就象大家不談自己的体重，不談人所需要的、从四面八方包圍着的空气那样。如果他偶尔沒有想起她，而想起了别的人，他会惊异得全身发抖，就象一个为了寻找奇迹发現自己到了一个陌生地方的人那样。

那不是愛，而是神魂顚倒。

五月里的一天，列茨基先生把他找了去。

“您想一想，”他对伏庫尔斯基說，“我們必須到克拉科夫去。霍尔句西生病了，她想看看貝拉（显然是关于遺囑的事），当然，她一定会乐于認識您的……您可以跟我們一道去嗎？”

"任何时間都可以,"伏庫尔斯基回答。"你們什么时候动身?"

"本該今天走,但多半会拖到明天。"

伏庫尔斯基答应明天准备走。当他向托馬斯先生告别,到里面去找依莎貝拉小姐的时候,她告訴他斯塔尔斯基在华沙。

"那可怜的年輕人呀!"她带笑地說。"他只从議長夫人那里繼承到每年两千卢布的租金,还弄到了一万現金。我劝他跟一个有錢女人結婚,但他却宁愿到維也納去,从那里一定会到蒙特卡罗❶去……我建議他跟我們一同走。那样比較有趣,不是嗎?"

"当然,"伏庫尔斯基回答。"我們要一个特等車厢,那就更有趣了。"

"那么明天見吧!"

伏庫尔斯基办完了那些最紧急的事,在开往克拉科夫去的火車上預訂包厢座,他在晚上八点鐘左右把自己的行李交出去以后,就到了列茨基家里。他們三个人喝着茶,快到十点鐘上火車站去。

"斯塔尔斯基先生在哪里?"伏庫尔斯基問。

"我还不知道,"依莎貝拉小姐回答道。"也許他根本就不走……他是个多么輕率的人呀!"

他們已經坐在車厢里,斯塔尔斯基依旧沒有来。依莎貝拉小姐咬着自己的嘴唇,时时刻刻往窗外瞧。响过第二遍鈴

---

❶ 摩納哥有名的賭城。

以后，斯塔尔斯基終于在月台上出現了。

“这里，这里！”依莎貝拉小姐叫着。但是那年輕人沒有听見她的声音；伏庫尔斯基就跑出車厢，把他带了进来。

“我以为您再也不会来了。”依莎貝拉小姐向他問候。

“几乎脫班，”斯塔尔斯基一面回答，一面向托馬斯先生請安。“我到克惹楚夫斯基那里去了，我們从下午两点鐘玩牌一直玩到九点鐘……”

“您又賭輸了？”

“当然。象我这样的人，玩牌总是手气不好。”他望着她，补充說。

依莎貝拉小姐的脸有点紅了。

火車开动了。斯塔尔斯基在依莎貝拉小姐左边坐下，他們有时用波兰語有时又用英語交談，但到后来却常常用英語交談了。伏庫尔斯基坐在依莎貝拉小姐右边；他不愿打扰他們談話，站起来移到了托馬斯先生身边那个靠窗座位上。

列茨基先生精神不怎么好，他用长外套和一件坎肩把自己裹起来，还把一条毯子盖在腿上。他叫人关上車厢里所有的窗子，把那些对他有妨碍的灯弄暗一些。現在他滿心希望可以睡着了，是的，他甚至感到自己漸漸入梦了；但这时候，他跟伏庫尔斯基談开了，他詳細地跟他談起他的姊妹霍尔甸西，在他幼年时代，她是很喜欢他的；还談起拿破侖第三的宮廷习俗，他跟拿破侖第三曾談过几次話，談起維克多·厄曼努尔的翩翩风度和爱情奇遇，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事情。

一直到普罗兹柯夫，伏庫尔斯基都在注意地听着他談。过了普罗兹柯夫，托馬斯先生那微弱而单調的声音开始使他

感到疲倦了。不过，依莎貝拉小姐和斯塔尔斯基的談話倒更清楚地傳到了他耳朵里。他們两人是用英語交談的。有几句話使他警惕起来，他甚至問自己，是不是要警告他們，說自己也懂得英語？

他已經想站起来，但偶然間向对面的窗子望了望，象在鏡子里那样在窗玻璃上看見了依莎貝拉小姐同斯塔尔斯基的淡淡的身影。他們挨得很紧地坐着，虽說用那么輕的声調在談話，好象在談些无所謂的事情，但两个人的脸却都是紅紅的。

然而伏庫尔斯基注意到那无所謂的声調跟談話的內容不相称；他甚至覺得他們在用那种坦率的声調迷惑人。就在那一瞬間，他忽然想起"不忠实！不忠实！"这个可怕的詞儿，自从他認識依莎貝拉小姐以来，这样想还是第一次。

他紧靠在軟座的靠背上坐着，望着玻璃窗在傾听。斯塔尔斯基和依莎貝拉小姐的每一句話都象鉛一般沉重的雨点那样打在他的脸上、头上、胸脯上……

現在他不再想警告他們，說他听得懂他們的話了，他只是傾听着傾听着……

火車剛剛离开拉特齐維洛夫，下面的話引起了伏庫尔斯基的注意：

"这些你都可以譴責他，"依莎貝拉小姐用英語說。"他既不年輕，也不高貴，他太多愁善感，有时却显得无聊；但是能責难他利欲熏心嗎？……甚至，爸爸也認为他非常慷慨……"

"可是克先生的那件事呢？"斯塔尔斯基插嘴說。

"关于那匹競賽馬嗎？从这里就可看出你是从乡間来的了。不久以前，男爵到过我們家里，談起我們現在在談的这位

先生，說他处理这件事情象个紳士一样。”

“沒有一个紳士会放过一个伪造者的，除非他跟他之間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斯塔尔斯基带着微笑回答。

“可是男爵有多少次放过了他呢？”依莎貝拉小姐問。

“因为男爵有过各种不同的过失，馬先生对那些是了解的。你替那个受你保护的人辯护得不好，表妹，”斯塔尔斯基譏嘲地說。

伏庫尔斯基把身体更貼紧在座位的靠背上，免得冲过去揍斯塔尔斯基。他抑制住了。

“每个人有議論別人的权利，”他想。“我們倒要看看，事情怎么发展！”

有一会工夫，他只听得車輪在滚动，看出車厢在剧烈搖晃。

“在車厢里，我从沒有感到过这么搖晃，”他想。

“这个頸飾是全部的結婚礼物嗎？”斯塔尔斯基又在挖苦。“不是个慷慨的未婚夫，倒象个抒情詩人在談恋爱，可是……”

“我向你保証，”依莎貝拉小姐插嘴說，“他要把他的全部財产給我……”

“把它收下吧，表妹，借給我那么十万吧……怎么，他那块不可思議的小銅块找到了沒有？”

“沒有，沒有找到，我非常发愁呢。我的天呀，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的話……”

“知道我們把他那块小銅块丢了，还是知道我們把那个頸飾找到了呢？”斯塔尔斯基紧挨着她的肩膀，輕輕說。

伏庫尔斯基眼前一陣发黑。

“我失去知覚了嗎?”他抓住窗子上的那条皮带想。在他看来，車子似乎在跳跃，立刻会出軌。

“别再說这些，这是无耻！……”依莎貝拉小姐压低声音說。

“这正是我的长处。”斯塔尔斯基回答。

“看上帝的面上吧……他会看得見的……我恨你！”

“不，你会瘋狂地爱我，因为沒有哪一个男人敢这样做……女人們都爱恶魔似的男人。”

依莎貝拉小姐移得靠近了父亲一点。伏庫尔斯基望着对面那个窗戶在諦听。

“我預先警告你，”她生气地說，“你不要再跨过我們家的門檻。如果你还敢于……那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訴他。”

斯塔尔斯基笑了起来。

“在你沒有亲自找我去的时候，表妹，我是不会去的。但是我有把握，你很快就会找我去。过一个星期，你那个非常受崇拜的丈夫就会使你感到无聊，你会想消遣消遣的。那时你就会想起这个恬不知耻的表兄了，他这輩子沒有一秒鐘是严肃的，經常說俏皮話，有时候却胆大到极点。那时你就会怜惜这一个人，他随时准备热爱你，但从来也不吃醋，还懂得对别人讓步，受得了你的脾气……”

“同时还在别的地方犒賞自己。”依莎貝拉小姐給他把話說完。

“可不是！……如果我按另一种方式行动的話，那你也用不着原諒我了，你会担心我这方面的譴責。”

他沒有改变姿势，就拿右臂摟抱着她，左手紧握着她那只

藏在斗篷底下的手。

“是的，表妹，”他說。“象日常口粮那样的尊敬满足不了一个象你这样的女人，一小块蜜糖餅干那样的爱也不行……有时候你需要香檳酒，必須有人使你陶醉，那怕用的是恬不知耻的方法……”

“要做一个恬不知耻的人是容易的……”

“可不是个个人都敢。你問問那位先生吧，他能不能認为我的邪說比他那非凡的崇拜更有价値？”

伏庫尔斯基已經听不見底下的談話；另一件事吸引住了他的注意，那就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激剧的变化。如果昨天有人告訴他，說他听見这种話会装聾作哑，他是不会相信的；他会認为每句話都足以置他于死地，或者逼得他发狂。但当事情已經发生，他也就只好承認，比不忠实、失望和屈辱更糟的事情有的是。

但那是什么呢？……是在火車上旅行。車厢在怎么震顫着……在怎么疾馳着呀！……火車的顛簸傳到他的脚上、胸口、心里和脑子里；他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在顫动，每个骨节，每根神經……

火車一直在无边无际的田野，在辽闊的蒼穹下面奔馳！沒有人知道它还得跑多久……也許五分鐘，也許还有十分鐘！

斯塔尔斯基，或者甚至依莎貝拉小姐对他算得什么呢……他們正好互相配得上！……可是这火車呀，……哎喲，多么顛簸啊……

他怕自己馬上会哭起来，大叫一声，把窗子砸碎，从車子里跳出去……还有比这更糟的：他似乎就要哀求斯塔尔斯基

救他……救他免于什么呢？曾經有一瞬間，他想躲在座位底下，要求他的旅伴紧压着他，就那样一直到达目的地……

他閉上眼睛，咬着牙齿，双手紧紧地抓住坐垫上的繐子；汗珠从他額上冒出，沿着臉流下来，火車轟隆隆地响着，疾馳着……終于响了一声汽笛，又响了一声，火車在車站上停下了。

“我得救啦，”伏庫尔斯基想。

同时，列茨基先生睡醒了。

“这是哪一个車站？”他問伏庫尔斯基。

“斯奇尔尼維塞。”依莎貝拉小姐回答他。

列車員把門拉开。伏庫尔斯基一跃而起。他撞着了托馬斯先生，差一点倒在对面的座位上，在脚踏板上絆了一下，朝車站上那酒吧間跑去。

“伏特加！”他叫道。

女侍役詫异地递給他一小杯伏特加。他把它举到嘴唇边，但感到自己的喉嚨发紧，而且直打恶心，于是他把那杯沒有沾唇的酒放回原处。

这时候斯塔尔斯基跟依莎貝拉小姐在車上談話。

“嗯，这就要請您原諒了，表妹，”他說，“在女人們面前可不能那么匆匆忙忙离开車子吧。”

“也許他生病了？”感到有某些不安的依莎貝拉小姐回答說。

“无論如何总也不是一种非常危險的病，要那么刻不容緩地奔去……您想在酒吧間里要点什么东西嗎，表妹？”

“給我来点矿泉水。”

斯塔尔斯基到酒吧間去了；依莎貝拉小姐望着窗外。她那不安的情緒越来越增长了。

“这里面有文章，”她想。“他样子多么奇怪呀！”

伏庫尔斯基从酒吧間走到月台的尽端。他几次深深地舒了口气，从一只圓桶里喝了些水，那圓桶旁边站着一个劳苦的女人和几个犹太人。

他漸漸清醒过来。他看見一个車僮，立刻就喊住他：

“亲爱的，請您拿一張紙……”

“您怎么啦，先生？”

“沒有什么。您到办公室里随便拿一張什么紙，再到我們那节車子前面說伏庫尔斯基有个电报。”

“給您的？”

“是的……”

那車僮感到非常奇怪，但还是急匆匆到电报房去了。几分鐘以后，他从那里出来，他一面向列茨基先生同他女儿乘坐的那节車子走去，一面叫道：

“伏庫尔斯基先生有个电报！”

“这是什么意思？拿来看看。”托馬斯先生不放心地叫着。

但就在那时候，伏庫尔斯基在車僮旁边出現了，他接过那張紙，从容地把它展开，尽管那里的光綫很暗，他还是装作好象在看电报。

“是什么电报呀？”托馬斯先生問他。

“华沙来的，”伏庫尔斯基回答。“我必須回去。”

“您回去嗎？”依莎貝拉小姐吓了一跳。“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嗎？”

“不，我的小姐。是我的股东召我回去。”

“賺錢还是亏本？”托馬斯先生从窗子里探出身来，輕輕地問道。

“賺了一大笔！”伏庫尔斯基用同样的声調回答道。

“啊……那您走吧！”托馬斯先生劝他。

“可是您干么想留在这里？”依莎貝拉小姐叫着。“您必須等待回华沙的火車；最好跟我們一同到前站去換車。那样我們还可以有几个鐘头在一起。”

“貝拉想得眞不錯！”托馬斯先生指出說。

“不，我的小姐，”伏庫尔斯基回答說。“我宁可坐火車头走，也不愿損失几个鐘头。”

依莎貝拉小姐睁大眼睛望着他。在这一分鐘里，她在他身上看出了十分新奇的东西——这点引起了她的兴趣。

“多么复杂的性情呀！”她不由得想。

在几分鐘内，伏庫尔斯基在她眼睛里成长起来了，斯塔尔斯基却显得渺小而又可笑。

“但他为什么留在这里呢？电报怎么打到这里来呢？”她問自己。紧接着模糊的不安，恐惧攫住了她。

伏庫尔斯基又到酒吧間去了，他要找一个能够替他把行李从車上搬出来的脚伕，路上碰到了斯塔尔斯基。

“您怎么啦？”斯塔尔斯基凑着从候車室里射来的灯光打量着他，叫道。

伏庫尔斯基拉着他的膀子，把他領到月台上。

“我对您說几句話，斯塔尔斯基先生，請您别生我的气，”他声音重浊地說。“您对自己評价錯了。您身上所含的毒素跟

火柴所含的一样多。您也并不具备香檳酒的性格。不如說您具有一块陈干酪的性格，它对有病的胃起兴奋作用，但却能够把健康人的胃刺激到嘔吐。請您原諒，先生……”

斯塔尔斯基吃惊得发呆了。他什么也沒有听懂，但同时似乎又領会了一点什么。“在我面前敢情是个瘋子吧，”他想。

鈴声响了第二遍，旅客們从酒吧間涌向車厢。

“我愿意再給您出个主意，斯塔尔斯基先生：如果要博得女人的欢心，那么向来用慣的愼重比您的恶魔似的大胆好一些。您的大胆揭去了女人們的假面具。但因为女人們不喜欢被人家揭去假面具，所以您就有失去她們寵爱的危險，这对您和对您所寵爱的女人来說都是十分伤心的。”

斯塔尔斯基仍然沒有領会这是指哪一回事。

“如果我有哪一点得罪了您的話，”他說，“我准备跟您决斗……”

鈴声响了第三遍。

“先生們，請上車啦!”列車員叫道。

“不，先生，”伏庫尔斯基一面說，一面向列茨基的那节車厢走去。“如果我想跟您决斗的話，那我不需要多余的手續，您早已不在人世了。实际上您有权利要求我决斗，因为我敢于闖进您的小花园，在那里面您在栽培自己的花朵……我随时听您吩咐……您知道我住在哪里嗎?”

他們走近那节車子，列車員已經站在門边了。伏庫尔斯基使劲把斯塔尔斯基推上阶梯，把他搡进車厢，列車員把車門砰地一声关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您不辞而别嗎，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托

馬斯先生詫异地問。

“一路平安！”伏庫尔斯基鞠着躬，回答說。

依莎貝拉小姐站在窗口。車长吹了声哨子，火車头嗚嗚地叫了起来。

“Farewell, Miss Iza, farewell!”❶ 伏庫尔斯基叫了一声。

火車开动了。依莎貝拉小姐倒在她父亲对面的那个座位上；斯塔尔斯基走到了車厢的另一个角落里。

“嗯，嗯！”伏庫尔斯基兀自喃喃地說。“不用到皮奥特柯夫，你們又会挨得更近了。”

他目送着那列开出的火車，大笑着。

他一个人孤独地留在月台上，傾听着那隆隆而去的火車声。那噪音有时低下去，有时听不見了，接着又变得响一些，最后才完全靜寂下去。

随后他听見从車站上散去的員工們的脚步声，听見候車室里搬移桌子的声音；酒吧間的灯光熄灭了，那打着呵欠的侍役关上軋軋地发响的玻璃門。

“他們在寻找頸飾时，把我的小銅块丢掉了！……”伏庫尔斯基想。“我多愁善感，而且太忧悶了……除了象日常口粮那样的尊敬和蜜糖餅干似的爱外，她还需要香檳酒……蜜糖餅干似的爱——眞是句精彩的俏皮話！可是哪种香檳酒合她的胃口呢？啊哈，厚顏无耻！……厚顏无耻的香檳酒——也是一句多么精彩的俏皮話呀！……唔，就是为了这一点，学习英語

❶ 英語：再会，依莎小姐，再会！

也是值得的了。”

他毫无目的地徘徊着，无意間跑到了两列空車厢中間，有一会工夫，他不知道往哪里走。突然他脑子里出現了幻覚。他仿佛站在一个高大的鐘楼里面，它不声不响地在倒塌。他沒有被压死，不过身上堆着碎磚瓦砾，沒有力气从里面爬出来。沒有出路！……

他战栗了一下，那幻象不見了。

“疲乏显然把我压倒了，”他想。“实质上並沒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情；一切都可能在开头时候就預見到的，我甚至早就知道了。她跟我談过的那些話是多么平淡呀！什么使她感到兴趣呢？舞会、宴会、音乐会、服装。她喜爱什么呢？喜爱她自己。在她看来，整个世界似乎是为她而存在，她活着是为了取乐。她卖弄风情……是的，她以最无耻的方式跟所有的男人調情；她要在美丽、崇敬和服装方面在女人中独占鰲首。她干些什么呢？什么也不干。她是上流社会的装飾品。她可以用来延长她生存的唯一的东西，是她的爱情——一件假貨！而那斯塔尔斯基呢……斯塔尔斯基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个象她那样的寄生虫。在她那閱历丰富的生活中，他只是一段插曲。对他用不着提出严格要求：他們是一丘之貉。对她也是一个样儿……是的，她喜欢惹人动心，是一个麦薩林娜！誰感到有兴致，就連斯塔尔斯基，那个由于无所事事只好引誘女人的可怜虫，都可以紧紧地抱住她，可以寻找那个頸飾……

我以前曾經相信，

人間有些长着漂亮翅膀的洁白的天使……

"好洁白的天使！……漂亮的翅膀！……蒙利納里先生，斯塔尔斯基先生，天曉得，此外还有多少人。这就是按照詩里所說的話跟女人交往的結果！

"要研究女人，不該用詩人密茨凱維支、克拉辛斯基和斯洛伐茨基❶的方法，而是要按照統計的資料，統計告訴我們，这些洁白的天使包含着十分之一的卖淫妇成分；好吧，如果你在这方面遭到了一次欺騙，至少失望也是愉快的……"

这时开始傳来嘩啦啦的声音，有人在鍋爐里或貯糟里加水。伏庫尔斯基站住了。他仿佛在那清徹的抑郁的声音里，听見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魔鬼罗伯特中恳求援助的禱告那一段。"你們这些安息在这里，在这凄冷的坟墓岩石底下的人呀……"笑声、哭声、哀泣声、号啕声、沉浊的呼叫声都在一起大合唱，而那个充滿着絕望的、痛苦的、宏亮的声音仍然駕凌在一切之上。

他可以发誓說，那是一个乐队。这时他的面前又出現了幻象。他仿佛覚得是在一个公墓上；四周都是敞开的坟墓，幢幢的可怕的阴影从坟墓中升上来。每个阴影都化为一个美女，依莎貝拉小姐謹愼地在她們当中移动着，而且在用手势和眼色招引他……

他感到那么恐惧，不由得在胸前画个十字；那些精灵就不見了。

"够啦，"他想。"这样下去我会发瘋的……"

---

❶ 斯洛伐茨基（1809—1849），杰出的波兰詩人，革命浪漫主义者。

于是他决心把依莎貝拉小姐忘掉。

时候已經是夜里两点鐘。电报房里，那盞綠色罩子的灯亮着，电报机在嗟嗟地响。有一个人在車站旁边徘徊；一看見伏庫尔斯基，便脫下了便帽。

“火車什么时候开往华沙？”伏庫尔斯基問他。

“五点鐘，老爷，”那人一面回答，一面做了一个好象要吻他的手的姿势。“老爷，我是……”

“到五点鐘才开！”伏庫尔斯基重复地說。“騎馬也可以走到了……那火車几点鐘从华沙开呢？”

“再过三刻鐘，老爷，我是……”

“再过三刻鐘，”伏庫尔斯基嘟噥着。“一刻鐘……一刻鐘……”他重复地說，感到自己不能够清楚地发“r”这个音。

他轉过身背向着那个陌生人，沿着鉄路朝华沙的方向走去。那人目送着他，搖搖头，消失在黑暗中不見了。

“一刻鐘……一刻鐘……”伏庫尔斯基喃喃地說。

“我的口齿不清了嗎？……事情糾纏得多么古怪呀：为了贏得依莎貝拉小姐，我学英語，我学会了，却又失去了她……或者拿盖斯特来說吧。为了这件事他創造了偉大的发明，为了这件事他把那神圣的保証物托付給我，結果使斯塔尔斯基先生更有理由給自己去寻找……她夺去了我的一切，連最后的希望也夺去了……如果現在有人問我，我是不是眞的認識盖斯特，是否見过他那奇怪的金属——我不敢回答，甚至現在自己也不十分相信，这是不是錯覚……啊，如果我能不再想念她……哪怕几分鐘也好……

“好吧，我这就不想念她了……”

夜里星光灿烂，田野是黑暗的，沿着鉄路綫每隔一长段路都点着信号灯。伏庫尔斯基沿着路基走着，給一块很大的石头絆了一交，就在那同时，他在想象中看見查斯拉夫的城堡遺址，看見依莎貝拉小姐坐过的那块石头和她的眼泪。不过这一次，眼泪再也遮盖不住她的虛伪的眼色。

“我再也不会想起她了……我到盖斯特那里去，愿意从清早六点鐘一直工作到夜里十一点，留心压力、温度和电压的每一点变化……那样我就一秒鐘也沒有……”

他覺得好象有人跟着他。他回过头去，但什么也辨别不出，只是发現左眼的視力不如右眼，这使他不可忍受地恼怒起来。

他想回到車站去，但是他覺得，人們的臉色使他受不了。只要想到这一点，就感到难受，差不多肉体上都感到痛苦。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心灵能成为他的負担。”他喃喃地說。“啊，要是我能不想念她……”

在远远的东边閃着淡淡的光，一弯蛾眉新月升了上来，把难以描摹的淡白的光傾注在大地上。突然間，伏庫尔斯基眼前又出現了一个幻象。他在一个寂靜的荒林里，那些松树树干弯得奇形怪状，听不見一声鳥鳴，也覺不出一絲微风，最細的丫枝也一动不动。周圍浸沉在朦朧的暮色中。伏庫尔斯基覺得，这暮色、悲痛和忧愁是从他心里发出的，这一切只能跟他的生命一同消失，如果它是可以消失的話。

每次他眼睛朝上看的时候，透过松树的枝叶瞧見一小块一小块的天空，每一块天空都变成火車上那震顫着的玻璃

窗，上面淡淡地映出依莎貝拉小姐倒在斯塔尔斯基怀里的影子。

伏庫尔斯基再也无力逃避这些幻象了；它們控制着他，剝夺了他的意志，扰乱了他的思想，戕害了他的心灵。他的精神失去了自主：不管什么印象都能控制他，而且以千百种越来越抑郁，越来越悲痛的方式起了共鳴，象一所空空的建筑物里发出的回声一样。

他又在一块石头上絆了一下，这个毫无意义的事实在他內心引起一系列痛苦的形象。

他仿佛覚得，曾經有一天，有一天……他自己也是一块冷冰冰的、沒光彩的、无知无覚的石头。

他那么目空一切地僵硬地躺在那里，世上最猛烈的震撼也不能使他覚醒过来，这时候他心里或他头頂上有个声音在問他：

“你愿意变成人嗎？”

“人是什么呀？”石头回答說。

“你愿意看，听，愿意有知覚嗎？”

“什么是知覚呢？”

“你愿意熟悉新鮮的事物嗎？你愿意尝尝活下去的滋味嗎？活一刹那所得到的經历就比所有的石头在百万世紀的經历更多。”

“我不懂，”石头回答，“可是不管什么我都愿意。”

“但如果經过了那段新的生活，給你留下一輩子的痛苦呢？”那超自然的声音問。

“什么是痛苦呀？不管什么我都愿意。”

“那么变成人吧。”这是回答。

于是他变成为一个人。他活了几十年，在这段时間里，他怀过那么多愿望，受过那么多痛苦，那是沒有生命的东西在无穷尽的时間里所經历不到的。他追求一个目标，却发現了千百个其他的目标，他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却掉进了无边的苦海，他感触得那么多，考虑得那么多，在盲目的世界中消耗了那么多未知的力量，最后竟惹得整个自然界都生他的气。

“够啦！”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吶喊，“够啦！在这出戏里，你給別人讓位吧！”

“够啦！够啦！够啦！”石头、树木、空气、土地和天空都在吶喊。“給別人讓位！也讓他們熟悉熟悉这新的生活吧！”

够啦！……这么說，他又要化为烏有了，而且是在那万物的主宰給了他失望和痛苦，作为最后的紀念品的时刻里！他为了損失而失望，为了沒有达到目的而感到痛苦！……

“啊，但愿太阳就升起来！”伏庫尔斯基輕輕地說。“我回华沙去……开始干点什么工作，把戕害我神經的这一切愚蠢行行結束掉……她喜爱斯塔尔斯基？那就讓她要斯塔尔斯基吧！我在爱情上賭輸了嗎？那有什么！在別的事情上我倒賭贏了……人是不能占有一切的。”

已經有好些时候，他覚得自己八字胡上粘着湿漉漉的东西。

“血嗎？”他想，擦了擦嘴唇，在火柴的亮光里，他看見了手帕上的泡沫。

“我要发狂了嗎，不然是什么？見鬼！”

突然他看見远处有两道亮光在慢慢地移近；灯光后面有一团黑黑的东西，它发出一陣密密麻麻的火花。

“是火車嗎？”他問自己。在他看来，那就是依莎貝拉小姐乘的那列火車。他又看見那个特等車厢，用厚藍布遮着的暗淡的灯光，在車厢一角，依莎貝拉小姐倒在斯塔尔斯基的怀里。

“是的，我爱她……是的，我爱她……”他嘟囔着說。“我不能够忘掉……”

一陣悲痛震撼着他的心，它已經不是人类的語言所能形容的了。苦恼的思想、悲痛的感情、衰竭了的意志、他的整个生命，都在折磨他……突然間，他感到的不是憧憬，而是对死的迫切要求和渴望。

火車慢慢地駛近了。伏庫尔斯基扑倒在鉄軌上，可說不出自己在做什么。他在发抖，他的牙齿在打架，双手紧紧地抓住枕木，满嘴都是沙土……灯光射到了鉄路上，在机車的輪子下，鉄軌发出輕輕的顫动声……

“愿上帝保佑我……”他輕輕地說，閉上了眼睛。

他突然覚得一陣热，覚得有人猛一下把他从鉄軌上推开了……火車从他脑袋旁边差不多几英寸的地方駛过，蒸气和热灰噴了他一身。有一会工夫，他失了知覚；他醒来的时候，看見一个人俯身在他的胸脯上，而且执住他的双手。

“老爷，您到底在干什么啊？”那人問。“哪里瞧見过这样的事！……天哪……”

他沒有講完。伏庫尔斯基把他从身上推开，抓住他的衣領，猛力把他摔倒在地上。

“你要我的什么，无賴！”他叫道。

“老爷……我是維梭茨基呀！”

“維梭茨基？維梭茨基？”伏庫尔斯基反复地說。“你撒謊，維梭茨基是在华沙。”

“我是他的兄弟，是个扳道伕。还是老爷亲自設法給我在这里弄到这个差使的，是去年复活节以后的事……我怎能安心望着老爷这場灾禍呢？再說，鉄路上是不許人爬到車子底下的……”

伏庫尔斯基沉思起来，他把他放了。

“我所有行的好事，都轉过来反对我，”他嘟噥着說。

他感到精疲力竭，就在靠近一棵小野梨树的地上坐下了，这棵梨树离路基不远。风刮起来了，叶子簌簌地响着；这簌簌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勾引起了伏庫尔斯基对早已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我的幸福在哪里呀！”他想。

他感到胸口紧压着什么东西，而且漸漸升到喉头上来。他想舒一口气，却办不到；他喘着气，双手抓住那棵仍然在簌簌地响着的小树。

“我要死啦！”他呼叫着。

他覺得血似乎在沸騰，胸膛似乎要裂开，他痛得扭着身子，突然放声哭了起来。

“仁慈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呀！”他嗚咽着反复地說。

那扳道伕向他爬过去，小心地将膀子垫在他的脑袋底下。

“哭吧，老爷！”他向他弯下身去說。“您哭吧，老爷，禱告上帝吧。您不至于白白禱告的。誰受了上帝保护，眞誠地信賴

上帝，誰都可以放心地說：上帝是我的保护人，我不会感到恐惧了。他会使你解脫魔鬼的誘惑……財富算得什么呢，老爷，最多的金銀財宝也不算什么！所有的人都欺騙你，只有上帝不会欺騙。”

伏庫尔斯基把臉貼在地上。他仿佛覺得，悲痛、挫折和絕望似乎随着每滴眼泪在离开他。混乱的思想漸漸恢复了正常。現在他清楚地了解到发生的事情，而且明白，在那毁灭的瞬間，当一切都离开他的时候，这大地、这朴素的人和上帝，对他总还是忠实可靠的。

他漸漸平靜下来，号哭不再撕裂他的心胸，他感到全身无力，酣然睡去了。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經亮了；他坐了起来，揉揉眼睛，認出身边是維棱茨基，一切情景都記起来了。

“我睡了很久嗎？”他問。

“也許是一刻鐘……也許半个鐘头。”那扳道伕回答。

伏庫尔斯基掏出自己的錢袋，从里面拿了几張一百卢布的鈔票，递給維棱茨基，并且說：

“是这样的……昨天我喝醉了。不要說什么，也不要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訴人。你把这收下……給孩子們……”

那扳道伕跪倒在他的脚边。

“我以为，”他說，“老爷失去了一切，所以……”

“你說得不錯！”伏庫尔斯基沉思地回答道。“我失去了一切……除了我的財产。我不会忘記你，虽說……我宁愿不再活下去！”

“我当时就想到，这样一位老爷就算失去了所有的錢，也

不会去自杀的。人类的邪恶使您弄到了这个地步！……可是邪恶終会完蛋的。上帝看得見事情的眞相，不过他不立刻說出来。記住我的話吧……”

伏庫尔斯基从地上站起来，向車站走去。突然他轉过身来对維梭茨基說：

“如果你到华沙来，你来找我吧……可是这里发生的事，一句也别向人談……”

“上帝給我作証，我什么也不說。”維梭茨基脫下了便帽，回答說。

“但是下一次……”伏庫尔斯基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接下去說，“下一次，……如果你再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你明白嗎?……如果你碰到了，那你別救他。如果有人自愿带着他的委屈去受上帝审判，那就別拦住他……別拦住他!”

第八章　老掌柜日記摘录

政治局面是越来越明显了。

出現了两个同盟。这一方面是俄国和土耳其，那一方面是德国、奥国和英国。这就是說，战爭随时可以爆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問題会在这場战爭里得到解决。

但是不是就要打起来了呢？我們可真太容易受欺騙了。不过这一次是要打的，这一次是肯定要打的。李希茨基对我說，我每年都預言有战爭，我的預言却还沒有一次是灵的。他这个傻瓜，轉弯抹角地罵人。过去那些年月是一回事，現在又是一回事。

比方說，我在报紙上看到，加里波的在意大利激起人民反对奥国。他究竟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来一次大战。这还不够，过了几天，我又听說，丟耳将軍当着所有的神明对加利波的发誓，說他不讓意大利卷入不幸中去……

这是什么意思？翻譯成普通的說法，这就是："意大利人呀，你們别动，因为如果奥国打赢了，不用說会把的里雅斯德給你們的。反过来說，如果由于你們的过錯打敗了，那你們什么也得不到。"

約瑟夫·加利波的的号召和丟耳的劝导，都是非常重要的消息。那好心的約瑟夫心情急躁，因为他看出战爭迫在眉

睫，丢耳却比較安靜，因为他預見到进一步发展的事件。

但是战爭什么时候爆发呢？在六月底，或者在七月初？……一个沒經驗的政治家会这么想，我可不。因为从法国那里得不到安全的保証，德国人是不会动手打的。

可是他們怎样保証自己的安全呢？……斯潑魯特肯定說沒有这个可能，不过我看是有的，而且非常簡单。哦，俾斯麦是个狡猾的家伙，我在这件事情上更加确信了！

德国和奥国干么把英国拉进他們的联盟呢？……当然，只是为了暂时安慰一下法国，慫恿它参加联盟。这是以如下方式来实現的：

那年輕的小拿破侖，露露，在英国軍队中服役，他象他的祖父拿破侖大帝一样，正在非洲跟苏路人打仗。如果英国人結束了战爭，任命小拿破侖为将軍，他們会对法国人这样說的：

"亲爱的朋友們！你們的波納帕特，他在非洲作过战，而且在那里象他祖父那样贏得了不朽的声誉。因此你們立他为你們的皇帝吧，就象立他祖父为皇帝那样。为此我們将采取政治手腕替你們把阿尔薩斯和洛林从德国人手里弄回来。你們付給他們几十亿吧，那固然是一笔非同小可的錢，可是比挑起一次要耗費将近百亿的新战爭，終究好一些，对你們来說，新战爭的結果也还在未定之天。"

法国人当然立露露为他們的皇帝，把他們的土地弄回去，付了款，跟德国人締結同盟，那时，俾斯麦有了那么許多錢，他就会显显他的顏色了！

噢，这个聪明的滑头！随便什么人都不会，只有他会执行

自己的計划。我老早就認清那家伙是狡猾的，我对他有了偏爱，尽管我沒有說出口来。哼，告訴你們，他是个禍根！他跟普特卡默尔家的女儿結了婚；大家知道普特卡默尔家跟密茨凱維支家有亲戚关系。❶ 同时，据說他非常喜欢波兰人，甚至曾經建議德国皇儲的儿子学习波兰文。

唔，如果今年战爭不发生的話……那我就給李希茨基講个傻瓜的故事，那可怜虫以为政治上的明智是在于处处怀疑。愚蠢！談政治是要以那些从事物的規律里得出来的联想为依据的。

好吧，拿破侖第四万岁！固然目前沒有人想起他，我还是确信，他会在这場混乱中担任主角的。如果他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好，那他不但能无代价地收回阿尔薩斯和洛林，而且还能把法国的疆界向前扩展到萊茵河。只要俾斯麦不是过早地醒悟过来，而且認为人們不能利用波納帕特，就象人們不能把一只獅子套在一輛小手車前面那样。我总以为，俾斯麦会在这一个問題上打錯算盘的。而且，說实話，我不至于为他感到惋惜，因为我对他从来沒有信心。

我的健康情况并不頂好。我不是有什么毛病，就是覺得身体不頂事……我不能多走路，食欲减退，連写东西也不怎么喜欢了。

我在店里几乎已經无事可做，因为許朗格包姆当了家，我只順便料理料理斯达史的事情。据說十月份以前，許朗格包

❶ 密茨凱維支同普特卡默尔之間其实并沒有亲戚关系。——德譯者

姆就要遣散我們。我倒不至于碰到困难，因为好心的斯达史給我准备好了每年一千五百卢布的养老金；但是当我想起，我在店里很快就要毫无作为，一点也沒有权利管理的时候……

不値得活下去……有时候我感到那么苦痛，要是斯达史和小拿破侖不在的話，我眞不知道給自己作出点什么名堂来……誰知道，老战友卡兹呀，你在这方面干得聪明一点吧？固然，你对什么都不存在着希望，可你也一点不害怕失望……我倒不是說我害怕失望，因为伏庫尔斯基和波納帕特都不……但終是……有什么不对头……

我是多么衰弱呀，就連写字也感到吃力了。最好能到什么地方去玩玩……天呀，我有二十年沒有走出华沙的城門了！有时候我多么向往在未死以前重游一下匈牙利呀。也許我还可以在往日的沙場上找到战友們的白骨。哎，卡兹，卡兹！你还記得那硝烟弥漫、子彈呼嘯、号声齐鳴的情景嗎？当年綠草青青，太阳又多么灿烂呀！

毫无办法，我必須出去旅行，看看群山和树林，在沐浴在阳光中的辽闊平原上呼吸一会儿新鮮空气，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也許，我甚至会到外省的什么地方去，到斯塔夫斯卡太太的附近去。再說一个支領养老金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这許朗格包姆是个怪人。当年，我認識他的时候，他还很穷，我絕对料不到他会这样自高自大。现在，他通过馬璐歇維支結識了男爵們，通过男爵們結識了伯爵們，只是还攀不上侯爵，因为侯爵跟犹太人交往固然客客气气，但不讓他們接近自己。

在許朗格包姆自高自大的时候，城里就有人在駡犹太人了。我每次去喝一小杯啤酒时，总有人找我的麻煩，攻击我，因为斯达史把店卖給了犹太人，那个参議員在嘮嘮叨叨抱怨，因为犹太人夺去了他三分之一的养老金；斯潑魯特在叫苦，因为犹太人破坏了他的业务；李希茨基在流泪，因为許朗格包姆从夏至节起辞退了他，克来因却沉默着。

就在报紙上，也有人开始写反对犹太人的文章了。更希奇的是，就連舒曼医生，虽說自己是个犹太教徒，却有一次跟我作了如下的談話：

“您瞧，不用几年，就会跟犹太人鬧得不欢而散的。”

“請原諒，”我說，“不久以前，大夫自己不是还大大夸奖过他們嗎！”

“我夸奖过他們，因为那是个有天才的种族，可是他們的性格是卑鄙的。您想想看，那許朗格包姆父子想要欺騙我……”

“啊哈！”我心里想，“現在你开始回心轉意了，因为他們垂涎你的口袋了……”

如果要我說实話，那么从此以后，我对舒曼完全失去了一切同情。

再說人們怎么在議論伏庫尔斯基呀！說他是一个梦想家、一个唯心論者、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这样，也許是因为他从沒有对人做过卑鄙齷齪的事情。

当我对克来因談起我跟舒曼这席談話时，我們这个瘦弱的同事回答說：

“他說要在几年后才会跟犹太人鬧得不欢而散嗎？您請

他放心，还会早一些的……"

"天哪！"我說。"为什么会早一些呢？……"

"因为我們了解他們，即使他們对我們来一套花言巧語，"克来因回答說。"这些狡猾的家伙！可这一次他們打錯算盘了……我們知道，如果放任他們的話，他們会干出什么坏事来的。"

我曾經認为克来因是个非常进步的人，甚至是个过分进步的人，可現在我才相信他是很落后的。再說，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們，对我們"？

这算是跟在十八世紀后面来的一个世紀！那个十八世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由、平等、博爱！……見鬼，我为什么跟奥国人打了那一仗呢？我的战友們又为什么而牺牲呢？

胡說八道！空話！皇帝拿破侖第四会把这一切給糾正过来的。

到那时候，許朗格包姆也不会再傲慢自大，舒曼不会再吹噓他的犹太血統，而克来因也不再威胁他們了。

这个时代已經不远了，要是連斯达史·伏庫尔斯基也……

啊，我是多么沒精打采呀……我得到哪里去旅行旅行。

我毕竟还沒有衰老到不得不想起死的地步；唉，亲爱的上帝呀，如果一条魚从水里給拖了出来，就說是一条正当盛年的結实的魚吧，也只好死去，因为它离开了它习惯了的环境。

天曉得，我或者也是一条被从水里拖出来的魚吧。許朗格包姆在店里馬上就趾高气揚起来，为了証明他的权力，他撵走了司閽人和出納員，撵走他們，只是因为他們沒有对他表示

足够的尊敬。

当我替那些可怜人求情的时候，他气忿忿地回答我：

“請您比較比較，他們怎么对待我，又怎么对待伏庫尔斯基！确实，他們对他鞠躬时腰弯得并不那么低，可是从每个动作里，每个眼色里可以看出，他們是会为他赴湯蹈火的……”

“这么說，許朗格包姆先生，您也想人家为您赴湯蹈火嗎？”我問。

“当然。他們到底吃我的飯，我給他們活儿干，还发給他們薪水……”

李希茨基听見了这些荒唐話，气得几乎臉发青，我生怕他会給他一記耳光。但他沉住气，只这么問：

“您可知道为什么我們为伏庫尔斯基赴湯蹈火嗎？”

“因为他更有錢。”許朗格包姆回答說。

“不是的，先生。因为他具有您永远不会具有的一点什么。”李希茨基拍拍自己的胸脯說。

許朗格包姆的臉紅得象一只雄吐綬鷄。

“这是什么意思？”他叫起来。“我不具有什么？我們再也无法在一起工作了，李希茨基先生。您侮辱教規。”

我抓住李希茨基的胳臂，把他拖到貨柜后面。許朗格包姆所受的委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只有齐巴（他是在店里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发了脾气，大叫起来：

“老板說得对！不准嘲笑人家的信仰，因为信仰是神圣的！信仰自由在哪里？进步在哪里？文明呢？权利平等呢？”

“死不要臉的馬屁鬼！”克来因咕嚕地罵着，后来輕輕对我說：“舒曼說，人們会看得見一場爭吵，不是說对了嗎？你总記

得，他开头几天是什么样，現在他又是什么样！”

当然我把克来因訓了一頓，因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拿爭吵去吓唬他的同胞呢？但我在心底却不能不承認，一年內，許朗格包姆已經改变得很厉害了。

从前他是服服貼貼的，今天他却妄自尊大而又傲慢起来；从前在人家亏待他的时候，他不說話，今天他却无事生非。从前他自称是波兰人，今天他却夸耀自己是犹太人。从前他甚至相信高尙品质和大公无私，今天他却只談他的錢和他的那些关系。結果一定是不堪設想！

在顧客面前，他唯命是从。他恨不得給伯爵們，甚至給男爵們舐舐鞋底。但对手下人，他却是一匹眞正的河馬！他老是鼻子呼哧呼哧地噴气，不讓任何人安心工作。光景十分不妙……不过，另一方面，参議員、斯潑魯特、克来因和李希茨基也沒有权利拿一場什么爭吵去吓唬他。

今天在鋪子里，在这么一个潑辣人身边，我算得了什么呢？我結帳的时候，他就从我的肩膀后面窺視着，我有个什么布置，他就大声地把它再說一遍。他越来越想把我从店里排挤出去，在老主顧面前，他往往說：“我的朋友伏庫尔斯基……我的熟人克惹楚夫斯基男爵……我的伙計惹契茨基……”但我們单独在一起时，他却称呼我：“亲爱的惹契茨基。”

我曾經有几次以最委婉的方式暗示他，这諂媚的称呼使我感到不快。但是他这个可怜虫却連懂也不懂；我却一直忍耐再忍耐，将来說不定什么时还会发瘋的。我总是这样。李希茨基有意見就提，所以許朗格包姆尊敬他。

不管怎样，舒曼的話是对的，当时他肯定說，我們一代接

一代只是想怎样把錢花光，他們却想怎样把錢积攢起来。如果人的价値只是用金錢来衡量的話，那現在他們在这方面已独据世界的鰲首了。可是，这跟我毫不相干……

因为我在鋪子里已經沒有多少事情可做，我越来越时常地考虑到匈牙利去旅行。二十年来沒有看見田野和树林……这是可怕的！

我已經在設法弄一張护照；我想那大約要費个把月时間吧。可是微尔斯基一接手这件事情，四天之內就替我搞到了护照。我几乎吓了一跳。

沒有办法，非走不行了，哪怕只去旅行几个星期也好。我以为旅行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一星期……結果却不是这样！微尔斯基又来过問了，今天他給我买了一只旅行箱，第二天就給我收拾了我的东西，而且說："走吧！"

我甚至冒起火来。該死，这些人为什么想摆脫我呢？我不顧他們，把箱子里的东西又拿了出来，还在箱子里鋪了一条毯子，因为旅行这件事已經使我神經不正常了。但是，不管怎样，到什么地方旅行一下終是惬意的……多么惬意啊……

但是我必須首先恢复恢复体力。我的食欲仍然不好，人也瘦了，虽說整天睡意朦朧，还是睡不好；我有一种暈眩的感覚，心怦怦跳动……呸，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克来因也开始懈怠了。他經常迟到，身边带着一些小册子，常常去参加会議，誰也不知道他跟些什么人在一起。但最糟的是，他已經从伏庫尔斯基約好給他的那笔款子里拿出一千卢布，在一天之中把它花掉了。花在哪里呢？

尽管这样，他却不愧是个好青年！最能証明他为人正派的是这个事实：連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也沒有把他从她那幢房子里撵走，很久以来他就住在那里的三层楼上，而且象平常那样，温和謙逊，从来也沒有冒犯过誰。

只要他断絕那些可疑的关系就好了；跟犹太人也許不会有一場爭吵的，可是他……

愿上帝开导他，保佑他！

克来因給我講了一个有趣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我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同时又得到了証据，証明就在一些細小的事情上，也还存在公正的神明。

“无神論者的胜利是短暫的。”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这句話是圣經或者某一个长老說的。不管是誰說的吧，毫无疑問，男爵夫人和馬璐歇維支的例子完全証实了这句話是正确的。

我們知道，男爵夫人摆脫了馬列斯基和帕特奇維支以后，曾經严厉吩咐扫院子人，要他千万别把三层楼的房間租給大学生，就是讓它空着也好。那大学生的房間确实空了几个月，男爵夫人还是坚持己见。

这期間，她的丈夫男爵回来了，当然他把房子的管理权接了过去。男爵不断地需要錢，那空房間自然使他忍不住了，由于男爵夫人的胡作非为，減少了他每年一百二十卢布的收入。

但馬璐歇維支又来唆使男爵了（他們已經言归于好了！）；这个家伙老是不断地向男爵借錢。

“这是什么意思呢，男爵，”他一再地对他說，“您要考察房客是不是大学生？干么要使事情复杂化？如果来的人不穿制

服，那他就不是大学生；如果他預付一个月房租，那应該把它收下，不就完了嗎！”

男爵心里記着这个建議，他甚至吩咐扫院子人，要他在有房客来的时候，不要問就把他带上楼去。扫院子人馬上告訴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又告訴了克来因，这个家伙，当然喜欢有个趣味相投的邻居。

这样規定以后的几天，男爵家里来了个花花公子，他生着一張怪臉，衣服穿得更古怪：褲子跟背心不配，背心跟上衣不配，領带呢，跟什么也配不上。

“男爵先生家里有个独身汉的房間出租，”那个不相識的人說，“听說是月租十个卢布吧？”

“是呀，”男爵回答，“您可以看看房間。”

“哦，那用不着！我相信男爵先生是不会出租蹩脚房間的。我可以交定錢嗎？”

“好吧，”男爵回答。“您完全相信我的話，我也就不再更詳細地問了。”

“哦，如果您愿意的話……”

“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們中間，彼此信任就够了，”男爵回答。“因此我希望我和我的妻子，尤其是我的妻子，不会感到不滿意。”

那年輕人热情地紧握着他的手。

“我向您保証，”他說，“我們絕不会給您太太找麻煩的。她也許怀了不正确的成見。”

“够了！够了！……我的先生，”男爵打断他的話，他收下定錢，开了收据。

那年輕人走后，他把馬璐歇維支喊了来。

“我不知道我是否干了一件蠢事……” 男爵不好意思地說，“固然我已經有了个房客，可是从外表来判断，他恐怕是被我妻子赶跑的那些年輕人中間的一个。”

“那有什么关系！”馬璐歇維支回答，“只要他們預繳房租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三个年輕人搬进了三层楼的那間房子，他們搬来的时候毫不出声，所以沒有人注意他們。晚上他們跟克来因在一起坐着，也沒有引起别人注意。但过了几天，馬璐歇維支十分激动地来找男爵，叫道：

“您想想，他們当眞就是男爵夫人攆走的那些流氓！馬列斯基、帕特奇維支……”

“那完全无所謂，”男爵回答。“他們不觸犯我的太太，只要付清房租就成……”

“可是他們觸犯我！”馬璐歇維支大发雷霆。“我一开窗，他們就用气枪装豆子打我，这使我十分不快。有人到我家里作客，”他用更輕的声音补充說，“或者来个女人的时候，那他們就用豆子对准窗戶开火，使人家坐不下去。这对我有妨碍……这連累我！我要到警察局告发他們！”

当然，男爵把这件事告訴了自己的房客，还請求他們別再对着馬璐歇維支的窗戶射击。他們不再射击了，不过，当馬璐歇維支家里有个女客的时候（这是很常有的事），他們当中一个馬上把身子探出窗外，吼叫起来：

“扫院人！扫院人！您知不知道馬璐歇維支先生家里来了个什么样的女客？”

当然，有没有女人来，扫院人并不知道，可是經过这么一問，整幢房子里的人都知道了。

馬璐歇維支气坏了，当男爵这样回答他的訴苦的时候，他更冒火了：

"您亲自劝过我，要我别讓房間空着。"

連男爵夫人也安靜了一点，因为一方面她怕她丈夫，另一方面怕那些大学生。

这么一来，男爵夫人由于狂妄和可恶，馬璐歇維支由于阴謀詭計，都同时得到了他們应得的懲罰；另一方面，老实的克来因却得到了称心合意的同伴。

哦，世上終究是有公道的！

确确实实，这馬璐歇維支是个无耻的家伙！

今天他跑到許朗格包姆这里来控訴克来因了。

"先生，"他說，"您有个伙計住在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的那幢房子里，他簡直在危害我……"

"他怎么危害您呢？"許朗格包姆眼睛睁得老大地問。

"他待在那些大学生的房間里，房間的窗子直对着我。他們盯着我的窗子看，还用豆子打我，如果我房間里聚集着几个人的話，他們就叫嚷說我家里开賭場！"

"从七月起，我这里就不再雇用克来因先生了，"許朗格包姆回答。"最好請您跟惹契次基先生談談，他們两人老早就認識了。"

馬璐歇維支纏住了我，又把大学生的事件講了一遍，他們駡他是賭棍，危害那些到他家里去的女人。

"这是些什么样的女人!"我心里想,嘴里却大声地回答:

"克来因先生整天待在店里,不能要他为他那些邻居负責。"

"好,可是克来因先生在跟他們搞什么鬼計! 他給他們出主意再搬进我們那幢房子,他常常在他們那里,也讓他們上自己房間。"

"年輕小伙子喜欢跟年輕人打交道。"我回答說。

"可是我不愿由于这个而受罪!……要么他使他們安靜下来……否則我就告他們一状。"

这是岂有此理的要求:要克来因使那些大学生安靜下来,也許,还要他在他們面前給馬璐歇維支吹嘘一番呢! 虽然如此,我还是預先警告克来因,并且补充說,如果他,伏庫尔斯基的一个伙計,参加那些大学生干的不規不矩的事情,那是非常不好的。

克来因靜靜地听着,聳了聳肩。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他回答說。"我也許会把这个坏蛋絞死,可不会用豆子打他的窗戶,不会管他叫賭棍。他的賭場关我什么事?"

他說得对! 所以我也就不再說什么話了。

我必須去旅行,……我必須去旅行!……但愿克来因不会牵連到某一件蠢事里面去。說真的,这些年輕小伙子是最不好的了:他們想要改变全世界,同时又开那么不高明的玩笑!

如果我沒有十分弄錯的話,我們现在是处在一些非常事件的前夕。

五月里，伏庫尔斯基跟列茨卡小姐和列茨基先生上克拉科夫去，他明确地通知我，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可能要隔一个月。

但他不是在一个月后，而是第二天就回来了，样子那么衰竭，看見他的人就感到心痛。眞可怕，人在一天內可以变成那副样子！

当我問他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回来的时候，起初他犹豫不决，但接着告訴我說，他收到了苏辛的一个电报，他要到莫斯科去。但是第二天，他重新考虑一下，表示不到莫斯科去了。

“但如果那是一笔重要的交易呢?”我問他。

“交易，去他的吧！”他咕噜着，搖搖手不叫說下去。

現在他整天都不出屋子，大部分时間是躺着。我到他那里去过，发現他非常生气；我从仆人那里打听到，他誰也不接見。

我叫舒曼到他那里去，但是斯达史也不愿跟舒曼談話，只对他說，他不需要医生。但舒曼对这一点幷不感到满足；他是一个寻根追底的人，就亲自着手調查起来，弄清楚了一些奇异的事情。

他說，半夜光景，伏庫尔斯基借口收到了一个电报，在斯奇尔尼維塞下了火車，那以后他从車站上消失了，快天亮才回来，满身泥土，好象喝醉了酒。車站上的人都認为他眞的喝醉了，在田野里什么地方睡了一覺。

这个解釋旣不能使我，也不能使舒曼信服。医生断言，斯达史跟列茨卡小姐已經决裂了，他甚至想要干一件荒唐事也說不定……

可是我認为，他眞正收到了苏辛的一个电报。

为了健康起見，出去旅行无論如何是必要的。我到底还不是个殘廢人，不应当为一时的衰弱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麦拉歇夫斯基来了，住在我这里。他长胖了，非常健壮，样子倒象个修道士，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在最近几个月中，他见过了多少世面呀……

他到过巴黎，随后去过里昂；从里昂到捷因斯多豪附近斯塔夫斯卡太太那里去弯了弯，跟她一起来到了华沙。后来他又陪她回捷因斯多豪，在那里約摸待了一个星期，据說帮她筹备了那家店鋪。随后他又一直赶到莫斯科，从那里再回到捷因斯多豪去找斯塔夫斯卡太太，又在她那里逗留一个短时間，現在他到我这里来了。

麦拉歇夫斯基断言，苏辛根本沒有給伏庫尔斯基打过电报，此外他也相信，伏庫尔斯基跟列茨卡小姐已經决裂了。他想必也对斯塔夫斯卡太太說过什么話，因为这个天仙般的女人，两个星期前到华沙来，当她来看我的时候，曾經向我細細地查問过斯达史的事："他是不是健康，样子有沒有大大改变，是不是忧愁，难道永远摆脫不了他的悲伤嗎？"

为什么他悲伤呢？……就說他眞的跟列茨卡小姐决裂的話，謝天謝地，女人們不还有的是嗎，只要斯达史愿意，他随时可以結婚，甚至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結婚。

这个美丽絕倫、光芒四射的女人啊！她曾經热爱过他，誰知道，現在仍然爱着他吧！老天在上，如果斯达史回到她那里去，那是多么妙的一件事情呵。她是那么漂亮，那么高貴，那

么肯自我牺牲……如果活在世上还有一点意思的話（我有时怀疑这一点），那伏庫尔斯基就非得娶斯塔夫斯卡太太不可。

不过他得赶快才行，因为，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麦拉歇夫斯基在开始非常想她了。

“先生！”他好几次絞着双手对我說。“先生，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呀！要不是她那不幸的丈夫，我早就向她求婚了。”

“她会答应您嗎？”

“唉，我还不知道呢，”他叹了口气。

他跌坐在一張椅子上，弄得椅子咯咯直响，然后說：

“自从她迁离华沙，我第一次看見她的时候起，她的美丽使我感到非常惊訝，我是多么喜欢她啊……”

“不見得吧，你以前也喜欢她呢。”

“但是沒有到这种程度。我这次是怀着幸福的想望从巴黎到捷因斯多豪去的，可她臉色那么蒼白，眼睛那么忧愁，使我馬上想：天曉得，說不定我还能成功？……于是就追求起来。但才开口，她就把我碰回来了，当我在她跟前跪下，对她山盟海誓的时候……她却号啕大哭了！唉，伊克納西先生，那些眼泪呀！我完全迷糊了，完全……但愿魔鬼終于把她丈夫召去，或者我有錢使他俩离婚！伊克納西先生呀！……跟那个女人同住一个星期，我要不是死去，便会虛亏得象个白痴。眞的，我的先生！今天我才感到我是怎么爱她呀。”

“但要是她爱上了另一个人呢？”我問。

“爱上誰？爱上伏庫尔斯基嗎？哈哈！誰能爱上这只狗熊呢？一个女人需要对她傾吐自己的情愫，跟她談情說爱，紧

握着她的手，如果順利的話，那还要……难道这个木头人能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嗎？他追求依莎貝拉小姐，就象一条猎狗追赶一只野鴨那样，他心里还轉念头，通过她可以跟貴族阶級发生关系，还認为列茨卡小姐有一分嫁妆。后来当他看出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从斯奇尔尼維塞跑掉了。啊，先生，对待女人們是不作兴这样的。”

我承認，我不喜欢麦拉歇夫斯基的痴心梦想。如果他跪下来乞求，哭泣，訴苦的話，最后他还会把斯塔夫斯卡太太搞得昏头轉向的。那时候，伏庫尔斯基会懊悔的，我敢用我的軍官荣誉来担保，对他来說，只有她才是个理想的妻子。

嗯，我們等着瞧吧，暫且讓我出去旅行……旅行一趟吧……

好啦，現在我走啦。我买了一張到克拉科夫的車票，坐上了华沙到維也納的火車。可是当鈴声响了第三遍的时候，我却又跳了下来……

我一秒鐘也不能离开华沙和鋪子……离开它們我就活不下去……

行李要到第二天才能从車站取回来，因为它被运到皮奥特柯夫去了。

如果我所有的計划注定要这样实現的話，那我就得謝謝了……

第九章　麻木的灵魂

伏庫尔斯基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他在房間里躺着或是坐着。他是怎样从斯奇尔尼維塞回华沙的呢？

早上五点鐘左右，他在車站上买了一張头等車票，但他說不准，是他要买呢，还是他沒有要，人家就把票子給了他。后来他不知为什么上了二等車厢，在那里发現一个一路上都望着窗外的神父，和一个紅头发的德国人，那人脫掉鞋子，把一双穿着肮脏袜子的脚擱在对面的座位上，睡得象死去一样。他对面坐着一个老女人，她牙齿痛得那么厉害，所以对邻座那个人的举动也就不生气了。

伏庫尔斯基想算一算車厢里同行的旅客，他很吃力地算出来，他不在內是三个人，加上他是四个人。随后他开始想：为什么三个人加上一个是四个人，接着他就睡着了。

到了华沙，在耶路撒冷路坐上一輛出租馬車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可是他什么时候到华沙，誰給他抗箱子，他怎么坐上那輛出租馬車，对这一些，他完全說不出究竟，也根本不感到兴趣。

虽說是早上八点鐘左右，但他在門口揿了将近半个鐘头的鈴。仆人还沒有穿好衣服，睡意蒙朧地来給他开門，对他突然回来，吓了一大跳。后来当伏庫尔斯基走进自己臥室的时

候，他不得不相信，那忠实的仆人在他的床上睡过覺。可是他沒有訓他，只叫他把茶炊拿来。

仆人清醒过来，非常狼狽，連忙調換床单、被单和枕套；伏庫尔斯基看見那張鋪得干干淨淨的床，茶也沒有喝，就脫了衣服睡了。

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鐘，随后洗过臉，穿好衣服，走到客厅里，不知不覺地在一張靠椅上坐下，又瞌睡到晚上。到街上点起路灯的时候，他吩咐把灯拿来，还叫人到飯店里去要了一客煎牛排。他津津有味地吃着，随后喝些葡萄酒，到半夜时候，他又睡了。

第二天，惹契茨基来看他，可他坐了多久，他們談了些什么，他想不起来。不过当天夜里，他在梦中仿佛瞧見了惹契茨基那張惶惶不安的臉。

那以后，他失去了任何时間观念，看不出白天与黑夜之間的区别，时間在他要不是过得太快，就是过得太慢，这甚至也沒有使他感到詫异。他根本就不注意时間；对他来說，在一定的程度上，时間已經不存在了。他只感到內心和周圍空虛，他甚至仿佛覺得，他的房間扩大了。

有一次他梦見自己躺在一个高高的棺材上，于是他开始想到死。在他想象中，他一定会因为心脏痲痹而死去；不过这既沒有使他害怕，也沒有使他开心。有时候，由于长久坐在靠椅上，他的双腿发痲，他就想到，死亡已逐漸接近，于是他怀着好奇的冷漠心情等待着心脏很快痲痹起来。这样的观察使他有了一点喜悅，但沒有多久他又落到了淡漠的心情中。他吩咐仆人不讓誰进来；虽說这样，舒曼医生还是去看过他几次。

第一趟去，他按了按他的脉，瞧了瞧他的舌苔。

“用英語談好嗎？”伏庫尔斯基問，但他立刻想起，就把手抽了回去。

舒曼銳利地望着他的眼睛。

“你身体不太好，”他說，“你有什么不舒服嗎？”

“沒有什么。你又开业了嗎？”

“怎么不开业？”舒曼叫了起来。“第一个葯方是給我自己开的：我把我的梦想治好了。”

“好极啦，”伏庫尔斯基回答說。“惹契茨基也提起过，你的毛病治好了。”

“惹契茨基性情乖張，是个老牌的浪漫主义者。这种人快絕种了！誰愿意活下去，就得清醒地正視这个世界……好吧，您先閉上这只眼睛，再閉上那一只。照我說的：左眼……右眼……右眼……把两条腿交叠起来……”

“你在干什么，我亲爱的？”伏庫尔斯基問。

“替你檢查。”

“原来如此！你希望查个究竟嗎？”

“当然！”

“以后呢？”

“我会把你治好。”

“把梦想治好嗎？”

“不，是把你的神經衰弱治好。”

伏庫尔斯基微笑了一下，过了一会他問道：

“你能把一个人的脑子拿出来，把另外一个换进去嗎？”

“暂时办不到。”

"那么，你别来給我治病了。"

"我能使你有新的愿望。"

"那我已經有了。我恨不得鉆到地縫里去，哪怕它深得象……查斯拉夫城堡里的那口井。我愿瓦砾把我盖起来，把我的財产盖起来，使我一生不留下任何的痕迹。这是我現在的愿望，是一切往事的后果。"

"浪漫主义者呀！"舒曼拍着他的肩膀，叫起来。"沒有关系，这也会过去的。"

伏庫尔斯基再也沒有說什么。他对自己最后那几句話感到生气，而且奇怪自己怎么突然說得那么坦白。愚蠢的坦白！别人跟他的愿望有什么相干呢？干嗎他要說这个呢？他干么象个不害羞的乞丐，袒露出自己的創伤呢？

医生走后，他注意到自己身上起了点变化：他那向来漫无节制的淡漠心情中，出現了一些感触。那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痛楚，起初非常輕微，后来很快增强起来。在最初的一刹那，它仿佛象是輕輕的針刺，后来心里不断地感覚到，好象是一种比榛子大不了多少的异物。

当他想起施勒格[1]下面这些句子的时候，他对过去的淡漠心情就感到惋惜了：

我对我的悲痛表示欢迎，它成为我平常生活中的标志；我相信我感到和看到那永久的矛盾，一切都通过它而产生，通过它而存在在这力量无穷、斗争无止境的偌大的世界里。

---

[1] 施勒格(1767 — 1845)，德国早期浪漫派詩人。

“然而，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他感到沉痛在他的心里代替了淡漠的时候，他这样問着自己。他很快就回答：

“啊哈，这是意識的恢复。”

在他的脑子里，一个到那时还仿佛隐在雾中的景象漸漸清楚地显出来了。伏庫尔斯基好奇地望着它，而且看清楚了在一个男人怀抱中的一个女人的側影。那影子起初淡淡地閃着磷光，接着变成粉紅色……淡黄色……綠色……淺藍色……最后象天鹅絨那么黑。后来它消失了，刹那間又再度出現，挨次地染着各种顏色，从淡淡的磷光到深黑色。

同时他的痛苦加深了。

“我感到痛苦，——那就是說，我还活着！”伏庫尔斯基笑着想。

就这样，他有时望着那一再改变着顏色的影子，有时仔細捉摸那时輕时重的悲痛，几天过去了。有时它完全消失了，但后来又出現了，小得象原子那样不可捉摸，它漸漸增大起来，把一顆心填满，把整个人，整个世界填满……在它超过一切限度的那一瞬間，它又消失了，讓位給无限的安宁和惊异。

他心里漸漸滋生出一个愿望，想把那悲痛和那影子忘掉的愿望。它象是黑夜里熠熠发光的火花，一个微弱的希望在伏庫尔斯基眼前閃爍起来了。

“只要我有办法思考就好了！”他暗自說。

为了試試自己，他开始回忆着乘法口訣表，随后以两位数跟一位数相乘，和两位数跟两位数相乘。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把得数都記下来，然后进行核对……紙上的得数跟脑子里的

得数完全相符。伏庫尔斯基舒了一口气。

“我脑筋还清楚！”他开心地想。

他开始想象着自己寓所的位置，华沙和巴黎的街道布置……他的希望增加了；他注意到，自己不但記忆得很准确，而且这些練习还給他带来某种安慰。他越追忆着巴黎，对那里的交通、建筑物、博物館回想得越起劲，那躺在男人怀里的女人的側影便越来越模糊……

他开始在房間里踱来踱去了，他的視綫偶尔停在一堆画册上面。这些是德累斯登和慕尼黑[1]美术陈列館的复制品、堂吉訶德的复制品，里面有杜蕾[2]和賀伽斯[3]的插图。

他想起，那些被判决上断头台的人把他們剩余的时間消磨在看画上面来减輕等待的痛苦……从那时起，他就整天浏覽書上的插图。他翻完了一本，又拿起第二本，第三本……以后又回头翻閱第一本。痛苦漸漸减輕了；幻想越来越少出現，希望增長起来了。

他时常浏覽的是那本堂吉訶德，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想起了这个人的奇特的經历。这个人象他一样，許多年一直生活在詩意的虛构氛圍中；象他一样，跟风車搏斗；象他一样，被碰得头破血流；也象他一样，为了追求一个奉为神圣的女人，糟蹋了自己的一生；象他一样，找不到公主，却找到

---

[1] 这是两个德国城市。

[2] 杜蕾(1832—1883)，法国画家，曾經为但丁的地獄，塞万提思的堂吉訶德作过精采的插图。

[3] 賀伽斯(1697—1764)，英国画家和銅版雕刻家。

了一个丑陋的放牛姑娘！

"虽說这样，堂吉訶德却比我幸福，"他想。"他到了坟墓边上才从他的幻想里醒过来……可是我呢？"

他一再地浏覽着那些画册，渐渐地看熟了，也就不再那么注意了。当他看着杜蕾插图上的堂吉訶德、桑乔·潘薩❶和那个驢夫，看着賀伽斯的斗鷄和杜松子酒街道那两幅画时，他越来越經常地瞧見那节車厢，那块震顫着的窗玻璃，和映在上面的斯塔尔斯基跟依莎貝拉小姐的模糊的身影……

于是他丢开那些画册，开始閱讀那些他在儿童时代，或者在霍普伐的棧房里就熟悉了的書籍。他怀着无可形容的感触回忆起圣珍諾埃娃的生活、坦倫堡的玫瑰、利納丁尼、魯濱逊飄流記，最后回忆起一千零一夜。在他看来，时間和現实又都不存在了，他那受了創伤的灵魂逃出了人間，在某个不可思議的国度里徘徊，在那里，人們的內心光明正大，在那里，卑鄙行为并不遮盖着假面具，那里有永久的公正，它使人减輕痛苦，給那些顛沛流离的人以应得的酬报。

在这里，有一个現象使他大吃一惊。波兰文学作品引起了他的幻想，这些幻想摧毁了他的心灵；他只有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才能找到慰藉和安宁。

"难道我們眞是一个善于幻想的民族，难道天使永远不下凡到四周住着那么多病人的澤內薩勒特湖？"❷ 他忐忑不安地想。

---

❶ 堂吉訶德中吉訶德先生的持盾侍从。

❷ 在約旦河上，低于地中海六百八十呎，湖濱多居民，为基督及其門徒常經之处。

有一天，他从邮局里收到厚厚的一封信。

“巴黎来的嗎？是呀，巴黎来的。这里面写的什么，倒挺有意思呢。”他自言自語地說。

可他的好奇心幷不那么强，还引誘不了他去拆开那封信讀它。

“一封这么厚的信！見鬼，今天誰有兴致写这么多呢？”

他把那封厚厚的信扔在写字台上，繼續讀着一千零一夜。

“宝石造的宮殿、結滿珠宝的树木，对受尽創伤的心灵来說，是多么大的喜悅呀！那几句神秘的、使墻壁退避的咒語，那盞可以战胜敌人，可以使人在一剎那間行走几百英里的神灯……可那些神通广大的魔法家呢？这种权力給了險恶的卑鄙的人，多么可惜呀！”

他放开那書本，一面取笑自己，一面幻想起来。在幻想中他成了个魔法家，具有两种特性：控制自然力量的权力和隐身术……

“我認为，”他出声地說，“經过我几年的治理，世界是会改观的……最大的流氓都会变成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的哲人。”

这时他的視綫落在那封巴黎的来信上，他想起蓋斯特和他的話：

“人类是由蛇和老虎組成的，在它們中間偶尔才能碰得到一个人。偉大的发明都毫无例外地落到了怪物們的手里，今天的灾禍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不至于重蹈这种复轍，如果我終于发現一种比空气更輕的金属，我只会把它交給眞正的人。愿他們至少有一天掌握一种特殊的武器，愿他們的种族昌盛，

越来越强大……”

“沒有疑問，”他咕嚕着，“如果握有权力的是象奥霍茨基和惹契茨基那样的人，而不是斯塔尔斯基和馬璐歇維支这一类人，那就好了。”

“这是一个目标！”他想。“如果我年輕一些的話……不过……这里可做的事也并不少！”

他又开始讀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他覚出，它們已經不怎么引起他的注意了。先前的悲痛开始在他心里攪动，而在他眼前，依莎貝拉小姐和斯塔尔斯基的側影却越来越明显。

他想起穿木头拖鞋的盖斯特，后来又想起他那幢四周圍着圍墙的古怪的房子……他突然幻想起来，仿佛这幢房子是一張很高的梯子的第一級，在梯子頂端矗立着一尊消失在云端的雕象。那雕象是一个女人，她的头和胸都看不見，只看得見青銅制的衣服的折痕。在她那双脚支着的那个底座上，有着一行黑色的題詞：“坚貞与純洁”。他不懂那意义，但他覚得，他从那雕象上吸收到一股偉大的宁靜的力量。他感到奇怪，自己有能力体会到这种感触，自己能够爱依莎貝拉小姐，能够恨她，或者因为她而嫉妒斯塔尔斯基！

虽然房間里沒有人，他臉上却羞得通紅。

幻象消失了，伏庫尔斯基醒了过来。他只不过又是一个久病的衰弱的人，但他心灵里有个巨大的声音在隆隆地响，就象四月里雷声的余音，在雷声隆隆中，預告着大地回春。

六月一日，許朗格包姆去看他。他犹豫不决地走进去，但当他端詳了伏庫尔斯基一番后，他鼓起勇气来了。

“我到現在都沒有来看过你，”他开始說，“因为我知道你

身体不好，不愿接見任何人。哦，謝天謝地，現在一切都过去了。”

他在椅子上坐不安定，同时偸偸地細瞧着房間；也許他估計房間里非常混乱。

“你有什么事情?”伏庫尔斯基問他。

“与其說是事情，还不如說是建議……这是在我知道你生病时才想起的。你瞧，你需要一个比較长时間的休息，必須摆脫你所有的业务，于是我想起，你或者可以把那十二万卢布存在我这里吧……一点不費事，你就可得到年息一分的利息。”

“啊哈!”伏庫尔斯基插嘴說。“我自己一点不費事地付給了股东們年息一分五厘。”

“但現在不是那个时候了。不过，如果你把你的商号轉讓給我，我也乐于給你年息一分五厘。”

“鋪子和錢都不給，”伏庫尔斯基生气地回答說。“那鋪子，但愿它根本就不存在，至于錢呢……我有那么許多錢，股票的利息就够我用的了……連那一些都还太多!”

“这么說，你要在夏至节前抽回你的資金嗎?”許朗格包姆問。

“我可以把它存在你那里，存到十月份，甚至不要利息，条件是，你把那些愿留下的人留在店里。”

“一个困难的条件，不过……”

“听你的便。”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你打算怎么处理那貿易公司呢?”許朗格包姆問。“因为你說得好象想退出公司似的。”

“那是很可能的。”

許朗格包姆臉紅了，原想再說点什么，但沒有說出来。他們又談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許朗格包姆非常热誠地告辞，走了。

“我看他有意思从我这里把一切都繼承下来，”伏庫尔斯基想。“好，由他繼承去吧。世界是属于要霸住它的人的。”

許朗格包姆在这个时候跟他談私人的事情，他还是認为这是荒謬的。

“店里所有的人都在抱怨他，”他想，“他們說，他高傲自大，剝削人……固然他們也曾經同样談論过我。”

他的視綫又落在写字台上，几天以来，那封巴黎来的信就放在那里。他把它拿在手里，打个呵欠，但終于拆开了封口。

这是那个跟外交界有交往的男爵夫人的报告，还有一些官方的文件。他翻閱一遍，确定那是关于那个在阿尔及利亚死去的恩斯特·瓦尔忒(一名路易士·斯塔夫斯基)的死亡証明。

伏庫尔斯基陷在沉思里了。

“假使我在三个月前收到了这些文件的話，誰知道今天是什么样子。斯塔夫斯卡是个漂亮女人，首先是气派高尙……眞正的高尙……也許，她是眞正的爱我……斯塔夫斯卡爱我，我却爱了另一个女人。命运是多么嘲弄人呀！”

他把那些証件扔在写字台上，回忆起那个整洁的小客厅，在那里，他曾經跟斯塔夫斯卡太太消磨过許多夜晚，經常感到心境安宁。

“是呀，”他自言自語地說，“幸福自己落到了我的手里，我

却把它撇开了。不过，不是我們所向往的，也可以算是幸福嗎？她是否眞受过象我这么多的痛苦，哪怕只是一天？两个由于同一原因而感到不幸的人不能互相帮助，这世界是殘酷的。”

关于斯塔夫斯基死亡的文件已經在那里放了几天，伏庫尔斯基还不能决定应該怎么处理它們。

起初他根本沒有想处理，但后来它們不断地映入他的眼帘，他开始感到良心有愧了。

“总之，”他对自己說，“我替斯塔夫斯卡太太弄来了这些东西，我必須把它們交給斯塔夫斯卡太太；可是她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她結婚的話，那倒是一件有趣的事。那样我有了伴侶，海柳涅呢，是个可爱的孩子。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不过，那样对她也許是不会有利的。我对她說些什么呢？說我有病，需要有个女人照顧，因此我每年給您一万卢布那样的話嗎？或者說，我甚至以为可以爱您，尽管我自己……我自己对爱已經厌倦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伏庫尔斯基却想不出办法怎样把証件給斯塔夫斯卡太太寄去。他必須打听她住在哪里，写一封挂号信，把它付邮。最后他想起，把几个星期以来沒有見过面的惹契茨基叫来，把文件交給他，是最簡单不过了。但要把惹契茨基叫来，就必須撳鈴叫仆人，差他到店里去……

“唉……讓我安靜一点吧！”他喃喃地說。

他又开始讀書，这一次讀的是游記。他匆匆閱讀了中国和美国游記，不过斯塔夫斯卡太太的那些証件使他不能安宁。他明白，对这些文件必須采取什么措施，可他覺得，自己是不会有什么措施的。

这个心情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异了。

“我的想法倒是合情合理的，”他对自己說，“是呀，假使回忆对我沒有妨碍的話。我的感覚是对的……啊，甚至太对了！只是……我不想干这件事，不过話得說回来，别的一切事情我也不想干……这样一来，我就害了目前风行一时的意志麻痹症……这眞是一个精彩的发明！……不过，眞該死，我从来就不赶时髦……事实上，时髦不时髦，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我这样随心所欲，因此……”

剛剛看完中国游記，他突然想起，如果他具有坚定的意志，那他迟早会把一些事件和一些人物忘掉的。

“这弄得我很苦恼……很苦恼！”他低声地說。

他开始失去了任何时間观念。

有一天，舒曼闖到他家里来看他。

“喂！过得好嗎？”他問。“照我看，是在讀書。长篇小說——不錯。游記——好透了。你不想去散散步嗎？天气很好；可是你，大概有五个星期完全在自己房間里享受吧……”

“你在自己房間里享受倒有十年了。”伏庫尔斯基回答。

“对的。不过我有事做：我研究了人类的头发，而且想望过荣誉。但首先我沒有負担过别人的和自己的义务。再过二三星期，那家跟俄国做买卖的貿易公司就要开会了。”

“我要退出……”

“請便吧。这是个好主意！”舒曼譏刺地說。“此外还要允許他們把許朗格包姆选做經理，那样他們对你才有更好的評价。他就要給他們一点顏色看，就象給我顏色看一样。犹太人是个有天才的种族，但也是无賴……”

"好啦,好啦,好啦。……"

"你别在我面前替他們辯护,"舒曼生气地叫道,"我不但認識他們,而且看透了他們。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目前許朗格包姆已經在公司里搶夺你的势力了,我保險他能打得进去,因为沒有个犹太人,波兰的貴族就应付不了。"

"我看,你不喜欢許朗格包姆?"

"恰巧相反,我甚至佩服他,打算模仿他,不过我办不到罢了!恰恰現在,我祖先喜欢做买卖的天性开始在我身上抬头了。哦,这个天性!我多么想有百万卢布呀,有了它,好去賺第二个以及第三个百万……就能成为洛希尔的一个小弟弟。事实上甚至那个許朗格包姆也在欺騙我。我跟你們往来得太久,最后把自己种族的最珍貴的特性都失去了。"

"那你就跟他們断絕关系,去受洗礼吧。"

"我不想那样做。首先,接受洗礼,并不意味着跟他們断絕关系,再說我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犹太子孙,我不喜欢大言不惭。其次,如果我在他們力量薄弱的时候,沒有跟他們断絕关系,現在他們强大起来,我更不跟他們断絕关系了。"

"我觉得,就在目前他們的力量比以前薄弱。"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大概是因为人家开始憎恨他們吧?"

"我以为憎恨是个非常厉害的詞儿。"

"算了吧,我旣不瞎眼,也不痴呆。我知道,在作坊里,在酒館里和商店里,甚至在报上,人們在怎样議論犹太人。我深信,不远的将来又会突然来一次迫害,那結果是使我那些以色列的同胞更聪明,更堅强,更团結……有一天他們会对你們报

复的！他們是些倒霉的騙子，可是我必須承認他們的天才，我不能否認我对他們的好感。我喜欢一个肮脏的犹太人胜过一个干干凈凈的容克；[1] 当隔了二十年以后，我第一次再看見犹太人的礼拜堂，再听見那贊美歌的时候，說老实話，我眼睛里冒出眼泪来了……用不着再多說了！凱旋的以色列是美丽的，想到在那被压迫者的凱旋里面有你的一小分劳績是愉快的！”

“舒曼，我看你在发燒。”

“伏庫尔斯基，我确信白內障不是把你的視力，而是把智力給弄模糊了。”

“你怎么可以当我的面談这类事情呢？”

“我这么談，因为一来我不喜欢做一条毒蛇，在背后咬人，二来……你，斯达史，不至于再跟我們斗爭了。你已經被打垮，而且是被你自己的同胞打垮的。你把鋪子卖掉了，現在要退出公司。你的事业已經完啦。”

伏庫尔斯基的头低到了胸前。

“你想，”舒曼往下說，“今天誰站在你身边呢？是我这个犹太人，一个象你一样被輕視被踐踏的人。而且輕視我們的是同一些人……是那些大人先生。”

“你变得多愁善感了。”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这不是多愁善感！他們在我們面前夸耀自己的偉大，吹噓自己的德行，强迫我們接受他們的理想……可現在你自己說吧：那些理想和德行有什么价値呢，他們那种需要你的口袋支持的偉大在哪里呢？你跟他們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好象

[1] 封建大地主。

是在同等的地位上，他們把你弄成了什么样子？你想想，他們会把那些整个世紀来受他們压迫蹂躪的人弄到什么地步？……因此我劝你：跟犹太人联合起来！你的財产会加倍，而且，象圣經旧約中所說的那样，‘你可以看見敌人躺在你的脚边……’为了那个商号和几句好話，我們把列茨基一家、斯塔夫斯基一家，甚至还有别的人家都送到了你的手中……許朗格包姆不配做你的股东，这是个傻瓜。”

“但要是你們卡住了那些大人先生的喉嚨，那怎么办呢？”

“除了跟你們的平民联合起来，我們再沒有别的什么办法，我們将成为他們的知識分子，因为現在他們还沒有……我們将把我們的哲学、政治和經济教会他們，当然，他們在我們的手下，比在現在那些領导人的手下，生活会过得更好一些……那些領导人算得了什么！”他笑起来了。

伏庫尔斯基搖了搖手。

“在我看来，你这个想把大家的梦想医治好的人，自己就是个梦想家。”他說。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舒曼問。

“是的……你們自己都沒有站得稳脚跟，倒想要勒住别人的脖子。还是考虑跟别人处在老老实实的平等地位上好些，别梦想征服世界，在你們沒有去掉自己的缺点以前，不要糾正别人家的缺点。你們的缺点只会給你們多树立敌人。再說你自己也不知道应該依靠什么：你一会儿瞧不起犹太人，一会儿又把他們估計得太高。”

“我瞧不起个别的犹太人，但却尊重大伙儿。”

“跟我完全相反，我瞧不起大伙儿，有时却非常尊重个人。”

舒曼沉思起来。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說着伸手去拿帽子。“但事实还是事实，如果你退出那家貿易公司，它就会落到許朗格包姆和他的那群坏家伙的手里。但如果你留下的話，你可以把那些老实而規矩的人带进去，他們的缺点不多，但跟犹太人的交往却很广闊。”

“反正犹太人就要控制公司了。”

“你不帮助，那些狡猾的犹太人就会控制公司，但要是你帮助的話，却是那些有学問的犹太人去控制了。”

“那都是一样的！”伏庫尔斯基聳聳肩，回答說。

“絕对不一样。种族和共同的处境把我們跟他們結合起来，但是不同的意見却把我們分开。我們有知識，他們有犹太教法典，我们有理智，他們有机警。我們有点四海为家，他們想跟整个世界隔絕，除了教堂和长老会議以外，他們什么也不承認。如果是共同对付敌人的話，他們是很好的同盟者，但要是事情关系到犹太人內部的进步……那他們是可怕的累贅！因此，前进方向的确定权仍然操在我們手里，对文明就有利。他們只能用長袍和大蒜把世界搞糟，不能对世界的改善起什么作用……想想这一点吧，斯达史！”

他很誠意地跟伏庫尔斯基告辞，走的时候，他吹着抒情調：“瑞舍尔，你賜給我天意……”

“这么說，”伏庫尔斯基思索着。“看来在彼此爭取我們的进步和落后的犹太人中間面临着一場斗爭，他們还在等待我参加到一方面去呢……一个非常誘人的角色！……哎喲，这一切多么无聊和厌煩啊……”

他又开始作梦，又看見羞斯特那幢房子的高大的圍墻，那无尽的梯級，那矗立在頂端的青銅的女神雕象，她的头高入云端；还看見“坚貞与純洁”那行不可思議的題字。

他望着雕象上穿的衣服的折痕，一会儿嘲笑起依莎貝拉小姐，和她那洋洋得意的情人，还嘲笑自己的痛苦。

“这是可能的嗎？这是可能的嗎？”他独自嘟噥着，“就是說我……”

但那雕象很快消失了，痛苦又回来了，它象一个頤指气使的女主人那样安頓在他的內心中。

在舒曼来过后隔了几天，惹契茨基来了。

他很衰弱，拄着一根拐杖，爬上一层楼，他就疲乏得气也喘不过来，他倒在一張椅子上，差一点說不出話来。

伏庫尔斯基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伊克納西？”他叫了起来。

“哎，沒有什么！有点老了，有点……别的沒有什么！”

“你倒应該治治病，我亲爱的朋友，到哪里去旅行旅行……”

“我告訴你，我曾經打算出去旅行……甚至已經上了火車。可是，我对华沙和……我們的鋪子那么惦念，”他声音更輕地补充說，“所以我……咳一咳！……說了有什么意思！……我到这里来，請原諒。”

“亲爱的老朋友，你請我原諒嗎？我以为你在生我的气。”

“我生你的气？”惹契茨基一面回答，一面热情地望着他，“我生你的气？那是为什么？……业务和一件伤透脑筋的事把我逼到你这里来了……”

"一件伤透脑筋的事?"

"你想想,克来因被捕了。"

伏庫尔斯基連人带椅子往后退去。

"克来因和那两个…… 你不知道嗎? 那个馬列斯基和帕特奇維支……"

"为了什么?"

"他們住在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的那幢房子里,說实話,曾經稍稍捉弄过那个……那个馬璐歇維支……他大发脾气,可他們还是捉弄…… 最后,他跑到警察局里去控訴。警察来了,吵鬧了一陣,他們就把那三个人統統送进了监獄。"

"幼稚! 幼稚!"伏庫尔斯基悄悄地說。

"我也这么說,"惹契茨基接下去說。"当然,他們出不了什么事,但終归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馬璐歇維支那个蠢东西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跑到我这里来,賭咒說那不能怪他。我再也忍不住了,当时对他說:'我相信您沒有过錯;但在我們这个时代,老天爷想必只保护流氓們,也是实在的。凭良心說,您应該被关起来,因为您伪造过签名,那些小鬼并沒有。'他馬上哭了起来。他发誓从現在起,他要走上正路,他还表示,如果到目前他还沒有能够走上正路,那么,那就只怪你不好。'我曾經存了最好的心意,'他說,'可是伏庫尔斯基先生沒有向我伸过手来,沒有支持我那值得重視的意图,反而卑視我。'"

"純洁的心地呀!"伏庫尔斯基禁不住大笑起来。"好啦,还有别的新聞嗎?"

"城里有人談起,說你要退出那家公司。"惹契茨基說。

"对……"

"还说你要把它转让给犹太人。"

"得啦，我的那些股东到底不是旧衣服，我不能把他们转让或是把他们交掉，"伏库尔斯基生起气来。"他们有钱，有清醒的头脑。他们可以找合适的人，可以自己想办法。"

"他们会找到谁呢，就说他们找到了，他们会信任谁呢，还不是那些犹太人！不过那些犹太人对这个企业非常有兴趣。舒曼或许朗格包姆没有一天不来访问我，个个都竭力劝我在你走后当公司的经理。"

"实际上，今天你就在当经理了。"

惹契茨基摇了摇手。

"这是按你的主意，用你的本钱去经营的，"他回答道。"但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我看出，舒曼属于一派，许朗格包姆属于另外一派，他们都需要傀儡。他们在我面前互相挑剔，可是昨天我听说，那两派已经想要妥协了。"

"那他们做得聪明！"伏库尔斯基悄悄地说。

"不过我对他们已经失望了。"惹契茨基回答说。

"别太责骂他们，"伏库尔斯基插嘴说，"要知道还是我们把他们培养起来的。"

"不是我们！"惹契茨基生气地叫道。"他们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不管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他们，在佩斯、[1] 在君士坦丁堡、[2] 在巴黎或伦敦，他们的原则只有一个：尽可能少拿出，多

---

[1] 布达佩斯在多瑙河左岸的市区，一八七二年以前是个独立的城市，称为佩斯城。

[2] 现名伊斯坦布尔。

拿进，在物质方面和在精神方面，都是这样！虚伪……完全是虚伪……”

伏庫尔斯基在房間里来回地踱着。

“舒曼說得不錯，”他說，“对他們的反感在增加，如果就連你也……”

“我不存在反感……我不是个打手。可是你看吧，这里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們无孔不入，到处开店，准备把一切都抓到手里，每个人，只要捞到了一个地位，背后就拖了他的一大批人，他們絕不比我們高明，而是比我們更孬。你还会看得見，他們要把我們的鋪子弄成什么样子，他們会拉些什么样的卖主，搶哪一类的貨色！他們才剛剛把店搶了过去，就要往貴族阶級里挤，就要来夺取你的公司了……”

“是我們不好！是我們不好！”伏庫尔斯基重复地說。“我們不能够剝夺人家占据更好地位的权利，可是我們能保住我們自己的位子。”

“你自己倒离开你的位子了。”

“这不是他們的过失；他們对我的行为是規規矩矩的。”

“因为他們用得着你。他們利用你和你的关系象梯子那样爬……”

“嗯，得啦，”伏庫尔斯基打断他的話，“我們两人不要互相說服。你瞧……我这里收到了有关路易士·斯塔夫斯基死亡的官方文件。”

惹契茨基一跃而起。

“海倫夫人的丈夫？在哪里？”他非常激动地叫起来。“这可救了我們大家啦！……”

伏庫尔斯基把那些文件递給他，惹契茨基用索索发抖的手接了过去。

“上帝賜他永远安息……謝天謝地！”他一面看，一面說。“喂，我亲爱的斯达史，現在再也沒有任何障碍了。跟她結婚吧。嗳，但愿你知道她是多么爱你。我馬上通知那个可怜女人，这些文件你自己給她送去，而且……当場向她求婚。現在我相信，公司保得住了，也許鋪子也有救了。你使那几百个人不至于倒霉，他們会为你們祝福的。”

伏庫尔斯基在他面前站住，搖了搖头。

“她跟我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嗎？”他問。

“她瘋狂地爱着你。你料也料不到……”

“誰知道她爱的是谁呢？难道你沒有看見，我不过是个落魄的人，而且最糟糕的是精神上的落魄……破坏某一个人的幸福，我办得到，可是要我給……如果我能給人們一点什么东西的話，那就是錢和劳动；不过这不是現在的那些人，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些人。”

“哎，打住吧！”惹契茨基叫道。“跟她結婚，你就会看出这世界有所不同了。”

伏庫尔斯基悲慘地微笑了笑。

“是呀，結婚！……拴住了一个善良的无辜的人，騙取了她那最高貴的感情，而自己却心不在焉……說不定在一年或两年內还会責难她，說我为了她把我那些偉大的計划都放弃了……”

“政治嗎？”惹契茨基神秘地輕輕說。

“政治算得了什么！我有过不少的时間和机会，对政治感

到失望了。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有的是。”

“那也許是盖斯特的发明?”惹契茨基問。

“你怎么知道这一点?”

“舒曼說的。”

“啊,不錯! 我忘記了,舒曼总是知道一切事情的。那也是一种天才……”

“还是一种很有用的天才。可是我劝你考虑考虑,斯塔夫斯卡太太,否則……”

“你要从我手里把她搶走嗎?”伏庫尔斯基冷笑了笑。“搶去吧,搶去吧! 我答应你們,你們不至于碰到什么困难的。”

“呸! 請别說了! 如果象我这样的老家伙要想一个那样的女人,这世界会顚倒过来的。但是这里有个更危險的人:麦拉歇夫斯基。他十分瘋狂地追求她,我告訴你,他到她那里已經去过三四次了。女人的心不是石头呀……”

“哦,麦拉歇夫斯基? 他对社会主义已經不感兴趣了嗎?”

“可不是! 現在他說,一个人如果积蓄了一千卢布,另外还結識了一个象斯塔夫斯卡那么漂亮的女人,他对政治就淡而无味了。”

“那可怜的克来因抱着不同的見解。”伏庫尔斯基說。

“啊,克来因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固然是个好小伙子,但却是个不中用的伙計。麦拉歇夫斯基才是一顆珍珠!一个俊俏的家伙,会說法国話,他怎么望着那些女顧客,怎么捻着他那八字胡呀!…… 他不会放过自己到手的东西,你瞧,会把你的斯塔夫斯卡太太搶走的。”

他原想走了,但却又停了下来,說:

“跟她結婚吧，斯达史，跟她……你使一个女人幸福，挽救了公司，也許还挽救了鋪子。发明有什么意义！如果在一个象当前这样的时代里，发明可以促成一些最有意义的政治事件，发明跟政治目标有关的話，那我可以理解。可是那些飞行机器……难道它們也会有什么用处嗎？”他稍稍考虑了一下，往下說。“好吧！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是关于斯塔夫斯卡的事，你得赶快决定，因为我覺得，麦拉歇夫斯基是不会很长时間在那里白花力气的。那是个滑头！至于飞行机器……不过話得說回来，誰知道……也許，……也許它也可能有点用处。”

伏庫尔斯基只剩下一个人了。

“去巴黎，还是留在华沙呢？”他考虑着。“那里有个偉大的、但却沒把握的目标，这里有几百个人……”

“我根本不能見这些人！”想到这里他突然冒火起来。

他走到窗口，对街上望了一会，想集中思想。但是一切都使他生气：来往的車輛、匆促的行人，他們那愁悶的或含笑的面孔……女人們的容貌特别使他心緒不佳。在他看来，似乎每个女人都是愚蠢和欺詐的化身。

“每个女人迟早都会找到自己的斯塔尔斯基，”他不由得想。“每个女人都在寻找他。”

那以后不久，舒曼又去看伏庫尔斯基。

“我亲爱的朋友，”他走到門口就笑着喊道，“即使你要把我攆走，我还是要来訪問你，来打扰你。”

“恰巧相反，你什么时候喜欢来就来吧。”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这么，你同意了？了不起！病治好一半了。一个健康的脑子多么重要呀！經过了不到七个星期的严重的厌世以后，你对人类的代表人物又能够容忍了，尤其是对我本人……哈哈哈！……可是，如果把一个时髦的小妞儿放到你这个籠子里来，那便怎么样呢？”伏庫尔斯基的脸色蒼白了。“唔，唔……我知道，时候还太早。虽說已經到了你重新在人們当中露脸的时候了。那样，你的毛病就可以彻底治好。拿我作例子吧，”舒曼夸夸其談起来。“我在我那間屋子里待着的时候，就象鐘楼里的魔鬼那样感到无聊，今天呢，我才剛剛在外面露脸，就非常愉快了。許朗格包姆原想愚弄我，但当他一天比一天更确信，尽管我外表老实，他的每一着棋却都被我料到了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异了。他甚至尊敬起我来了。”

“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乐趣。”伏庫尔斯基說。

“且慢！我那些金融界的教友也使我感到相当高兴，因为在他們看来，我做生意似乎特别精明，尽管这样，他們还能够按照他們的意思来左右我……当他們弄清楚，我对做生意既不精明，也不至于天眞到成为他們手里的一个棋子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他們是又失望又痛苦的。”

“話虽这么說，你却还想說服我跟他們合作！”

“那是另一回事。今天我还要設法說服你。謹愼地跟有理性的犹太人合作，还沒有人損失过什么，至少金錢上沒有損失。可是当股东是一回事，当棋子又是另一回事。他們是想要把我当作棋子的。啊，那些犹太人呀！穿着短褂也好，穿着大禮服也好，他們始終是无賴！”

“这对你崇拜他們，甚至对你跟許朗格包姆打交道也还沒

有妨碍嗎？"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舒曼回答道。"根据我的意見，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有天才的种族，因此我欽佩他們，我爱他們的大部分人。不过，关于跟許朗格包姆打交道又算得了什么……天呀，斯达史！如果我們在互相争吵，那合乎情理嗎？关鍵到底在搶救一家象跟俄国貿易的公司那样宏偉的企业。你退出了，那么要不是它垮台，就是德国人攫取了它。无論怎样，总是国家損失。但是那样，祖国和我們都有了好处。"

"我越来越不懂你的意思，"伏庫尔斯基插嘴說。"犹太人是偉大的，犹太人却又是无賴。我們必須把許朗格包姆从貿易公司里攆出去，却又必須重新接受他。这一下是犹太人得到好处，接着又是祖国得到好处。完全是乱七八糟！"

"斯达史，你的智力受到損伤了。这不是乱七八糟，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事。在这个国家里，只有犹太人能使工业和商业有一点起色，所以他們在經济上的每个胜利，都能促进国家发展。我說得不对嗎？"

"这我必須考虑考虑，"伏庫尔斯基回答道。"那么，你另外还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最大的乐趣。人家一打听到我将来会发財，就已經要跟我結婚，你能想象嗎？跟我这个秃头的犹太人結婚！"

"誰呀？跟誰結婚？"

"当然是我們的那些熟人，至于跟誰結婚呢？我愿意跟誰就跟誰。只要我受洗礼，甚至跟一个女基督教徒結婚，还是个名門出身呢。"

"那你怎么样呢？"

“你知道，我准备尝試一下，那純粹是出于好奇。看着一个年輕漂亮、出身望族受过良好教养的女基督教徒向我傾訴愛情，那是多么有意思……老兄，这里就有着无穷的乐趣。瞧着她費尽心思博得我的欢心，我便非常开心！听着她抑揚頓挫的叙述，为了家庭，也許为了祖国犧牲自己时，我又会乐上一陣。最后，观察她为了自己的犧牲报答自己，对我变心——或者是按照老办法，那就是偷偷摸摸，或者是按照新方式，那便是不避人耳目，也許甚至还要求我放任她去干——这样的事也会引起我的乐趣……”

伏庫尔斯基抱着自己的头。

“可怕……”他冲口說。

舒曼偷偷地望着他。

“老牌的浪漫主义者……老牌的浪漫主义者！”他說。“你抱着自己的头，因为理想的愛和心灵純洁的女人的幻象，仍然出沒在你那不健康的幻想里。在十个女人当中几乎沒有一个那样的女人，这就是說，九与一之比，所以你碰不到一个那样的女人。可是你愿意知道那大多数的人是什么样的嗎？你看一看人們怎样生活吧，要不是男人象只公鷄，在十多只母鷄中間高視闊步地踱来踱去，就是女人象二月里的母狠那样，引誘着一大群痴痴呆呆的公狠或公狗跟在她后面……我告訴你，沒有比在那样的一群中去追求和依賴一只母狠更屈辱的了。在那么一种关系里，人失去了勇气、健康、热情、魄力，最后連理智也失去了。不能够从那样一个泥沼里爬出来的人，簡直可耻！”

伏庫尔斯基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眼睛睜得老大。最后

他輕輕地說：

“你說得不錯。”

医生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搖着它，大声地說：

“我說得不錯吧？是你說的？这么說，你有救了！是呀，你还会有点作为的……痛恨过去的一切，痛恨自己的悲痛和別人的卑鄙行为吧。你选擇任何一个目标，不管是哪一个，开始过新的生活吧。不管你繼續发財，或者从事不可思議的发明，跟斯塔夫斯卡結婚，或者再創办一家貿易公司——只要你努力爭取一点什么，干点什么就行。你明白嗎？絕不要躲在女人的裙子底下！有你这种魄力的人，不是听命于人，而是指揮人，不是被人領导，而是領导人。如果有誰在你和斯塔尔斯基之間选擇，竟挑选了斯塔尔斯基的話，那就証明他連斯塔尔斯基的那点价值都沒有。这是我的葯方，你明白嗎？現在再会吧，你自己考虑考虑。”伏庫尔斯基沒有挽留他。

“你生我的气嗎？”舒曼問。“我不感到奇怪，我給你去掉了一个沉重的禍害；留下的那点殘余，会自动消失的。再会。”

医生走后，伏庫尔斯基推开窗子，解开了衬衫扣子。他覺得又气悶又燥热，看来馬上就要中风了。他回忆起查斯拉維克村和那受欺騙的男爵，当时自己在他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几乎跟今天舒曼在自己面前所扮演的角色相同。

他又放任幻想馳騁起来，躺在斯塔尔斯基怀里的依莎貝拉小姐的影子旁边，現在出現了一群流着口水的公狼，追着一只母狼在雪地上狂奔……而他是其中之一！

他又感到难以容忍的痛楚，同时也对自己感到憎恨和

厌恶。

"我是多么卑鄙和愚蠢呀!"他叫着，拍着自己的额头。"虽說見聞这么广，却还是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分。我……我……曾經跟斯塔尔斯基以及天曉得其他什么人竞爭过!"

这一次他勇敢地回忆起依莎貝拉小姐的形象来；他勇敢地望着她那清秀的面貌、灰褐色的头发、那双呈現出各种顏色——从藍色到黑色的眼睛。他仿佛覚得，她的臉孔、脖子、肩膀和胸脯上，到处現出斯塔尔斯基吻过的痕迹。

"舒曼說得不錯，"他不由得想，"我的病眞的治好了。"

但是他的憤怒漸漸平息下去，惋惜和悲哀重新侵襲他的心。

在以后的几天中，伏庫尔斯基不再閱讀什么。他跟苏辛頻繁地通信，还考虑着許多事情。

他想，两个月来，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間里，已經不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倒好象是牡蠣那样的东西，在同一个地方待着，沒有选择地接受外界的偶然事件所加在它身上的命运。

偶然事件給了他什么呢?

首先是書本；有一些書向他解釋，他是个堂吉訶德，相反地，另一些書却引起他对一个奇异世界的爱好，在那世界上，人們能控制一切自然力量。

現在他不愿再做堂吉訶德了，他盼望能控制自然力量。

后来許朗格包姆和舒曼先后来找他，他听他們說，有两个犹太人集团在爭夺他走后的公司領导权。在整个国家里，沒有人能实行和发揮他的意图，除非是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充分地显示出傲慢、狡猾和冷酷无情，并且逼使他相信，他的沒落

和他們的胜利对国家来說会是有利的。

現在他对买卖、公司和一切的盈利感到那么厌恶，連自己都非常惊异：他怎么会从事这样的工作差不多有两年之久呢？

“我为她挣了一笔财产！”他想。“买卖……我也作买卖！我在两年中积攒了五十万以上的卢布，跟一些小事情打交道，把劳动和生命孤注一擲……我赢了。我，一个理想家，一个学者，难道还不明白，一个人一輩子不可能靠劳动赚到五十万卢布，就連三輩子也不可能……我从这場賭博里获得的唯一的安慰，是我确实沒有偷窃，也沒有欺騙……看来，蠢人会得到上帝的庇护，……”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在一封巴黎的来信里給他带来了斯塔夫斯基的死訊，从那时起，他先后勾起对斯塔夫斯卡太太和对盖斯特的記忆。

“老实說，我必須把我从賭博中赢来的錢交还給人民。我們这里到处是貧穷和愚昧，但穷苦和无知无識的人却是最可尊敬的……为了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跟斯塔夫斯卡結婚。毫无疑問，她不但不会削弱我的意图，而且一定是个最忠实的女助手。她自己也經历过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她的行为是眞正高尙的……”

这些是他的想法，但他却另有感触：輕視那些他想为他們造福的人。他覺得，舒曼的悲观主义不但动搖了他对依莎貝拉小姐的热爱，而且还把他自己毒害了。根据舒曼的說法，人类要不是由那些引誘公鷄的母鷄組成，就是由那些追求母狼的公狼組成；不管你向哪里看，十个女人中只有一个是正派

的；碰到的是野兽，不是人——所有这些深入到他内心中的話都难于摆脱掉。

"这样的治疗，去它的吧！"伏庫尔斯基嘟囔着說。他对舒曼說的話沉思起来。

三个人：他自己、盖斯特和舒曼都发現人类具有野兽的特征。不过他認为，具有人形的野兽到底是例外，整个人类是由优秀的个体組成的。盖斯特的主張却相反，在他看来，人类是一群畜生，优秀的个体是例外；不过，盖斯特相信，优秀的人在与时俱增，他們在控制全世界；因为他十多年来在从事一种新发明，这种发明能促使获得胜利。

舒曼也断言，大多数人是野兽，但是他既不相信美好的未来，也不給予别人以类似的希望。他永远認为人类处在畜生的状态中，不过犹太人在鯽魚中依然是一条梭魚。[1]

"高明的哲学！"伏庫尔斯基想。

但他还是感到，在他那受了創伤的心灵里，舒曼的悲观主义象在一片新耕的田地上迅速地滋长起来。他感到，不但他对依莎貝拉小姐的爱消失了，而且連怨恨也消逝了。因为，如果整个世界都不过是由畜生組成的話，那就既沒有理由去瘋狂追求她們当中的一个，也沒有理由抱怨自己是个畜生，虽不比其他的畜生好些，当然也不比它們更坏。

"恶魔式的治疗！"他又反复想。"可是誰知道，这是根本的治疗……我的那些見解已經彻底破产了；但是誰能保証，盖斯特沒有弄錯，或是舒曼說得不对呢？惹契茨基是个畜生，斯

---

[1] 意即鶴立鷄群。

塔夫斯卡是个畜生，盖斯特是个畜生，我自己也是个畜生……理想——那是乱涂乱抹成的馬槽，那里面放着的也是随意涂抹成的青草，无法使哪一个人吃飽！这么說，为什么要牺牲自己，为什么要对人鍾情呢？必須直截了当地把病彻底治好，以后輪流地享受煎牛排或是漂亮女人，佐以上等的葡萄酒。偶尔閱讀点什么，或者到哪里走走，听听音乐会，这样一直到老年！”

在召开那次决定公司命运的会議前的一个星期，伏庫尔斯基家里越来越时常地有客来拜訪了。

来的有商人、貴族、律师，他們要他别离开他的本位，不要使那个机构遭受危險，那机构还是他自己創立的哩。伏庫尔斯基以那么冷冰冰的淡漠态度接見了那些利害相关的人，使他們連向他发表議論的兴致都沒有了；他对他們說，他打不起精神，有病，因此他必須退出。

那些利害相关的人失望地走了；大家都覺得伏庫尔斯基的病一定很重。他消瘦了，答話簡单而辛辣，眼睛燒得通紅。

“他利欲熏心得病了！”商人們說。

在最后期限以前的几天，伏庫尔斯基召見了自己的律师，請他通知股东們，按照跟他們签訂的合同他抽回自己的資本，退出公司。其他的人也可以照样做。

“錢呢？”律师問。

“已經为他們存在銀行里了；我这方面再跟苏辛把帳目算清。”

律师悶悶不乐地离开了他。就在当天，侯爵也去找伏庫

尔斯基。

“我听到一些难以相信的事情！”他紧握着他的手說。“您的律师做得好象您眞正有意离开我們似的。”

“您以为我在开玩笑嗎？”

“唔，不……我以为，您在我們的合同上看出了某些不合意的地方，因此……”

“因此开始討价还价，好逼使你們签署另一个合同，减低你們的利息，却增加我的收入嗎？”伏庫尔斯基接碴儿說。“不，侯爵，我完完全全地退出。”

“那样您就使您的股东們感到失望了。”

“为什么？你們曾經亲自跟我訂了一份为期仅仅一年的合伙契約，还亲自要求那样地經营业务，使每个合伙者可以在合同解除后一个月，抽回他所投入的資本。这就是你們的明确的要求。我只有一点違背了它，就是我不在一个月后退还資本，而是在公司关門的同时。”

侯爵坐在一张靠椅上。

“公司还存在，”他悄声說，“不过是犹太人代替了您……”

“这就听你們的便了。”

“犹太人在我們的公司里！”侯爵叹了口气。“他們甚至做得出在会議上用他們的語言談話。不幸的国家呀！不幸的語言呀！”

“不要怕，”伏庫尔斯基指出說。“我們大多数的股东都习慣在会議上說法国話，对我們的語言并沒有损害；因此用犹太話說几句也一定不至于损害它的。”

侯爵脸紅了。

“但他們到底是犹太人，先生……一个外来的种族……正巧現在人們对他們普遍有着反感……”

“群众的反感不說明什么問題。再說，我的先生們，到底有誰妨碍你們，凑一笔相当的資本，象犹太人那样做法，可并不把它信托給許朗格包姆，而是信托給一个信基督教的商人呢？”

“我們不認識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可是你們認識許朗格包姆嗎？”

“除了这个人，我們这里沒有一些够得上能干的人，”侯爵插嘴說。“他們是些伙計，不是金融家。”

“我过去是什么呢？同样是个伙計，而且还在一家飯店里干过活；虽說这样，公司还带来了預定的收入。”

“您是个例外。”

“你們从哪里知道，在地窖里和在柜台后面，再也找不到这一类的例外呢？你們找找看吧。”

“犹太人自己找上門来的。”

“就是这么回事！”伏庫尔斯基叫起来。“要不是犹太人找上你們，就是你們去找他們，但信基督教的暴发戶甚至不能接近你們，因为他发現在道路上障碍太多了。这一点我很熟悉。对商人和实业家們，你們的門关得那么紧，要不是用几十万卢布去轟开它，就得象一只臭虫那样从縫隙中挤进去。把門开一条縫吧，那样你們沒有犹太人，說不定也能維持得了。”

侯爵用双手掩着脸。

“哦，伏庫尔斯基先生，您的話說得非常公平合理，但却也

很刻薄……很殘忍。不过問題不在这里。我理解您对我們的怨恨，但到底……对公司总还是有义务的。”

“好啦，如果我每年从我的本金中收到年息一分五厘的利息，我不認为那是尽义务。如果我对年息五厘的利息感到满足的話，我也不相信自己是个坏公民。”

“可是我們到底花掉了这些錢，”侯爵感到委屈地回答說。“我們周圍的人都是靠这些錢过活的。”

“我也要把錢花掉的。夏天我到奧斯坦德[1]去，秋天到巴黎，冬天到尼斯。”[2]

“对不起。我們不仅仅維持到国外去的人的生活。本地的許多手艺工人……”

“等自己的工錢等了一年多。”伏庫尔斯基把那句話說完。“尊貴的侯爵，我們两人都認識这类保护本国工业的人，我們公司里甚至就有这一类人……”

侯爵从那靠椅上跳了起来。

“且慢！这是不相符的，伏庫尔斯基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說。“我們犯了許多錯誤，許多罪行，这是真的，但您不該抱怨我們，您經常得到我們的支持和尊敬……”

“尊敬！”伏庫尔斯基笑起来。“侯爵，您相信我不明白这两样东西是建筑在什么上面嗎？不明白尊敬使我在你們当中保持了什么样的地位嗎？薩斯塔尔斯基先生、尼敏斯基先生，連……从来不干什么、沒有人知道他的經济来源的斯塔尔斯基

---

[1] 比利时的城市，北海的巨大客运港口。

[2] 法国靠地中海的一个城市，位于西阿尔卑斯山的最南部，风景秀丽。

先生，—— 你們尊敬这些人胜过我十倍。我还有什么說的！只要是外国人，进到你們的客厅就沒有困难，可是我必須花費巨大力量，而且是必須付出信托給我的資本的百分之十五的利息才进得去！是那些人得到你們的尊敬，不是我；他們有着大得多的特权。尽管那些受到尊敬的人，在价值上个个抵不上我的守門人，因为他到底干点活，不是靠大家負担的寄生虫。”

“伏庫尔斯基先生，您冤屈了我們。我理解您談的是什么，說老实話，我感到慚愧。但是我們可不能为个别人的罪过負責呀。”

“恰巧相反，你們都是要負責的，因为那些人是在你們中間长大的，而你們所謂的罪过，不过是你們的观点，你們厌恶各种劳动和各种責任的結果罢了。”

“您內心中充滿着怨恨，”侯爵回答說，站起来准备走了。“怨恨是有理由的，但也許找錯了对象。再見吧。这么說，您听任我們被那些犹太人吃掉嗎？”

“我希望你們跟他們之間获得諒解会比我們之間更容易些。”伏庫尔斯基譏刺地說。

侯爵眼睛里出現了泪花。

“我原来認为，您是会把我們跟那些越来越疏远的人沟通起来的，”他激动地說。

“我倒愿意做桥梁，可是它被鋸短了，坍掉了，”伏庫尔斯基鞠一个躬，回答說。

“那就是說，我們必須撤退到最后的桥头堡上了？”

“那并不是撤退，那是跟犹太人在买卖上的合作。”

“这是您說的?”侯爵問道，臉色变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再留在这个公司里了……不幸的国家呀!”

他点点头，走了。

决定貿易公司命运的那次会議終于举行了。

首先，由伏庫尔斯基組成的董事会就过去的一年提出了报告。結果是銷售总額超过資本十几倍，获得了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十八的盈利。股东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都受了感动，由侯爵建議，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感謝董事会和缺席的伏庫尔斯基。

之后伏庫尔斯基的律师起立宣布，他的当事人因为有病，不但要退出董事会，而且还要离开公司。尽管很久以来大家对这个消息就有了准备，但它还是使人非常沮丧。

侯爵利用休息时間，要求发言，他通知那些出席会議的人說，由于伏庫尔斯基退出，他也要脫离公司。跟着他就离开了会議室。但临走的时候，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說:

“我从来沒有具备做买卖的能力。伏庫尔斯基是我可以把我的名誉信托給他的唯一的人。要是他退出公司，那我在这里也毫无作为了。”

“可是股息呢?”那朋友輕輕地問道。

侯爵鄙視地对他投了一眼。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股息，而是为了不幸的国家。我原来想把一点新鮮的血液和比較新的观点带到我們这阶层里来；可是我只得承認，我輸了，而且絕对不是由于伏庫尔斯基的过錯……可怜的国家呀!”

虽然侯爵的退席是出乎意料的，但留下的印象比較淡薄，

因为在座的人們預先知道了，不管怎么样，公司是不会垮的。

随后有一个律师上台，用发顫的声音发表了一篇非常生动的演說，他郑重宣布随着伏庫尔斯基的退出，公司不但失去了它的領导人，而且还失去了六分之五的資本。“所以它非垮台不可，”那演說家往下說，“而整个国家、几千个职工、几百个家庭就都葬送在它的瓦砾底下了……”

說到这里他稍停一下，等待发生效果。不过在座的人們对他的話却无动于中。他們事先知道了下文。

律师繼續往下講，他要求在座的人們别丧失自己的勇气。“因为已經有个善良的公民，一个內行人，甚至是伏庫尔斯基的朋友和股东，下决心要撑住这个搖搖欲墜的公司，象阿特拉斯[1]頂住天空那样。这个人愿意替几千人擦干眼泪，使国家不至于毁灭，把商业引上新的道路……”

說到这里，所有的脑袋都轉向許朗格包姆坐着的那張椅子，他滿头大汗，紅着臉。

“这个人，”律师叫道，“是……”

“我的儿子亨利克，”有人从屋角那里发出声音。

因为这个效果来得出乎意料，大厅里爆发了一片大笑声。

但是，会議主席团却装作又惊又喜的样子，征詢在座的人們，是否愿意接受許朗格包姆先生当經理和股东。这个动議获得了一致的贊成，有人就把新經理請到了主席的座位上。

这时又起了一陣小小的混乱：老許朗格包姆馬上要求发言。他在对自己的儿子和董事会說了几句称贊話以后，提議

[1] 希腊神話中的巨人，用头和双手支撑着天空。

公司不应当答应每年給股东們超过百分之十的盈利。

鬧声起来了，十几个人同时在講話，經过激烈的爭論，通过了接受許朗格包姆先生推荐的新成員和公司业务管理权移交給許朗格包姆先生的决議。

舒曼医生的演說是最后的一支插曲，他被提名为董事，但却以嘲笑的态度拒絕接受那么一个富有荣誉的职位，而且任意譏笑貴族阶級与犹太人的結合。

"这象是沒有举行婚禮的婚姻，"他說，"但因为这样的結合有时候会生出天才的孩子，所以讓我們希望，我們这个結合也会結出不平常的果实来。"

董事們感到不安起来，有几个人生了气；但大多数人对医生却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伏庫尔斯基詳詳細細地知道会議的經过。因为在后来的整个星期中，都有人去看他，还收到了許多签名的或匿名的信。

由于这个情况，他体驗到了新的奇怪心情。在他看来，所有把他跟人們連系在一起的綫似乎都断了，他对人們漠不关心，跟他們有关的事情也跟他毫不相干。他覚得自己象一个演員。片刻以前他还在舞台上大笑、发怒、哭泣，在演完了自己的角色以后，現在他在观众当中坐下来，看他的同伴們表演，好象看孩子們的游戏似的。

"为什么他們那样激动呢？多么愚蠢呀！"他想。

他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上俯視着这人間，仿佛是以一种新的、向来沒人知道的眼光观察着世上的事物。

最初几天去拜訪他的有公司的股东們、职工們，或主顧們，

他們对許朗格包姆的加入感到不滿，或許还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們劝他回到公司里担任原来的职务，因为跟許朗格包姆的合同到底还沒有签字。

有許多人用那么暗淡的色彩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一些人甚至哭了，使伏庫尔斯基大受感动。但他接着发現自己的淡漠，对别人的命运缺乏同情，連自己都惊异起来。

“我心里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他想，严詞拒絕了提出要求的人。

后来又有一批客人涌到了；他們借口感謝他为他們效劳，实际上是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看看这个从前很坚强的人現在是什么样子了，此刻人們談起他，都說他完全不济事了。

他們不再請求他重新参加公司，他們只称贊他过去的活动，还說再也无法很快地找到一个跟他相同的人。

第三批客人又来拜訪他了，原因完全不知道。他們甚至不再对他說恭維話，而是越来越时常談起許朗格包姆，談起他的魄力和他的能耐。

从許多客人中出現了赶車人維梭茨基。他是来向他以前的东家告别的；他原想說点什么，但突然掉下眼泪，吻了吻他的双手，就跑出房間去了。

在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的来信中，大致都重复着同一的內容。有的人恳求他不要退出公司，因为这对国家来說是一場灾禍；另一些人称贊他以前的活动，或者对他退出公司表示惋惜；还有一些人劝他跟許朗格包姆联合起来，象跟一个具有能耐、对社会有貢献的人联合那样。另一方面，那些匿名信非常无耻地責罵他，因为一年前他由于輸入外国貨，破坏了本国

的工业，今天把店卖給犹太人，扼杀了买卖。甚至还提出了些数目字。

伏庫尔斯基完全心平气和地考虑着这一切。他仿佛是个死人，在一旁看着自己的葬礼。他看見那些为他惋惜、称贊他和詛咒他的人；他看見自己的繼任者，今天大家的好感开始轉到这个人身上了，末了他体会到自己已經被遺忘，誰也用不着他了。他象一块被扔进水里的石头，在最初的一刹那，水面上起了一个漩渦，有点混浊，但后来却只有越来越微細的一圈圈水紋扩散出去。最后在他落下的那个地方形成一面平滑的鏡子，水面上又有一些波浪卷过来，不过它們已經是从另一个地方，由另一个人引起的了。

“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他問自己。“我不跟人生活在一起……我什么也不干……以后怎么样呢？”

他記起舒曼曾經劝过他，在生活中随便找一个目标。一个好主意，可是……怎么把它实現呢？因为自己沒有感到任何欲望，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兴致。他象一張干枯的树叶，任风儿刮到什么地方去。

“我曾經料到过这个情况，”他想，“可是今天我看出自己对它并不了解。”

有一天，他听見外房有人在大声爭吵。他往外一望，認出那是卫奇列克，仆人不肯讓他进来。

“啊，是你呀！”伏庫尔斯基說。“进来吧……你們那里有什么新聞嗎？”

起初卫奇列克神情不安地凝視着他，后来漸漸地快活起来，重新有了勇气。

“人家說，”他微笑着說，“老爷已經快要断气了，可是照我看，都是撒謊。您，固然瘦了一点，不过到那个世界去还早呢。”

“有什么新聞嗎？”伏庫尔斯基又問了一句。

卫奇列克詳詳細細地告訴他，說他新砌的房子比那所燒毁了的更好；活儿多得简直应付不了。他这次上华沙来买材料，而且还要雇两个助手回去。

“老爷，我正要开一家工厂呢，”卫奇列克最后吹嘘說。

伏庫尔斯基默默地听着，突然他問道：

“你跟你的妻子生活感到幸福嗎？”

一抹阴影从卫奇列克的脸上掠过。

“她是个好妻子，老爷，但是……我愿在您面前認罪，象在亲爱的上帝面前忏悔那样。我們的情形已經稍微有点改变了。俗諺說得对：眼不見，心不煩；但要是一旦眼見了呢？”

他用衣袖擦干了眼泪。

“发生了什么事情嗎？”伏庫尔斯基惊异起来。

“唉，沒有什么。我討了一个什么人，我是知道的，不过我也放心，因为她善良、恬靜而又勤劳，象一条狗那么忠实。可現在我有什么好处呢？直到我碰見她的老相好以前，我一直都是放心的。”

“在哪里？”

“在查斯拉夫，先生。有个星期天，我带瑪丽霞到城堡那里去；我原想指給她看看鉄匠在那里丧命的那条小溪，看看老爷吩咐我在那上面鐫过字的那块石头。突然看見达尔斯基男爵先生的那輛华貴馬車，他跟那去世的查斯拉夫斯卡太太的孙女儿結婚了。那老太太是个好心腸的女人，愿上帝給她永

久安息吧!"

"你認識男爵嗎?"伏庫尔斯基問。

"可不是!"卫奇列克回答道,"男爵現在經管着老妇人的产业,可那里有些事情怎么也解决不了。不过我在他手下裱糊过房間,修理过窗子。我認識他…… 是个正派的、慷慨的先生。"

"以后怎么样呢?"

"您听我說,老爷,我跟瑪丽霞站在城堡上望着那条小溪,那时男爵夫人,就是去世的老妇人的孙女,突然跟那个狗养的斯塔尔斯基从梨树中走出来……"

伏庫尔斯基打了个寒噤。

"誰呀?"他輕輕地反問了一声。

"斯塔尔斯基,也是那去世的查斯拉夫斯卡太太的一个孙子,他在她生前一直在奉承她,現在却打算推翻她的遺嘱,他說,因为他祖母在去世以前发了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静默了一会,他繼續往下說:"他跟男爵夫人互相拥抱着,望着我們那块石头,又是閑扯,又是吃吃地笑。后来我看見斯塔尔斯基望着我們这边。他看見我的妻子,就对她笑了笑,她的臉色变得象块亚麻布那么蒼白。'你怎么啦,瑪丽霞?'我問。她說:'沒有什么。'那时候,男爵夫人和那家伙从山头上跑了下去,跑进榛树丛里去了。'你怎么啦?'我又問瑪丽霞。'尽管对我說实話吧,因为我明明看出你認識那个流氓。'当时她在地上坐下,号哭起来:'愿上帝懲罰他!'她說,'他是第一个使我遭到不幸的人。'"

伏庫尔斯基閉上了眼睛,卫奇列克用激动的声音講下去:

“我一听見那句話，老爷，我想我非去追他不可，哪怕是当着男爵夫人的面，也应当当場用脚把他踩烂。我心里感到怎样的委屈呀！不过我心里馬上責备自己：‘你这个蠢汉为什么倒跟她結婚了？你明知道她是个多么沒有教养的人……’当时我的心停止不跳了，我甚至害怕跑下山去，对我妻子連望都不望一眼。她問：‘你生我的气嗎？’我說：‘你們一定在这里碰过头！’‘上帝可以作我的見証，’她回答說，‘我只在当时見过他一面。’‘你們多么热情地互相望着！’我說。‘我倒宁愿瞎掉眼睛也不瞧你一眼；我在沒有認識你以前就死去，倒还好些。’可是她流着泪問：‘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呀？’当时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对她說：‘你是个賤貨！’因为我再也不能容忍了。

“这时候，我看見男爵先生跑来了；他咳嗆着，臉色几乎是鉄青的，問道：‘卫奇列克，你看見我的太太沒有？’我好象被鬼迷住了，对他也唐突地說：‘我看見过她，老爷，她跟斯塔尔斯基先生到丛林里去了。他想必已經沒有錢嫖姑娘，所以对結过婚的女人也感到了兴趣。’唔，虽說他是个男爵先生，当时他却怎样盯着我看呀！”卫奇列克偷偷地擦了擦眼睛。“是呀，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老爷。在沒有看到她的情人以前，我的日子过得很安宁；可現在，不管我碰着誰，每次我都覺得好象那个人也就是她的老相好。至于我的妻子，即便我沒有向她談起这些，我还是瞧不起她。我那么瞧不起她，好象她跟我之間隔着什么东西似的。我甚至不能象从前那样地吻她，要不是行过那神圣的結婚礼，那么我告訴您，我早就扔下一切，跑到外面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那么爱她才发生的。您給我想想吧：如果我不爱她，那我怎么样呢？……她是个很会

持家的主妇，菜燒得好，針綫做得漂亮，在家里安靜得听不見她的声音。她可以随随便便跟姘头来往。可我爱着她，因此我非常伤心，而且把她恨得心里象火燎似的……”卫奇列克气得发抖。“老爷，当初我們剛結婚的时候，我只盼望生几个孩子。可是今天我感到害怕；我可能看不見我的孩子，而是看見姘头生的孩子。大家知道：一只母猎狗只要跟看家狗生过小狗，那以后就是用最純种的公狗跟它交配，生下来的小狗还是有看家狗的血統——那是因为那条母狗老是想念看家狗的緣故。”

“我得出去了，”伏庫尔斯基突然說，“再会。……你动身以前，再到我这里来弯一下，好吧？”

卫奇列克很热誠地向他告辞，但在門房里他对仆人說：

“你們家的主人有点毛病。我先以为，虽說他气色不好，他却是健康的；不过，看来他确实不很正常。愿亲爱的上帝保佑你們吧！”

“你看，我不是一来就告訴你，不要溜进去尽跟他嘮叨。”那仆人气势汹汹地回答，把他推出門去。

卫奇列克走后，伏庫尔斯基陷在深深的沉思里。

“他們曾經站在我那块石头前面大笑！”他嘟噥着說。“他甚至非糟蹋那块石头不可，那无辜的石头呀。”

有一会工夫，他仿佛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他認眞地考虑，是应該在預先对斯塔尔斯基提出那些幸福被他破坏了的人的名单以后，再朝他脑袋开一枪呢，还是应該留着他的性命，使他陷入最悲慘的境地，使他受到最深刻的耻辱呢？

但是理性很快就占了上风。他觉得为了想向一个那样的人报仇，把財产、力气和安宁都浪費掉，是幼稚的甚至是庸俗的举动。

“我宁可把田鼠或馬鈴薯甲虫消灭干净，因为它們眞正造成灾害，至于象斯塔尔斯基那样的人……天曉得他是个什么东西！再說，一个那么起碼的人不可能是造成那么許多灾害的唯一的根源。他只是一朵把火葯桶燃着了的火花。”

他倒在沙发上，繼續想：

“他糟蹋了我……为什么？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跟他出身完全相同的同謀女人，还有第二个同謀者是我的愚蠢。怎么会不馬上看透这个女人，而且只因为她装成比較高貴的人物，就把她奉为天神呢？他同样糟蹋了达尔斯基，但是达尔斯基这么大的年紀，还瘋狂地爱上一个道德品质大家都了若指掌的女人，这是誰的过失呢？世界上不幸的根源不是斯塔尔斯基們，也不是他們的伙伴們，首先是牺牲者的愚蠢。斯塔尔斯基、依莎貝拉小姐，和埃弗林小姐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們是在一定的环境里，时代中，在一定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們象疹子，固然不是疾病的本身，但它們却表明社会的机体已經傳染上病毒。干么生他們的气，干么詛咒他們呢？”

当天晚上，伏庫尔斯基第一次上街去，他相信自己非常衰弱。出租馬車的轔轔声和行人們的喧嘩声使得他头昏脑脹，他簡直害怕走得离家太远。在他看来，他似乎走不到新世界，似乎找不到回家的路，或者会无緣无故地干出一件蠢事来。但他尤其害怕碰到一張熟悉的面孔。

他疲倦而兴奋地回家，可是那一夜他睡得很好。

卫奇列克来后隔了一个星期，奥霍茨基来了。他长成大人了，皮肤晒成褐色，看起来象个年輕的貴族。

"您从哪里来呀？"伏庫尔斯基問他。

"直接从查斯拉維克来的，差不多这两个月来我都待在那里，"奥霍茨基回答說。"唉，所有那些人，去他們的吧！我曾經牵連在一場什么样的风波里呀！"

"您？"

"我，先生，是我，况且是无辜的！說起来会使您毛骨悚然！"他燃起一支香烟，往下講："我不知道您听說过沒有，那去世的議长夫人把她那全部財产，除一小部分外全部捐給慈善事业：医院、育嬰堂、預备学校、养老院等等。侯爵、达尔斯基和我同是执行她遺嘱的人。好得很！……我們已經开始要执行，或者說得更正确一点，开始尽力要实現遺嘱，那时（算来到現在大約有一个月了），斯塔尔斯基从克拉科夫回来，他向我們說明，他要以受害的亲属名义提起訴訟，使那遺嘱宣告无效。当然，侯爵和我都不愿听那些話，不过男爵是被他那受斯塔尔斯基唆使的妻子牵着走的，他开始軟化了。由于这个原因，我們甚至跟他相当明确地交換过几次意見，侯爵干脆就跟他断絕了一切关系。以后出了什么事呢？"奥霍茨基压低声音往下說。"有个星期天，男爵带着他的妻子和斯塔尔斯基到查斯拉夫去游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无論如何，情况有些改变了。男爵十分断然地宣布說，推翻遺嘱，他是不会答应的。可是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这个男爵突然跟他那被捧上天的妻子离婚了（您听說过嗎？）…… 这也还不算什么。十天前，男爵跟斯塔尔斯基决斗了一場，肋骨被一顆子彈打伤了

一点，看来好象有人用鈎子把他胸壁上的皮肤从右到左划开了一条。那老头生着气，連叫带駡，还发着热，他命令他的妻子馬上回娘家，我相信他不会再收留她了。这个固执的老头！他竟狂怒到这个地步：在病榻上吩咐理发师，要他不顧他妻子的反对，把他的头发和胡子染上颜色，今天他看起来象个二十岁的死人。”

伏庫尔斯基微笑了笑。

“他那样对待他的妻子是对的，”他說，“不过染头发就大可不必了。”

“得啦，肋骨也是大可不必受伤的，”奥霍茨基插嘴說。“不过他差一点也把斯塔尔斯基的脑瓜打穿！子彈总是沒有眼睛的！我告訴您，經过这个事件，我甚至就病倒了。”

“那主角現在在哪里呢？”伏庫尔斯基問。

“斯塔尔斯基嗎？逃到国外去了，与其說他逃避那些他不得不听的詛咒，不如說他逃避那些債权人。天呀，那眞是个了不起的能手！他欠了将近十万卢布的債。”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伏庫尔斯基低着头，背脊朝窗坐着，奥霍茨基在沉思，兀自低低地吹着口哨；突然他醒悟过来，开始自言自語地說：

“多么错綜复杂呀——这人类的生活！誰料得到斯塔尔斯基那个丑角会干出这許多好事来呢……这就因为他是个丑角。”

伏庫尔斯基抬起头来怀疑地望着奥霍茨基。

“奇怪，对嗎？”奥霍茨基接下去說。“事实却是这样。如果斯塔尔斯基是个正正派派的人，不跟那年輕的男爵夫人干

那件冒險勾当的話，达尔斯基就会毫无疑問地支持他在遺囑方面的要求；此外，他甚至会供給他打官司的錢，因为那样他妻子也会从中得到好处。但因为斯塔尔斯基是个丑角，他惹起了男爵的憤怒……于是那笔遺产保全下来了。查斯拉夫农民們那些还沒有出世的子孙甚至得为了斯塔尔斯基追求男爵夫人而为他祝福哩。”

“奇談怪論！”伏庫尔斯基插嘴說。

“奇談怪論？但这却是事实。斯塔尔斯基把男爵从那样一个女人的手中解脫出来，您不認为他給他效了个大劳嗎？我們私下說，她是只青蛙，不是个女人。她只想到衣著、娛乐、想到調情，我甚至不知道，她有沒有讀过什么書，或者留心观察过什么事物。那只是一个光滑的肉体，为了满足物质欲望出卖自己的灵魂。您对她不熟悉，您甚至想象不到她是个什么样的自动装置，想象不到在人的假面具底下，她是什么人性也沒有的。男爵最后認清了她，簡直是中了头彩！”

“仁慈的上帝呀！”伏庫尔斯基嘟囔着說。

“对不起，你說什么？”奥霍茨基問。

“沒有什么。”

“不过，保全了那去世的議长夫人的遺产，以及把男爵从那样一个女人的手里解脫出来，只是斯塔尔斯基的一部分功劳罢了。”伏庫尔斯基在圈椅里呆住了。“您想想看，那个坏蛋的貪淫好色也許倒眞会促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奥霍茨基往下說，“情况是这样的。我时常对达尔斯基和其他的有錢人提起，应該在华沙創立一所化学和机械工艺学的实験所。您明白，我們国内之所以沒有发明，首先是因为我們沒有实験的場所。当

然，男爵对我的主張只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但是他脑子里总算还記住一些；您瞧，斯塔尔斯基在他心里和肋骨上抓了一下以后，我那男爵开始考虑怎样剝夺他妻子的繼承权，他还整天跟我談实驗所的事：那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給人們造一个实驗所，他們眞的会比較聪明，比較善良嗎？要花多少錢呢？我能不能担当起創立一所那样的实驗所的責任呢？……我动身的时候，男爵已經召見公証人，我从偶尔听到的話里听出，他們已經拟好了一分計划，恰巧是关于那个实驗所的。末了达尔斯基还請我給他提出一些有能力領导那桩事业的专家。您看，象斯塔尔斯基那样的坏家伙，一个专供那些感到无聊的女人玩弄的男人，一个紈袴子弟倒可以使一个实驗所奠定基础，这不是命运的諷刺嗎？現在讓那些人向我証明，这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必要的吧！”伏庫尔斯基擦掉臉上的汗，跟那块白手帕对比起来，他的臉显得灰禿禿的。

“也許我使您疲倦了？”奥霍茨基問。

“一点也沒有，您談吧。当然，在我看来，您似乎把这位先生的功劳估計得稍高一些，而且完全忘記……”

“忘記什么？”

“忘記那实驗所是建筑在痛苦上，建筑在人类幸福的廢墟上的。男爵把自己对妻子的爱轉移到实驗所上，是經过怎样的道路，您对这个問題甚至沒有提到！”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奥霍茨基叫着，揮着胳臂。“以个别人的痛苦为代价去换得社会的进步，确确实实是便宜的交易！”

“可是您最低限度有沒有知道那些人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嗎？”伏庫尔斯基追問着。

“我知道！我知道！人家曾經不用哥罗仿就替我拔掉了一个脚趾甲，再說那还是大脚趾的趾甲。”

“一个趾甲？”伏庫尔斯基沉吟地重說了一声。“您知道这句老話嗎‘人的內心时常发生矛盾，而且針鋒相对’？誰知道，那或者比拔掉一个趾甲，說不定比剝去整張皮都更痛苦吧？”

“嗨！这可不是男人的痛苦！”奥霍茨基皺着臉回答說。“也許女人們在生孩子时有那样的感覚。可是一个男人……”伏庫尔斯基大声地笑起来。

“您取笑我嗎？”奥霍茨基气呼呼地說。

“不，我在笑男爵。可是您为什么不担当起創立一个实驗所的責任呢？”

“請您别打扰我！我喜欢进一个現成的实驗所，可不喜欢开办一个新的，我从那里得不到效果，自己还会毁在那上面的。那样做需要有管理和教育的能力，而且极少有可能去考虑飞行机器……”

“因此？……”伏庫尔斯基問。

“怎么‘因此’？我还有一小笔資金，三年来抵借給別人，一直拿不到現款，一旦把它弄到手，我就出国，認真地开始工作。在这里，人不但会变得懶散，而且会变得愚蠢和苦恼的。”

“人到处都可以工作。”

“幻想！”奥霍茨基回答說。“不說缺少实驗所，这里首先沒有科学研究的气氛。这是个名利角逐者的城市，在他們当

中，一个眞正的研究者倒被人家当作莽汉或疯子看待。人們学习并不是为了知識，而是为了地位，为了职位；他們通过关系，通过女人，通过宴会，还通过其他的手段，贏得了地位和名义。我曾經在那个泥沼里滚遍了。我認識一些眞正的学者，甚至認識一些有天才的人，他們在发展中受到了障碍，突然来个轉变，教起書来，不然就写些沒有人讀的通俗的科学文章，那些东西，即使人家讀了，也是讀不懂的。我曾經跟一些大实业家談过，我以为我可以使他們乐于贊助科学，哪怕就是为了一些所謂实用科学上的发明也好。您知道我发現了什么？他們对科学的想法就好比是鵝对对数的想法一样。您知道，他們对哪种发明感到兴趣嗎？只有两样：一样是对增加紅利有帮助的，另一样是使他們会写訂貨合約，他們就可以用那些合約在价格上或貨色上欺騙顧客們。当他們認为您在貿易公司里做了欺詐买卖的时候，他們称您为天才；可是今天，也就是那些人說您害了大脑軟化症，因为您付給他們的紅利比約定的多了百分之三。”

“那我知道。”伏庫尔斯基回答說。

“請您自己試試看，到这一类的学术界当中去生活吧。您要不是餓死，就是变成白痴！但要是您能跳舞，能演奏一样什么乐器，能登台客串，而首先是能使女人們快乐，那您就会飞黃騰达。人家会当場宣布您是个名流，您会有个职位，在那职位上，收入会比您劳动应得的超过十倍。舞会和女人們，女人們和舞会！但因为我不是仆人，又沒有兴致去参加舞会，再說我認为女人們只有在生育子女这一点上是有用的，所以我要离开这里，哪怕是到苏黎世去。”

"您不到盖斯特那里去嗎?"伏庫尔斯基問。

奥霍茨基沉思起来。

"到那里需要几十万卢布，我沒有那些錢，"他回答。"就說我有錢吧，我总也得首先証实一下那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我看来，物体比重的减輕似乎是个童話。"

"我不是給您看过那块小薄片嗎?"伏庫尔斯基回答。

"对，不錯。好吧，您再拿出来看看!"奥霍茨基叫道。

伏庫尔斯基臉上泛起一陣病态的紅暈，又同样迅速地消失了。

"我已經沒有了!"他用窒息的声音回答說。

"它怎么啦?"奥霍茨基惊訝地問。

"无关紧要的事! 您姑且假定它掉到运河里去了。可是打个比方，如果您有錢的話，您到不到盖斯特那里去呢?"

"当然去，但首先是去看看是否是事实。因为，請您原諒，我对化学物质的知識跟比重的变化可以超过一定限度的理論是不一致的。"

两个人不再談什么，不久奥霍茨基就告别了。

奥霍茨基的拜訪給伏庫尔斯基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他不但感到有兴致，而且簡直想重溫一下化学試驗。就在当天，为了購买曲頸瓶、管子、試管以及各种化学葯品，他跑上街去。

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他毫无拘束地上了街，甚至乘了一輛出租馬車；他淡漠地望着行人們，而且当他注意到一些人好奇地望着他，另一些人不認得他，又有好些人看見他出現，甚至幸灾乐禍地向他微笑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感到不快。

但是到了玻璃器皿的鋪子里，尤其是到了供应药品的商店里，他突然意識到，如果跟奥霍茨基的一席談話能够使他又回忆起化学的話，那么不但他的毅力，而且連他的人格独立性都已經削弱到了什么地步了。若干年来，他确实沒有再搞过化学了。

"那也无所謂，"他嘟噥着說，"只要把时間消磨掉就行。"

第二天他买了一架精密天秤和几件非常复杂的設备，象一个剛剛开始上学的学生那样开始工作了。

起先他制造氫气。这使他想起大学生时代，当时他还是用皮鞋油盒在一只用手帕包着的瓶子里造出了氫气。那眞是多么幸福的时代呀！之后他想起自己編造的那些空中楼閣，接着想起盖斯特，这人断言說，氫化物的化学会改变人类的命运。

"要是我在几年內造成功了盖斯特寻找的那种金属，那怎么样呢？"他自言自語地說。"盖斯特断言，发明能不能成功，要看是否把那几千个試驗做遍；这么說，这好比是打彩票，而我走了好运……如果我发現那么一种金属，那时依莎貝拉小姐会說些什么呢？"他想起这一点，就怒不可遏。"啊，"他嘟噥着說，"如果我有名望，有权威，能向她表示我多么瞧不起她，那多好啊……"

接着他不由得想，蔑視不是通过憤怒，也不是通过貶低某一个人的愿望而表現出来的。于是他又开始工作了。

氫元素的实驗最使他感到愉快，因此他时常重复做这个实驗。

有一天，他根据力学的原理为自己制造了一件乐器，他响

亮地吹奏它，第二天房东竟亲自上門拜訪他，还十分客气地問他是否同意到下一季度退租。

“您有个新房客了嗎？”伏庫尔斯基問。

“那是……好象……差不多有了，”房东狠狽地回答。

“在这情况下，我就搬家。”

伏庫尔斯基这样容易說通，使房东惊异起来，但他显然很高兴。房东走后，伏庫尔斯基笑了。

“他一定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一个破产者看待了，”他想。“那求之不得！說实話，住两个房間，比住八間还好得多呢。”

有时候，連他自己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对自己匆匆忙忙地放弃房子感到惋惜。但接着他記起男爵和卫奇列克来了。

“男爵跟他的妻子离婚，”他对自己說，“因为她跟另一个男人談恋爱；卫奇列克对妻子冷淡，只是因为他亲眼看見了她的一个情人……这么說，我該怎么办呢？”

他又开始做化学分析，他愉快地看到自己的实驗不是完全徒劳无益的。

工作把他完全迷住了。有时他整个鐘头也沒有想起依莎貝拉小姐，那时他覺得疲乏的大脑眞正得到了休息。他不再对看見人和上街感到恐惧，他越来越时常进城了。

有一天，他乘車到了拉齐印基公园；他甚至下决心去看看那条他曾經跟依莎貝拉小姐散过步的林蔭道。这时候，有人在逗引那些天鵝，它們展开翅膀，拍着水，飞到了岸边。这平常的景象使伏庫尔斯基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使他想起依莎貝拉小姐动身离开查斯拉維克村的情景。他发狂似地逃出公园，

坐上一輛出租馬車，閉着眼睛坐車回家。

这一天他什么也不干，夜里却做了一个怪梦。

他梦見依莎貝拉小姐站在自己跟前，眼泪盈眶，問他为什么离开了她。要知道那一次以斯奇尔尼維塞为終点的旅行、跟斯塔尔斯基的談話，以及斯塔尔斯基的調情，只不过是一場春梦。是的，对他来說，这只是一場梦罢了。

伏庫尔斯基从床上跳起来，点了灯。

“这是什么梦呀？”他問自己，“是斯奇尔尼維塞之行呢，还是她的忧愁和譴責？”

一直到天亮他都不能入睡；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和疑竇在折磨他。

“一个人坐在光綫暗淡的車厢里，能在窗玻璃上映出影子来嗎？”他想，“我当时看見的一切不是幻覚嗎？我的英語程度已經到了不会誤解那几句話的意义了嗎？我要是毫无理由地把那么可怕的侮辱加在她身上，她对我会有怎样想法呢？从小熟悉的表兄妹是不是可以談微妙的問題，而不致引起别人的猜疑？……

“我干的是不是傻事？如果我在毫无意义的嫉妒的影响下弄錯了，那怎么办？……斯塔尔斯基在追求男爵夫人，依莎貝拉小姐是知道的，如果她跟别人的情人調情的話，那她眞的是恬不知耻了。”

这时他想起目前的生活是多么空虛，多么可怕的空虛！他放下了他一向的工作，跟所有的人断絕了关系，可一点也沒有前途，肯定說沒有！今后他怎么办呢？讀幻想小說嗎？做那些沒有目的的实驗嗎？到什么地方去，还是跟斯塔夫斯卡結婚？

但是不管他从中选择什么，不管他到哪里去，痛苦和寂寞的感覺却是不会离开他的！

“唔，还有男爵呢？”他自言自語地說。“他跟他的埃弗林小姐結婚了，那怎么样呢？今天他想創办一个工艺实驗所，他也許連工艺学是什么也不知道。”

早晨来临了。伏庫尔斯基經过一次淋浴，精神爽快了些，他的思索有了新的方向。

“我每年至少有三、四万卢布；我自己花两千或三千。其余的怎么办呢，那笔簡直把我悶死的財产怎么办呢？我可以用那么一笔款子給几千个家庭維持生活；可是，如果这一些人象卫奇列克那么不幸，那一些人又象扳道工維梭茨基那样地感謝我，那我又何必这样呢？”

他又回忆起蓋斯特和他那神秘的实驗室，新的文明在那里誕生了。在那里，投入的資金和劳动会取得百万倍的代价！那里有偉大的目标，有利用时間的可能性，将来又有那种人們在世上向来沒有見过的名譽和权力。在空中飞行的裝甲艦呀！有什么东西在效果上比这更有意义呢？

“但如果不是我发現那种金属，而是另一个人呢，”他問着自己。“那是非常可能的，——这时候怎么办？”

“那便怎么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还算得上是那促成发明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个。为了这样一件发明，牺牲一笔无用的財产和漫无目标的一生是值得的。难道在小天地中消磨一生，或者打胜牌打得变成白痴，比爭取不朽的荣譽更好嗎？”

在伏庫尔斯基的心里，漸漸有了个計划，越来越明显了；但是他理解它越深透，发現它的优点越多，他也就越清楚地感

到，要实現它，他缺乏魄力，甚至也缺乏兴趣。

他的意志已經完全瘫痪了；只有剧烈的震撼才能够喚醒他。但是沒有这种震撼，而日常生活却使他越来越深地沉沒在淡漠的情緒中。

“我已經不是毁灭，簡直是腐朽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越来越少来看他的惹契茨基吃惊地望着他。

“你干得不好，斯达史，”他不止一次对他說，“不好，不好，不好！要是这么活着，那就根本不活下去好些。”

有一天，仆人交給伏庫尔斯基一封信，信封上是女人的笔迹。他拆开了，念着：

我有事要跟您談談，今天下午三点鐘在家等您。

瓦索夫斯卡。

“干嗎她要我去看她？”他惊异地問着自己。

可是三点鐘不到，他就到她那里去了。

三点鐘正，伏庫尔斯基到了瓦索夫斯卡的会客室里。仆人連問也沒有問他是誰，就推开客厅的門，那漂亮的寡妇正急速地在客厅里来回地踱着。

她穿着一襲深顏色衣服，那样就把她那雕象一般的身材优美地衬托了出来；那赤褐色的头发照常盘成一个老大的发髻，但发髻里沒有插发簪，而是插一支鑲金柄的細細的匕首。

伏庫尔斯基看見她的时候，感到一陣异样的快感和激动。他朝她跑过去，热烈地吻着她的手。

“我不跟您講話，”瓦索夫斯卡太太說着，把手抽了回去。

“那您为什么把我叫来?”他詫异地問道。他覺得好象有人用冷水澆了他。

“您坐下吧。”

伏庫尔斯基默默地坐下;瓦索夫斯卡太太仍然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您干得挺不錯,这是沒什么可說的,”歇了短短一会,她生气地說。“多亏您先生好意,人家在造一位貴妇人的謠言,弄得她父亲生了一場病,使她整家人担忧发愁。您把自己关在家里关了几个月,使十几个对您无限信任的人失望,現在連我們那老好的侯爵也把您所有的怪癖称为:‘女人們影响之功。’我恭喜您! 如果有哪一个大学生这么个做法……”她突然不吱声了。伏庫尔斯基臉色变得很厉害。

“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您大約不至于昏倒吧?”她吃惊地叫道。“我这就給您喝水或酒。”

“謝謝您,”他回答說。他的臉很快回复了正常。“您看,我眞的有些不舒服。”

瓦索夫斯卡太太十分注意地望着他。

“是呀,”她說,“您稍微瘦了点,可是留的胡子却很配您。您不要刮掉它,这样看起来更吸引人……”

伏庫尔斯基臉紅得象个小孩。他靜听着瓦索夫斯卡太太說話,覺得当着她的面,自己是胆怯的,差点儿害臊起来,这点使他自己非常惊异。

“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想。

“无論如何您应当馬上到乡下去旅行,”她接下去說。“八月初待在城里,这样的事誰曾經听說过? 哦,别再說啦,我的

先生！后天我接您到我家里去，要不是那样，那去世的議长夫人的亡灵也不会讓我安靜的。从今天起，午餐和晚餐您都是我的座上客了；午餐以后我們出去散步，而后天……再会吧，华沙！够啦！"

伏庫尔斯基被那样突如其来的一席話吓呆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不知道他那双手应該怎么摆法，而且感到腮帮上热得象火烤一样。

她揿了揿鈴。仆人进来了。

"拿酒来。"瓦索夫斯卡太太說。"是那种南方酒。伏庫尔斯基先生，您自己点一支烟吧。"

伏庫尔斯基馬上点了一支香烟，还在暗自禱告，希望自己能够控制住那只发抖的手。仆人送来了酒和两只杯子；瓦索夫斯卡太太斟了酒。

"您喝吧，"她說。

伏庫尔斯基一口气喝干了。

"是呀，我就喜欢这样！为您的健康干杯！"她自己一面喝，一面說。"現在您可得为我的健康干杯了。"

伏庫尔斯基又干了一杯。

"現在您为我意图的实現干杯吧，請……請呀……立刻干掉。"

"請您原諒，"他回答道，"我可不喜欢喝醉呀。"

"这么說，您不希望我的意图实現嗎？"

"恰巧相反，可是我得首先熟悉它們。"

"眞的嗎？"瓦索夫斯卡太太嚷着說。"这可眞是十分新鮮的事儿！这么說，您别喝了。"

她望着窗子，用脚跺着地板。伏庫尔斯基在沉思。沉默持續了几分鐘，最后她打破了它：

“您听說男爵干了什么事嗎？您喜不喜欢？”

“他处理得对，”伏庫尔斯基用十分平靜的声調回答道。

瓦索夫斯卡太太从靠椅上跳了起来。

“怎么？”她叫道。“您替那个使一个女人蒙受耻辱的人辯护嗎？替一个殘忍的、自私自利的人辯护！为了报复，他不怕用最卑鄙的手段。”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啊，这么說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想想看，他要求跟他妻子离婚，而且，为了鬧得更厉害些，他还跟斯塔尔斯基决斗。”

“不錯，”伏庫尔斯基稍微考虑了以后說。“他倒是可以在把財产遺贈給他的妻子以后，对誰也不說什么，就朝自己脑袋开一枪的！”

瓦索夫斯卡太太生气地跳起来：

“每个还有一点点清高和荣誉感的男人是肯定会这么干的，”她說。“他与其当众侮辱一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弱者，还不如自杀好些；人們如果有財产、地位，和对自己有利的輿論，要对一个女人进行报复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沒有料到您会說这样的話。哈哈哈！这是个新的人物，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英雄人物！哦，你們都是一样的！”

“請原諒，可是……您到底責备男爵什么呢？”

瓦索夫斯卡用閃爍的眼睛望着他。

“男爵爱过埃弗林沒有？”她問。

“他瘋狂地爱过她。”

“得啦，那是假的。他装得好象爱她，把她捧上了天。但是碰到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証明他并不象对待一个跟他平等的人那样对待她，而是象对待一个奴婢那样，为了一时的缺点，就可以将一根繩子套在她的脖子上，把她拖到市場上去，咒罵和侮辱她。哦，你們这些世上的主宰，你們这些伪君子呀！在禽兽的本能使你們迷了心窍的时候，你們爬到我們脚跟前，准备干任何一件卑鄙的勾当，你們撒謊說：‘我最亲爱的、最受崇拜的人儿呀……我要为你牺牲自己的性命。’但要是那可怜的牺牲者相信了你們的那些假誓言，你們倒开始感到厌倦了；如果她的本能覚醒过来的話，你們就用脚踩踏。唉，这是多么气人，多么下流呀！您还有什么說的！”

“男爵夫人跟斯塔尔斯基先生发生过爱情，对嗎？”伏庫尔斯基問。

“嗯……一下子爱上了！她对他卖弄风情，他成了她的……意中人。”

“意中人？原来这样！如果說她对斯塔尔斯基爱得入迷，那她干么跟男爵結婚呢？”

“因为他跪下来向她恳求过……恐吓过，說他要結束自己的性命。”

“請原諒……难道他只是向她恳求接受他的名誉和財产嗎？也許还同时恳求她别对其他男人傾訴爱情吧？”

“你們男人呢？你們在婚前和婚后干些什么呢？所以女人可以……”

“对不起，太太。小时候就有人向我們說，我們具有粗暴的兽性，唯一能使我們变成人的是热爱一个女人，女人的高

尙、純洁和忠实能使这个世界免得完全淪于兽性。我們相信这种高尙和純洁，把女人捧上天，跪在她的跟前。”

“那很对，因为女人們比你們优秀得多。”

“我們承認这一点，而且确定不移地認为，固然男人是文明的締造者，但使它成为神圣，給它以高尙的特征的，却是女人。不过，如果要女人們在那种禽兽的本質上摹仿我們，那她們哪里比我們高明？而主要的是：我們为什么应当把她們捧上天？”

“为了爱。”

“爱情是件美好的东西，我毫不怀疑。但如果斯塔尔斯基先生以他那漂亮的小八字胡和那双眼睛換到了爱情，那么另一位先生可也沒有理由为爱情而犧牲名誉、財产和自由了。”

“我越来越不明白您的意思，”瓦索夫斯卡太太說。“您承認女人們跟男人們是平等呢，还是不平等？”

“一般地說他們是平等的，但个别的却不平等！在智慧和工作能力上，普通女人不及男人，但在德行和情感上，她們似乎是稍胜一筹的，那样差别就抵消了。至少人家往往这样告訴我們，我們也这样相信，尽管女人在許多事情上比較差，我們还是把她們放在我們之上。如果男爵夫人糟蹋自己的女性优点，——她老早就在糟蹋了，我們大家不是都看見嗎——那么，毫不奇怪，她会丧失自己的特权。她丈夫已經把她象个不誠实的妻子那样遺弃了。”

“男爵可明明是个衰弱的老头！”

“那她为什么嫁給他，为什么听他那些爱情的傾訴？”

“难道您不明白一个女人可能被迫出卖自己嗎？”瓦索夫

斯卡太太問道，臉上是一陣紅一陣白。

“我明白，我的太太，因为……我自己也曾經出卖过自己，不只是为了赢得一宗財产，而是迫不得已……”

“这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的妻子一开始就不認为我是貞洁的，不用說我也沒有发誓爱她。我曾經是个很坏的丈夫，但作为一个被購买的人，我倒是个最好的伙計，是她最忠实的仆人。我跟她上教堂，赴音乐会，进戏院，我招待她的客人，而且真的使鋪子的收入增加了三倍。”

“您当时沒有恋人嗎？”

“沒有，我的太太。我这样痛苦地过着奴隶生活，簡直不敢看别的女人。因此您得承認，我有充分权利可以作男爵夫人的严正的审判官，当她出卖自己的时候，她知道人家不是購卖……她的劳动。”

“多么卑鄙龌龊呀！”瓦索夫斯卡太太望着地上，輕輕地說。

“是的，我的太太。买卖人口是非常卑鄙的事，更卑鄙的却是出卖自己，可是談那些沒有誠意成交的交易更无耻。如果出現这样的事，那么对被揭去假面具的当事人来說，結果一定是很不愜意的。”

两人緘默地坐了一会儿。瓦索夫斯卡太太神經不安，伏庫尔斯基却郁郁寡欢。

“不！”她突如其来地叫道。“我一定要知道您真正的意見。”

“哪方面的意見？”

“关于种种問題的意見，对这些問題，您可以給我清楚而明确的答复。”

“敢情是一場考試？”

“有点儿相象。”

“好，我准备着。”

看来她似乎在犹豫；但她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問他：

“这么說，您認为男爵有权利遺弃一个女人，而且咒駡她？”

“那个欺騙他的女人嗎？是的，他有权利。”

“您把什么叫做欺騙呢？”

“她不顧斯塔尔斯基是自己的意中人（象您自己所說的），还接受了男爵的求婚。”

瓦索夫斯卡太太咬着嘴唇。

“男爵就沒有过类似的意中人嗎？”

“只要一有机会，兴致所至，他当然会有的，”伏庫尔斯基回答說。“但男爵并不假充貞洁，也不自称为道德清白的模范，不要求大家尊敬他…… 如果男爵征服了一个人的心，断言說他从来沒有过恋人，实际上他有的是，那他也是个騙子。誠然，这似乎沒有使他的未婚妻不安。”

瓦索夫斯卡太太冷笑了笑。

“您眞了不起！哪种女人对你們断言或保証說她沒有过恋人呢？”

“哈，这么說您也有过恋人了？”

“我的天呀！”那寡妇的臉刷地一下紅了，跳了起来。但她立刻抑制住自己，冷冷地說：“我請您在論点的选擇上要謹愼

一点。"

"那为什么？我們两人不是有同样的权利嗎，如果您問我有多少个恋人，我絕对不至于見怪。"

"我不想問长問短。"

她开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伏庫尔斯基非常生气，可是他抑制着自己。

"是的，我承認，"她又說起来了，"我不是沒有成見的。可我只是个女人，象你們那些人类学家断言的那样，头脑簡单；再說我还受了社会上的地位、一些愚蠢的习慣，以及别的什么所影响！但如果我是象您这么一个有理性的男人，象您这么相信进步，那我会袪除这些带誹謗性的影响，并且至少承認，女人們是迟早一定会享受同等权利的。"

"那就是上面提到的乱搞恋爱嗎？"

"那就是……那就是！"她摹仿他說。"我就是在談这个。"

"啊！进步的結果是可疑的，我們干么期待它呢？今天在这方面可已經有很多享受同等权利的女人了。她們甚至形成一个有力的趋势，就是說，风騷女人的趋势。可是說来也怪：虽說她們博得男人們的欢心，这些貴妇人却还是沒有女性的仁慈。"

"跟您是无法談話的，伏庫尔斯基先生。"寡妇想斥責他。

"无法跟我談論女人們的平等权利嗎？"

瓦索夫斯卡太太的眼睛在閃光，她臉上泛起了紅暈。她跌坐在一張靠椅上，一面用手捶着桌子，一面叫道：

"好吧！我不怕您的譏笑，甚至要跟您談談风騷女人。您知道，只有那些最卑鄙的人才会把卖身的女人跟那些上流社

会高貴的、然而却人尽可夫的女人作对比……”

“她們还經常假充是純洁的女人。”

“就說是这样吧。”

“結果就欺騙了那些相信她們的天眞的人。”

“欺騙对他們有什么害处呢?”她大胆地望着他的眼睛問道。

伏庫尔斯基咬紧牙齿,但他沉着气,平靜地往下說:

“我的太太,如果我不象人家所說的那样拥有六十万卢布的財产,只有六千卢布,而我听到了这些謠言,也沒有加以反駁,那我的股东会說些什么話呢?要知道这中間的差別只是两个零。”

“我們把錢的問題撇开吧,”瓦索夫斯卡太太打断他的話。

“好吧。但比方說,如果我不叫伏庫尔斯基,而是叫伏尔庫斯基,靠着把字母稍稍顚倒一下,博得了那去世的議长夫人的欢心,闖进了她家中,而又在那里荣幸地認識了您的話,您自己会說我什么話呢?您会把这种邂逅的方式,这种博取人家欢心的方式称为什么呢?”

瓦索夫斯卡太太那富于表情的臉上露出厌恶的神情。

“这跟男爵和他妻子的事件有哪种关系呢?”她回答道。

“我的太太,关系在于,人在世界上不可給自己按上一个称号。一个风騷女人毕竟也可能是个有用的女人,沒有誰有权利为了她的特殊的职业而責备她;可是一个披上了所謂貞洁的外衣的风騷女人,就是一个女騙子。在这一点上,人家可以責难她了。”

“多么卑鄙齷齪呀!”瓦索夫斯卡太太脫口說。“我們可不

談这个；不过請您告訴我，有这样的一种騙局，社会会受什么損失呢？”

伏庫尔斯基耳朵里开始嗡嗡地响着。

“有时候甚至会得到好处。譬如說，一个天眞而輕信的人为了理想的爱，神經錯乱起来，他冒着天大的危險去掙了一笔財产，要把它献給自己的理想，那么社会就从中有了好处。但有时候，如果这个神經錯乱的人在发現了被欺詐以后，垮了，什么事也干不来了，那么社会就有了損失。或者……他对自己的財产都不加以处理，却要反抗，那是說，跟斯塔尔斯基先生决斗，而且在肋骨之間挨了一枪。我的太太，那样社会就有損失，幸福被破坏了，心神被扰乱了，也許損失了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也說不定。”

“那要怪这个人自己不好。”

“您說得对：如果他不醒悟过来，不象男爵那样做法，那就是說，不斬断自己的痴心，不結束自己的耻辱，那就怪他不好。”

“簡单地說，”瓦索夫斯卡太太說，“男人們是不会自愿放弃野蛮的特权吧？”

“那就是說，他們不承認女人装假的特权。”

“可是誰拒絕調解，”她激动地說，“就会有一場斗爭。”

“斗爭嗎？”伏庫尔斯基笑着重复了一句。

“是的，一場斗爭，比較强的一方会打胜仗。我們中間誰比較强，还得等着瞧！”她揮动拳头叫道。

这时出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伏庫尔斯基突然握住瓦索夫斯卡太太的双手，用三只手指抓紧它們。

“这是什么意思？”她臉色蒼白地問。

“我們試試看誰比較强，”他回答。

“喂……别开玩笑啦。”

“不，我的太太，这不是开玩笑。我只是簡单地証明，跟您这个斗爭一方的代表，我能怎么办就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呢？”

“請您放开我！”她叫了一声，竭力想掙脫，“不然我要喊仆人了。”

伏庫尔斯基放掉了她的手。

“哈，这么說，女人要靠仆人的帮助来跟我們斗爭嗎？我倒很想知道，那些同盟者会要求什么样的报酬，以及他們是否会答应你們不履行义务？”

瓦索夫斯卡太太聚精会神地凝視着他——起初有点不安，随后非常憤怒，最后却聳了聳肩。

“您知道我想起什么来嗎？”

“想起我神經錯乱了？”

“有点象。”

“面对着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在爭論这些問題，这是非常自然的。”

“唉，多么肤淺的恭維呀！”她表現出厌恶的神情。“我无論如何必須承認，您有点使我喜欢了。有一点……可是您这个角色沒有扮到底，您放掉了我的手，我有点失望。”

“哦，不把手放掉，我也办得到。”

“喊仆人，我也办得到。”

“可是請您原諒，我的太太，我有办法把您的嘴塞住。”

“什么？什么？”

"就是您听到的話。"

瓦索夫斯卡太太重新惊异起来。

"您知道，"她象拿破侖那样地交叉着胳臂說."您要么是个怪人，要么就是……教养很差。"

"我根本沒有受过教养。"

"这么說，是个道地的怪人，"她輕輕地說。"可惜貝拉沒有認識您这一方面。"

伏庫尔斯基呆住了。不是因为听到了这个名字，而是由于他在自己身上体会到的变化。依莎貝拉小姐在他完全无所謂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却取而代之，使他感到兴趣。

"您应当象对我那样对她一下子講明自己的理論，"她接下去說，"那你們之間就不会发生誤会了。"

"誤会？"伏庫尔斯基眼睛睜得老大，問道。

"是的，因为就我所知，她准备原諒您。"

"原諒？"

"我看您根本还沒有……恢复常态，"她用漫不經心的口吻說，"如果您自己不覺得一举一动是怎样冷淡……跟您的乖僻行为比較起来，就連男爵也显得象个高尙的男人了。"

伏庫尔斯基笑得那么眞誠，連自己也感到了不安。

"您笑？"瓦索夫斯卡太太又說起来。"我不会生气，因为我明白，您这样笑是什么意思……这是极度的痛苦……"

"我对您发誓，这十个星期来我就沒有感到过这么自由……我的天呀！甚至几年来都沒有过。我覺得在这整段时間中，好象有个可怕的鬼怪附在我的脑子上，而且是刹那以前才消失的。現在我才感到我有救了，都亏得您。"

他的声音在发顫。他握住她的双手，十分热情地吻着。瓦索夫斯卡太太仿佛看見眼泪在他的眼睛里閃爍。

“得救了！自由了！”他重复着說。

“我告訴您，”她把手抽回去，冷冷地說。“你們之間发生了什么事，我全知道。您偷听談話，就不应当，其实那席談話我知道得詳詳細細，就象别的許多事情那样……那是最平常的調情。”

“哈，那就叫做調情嗎？”他打断她的話。“如果一个女人象飯店里的一块餐巾，每个人的嘴巴和手指都可以用它擦擦……这就叫做調情嗎？好得很！”

“您靜一靜！”瓦索夫斯卡太太大叫起来。“貝拉行为不好，我不否認，可是……您自己批判一下自己的行为吧，如果我說，她是……”

“爱我的，不是这样嗎？”伏庫尔斯基接口說，一面撫摩着胡子。

“啊，当然是爱！您暫时使她感到了痛苦。我不愿糾纏在一些細小事情上，我只告訴您，两个月里我几乎天天看見她，她老是談到您，她喜欢的游憩地点就是那查斯拉夫城堡！……她多少次在那块刻了字的大石头上坐下，我多少次在她眼睛里看見了眼泪。有一次她悲伤地号哭起来，一再地念着刻在那里的詩：

> 我的思想将始終伴随着你，
> 到所有的地方，进入所有的时代，
> 我曾經在那里跟你一起哭，一起笑。

因为我曾經到处流浪。

“您对这有什么說的嗎?”

“我有什么說的?”伏庫尔斯基重說了一遍。“我发誓,我当前唯一的愿望是一点也不留下我跟列茨卡小姐認識的任何痕迹。首先是那块不吉利的、使她那么多愁善感的石头。”

“如果这是眞話,那我获得了証明男人們是忠实的好証据了。”

“不,您得到的是一种奇妙的治疗法的証据,”他激动地說。“天呀!仿佛有人把我催眠了几年,又有人在十个星期以前把我笨手笨脚地弄醒,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眞正地醒来。”

“您这是認眞地說的嗎?”

“您难道沒有看見我多么快活嗎?我重新发現了自己,重新掌握了自己。請您相信我,这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一个奇迹;我現在只能把这比作一个已經躺在棺材里的人从僵死中醒来那样。”

“您以为这是由于哪种情况造成的呢?”她問着,眼睛望着地下。

“首先是归功于您。其次归功于这一个情况,那就是我終于下了决心,要把一些我老早就了解,但却鼓不起勇气承認的事情对人家講清楚。依莎貝拉小姐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只有迷恋才能把我跟她拴在一起。”

“在这有趣的发現以后,您要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也許,您已經找到了一个跟您同类的女人了嗎?”

"也許是这样。"

"这肯定是那个斯塔……太太，斯塔……"

"斯塔夫斯卡嗎？不。那不如說是您。"

瓦索夫斯卡太太带着傲慢的神情站起来。

"我明白了，"伏庫尔斯基說。"我該走了吧？"

"照您的意思办。"

"我們也不一道下乡嗎？"

"噢，决不一道走。不过……我不禁止您下乡。貝拉大概会到我那里去的。"

"要是那样我就不去了。"

"我沒有說她肯定会到那里去的。"

"我在那里会遇到您一个人嗎？"

"可能这样。"

"我們可以象今天这样談話嗎？象那次一样騎馬出去嗎？"

"我們之間将会有一場眞正的斗爭，"瓦索夫斯卡太太回答說。

"我警告您，我会打胜仗的。"

"眞的嗎？也許您甚至要使我成为您的奴隶？"

"是的。开始我会向您显示我拥有权力，以后我却会跪下，懇求您把我当作您的奴隶收留下来……"

瓦索夫斯卡太太轉过身，走出了客厅。她在門口停留了一会，微微地点点头說：

"再会……乡下見！"

伏庫尔斯基象喝醉似地离开她的寓所。他走到街上的时

候，嘟噥着說：

"我眞正变痴了。"

他回过头去，瞧見瓦索夫斯卡太太从窗帘縫里目送着他。

"見鬼！"他不由得想。"也許我又牵涉到另一桩恋爱事件里去了？"

伏庫尔斯基在街上往前走，仍然在默想自己所起的变化。

他仿佛从黑夜和癲狂統治的一个深渊里走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他的脉搏跳得更快，呼吸也舒暢得多。他的念头轉得非常活跃，感到全身有一股新鮮勁儿，心里却是难以形容地平靜。

街上的杂沓拥挤不再使他着恼了，一群一群的人甚至使他感到愉快。天空仿佛变藍了，房子看来也明亮了，就連被阳光照耀着的灰尘也是美丽的。

但使他感到最愉快的却是年輕女人，她們那些温柔的动作、含笑的嘴唇，和有魅力的目光。有几个年輕女人流露出柔情蜜意的和卖弄风情的神情，直对着他的眼睛望；伏庫尔斯基的心跳得更快了，一股兴奋的电流从他头上一直傳到了脚跟。

"漂亮！"他禁不住想。

但他很快記起了瓦索夫斯卡太太，应該承認，在那些漂亮的女人当中，她是最漂亮的，最主要的是更富于魅力。身段多么苗条，大腿的綫条又多么美妙，还有那臉色，和那双有点象鉆石和天鵝絨的眼睛……当他聞到了她肌肤的芳香，听到了她神經質的笑声，就准备山盟海誓起来，而脑子中只轉着一个念头，那就是跟她接近。

"那一定是个瘋狂的女人！"他嘟噥着說。"最好是跟她来

一手……”

瓦索夫斯卡太太的形影跟随着他，那样地誘惑着他，他突然想起，晚上是不是再去看她一次？

“她不是曾經請我去吃中飯和晚飯嗎？”他自言自語地說，感到全身血液在沸騰。“她会把我赶出門来嗎？那她干么跟我卖弄风情呢？她对我并不厌恶，我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她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欲望，这确确实实是非常值得的……”

这时候，有一个生着一双紫藍色眼睛、孩子气脸的女人走过，伏庫尔斯基惊訝地发現自己对她也非常中意。

在离他家約摸十几步路的地方，他听見有人叫喊：

“喂，喂！……斯达史！”

伏庫尔斯基四下里看了看，瞧見舒曼医生在咖啡店的遮阳下面。医生把那客剛开始吃的冰淇淋扔下，丢了一个四十分的銀币在桌子上，就向他跑过去。

“我跟你一同走，”舒曼說着，挽住他的胳臂。“你知道，你很久沒有显得这么活跃了。我愿打賭，你会回到公司里，把那些犹太人赶跑……那脸色！……那眼睛！今天我才又認得我那以前的斯达史了！”

他們走进大門，上了楼梯，走进屋子。

“我又在害怕要生另一种病了，”伏庫尔斯基笑笑說。“你要一支雪茄嗎？”

“为什么怕要生病呢？”

“你想一想，这一个鐘头以来，女人們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簡直害怕……”

舒曼哈哈地大笑。

"眞是个怪物！不請吃一頓中飯表示快乐，却在害怕！你以为，当你只瘋狂地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也許你是健康的吧？今天你才是健康的，因为你看中了所有的女人，現在，除了尽力博取那个最吸引你的女人的欢心以外，你沒有什么更急迫的事情可做。"

"这不是鬧着玩的！要是个高貴的夫人呢？"

"那就更好……那就更好……高貴的夫人比侍女們更惹人动心。女人們有了文化修养，更能显得她的温柔，但主要的还在于她的高不可攀的神色。你会瞧見雍容的姿势，听到高尙的言論……告訴你，你会加倍的感到有趣……"

一抹阴影从伏庫尔斯基的臉上掠过。

"哎啊！"舒曼叫了起来，"現在我已經看見你长上耶穌騎了进耶路撒冷城的那匹牲口的长耳朵了。你为什么露出討厌的神情？你一定要追求一个高貴的妇人，平民阶层已經引起了她們的好奇心。"

外房里有人按鈴，奧霍茨基走了进来。他望着那激动的医生，問：

"我妨碍你們嗎？"

"不！"舒曼回答道，"您甚至可以有一些帮助。因为目前我正在劝我們的斯达史，要他用恋爱給自己治病，不过不是用空想的恋爱。那些空想的恋爱已經使他够受的了。"

"您知道，我也乐意听听您的劝导。"奧霍茨基点上人家递給他的那支雪茄烟，回答道。

"胡說八道！"伏庫尔斯基咕嚕着。

"絕对不是胡說八道，"舒曼說。"一个有你这样一笔財

产的人可能是十分幸福的，因为要取得合理的幸福，只需要每天更换食物，穿上干净的衣服，每一季調換居住地点和情妇。”

“那女人就要鬧恐慌了，”奥霍茨基插嘴說。

“这是女人們的事，您别过問，”医生嘲笑地回答，“因为女人們也需要同样的飲食。”

“每季的飲食？”奥霍茨基追問道。

“当然。为什么在这方面她們該不如我們呢？”

“可是到第十或第二十季，那就索然无味了。”

“偏見……偏見……”舒曼搖搖手說。“您是既不会覚到，也不会料到的，特别是当人家向您說，您不过是第二个或第四个，而且正是那个长久盼望着的眞正的恋人的时候……”

“你沒有到惹契茨基那里去嗎？”伏庫尔斯基問舒曼。

“哼，我才不給他开这張恋愛的处方呢，”医生回答說。“那老头不行了……”

“他看来是眞正不行了，”奥霍茨基插嘴說。

話头轉到惹契茨基的健康状况上，之后轉到政治上，末了舒曼告辞一声，走了。

“恬不知耻的畜生！”奥霍茨基咕噜着。

“他不喜欢女人，”伏庫尔斯基解釋說，“此外他还有过痛苦的日子，所以嘴里不干不凈。”

“有时候不是沒有根据的，”奥霍茨基补充說。“因为他那些論点恰巧說中了。就在一个鐘头以前，我跟我姑母認眞地談过一次話，她无論如何想說服我，說我必須結婚，她还断言，沒有东西能象一个善良女人的愛那样使人高尚起来。”

“舒曼劝导我，而不是劝导您。”

“我听他那些解釋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您。如果您每一季更換情妇，如果有一天，所有今天在为您的利潤拚命干活的那些人走到您面前来，問您：‘你怎么答謝我們的辛劳、我們的貧困，和我們因为替你卖命而縮短了的寿命？是用工作，用忠言，还是通过你的榜样来答謝我們？’那时候我可以想象您会有一副什么模样。”

“今天有哪些人在为我的利潤而工作呢？”伏庫尔斯基問。“我不再做买卖了，我的財产已变成了有价証券。”

“如果那是土地抵押債券，那么雇农們用劳动来按单付息，如果那是一种股票，那么鉄路、糖厂、紡織工厂的工人們，誰也都要償还股票的股息。”

伏庫尔斯基的脸阴沉起来。

“对不起，”他說，“我还用考虑这一些嗎？成千上万的人靠着利息生活，可并沒有顧虑到这一类問題。”

“又来这一套了！”奥霍茨基咕嚕着。“那是别人，不是您。我每年收入总共有一千五百卢布，但我却时常想起，这么一笔錢等于三四个人的生活費用；为了我这样的生活，某些微賤的人活不下去了；或者，他們那些原来就很有限的要求只得更受了限制。”

伏庫尔斯基在房間里踱来踱去。

“您什么时候出国呢？”他突然問。

“我也不知道，”奥霍茨基沒精打采地回答。“最早要过一年，我的債务人才会把錢还給我。他要等借到一笔新借款才还我的債，可在今天抵借一笔款項是不容易的。”

"他付給您的利息很高嗎?"

"年息七厘。"

"那是靠得住的投資嗎?"

"除了信托公司,他的抵押借款是最靠得住的。"

"如果我給您現款,承受您的权益,那您就会出国嗎?"

"馬上走!"奥霍茨基跳了起来,叫道。"我呆在这里干嗎?再呆下去,免不了要跟一个有錢的女人結婚,以后又按照舒曼的劝告过生活。"

伏庫尔斯基沉思起来。

"結婚难道是件坏事嗎?"他低声地說。

"請您別糾纏我啦!一个沒錢的女人,我养不起,一个有錢的女人却会把我引誘到驕奢逸乐的路上去,不論哪一个也会葬送我的計划。我需要一个特别的、会跟我一起在实驗室中工作的女人;可是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人呢?"

奥霍茨基似乎很不愉快,站起来要走。

"这么,亲爱的,"伏庫尔斯基在跟他握别时說,"关于您的資金,我們再談吧。我准备給您現款。"

"随您的意。我不会这样請求,但要是这样,我非常感謝。"

"您什么时候到查斯拉維克去?"

"明天,所以我来向您告别。"

"那么,事情談妥了,"伏庫尔斯基最后說,热情地紧握着他的手。"十月份您就可以拿到錢。"

奥霍茨基走后,伏庫尔斯基就睡了。这一天他受到了那么多强烈的和矛盾的感触,竟至无法把它們分析。自从跟依

涉貝拉小姐断絕以来，他仿佛攀上了一座四面是悬崖的可怕的高山，而且到今天他才到达了峰頂，踏上对面的山坡，从那里他还模糊地看見一条新的地平綫。

有时候，他眼前掠过一群女人的形象，瓦索夫斯卡太太出現的次数最多；一会儿他又看見許多雇农和工人，他們問他，以他的收入来說，他給了他們什么报酬。

最后，他酣香地睡去了。

他在早上六点鐘左右醒来，第一个印象是舒暢和清新的感覚。

他固然不想起床，可并不感到悲痛，也不想依涉貝拉小姐。那是說，他也想，不过可以不想；总而言之，現在想起她，不象从前那样使他感到痛苦了。

这种缺乏悲伤的感情甚至使他有点不安。

“这总不是幻覚吧？”他禁不住想。

他回忆着昨天的事情。記忆和邏輯还管用。

“或許我也能恢复我的意志力？”他兀自悄声說。

为了試試看，他决心在五分鐘內起床、洗澡、穿衣，而且立刻到拉齐印基公园去散步。他望着那根慢慢在轉的指針，不安地問着自己：“要是突然連这些事我也振作不起来呢？”

指針走了五分鐘，伏庫尔斯基不慌不忙，但也毫不躊躇地起了床。他自己在浴盆里放了水，洗澡，擦身子，穿上衣服，半个鐘头以后，他已經走进拉齐印基公园了。

这一陣他沒有想依涉貝拉小姐，而是想瓦索夫斯卡太太，这使他感到惊异。事实上，昨天他起了点变化，也許他脑子里某些失去作用的細胞又开始工作了？依涉貝拉小姐不再是他

思想的主宰了。

"多么错綜复杂呀，"他自言自語地說。"那个女人被瓦索夫斯卡太太赶掉了，但任何一个别的女人却也能够代替瓦索夫斯卡太太。这么看，我的精神錯乱是眞正給治好了。"

他沿着那个池塘散步，漠然地望着那些小艇和天鵝。后来他轉到了那条通向桔园的林蔭道，以前他們两人在这条路上走过，他自言自語地說…… 今天早餐一定有胃口。不过他从同一条路回来的时候，突然生气起来，还象一个发脾气的孩子那样，得意忘形地擦掉了自己的脚印。

"但愿我能够这样灭掉一切痕迹……那石头，还有那廢墟……一切东西！"

就在那一瞬間，他感到自己心里起了一个不可抑制的要破坏某些东西的愿望，但他同时明白，这是个不健康的征候。他非常高兴地注意到，他不但能平心靜气地想到依莎貝拉小姐，而且甚至能給她应有的报答。

"我为什么生气呢？"他想道。"要不是她，我就发不了財。要不是她和斯塔尔斯基，我就不会有巴黎之行，不会認識盖斯特，也不会在斯奇尔尼維塞附近把自己的愚蠢行为給糾正过来。总之，他們俩对我賜了恩惠…… 我甚至得替这一对意中人撮合，或者至少帮助他們安排幽会…… 而且必須認为这是肥料，有一天它可以促使盖斯特的发明开花結果！"

植物园里靜悄悄的，几乎沒有人。伏庫尔斯基从井边走过，緩慢地走上那个綠蔭如盖的山头，一年多以前，他在那里第一次跟奥霍茨基談过話。他覚得，山头仿佛是一座高大的

阶梯的基石，梯顶上出現一个神秘女神的雕象。現在她也出現在他眼前，而且他惊心动魄地看出，那些圍繞在她头部的云散开了一会。他看見一張严厉的臉、飄动着的头发，和金属雕成的額头底下的那双栩栩如生的銳眼，带着压倒一切的神情望着他。他忍受着那目光，而且突然感到自己在往上长……往上长…… 他的头已經高出公园里那些树，几乎够到了女神的那双赤脚。

現在他領会到这純洁的永恒的美是声誉，在它的峰頂上，除了辛劳和冒險，再沒有其他引人快乐的东西。

他回到家里非常伤感，但仍然心平气和。他覺得在他散步的那段时間，似乎有条綫把他的未来跟那个久远的时代連了起来，在那个时代，作为伙計和大学生，他制造过永动机或可以操縱的气球。但最近这十多年却光在休息，光在浪費时間。

"我得要到哪里去旅行旅行，"他对自己說。"我得要充分休息休息，以后呢……再瞧着办吧。"

下午他发了一个长长的电报到莫斯科給苏辛。

第二天一点鐘光景，伏庫尔斯基在吃早飯的时候，瓦索夫斯卡太太的仆人来了，說他的女主人在馬車里等他。伏庫尔斯基跑上街去，瓦索夫斯卡太太吩咐他上車。

"我带您一同走，"她說。

"去吃飯嗎?"

"不，只到拉齐印基公园去一趟。对我来說，当别人的面和在野外跟您談話，比較不危險。"

但伏庫尔斯基臉色阴沉，沉默无言。

他們到拉齐印基公园下了車，繞过宮殿式的凉台，沿着毗邻露天舞台的那条林蔭路散步。

“您得要多跟人交往交往才行，伏庫尔斯基先生，”瓦索夫斯卡太太說。“您必須从您那淡漠中醒过来，要不然的話，您就要錯过最好的酬报了。”

“噢，竟是那样嗎？”

“沒有疑問。所有的女人都对您的煩恼感到兴趣，我愿打賭，有好些女人是很想扮演安慰者的角色的。”

“逗着我那所謂的煩恼玩，象猫逗着受了伤的老鼠玩那样嗎？不，我的太太，我不需要女性的安慰者，因为我根本不感到煩恼，而且这是女人們的恩賜。”

“听我說，”瓦索夫斯卡太太叫起来。“您还想說，您眞的沒有被温柔的小手弄得悲观失望嗎？……”

“我还要这样說！”伏庫尔斯基回答道。“如果有人使得我悲观絕望，那决不是女性，而是……也許是不幸的命运。”

“但終究有女人的作用在內。”

“首先是我自己的天眞。几乎从小时候起，我就在寻找偉大的和未知的事物，因为我只用詩人的眼光去看女人們，而詩人們过分地阿諛她們，所以我也就認为女人是那偉大的和未知的人物。我弄錯了，我那一时冲动的秘密就在这里，由于那冲动，我終于发了財。”

瓦索夫斯卡太太在林蔭路上停下了脚步。

“您知道，我眞沒有料到！从前天起我們就沒有見过面，可是今天您似乎判若两人了，好象是一个瞧不起女人的老头。”

"这不是瞧不起，而是观察的結果。"

"什么样的結果呢？"瓦索夫斯卡太太問。

"有一种女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激起和煽动男人的情欲。这样一来，她們使聪明人变成傻瓜，使正直人变成无賴，而蠢汉依旧是蠢汉。她們有許許多多拜倒者，因此她們对我們所发生的影响，就象土耳其內宅中的妇女。[1] 这么您明白了，我的太太，女人們旣沒有理由为我的痛苦而受感动，也沒有权利来逗着我玩。我幷不属于她們管轄。"

"您就跟爱情断絕关系了？"瓦索夫斯卡太太譏刺地問。

伏庫尔斯基內心非常憤怒。

"不，我的太太，"他回答，"我有个朋友是个厌世主义者，他曾經向我解釋，每年以四千卢布去購买爱情，花五千卢布外加还可使人忠貞，比起花了我們称为感情的那种代价去購买，是有利得多了。"

"多么美妙的忠貞！"瓦索夫斯卡太太冲口說。

"至少可以預先知道她会作出什么事来。"

瓦索夫斯卡太太咬着嘴唇，轉身向着那輛私人馬車。

"您倒应該当个使徒，开始宣傳自己的新观点。"

"我以为浪費时間太可惜，太太，因为有些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另一些人沒有亲身經驗，不相信那些。"

"我感謝您的訓导，"歇了一会，她說。"它給我留下那么强烈的印象，我甚至不能請您送我回家了。今天您的心情特别坏，但是我希望，那就会过去的。此外……这里有一封信，"她

[1] 这里指古时土耳其的妇女，她們身居深閨，与外人隔絕。

往下說，还把一个信封塞在他手里，“希望您念一念。我干了一件粗心事，不过我知道您是不会出卖我的，我下定决心，要把您跟貝拉之間的誤会最后澄清一下。如果我的意图成功的話，您就把这封信燒毁，如果不成……那您把它給我带到乡下去。再見！”

她坐上那輛私人馬車，把伏庫尔斯基留在路当中。

“見鬼，我是不是得罪她了？”他发生疑問。“可怜哪，这非常惹人动心的女人！”

他朝着烏雅茨多夫斯基路的方向慢慢走去，想着瓦索夫斯卡太太。

“不值一提的小事……我可不能对她說，我对她非常傾心……就假定她对我的話表示好感——我能給她一些什么呢？我甚至不能說愛她这句話。”

到了家里，伏庫尔斯基才拆开依莎貝拉小姐的那封信。

一看到那种他曾經很珍惜的字迹，他心里突然起了一陣悲伤；但是信紙的香味使他想起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时日，当时她还曾經托他給罗西捧場。

“这是依莎貝拉用来禱告的念珠中的一粒！”他冷笑了笑。

他开始念信：

我亲爱的卡奇亚！我对一切都感到那么不痛快，而且那么不能集中思想，所以到今天才决定拿起笔来，告訴你我們这里在你走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已經知道霍尔甸西姑母遺贈給我多少錢了：六万卢布；因此我們現在一共有九万卢布，好心的男爵答应付給年息七厘的

利息，每年大約有六千卢布。毫无办法，只好儉省了。

我无法告訴您我怎么感到无聊，說不定这是苦悶吧……可是这也会成为过去的。那年輕的工程师还是每隔几天到我們家来一次。起先他那关于建造鉄桥的談話引起了我的兴趣，現在他却告訴我，說他爱上的那个姑娘，后来嫁了另一个男人，他怎么感到痛苦，失去了再热恋一次的希望，以及他怎么盼望以新的更好的爱情来医治自己的創伤。他还向我承認，說他有时候写写詩，但在那些詩篇里，他只歌頌大自然的美……有时候我无聊得想哭一場；但是沒有人陪伴我会活不下去，因此我假装在傾听，不时允許他吻我的手……

伏庫尔斯基額上的青筋暴起来了……他歇了一会，又往下念：

爸爸越来越衰弱了。碰到一点小事，他就立刻哭起来，只要我們交談五分鐘，他就責备我，你知道是为了誰……你根本不相信那使我多么不痛快。

每隔几天我到查斯拉夫的廢址去一次。是什么把我吸引到那里去，我不知道，也許是美丽的大自然……或者是寂寞。在我心情十分沉重的时候，我把各种各样事情用鉛笔写在那些断墙上，并且高兴地想：但愿下一陣雨把那一切都冲洗掉。

啊……我把最重要的事忘了！你知道：那元帅給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十分郑重地向我求婚。我哭

了一整夜，不是因为我可能成为元帅夫人，而是……因为事情会这么快到了这一步！

鋼笔从我手里滑掉了。愿大家平安，希望你有时想起你这不幸的貝拉吧。

伏庫尔斯基把那封信揉成了一团。

"我多么瞧不起她……但还是爱她！"他不禁脫口說。

他感到头痛。他捏紧拳头，来回地踱着，嘲笑自己的梦想。

晚上，他收到莫斯科来的一个电报，跟着他就給巴黎发去一个电报。第二天从早上一直到深夜，他都是跟他的律师和公証人在一起打发的。

到睡覚的时候，他不由得想：

"我并沒有干愚蠢的事吧？好，我还要在現場檢查一次。是否有一种比空气还輕的金属存在，那是另一个問題，不过这里面有点道理，那是毫无疑問的。人們在寻找点金石[1]时发現了化学，这不是沒有来由的。誰能知道，現在人們要发現什么呢？只要我从这泥坑里爬出去，归根結蒂在我都是一样的……"

巴黎的回电到第二天下午才到，伏庫尔斯基把它念了几遍。隔了一会，仆人递給他一封瓦索夫斯卡太太的信。信封上那火漆封印的地方有个獅身女首的怪物象。

"不錯，"伏庫尔斯基冷笑了笑，"是人的面孔和兽的身体，我們的幻想却給这个怪物添了一副翅膀。"

---

[1] 中世紀炼金术士認为可以点鉄成金，祛除百病的石头。

瓦索夫斯卡太太在信里这样写着：

請您到我这里来一会，因为我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要跟您商量，而且打算今天就出門。

“讓我們瞧瞧，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他想。

半个鐘头以后，他到了瓦索夫斯卡太太那里；箱子都已經理好，放在外房，准备上路了。女主人在書房里接見他，不过那里面毫无書房的样子。

“嘿，您眞殷勤！”瓦索夫斯卡太太委屈地說。“昨天我等了您一整天，您都沒有露面。”

“您不是禁止我到您这里来嗎？”伏庫尔斯基惊异地回答道。

“这是怎么的？难道我沒有邀請您到乡下去嗎？算了，沒有关系，我認为这是您的乖僻。亲爱的先生，我找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久我打算出国旅行，我想向您請教，什么时候买法郎最好，現在就买，还是动身以前买呢？”

“您什么时候走？”

“大約……在十一月……十二月，”她紅着臉回答。

“动身以前买好些。”

“您以为这样嗎？”

“至少大家都这样做。”

“我却偏不愿意象大家那样做！”瓦索夫斯卡太太叫了起来。

“那么，您現在买吧。”

“要是到十二月法郎跌价了呢?”

“那您就拖到十二月买。”

“您知道,”她一面撕着一張紙,一面說,“作为軍师,您是出众的。說黑就黑,說白就白。您到底是什么样的男子汉呀?一个男子汉在任何时候都得是果断的,或者至少得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什么。怎么,您把貝拉的信給我带来了嗎?”

伏庫尔斯基一声不响地把信递給她。

“眞的?”她活跃起来了。“这么說您不爱她了?在这情况下,談談她的事情該不会使您感到不快。您知道,我得要……使你們言归于好,或者……讓那可怜的姑娘不再折磨自己。現在您对她有了成見……您冤枉她……这是不公正的……体面人不是这个做法;先把人家搞得暈头轉向,再把她象一束枯萎的花那样扔掉。”

“不公正!”伏庫尔斯基重复地說。“我的太太,請您告訴我,一个人一生都是在痛苦和屈辱、屈辱和痛苦中过去的,他还有哪种公正感呢?”

“但是除开这些,您还有别的幸福时候呀。”

“有的,几个和藹的眼色和几句亲切的話,在我看来,这里有着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它們是虛伪的……”

“但今天她感到抱歉了,如果您回去的話……”

“干么?”

“为了得到她的心和她的手。”[1]

“而把另一只手讓給那些相識的以及陌生的崇拜者嗎?

[1] 向她求婚的意思。

不，我的太太，我已經厌倦了那些竞爭，在那些竞爭中，我被斯塔尔斯基先生、薩斯塔尔斯基先生，天曉得还被别的什么人击敗了！我不能在一个理想的女人旁边扮演太监的角色，不能把任何一个男人看作是幸运的勁敌或不受欢迎的表兄。”

“这是多么卑鄙呀！”瓦索夫斯卡太太叫起来。“为了一点过失，再説是那么无所謂的过失，您就瞧不起您曾經爱过的女人嗎？”

“就那些过失的次数来説，請您原諒，我有我自己的見解，至于説到貞洁…… 那眞是天曉得！我的处境多么可怜呀，因为她們的貞洁达到了什么程度，我甚至一点都不理解。”

“您認为怎样呢？”瓦索夫斯卡太太干巴巴地問道。

“現在我一点也沒有想法，”伏庫尔斯基同样干巴巴地回答。“我只知道，在我的眼前，在友好关系的幌子下，发生了一場最庸俗的恋爱，这对我来説已經够受了。一个妻子欺騙她的丈夫，还可理解，因为她可以以婚姻加在她身上的束縛为理由，为自己辯解。可是一个不受束縛的女人欺騙一个男人……哈哈哈！这确确实实是一場恋爱的游戏罢了。她毕竟有权利不要我，而挑上斯塔尔斯基和所有其他的人。还不止这样！她需要在自己的随从人員中弄一个眞正爱她、愿意为她牺牲一切的傻子…… 为了彻底地汚辱人性，她还想把我作为自己搞恋爱勾当的擋箭牌…… 您想象一下，那些很容易博得她寵爱的人会怎样拿我来取笑……一个人自己覚得可笑，同时又覚得不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低首下心，并且体会到这是不該受到的——您能了解这样一个人的痛苦嗎？”

瓦索夫斯卡太太的嘴唇在发抖；她勉强忍住了眼泪。

“也許，这全是您的幻想嗎？”她問道。

“絕不是，我的太太。这是受了蹂躪的人性的尊严，不是幻想。”

“以后怎么样呢？”

“以后是这样，”伏庫尔斯基回答道。“我醒悟过来，控制了自己，今天我可以高兴地說：至少我那些竞爭者还沒有获得眞正胜利。”

“您的决定不可挽回嗎？”

“对不起，太太，一个女人为情欲，或者为貧困而出卖自己，我理解。可是要理解这些精神上的卖淫妇，我却完全无能为力，她們并不感到貧困，在貞洁的幌子的掩盖下，显得很冷淡。”

“这么說，有些事情是不能原諒的？”她低声地問。

“要誰原諒，而又原諒誰呢？斯塔尔斯基先生大概不会为这类事情而受到委屈，也許他甚至会介紹給他的朋友們。对其余的人就不必操心了，因为人家有那么多中意的伴侶。”

“再說一句，”瓦索夫斯卡太太站了起来，說。“我可以知道您准备作什么嗎？”

“要是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她向他伸过手去。

“再会。”

“我祝您幸福。”

“哦！”她叹了口气，很快地走进隔壁房間。

伏庫尔斯基在走下楼梯的时候，心里想：“我好象在这一会工夫办好了两件事……誰知道，或者舒曼說得不錯？”

他从瓦索夫斯卡太太那里乘車到惹契茨基的住处。那老掌柜面容消瘦，在生病；他很吃力地站起来。他的容貌使伏庫尔斯基大大吃了一惊。

“老朋友，你不因为我这么久沒有来看你而生气吧？”他紧握着他的手問。

惹契茨基忧愁地搖搖头。

“我不是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說。“糟糕……世界上的事情眞糟糕……而且会越来越糟糕。”

伏庫尔斯基坐下后沉思起来，惹契茨基接下去說：

“你看，斯达史，我已經明白，是到卡茲和我那些步兵那里去的时候了，否則我这么拖延时間，他們一定在那里埋怨我了。我知道，不管你决定作什么事，都会是美好和有益的，可是……如果你跟斯塔夫斯卡結婚的話，不是更好嗎？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你的牺牲品呀……”

伏庫尔斯基抱住自己的头。

“仁慈的上帝呀！”他叫着。“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脫娘儿們呢？有一个女人在夸耀自己，因为我成了她的牺牲品，另一个女人是我的牺牲品，再有一个女人愿当我的牺牲品，而且还会有别的十个女人，她們都愿意当我和我的財产的牺牲品。一个有趣的国度，在那里，女人居領导地位，这里除了幸运的或不幸的爱情以外，沒有其他有趣的事情了！”

“好啦，好啦，好啦，”惹契茨基安慰他，“我不至于揪着你的領子把你拖去！不过你看，舒曼告訴过我，說你必須尽快談恋爱……”

“哎喲……不！不如說我需要換換气候，我已經替自己开

了这个药方。”

“你出去旅行嗎？”

“至迟后天，到莫斯科去，以后呢……到上帝領我去的地方去。”

“你有确定的目标嗎？”惹契茨基神秘地問。

伏庫尔斯基在思索。

“我还拿不定确切的主意；我还在搖摆不定，好象是坐在十层楼那么高的秋千上。有时候我似乎还要为世界做点有利的事情。”

“噢，对呀，对呀。”

“不过我时常感到失望，我竟希望土地会把我和我不曾接触过的一切东西吞下去。”

“那沒有道理……沒有道理，”惹契茨基插嘴說。

“我知道……我現在告訴你：也許我的名字将来还能轟动一时，也許我会自杀，这全是可能的。”

两个人在一起一直坐到深夜。

几天以后謠言傳开了，說伏庫尔斯基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許永远不再回来。

許朗格包姆以相当便宜的价格买到了他所有的动产，从家具起，一直到那輛私人馬車和那些馬匹。

第十章　老掌柜日記摘录

几个月来一直有这样的傳說，路易·拿破侖亲王在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死在非洲了。还說他是在一場对付一个野蛮民族的战役里陣亡的，大家既不知道那野蛮民族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它的名称，因为毕竟沒有一个民族可以自称为苏魯族的！

大家都这么說。据說皇后欧若尼[1]甚至准备到那里去把儿子的尸体运到英国。是否眞正确有其事，我不知道，因为从七月份以来，我就不再看报，不喜欢談政治了。

政治是愚蠢的事！从前沒有电报和社論，世界也还是进步了，每个有理性的人都能够毫不費力地分析政治局面。可是今天有了电报、社論和最新的消息，这一切只会把人搞糊涂。

甚至还有比把人搞糊涂更坏的事，因为它簡直迷惑了人心！要不是那肯尼什或那有名的苏利茨基[2]的話，那大家就一定不再相信神的公正了。今天人家在报紙上写的文章糟糕透了！

另一方面，就路易·拿破侖亲王来說，他固然可能丧命，但他在什么地方躲着甘必大的偵探們，却也是可能的。我并不特别重視这些謠言。

…………

克来因仍然沒有回来，李希茨基却搬到伏尔加河边的阿斯特拉罕去了。他临动身时对我說，这里在短时間內就会是犹太人的天下，其余的人也会变成犹太人的。

李希茨基总爱夸大其詞。

…………

我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我很容易疲乏，不拄拐杖再也不能上街去了。一般地說，我根本沒有什么不舒服，只是有时候肩膀上突然发生一陣异样的疼痛，而且还有气喘。但它一会儿就过去，要是不过去，那我也不在乎。世界尽在向坏的方向变化，我很快就会不再跟誰談話，而且也不相信什么。

…………

七月底，作为商店老板和公司經理的亨利克·許朗格包姆在做生日了。就說他沒有象斯达史去年那样的一半排場，但伏庫尔斯基的所有朋友和对头們却都聚会一堂，为許朗格包姆的健康干杯……鬧得玻璃窗都格凌凌地直响！

啊，世人，世人呀！用一盘菜和一瓶酒来引誘你們，你們会跳到水里去，为了一个卢布，鬼也不知道你們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

呸！……今天有人給我看了驛报，在那上面，克惹楚夫斯卡男爵夫人因为給某一个保育院捐了两百卢布，被称为我們

---

❶ 欧若尼(1826—1920)，拿破侖第三的妻子。

❷ 肯尼什、苏利茨基，是当时保守派报紙的編輯，除了作編輯外，还写有关国际政治問題的文章。——德譯者

妇女界中最善良最乐善好施的人了。看来，大家忘掉了她跟斯塔夫斯卡太太的那場官司，和跟房客們的那場风波了。

难道丈夫真的能使这个婆娘听話嗎？

…………

对犹太人的攻击越来越厉害了。連这样的謠言也出来了，說犹太人捉了基督教徒的子女，把他們杀死烤成节日吃的硬面薄餅。

我听見这类故事的时候，天曉得，我只好擦擦眼睛，自己問自己，难道我是在发热，还是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是个梦？

可最使我恼火的是舒曼医生对这类事情的幸灾乐禍态度。

“那些討厌家伙活該如此！”他說。“讓他們吃一点苦头，好教他們学乖一点。犹太人是个天才的种族，但是这些坏蛋，沒有馬刺和鞭子就駕馭不了他們。”

“大夫，”我有一次对他說，因为我感到不耐煩了，“如果犹太人是象您所說那样的下流东西，那么馬刺对他們也就帮不了什么忙。”

“也許馬刺不能馴服他們，但至少可以增长他們一点智慧，教导他們团結得更紧密一些，”他回答說。“如果犹太人更加团結了……吓！”

这医生真是个怪人。他为人正直，但首先是聪明——这是沒有什么可說的；不过他的正直不是出自內心，而是由于习慣。他的聪明是这样一种聪明，他宁愿嘲笑和破坏一百件事，却不愿促成一件事。我在跟他談話的时候，也偶尔想起，他的心象块冰块，火光甚至能在它上面反映出来，但它自己却絕不

会得到温暖。

…………

斯达史到莫斯科去了，我看是去跟苏辛結算帳目。他在他那里存了将近五十万卢布（两年前誰能料得到这样的事呢!），可是他怎么处理那許多錢，我一点也不知道。

斯达史一向独出心裁，总是給我們弄出一些意外的事情来。或者他現在也在准备搞一件惊人的事？我一想就害怕。

在这期間，麦拉歇夫斯基向斯塔夫斯卡太太求婚，經过短时間的犹豫，她答允了他。如果象麦拉歇夫斯基所想的那样，他們在华沙开一家鋪子，那我会参加进去当个股东，而且住在他們家里。那时，天呀！我将照料麦拉歇夫斯基的孩子，虽然我一向以为我只能給斯达史的孩子們担任那样的职务。

生活是多么殘酷啊……

…………

昨天我花五个卢布去为路易·拿破侖亲王做了一次禱告。只做禱告，不是追悼，因为也許他并沒有陣亡，虽然大家都那么說。如果他倒是……固然我完全不懂神学，可是我認为，設法为他在那个世界上取得保护是比較穩当的。說不定我突然……

…………

我眞的有病，虽然舒曼說一切都正常。他禁止我喝啤酒、咖啡、葡萄酒、快跑、激动。他眞行！这么一張葯方我也能开；可是他倒自己試試看去照办吧。

他跟我談話，好象他疑心我在关心斯达史的命运似的。一个可笑的人！难道斯达史沒有成年，难道我沒有跟他一别整

整七年！那些年月过去了，斯达史又回来，現在又出去冒險了。

这次大約也会是这样：突然失踪又突然回来……

可生活在这世界上終究是困难的。我心里时常在想：是否眞正有个計划，按照它去执行，全人类就走向美好的明天？或者一切都靠机遇，人类向着占优势的力量推向它的那个方向前进？如果好人占了上风，那么世界也就趋向好的方面；如果无賴們强一些，它也就偏向坏的方面了。归根結蒂，一切好人和坏人都只会留下一小撮灰烬。

要是这样的話，那么我对斯达史就不感到奇怪了，他时常对我說，他想尽可能快地死去，消灭掉自己留下的每一点痕迹。不过我預感到事情不会是这样的。

虽然这样……难道我沒有預感到路易·拿破侖亲王会成为法国皇帝嗎？嘿，讓我們再等一会吧，我总覺得他在跟赤膊的黑人打仗时死去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第十一章　……？……

伊克納西先生可眞的有病：根据他的意見，是因为他无所事事，可是根据舒曼的意見，却是由于他突然患了心脏病，而且在忧伤的影响下恶化得相当快。

他几乎沒有什么事情可干。早上他上那家从前属于伏庫尔斯基，目前却属于許朗格包姆的鋪子，不过他在那里只待到伙計們，特别是顧客們来的时候为止。这是因为顧客們不知为什么惊异地望着他，而那些伙計（除了齐巴先生以外，都是犹太人），非但不对他表示他所习惯的那种尊敬，而且甚至不顧許朗格包姆的訓誡，鄙視地对待他。

在这个局面下，伊克納西先生越来越时常想念伏庫尔斯基了。不是因为他害怕有什么灾难，而只是想念罢了。

早上六点鐘左右，他想：伏庫尔斯基起身了，还是在睡着，現在在哪里呢？是在莫斯科，还是已經从莫斯科动身到华沙来了？到下午他就想起那些远隔的时日，当时几乎沒有一天斯达史不是跟他在一起进午餐的；到晚上也是这样，特别在上床睡覚前，他說：“斯达史一定是在苏辛那里。他們会要消磨一天的！也許他正在回华沙的路上，在車上正預备睡覚呢？”

他不顧伙計們的反感和許朗格包姆那使他生气的客气劲，一天几次上店里去，但每次总是想，伏庫尔斯基在的时候，

这里可不是这样的。

伏庫尔斯基杳无音信，使他有点发愁。可他認为那是伏庫尔斯基的乖僻行为。

“斯达史身体健康时候就不这么喜欢写信，现在他这样灰心失意，还能等到他的信嗎？”他心里想。“哎喲，女人啊，这些女人啊……”

在許朗格包姆購买伏庫尔斯基的家具和那輛私人馬車的那一天，伊克納西先生病倒在床上了。不是因为他可惜——馬車和講究的家具有什么用呢，他根本无所謂——而是因为通常只有在人死后才出卖这一类的东西。

“啊，謝天謝地，但愿斯达史是健康的！”他自言自語地說。

有天晚上，正当伊克納西先生穿着睡衣坐着，在思索为了排挤許朗格包姆，他將怎样布置麦拉歇夫斯基那片店的时候，他听見前室里有刺耳的鈴声，楼梯上一片吵鬧声。

正要睡覚的仆人开了門。

“主人在家嗎？”一个声音問，惹契茨基听来很熟悉。

“主人病了。”

“病了，这是什么意思！他在躲避人。”

“也許我們会打扰了人家，参議員先生，”另一个声音插嘴說。

“什么打扰不打扰！誰在家里怕人家打扰，尽可以到酒店里去。”

惹契茨基从靠椅上欠了欠身子，这时候在臥室的門口出現了卫格罗維奇参議員和代理商斯潑魯特。他們后面探出一个头发蓬乱的脑袋来，还有一張不很干淨的面孔。

“庙不請土地，土地倒上庙来了！”参議員叫着。“惹契茨基先生……伊克納西先生！我最好的朋友，您究竟在搞什么啊？自从您最后一次光临以来，我們发現了一种新的啤酒。你把它放在这里吧，伙計，明天再来，”他轉过去向着那个肮脏的头发蓬乱的人，补上这一句。

按照这个命令，那个身上系一条大圍裙的乱头发的汉子把一籃长頸酒瓶和三只啤酒杯放在盥洗台上。接着他就消失不見了，好象他是云雾和水蒸气造成的，而不是一个两百磅左右的人。

看見那些酒瓶，伊克納西先生惊异起来，但这个不能称为不愉快的感覺。

“看在老天面上，您碰到什么事情啦？”参議員問道，还張开膀子，好象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您那么久不到我們那里去，斯潑魯特連您是个什么模样也忘記了。可是我想，您是受了您那个朋友的傳染，他不是也神經失常嗎。”

惹契茨基紧皺起眉头。

“碰巧就在今天，”参議員往下說，“我在一場关于您的朋友的打賭中贏了德克列夫斯基一籃新出品的啤酒，我对斯潑魯特說：‘我們带上这些啤酒到老头那里去，也許他会稍微提起点精神。’这是什么意思，您連請我們坐下都不請嗎？”

“唉，很对不起，”惹契茨基醒悟过来了。

“这里还有張桌子，”参議員在屋子里四下看了看說，“照我看，这是个非常舒适的角落。嗨，嗨！我們眞可以天天晚上到病人这里来开个小茶会哩。斯潑魯特，亲爱的，把口袋里的瓶塞起子拿出来，动手开瓶吧。讓尊敬的惹契茨基先生認識

認識这种新出品。”

“参議員先生，您打什么样的賭打贏了？”惹契茨基問道，他的脸又慢慢明朗起来了。

“关于伏庫尔斯基的賭。您看，是这么一回事。还是去年正月，伏庫尔斯基在保加利亚到处冒險的时候，我就告訴斯潑魯特，說斯丹尼斯拉夫先生是个瘋子，会破产，沒有好下場的。今天德克列夫斯基却硬說这句話是他說的！我們馬上賭了一籃子啤酒，斯潑魯特判定我贏，于是我們到您这里来啦。”

这时候，斯潑魯特先生把那三只啤酒杯在桌子上摆好了，还拔掉了三个酒瓶的瓶塞。

“喂，您瞧一瞧吧，伊克納西先生，”参議員端起那只斟滿了的酒杯叫道。“看起来象陈蜜酒，泡沫象乳脂，味道象个十六岁的姑娘！您尝一尝吧。滋味多美，香味又多好呀。您要是把眼睛閉上，您会发誓說它是 Ale。[1]哦！您覚出来嗎？凭良心說，在喝这样的啤酒以前，得要先漱漱口。您自己說吧：您曾經喝过跟这类似的酒沒有？”

惹契茨基干了半大杯。

“不錯，”他說。“可是参議員先生，您怎么想起伏庫尔斯基已經破产了呢？”

“因为城里沒有一个人不在这么說。如果一个人有錢，头脑正常，沒有欺詐过誰，他干嗎会从城里逃到天曉得的什么地方去呢？……”

“伏庫尔斯基到莫斯科去了。”

---

[1] 英国的一种啤酒。——德譯者

"絕对不是这样！他那样告訴你們，是为了消灭痕迹。可是他連自己的錢也放弃了，这就自己露出了馬脚。"

"他放弃什么？"伊克納西先生生气地反問道。

"放弃他存在銀行里的、尤其是存在許朗格包姆那里的錢，加起来共約二十万卢布。一个人留下这么一笔款子，不加处理，就直接把它扔在糞土里，要不是神經錯乱，那就是……干了一件什么事，不希望再收回自己的錢了…… 全城的人对这个…… 这个人…… 都感到非常憤慨，我也就不提他的眞名了。"

"参議員先生，您糊涂起来啦！"惹契茨基叫了起来。

"伊克納西先生，如果您还在替那么一个人出力的話，那您是头脑糊涂！"参議員狠狠地回嘴。"請您細想一下：为了要发財，他到哪里去了？去参加土耳其战爭！参加土耳其战爭！您懂得这个意义嗎？他在那里发財，可是怎样发財呢？一个人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半年內賺到五十万卢布呢？"

"当时他大約有一千万的流动資金，"惹契茨基回答說，"其实他可以多賺許多的。"

"可那几百万是誰的呢？"

"是他的朋友苏辛，那个商人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我們別談这个；我們就說他在那种情况下沒有干过卑鄙齷齪的事吧。但他到巴黎，以后又到莫斯科做了哪种买卖呢？他同样从中大大撈了一笔。仅仅为了便于鉆到貴族阶級的圈子里去，給一些貴族付年息一分八厘的紅利，就扼杀本国的工业，这是光明正大的嗎？把整个公司卖給犹太人，最后开了小差，讓几百个人过着貧困和不

安的生活，这又是高尚的嗎？一个好公民和規規矩矩的人是这样做法嗎？喂，您喝吧，伊克納西先生！”他叫道，跟伊克納西碰起杯来。“为我們的单身汉干杯！斯潑魯特先生，显显您的本事吧。您可别在一个病人跟前丢臉！”

“太好啦！”舒曼医生叫着。他在門檻上已經站了几分鐘，帽子还戴在头上。“啊—喲—喲！你們来干什么呀，我的先生們？难道你們是殯仪館的代表，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糟蹋我的病人？卡西米尔！”他喊仆人，“馬上給我把酒瓶子都扔出去…… 你們两位先生不要再跟病人…… 哪怕是只住一个病人的医院，也不是个酒館。唔，原来您是这样执行我的規定的？”他轉过去对惹契茨基說。“您害心脏病还鬧酒嗎？也許还要叫些姑娘来？晚安，我的先生，”他轉向参議員和斯潑魯特，“下一次你們不准在这里开酒店，不然我控告你們杀人罪。”

参議員卫格罗維奇先生和代理商斯潑魯特先生赶紧逃跑了。要不是他們的雪茄烟留下了濃密的烟霧，倒可以認为房間里沒有人来过。

“开开窗子！”医生对仆人說。“喝，好家伙！”他望着惹契茨基，譏刺地往下說。“臉发紅，眼睛发呆，脉搏跳得人家在街上都能听得見。”

“您听見他怎么談斯达史的嗎？”惹契茨基問。

“他說得不錯，”舒曼回答道。“全城的人都在談論。不过他們把伏庫尔斯基称为破产者，那是沒有来由的：实际上他不过是一种类型的瘋子，我把它叫做波兰浪漫主义者。”

惹契茨基几乎恐惧地抬头望着他。

"您别这么望着我，"舒曼平心静气地接下去說，"您最好考虑考虑，我說得对不对？这个人一輩子做事从来沒有一次是合情合理的。还当他是个伙計的时候，他就想发明，想进大学；他进了大学，却搞起政治来了。以后他不賺錢，却当起学者来，而且那么一貧如洗地回到这里，要不是敏舍的女人，那他非餓死不可。最后他开始积攢家产，但是他不轉商人的念头，却去猎取一个公認为卖俏女人的小姐。这还不够，当他已經得到那小姐和拥有一笔財产的时候，他把两样都扔掉……他現在在干什么，躲在什么地方呢？喂，您要是个聰明人，您告訴我吧！一个瘋子，一个道地的瘋子！"舒曼揮着膀子，罵着。"一个最純粹的波兰血統的浪漫主义者，永远在寻找非現实的东西。"

"如果伏庫尔斯基回来了，您会把这些話再对他說一遍嗎，医生？"惹契茨基問。

"这我已經对他說过一百遍了，如果我現在不說，那只是因为他沒有回来。"

"为什么他就不回来呢？"惹契茨基臉色变白，輕得勉强听得見地問道。

"他不会回来，因为当他又恢复理性的时候，他要不是用脑袋撞在什么地方，就是又紧紧抱着一种新的烏托邦不放。譬如說，神秘的盖斯特的发明——显然，这也是个地道的瘋子。"

"大夫，您从来沒有醉心过烏托邦嗎？"

"醉心过的，可我那样做，是因为我感染上了你們的习气。但我总算及时清醒过来，亏得这个情况，我才能給跟这一些相

类似的疾病下最准确的診断。好啦，您把睡衣脫掉，讓我們来看看这个开心的晚上造成了什么样的結果吧。”

他替惹契茨基檢查，囑咐他馬上睡上床，以后别把房間变成酒店。

“您同样是个浪漫主义者的不坏的典型；只是您干蠢事的机会比較少，”医生最后說。

之后他走了，惹契茨基留了下来，情緒十分抑郁。

惹契茨基不由得想：“你的廢話也許比啤酒給我更多的害处，”可是过了一会，他用低低的声音补充說：“其实斯达史也可以写封短信来，鬼知道，他脑子里在轉着什么样的念头！”

臥病在床上，伊克納西先生感到无聊透頂。

为了消磨时間，他讀着执政时期和帝国的历史（誰知道那是讀第几遍了），不然就默想着伏庫尔斯基。

但这种消磨时間的方法并沒有使他平靜下去，而只有刺激他。那段历史使他想起一个最偉大的胜利者的离奇的命运，惹契茨基把自己对世界未来的信心寄托在那个偉大的胜利者的朝代上，可是現在，这朝代毁灭在苏路人的矛头下了。另一方面，对伏庫尔斯基的想念使他得到一个結論，那就是他亲爱的朋友，那不平凡的人至少是走上了精神破产的道路。

“他想做許多事情，其实也可以做許多事情，但他却一事无成！”伊克納西先生重复着說，心里非常苦悶。“要是他写那么一封信来，說他在哪里，有什么样的企图……要是他讓我知道他还活着，那該多好呀！”

一些时候以来，惹契茨基脑子里就盘旋着一种模糊的、但却是不祥之兆的預感。他回忆在罗西登台以后，自己梦見

伏庫尔斯基跟在依莎貝拉小姐后面，从市政厅的鐘楼上跳了下去。

随后他又回忆起伏庫尔斯基那句奇怪的、不是好預兆的話："我想死，而且把我生命的每点痕迹都消灭掉！"

一个人有什么感覺就說什么，而且善于去实現他所說的話，他就会很容易把类似的希望变成現实！

舒曼医生天天来探望他，可一点也沒有鼓励起他的精神。伊克納西先生对他那些从不改变的話已經厌煩了：

"眞的，把那么許多錢丢在华沙不加处理，出去旅行，連到哪里也不通知一声，这个人要不是个道地的破产者，就一定是个瘋子！"

惹契茨基跟他爭执，但暗中却認为他說得有道理。

有一天，医生在不寻常的时間里来找他，那就是說在早上十点鐘。他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叫了一声：

"喂，我說他是个瘋子，难道不对嗎？"

"出了什么事？"伊克納西先生問，他已經料到是在談誰了。

"您想一想，那瘋子已經在一个星期前离开了莫斯科，……您猜他到哪里去了？"

"到巴黎去？"

"哪里的話！他到奥德薩去了，从那里准备上印度，从印度到中国和日本，以后横渡太平洋到美洲去。他作了这次旅行，甚至是环球旅行，絕对不是坏事，我自己曾經劝过他这么做。可是他連一封短信也不写来，把留在华沙的几个眞心朋友和二十万卢布弃置不顧——确确实实，这是精神极度错乱

的明显征兆……"

"您这消息是哪里来的呢?"惹契茨基問。

"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說从許朗格包姆那里来的，打听伏庫尔斯基的行踪，在他是太关紧要了。要知道他应当在十月初付給他十二万卢布。嗯，要是亲爱的斯达史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或者淹死，要不然得了黃热病死去的話……您明白嗎？那样他就可以把全部資金据为己有，或者至少用它周轉半年时間，不付利息。不用說，您是了解許朗格包姆的，他連我……連我也想欺騙哩!"

医生在房間里跑来跑去，他那么使劲地揮着膀子，好象自己已經开始得了精神病似的。他突然在伊克納西先生面前停下脚步，望着他的眼睛，握住他的手。

"什么?……什么?……什么？脉搏超过一百跳？今天您发热嗎?"

"还沒有。"

"怎么說还沒有？我明明看見……"

"那沒关系!"惹契茨基打断了他的話。"不过斯达史是否那样干呢?"

"我們从前的斯达史尽管有浪漫主义的思想，也許不会那样干；可是热恋了尊貴的列茨卡小姐的伏庫尔斯基先生却什么也办得到。好啦，象您看見的那样，他能干什么他都干。"

医生走后，伊克納西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不行了。

"如果我就这样突然两脚一伸死去，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呸！比我一切都好的人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拿破

命第一……拿破侖第三……小露露……斯达史，嗯，斯达史算得什么？他現在不是到印度去了嗎……”

他滿肚子心事，后来起了床，毫不馬虎地穿上衣服，到店里去了，这使許朗格包姆大不高兴，他知道医生是禁止伊克納西先生起床的。

这样一来，他第二天感到更不舒服了；他靜臥了二十四小时，后来又到店里去几个鐘头。

“难道他認为这鋪子是个陈尸所嗎？”一个犹太人新伙計对齐巴先生說，后者以他那特有的坦率态度承認那伙計的挖苦話非常精彩。

九月中，奥霍茨基跑来看惹契茨基，他是从查斯拉維克村到华沙来住几天的。

看見了他，伊克納西先生的心情又好起来了。

“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呀？”他叫着，热烈地拥抱着那个受大家尊敬的发明家。

但奥霍茨基却一直悶悶不乐。

“无非是伤脑筋的事情！”他回答道。“列茨基死了，您知道嗎？”

“是那个……那个……的父亲嗎……”伊克納西先生感到詫异。

“不錯，是他！天曉得，也許是因为她……”

“看在上帝和耶穌的分上……”惹契茨基在胸前画个十字。“那女人到底还想弄死多少人呀？就我所知，对您来說也实在不是个秘密，如果斯达史遭到不幸，也恰恰是因为她的緣故……”

奥霍茨基点点头。

“您可以告訴我列茨基先生发生了什么事嗎?”伊克納西先生感到好奇地問。

“这絕不是个秘密,”奥霍茨基回答說。“那元帅在夏初就向依莎貝拉小姐求婚了。”

“是那个元帅嗎?……他眞可以做我的父亲啦,”惹契茨基插嘴說。

“也許那小姐就因为这样才应允了他,或者至少不拒絕他。当时那老头把他那两个妻子留下来的破烂东西收拾起来,到乡下伯爵夫人、依莎貝拉小姐的姑母那里去,列茨基一家人曾在她那里作过客。”

“老头发瘋了。”

“比他更聰明的人也曾經碰到过这样的事,”奥霍茨基往下說,“那时候,尽管元帅認为自己是她的求婚者,依莎貝拉小姐却每隔几天,以后甚至每天都由一个工程师陪着,到查斯拉夫城堡的廢墟那里去。她說,那样能排除她的寂寞无聊。”

“元帅有什么意見沒有?”

“元帅当然一声不响,可是有些女人劝那位小姐,說那样做不象話。碰到那种情况,她却只有一个答复:‘我同意跟元帅結婚,他該滿足了,我不是为了放弃我的快乐而跟他結婚的!’”

“她在廢墟那里干点什么事,一定被元帅当場碰上了?”惹契茨基插嘴說。

“噢……不!他連到那里去看一看也沒有,如果他眞去看了,那他一定相信,依莎貝拉小姐之所以把那天眞的工程师带

在身边，是为了在他身上可以怀念伏庫尔斯基。”

“怀念伏——庫尔——斯基？”

“大家至少是这样推测，”奥霍茨基說。“为了这一点我亲自責备过她，在一个恋人的陪伴下怀念另一个恋人，是不象話的。可是她照常回答我：‘只要我允許他望我，他就应該滿足了。’”

“那工程师是个蠢东西！”

“很难說是，尽管他十分天真，他还是看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从那时起就不再跟那小姐到廢墟那里去吊念了。可就在那时候，元帅妒忌那工程师，不再求婚了，他还显得挺神气地动身到立陶宛去，使依莎貝拉小姐和伯爵夫人大发歇斯底里，那老实的列茨基呢，还来不及动一动，就中风死啦。”

奥霍茨基說完了，双手抱着头，大笑起来。

“我不由得想，”他补上一句，“一个类似的女人竟会把那么許多人搞得暈头轉向！……”

“眞是个怪物！”惹契茨基叫道。

“不。她甚至幷不愚蠢，实质上人也不坏，不过……就象她那阶层里的千百个其他的女人一样罢了。”

“千百个？”

“唉！”奥霍茨基叹了口气。“您想象一下那些飽食終日、无所事事的富翁，或者就是那些有錢人吧。一个人总得用什么方式去使用他的力量；那就是說，如果他不干活，那他一定会飽暖思淫欲，或者至少讓神經松散一下…… 为了縱淫和为了使神經松散一下，需要女人——漂亮、服飾华丽、机智、受过良好教养、为了这种需要必不可少的特别技能…… 要知道这

对她們說来是唯一的事业呀。”

“依莎貝拉小姐也在她們的行列中嗎？”

“实在說，这甚至不是出于她的本意……談起这件事我很不痛快，但是我得告訴您，好讓您知道，伏庫尔斯基是在那个女人身上跌交的……”

談話中断了。等到奥霍茨基发問时才又从头开始：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伏庫尔斯基嗎？”伊克納西先生問。“他要到印度、中国、美洲去呢。”

奥霍茨基立刻跳了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他叫道。“虽說……”他沉思地拖长声音說，突然不作声了。

“您有哪种根据可以說明他不是到那里去呢？”惹契茨基压低声音問。

“完全沒有。不过我对那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詫异……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答应过我，要解决一件事情，可是……”

“从前的那个伏庫尔斯基是毫无疑問会加以解决的。可是現在的这个却不但忘掉了您的利益，他首先把自己的利益也給忘掉了。”

“他出去旅行，”奥霍茨基象在自言自語地說，“是可以預料的；可是我不喜欢这么匆忙。他給您来过信嗎？”

“沒有一个字，也沒有給别人写过信，”老掌柜回答說。

奥霍茨基搖搖头。

“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咕噜着說。

“为什么是不可避免呢？”惹契茨基站了起来。“怎么，他是个破产者，还是无事可干了？一家鋪子和一家公司，这是非同小可的。他不能跟一个漂亮的、善良的女人結婚嗎？……”

“这种女人当然有的是，”奥霍茨基插嘴說。“要是那样，一切就十全十美了，”他变得比較活跃了，往下說，“可她們对一个象他那么天才的人是不适合的。”

“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惹契茨基問。他談到伏庫尔斯基跟一个情人談到自己的意中人时同样感到愉快。“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您曾經更熟悉地認識他嗎？”他固执地問，眼睛在閃光。

“認識他不难。总而言之，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

“不錯，就是这样！”惹契茨基証实說，一面用手指在桌上敲着，而且象凝視一幅圣象那样地凝視着奥霍茨基。“不过您怎么理解这胸怀大志呢？話說得妙！您解釋一下，可是要解釋清楚！”

奥霍基茨不由得微笑了一下。

“您看，”他說，“那些沒有多大抱負的人只顧到自己的事，他們的思想超不出今天的范圍，那些未知的事物使他們感到厌恶……他們只会过安宁和富足的生活。可是一个象他那样的人，却关心着几千人的利益，有时預見到几十年后的事情，每一件他不知道的、还在悬而未决的事物都在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这甚至不是一种劳績，簡直是一种必需完成的事。就象鉄被一块磁石强迫地吸引了去，或者象蜜蜂本能地建造它們的蜂房那样，这一类人也急想奔向偉大的理想和不平凡

的事业……”

惹契茨基抓住他的双手，激动得发抖。

“舒曼，那个聪明的医生舒曼說过，斯达史是个瘋子，是个波兰的浪漫主义者！”他說。

“舒曼跟他那套犹太人的唯实主义是愚蠢的！”奥霍茨基回答道。“締造文明的既不是販夫走卒，也不是生意人，倒只是这一类的瘋子，这一点他甚至沒有料到。如果理智停留在考虑发財上，那人类到今天还依旧是些猴子。”

“至理名言……說得妙！……”老掌柜重复着說。“但是請您解釋解釋，一个象伏庫尔斯基那样的人怎么会那样……是呀，偏偏是那样……走到迷途上去呢？”

“对不起，他沒有早走上，倒使我感到詫异！”奥霍茨基聳聳肩膀，回答說。“我熟悉他这一生，知道这个人从小时候起就在这里到处受折磨。他努力求知，可他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他具备广泛的社会工作的才干，但他在这方面所干的工作都垮了。就連他創立的那家可怜的公司，也只給他带来譴責和仇恨。”

“您說得对！您說得对！”惹契茨基重复着說。“在这件事情上，还有依莎貝拉小姐……”

“是的，她是可以使他安下心来的。如果他个人感到幸福的話，那他就比較容易跟他的周圍环境調和，比較容易把他的精力花在那些我們可能实現的发展方面。可是……他沒有如愿以偿。”

“那以后怎样呢？”

“我哪知道？”奥霍茨基輕輕地說。“今天他象一棵被連根

拔掉的树。如果在欧洲他找到了理想的土壤，而且还有精力的話，那他可以从事某一項工作，誰知道，也許他会开始眞正的生活。但要是他精疲力尽了，这在他那种年岁也同样是可能的……”

惹契茨基将一只手指貼在嘴唇上。

“别說！别說！”他打断他的話。“斯达史还有精力……他有精力！他会从困难中解脫出来的……解脫出来……”

他从窗子那里走开，将身子靠在墙上，开始哽咽起来。

“我病得很厉害，”他說，“神經不健全……据說我有心脏病……但是就会好的……就会好的。不过，为什么他那么逃掉……躲起来……不写信呢？”

“唉，一个熬苦受难的人对使他想起过去时代的一切东西的那种厌恶情緒，我是有体会的！”奥霍茨基大声說。“我是从經驗中認識到的，虽然經驗有限得很…… 您想象一下，我在中学毕业考試时，必须在五个星期中啃完七个班級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我一向对这两門功課偷懶。好，我总算考及格了，可是在考試前我过分用功，竟弄得自己疲憊不堪。

“从此以后，我連看都不要看拉丁文或希腊文書籍，甚至想起就感到厌恶。我厌恶那校舍，規避所有跟我在一处准备考試的同学，甚至从原来住的那个房間搬了出去。这种情况繼續了几个月，我定不下心来，一直到……您知道我怎么办嗎？我把所有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科書都丟到爐子里燒毁了。这些討厌东西冒烟燒了整整一个小时，不过后来，当我吩咐人把灰烬倒到垃圾箱去的时候，我的不正常心情才消失得

无影无踪！就連現在我一看見希腊字母或者拉丁文的不規则变化，譬如說 Panis, Piscis, Crinis[1]…… 我还要全身打寒噤……唉……这些討厌东西！

“这样看来，伏庫尔斯基从这里跑到中国去，您就用不着惊异了……长时間的折磨会使一个人发瘋……不过这会过去的……”

“可是，四十六岁了，先生？”惹契茨基提醒他。

“还有那强壮的身体？精明的头脑？……嗯，我倒跟您聊起来了……祝您万事如意，身体康复……”

“怎么，您想出去旅行嗎？”

“是的，到彼得堡去，”奥霍茨基回答道。“我得要檢查一下那去世的查斯拉夫斯卡的遺嘱执行情况，要不那些满口感激的亲戚准备对遺嘱提出异議了。誰知道，我也許会在那里留到十月底。”

“我一得到斯达史的消息，就馬上通知您。請您把您的地址寄給我。”

“我一打听到什么，也会通知您的。即便我不很相信……再見！”

“希望您快一点回来！”

跟奥霍茨基的一席談話使伊克納西先生有了生气。老掌柜在跟一个不但理解亲爱的斯达史，而且还使人想起斯达史許多性格的人談了以后，似乎获得了一些新的力量。

---

[1] 拉丁文文法复杂，名詞、代名詞、形容詞等都有变化。这三个拉丁字在这里只表示文法中的不規则变化而已。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惹契茨基想。“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但却往往急着要去实現理想。”

可以說，伊克納西先生的病从这一天起开始复元了。他下了床,后来又用外套换下了睡衣，他上鋪子去，甚至时常上街。舒曼对自己治疗的正确性感到欢欣鼓舞,亏得那治疗,心脏病在发展中被抑止了。

“今后怎么样,”他对許朗格包姆說，“我們不知道。但这几天来老头感到好一些却是事实。他胃口又开了，也睡得着了,但首先是他抑制了淡漠的情緒,我給伏庫尔斯基治病也碰到过同样的現象。”

事实上,惹契茨基的病却是在这个希望上复元起来的:迟早会收到斯达史的一封信。

“也許他已經到了印度,”他想，“那样我得等到九月底才有信息。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信件耽誤是可能的；可是到十月,我估計一定有信来。”

关于伏庫尔斯基的消息当眞在所說的那段时間里来了，不过是个极怪的消息。

九月底的一个晚上,舒曼来看伊克納西先生,他笑着說:

“眞是奇怪的人,那个瘋子怎么引起人的兴趣呀。从查斯拉維克村来的佃戶告訴許朗格包姆，說不久以前那去世的議长夫人的馬車夫在查斯拉夫的森林里看見过伏庫尔斯基。那个人甚至形容他穿什么衣服,騎什么样的馬。”

“那可能!”伊克納西先生神色活跃起来,插嘴說。

“胡說! 維也納在哪里,柏林在哪里,印度在哪里,查斯拉維克又在哪里?……”医生回答說。“尤其是,差不多在同时又

有一个煤炭商人在多姆勃罗夫村看見过伏庫尔斯基。不只这样，据說他打听到那伏庫尔斯基向一个喝醉酒的矿工买到了两包炸葯。好啦，这么一件愚蠢行为，您总不至于再想辯护了吧？”

“可那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显然，許朗格包姆答应过把一笔奖金給任何一个向他报告有关伏庫尔斯基的消息的人。于是这下每个人都看見伏庫尔斯基了，哪怕是在一个老鼠洞里……神圣的卢布在創造預言家！”医生譏刺地笑着，把話說完。

惹契茨基不得不承認那些謠言是无稽的，而舒曼的解釋，也十分有道理。虽說这样，他为伏庫尔斯基感到的不安却有增无已。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容再怀疑的事情，他的不安才变成了眞正的恐惧。那就是在十月一日，有个公証人把伊克納西先生召了去，給他看了一分記录，那是伏庫尔斯基先生动身去莫斯科以前口授的。

那是一分正式的遺囑，在那上面，伏庫尔斯基支配了他留在华沙的錢，其中七万卢布存在銀行里，十二万卢布存在許朗格包姆那里。

对陌生人来說，这份遺囑証明伏庫尔斯基失掉了自制力；但在惹契茨基看来，它却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立遺囑人遺贈給奥霍茨基十四万卢布的一笔巨款，給惹契茨基两万五千卢布，給海倫·斯塔夫斯卡两万卢布。其余的五千卢布他分配給他从前的仆人們，和他曾經認識的穷人們。从那笔款子中，这些人各得五百卢布：卫奇列克，查斯拉夫的木工；維梭茨基，

华沙的运貨馬車夫；以及另一个維梭茨基，前者的兄弟，斯奇尔尼維塞的扳道工。

伏庫尔斯基以动人的字句請求受贈的人們，要他們象从一个死者那里接受遺物那样地接受；另一方面他要公証人負責，不在十月一日以前宣布那个文件。

那些認識伏庫尔斯基的人都起了騷动，出現了各种各样的謠言，有些人惋惜，有些人风言风语……舒曼却在跟惹契茨基的談話里表示这样的見解：

“对于給您的遺贈我早就知道了。他送給奧霍茨基将近一百万茲罗提，因为他发現他是个象自己一类的瘋子。嗯，給那漂亮的斯塔夫斯卡太太的小女儿送禮，我也能够理解，”他微笑着添上一句，“只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那是什么？”惹契茨基咬着八字胡尖問道。

“扳道工維梭茨基怎么列在这些受贈者当中呢？”舒曼最后說。

他記下他的姓名，露出沉思的神情走了。

惹契茨基十分不安地問着自己：伏庫尔斯基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为什么立了遺囑，为什么遺囑的話里說得象一个認为自己不久就要死去的人那样。可是不久又发生一些事情，在伊克納西先生心里引起了一点希望，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伏庫尔斯基的怪行徑。

首先，知道了遺贈給他錢的奧霍茨基馬上从彼得堡来了回信，說他接受遺贈，准备十一月初就提取全部現款，他还在許朗格包姆那里为自己保留十月分的利息。

随后他給惹契茨基来了封信，問他是否愿意从他的資金

里撥两万一千卢布的現款預借給他，因为他，奥霍茨基借給人的款子要到夏至节才能收回。

“把我所有的資金都放在手头在我是非常重要的，”信的結尾說，“因为无論如何我得要在十一月出国。这一点我还会在面談的时候向您說明……”

“为什么他这么突然要出国，为什么还要带上所有的錢呢？”惹契茨基問自己。“为什么他要把說明推延到面談的时候呢？”

当然，他接受了奥霍茨基的建議；在他看来，那突然的动身和那些暗示似乎存着某种希望。

“誰知道，”他想，“斯达史是不是真的带着他那五十万卢布到印度去了？說不定他和奥霍茨基两个人在巴黎那个怪物盖斯特那里碰头？什么金属……什么輕气球……显然，暂时保持这个秘密，在他們是重要的。”

但这一次，舒曼偶然对他說了这些話，把他的估計給推翻了：

“我在巴黎打听过那个有名的盖斯特，因为我認为伏庫尔斯基也許会到他那里去。嗯，原来是这样，盖斯特以前是个很有才能的化学家，今天却完全发瘋了。全科学院的人都在取笑他的那些妄想！”

科学院的人对盖斯特的嘲笑大大地动搖了惹契茨基的希望。如果真有誰能給那些金属或輕气球評价的話，那就只有法国的科学院了……要是那些有学問的人判断盖斯特是个瘋子，那么伏庫尔斯基到他那里也就不再有什么指望了。

“那么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去呢？”惹契茨基不由得想。

"哈，他显然旅行去了，因为在这里他感到不舒服。如果奥霍茨基从那个一想起希腊文法就使他生气的房間里搬出去，那么伏庫尔斯基更有理由离开这个曾經有个女人那样折磨过他的城市了。而且是不止她一个人！难道世界上有过一个比他更受奚落的人嗎？"

"可为什么他立了一分正式的遺囑，甚至还在那上面提起自己的死呢？"伊克納西先生心里又难过起来了。

麦拉歇夫斯基的到来消除了他的疑虑。那年輕人出乎意外地到了华沙，带着非常挂虑的神情来找惹契茨基。他說話断断續續，半吞半吐，末了暗示說，斯塔夫斯卡太太对接受伏庫尔斯基的贈款还在犹豫不定，而且他自己也認为这件事有点不明不白……

"我亲爱的，这是幼稚的行为！"伊克納西先生生起气来。"伏庫尔斯基遺贈給她，正确地說遺贈給海柳涅两万卢布，因为他念念不忘这个女人；他念念不忘她，是因为在他一生最沉重的时期里，他在她家里获到了安宁……你不是知道他爱上了依莎貝拉小姐嗎？"

"这我知道，"麦拉歇夫斯基稍微平靜地回答說，"可是我也知道，斯塔夫斯卡太太对伏庫尔斯基存在好感。"

"这有什么用？对我們大家来說，今天伏庫尔斯基等于是死了，我們能不能再看見他，那只有天曉得。"

麦拉歇夫斯基的臉色开朗了。

"对，"他說，"这是眞的！斯塔夫斯卡太太可以接受一个死者的遺贈，我也用不着害怕提起这件事。"

他心满意足地走了，因为伏庫尔斯基也許不再活着了。

"斯达史用这种形式給人送礼，是做得不錯的，"伊克納西先生想。"他为受贈者减少了麻煩，特别是对善良的海倫夫人……"

惹契茨基到店里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几天才去一次，他唯一的工作，——順便說說，还是免費的——是从星期六夜里到星期日布置橱窗。老掌柜非常喜欢这項工作，許朗格包姆本人也請他担任布置橱窗，私下却希望伊格納西先生把自己的資金以不太高的利息存在他那里。

尽管进店的次数不多，伊克納西先生却注意到店里的情况在向更坏的方面发展。那些貨品外表固然悅目，甚至价格也减低了一点，但同时品質却差多了；伙計們对待买主态度傲慢，而且利用职权稍稍舞弊，那是逃不过惹契茨基的眼睛的。最后那两个新出納員盗用了一百多卢布。

伊克納西先生向許朗格包姆談起这些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对不起，先生，买主們根本不喜欢高档貨，只要便宜的……至于盗用款項，那是到处都有的。再說到哪里去雇規規矩矩的人呢？"

尽管許朗格包姆对这件事装得毫不在意，心里也还是感到忧虑，舒曼却无情地嘲笑他。

"不是嗎，許朗格包姆先生，"医生說，"如果国內只剩下一些犹太人，那我跟您不就破产了？因为有一些人要欺詐我們，另一些人却不会上我們的圈套。"

伊克納西先生有許多空閑时間，他想得很多，現在整天有些他从前連想也不会想起的問題在打扰他，这使他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們的鋪子开始衰敗了？因为是許朗格包姆在經营，不是伏庫尔斯基。为什么不是伏庫尔斯基在这里經营？因为，照奧霍茨基的說法，斯达史小时候就几乎在这里被悶死，終于不得不跑到外面自由的天地里去了。”

于是他回忆起伏庫尔斯基一生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当他在霍普伐店里当伙計的时候，他想念書，人家总是阻撓他。他进了大学，人家却要求他自我犧牲。他回到了故乡，人家甚至拒絕給他工作。当他掙得了一宗財产，人家却紛紛猜疑他，他热恋的时候，那被傾倒的女人却以最卑鄙的方式欺騙他。

“我們必須承認，”伊克納西先生对自己說，“在这些条件下，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

但如果由于現存的条件，伏庫尔斯基不得不到国外去的話，那为什么他，惹契茨基，不从他手里把那家鋪子繼承下来，而是許朗格包姆呢？

因为他，惹契茨基，从来不想要有一爿自己的店。他为匈牙利人的利益而斗爭，或者等待拿破侖的子孙来改造世界。事实怎么样呢？世界并沒有变好，拿破侖的子孙都死光了，許朗格包姆却当了老板。

“可怕呀，我們这里多少正派人都白白地消亡下去，”他想。“卡茲在自己脑袋上打了一枪，伏庫尔斯基走掉了，克来因不知道在哪里，就是李希茨基也只好逃之夭夭，因为这里并沒有他的位置。”

想到这里，伊克納西先生因悔恨而感到痛苦，在那痛苦的影响下，一个未来的計划在他脑子中逐漸成熟了。

“我要跟斯塔夫斯卡太太和麦拉歇夫斯基合伙。他們有两

万卢布，我有两万五千，我們可以用这笔錢开一家象象样样的鋪子，哪怕紧靠近許朗格包姆的那一家。”

这个計划那样使他神往，他甚至感到硬朗得多了。固然他感到肩膀上疼得越来越厉害，还动輒气喘，可他并沒有加以注意。

“也許我可以到国外去疗养，”他想，“我一定会摆脫討厌的气喘，去搞眞正的工作。怎么，难道只有許朗格包姆可以在我們这里挣錢嗎？”

他覚得年輕了一些，比較有生气了，虽說舒曼劝他不要起床，劝他避免激动。

可是医生自己却也时常忘記这个規定。

有一次他在早晨跑到葸契茨基那里去，神情显得异样的激动，竟連領带也忘記打了。

“我打听到伏庫尔斯基的妙事啦！”他叫道。

伊克納西先生把刀和叉子放在桌子上——他正在吃煎牛排和蔓越桔❶——立刻感到肩膀上疼痛起来。

“出了什么事？”他用微弱的声音問。

“嘿，斯达史眞是个好汉子！眞是个英雄！”舒曼說。“我在斯奇尔尼維塞找到了扳道工維梭茨基，向他詳細地問了問，您知道我打听到什么嗎？”

“我怎能知道呢？”葸契茨基勉强含糊地說，他感到眼前发黑。

“您設想一下吧，”舒曼激动起来，‘他……这个野种……

❶ 一种耐寒灌木所結的紅色浆果。

这个畜生……五月里那一次跟列茨基一家人到克拉科夫去的时候，在斯奇尔尼維塞臥軌自杀！維梭茨基救了他！”

“哎喲！”惹契茨基怀疑地嘟噥着。

“沒有什么‘哎喲’的，这是确确实实的事……我从这里面看出，亲爱的斯达史在浪漫作风以外，还有自杀狂。我以我的全部财产打賭，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当他看出伊克納西先生臉上起了可怕的变化时，他突然住了口。他心慌意乱，勉强把他抱上床，心里发誓永远不再接触这个問題。

可是命运断定的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十月底，邮差递給惹契茨基一封寄交伏庫尔斯基的挂号信。

信是从查斯拉夫来的，字迹很不老練。

“也許是卫奇列克来的？”伊克納西先生想着，拆开了信。

尊敬的先生！首先我們感謝老爷沒有忘掉我們，感謝老爷又贈給我們五百卢布。对我們从老爷慷慨的手里得到的一切恩賜，我的母亲、妻子和我都感激不尽。我們三人都問候老爷的健康和起居，不知您是否已經安然到家？您一定已經安然到家，要不然您也不会贈給我們这珍貴的礼物了。不过我的妻子很替老爷担忧，夜夜失眠，她甚至要我亲自到华沙走一趟：女人們总是这样的。

我們所以不安，是因为就在九月份老爷到城堡去，在馬鈴薯地里碰到我母亲的那一天，我們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母亲剛剛从田里回来，准备吃晚飯时，城堡那

里就象晴天霹靂那么可怕地响了两下，小城里的玻璃窗都发顫了。我母亲手里的鍋子掉到了地上，她立刻对我說：

“快跑到城堡那里去，伏庫尔斯基先生还在那里，但愿他没有遭到不幸。”我就馬上往那里跑去。

主耶穌呀！那座山我几乎認不出了。城堡的那四垛墙一向还是相当完好的，現在只有一垛还屹立着，其他三垛几乎是粉碎了。一年前我們在上面刻詩的那块石头被炸成二十来块，而在那个塡塞的水井所在地方，炸成了一个坑洼，滿是碎磚殘瓦，好象谷仓里的麦粒一样。我以为那些墙是因为年代久远自己坍掉的；可是我母亲說，也許是我曾經向老爷談起过的那个已故的鉄匠作的恶作剧。

我没有向誰談起当时老爷正到城堡那里去，整个星期我都在瓦砾堆里寻找，怕或者会发生什么不幸！到了我没有发現一点痕迹，我高兴得要在那个地方竖一个神圣的十字架，是个用整块橡木做的不油漆的十字架，来紀念老爷免去了一場灾难。可是女人們总是那样，我的妻子仍然放心不下。因此誠恳地請您老爷賜示，告知我們安然无恙的消息。

我們当地的牧师劝我在十字架上刻上这样的字：“Non omnis moriar”[1]

使人們知道，即便那古老的城堡，那远古年代的紀念物傾圯了，也不至于一切全都湮没，就是我們的子孙也还

[1] 拉丁語：我不至于完全死去。——德譯者

有足够凭吊的遗迹……

“这么說，伏庫尔斯基九月里到过那儿！”惹契茨基快活地叫起来，派人去找医生，請他立即到他那里来。

过了不到一刻鐘，舒曼来了。他把那封信讀了两遍，詫异地望着伊克納西先生那張生气勃勃的脸。

“大夫对这有什么意見嗎？”惹契茨基得意洋洋地問。

舒曼感到更惊异了。

“我对这有什么意見嗎？”他重說了一遍。“发生的事情，我在伏庫尔斯基动身去保加利亚以前早对他預言过了。很明显，斯达史在查斯拉夫自杀啦。”

惹契茨基微笑了一下……

“可是您想想看，伊克納西先生，”医生說。他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的激动。“您只要考虑一下：他在多姆勃罗伐买炸葯的时候，人家看見过他，后来有人看見他在查斯拉夫近郊，最后就在查斯拉夫看見他。我想在城堡那里，他跟那个……可恶的小姐之間一定发生过什么事！因为有一次他告訴过我，說他但愿沉到土地里去，沉得象查斯拉夫的那口水井那么深。”

“如果他想要自杀，他早就可以下手了。要自杀，一支手枪也就够了，用不着炸葯，”惹契茨基回答說。

“他确实企图自杀过。可他是个彻头彻尾瘋狂的魔鬼，手枪满足不了他。他曾卧軌自杀过！自杀的人懂得挑剔，这一点我知道！”

惹契茨基摇摇头，依旧冷笑着。

“为什么您搖头？見鬼！”舒曼气呼呼地叫道。“您另有一种假定嗎？”

“有的。对城堡的記忆使斯达史非常痛苦，所以他想毁灭它，就象奥霍茨基曾經在希腊文法上受尽折磨，他把那本文法書燒毁了那样。同时这也是对那少女的一个答复，据說她每天到廢墟那里去緬怀凭吊。”

“可那是多么幼稚的举动！一个四十岁的男子不会象个小学生那样做法。”

“这是个气质的問題，”惹契茨基平心靜气地回答道。“有些人退还紀念物，他却把自己的紀念物炸毁……只可惜那杜辛尼亚[1]沒有埋在瓦砾底下。”

医生沉思起来。

“这个瘋狂的魔鬼呀！但如果他还活着，現在他在哪里呢？”

“現在他心情愉快地旅行去了。他不写信，因为他显然已經对我們大家感到了厌恶，”伊克納西先生声音更低地接着說。“总之，要是他死在那里的話，一定会有点痕迹留下来的。”

“我不敢保証說您的話不对，尽管……我有点不相信，”舒曼嘟嘟囔囔說。

他伤感地搖搖头，繼續說：“浪漫主义者都得死光，那是毫无办法的；今天的世界完全不适于他們。一般的知識使得我們旣不相信女人們有安琪儿的貞洁，也不相信那些理想有实現的可能。誰不理解这一点，就只好丧命，或是自动地引

[1] 堂吉訶德为他的情妇取了这个名字，以后就成为情妇的代用詞。

退…… 可是这个人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呀!”医生突然嚷道。“他死了，为封建主义殘余所埋葬了……他的死，大地起了震动……一个有趣的典型,有趣的……”

他突然抓起帽子，一面跑出房間，一面咕噜着：“瘋子！……瘋子！……他們会把自己的癲狂症傳染給全世界的人。”

惹契茨基仍然在冷笑。

“关于斯达史这个人，我要是說得不对，那我該死！”他自言自語地說，“他跟那小姐說声再会,动身走了。这就是全部的秘密。奥霍茨基一回来,就会眞相大白。”

他心情非常好，甚至把床底下的六弦琴拿了出来，上紧弦,自己給自己伴奏,开始哼唱：

“春风醒来,在切切私語,
夜鶯以婉轉的歌声为宅祝福……
在潺潺的小溪旁,綠色的籬笆里,
盛开着两朵絢丽的玫瑰……”

胸部的一陣剧痛使他想起自己是劳累不得的。

但他还是感到自己有了充沛的精力。

“斯达史开始了一項偉大的工作,”他想,“奥霍茨基到他那里去了,所以我也得显显我的能耐。梦想,滚开吧！拿破侖的子孙再也不能改善这个世界了，如果今后我們的行动还象梦游症患者那样,就沒有人能改善它了。我要跟麦拉歇夫斯基合伙,把李希茨基請来,寻找克来因,以后我們瞧着吧,許朗格

包姆先生，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聰明……見鬼，只要想挣錢，那挣錢比什么都容易。再說还有这么一笔本錢和这么一些人！”

星期六晚上，伙計們各自回家去了，伊克納西先生向許朗格包姆拿了店后門的鑰匙，去为下星期布置橱窗。

他燃上一盞灯，打开那最大的橱窗，在卡西米尔的帮助下，搬出一个花架，和两只买森[1]花瓶，在原来的地方陈列了日本花瓶和一張古罗馬式的桌子。

随后他吩咐仆人去睡，因为他习慣于亲手陈列那些小东西，特别是那些自动玩具。再說他也不愿意有一个人看見他自己怎样在店里玩那些玩具。

象往常那样，这一次他也把所有的玩具拿出来，摆滿整个柜台，还把发条上紧。他一次又一次地听着那八音鐘的旋律，望着那只熊爬杆子，从玻璃器具中流出来的水推动磨坊的水輪車，雄猫追老鼠，克拉科夫的小伙子和姑娘們跳舞，一个騎师騎在一匹馬上奔馳。

他瞧着那些活动的玩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說：

“傀儡呀！……全是傀儡！……看来它們似乎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行动，但它們却只按照发条吩咐，发条象它們本身一样，也是盲目的。”

当那个操縱得不好的騎师跌在舞侶們身上的时候，伊克納西先生感到惆悵了。“帮助別人得到幸福，他們办不到，”他想，“可是破坏別人的生活，它們却很在行，不比人們干的坏。”

---

[1] 买森，是德国薩克森州的一个城市，盛产瓷器。

突然背后傳来縲縲嗦嗦的声音。他回头一瞧，看見店鋪后进有一个人正在从柜台底下爬出来。

“賊!”这念头突然出現在他脑子里。

“我請您原諒，惹契茨基先生，不过……我要出去一会儿，”那个臉晒得黝黑、黑头发的人說，他跑到門边，很快开了門，就不見了。

伊克納西先生不能动彈一下；他双手垂下，腿子不管用了。只有他的心跳得象一只破了的鐘，眼前发黑。

“該死！我倒眞吓了一跳!”最后他嘟噥着說。“他不是那个……那个古特摩尔根嗎？……一个新来的伙計。显然，他偸了点什么东西，逃之夭夭了。可我为什么吓了一跳呢？”

隔較久的一段时間，古特摩尔根又回到店里来了，这使惹契茨基更加不安了。

“您怎么到这里来？您想要什么？”伊克納西先生問他。

古特摩尔根显得非常狼狽。他带着待罪的神情低下头，一面用手指敲着柜台，一面說：

“請您原諒，惹契茨基先生，可是也許您認为我偸了东西吧。請您檢查我。”

“您究竟在这里干什么？”惹契茨基問，他又想站起来，可是办不到。

“許朗格包姆曾經吩咐我今晚上留在这里。”

“为什么？”

“您知道，惹契茨基先生……卡西米尔也跟您来布置……所以許朗格包姆叫我留心，別讓他拿走东西。可我有点不舒服，所以……千万請您原諒。”

惹契茨基終于站起来了。

“哼，你們这些恶棍！”他怒气冲天地叫道。“原来你們把我当成小偷看待？我白白替你們干活，这就是报酬？”

“請您原諒，惹契茨基先生，”古特摩尔根温順地說，“可是……您为什么白白干活呢？”

“你們大家去見鬼吧！”伊克納西尖声地叫道。他跑出鋪子，謹愼地把門鎖上。

“你要是不舒服，就在这里坐到天亮吧！給你老板留个紀念，”他咕噜着說。

伊克納西先生整夜睡不着。因为目前他的房間跟鋪子只隔一条甬道，在两点鐘左右，他听見鋪子里傳来一声輕輕的叩門声和古特摩尔根那央求的声音：

“惹契茨基先生，請您开开門。我出去一会儿。”

但后来一切又靜寂了。

“嘿，你們这些下流坯！”惹契茨基在床上翻来翻去，心里想，“你們象对待一个賊那样地对待我……好，等着瞧吧！”

早上九点鐘光景，他听見許朗格包姆在放古特摩尔根出去，随后来推他的門。可他沒有回答，等到卡西米尔来的时候，他还吩咐他永远别再讓許朗格包姆进門。

“我要离开这里，”他說，“哪怕是在新年前后。住在閣楼里，或是在旅館里开个房間也要好些。人家認为我是个賊！斯达史曾經把几十万交托給我，这个畜生却不放心他那些次貨。”

午飯前他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給斯塔夫斯卡太太，建議她搬到华沙来跟他合伙开一家鋪子；第二封信写給李希茨基，

問他是否愿意回来，在他的鋪子里担任职务。

他在写信和重讀一遍的时候，臉上始終挂着幸灾乐禍的冷笑。

“如果我們就在他跟前开一家鋪子，那我想象得出許朗格包姆的那張面孔！”他想。“以后来它个竞爭！……哈——哈——哈！他吩咐人监視我起来……我这是活該，为什么我讓这个无賴趾高气揚！……哈——哈——哈！”

这时，他的袖子碰上了鋼笔，掉到了地板上。惹契茨基弯下身去撿取，他突然感到胸口上一陣异样的疼痛，痛得好象有人用一把細长的刀子戳穿他的肺似的。有一会工夫，他眼前发黑，感到輕微的恶心；他沒有拾起鋼笔就站了起来，躺倒在那只躺椅上。

“如果隔几年許朗格包姆不从納列夫基巷滚出去的話，那我是个最蠢的糊涂虫……啊喲，我这个老傻瓜！我曾經为波納帕特的后代操心，为整个欧洲操心，这期間却有个批发次貨的商人在我旁边成长起来，他派人监視我，好象我是个小偷。也罢，至少我从中取得了够我用一輩子的經驗。你們是不会再称我为浪漫主义者和梦想家了。

他感覺到仿佛有什么东西卡进了他的左肺里。

“哮喘病嗎？”他喃喃地說。“現在我必須認眞治疗了。不然我会在五六年內变成一个衰老不堪的人。唉，十年前我就早該想起这一点了。”

他閉上眼睛，仿佛看見了自己这一輩子，从儿童时代直到現在，象一幅全景画那样地展开在他面前，而他异常安靜而輕松地在它旁边移过去。使他惊异的是，他剛从一幅图画前移

过，它便从他的記忆中永远消失，他再也記不起来了。那是趁新店开張的机会在欧罗巴飯店里举行的宴会；那是那片老店，列茨卡小姐和麦拉歇夫斯基在柜台边正在談話……那是他那个窗上装着栅栏的房間，伏庫尔斯基从保加利亚回来，剛走进来。

"等一等……我剛才看見了什么呢？"他想。

那是霍普伐的酒窖，他在那里認識了伏庫尔斯基……那边是战場，淡藍色的烟雾弥漫在穿深藍色和白色軍服的队伍上面……那是老敏舍，他坐在靠椅上，拉着那系在橱窗里的哥薩克人身上的那根綫。

"我当眞看見过这一切，或者只是做了个梦？仁慈的上帝呀，"他輕輕地說。

現在他仿佛覺得自己是个小男孩了；当他父亲在跟拉歇克先生談論拿破侖皇帝的时候，他偸偸地溜到了閣楼上，从圓形的窗子中可以望見維斯图拉河，在它后面，在另一边河岸上是潑拉加……可是郊区的景色漸漸在他眼前消失了，只留下閣楼的窗子。起初它象一个大湯盆，之后象一个茶碟，接着又縮小到了銀角那么大小。

他越来越深沉地陷入了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黑暗（正确一点說是一片漆黑）籠罩着他的四周，在黑暗中，只有窗戶还象星星那样发出亮光，但它每分鐘也在减弱下去。

末了，这最后的一顆星也熄灭了……

也許他又看見了它，可已經不是在人間的地平綫上看見了。

下午两点鐘左右，伊克納西先生的仆人卡西米尔，提着一籃湯盆来了。他摆桌子准备开飯，弄得轟隆隆地直响；他看見主人还不醒来，便叫道：

"老爷，飯要凉了！"

可是伊克納西先生这一次一动也不动；卡西米尔就向那躺椅走过去，重复說：

"老爷……"

他突然往后退去，跑到了楼梯上，敲着鋪子的后門；許朗格包姆和一个伙計还在里面。

許朗格包姆开了門。

"你有什么事？"他粗声粗气地問那仆人。

"劳您駕……我們家老爷出了毛病啦。"

許朗格包姆謹愼地跨进那房間，向那躺椅瞧了瞧，倒退了出来……

"快跑去找舒曼医生！"他叫道。"我不愿进去。"

正好这时候奥霍茨基在医生那里，他在告訴医生，說他是昨天早上从彼得堡回来的，中午他表妹依莎貝拉·列茨卡小姐出国，他把她送上了开維也納的火車。

"您想想看，"他最后說，"她进修道院啦！"

"依莎貝拉小姐嗎？"舒曼問。"怎么回事，她是存心要跟上帝卖弄风情，还是想在受刺激后休息一下，以便今后穩穩当当地出嫁呢？"

"請您別再提她了……她是个怪女人，"奥霍茨基低声說。

"在我們沒有确定女人們只是愚蠢或是卑鄙的时候，"医生怒气冲冲地回答，"我們以为她們都是怪的……嗯，您沒有

听到关于伏庫尔斯基的消息嗎?”

“正好听到一点……”奥霍茨基冲口說。可是他嗫嚅起来,住口不說了。

“怎么,您知道他的消息嗎?您是不是想把它当作一个了不起的秘密?”医生追問着。

就在这时,卡西米尔跑了进来,叫道:

“大夫先生,我們家老爷出了毛病啦!快去,先生!”

舒曼冲到了街上,奥霍茨基跟在他后面。他們跳上一辆出租馬車,疾駛着到了惹契茨基家里。

馬璐歇維支急急地从大門里出来迎接他們,他的脸色忧愁不安。

“唔,您想想看,”他向医生嚷道,“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找他,那是跟我名誉有关的……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死啦!……”

医生和奥霍茨基在馬璐歇維支的陪同下走进了惹契茨基的住所。許朗格包姆、参議員卫格罗維奇和代理商斯潑魯特已經在外房里了。

“他要是喝了家酿啤酒,”卫格罗維奇說,“那就活得到一百岁……所以……”

許朗格包姆一看見奥霍茨基,就抓住他的胳臂問道:

“您一定要在本星期取錢嗎?”

“是的。”

“为什么这样急?”

“因为我要出去旅行。”

“去很久嗎?”

“也許是一去不返，”奥霍茨基毫不顧忌地說了一声，就跟在医生后面走进惹契茨基睡的那个房間。其他的人也踮着脚尖跟进去。

“可怕呀！”医生說。“一些人死掉，另一些人走了。到底有誰留在这里呢？”

“我們！”馬璐歇維支和許朗格包姆异口同声地回答。

“人多的是，”那参議員补了一句。

“是的，人多的是……可这会儿請走出去吧，先生們！”医生尖声地叫。

所有的人带着明显的不满神情退到了外房。只剩下舒曼和奥霍茨基两个人。

“您看一看他吧，”医生指着那具尸体說。“这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們是怎样死光的……怎样死光的呀……”

他捻着八字胡，轉过身去向着窗口。

奥霍茨基握住惹契茨基那只已經冰冷了的手，向他俯下身去，好象想凑着他的耳朵說点什么似的。他突然在死者的袋口看見卫奇列克那封露出一半的信，他机械地念着那用大写字母写的句子：

Non omnis moriar……

“你說得不錯，”他輕輕地說，好象是对自己說的。

“怎么，我說得不錯嗎？”医生問。“我早就知道了。”

奥霍茨基一声不响。

一八九〇年